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包公案 狄公案



主要人物表

武则天	名曩。唐高宗后，武唐皇帝。
狄仁杰	号德英，唐大臣，为武唐时名相。
武三思	武则天侄。武唐尚书，封梁公，参预军事政治。
武承嗣	武则天侄。任武唐礼部尚书、太常卿等职，封魏王，参预国政。
武承业	武则天侄。任刑部尚书，主管刑部大堂。
乔泰	绿林豪客，后为狄公亲随。
马荣	绿林豪客，后为狄公亲随。
洪亮	狄公亲随。
陶干	狄公亲随。
孔万德	昌平六里墩孔家客店店主。
胡德	昌平六里墩地甲。
周氏	淫妇。害死其夫毕顺。
唐氏	周氏婆母。
赵万全	山东沂水县人，贩丝客商。
蒋忠	绿林人物，后为双土寨地甲。
应奇	昌平衙门差役。
邵礼怀	湖州人氏，贩丝商人。
华国祥	举人。其儿媳被害。
胡作宾	华国祥之子，华文俊同窗。
徐德泰	周氏奸夫。
张昌宗	散骑常侍。武则天宠臣，封东宫。
张易之	司卫少御，张昌宗兄，武则天宠臣，封东宫。
周卜成	张昌宗家奴。后为河南府清河县令。
庐陵王	名李显，武则天长子。后继位的中宗。
阎立本	山东巡抚。
元行冲	唐大臣。任中书通事舍人。
刘伟之	唐大臣。昭文学馆学士。
张柬之	唐大臣。协中宗复位。
朱利人	武三思妻舅。黄门官。
洪如珍	旧任河南巡抚。武张奸党。
怀义	僧人。为武则天宠幸，封为白马寺主持。
静慧	僧人。原白马寺主持。
王员外	名毓书，进士。儿媳被害。
王道婆	兴隆庵尼姑。
薛敖曹	地方无赖，为武则天宠，封西宫。
贺三太	形房书办。
许敬宗	刑部尚书，武张奸党。
李飞雄	绿林人物，人称赛元霸。
胡世经	怀庆太守。
安金藏	太常工人。
高荣	怀庆府孟县县令，武张奸党。
王魁	许敬宗贴身家奴。

金 城 怀庆府守备，武张奸党。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1 月

一 萧淑玉误吊遭非命 恶和尚思淫杀弱女

话说德安府孝感县有一秀才，姓许名献忠，年方十八，生得眉清目秀，丰采俊雅。对门有一屠户萧辅汉，有一女儿名淑玉，年十七岁，甚有姿色，每日在楼上绣花。其楼近路，常见许生行过，两下相看，各有相爱的意，时日积久，遂私通言笑。许生以言挑之，女即微笑道肯。

其夜，许生以楼梯暗引上去，与女携手兰房，情交意美，及至鸡鸣，许生欲归，暗约夜间又来。淑玉道：“倚梯在楼，恐夜间有人经过看见不便。我今备一圆本在楼枋上，将白布一匹，半挂圆木，半垂楼下，汝夜间只将手紧抱白布，我在楼上吊扯上来，岂不甚便。”许生喜悦不胜，至夜果依计而行。如此往来半年，邻舍颇知，只瞒得萧辅汉一人。

忽一夜，许生因朋友请酒，夜深未来。有一和尚明修，夜间叫街，见楼上垂下白布到地，只道其家晒布未收，思偷其布，停住木鱼，寂然过去手扯其布，忽然楼上有人吊扯上去。和尚心下明白，必是养汉婆娘垂此接奸夫者，任他吊上去，果见一女子。和尚心中大喜，便道：“小僧与娘子有缘，今日肯舍我宿一宵，福田似海，恩大如天。”淑玉慌了道：“我是鸾交凤配，怎肯失身于你。我宁将银簪一根舍你，你快下楼去。”僧道：“是你吊我上来，今夜来得去不得了。”即强去搂抱求欢。女怒甚，高声叫道：“有贼在此！”那时父母睡去不闻。僧恐人知觉，即拔刀将女子杀死，取其簪、珥、戒指下楼去。

次日早饭后，其母见女儿不起，走去看时，见杀死在楼，竟不知何人所谋。其时，邻舍有不平许生事者，与萧辅汉道：“你女平素与许献忠来往有半年余，昨夜许生在友家饮酒，必定乘醉误杀，是他无疑。”萧辅汉闻知包公神明，即具状赴告。

告为强奸杀命事：学恶许献忠，心邪狐媚，行丑鹑奔。觐女淑玉艾色，百计营谋，千思污辱。昨夜，带酒佩刀，潜入卧室，搂抱强奸，女贞不从，拔刀刺死。遗下簪珥，乘危盗去。邻右可证。托迹黉门，桃李陡变而为荆榛；驾称泮水，龙蛇忽转而为鲸鳄。法律实类鸿毛，伦风今且涂地。急控填偿，哀哀上告。

是时包公为官极清，识见无差，当日准了此状，即差人拘原被告、干证人等听审。

包公先问干证，左邻萧美、右邻吴范俱供：萧淑玉在沿街楼上宿，与许献忠有奸已经半载，只瞒过父母不知。此奸是有的，特非强奸，其杀死缘由，夜深之事众人实在不知。许生道：“通奸之情瞒不过众人，我亦甘心肯认。若以此拟罪，死亦无辞；但杀死事实非是我。”萧辅汉道：“他认轻罪而辞重罪，情可灼见。女房只有他到，非他杀死，是谁杀之？必是女要绝他勿奸，

道肯——口言许可，答应，允许。

兰房——熏染兰香的房间，女子居室的美称。

邻舍句——邻居当中有对许生的事心怀不满的人。

鹑奔——男女之间不正当的行为。典出《诗经·邶风》。

觐(ch n, 音揆)——看，窥看。

艾(ài, 音爱)色——漂亮的容貌。

黉(hóng, 音洪)——古代学校名，学堂。

灼(zhuó, 音卓)见——明彻见到。

因怀怒杀之，且后生轻狂性子，岂顾女子与他有情。老爷若非用刑究问，安肯招认。”包公看许生貌美性和，似非凶恶之徒，因问道：“汝与淑玉往来时曾有人楼下过否？”答道：“往日无人，只本月有叫街和尚夜间敲木鱼经过。”包公因发怒道：“此必是你杀死的，今问你罪，你甘心否？”献忠心慌，答道：“甘心。”遂打四十收监。包公密召公差王忠、李义问道：“近日叫街和尚在何处居住？”王忠道：“在玩月桥观音座前歇。”包公吩咐二人可密去如此施行，讨出赏你。

其夜，僧明修敲木鱼叫街，约三更时分，将归桥宿，只听得桥下三鬼一声叫上，一声叫下，又低声啼哭，甚是凄切怕人。僧在桥打坐，口念弥陀。后一鬼似妇人之声，且哭且叫道：“明修明修，你要来奸我，我不从罢了。我阳数未终，你无杀我道理。无故杀我，又抢我钗珥。我已告过阎王，命二鬼使伴我来取命，你反念阿弥陀佛讲和。今宜讨财帛与我并打发鬼使，方与私休，不然再奏大曹，定来取命。念诸佛难保你命。”明修乃手执弥陀珠佛掌答道：“我一时欲火要奸你，见你不从又要喊叫，恐人来捉我，故一时误杀你。今钗钿戒珠尚在，明日买财帛并念经卷超度你，千万勿奏天曹。”女鬼又哭，二鬼又叫一番，更觉凄惨。僧又念经，再许明日超度。忽然，两个公差走出来，将铁链锁住。僧惊慌：“是鬼！”王忠道：“包公命我捉你，我非鬼也。”吓得僧如泥块，只说看佛面求赦。王忠道：“真好个谋人佛、强奸佛。”遂锁将去。李义收取禅担、蒲团等物同行。原来包公早命二公差雇一娼妇，在桥下作鬼声，吓出此情。

次日，锁了明修并带娼妇见包公，叙桥下做鬼吓出明修要强奸不从因致杀死情由。包公命取库银赏了娼家并二公差去讫，又搜出明修破衲袄内钗、珥、戒指，辅汉认过，确是伊女插戴之物。明修无词抵饰，一款供招，认承死罪。

包公乃问许献忠道：“杀死淑玉是此贼秃，理该抵命；但你做秀才奸人室女，亦该去衣衿。今有一件，你尚未娶，淑玉未嫁，虽则两下私通，亦是结发夫妻一般。今此女为你垂布，误引此僧，又守节致死，亦无玷名节，何愧于妇？今汝若愿再娶，须去衣衿；若欲留前程，将淑玉为你正妻，你收埋供养，不许再娶。此二路何从？”献忠道：“我稔知淑玉素性贤良，只为我牵引故有私情，我别无外交，昔相通时曾嘱我娶她，我亦许她发科时定谋完娶。不意遇此贼僧，彼又死节明白，我心岂忍再娶。今日只愿收埋淑玉，认为正妻，以不负他死节之意，决不敢再娶也。具衣衿留否，惟凭天台所赐，本意亦不敢欺心。”包公喜道：“汝心合乎天理，我当为你力保前程。”即作文书，申详学道：

审得生员许献忠，青年未婚，邻女淑玉，在室未嫁。两少相宜，静夜会佳期于月下；一心合契，半载赴私约于楼中。方期缘结乎百年，不意变生于一旦。恶僧明修，心猿意马，夤夜直上重楼；狗幸狼贪，粪土将污白壁。谋而不遂，袖中抽出钢刀；死老含冤，

阳数——寿命。

超度——僧、尼、道人为死者诵经，认为可以救度亡灵超越苦海。

衣衿(jīn, 音今)——古代读书人的专用衣服，代表其身份地位，此处代称秀才。

天台——对包公的敬称。

方期……不意……——刚刚想……却不料……。

夤(yīn, 音银)夜——深夜。

暗里剥去钗珥。伤哉淑玉，遭凶僧断丧香魂，义矣献忠，念情妻誓下再娶。今拟僧抵命，庶雪节妇之冤；留许前程，少奖义夫之概。

未敢擅便，伏候断裁。学道随即依拟。

后许献忠得中乡试，归来谢包公道：“不有老师，献忠已作圜圉之鬼，岂有今日。”包公道：“今思娶否？”许生道：“死不敢矣。”包公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许生道：“吾今全义，不能全孝矣。”包公道：“贤友今日成名，则萧夫人在天之灵必喜悦无穷；就使若在，亦必令贤友置妥，今但以萧夫人为正，再娶第二房令阍何妨。”献忠坚执不从。包公乃令其同年举人田在懋为媒，强其再娶霍氏女为侧室，献忠乃以纳妾礼成亲，其同年录只填萧氏，不以霍氏参入，可谓妇节夫义，两尽其道。而包公雪冤之德，继嗣之恩，山高海深矣。

庶——希望。

令阍（k n，音拮）——借指女子，第二房令阍即妾。

侧室——妾。

同年录——乡试，会试发榜后，刊印的以考试名次为序的人名册。

二 丁娘子忍辱报仇冤 性慧僧匿妇扣人夫

话说贵州道程番府有一秀才丁日中，常在安福寺读书，与僧性慧朝夕交接。性慧一日往日中家相访，适日中外出，其妻邓氏闻夫常说在寺读书，多得性慧汤饮，因此出来见之，留他一饭。性慧见邓氏容貌华丽，言同清雅，心中不胜喜慕。后日中复往寺读书月余未回，性慧遂心生一计，将银雇二道士假扮轿夫，半午后到邓氏家道：“你相公在寺读书，劳神太过，忽然中风死去，得僧性慧救醒，尚奄奄在床，生死未保。今叫我二人接娘子去看他。”邓氏道：“何不借眠轿送他回来？”二轿夫道：“本要送他回来，奈程途有十余里，恐路上冒风，症候加重，便难救治。娘子可自去看来，临时主意或接回或在彼处医治，有个亲人在旁，也好伏侍病人。”邓氏听得即登轿去，天晚到寺，直抬入僧房深处，却已排整酒筵，欲与邓氏饮酒。那邓氏即问道：“我官人在哪里，领我去看。”性慧道：“你官人因众友相邀去游城外新寺，适有人来报他中风，小僧去看，幸已清安。此去有路五里，天色已晚，可暂在此歇，明日早行；或要即去，亦待轿夫吃饭，娘子亦吃些点心，然后讨火把去。”邓氏遂心生疑，却又进退无路，饮酒数杯，又催轿夫去。性慧道：“轿夫不肯夜行，各回去了。娘子可宽饮数杯，不要性急。”又令侍者小心奉劝，酒已微醉，乃照入禅房去睡。邓氏见锦衾绣褥，罗帐花枕，件件精美。以灯照之，四边皆密，乃留灯合衣而寝，心中疑虑不寐。及钟声定后，性慧从背地进来，近床抱住。邓氏喊声：“有贼！”性慧道：“你就喊到天明，也无人来捉贼。我为你费了多少心机，今日乃得到此，亦是前生夙缘注定，不由你不肯。”邓氏骂道：“野僧何得无耻，我宁死决不受辱。”性慧道：“娘子肯行方便一宵，明日送你见夫；若不怜悯，小僧定断送你的性命！”邓氏喊骂闹至半夜，被性慧强行剥去衣服，将手足绑缚，恣行淫污。次日午朝方起。性慧谓邓氏道：“你被我设计骗来，事已至此，可削发为僧，藏在寺中，衣食受用都不亏你，又有老公陪。你若使昨夜性子，有麻绳、剃刀、毒药在此，凭你死吧！”邓氏暗思身已受辱，死则永无见夫的日子，此冤难报，不如忍耐受辱，倘得见夫，报了此冤，然后就死。乃从其披剃。

过了月余，丁日中来寺拜访性慧，邓氏认得是夫声音，挺身先出，性慧即赶出来。日中方与邓氏作揖，邓氏哭道：“官人不认得我了？我被性慧拐骗在此，日夜望你来救我。”日中大怒，扭住性慧便打，被性慧呼集众僧将日中锁住，取出刀来将杀之。邓氏来夺刀道：“可先杀我，然后杀我夫。”性慧乃收起刀，强扯邓氏入房吊住，再出来杀日中。日中道：“我妻被你拐，夫又被你杀，我到阴司也不肯放你。若要杀，可与我夫妻相见，作一处死罢。”性慧道：“你死则邓氏无所望，便终身是我妻，安肯与你同死。”日中道：“然则全我身体，容我自死罢。”性慧道：“我且积些阴功。方丈后有一大钟，将你盖在钟下，与你自死。”遂将日中盖入钟下。邓氏日夜啼哭，拜祷观音菩萨，愿有人来救他丈夫。

过了三日，适值包公巡行其地，夜梦观音引至安福寺方丈中，见钟下覆

朝夕交接——早晚相接触。

中风——中医病症名。指突然昏倒，口眼歪斜，言语困难或半身不遂的病症。此病之发，常致突然死去。

夙（sù，音速）缘——往昔的缘分。

午朝（zhōu，音招）——午时。

覆（fù，音复）——盖住。

一黑龙；初亦不以为意，至第二、三夜，连梦此事，心始疑异，乃命手下径往安福寺中，试看何如。到得方丈坐定，果见方丈后有一大钟，即令手下抬开来看，只见一人饿得将死，但气未绝。包公知是被人所困，即令以粥汤灌下，一饭时稍醒，乃道：“僧性慧既拐我妻削发为僧，又将我盖在钟下。”包公遂将性慧拿下。但四处搜觅并无妇人。包公便命密搜。乃入复壁中，有铺地木板，公差揭起木板，有梯入地，从梯下去，乃是地楼，点灯明亮，一少年和尚在坐。公差叫他上来，报见包公。此和尚即是邓氏，见夫已放出，性慧已锁住，邓氏乃从头叙其拐骗情由，害夫根原。性慧不能辩，只磕头道：“死罪甘受。”包公随即判道：

审得淫僧性慧，稔恶贯盈，与生员丁日中交游，常以酒食征逐，见其妻邓氏美貌，不觉巧计横生，赚其入寺背夫，强行淫玷。劫其披缁削发，混作僧徒。虽抑郁而何言，将待机而图报；偶日中之来寺，幸邓氏之闻声。相见泣诉，未尽衷肠之话；群僧拘执，欲行刃杀之凶。恳求身体之全，得盖大钟之下。乃感黑龙之被盖，梦入三更；因至方丈而开钟，饿经五日。丁日中从危得活，后必亨通；邓氏女求死得生，终当完聚。性慧拐人妻、坑人命，合泉首以何疑；群僧党一恶害一生，皆充军于远卫。

判讫。将性慧斩首示众，其助恶众僧皆发充军。

包公又责邓氏道：“你当日被拐便当一死，则身洁名荣，亦不累夫有钟盖之难。若非我感观音托梦而来，汝夫却不为你而饿死乎？”邓氏道：“我先未死者，以不得见夫，未报恶僧之仇，将图见夫而死。今夫已救出，僧已就诛，妾身既辱，不可为人，固当一死决矣！”即以头击柱，流血满地。包公乃命人扶住，血出晕倒，以药医好，死而复生。包公谓丁日中道：“依邓氏之言，其始之从也，势非得已；其不死者，因欲得以报仇也。今击柱甘死，可以明志，汝其收之。”丁日中道，“吾向者正恨其不死以图后报仇之言为假，今见其撞柱，非真偷生无耻可知。今幸而不死，吾待之如初，只当来世重会也。”日中夫妇拜谢而归，以木刻包公之像，朝夕奉侍不懈。其后日中亦登科第，官至同知。

稔（rěn，音忍）——事物积久酝酿成熟。

泉（xiào，音消）首——古代的一种死刑；把砍下来的人头高悬在木杆上示众。

讫（qì，音气）——完结。

将图句——本打算见到丈夫就死。

向者——过去，从前。

同知——官名，宋代枢密院的佐官。

三 蒋光国诬告命难全 克忠妻记帐示凶犯

话说西安府也崇贵，家业巨万，妻汤氏，生子四人：长名克孝，次名克悌，三名克忠，四名克信。克孝治家任事；克悌在外为商；克忠读书进学，早负文名，屡期高捷，亲教幼弟克信，殷勤友爱，出入相随。克忠不幸下第，染病卧床不起。克信时时入房看望，见嫂淑贞花貌惊人，恐兄病体不安，或贪美色，伤损日深，决不能起，欲兄移居书房，静养身心，或可保其残喘。淑贞爱夫心切，不肯与他出房，道：“病者不可移，且书斋无人伏侍，只在房中，时刻好进汤药。”此皆真心相爱，原非为淫欲之计，克信心中快然。亲朋来问疾者，人人嗟叹克忠苦学伤神。克信叹道：“家兄不起，非因苦学。自古几多英雄豪杰皆死于妇人之手，何独家兄。”话毕，两泪双垂。亲朋闻之骇然，须臾罢去。克忠疾革，蒋淑贞急呼叔来。克信大怒道：“前日不听我言移入书房养病，今必来呼我为何？”淑贞悄然。克信近床，克忠泣道：“我不济事矣，汝好生读书，要发科第，莫负我叮咛。寡嫂贞洁，又在少年，幸善待之。”语罢，遂气绝。克信哀痛弗胜，执丧礼一毫无缺，殡葬俱各尽道，事奉寡嫂淑贞十分恭敬。自克忠死后，长幼共怜悯之。七七追荐，请僧道做功课。淑贞哀号极苦，汤水不入口者半月，形骸瘦弱，忧戚不堪。及至百日后，父母慰之，家庭长者妯娌眷属亦各劝慰。微微饮食舒畅，容貌逐日复旧，虽不戴珠翠，不施脂粉，自然美容动人，十分窈窕，但其性甚介，守甚坚，言甚简静，行甚光明，无一尘可染。

倏尔一周将近，淑贞之父蒋光国安排礼仪，亲来祭奠女婿，用族侄蒋嘉言出家紫云观为道士者作高功，亦领徒弟蒋大亨，徒孙蒋时化、严华元同治法事。克信心不甚喜，乃对光国道：“多承老亲厚情，其实无益。”光国佛然不悦，遂入内谓淑贞道：“我来荐汝丈夫本是好心，你幼叔大不欢喜。薄兄如此，宁不薄汝？”淑贞道：“他当日要移兄到书房，我留在房伏侍。及至兄死时，他极恼我不是，到今一载，并不相见，待我如此，岂可谓善。”光国听了此言，益憾克信。及至功果将完，追荐亡魂之际，光国复呼淑贞道：“道人皆家庭子侄，可出拜灵前无妨。”淑贞衷心不胜，遂拜哭灵前，悲哀已极，人人惨伤。独有臊道严华元，一见淑贞，心中想道：人言淑贞乃绝色佳人，今观其居忧素服之时，尚且如此标致；若无愁无闷而相欢相乐，真个好煞人也。遂起淫奸之心。迨至夜深，道场圆满之后，道士皆拜谢而去。光国道：“嘉言、大亨与时化三人，皆吾家亲，礼薄些谅不较量；惟严先生乃异姓人物，当从厚谢之。”淑贞复加封一礼。岂知华元立心不良，阳言一谢先行，阴实藏形高阁之上。少俟人静，作鼠耗声。淑贞秉烛视之，华元即以求阳媾合邪药弹上其身。淑贞一染邪药，心中即时淫乱，遂抱华元交欢恣乐。俄而天明，药气既消，始知被人迷奸，有玷名节，嚼舌吐血，登时闷死。华元得遂淫心，遂潜逃而去，乃以淑贞加赐礼银一封，贻于淑贞怀中，盖冀其

疾革——很快地失精亡血。

形骸（hái，音孩）——身体。

窈窕（yǎo tiào，音摇条）——文静而美好。

倏（shù，音书）尔——很快地。

益憾（hàn，音汗）——更加怨恨。

居忧旬——处在忧伤、穿着孝服的时间。

复生而为之谢也。

日晏之时，晨炊已熟，婢女菊香携水入房，呼淑贞梳洗，不见形踪，乃登阁上寻觅。但见淑贞死于毡褥之上。菊香大惊，即报克孝、克信道：“三娘子死于阁上。”克孝、克信上阁看之，果然气绝。大家俱惊慌，乃呼众婢女抬淑贞出堂停柩。下阁之时遗落胸前银包，菊香在后拾取而藏之。此时光国宿于女婿书房，一闻淑贞之死，即道：“此必为克信叔害死。”忙入后堂哭之，甚哀甚忿，乃厉声道：“我女天性刚烈，并无疾病，黑夜猝死，必有缘故。你既恨我女留住女婿在房身死，又恨我领道人做追荐女婿功果，必是乘风肆恶，强奸我女，我女咬恨，故嚼舌吐血而死。”遂作状告到包公道：

告为灭伦杀嫂事：风俗先维风教、人生首重人伦。男女授受不亲，嫂溺手援非正。

女嫁生员也克忠为妻，不幸夫亡，甘心守节。兽恶克信，素窥嫂氏姿色，淫凶无隙可加；机乘斋醮完功，意料嫂倦酣卧。突入房帷，恣抱奸污。女羞咬恨，嚼舌吐血，登时闷死。狐绥绥，犬靡靡，每痛恨此贱行；鶉奔奔，鹊疆疆，何堪闻此丑声。家庭偶语，将有丘陵之歌；外众聚谈，岂无墙茨之句。在女中雪无由，不殉身不足以明节；在恶奸杀有据，不填命不足以明冤。哀求三尺，旱正五刑。上告。

此时，克信闻得蒋光国告己强奸服嫂，羞惭无地，抚兄之灵痛哭伤心，呕血数升，顷刻立死。魂归阴府，得遇克忠，叩头哀诉。克忠泣而语之道：“致汝嫂于死地者，严道人也。有银一封在菊香手可证。汝嫂存日已登簿上。可执之见官，冤情自然明白，与汝全不相干。我的阴灵决在衙门来辅汝，汝速速还阳，事后可荐拔汝嫂。切记切记。”克信苏转，已过一日。包公拘提甚紧，只得忙具状申诉道：

诉为生者暴死，死者不明；死者复生，生者不愧事：寡嫂被强奸而死，不得不死，但死非其时；嫂父见女死而告，不得不告，但告非其人。何谓死非其时？寡嫂被污，只宜当时指陈明白，不宜死之太早；嫂父控冤，会须访确强暴是谁，不应枉及无干。痛身拜兄为师，事嫂如母，语言不通，礼节尤谨。毫不敢亵，岂敢加淫？污嫂致死，实出严道；嫂父不察，飘空诬陷。免爰得计，雉罹实出无辜；鱼网高悬，鸿离难甘代死。泣诉。

包公亦准克信诉词，即唤原告蒋光国对理。光国道：“女婿病时，克信欲移入书房服药养病，我女不从，留在房中伏侍，后来女婿不幸身亡，克信深怒我女致兄死地，故强逼成奸，因而致死，以消忿怒。”克信道：“辱吾嫂之身以致吾嫂之死者，皆严道人。”光国道：“严道人仅做一日功果，安敢起奸淫之心入我女房，逼他上阁？且功果完成之时，严道人齐齐出门去了，大众皆见其行。此全是虚词。”包公道：“道人非一，单单说严道人有何为凭为证？”克信泣道：“前日光国诬告的时节，小的闻得丑恶难当，即刻抚兄之灵痛哭伤心，呕血满地，闷死归阴。一见先兄，叩头哀诉，先兄慰小人道，严道人致死吾嫂，有银在菊香处为证，吾嫂有登记在簿上。乞老爷详情。”包公怒道：“此是鬼话，安敢对官长乱谈！”遂将克信打三十板，克信受刑苦楚，泣叫道：“先兄阴灵尚许来辅我出官，岂敢乱谈！”包公大

晏(yàn, 音燕)——晚, 迟。

男女句——男女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 即使嫂子落水, 也不能用手直接拉她。

狐绥绥句——像禽兽一样的行为, 令人痛恨, 使人不忍听到。

爰(yuán, 音原)——于是。

罹(lí, 音离)——遭受不幸。

功果——念经以超度亡灵。

骂道：“汝兄既有阴灵来辅你，何不报应于我？”忽然间包公困倦，曲肱而枕于案上，梦见已故生员乜克忠泣道：“老大人素称神明，今日为何昏昧？污辱吾妻而致之死者，严道人也，与我弟全不相干。菊香获银一封，原是大人季考赏赐生员的，吾妻赏赐道人，登注册上，字迹显然，幸大人详察，急治道人的罪，释放我弟。”包公梦醒，抚然叹曰：“有是哉！鬼神之来临也。”遂对克信道：“汝言诚非谬谈，汝兄已明白告我，我必为汝辨此冤诬。”遂即差人速拿菊香拶起，究出银一封，果是赏之银。问菊香道：“汝何由得此？”菊香道：“此银在娘子身上，众人抬他下阁时，我从后面拾得。”又差人同菊香入房取淑贞日记簿查阅，果有用银五钱加赐严道人字迹。包公遂急拿严道人来，才一夹棍，便直招认，不合擅用邪药强奸淑贞致死，谬以原赐赏银一封纳其胸中是实，情愿甘罪，与克信全无干涉。包公判道：

审得严华元，紊迹玄门，情迷欲海，滥叨羽衣之列，窃思红粉之娇。受赏出门，阳播先归之语；贪淫登阁，阴为下贱之行。弹药染贞妇之身，清修安在？贪花杀服妇之命，大道已忘。淫污何敢对天尊，冤业几能逃地狱？淑贞含冤，丧娇容于泉下；克忠托梦，作对头于阳间。一封之银足证，数行之字可稽。在老君既不容徐身之好色，而王法又岂容华元之横奸？填命有律，断首难逃。克信无干，从省发还家之例；光国不合，拟诬告死罪之刑。

曲肱（g ng，音工）——弯着上臂。

拶（z ，音匝）——逼迫。

不合——不应该。

阳播——公开宣扬。

阴为——私下里所做。

无干——没有干系。

省发句——简单地放回家去。

四 陈月英含舌诉冤屈 朱弘史语蹇露劣迹

话说山东兖州府曲阜县，有姓吕名毓仁者，生子名如芳，十岁就学，颖异非常。时本邑陈邦谏副使闻知，凭其子业师傅文学即毓仁之表兄为媒，将女月英以妻如芳。冰议一定，六礼遂成。越及数年。毓仁敬请表兄傅文学约日完娶，陈乃备妆奁送女过门。国色天姿，人人称羨，学中朋友俱来庆新房。内有吏部尚书公子朱弘史，是个风情浇友。自夫妇合卺之后，陈氏奉姑至孝，顺夫无违，岂期喜事方成，灾祸突至，毓仁夫妇双亡，如芳不胜哀痛，守孝三年，考入黉宫，联捷秋闱，又产麟儿。陈氏因留在家看顾。如芳功名念切，竟别妻赴试，陡遇倭警，中途被执，惟仆程二逃回，报知陈氏。陈氏痛夫几绝，父与兄弟劝慰乃止，其父因道：“我如今赴任去急，虑汝一人在家，莫若携甥同往。”陈氏道：“爷爷严命本不该违，奈你女婿鸿雁分飞，今被掳去，存亡未知，只有这点骨肉，路上倘有疏虞，绝却吕氏之后。且家中无主，不好远去。”副使道：“汝言亦是。但我今全家俱去，只汝二位嫂嫂在家，汝可常住，勿在家忧闷成疾。”副使别去。陈氏凡家中大小事务，尽付与程二夫妻照管，身旁惟七岁婢女叫做秋桂伏侍，闺门不出，内外凜然。不意程二之妻春香，与邻居张茂七私通，日夜偷情。茂七因谓春香道：“你主母青年，情欲正炽，你可为我成就此姻缘。”春香道：“我主母素性正大，毫不敢犯，轻易不出中堂。此必不可得。”茂七复戏道：“你是私心，怕我冷落你的情意，故此不肯。”春香道：“事知难图。”自此，两人把此事亦丢开不提。

且说那公子朱弘史，因庆新房而撼动春心，无由得入。得知如芳被掳，遂卜馆与吕门相近，结交附近的人，常常套问内外诸事，倒象真实怜悯如芳的意思。不意有一人告诉：“吕家世代积德，今反被执，是天无眼睛，其娘子陈氏执守妇道，出入无三尺之童，身旁惟七岁之婢，家务支持尽付与程二夫妻，程二毫无私意，可羨可羨。”弘史见他独夸程二，其妇必有出处。遂以言套那人道：“我闻得程妻与人有通，终累陈氏美德。”其人道：“相公何由得知？我此处有个张茂七，极好风月，与程二嫂朝夕偷情。其家与吕门连屋，或此妇在他家眠，或此汉在彼家睡，只待丈夫在庄上去，就是这等。”弘史心生计道：我当年在他家庆新房时，记得是里外房间，其后有私路可入中间。待我打听程二不在家时，趁便藏入里房，强抱奸宿，岂不美哉。计较已定。次日傍晚，知程二出去，遂从后藏入已定。其妇在堂唤秋桂看小官，进房将门扣上，脱衣将洗，忽想起里房透中间的门未关，遂赤身进去，关讫就洗。此时弘史见雪白身躯，已按捺不住，陈氏浴完复进，忽被紧抱，把口紧紧掩住，弘史把舌舔入口内，令彼不能发声。陈氏猝然遇此，举手无措，心下自思道：身已被污，不如咬断其舌，死亦不迟。遂将弘史舌尖紧咬。弘史不得舌出，将手扣其咽喉，陈氏遂死。弘史潜迹走脱，并无人知。

移时，小儿啼哭，秋桂喊声不应，推门不开，遂叫出春香。提灯进来，

颖(y ng 音影)异——聪明、与众不同。

妻——名词用作动词，嫁给。

浇——浮薄。

考入句——考进学校，在科举的秋试中接连获得成功。

卜(b , 音补)馆——选择教书的地方。

外门紧闭，从中间进去，见陈氏已死，口中出血，喉管血荫，袒身露体，不知从何致死。乃惊喊，族众见其妇如此形状，竟不知何故。内有吴十四、吴兆升说道：“此妇自来正大，此必是强奸已完，其妇叫喊，遂扣喉而死。我想此不是别人，春香与茂七有通，必定是春香同谋强奸致死。”就将春香锁扣绊死，将陈氏幼子送往母家乳哺。

次日，程二庄上回来，见此大变，究问缘由，众人将春香通奸同谋事情说知，程二即具状告县：

告为强奸杀命事：极恶张茂七，迷曲蘖为好友，指花柳为神仙。贪妻春香姿艾，乘身出外调奸，恣意横行，往来无忌。本月某日，潜入卧房，强抱主母行奸，主母发喊，剪喉杀命。身妻喊惊邻甲共证。满口血凝，任挽天河莫洗；裸形床上，忍看被垢尸骸。痛恨初奸某妻，再奸主母；奸妻事小，杀主事大。恳准正法填命，除恶申冤。上告。

当时知县即行相验。只见那妇人尸喉管血荫，口中血出。令仆将棺盛之。带春香、茂七一干人犯鞠问。即问程二道：“你主母被强奸致死，你妻子与茂七通奸同谋，你岂不知情弊？”程二道：“小的数日往庄上收割，昨日回来，见此大变，询问邻族吴十四、吴兆升说，妻子与张茂七通奸，同谋强奸主母，主母发喊，扣喉绝命。小的即告爷爷台下。小的不知情由，望爷爷究问小的妻子，便知明白。”具官问春香道：“你与张茂七同谋，强奸致死主母，好好从直招来。”春香道：“小妇人与茂七通奸事真，若同谋强奸主母，并不曾有。”知县道：“你主母为何死了？”春香道：“不知。”官令拶起，春香当不起刑法，道：“爷爷，同谋委实没有，只茂七曾说过，你主母青年貌美，教小妇人去做脚。小妇人道，我主母平日正大，此事毕竟不做。想来必定张茂七私自去行也未见得。”官将茂七夹起问道：“你好好招来，免受刑法。”茂七道：“没有。”官又问道：“必然是你有心叫春香做脚，怎说没有此事？”当时吴十四、吴兆升道：“爷爷是青天，既一事真，假事也是真了。”茂七道：“这是反奸计。爷爷，分明是他两个强奸，他改做小的与春香事情，诬陷小的。”官将二人亦加刑法，各自争辩。官复问春香道：“你既未同谋，你主母死时你在何处？”春香道：“小妇人在厨房照顾做工人，只见秋桂来说，小官在那里啼哭，喊叫三、四声不应，推门又不开，小妇人方才提灯去看，只见主母已死，小妇人方喊叫邻族来看，那时吴十四、吴兆升就把小妇人锁了。小妇人想来，毕竟是他二人强奸扣死出去，故意来看，诬陷小妇人。”官令俱各收监，待明日再审。次日，又拿秋桂到后堂，官以好言诱道：“你家主母是怎么死了？”秋桂道：“我也不晓得。只是傍晚叫我打水洗浴，叫我看小官，他自进去把前后门关了。后来听得脚声乱响，口内又像是说不出，过了半时，便无声息，小官才啼，我去叫时他不应，门又闭了。我去叫春香姐姐拿灯来看，只见衣服也未穿，死了。”官又问：“吴十四、吴兆升常在你家来么？”秋桂道：“并不曾来。”又问：“茂七来否？”秋桂道：“常在我家来，与春香姐姐笑。”官审问详细，取出一千人犯到堂道：“吴某二人事已明白，与他无干。茂七，我知道你当初叫春香做脚不遂，

通——通奸。

曲蘖（niè，音聂）——不正的苗芽，借喻行为不端者。

情弊（bì，音必）——真情被遮盖之处。

拶（z n，音赞）起——使用一种酷刑，即用夹手指的刑具勒起来。

做脚——做手脚，行动、计策，多指诡计。

后来你在他家稔熟，晓得陈氏在外房洗浴，你先从中间藏在里房，俟陈氏进来，你掩口强奸，陈氏必然喊叫，你恐怕人来，将咽喉扣住死了。不然，他家又无杂人来往，哪个这等稔熟？后来春香见事难出脱，只得喊叫，此乃掩耳盗铃的意思。你二人的死罪定了。”遂令程二将棺埋讫，开豁邻族等众，即将行文申明上司。程二忠心看顾小主不提。

越至三年时，包公巡行山东曲阜县，那茂七的父亲学六具状进上：

诉为天劈奇冤事：民有枉官为中理，子受冤父为代白。泉恶程二，主母身故，陷男茂七奸杀，告县惨刑屈招。泣思奸无捉获，指奸恶妻为据；杀不喊明，驾将平日推原。伊妻奸不择主，是夜未知张谁李谁；主母死无证据，当下何不扭住截住？恶欲指鹿而为马，法岂易牛而以羊。乞天镜，照飞霜。详情不雨，盆下衔恩。哀哀上诉。

包公准状。次日，夜阅各犯罪案，至强奸杀命一案，不觉精神疲倦，朦胧睡去。忽梦见一女子似有诉冤之状。包公道：“你有冤只管诉来。”其妇未言所以，口吟数句而去道：“一史立口卩人士，八么还夸一了居。舌尖留口含幽怨，蜘蛛横死恨方除。”时包公醒来，甚是疑惑，又见一大蜘蛛，口开舌断，死于卷上。包公辗转寻思，莫得其解。复自想道：陈氏的冤，非姓史音即姓朱也。次日，审问各罪案明白，审到此事，又问道：“我看起秋桂口词，他家又无闲人来往，你在他家稔熟，你又预托春香去谋奸，到如今还诉什么冤？”茂七道：“小的实没有此事，只是当初县官做杀了，小的有口难分。今幸喜青天爷爷到此，望爷爷斩断冤根。”包公复问春香，亦道：“并无此事，只是主母既死，小妇人分该死了。”包公乃命带春香出外听候，单问张茂七道：“你与初知陈氏洗浴，藏在房中，你将房中物件一一报来。”茂七道：“小的无此事怎么报得来？”包公道：“你死已定，何下报来！”茂七想道：也是前世冤债，只得妄报几件。“他房中锦被、纱帐、箱笼俱放在床头。”包公令带春香进来，问道：“你将主母房中使用物件逐一报来。”春香不知其意，报道：“主母家虽富足，又出自宦门，平生只爱淡薄，福生帐、布被、箱笼俱在楼上，里房别无他物。”包公又问：“你家亲眷并你主人朋友，有姓朱名死的没有？”春香道：“我主人在家日，有个朱吏部公子相交，自相公被掳，并不曾来，只常年与黄国材相公在附近读书。”包公发付收监。次日观风，取弘史作案首，取黄国材第二。是夜阅其卷，复又梦前诗，遂自悟道：一史立口卩人士，一史乃是吏字，立口卩是个部字，人士乃语词也。八么乃公字，一了是子字。此分明是吏部公子。舌尖留口含幽怨，这一句不会其意。蜘蛛横死恨方除，此公子姓朱，分明是蜘蛛也。他学名弘史，又与此横死声同律；恨方除，必定要问他填命方能泄其妇之恨。次日，朱弘史来谢考。包公道：“贤契好文字。”弘史语话不明，舌不叶律。包公疑惑，送出去。黄国材同四名、五名来谢。包公问黄生道：“列位贤契好文字。”众答道：“不敢。”因问道：“朱友的相貌魁昂，文才俊拔，只舌不叶律，

稔(rěn, 音忍)熟——十分熟悉。

泉(xiō, 音消)恶——罪大恶极，十分凶恶。

做杀——办理完毕，此处指判案结束。

观风——察看机会。

填命——偿还性命。

贤契(qì, 音气)——有道德而且志趣相投的朋友。

叶(xiè, 音协)律——音韵，此处指发音吐字。

可为此友惜之。不知他还是幼年生成，还是长成致疾？”国材道：“此友与门生四年同在崇峰里攻书，忽六月初八日夜间去其舌尖，故此对答不便。”诸生辞去。包公想道：“我看案状是六月初八日奸杀，此生亦是此日去舌，年月已同；兼相单上载口中血出，此必是弘史近境探知门路去向，故预藏在里房，俟其洗浴已完，强奸恣欲，将舌入其口以防发喊。陈氏烈性，将口咬其舌，弘史不得脱身，扣咽绝命逃去。试思此生去舌之日与陈氏奸杀之日相符，此正应“舌尖留口念幽怨”也，强奸杀命更无疑矣。随即差人去请弘史。及至，以重刑鞠问，弘史一一招承。遂落审语道：

审得朱弘史，宦门辱子，黉序禽徒。当年与如芳相善，因庆新房，包藏淫欲。瞰夫被擄，于四年六月初八夜，藏入卧房，探听陈氏洗浴，恣意强奸，畏喊扣咽绝命。含舌诉冤于梦寐，飞霜落怨于台前。年月既侔，招详亦合。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梟首之律。其茂七、春香，填命虽谓无事，然私谋密策，终成祸胎，亦合发遣问流，以振风化。

去——丢失。

俟（sì，音四）——等待。

黉序——学校。

侔（móu，音谋）——相齐，相等，符合。

五 邹琼玉挽发表真情 王朝栋讨药陷冤狱

话说潮州府邹士龙、刘伯廉、王之臣三人相善，情同管鲍，义重分金。后臣、龙二人同登乡荐，共船往京会试。邹士龙到船。心中悒快。王之臣慰解道：“大丈夫所志在功名，离别何足叹？”士龙道：“我非为此。贱内怀有七月之娠，屈指正月临盆，故不放心。”之臣道：“贱内亦然。想天相吉人，谅获平安，不必挂虑。”龙道：“你我二人自幼同学从师，稍长同进黉宫，前日同登龙虎，今又彼此内眷有孕，事岂偶然。兄若不弃，他日若生者皆男，呼为兄弟；生者皆女，呼为姊妹；倘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兄意何如？”之臣道：“斯言先得我心。”命仆取酒，尽欢而饮。后益相亲爱。至京会试，龙获联登，臣落孙山。臣遂先辞回家，龙乃送至郊外嘱道：“今家书一封劳兄带回，家中事务乞兄代为兼摄一二。”之臣道：“家中事自当效力，不必挂念，惟努力殿试、决与前三名争胜。”遂掩泪而别。臣抵家见妻魏氏产一男，名朝栋。臣问是何日，魏氏道：“正月十五辰时。邹大人家同日酉时得一女，名琼玉。”臣心喜悦，遂送家书到龙家。龙妻李氏已先得联登捷报，又得平安家信，信中备述舟中指腹的事。李氏命婢设酒款臣，臣醉乃归。自后龙家外事臣遂悉为主持，毫无私意。数月后，龙受知县而回，择日请伯廉为二家交聘，臣以金镶玉如意表礼为聘，龙以碧玉鸾钗一对答之。及龙赴任，往来书启通问，每月无间。臣越数科不中，亦受教职，历任松江府同知。病重，遗书一纸于龙，中间别无所云，惟谆谆嘱以扶持幼子。既而，卒于任所。龙偶历南京巡道，得书大恻，亲往吊奠。臣为官清廉，囊无余剩，龙乃赠银百两，代为申明上司，给沿途夫马船只，奔柩归葬。丧事既毕，欲接朝栋来任攻书，朝栋辞道：“父丧未终，母寡家贫，为子者安敢远行。”龙闻言颇嘉其孝，常给货以贍之，令之勤读，而家资日见颓败。十四岁补邑庠生，龙闻知甚喜，亦特遣贺。

自后，朝栋惟知读书，坐食山崩，遂至贫穷。而龙历任参政，以无子致仕回家。朝栋亦与伯廉往贺，衣衫褴褛。偶府县官俱来拜，龙自觉羞耻，心甚不悦。朝栋已十六岁，乃托刘伯廉去说，择日完娶。参政遂道：“彼父在日虽过小聘，未尝纳采。彼乃宦家子弟，我女千金小姐，两家亦非小可人家，既要完娶，必行六礼。”朝栋闻言乃道：“彼亦知我家贫无措，何故如此留难？我当发奋，倘然侥幸，再作理会。”竟不复言。

一日，参政谓夫人道：“女儿长成，分当该嫁。”夫人道：“前者王公子来议完亲，虽家贫，我只得此女，何不令其入赘我家，岂不两便，何必要他纳采？”参政道：“吾见朝栋将来恐只是个穷儒，我居此位，安用穷儒做门婿。谅他无银纳采，故尔留难。且彼大言不惭，再过一年，我叫刘兄去说，既不纳采，叫他领银百两另娶，我将女别选名门宦宅，庶不致耽误我女。”夫人道：“彼即虽贫，喜好读书，将来必不落后。彼父虽亡，前言犹在，岂可因此改盟？”参政道：“非汝所知，我自有处。”不意琼玉在屏后听知。次日，与丹桂在后花园中观花，见朝栋过于墙外。婢指道：“这就是王公子。各各相盼而去。琼玉见朝栋丰姿俊雅，但衣衫褴褛，心中暗喜。至第二日，

管鲍——管仲与鲍叔牙，东周时代人，交深。

悒（yí，音抑）快（yàng，音样）——忧郁，不高兴。

同登龙虎——金榜题名，共同登第。

乃又与丹桂往花园。朝栋因见女子星眸月貌，光彩动人，与婢观花，意其必是琼玉，次日又往园外经过。琼玉令丹桂呼道：“王公子！”朝栋恐被人见，不敢近前。婢又连呼，生见呼切，意必有说，竟近墙边。琼玉乃令婢开了小门，备以父言相告。朝栋道：“此亲原是先君所定，我今虽贫，银决不受，亲决不退。令尊欲将汝遣嫁，亦凭令尊。”琼玉道：“家君虽有此意，我决不从。你用心读书，终久团圆。你晚上可在此来，我有事问你。此时恐有人来，今且别去。”

朝栋回去，候至人静更余，径去门边，见丹桂立候，乃道：“小姐请公子进去说话。”朝栋道：“恐你老爷知道，两下不雅。”丹桂道：“老爷、夫人已睡，进去无妨。”朝栋犹豫，丹桂促之乃入。但见备有酒肴，留公子对坐同饮。朝栋欲不能制，竟欲苟合。玉坚不许，乃道：“今日之会，盖悯君之贫耳，岂因私欲致此；倘今苟从，合卺之际将何为质？”朝栋道：“此事固不敢强，但令尊欲易盟，将如之何？”玉道：“我父纵欲别选东床，我岂肯从。古云：一丝已定，岂容再易。”朝栋道：“你能如此，终恐令尊势不得已。”玉道：“我父若以势压，惟死而已。”遂牵生手，对天盟誓。既而又饮。时至三更，女年尚幼，饮酒未节，遂乃醉倦，忘辞生回，和衣而睡。生欲出，丹桂道：“小姐未辞，想有事说，少坐片时，俟小姐醒来。”生往视之，真若睡未足之海棠，生兴不能制，抱而同睡。玉略醒，乃道：“我一时醉倦，有失瞻顾。”生求合，玉意绸缪，亦不能拒，遂与同寝。鸡啼，二人同起。玉以丝绸三匹，金手镯一对，银钗数双授生，临别，又令次夜复入，生自后夜来晓出，两月有余。

一晚，朝栋偶因母病未去，丹桂候门良久，不见生来，忽闻有脚步声，连道：“公子来矣。”不意祝圣八惯做鼠窃，撞见冲入。丹桂见是贼来，慌忙走入。圣八遂乃赶进，丹桂欲喊，圣八拔刀杀死。陡然人来，琼玉于灯下见是贼至，开门走至堂上暗处躲之。圣八入房，尽掳其物而去。玉至天微明，乃叫母道：“房中被贼劫。”参政道：“如何不叫？”玉道：“我见杀了丹桂，只得开门走，躲藏于暗处，故不敢喊。”参政往看，见丹桂杀于后门。问玉道：“丹桂缘何杀于此？”女无言可答。参政心甚疑之。玉乃因此惊病不能起床。

参政欲去告官，又无赃证，乃令家人梅旺到各处探访。朝栋困母病无银讨药，将金手镯一个请银匠饶贵换银，贵乃应诺，未收，朝栋出铺。梅旺偶在铺门经过，望见银匠桌上有金手镯一个，走进问道：“此谁家的物件？”银匠道：“适才王相公拿来待我换银的。”梅旺道：“既要换银，我拿去见老爷兑银与他就是。”匠人道：“他说不要说出谁的，你也不必说，勿令他怪我。”遂付与梅旺拿去。旺回家告参政道：“此物像我家的，可请夫人、小姐来认。”夫人出见乃认道：“此是小姐的，从何处得来？”旺道：“在饶银匠铺中得来的，他说是那王朝栋相公把来与他换银的。”参政道：“原来此子因贫改节，遂至于此。”即去写状，令梅旺具告巡行衙门：

告为杀婢劫财事：狠恶王朝栋，系故同知王之臣孽子，不守本分，倾败家业。充肠嗟无饭，饿眩目花；蔽体怨无衣，寒生肌栗。因父相知，往来惯熟。突于本月某日二更时

易盟——改变当初的盟约。

玉意绸缪（móu，音谋）——琼玉情意缠绵。

孽（niè，音聂）子——忤逆、不孝的孩子。

分，潜入身家，抱婢丹桂逼奸不从杀死，劫去家财一洗。次日，缉获原赃金镯一只，银匠饶贵现证。劫财杀命，藐无法纪。伏乞追赃偿命，除害安良，上告。

时巡行包公一清如水，明若秋蟾，即差兵赵胜、孙勇，即刻往拿朝栋。栋乃次早亦具状诉冤：

诉为烛奸止奸事：东家失帛，不得谬同西家争衣；越人沽酒，何故妄与秦人索价？身父业绍箕裘，教传诗礼。叨登乡荐，历任松江府佐；官居清节，仅遗四海空囊。鳧生樗栎，名列龔官。岳父邹士龙曾为指腹之好，长女邹琼玉允谐伉俪之缘。如意聘仪，鸾钗为答。孰意家计渐微，难行六礼。琼玉仗义疏财，私遗镯钗缎匹；岳父爱富嗔贫，屢求退休另嫁。久设阱机，无由投发；偶因贼劫，飘祸计坑。欲绝旧缘思媾新缘；贼杀婢命坑害媚命。吁天查奸缉盗，断女毕姻，脱陷安良，哀哀上诉。

包公问道：“既非你杀丹桂，此金镯何处得来？”朝栋道：“金镯是他小姐与生员的。”包公道：“事未必然。”朝栋道：“可拘他小姐对证。”包公沉吟半晌，问道：“你与琼玉有通乎？”朝栋道：“不敢。”似欲有言而愧视众人。包公微会其意，即退二堂，带之同入，屏绝左右。问道：“既非有通，安肯与你多物？”朝栋道：“今日非此大冤，生员决不敢言以丧其德；今遭此事，不得不以直告。”遂将其事详述一遍。包公道：“只恐此事不的。倘事果真，明日互对之时，你将此事一一详说，看他父亲如何处置，我必拘他女来对证。果实，必断完娶；如虚，必向你偿命。”朝栋再三叩头道：“望大人周全。”

包公次日拘审，士龙亲出互对，谓包公道：“此子不良，望大人看朝廷分上，执法断填。”包公道：“理在则执法，法在何论情。朝栋亦宦家子弟，庠序后英，何分厚薄？”乃呼朝栋道：“父为清官，子为贼寇，你心忍玷家谱？”朝栋道：“生员素遵诗礼，居仁由义，安肯为此！”包公道：“你既不为，赃从何出？”朝栋道：“他女付我，岂劫得之。”邹士龙道：“明明是他理亏，无言可对，又推在吾女身上。”包公道：“伊女深闺何能得至？”朝栋道：“事出有因。”包公道：“有何因由？可细讲来。”朝栋道：“春三月，因事过彼花园，小姐偶同婢女丹桂观花，相视良久而退。生员次日又过其地，小姐已先在矣。小姐令丹桂叫生员至花园，备言其父与母商议欲悔婚，要叫伯廉来说，与银一百退亲，只夫人不肯。小姐见生员友衫褴褛，约生员夜来说话。生员依期而去，丹桂候门，延入命酒，遂付金镯一对，银钗数双，丝绸三匹。偶因手迫，无银为老母买药，故持金镯一个托饶银匠代换银应用，被伊家人梅旺哄去。其杀死丹桂一事，实不知情。望大人体好生之德，念先君只得生员一人，母亲在疾，乞台曲全姻事，缉访真贼，以正典刑，衔结有

日。”包公道，既然如此，老先生亦箝束不严，安怪此生？”参政道：“此皆浮谈。小女举止不乱，安得有此。”包公道：“既无此，必要令爱出

鳧（z u，音邹）生樗（ch ，音出）栎（lì，音历）——小生本是不良之材，即臭椿、仟麻一类的材料。

退休 退却、罢掉，完结。辞退。

的——确实如此。

宦家子弟，庠序后英——官宦人家的后代，读书人的后起之秀。

衔结——衔环、结草，报恩之意。东汉杨宝曾经救过一只黄雀，黄雀衔四枚白环相报，使杨宝子孙得登高位；《左传·宣公十五年》载，魏武子死后，其子将魏武子遗妾安排妥善，妾父在战争中结草御敌，救子恩人性命。

证，泾渭自分。”朝栋道：“小姐若肯面对，如虚甘死。”士龙心中甚是疑惑：若说此事是虚，我对夫人说的话此生何以得知？倘或果真，一则不好说话，二则自觉无颜。心中犹豫不决。包公遂面激之道：“老大人身系朝纲，为何不加细察？”士龙被激乃道：“知子者莫若父。寒家有此，学生岂不知一二？”包公道：“只恐有此事便不甚雅。既无此事，令爱出来一证何妨？”士龙一时不能回答，乃令梅旺讨轿接小姐来。梅旺即刻回家，对夫人将前事说了，夫人入室与女儿备说前事。小姐自思：此生非我出证，冤不能白。旺又催道：“包老爷专等小姐听审。”小姐无奈只得登轿而去。二门下轿，入见包公。包公道：“此生说金镯是你与他的；令尊说是此生劫得之赃。泾渭在你。公道说来。”小姐害羞不答。朝栋道：“既蒙相与，直说何妨，你安忍令致我于死地？”小姐年雏，终不敢答。包公连敲棋子厉声骂道：“这生可恶！口谈孔孟，行同盗跖，为何将此许多虚话欺官罔上？重打四十，问你一个死罪！”朝栋婴儿之态复萌，乃睡于地下，大哭而言道：“小姐，你有当初，何必有今日？当夜之盟今何在哉？我今受刑是你误我，我死固不足惜，家有老母，谁将事乎？”小姐亦低首含泪，乃道：“金镯是我与此生的，杀丹桂者不是此生。其贼入房，灯影之下，我略见其人半老，有须的模样。”包公道：“此言公道：‘饶你打罢。’”生乃洋洋起来，跑在小姐旁边。小姐见生发皆散了，乃跪近为之挽发。参政见了心中怒起，乃道：“这妮子吓得眼花，见不仔细，一发胡言。”小姐已明白说过，因见父发怒越不敢言。包公道：“令爱既吓得眼花，见不仔细，想老先生见得仔细，莫若你自问此生一个死罪，何待学生千言万语？况丹桂为此生作待月的红娘，彼又安忍心杀之？”参政道：“小女尚年幼，终不然有西厢故事么？”包公道：“先前真情，已见于挽发时矣，何必苦苦争辩。”参政道：“知罪知罪，凭老大人公断。”包公道：“若依我处，你当时与彼父既有同窗之雅，又有指腹之盟，兼有男心女欲，何不令速完娶？”参政道：“据彼之言，丹桂之死虽非彼杀，实彼累之也。必要他查出此贼，方能脱得彼罪。”包公道：“贼易审出，俟七日后定然获之，然后择日毕姻。”参政忿忿而出，包公令生女各回。

是夜，朝栋回家，燃香告于父道：“男不幸误罹此祸，受此不美之名，奈无查出贼处，终不了事。我父有灵，详示报应。”祝毕就寝，梦见父坐于上，朝栋上前揖之，乃掷祝筭一双于地，得圣筭若八字形。朝栋趋而拾之，父乃出去，朝栋遂觉。却说包公退堂，心中思忖，将何策查出此贼。是夜，梦见一人，峨冠博带，近前揖谢道：“小儿不肖，多叨培植。”掷竹筭而去。包公视之，乃是圣筭若八字形。觉而思道：贼非姓祝即名圣或名筭。次早升堂，差人唤王相公到此有事商议。朝栋闻唤，即穿衣来见包公。包公将夜来梦见掷竹筭事说知。朝栋道：“此乃先父感大人之德，特至叩谢。门生是夜亦曾焚香祝父，乞报贼名，即梦见先父亦如此如此，梦相符合，想贼名必寓筭中。”包公道：“我三更细想，此贼非姓祝，即名圣，或名筭；若八字形，或排第八。贤契思之，有此名否？”适有一门子在旁闻得，禀道：“前任刘爷已捕得一名鼠窃祝圣八，后以初犯刺臂释放。”包公道：“即此人无疑矣。”即升堂，朱笔标票，差二人魑魑拿来。公差至圣八门首，见圣八正出门来，

泾渭——泾水、渭水，均在陕西境内，借指清浊。

盗跖——春秋战国时期的起义首领，因其曾经横行天下，被诬蔑为盗。盗跖，借喻行为不轨的人。

魑魑(x，音需)——暗暗。

二人近前，一手扭住，铁锁扣送。包公道：“你这畜生，黑夜杀人劫财，好大的胆！”圣八道：“小人素守法度，并无此事。”包公道：“你素守法，如何前任刘爷捕获刺臂？”圣八道：“刘爷误捉，审明释放。”包公道：“以你初犯刺臂释放，今又不改，杀婢劫财。重打四十，从直招来！”圣八推托不招，今将夹起，并不肯认。包公见他腰间有锁匙二个，令左右取来，差二人径往他家，嘱咐道：“依计而行，如有泄漏，每人重责四十，革役不用。”二人领了锁匙到其家，对他妻子道：“你丈夫今日到官，承认劫了邹家财物，拿此锁匙来叫你开箱，照单取出原赃。”其妻信以为实，遂开箱依单取还。二人挑至府堂，圣八愕然无词争辩，乃招道：“小人是夜过他宅花园小门，偶听丹桂说道：公子来矣。小人冲入，彼欲喊叫，故尔杀之，掳财是真。”包公即差人请参政到堂，认明色衣四十件，色裙三十件，金首饰一副，银妆盒一个，牙梳，铜镜，一一收领明白。包公判道：

审得祝圣八，素行窃诈，猖獗害民；犯刺不悛，恣行偷盗。杀侍婢劫掠财物以利己；

误朝栋几陷缧绁以离婚。原赃俱在，大辟攸宜。邹士龙枉列冠裳，不顾仁义；负心死友，欲悔前盟。箝束不严，以致怨女旷夫私相授受；防闲有弛，俾令戴月披星密自往来。侍女因而丧命，女婿几陷极刑。本宜按法，念尔官体年老，姑从减等。王朝栋非罪而受丛脞，合应免拟；邹琼玉永好而缔前盟，仍断成婚。使效唱随而偕老，俾令山海可同心。

王朝栋择日成婚，夫妇和谐，事亲至孝。次年科举，早膺鸚荐，赴京会试，黄榜联登，官授翰林之位。

悛（quān，音圈）——改。

螺（léi，音雷）绁（xiè，音屑）——拘系犯人所用的绳索，引申为囚禁。

大辟（pì，音僻）攸（xū，音休）宜——判处死刑，应当快快执行。

丛脞（cū）——细碎，麻烦之意。

鸚（è，音饿）荐——孔融曾说：“鸚鸟累百，不如一鸚。”后世指推荐有才能的人为鸚荐。

翰林——官名，唐代以后，翰林学士职掌为撰拟机要文书。

六 李善辅贪黩害好友 高季玉认物知杀机

话说宁波府定海县金事 高科、侍郎夏正二人同乡，常相交厚，两家内眷俱有孕，因指腹为亲。后夏得男名昌时，高得女名季玉。正遂央媒议亲，将金钗二股为聘，高慨然受了，回他玉簪一对。但正为民清廉，家无羨余，一旦死在京城，高科助其资用奔柩归丧。科寻 亦罢官归家，资财巨万。昌时虽会读书，一贫如洗，十六岁以案首入学，托人去高岳丈家求亲。高嫌其贫，有退亲的意，故意作难道：“须备六礼，方可成婚。今空言完亲，吾不能许。彼若不能备礼，不如早早退亲，多送些礼银与他另娶则可。”又延过三年，其女尝谏父母不当负义，父辄道：“彼有百两聘礼，任汝去矣，不然，难为非礼之婚。”季玉乃窃取父之银两及己之镯、钗、宝钗、金粉盒等，颇有百余两，密令侍女秋香往约夏昌时道：“小姐命我拜上公子。我家老爷嫌公子家贫，意欲退亲，小姐坚不肯从，日与父母争辩。今老相公道，公子若有聘金百两，便与成亲。小姐已收拾银两钗钏约值百两以上，约汝明日夜间到后花园来，千万莫误。”昌时闻言不胜欢喜，便与极相好友李善辅说知。善辅遂生一计道：“兄有此好事，我备一壶酒与兄作贺礼。”至晚，加毒酒中，将昌时昏倒。善辅抽身径往高金事花园，见后门半开，至花亭果见侍女持一包袱在手。辅接道：“银子可与我。”侍女在月下认道：“汝非夏公子。”辅道：“正是。秋香密约我来。”侍女再又详认道：“妆果不是夏公子，是贼也。”辅遂拾起石头一块，将侍女劈头打死，急拿包袱回来。昌时尚未醒，辅亦佯睡其旁。少顷，昌时醒来对善辅道：“我今要去接那物矣。”辅道：“兄可谓不善饮酒，我等兄不醒，不觉亦睡。此时人静，可即去矣。”昌时直至高宅花园，回顾寂然，至花亭见侍女在地道：“莫非睡去乎？”以手扶起，手足俱冷，呼之不应，细看又无余物，吃了一惊，逃回家去。

次日，高金事家不见侍女，四下寻觅，见打死在后花园亭中，不知何故，一家惊异。季玉乃出认道：“秋香是我命送银两钗钏与夏昌时，令他备礼来聘我。岂料此人狠心将他打死，此必无娶我的心了。”高科闻言大怒，遂命家人往府急告：

告为谋财害命事：为盗者斩，难逃月中孤影；杀人者死，莫洗衣上血痕。狠恶夏昌时系故侍郎夏正孽子，因念年谊，曾经指腹；自伊父亡，从未行聘。岂恶串婢秋香，搆盗钗钏；见财入手，杀婢灭迹。财帛事轻，人命情重。上告。

昌时亦即诉道：

诉为杀人图陷事：念身箕裘遗胤，诗礼儒生。先君侍郎，清节在人耳目；岳父高科，感恩愿结婚姻。允以季玉长姬，许作昌时正室。金钗为聘，玉簪回仪。谁期家运衰微，二十年难全六礼；遂致岳父反复，千百计求得一休。先令侍女传言，赠我厚赂；自将秋香打死，陷我深坑。求天劈枉超冤。上告。

顾知府拘到各犯，即将两词细看审问。高科质称：“秋香偷银一百余两与他，我女季玉可证。彼若不打死秋香，我岂忍以亲女出官证他。且彼虽非我婿，亦非我仇，纵求与彼退亲，岂无别策，何必杀人命图赖他？”夏昌时质称：“前一日，汝令秋香到我家哄道，小姐有意于我，收拾金银首饰一百两零，

金(qi n, 音千)事——官名，在按察司供职。

寻——不久。

箕(j, 音机)裘(qiú, 音求)遗胤(yìn, 音印)——继承父业的后代。

叫我夜到花园来接。我痴心误信他，及至花园，见秋香已打死在地，并无银两。必此婢有罪犯，汝要将打死，故令他来哄我，思图赖我。若果我得他银两，人心合天理，何忍又打死他？”顾公遂叫季玉上来问道：“一是你父，一是你夫，汝是干证。从实招来，免受刑法。”季玉道：“妾父与夏侍郎同僚，先年指腹为婚，受金钗一对为聘，回他玉簪一双。后夏家贫淡，妾父与他退亲，妾不肯从，乃收拾金银钗钏有百余两，私命秋香去约夏昌时今夜到花园来接。竟不知何故将秋香打死，银物已尽取去，莫非有强奸秋香不从事，故将打死；或怒我父要退亲，故打死侍婢泄忿。望青天详察。”顾公仰椅笑道：“此干证说得真实。”夏昌时道：“季玉所证前事极实，我死亦无怨；但说我得银打死秋香，死亦不服。然此想是前生冤业，今生填还，百口难辩。”遂自诬服。府公即判道：

审得夏昌时，仗剑狂徒，滥竽学校；破家荡子，玷辱家声。故外父高科弃葑菲而明告绝；乃笄妻季玉重盟誓而暗赠金银。胡为既利其财，且忍又杀其婢；此非强奸恐泄，必应黥货瞞心。赴约而来，花园其谁到也；淫欲以逞，暮夜岂无知乎？高科虽曰负盟，绝凶徒实知人则哲；季玉嫌于背父，念结发亦观过知仁。高女另行改嫁，昌时明正典刑。

昌时已成狱三年，适包公奉旨巡行天下，先巡历浙江，尚未到任，私行入定海县衙，胡知县疑是打点衙门音，收入监去。及在狱中，又说：“我会做状，汝众囚告有冤枉者，代汝代状申诉。”时夏昌时在狱，将冤枉从直告诉，包公悉记在心后，用一印令禁子送与胡知县，知县方知是巡行老爷，即忙跪请坐堂。及升堂，即吊昌时一案文卷来问，季玉坚执是伊杀侍婢，必无别人。包公不能决，再问昌时道：“汝曾泄漏与人否？”昌时道：“只与相好友李善辅说过，其夜在他家饮酒，醒来，辅只在旁未动。”包公猜道：这等，情已真矣，不必再问。遂考校宁波府生员，取李善辅批首，情好极密，所言无不听纳。至省后又召去相见，如此者近半年。一日，包公谓李善辅道：“吾为官拙清，今将嫁女，苦无妆资，汝在外看有好金子代我换些。异日倘有甚好关节，准你一件。汝是我得意门生，外面须为我慎密。”李善辅深信无疑，数日后送到古金钗一对，碧玉簪一对，金粉盒、金镜袋各一对，包公亦佯喜。即吊夏昌时一干人再问。取出金钗、玉簪、粉盒、金镜袋，尽排于桌上。季玉认道：“此尽是我以前送夏生者。”再叫李善辅来对，见高小姐认物件是他的，吓得魂不附体，只推是与过路客人换来的。此刻夏昌时方知前者为毒酒所迷，高声喝道：“好友！害人于死地。”善辅抵赖不得，遂供招承认。包公批道：

审得李善辅，贪黥害义，残忍丧心。毒药误昌时，几筵中暗藏机阱；顽石杀侍女，花亭上骤进虎狼。利归己，害归人，敢效郈寄卖友；杀一死，坑一生，犹甚蒯通误人。金盒宝钗，昔日真赃俱在；铁钺斧钺，今秋大辟何辞。高科厌贫求富，思背故友之姻盟；掩实弄虚，几陷佳婿于死地。若正伦法，应加重刑；惜在缙绅，量从未减。夏昌时虽在縲绁之中，非其罪也；高季玉既怀念旧之志，永为好兮。昔结同心，曾山盟而海誓；仍断合卺，俾夫唱而妇随。

诬服——因滥施刑罚而使犯人认罪。《国语·周语上》：“其刑矫诬，百姓携贰。”韦昭注：“以诈用法曰矫，加诛无罪曰诬。”

吊——调。

贪黥（dú，音读）——贪图不义之财。

合卺（j n，音紧）——结婚。

夏昌时罪既得释，又得成亲，二人恩爱甚笃，乃画起包公图像，朝夕供养。后夏昌时亦登科甲，官至给事。

七 葛藤叶带彩释疑团 鞠举人谒友身先死

话说处州府云和县进士罗有文，知南丰县事有年。龙泉县举人鞠躬，与之系瓜葛之亲，带仆三人：贵十八、章三、富十，往谒有文，仅获百金，将银五十两买南丰铜镏金玩器、笼金篋子，用皮箱盛贮，白铜锁钥。又值包公巡行南京，躬与相知，欲往候见之。货齐，辞有文起身。数日，到了瑞洪，先令章三、富十，二人起早往南京，探问包公巡历何府，约定芜湖相会。次日换船，水手葛彩搬过行李上船，见其皮箱甚重，疑是金银，乃报与家长艾虎道：“几只皮箱重得异常，想是金银，决非他物。”二人乃起谋心，议道：“不再可搭别人，以便中途行事。”计排已走，乃佯谓躬道：“我想相公是读书人，决然好静，恐搭做客杂人同船，打扰不便。今不搭别人，但求相公重赏些船钱。”躬道：“如此更好，到芜湖时多与你些钱就是。”二人见说，愈疑银多。是日，开船过了九江，次晚，水手将船艖在僻处，候至半夜时分，艾虎执刀向躬头一砍，葛彩执刀向贵十八头一砍，主仆二人死于非命，丢入江中。搜出钥匙将皮箱开了，见满箱皆是铜器，有香炉、花瓶、水壶、笔山，精致玩器，又有篋子，皆是笼金故事，止得银三十两。彩道：“我说都是银子，二人一场富贵在眼下，原来是这些东西。”虎道：“有这样好货，愁无卖处，莫若再至芜湖，沿途发卖，即是银子。”二人商议而行。

章三、富十探得包公消息，巡视苏州。径转芜湖，候过半月，未见主来，乃讨船一路上来，并未曾有；又上九江，直抵瑞洪原店查问。店主道：“次日换船即行，何侍如今？”二人愕然。又下南京，盘费用尽，只得典衣为路费，往苏州寻问。及于苏州寻访，并无消息。不意包公已起马往巡松江，二人又往松江去问，亦无消息。欲见包公，奈衙门整肃，商议莫若假做告状的人，乘放告日期带了状子进去禀知，必有好处。遂各进讷。包公见了大惊，问道：“你相公此中途如何相别？”章三道：“小人与相公同到南丰罗爷任上，买有镏金铜器、笼金篋等货，离南丰而抵瑞洪。小的二人起早先往南京，探问老爷巡历何府，以便进谒，约定芜湖相会。小人到京得知老爷在苏，复转，候主半月未来。小的二人直上九江，沿途寻觅，没有消息，疑恐来苏。小的盘缠已尽，典衣作费到苏，老爷发驾，遍觅皆无。今到此数日，老爷衙门整肃，不敢进见，故假告状为由，门上才肯放入，乞老爷代为清查。”包公道：“中途别后，或回家去了？”富十道：“来意的确，岂回家去。”包公道：“相公在南丰所得多少？”答道：“仅得百金。”又问：“买货多少？”答道：“买铜器、丰篋用银五十两。”包公道：“你相公最好驰逞，既未回家，非舟中被劫，即江上遭风。我给批文一张，银二两与你二人做盘费，沿途缉访，若被劫定有货卖，逢有卖铜器、丰篋的，来历不明者即给送官起解见我，自有分晓。”二人领批而去，往各处捕缉皆无。章三二人路费将尽，历至南京，见一铺有一副香炉，二人细看是真，问：“此货可卖否？”店主道：“自是卖的。”又问：“还有甚玩器否？”店主道：“有。”章三道：“有则借看。”店主抬出皮箱任拣。二人看得的确，问：“此货何处贩来的？”店主道：“芜湖来的。”富十一手扭结，店主不知其故，乃道：“你这二人无故结人，有何缘故？”两相厮打。适值兵马司朱天伦经过，问：“何人罗

的确——实在。此处作明确。

驰逞（ch ng，音骋）——车马疾行，放任不羁。此处谓随心所欲，到处奔走。

“ 哏 ？” 章三扭出，富十取出批文投下，带转司去，细问来历。章三一—详述，如此如此。朱公问道：“你何姓名？”其人道：“小人名金良，此货是妻舅由芜湖贩来的。”朱公道：“此非芜湖所出，安在此处贩来？中间必有缘故。”良道：“要知来历，拘得妻舅吴程方知明白。”朱公即将众人收监。次日，拿吴程到司。朱公问道：“你在何处贩此铜货来？”吴程道：“此货出自江西南丰，适有客人贩至芜湖，小人用价银四十两凭牙 掇 来。”朱公道：“这客人认得是何处人否？”吴程道：“萍水相逢，哪里识得！”朱公闻言，不敢擅决，只将四人一起解赴包公。

包公巡行至太平府。解人解至，正值审录考察，无暇勘问，发委董推官问明缴报，解人起批到，董推官坐堂，富十二人即具投状：

告为谋财杀命事：天网疏而不漏，人冤久而必伸。恩主鞠躬，往南丰谒戚，用价买得铜器、丰篲，来京叩院，中途别主，杳无踪影。岂料凶恶金良、吴程，利财谋命，今幸获原赃，投天正法，悬念缥缈之冤魂可悲；急迫浮沉之白骨何在。泣告。

吴程亦即诉道：

诉为平地兴波事：冤头债主，各自有故相当；林木池鱼，亦非无因可及。念身守法经商，芜湖生意。偶因客带铜货，用价掇回，当凭牙侩 段克己见证。岂恶等飘空冒认，无端坑杀。设使货自御至，何敢开张明卖？纵有来历不明，定须详究根由。上诉。

那时推府受词，研审一遍收监。次日，牌拘段克己到，取出各犯听审。推府问段克己：“你作牙行，吴程称是凭你掇来，不知原客何名何姓？”克己道：“过来往去客多，安能久记姓名。”推府道：“此一案乃包爷发来，兼且人命重事，知而不报，必与同谋。吴程你明白招来，免受重刑。”程道：“古言：有眼牙人无眼客。当时货凭他买。”克己道：“是时你图他货贱，肯与他买，我不过为你解纷息争，以平其价，我岂与你盘诘奸细？”推府道：“困利而带货，人情也，倘不图利，安肯乘波抵险，奔走江湖？”吴程你既知货贱卖，必是窃来的物。段克己你做牙行，延揽四方，岂不知此事？二人自相推阻，中间必有话说。从直招来。若是他人，速报名姓；若是自己，快快招明，免受刑拷。”二人不招，俱各打三十，夹敲三百，仍则推阻不招。自思道：二人受此苦刑竟不肯招，且权收监。但见忽有一片葛叶顺风吹来，将门上所挂之红彩一起带下，飘至克己身上，不知其故。及退堂自思：衙内并未栽葛，安有葛叶飞来？此事甚异，竟不能解。

次日又审，用刑不招，遂拟成疑狱，具申包公，倒文令着实查报，且委查盘仪征等县。推官起马，往芜湖讨船，官船皆答应上司去，临时差皂快捉船应用，偶尔捉艾虎船到。推府登舟问道：“你是何名？”答道：“小人名艾虎。”“彼是何名？”虎道：“水手名葛彩。”推府自思：前疑已释，葛叶随彩而下，想谋人者即是葛彩。遂不登舟，令手下擒捉二人，转公馆拷问，二人吓得魂飞魄散。推府道：“你谋害举人，前牙行段克己报是你，久缉未获。今既获之，招承成狱，不必多言。”艾虎道：“小人撑船，与克己

罗哏——纠缠；吵闹。

牙——旧时买卖介绍人。

掇（du，音多）——拾取。此处指取来。

牙侩——牙商的旧称。

疑狱——案情不明，难以判决的案子。

皂快——衙门里的差役。

无干，彼自谋人，何故乱扳我等？”推官怒其不认，即令各责四十，寄监芜湖县。乃往各县查盘回报，即行牌取二犯审勘。芜湖知县即将二犯起解到府，送入刑厅，推府即令重责四十迎风，二人毫不招承，乃取出吴程等一千人犯对审。吴程道：“你这贼谋人得货售银，累我等无辜受此苦楚，幸天有眼。”葛彩道：“你何昧心？我并未与你会面，何故妄扳？”吴程道：“铜货、丰篋得我价银四十二两，克己可作证。”艾虎二人抵饰不招，又夹敲一百。艾虎招道：“事皆葛彩所起。当时鞠举人来船，彩为搬过皮箱三只上船，其重异常，意是金银，故萌此心，不搭别人，待过湖口，以刀杀之，丢入江心。后开皮箱见是铜货，止得银三十余两，二人悔之不及。将货在芜湖发，得吴程银四十两。是时只要将货脱卸，故此贱卖，被段克己觉察，分去银一十五两。”克己低首无言。推官令各自招承。富十、章三二人叩谢道：“爷爷青天！恩主之冤一旦雪矣。”推府判了参语，申详包公。包公即面审，毫无异同。即批道：

据招：葛彩先试轻重，而起朵颐之想；艾虎后闻利言，而操害命之谋。驾言多赏船钱，探囊中虚实；不搭客商罗唆，装成就里机关。艄船僻处，豫备人知。肆恶更闹，操刀杀主仆于非命；行凶夜半，丢尸灭踪迹于江湖。欣幸满箱银两，可获贫儿暴富；谁知盈篋铜货，难以旦夕脱身。装至芜湖，牙佻知而分骗；贩来京铺，二仆认以获赃。贼不知名，飘葛叶而详显报应；犯难遽获，提官船而吐真名。悟符前谏，非是风吹败叶；擒来拷鞠，果是谋害正凶。葛、艾二凶，利财谋命，命梟首以示众；吴、段二恶，和骗分赃，皆充配于远方。金良无辜，应皆省发。各如拟行。

遂将葛彩、艾虎秋季斩市，吴程、克己即行发配讫。

按：此断虽鞠躬之幽魂死不瞑目，实包公之英哲，委勘得人，乃能断出此冤。上则不致三纲解纽，次则不致奸凶漏网，是可见天理昭然而法纪大明矣。

妄扳（b n，音板）——虚妄、不切实际地扭曲真相，背离事实。

朵颐（yí，音姨）之想——咀嚼的想法。此处指吞食他人财物的邪念。

豫（yù，音玉）备——豫通预。豫备，即预先有所准备。

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封建道德关系。

八 游子华酗酒逼死妾 方春莲私奔沦为娼

话说广东有一客人，姓游名子华，本贯浙人，自祖父以来在广东发卖机布，财本巨万，即于本处讨娶一妾王氏。子华素性酗酒凶暴，若稍有一毫不中其意，遂即毒打。妾苦不胜，一夜更深夜静，候子华睡去时走出，投井而死。次日，子华不知其妾投井而死，乃出招帖遍处贴之，贴过数月，并无消息。子华讨取货银已毕，即收拾回浙。

适有本府一人名林福，开一酒肉店，积得数块银两、娶妻方氏名春莲。岂知此妇性情好淫，尝与人通奸。福之父母审知其故，详以语福。福怀怒气，逐日打骂，凌辱不堪。春莲乃伪怨其父母道：“当初生我丑陋，何不将我淹我？今嫁此等心狠丈夫，贪花好色，嫌我貌丑，昼夜恼恨，轻则辱骂，重则敲打，料我终是死的。”父母劝其女道：“既已嫁他，只可低头忍受，过得日子也罢，不可与他争闹。”那父母虽以好言抚慰，其女实疑林福为薄幸之徒。忽一日春莲早起开门烧火，忽有棍徒许达汲水经过，看见春莲一人，悄无人，乃挑之道：“春莲，你今日起来这般早，你丈夫尚未起来，可到吾家吃一碗早汤。”春莲道：“你家有人否？”许达道：“并无一人，只我单身独处。”春莲本性淫贱，闻说家中无人，又想丈夫每日每时吵闹，遂跟许达同去。许达不胜欢喜，便开橱门取些果品与春莲吃了，又将银簪二根送与春莲，掩上柴门，二人遂即上床。云雨事散，众家俱起，不得回家，许达遂匿之于家中，将门锁上，竟出街上生意去了，直至黑晚回来，与春莲取乐。及林福起来，见妻子早起烧火开门不见回来，意想此妇每遭打骂，必逃走矣。乃遍处寻访无踪，亦写寻人招帖贴于各处，仍报岳父方礼知之。礼大怒道：“我女素来失爱，尝在我面前说你屡行打骂，痛恨失所，每欲自尽，我夫妇常常劝慰，故未即死。今日必遭你打死，你把尸首藏灭，故诈言他逃走来哄骗我，我必告之于官，为女伸冤，方消此恨。”乃具状词，赴告本县汤公。其词道：

告为伦法大变事：婚娶论财，夷虏之道；夫妇嫌丑，禽兽不如。身女春莲，凭媒嫁与林福为妻。岂料福性贪淫，嫌女貌丑，日加打骂，凌辱不堪。今日日仍触恶毒，登时殴死。惧罪难逃，匿尸埋灭；驾言逃走，是谁见证？痛思人烟湊密，私奔岂无踪影；女步艰难，数日何无信音？明明是恶杀匿。女魂遭陷黑天，父朽仰于白日。祈追尸抵偿。哀哀上告。

本县准状，即差役拘拿林福，林福亦具诉词，不在话下。

且说许达闻得方礼、林福两家告状，对春莲道：“留你数日，不想你父母告状问夫家要人，在此不便，倘或寻出，如何是好？不若与你同走他乡，又作道理。”春莲闻言便道：“事不可迟，即宜速行。”遂收拾行李，连夜逃走，直至云南省城住脚，盘费已尽。许达道：“今日到此，举目无亲，食用欠缺，此事将何处之？”春莲本是淫妇，乃道：“你不必以衣食为虑，我若舍身，尽你足用。”许达亦不得已从之。乃妆饰为娼，趁钱度日，改名素娥。一时风流子弟，闻得新来一妓甚美，都来嫖耍，衣食果然充足。

且说当日春莲逃走之后，有耆民呈称：本坊井中有死人尸首在内。县官即命仵作检验，乃广东客人游子华之妾。方礼认为己女，遂抱尸哭道：“此系我女身尸，果被恶婿林福打死，丢匿此井。”遂禀过县官，哀求拷问。县

官提林福审问：“汝将妻子打死，匿于井中，此事是实？”林福辩道：“此尸虽系女人，然衣服、相貌俱与我妻不同。我妻年长，此妇年少；我妻身长，此妇身短；我妻发多而长，此妇发少而短。安得影射以害小人？万望爷爷详情。”方礼向前哀告道：“此是林福抵饰的话，望老爷验伤便知打死情由。”县官严行刑法，林福受刑不过，只得屈招，申院未行在狱。

及至岁终，包公巡行天下，奉敕来到此府，审问林福情由，即知其被诬。叹道：“我奉旨搜检冤枉，今观林福这段事情，甚有可疑，安得不为伸理。”遂语众官道：“方春莲既系淫妇，必不肯死，虽遭打骂，亦只潜逃，其被人拐去无疑。”乃令手下遍将各处招帖收去，一一查勘，内有一帖，原系广东客人游子华寻妇帖子，与死尸衣服、状貌相同，乃拘游子华来证，子华已去。包公日夜思想林福这段冤枉，我明知之，安可不为伸雪？乃焚香告司土之神道：“春莲逃走事情，胸中狐疑不决，伏望神祇大彰报应。”告祝已毕。次日，发遣人役往云南公干，承行吏名汤瑄，竟去云南省城，投下公文，宿于公馆，候领回文，不觉延迟数日。闻得新娼素娥风情出色，姿丽过人，亦往素娥家中去嫖耍。便问道：“汝系何处女子为娼于此？”其妇道：“我亦良家子女，被夫打骂，受苦不过，故尔逃出，奈衣食无措，借此度日。”汤瑄道：“听你声音好似我同乡，看你相貌好似林福妻子。”其妇一惊，满面通红，不敢隐瞒，只得说出前事，如此如此，乃是邻右许达带我来，望乡人回府切勿露出此事，小妇加倍奉承，歇钱亦下敢受。汤瑄佯应道：“你们放心，只管在此接客，我明日还要来耍。我若归家，决不露出你们机关。”乃相别而回，至公馆中叹道：“世间有此冤枉事。林福与我切近邻舍，今落重狱。”恨不得即到家中报说此事。次日，领了回文，作速起程归家，即以春莲被许达拐在云南省城为娼告知林福，林福状告于包爷台下。包公遂即差人同林福随汤瑄径往云南省城，拘拿春莲、许达两人还家，包公鞠问明白，把春莲当官嫁卖，财礼悉付林福收领；拟许达徒罪；方礼反坐诬告；林福无辜放归；仍给官银三两赏赐汤瑄。即判道：

审得方氏，水性漂流，风情淫荡。常赴桑中之约，屡经濮上之行。其夫闻知有污行，屡屡打骂，理所宜然。夫何顿生逃走之心，不念同衾之意。清早开门，遇见许达；遂匿他家，纵行淫佚。而许达乃奔走仆夫，负贩俗子。投甘言而引尤物，贵丽色而作生涯。将谓觅得爱卿，不愿封侯之贵；哪知拐骗逃妇，安免徙流之役。方礼不咎闺门之有玷，反告女婿之不良。诬以打死，诳以匿尸。妄指他人之毙妾，认为系女之伤骸。告杀命而女犹生；控匿尸而女尚在。虚情可诳，实罪难逃。林福领财礼而另娶，汤瑄受旌赏而奉公。取供存案。

包公判讫。百姓闻之，莫不醉心悦服。

奉敕（chì，音斥）——受皇帝的命令。

反坐诬告——反而犯了诬告之罪。

桑中之约——男女间不正当的约会。

濮上之行——男女间不正当的行为。

九 刁船户分审露马脚 宁仆人认货凭鼎字

话说苏州府吴县船户单贵，水手叶新，即贵之妹丈，专谋客商。适有徽州商人宁龙，带仆季兴，来头缎绢千有余金，写雇单贵船只，搬货上船。次日，登舟开船，径往江西而去，五日至漳湾艍船。是夜，单贵买酒买肉，四人盘桓而饮，劝得宁龙主仆尽醉。候至二更人静，星月微明，单贵、叶新将船魑魑抽绑，潜出江心深处，将主仆二人丢入水中。季兴昏昏沉醉，不醒人事，被水淹死。宁龙幼识水性，落水时顺势钻下，偶得一木缘之，跟水直下，见一只人船悠悠而上，龙高声喊叫救命。船上有一人姓张名晋，乃是宁龙两姨表兄，闻其语系同乡，速令艍子救起，两人相见，各叙亲情。晋即取衣与换，问以何故落水，龙将前事备细说了一遍，晋乃取酒与他压惊。天明，二人另讨一船，知包公巡行吴地，即写状具告：

告为谋命谋财事：肆恶害人，船户若负隅之虎；离乡陷本，客商似涸水之鱼。身带银千两，一仆随行，来苏贩缎，往贾江西，寻牙雇船装载。不料舟子单贵、水手叶新等，揽身货载，行至漳湾，艍船设酒，苦苦劝醉，将身主仆推入江心。孤客月中来，一篙撑载菰蒲去；四顾人声静，双拳推落碧潭忙。人坠波心，命丧江鱼之腹；伊回渡口，财充饿虎之颐。无奈仆遭淹死，身幸张晋救援。恶喜夜无人知，不思天理可畏。乞准追货断填。上告。

包公接得此状，细审一番。随行牌捕捉，二人尚未回家。公差回禀，即拿单贵家小收监，又将宁龙同监。差捕快谢能、李隼二人即领批径巡水路挨访。岂知单贵二人是夜将货另载小船，将空船扬言被劫，将船寄在漳湾，二人起货往南京发卖。既到南京，将缎绢总掇上铺，得银一千三百两，掉船而回。至漳湾取船，偶遇谢、李二公差，乃问道：“既然回家，可搭我船而去。”谢、李二人毫不言动，同船直回苏州城下。谢、李取出扭锁，将单贵、叶新锁起。二人魂不附体，不知风从何来。乃道：“你无故将我等锁起，有何罪名？”谢、李道：“去见老爷就有分晓。”二人捉入城中，包公正值坐堂，公差将二人犯带进道：“小的领钧旨挨拿单贵一起人犯，带来投到，乞金笔销批。”包公又差四人往船上，将所有尽搬入府来。问：“单贵、叶新，你二人谋死宁龙主仆二人，得银多少？”单贵道：“小人并未谋人，知甚宁龙？”包公道：“方有人说凭你代宁龙雇船往江西。中途谋死，何故强争？”单贵道：“宁龙写船，中途被劫，小人之命险不能保，安顾得他？”包公怒道：“以酒醉他，丢人波心，还这等口硬。可将各打四十。”叶新道：“小人纵有亏心，今无人告发，无赃可证，缘何追风捕影，不审明白，将人重责，岂肯甘心。”包公道：“今日到此，不怕你不甘心。从直招来，免受刑法；如不直招，取夹棍来夹起。”单贵二人身虽受刑，形色不变，口中争辩不一。俄而众兵搬出船上行李，一一陈于丹墀之下。监中取出宁龙来认，中间动用之物一毫不是，银子一两没有，缎绢一匹也无——岂料其银并得宁龙的物件皆藏于船中夹底之下——单贵见陈之物无一样是的，乃道：“宁龙你好负心。是夜你被贼劫，将你二人推入水中，缘何不告贼而诬告我等？你没天理。”

盘桓（huán，音环）——逗留。

魑魑（x，音虚）——暗暗。

负隅（yú，音鱼）之虎——有险要的山势作为凭借的老虎。比喻凭险顽抗的残敌。

丹墀（chí，音迟）——古代宫殿前的红色石阶。

龙道：“是夜何尝被贼？你二人将酒劝醉，贼将船抽出江中，丢我二人下水，将货寄在人家，故自口强。”包公见二人争辩，一时狐疑，乃思：既谋宁龙，船中岂无一物？岂无银子？千两之货置于何地？乃令放刑收监。

包公次早升堂，取单贵二人，令贵站立东廊，新站立西廊。先呼新问道：“是夜贼劫你船，贼人多少？穿何衣服，面貌若何？”新道：“三更时分，四人皆在船中沉睡，忽众贼将船抽出江心，一人七长八大，穿青衣，涂脸，先上船来，忽三只小船团团围住，宁龙主仆见贼入船，惊走船尾，跳入水中。那贼将小的来打，小的再三哀告道：‘我是船户。’他才放手，尽掠其货而去。今宁龙诬告法台，此乃瞞心昧己。”包公道：“你出站西廊。”又叫单贵问道：“贼劫你船，贼人多少？穿何衣服？面貌若何？”贵道：“三更时分，贼将船抽出江心，四面小船七、八只俱来围住，有一后生身穿红衣，跳过船来将宁龙二人丢入水中，又要把小的丢去，小的道：‘我非客商，乃是船户。’方才放手，不然同入水中，命亦休矣。”包公见口词不一，将二人夹起。皆道：“既谋他财，小的并未回家，其财货藏于何处？”并不招认，无法可施，又令收监。亲乘轿往船上去看，船内皆空，细看其由。见船底有隙，皆无棱角，乃令左右启之。内有暗栓不能启，令取刀斧撬开，见内货物广多，衣服器具皆有，两皮箱皆是银子。验明，抬回衙来，取出宁龙认物。龙道：“前物不是，不敢冒认；此物皆是，只是此新箱不是。”包公令取单贵二人道：“这贼可恶不招，此物谁的？”贵道：“此物皆是客人寄的，何尝是他的？”龙道：“你说他人寄的，皮箱簿帐谅你废去，此旧皮箱内左旁有一鼎字号，难道没有？”包公令左右开看，果然有一鼎字号。乃将单贵二人重打六十，熬刑不过，乃招出其货皆在南京卖去，得银一千三百两，分作两箱，二人各得一箱。包公判道：

审得单贵、叶新，干没利源，驾扁舟而载货；贪财害客，因谋杀以成家。客人宁龙，误写其船。舟行数日，携酒频斟。杯中设饵，腹内藏刀。趁酒醉兮睡浓，一篙抽船离畔；俟更深兮人静，双手推客入江。自意主仆落江中，决定葬于鱼腹；深幸财货入私囊，得以遂其狼心。不幸暮夜无知，犹庆皇天有眼；虽然仆遭溺没，且喜主获救援。转行赴告，俟批诱捉于舟中；真赃未获，巧言争辩于公堂。船底中搜出器物银两，簧舌上招出谋命劫财。罪应大辟，以偿季兴冤命；赃还旧主，以给宁龙宁家。

判讞，拟二凶秋后斩首，余给省发。可谓民奸不终隐伏，而王法悉得其平矣。

私囊（tuó，音投）——自己的袋子，私囊。

大辟（bì，音必）——大刑。

十 张稚子作联招冤魂 堂侄子具状告谋杀

话说徐隆乃剑州人，家甚贫窘，父丧母存，日食不给。有弟徐清，雇工供母。其母见隆不能任力，终日闲游，时常骂詈，隆觉羞颜。一日，奋然相约知己冯仁，同往云南生意，一去十数余年，大获其利，满载而归。归至本地接迹渡头，天色将晚，只见昔年渡子张杰将船撑接，两人笑容拱手。问道：“隆官你去多年不归，想获大利。”徐隆步行负银力倦，微微答道：“钱虽积些，所得不多。”遂将雨伞、包袱丢入船舱，响声颇重。张知其云南远回，其包袱内必是有银，陡起梟心，将隆一蒿打落水中淹死，天晚无人看见。

杰将包袱密藏归家，一时富贵，渐渐买田创屋。有子名曰张尤，年登七岁，杰单请一师诂训，其师时常对杰称誉道：“令郎善诗善对。”杰不深信，至端阳日请先生庆赏佳节。饮至中间，杰道：“承先生常誉小儿能为对句，今乃端阳佳节，莫若将此佳节为题以试小儿何如？”先生道：“令郎天资隽雅，联句何难。”随口占一联与之对道：“黄丝系粽，汨罗江上吊忠魂。”张尤沉思半晌，不能答对。杰甚不悦，先生亦觉无颜。张尤亦羞颜无地。假意厕所出恭，那冤魂就变作一老人在厕所之旁，问张尤道：“汝今日为何不悦？”张尤答道：“我被父亲叫先生在席上出对考我，甚是难对，故此不悦。”冤魂问道：“对句如何？”尤道：“黄丝系粽，汨罗江上吊忠魂。”冤魂笑道：“此对不难，我为汝对之。”尤道：“这等极好。”冤魂对道：“紫竹挑包，接迹渡头谋远客。”尤甚欢喜，慌忙奔入席间禀告先生道：“先生所出之对，我今对得。”先生不胜欢悦：“汝既对得，可速说来。”答道：“紫竹挑包，接迹渡头谋远客。”其父骇然失色。先生道：“对虽对得，不见甚美。”其父道：“此对必是汝请人对的，好好直说出来，免受鞭笞。”其子受逼不过，将那老人代对的事说出。其父问：“这老人今还在厕所否？”尤道：“不知。”杰慌忙奔看不见，心中自疑：此必是渡头谋死冤魂出现。骇得胆战心惊，胡言乱语，悉以谋死徐隆的事直告先生，不觉被堂侄张奔窃听。奔为昔年与杰争占有仇，次日遂具状出首。董侯准其状词，即差精兵五名密拿张杰赴台鞠问。张杰拿至台下，面无人色，手足无措。董侯知其谋害是实，将杰三拷六问。张杰受刑不过，将谋害徐隆事情一一供招，将杰枷锁入监。次日申明上司，上司包公吊问填命，家业尽追入官，妻子逃走不究。

骂詈（lì，音力）——责骂。

陡起梟（xiāo，音消）心——突然生出骁勇之心。此处指突然生出害人之心。

诂训——解释古书的文义。

鞠（jū，音居）问——鞠，通鞠，审讯罪人。鞠问之意为审讯、追究。

十一 刘都赛观灯害閤家 张院公击鼓救幼主

话说西京河南府，离城五里有一师家，弟兄两个，家道殷富。长的名官受，二的名马都，皆有志气。二郎现在扬州府当织造匠。师官受娶得妻刘都赛，是个美丽佳人，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金保，年已五岁。其年正月上元佳节，西京大放花灯。刘娘子禀过婆婆，梳妆齐备，打扮得十分俊俏，与梅香、张院公入城看灯。行到鳌山寺，不觉众人喧挤，梅香、院子各自分散。娘子正看灯时，回头不见了伙伴，心下慌张。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将逍遥宝架灯吹落，看灯的人都四下散走，止有刘娘子不识路径。正在惊慌之际，忽听得一声喝道，数十军人随着一个贵侯来到，灯笼无数，却是皇亲赵王，马上看见娘子美貌，心中暗喜，便问：“你是谁家女子，半夜在此为何？”娘子诈道：“妾是东京人氏，随丈夫到此看灯，适因吹折逍遥宝架灯，丈夫不知哪里去了，妾身在此等候。”赵王道：“如今更深，可随我入府中，明日却来寻访。”娘子无奈，只得随赵王入府中来。赵遂着使女将娘子引到睡房，赵王随后进去，笑对娘子道：“我是金枝玉叶，你肯为我妃子，享不尽富贵。”那娘子吓得低头无语，寻死无路，怎当得那赵王强横之势，只得顺从，宿却一宵。赵王次日设宴，不在话下。且说张院公与梅香回去见师婆婆说知，娘子看灯夫散，不知去向。婆婆与师郎烦恼无及，即着家人入城寻访。有人传说在赵王府里，亦不知的实。

不觉将近一月。刘娘子虽在王府享富贵，朝夕思想婆婆、丈夫、儿子。忽有老鼠将刘娘子房中穿的那一套织成万象衣服咬得粉碎，娘子看见，眉头不展，面带忧容。适赵王看见，遂问道：“娘子因甚烦恼？”娘子说知其故。赵王笑道：“这有何难，召取西京织匠人来府中织造一件新的便了。”次日，赵王遂出告示。不想师家祖上会织此锦，师郎正要探听妻子消息。听了此语，即便辞了母亲来见赵王。赵王道：“汝既会织，就在府中依样造成。”师郎承命而去。众梅香传与娘子，王爷着五个匠人在东廊下织锦。娘子自忖：西京只有师家会织，叔叔二郎现在扬州未回，此间莫非是我丈夫？即抽身来看。那师郎认得是妻子，二人相抱而哭。旁边织匠人各各惊骇，不知其故。不道赵王酒醒，忽不见了刘都赛，因问侍女知在看匠人织造，赵王忙来廊下看时，见刘娘子与师郎相抱不舍。赵王大怒，即令刀斧手押过五个匠人，前去法场处斩，可怜师郎与四个匠人无罪，一时死于非命。那赵王恐有后累，命五百刽子手将师家门首围了，将师家大小男女尽行杀戮，家财搬回府中，放起一把火来，将房屋烧个干净。当下只有张院公带得小主人师金保出街坊买糕，回来见杀死死尸无数，血流满地，房屋火烧尚未灭。张院公惊问邻居之人，乃知被赵王所害。张院公没奈何抱着五岁主人，连夜逃走扬州报与二官人去了。

赵王回府思忖：我杀了师家满门，尚有师马都在扬州当匠，倘知此事，必去告御状。心生一计，修书一封，差牌军往东京见监官孙文仪，说要除师二郎一事。孙文仪要奉承赵王，即差牌军往扬州寻捉师马都。是夜师马都梦见一家人身上带血，惊疑起来，去请着先生卜卦，占道：大凶，主合家有难。师马都忧虑，即雇一匹快马，径离了扬州回西京来，行至马陵庄，恰遇着张院公抱着小主人，见了师马都大哭，说其来困。师二郎听罢，跌倒在地，移时方苏，即同院公来开封府告状。师马都进得城来，吩咐院公在茶坊边伺候，自往开封府告状，正遇着孙文仪喝道而过，牌军认得是师马都，禀知文仪。

文仪即着人拿入府中，责以擅冲马头之罪，不由分说，登时打死。文仪令人搜捡，身上有告赵王之状。忖道：今日若非我遇见，险些误了赵王来书。又虑包大尹知觉，乃密令四名牌军，将死尸放在篮底，上面用黄菜叶盖之，扛去丢在河里。正值包大尹出府来，行到西门坊，座马不进。包公唤过左右牌军道：“这马有三不走：御驾上街不走，皇后、太子上街不走，有屈死冤魂不走。”便差张龙、赵虎去茶坊、酒店打听一遭。张、赵领命，回报：“小巷有四个牌军抬一篮黄菜叶，在那里趋避。”包公令捉来问之。牌军禀道：“适孙老爷出街，见我四人不合将黄菜叶堆在街上，每人责了十板，令我等抬去河里丢了。”包公疑有缘故，乃道：“我夫人有病，正想黄菜叶吃，可抬入我府中来。”牌军惊惧，只得抬进府里，各赏牌军，吩咐：“休使外人知道来取笑，包公买黄菜叶与夫人吃。”牌军拜谢而去。包公令揭开菜叶视之，内有一死尸。因思：此人必被孙文仪所害。令狱卒且停在两牢。

且说那张院公抱着师金保等师马都不来，径往府前上寻，见开封府门首有屈鼓，张院公遂上前连打三下，守军报知包爷。包公吩咐：“不许惊他，可领进来。”守军领命，引张院公到厅前。包公问：“所诉何事？”张院公逐一从头将师家受屈事情说得明白。包公又问：“这五岁孩儿如何走脱？”张院公道：“因为思母啼哭，领出买糕与他吃，逃得性命。”包公问：“师马都何在？”张院公道：“他侵早来告状，并无消息。”包公知其故，便着张院公去西牢看验死尸，张院公看见是师马都，放声大哭。包公沉吟半晌，即令备马到城隍庙来，当神祝道：“限今夜三更，要放师马都还魂。”祝罢而回。也是师马都命不该死，果是三更复苏。次日，狱卒报知包公，唤出厅前问之，帅马都哭诉被孙文仪打死情由，包公吩咐只在府里伺候。思量要赚赵王来东京，心生一计，诈病在床，不出堂数日。

那日，仁宗知道了，即差御院医百来诊视。李夫人道：“大尹病得昏沉，怕生人气，免见罢。”医官道：“可将金针插在臂膊上，我在外面诊视，即知其症。”夫人将针插在屏风上，医官诊之，脉全不动，急离府奏知去了。包公与夫人议道：“我便诈死了，待圣上问我临死时曾有甚事吩咐，只道：“惟荐西京赵王为官清正，可任开封府之职。”次日，夫人将印绶入朝，哭奏其事，文武尽皆叹息。仁宗道：“既临死时荐御弟可任开封府之职，当遣使臣前往迎取赵王。”一面降敕差韩、王二大臣御祭包大尹。是时使命领敕旨前往河南，进赵王府宣读圣旨已毕，赵王听了，甚是欢喜，即点起船只，收拾上任。不觉数日，到东京入朝。仁宗道：“包文拯临死荐汝，今朕重封官职，照依他的行事。”赵王谢恩而出。次日，与孙文仪摆列銮驾，十分整齐，进开封府上任。行过南街，百姓惧怕，各各关门。赵王在马上发怒道：“汝这百姓好没道理，今随我来的牌军在路上日久，欠缺盘缠，人家各要出绫锦一匹。”家家户户抢夺一空。赵王到府，看见堂上立着长幡。左右禀道：“是包大尹棺木尚未出殡。”赵王怒道：“我选吉日上任，如何不出殡？”张龙、赵虎报与包公，包公吩咐二人准备刑具伺候，乃令夫人出堂见赵王说知，尚有半个月方出殡。赵王听了，怒骂包夫人不识方便。骂未绝口，旁边转过包公，大喝一声：“认得包黑子否？”赵王愕然。包公即唤过张龙、赵虎，将府门关上，把赵王拿下，监于西牢，孙文仪监于东牢。次日升堂，将棺木抬出焚了，东西牢取出赵王、孙文仪两个跪在阶下，两边列着二十四名

无情汉，将出三十六般法物，挂起圣旨牌，当厅取过师马都来证，将状念与赵王听了。赵王尚不肯招，包公喝令极刑拷问，赵王受刑不过，只得招出谋夺刘都赛杀害师家满门情由。次及孙文仪，亦难抵讳，招出打死师马都情弊。包公叠成文案，拟定罪名，亲领刽子手押出赵王、孙文仪到法场处斩。次日，上朝奏知，仁宗抚慰之道：“朕闻卿死，忧闷累日。今知卿盖为此事诈死，御弟及孙文仪拟罪允当，朕何疑焉。”包公既退，发遣师马都宁家；刘都赛仍转师家守服；将赵王家属发遣为民，金银器物，一半入库，一半给赏张院公，以其有义能报主冤也。

抵讳（huì，音会）——抵赖，推脱，隐瞒。

情弊（bì，音闭）——作弊的事实情节。

十二 刘义子冒功成驸马 崔长者赴京辨真伪

话说登州管下一个地名市头镇，居民稠密，人家并靠河岸筑室。为恶者多，行善者少。惟有镇东崔长者好善布施，不与人争。娶妻张氏，性情温柔，治家勤俭。所生一子名崔庆，年十八岁，聪明颖达，父母惜如掌上之珠。忽一日有个老僧来家抄化，道：“贫僧是五台山云游僧家，闻府中长者好善，特来化斋饭一餐。”崔长者整衣冠出，延那僧人入中堂坐定，崔长者纳头便拜道：“有失款迎，万勿见罪。”那僧人连忙扶起道：“贫僧不识进退，特候员外见一面。”长者大悦，便令作斋款待僧人，极其丰厚。长者席上问其所来，僧人答以：“云游到此，要见员外有一事禀知。”长者举手请道：“上人若要化缘或化斋，老拙不敢推阻。”僧人道：“足见长者善心。贫僧不为化缘而来。即日本处当有洪水之灾，员外可预备船只伺候走路。敬以此事告知，余无所言。”长者听罢，连连应诺。便问道：“洪水之灾何时当见？”僧人道：“但见东街宝积坊下那石狮子眼中流血，便要收拾走路。”长者道：“既有此大灾，当与乡里说知。”僧人道：“你乡皆为恶之徒，岂信此言；就是长音信我逃得此难，亦不免有苦厄累及。”长者问道：“苦厄能丧命否？”僧人道：“无妨。将纸笔来，我写几句与长者牢记之。”

天行洪水浪滔滔，遇物相援报亦饶；只有人来休顾问，恩成冤债苦监牢。

长者看了不解其意。僧人道：“后当知之。”斋罢辞去，长音取过十两花银相赠。和尚道：“贫僧云游之人，纵有银两亦无用处。”竟不受而去。

长者对张氏说知，即令匠人于河边造十数只大船。人问其故，长者说有洪水之灾，造船逃避。众人大笑。长者任众人讥笑，每日令老姬前往东街探石狮子有血流出否。老姬看探日久，往来频数，坊下有二屠大问其缘故，老姬直告其故。二屠待姬去，自相笑道：“世上有此等痴人。天旱若是，有甚么水灾？况那石狮子眼孔里哪讨血出！”一屠相约戏之，明日宰猪，乃血洒在石狮眼中。是日，老姬看见，连忙走回报知，长者即吩咐家人，收拾动用器物，一齐搬上船。当下太阳正酷，日气蒸人。等待长者携得一家老幼登船已毕，黄昏左侧，黑云并集，大雨滂沱，三昼夜不息，河水拥入市头镇。一时间那人民居屋流荡无遗，溺死二万余人，正因乡民作孽太过，天以此劫数灭之，止有崔长者夫妇好善，预得神人救之。那日长者数十大船随洪水流出河口，忽见山岩崩下，有一初生黑猿被溺不能起，长者即令家人取竹竿接之，那猿及岸得生而去。船正行间，又见一树木流来，有鸦巢在上，新乳数鸦飞不起，长者又令家僮取船板托之，那鸦展开两翼各飞将去了。适有湾处，见一人被浪激流下来，口叫救命，长者令人接之。张氏道：“员外岂不记僧人所言遇人体顾之嘱。”长者道：“物类尚且救之，况人而不恤哉。”竟令家僮取竹竿援之上船，遂取衣服与换。忽次日雨止，长者仍令家僮回去看时，只见洪水过去，尽成沙丘，惟有崔长者房屋，虽被浸损，未曾流荡。家僮报知，长者令工人修整完备如前，携老幼回家。同乡邻里后归者，十有一二而已。长者问那所救之人愿回去否？那人哭道：“小人是宝积坊下刘屠之子，名刘英，今被水冲，父母不知存亡，家计尽空，情愿为长者随行执鞭之人，以报救命之恩。”长者道：“我既肯留我家下，就作养子看待。”刘英拜谢。

抄化——用瓢匙求讨、募比。

老拙（zhu，音桌）——长者自谦文词。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长者回家不觉又有半载。时东京国母张娘娘失去一玉印，不知下落。仁宗皇帝出下榜文，张挂诸州，但有知玉印下落者，官封高职。忽一夜崔长者梦见神人说：“今国母张娘娘失落玉印，在后宫八角琉璃井中。上帝以君有阴德，特来说与你，可着亲儿子去报知，以受高官。”长者醒来，将梦与妻子说知。忽家人来报，登州衙门首有榜文张挂，所说与长者梦中之言相同。长者甚喜，欲令崔庆前去奏知受职。张氏道：“只有一子，岂肯与他远离。富贵有命，员外莫望此事。”刘英近前见父母道：“小儿无恩报答，既是神人报说，我情愿代弟一行，前往京都报知，倘得一官半职，回来与弟承受。”长者欢然，准备银两，打点刘英起程。次日，刘英相辞，长者再三叮咛：“若有好事，休得负心。”刘英领诺而别，上路往东京进发，不一日来到京城，径来朝门外揭了榜文。守军捉见王丞相，刘英先通乡贯姓名，后以玉印下落说知，王丞相即令牌军送刘英于馆驿中伺候。次日，王丞相入朝奏知，仁宗召宫中嫔妃问之，娘娘方记得，因中秋赏月，夜阑，同宫女八角琉璃井边探手取水，误落井中。遂令宫监下井看取，果有之。仁宗宣刘英上殿，问其何知玉印之由。刘英不隐，直以神人梦中所报奏知。仁宗道：“想是你家积有阴德。”遂降敕封英为西厅驸马，以偏后黄娘娘第二公主招之。刘英谢恩，不胜欢喜。过数日，朝廷设立驸马府与刘英居住，当下刘英一时显达，权势无比，就不思量旧恩了。

却说崔长者，自刘英去后将两个月，日夜悬望消息。忽有人自东京来，传说刘英已招为驸马，极其贵显。长者遂分付家人小二同崔庆赴京。崔庆拜辞父母，往东京进发，不一日来到东京，寻店歇下。次日，正访问驸马府，那人道：“前面喝道，驸马来矣。”崔庆立在一边候过了道，恰好刘英在马上端坐，昂昂然来到。崔庆故意近前要与相认，刘英一见崔庆，喝声：“谁人冲我马头？”便令牌军捉下。崔庆惊道：“哥哥缘何见疏？”刘英怒道：“我有什么兄弟？”不由分说，拿进府中，重责三十棍。可怜崔庆，打得皮开肉绽，两腿血流，监入狱中。此时小二在店中得知主人被难，要来看时，不得进去。崔庆将其情哀告狱卒，狱卒怜而济之。崔庆原是富家，每日肉食不绝，一旦受此苦楚，怎生忍得。正在饥渴之际，思想肉食，忽墙外一猿攀树而入，手持一片熟羊肉来献。崔庆俄然记得，此猿好似我父昔日洪水中所救者，接而食之。猿去，过了数日又将物食送进来，如此者不绝。狱卒见了，知其来由，叹道：“物类尚有恩义，人反不如。”自是随其来往。又一日，墙外有十数乌鸦集于狱中，哀鸣不已。崔庆亦疑莫非是父所救者，乃对鸦道：“尔若怜念我，当代我带书一封寄回吾父。”那鸦识其意，都飞向前。庆即向狱卒借纸笔修了书，系于鸦足上，即飞去，不数日，已飞到其家。正值崔长者与张氏正在说儿子没音信之事，忽鸦飞下，立于身边。长者惊疑，看鸦足上系一封书，长者解下看之，却是崔庆笔迹，内具刘英失义及狱中受苦情由。长者看罢大哭。张氏问知其故，遂痛哭道：“当初叫汝莫收留他人，果然恩将仇报，陷我儿子于縲绁之中，怎能得出。”长者道：“鸟兽尚知仁义，彼有人心，岂得如此负恩之甚？我只得自往东京走一遭，探其虚实。”张氏道：“儿受苦，作急而行。”

次日，崔长者准备行李，辞妻赴京。数日，已到东京，寻店安下。侵早，正值出街访问消息，忽见家人小二，身穿破衣，乞食廊下，一见长者，遂抱

縲（léi，音雷）绁（xiè，音谢）——拘系犯人的绳索，引申为囚禁。

之而哭，长者亦悲，问其备细。小二将前情诉了一遍，长者不信，要进府里见刘英一面。小二紧紧抱住，不放他去，恐遭毒手。忽报驸马来了，众人都回避，长者立廊下候之。刘英近前，长者叫道：“刘英我儿，今日富贵不念我哉！”刘英看见，认得是崔长者，哪里肯顾盼他，只做不见。长者不肯休，一直随马后赶去，不料已闭上府门，不得进去。长者大恨道：“不认我父子且由则可，又将吾儿监禁狱中受苦。”即投开封府告状。正值包公行香转衙，长者跪马头下告状，包公带入府中审问，长者哀诉前情，不胜悲憾。包公令长者只在府廊下居止，即差公牌去狱中唤狱卒来问：“有崔庆否？”狱卒复道：“某月日监下，狱里饮食不给，极是狼狽。”包公遂令狱卒散诞拘之。

次日，即差人请刘驸马到府中饮酒。刘英闻包公请，即来赴席。包公延入后堂相待，吩咐牌军闭上府门，不许闲杂人走动，牌军领命，便将府门闭止。然后排过筵席，酒至半酣，包公怒道：“缘何不添酒来？”厨下报道：“酒已尽了。”包公笑道：“酒既完了，就将水来斟亦好。”侍吏应诺，即提过一桶水来。包公令将大瓯先斟一瓯与刘英道：“驸马大人权饮一瓯。”刘英只道包公轻慢他，怒道：“包大尹好欺人，朝廷官员谁敢不敬我？哪有相请用水当酒！”包公道：“休怪休怪，众官要敬驸马，偏包某不敬。今年六月间尚饮一河之水，一瓯水难道就饮不得？”刘英听了，毛发悚然。忽崔长者走近前来，指定刘英骂道：“负义之贼！今日负我，久后必负朝廷。望大人作主。”包公便令拿下，去了冠带，拖倒阶下，重责四十棍，令其供招。刘英自知不是，吐出实情，招认明白。包公命取长枷系于狱中。次日，具疏奏知。仁宗宣召崔长者至殿前审问，长者将前事奏知一遍，仁宗称羨道：“君之重义如此，亲子当受爵禄，朕明日有旨下。”长者谢恩而退。次日，旨下：刘英冒功忘义，残虐不仁，合问死罪；崔庆授武城县尉，即日走马赴任；崔长者平素好善，敕令有司起义坊旌之。包公依旨判讫，请出崔庆，换以冠带，领文凭赴任而去，长者同去任所。是冬将刘英处决。

十三 吴员城偷鞋谋人妻 韩兰英知情自缢死

话说江州城东永宁寺有一和尚，俗姓吴名员城，其性风骚。因为檀越张德化娶南乡韩应宿之女兰英为妻，多年无子情切，恳请求嗣续后，每遇三元圣诞，建设醮祠；凡朔望之日，专请员城在家里诵经。员城见兰英貌美，欲心常动，意图淫奸。晚转寺中，心生一计。次日，瞰德化往外，假讨斋粮为由来至张家，贿托婢女小梅，求韩氏睡鞋一双，小梅悄然窃出与之。员城得鞋，喜不自胜，回到寺中，每日捧着鞋沉吟无奈。适次日张檀越来寺议设醮事，员城故将睡鞋一只丢在寺门，德化拾起，心甚惊疑。既与员城话毕，归家大怒，狼究睡鞋，遂将韩氏逐回母家，经官休退。员城闻知计就，潜迹逃回西乡太平原，改姓名为冯仁，蓄发二年，值应宿将兰英改嫁，仁买求邻居汪钦，径往韩宅求姻。宿与钦素交好，遂允其姻，令择吉日过聘，刻期毕姻。钦回复冯仁，即纳彩亲迎，径成婚配。

倏忽韶光掣电，时光正值中秋佳节，月色腾辉，乐声鼎沸，夫妇对饮于亭，两情交畅，仁乐饮沉醉，携妻而笑道：“昔非小梅之功，安有今日之乐。”韩氏心疑，询其故，仁将前情一一说出。韩氏听了，敢怒而不敢言。身虽遭仁计袭，心恨冯仁刻骨，酒罢仁睡，时至三更，自缢而亡。次日，韩应宿闻知，正欲赴县伸冤告状，适遇包公出巡江州，应宿便写状呈告：

呈为灭节杀命事：痛女兰英嫁婿张德化为妻，久调琴瑟，无愧唱随。祸遭恶僧吴员城即今更名冯仁者，窥女艾色，买婢窃鞋，陷女私情。致婿坚执七出之条；念女实无一生之路。特原其素抱贞节，又见其事无实据，姑自狐疑，权为收养。岂恶蓄发改名，托邻求配；身实不知，误遭奸计。忽于昨夜威逼身亡，而冤不白。上祈秉三尺之威严，天网不漏；恶必万斩始甘心，哀哀上告。

那时冯仁亦捏虚情抵诉，包公即将两人收监。其夜，坐在后堂，忽然一阵黑风侵入。包公道：“是何怨气？”既而有一女子跪在堂下，包公问道：“汝是何处人氏？有甚冤屈？直对我说。”那女子即将前情诉说一遍，忽然不见。次日，包公坐堂，差张龙、薛霸去禁中取出韩、冯二人审问，即将冯仁捆打，追究睡鞋之事，冯仁心惊色变，俯首无词，只得直招。包公将冯仁家产入官，判断冯仁抵命。自此韩氏之冤得申，远近快之。

檀越——佛教名词，意即施主。

三元——旧以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

醮（jiào，音教）祠——祈祷祭祀。

久调句——比喻夫妻间感情和谐。

七出之条——封建时代休弃妻子的七条理由：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姑舅，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丈夫可以用其中任何一条为借口，命妻子离去。

十四 宋秀娘施善落圈套 刘和尚蓄发配佳妻

话说东京离城二十里，地名新桥，有一富人姓秦名得，娶南村宋泽之女秀娘为妻。那秀娘性格温柔，幼年知书，年十九岁嫁到秦门，待人御下，调和中馈，甚称夫意。一日，秦得表兄有婚姻之期，着人来请秦得，秦得对宋氏道知，径赴约而去，一连留住数日。宋氏悬望不回，困出门首探望。忽见一僧人远远而来，行过秦宅门首，见宋氏立在帘子下，憎人只顾偷眼视之，不提防石路冻滑，一交跌落于沼中，时冬月寒冻，僧人爬得起来，浑身是水，战栗不能当。秀娘见而怜之，叫他入来在外舍坐定，连忙到厨下烧着一盆火出来与僧人烘着，那憎人满口称谢，就将火烘焙衣服。秀娘又持一瓯热汤与僧人饮。秀娘问其从何而来，和尚道：“贫僧居住城里西灵寺，日前师父往东院未回，特着小僧去接，行过娘子门首，不觉路上冰冻石滑，遭跌沼中。今日不是娘子施德，几丧性命。”秀娘道：“你衣服既干，可就前去。倘夫主回来见了不便。”僧人允诺，正待辞别而行，恰遇秦得回来，见一和尚坐舍外向火，其妻亦在一边，心下大不乐。僧人怀惧，径抽身走去。秦得入问秀娘：“僧人从何而来？”宋氏不隐其故，秦得听了怒道：“妇人女子不出闺门，邻里间有许多人，若知尔取火与僧人，岂无议论？我秦得是个清白丈夫，如何容得汝不正之妇？”即令速回母家，“不许再入吾门！”宋氏低头不语，不能辩论，见夫决意要逐他，没办法只得回归母家。母氏得知弃女之由，埋怨女身不谨，惹出丑声，甚轻贱之。虽是邻里亲族，亦疑其事，秀娘不能自明，悔之莫及，累日忧闷，静守闺门不出。

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母家有一年余。那僧人闻知宋氏被夫逐出，便生计较，离了西灵寺，还俗蓄发，改名刘意，要图娶宋氏。比发齐，遂投里姬来宋家议亲。里姬先见秀娘之父说道：“小娘子与秦官人不睦，故以丑事压之，弃逐离门，未过两月，便娶刘宅女为室。如此背恩负义之人，顾恋他甚么？老妾特来议亲，要与娘子再成一段好姻缘，未知尊意允否？”其父笑道：“小女不守名节，遭夫逐弃，今留我家也得安静，嫁与不嫁由他心意，我不做主张。”里姬遂入见其母亲，说知与小娘子议婚的事。其母欢悦，谓姬道：“我女儿被逐来家有一年余，闻得前夫已婚，往日嫌疑未息，既有人议婚，情愿劝我女出嫁，免得人再议论。”里姬见允，即回报刘意，刘意暗喜。次日，备重聘于宋家纳姻。秀娘闻知此事，悲哀终日，饮食俱废，争奈被母所逼，推托不地，只得顺从。花烛之夜，刘意不胜欢喜，亲戚都来作贺，待客数日，刘意重谢里姬不题。

却说秀娘虽则被前夫所逐，自谓实无亏行，亦望久后仍得团圆，谁想已失身他人。刘意虽则爱恋秀娘，秀娘终日还思念前夫不忘。将有半载，一日，刘意为知己邀饮，甚醉而归，正值秀娘在窗下对镜而坐，刘意原是个僧人，淫心狂荡，一见秀娘，乘醉兴抱住，遂戏道：“汝能认得我否？”秀娘答道：“不能认。”刘意道：“独不记得被跌沼中，多得娘子取火来与之烘衣那个僧人乎？”秀娘惊问：“缘何却是俗家？”刘意道：“汝虽聪明，不料吾计。当日闻汝被夫弃归母家，我遂蓄发，遣里姬议亲，不意娘子已得在我枕边。”秀娘听了，大恨于心。过了数日，逃归见父说知此情。其父怒恨道：“我女儿施德于你，你反生不良。”遂具状径赴开封府衙呈告。包公差公牌拘得刘意、宋氏来证。刘意强辩不认，再拘西灵寺僧人勘问，的是寺中逃离之徒还俗是真。包公令取长枷监于狱中，遂判道：

失脚遭跌，已出有心；蓄发求亲，真大不法。

遂将刘意决杖刺配千里；宋氏断回母家。秦得知其事，再遣人议续前姻，秀娘亦绝念，不思归家。于是宋氏之名节方雪。

十五 葛富户恤龟得诏雪 陶歹人杀友示锦囊

话说浙西有一人姓葛名洪，家世富贵。葛洪为人最是行善。一日，忽有田翁携得一篮生龟来卖。葛洪问田翁道：“此龟从何得来？”田翁道：“今日行过龙王庙前窟中，遇此龟在彼饮水，被我罩得来送与官人。”葛洪道：“难得你送来卖与我。”便将钱打发田翁走去，令安童将龟蓄养厨下，明日待客。是夜，葛洪持灯入厨下，忽听似有众人喧闹之声。葛洪怪疑道：“家人各已出外房安歇去了，如何有喧闹之声不息？”遂向水缸边听之，其声出自缸中。洪揭开视之，却是一缸生龟在内喧闹。葛洪不忍烹煮，次日侵早，令家童将此龟放在龙王庙潭中去了。

不两月间，有葛洪之友，乃邑东陶兴，为人狠毒奸诈，独知奉承葛洪，以此葛洪亦不疏他。一日，葛洪令人请陶兴来家，设酒待之，饮至半酣，葛洪于席中对陶兴道：“我承祖上之业，颇积余财，欲待收些货物前往西京走一遭，又虑程途险阻，当令贤弟相陪。”兴闻其言便欲起意，故作笑容答道：“兄要往西京，水火之中亦所不避，即当奉陪。”洪道：“如此甚好。但此去卢家渡有七日旱路，方下船往水程而去，汝先于卢家渡等候，某日我装载便来。”陶兴应承而去。比及葛洪妻孙氏知其事，欲坚阻之，而洪行货已发离本地了。临起身，孙氏以子年幼，犹欲劝之，葛洪道：“吾意已决，多则一年，少则半载便回。汝只要谨慎门户，看顾幼子，别无所嘱。”言罢，径登程而别。那陶兴先在卢家渡等了七日，方见葛洪来到，陶兴不胜之喜，将货物装于船上，对葛洪道：“今天色渐晚，与长兄前往前村少饮几杯，再回渡口投宿，明早开船。”洪依其言，即随兴向前村黄家店买酒而饮，陶兴连劝几杯，不觉醉去。时已黄昏左侧，兴促回船中宿歇，葛洪饮得甚醉，同陶兴回至新兴驿，路旁有一口古井，深不见底。陶兴探视，四顾无人，用手一推，葛洪措手不及，跌落井中。可怜平素良善，今日死于非命。陶兴既谋了葛洪，连忙回至船中，唤觅艄子，次日侵早开船去了。及兴到得西京，转卖其货时，值价腾涌，倍得利息而还，将银两留起一半，一半径送到葛家见嫂孙氏。孙氏一见陶兴回来，就问：“叔叔，你兄为何不同回来？”陶兴道：“葛兄且是好事，逢店饮酒，但闻胜境便去游玩。已同归至汴河，遇着相知，携之登临某寺，我下耐烦，着先令带银两回交，尊嫂收之，不多日便回。”孙氏信之，遂备酒待之而去。过二日，陶兴要遮掩其事，生一计较，密令土工死人坑内拾一死不多时之尸，丢在汴河口，将葛洪往常所系锦囊缚在腰间。自往葛宅见孙氏报知：“尊兄连日不到，昨听得过来者道，汴河口有一人渡水溺死，暴尸沙上，莫非葛兄？可令人往视之。”孙氏听了大惊，忙令安童去看时，认其面貌不似，及见腰间系一锦囊，遂解下回报孙氏道：“主人面貌腐烂难辨，惟腰间系一物，特解来与主母看。”孙氏一见锦囊悲泣道：“此物吾母所制，夫出入常带不离，死者的是我夫无疑了。”举家哀伤，乃令亲人前去用棺木盛贮讫。陶兴看得葛家作超度功果完满后，径来见孙氏抚慰道：“死者不复生，尊嫂只小心看顾侄儿长大罢了。”孙氏深感其言。

将近一年余，陶兴谋得葛洪资本，置成大家，自料其事再无人知。不意

侵早——天刚亮。

水火句——比喻患难困苦当中也不回避。

计较——打算、办法。

包公因省风谣，经过浙西，到新兴驿歇马，正坐公厅，见一生龟两目睁视，似有告状之意。包公疑怪，遂唤军牌随龟行去，离公厅一里许，那龟遂跳入井中，军牌回报包公。包公道：“井里必有缘故。”即唤里社命工人下井探取，见一死尸，吊上来验之，颜色未变。及勘问里人可认得此尸是哪里人，皆不能识。包公谅是枉死，令搜身上，有一纸新给路引，上写乡贯姓名明白。包公记之，即差李超、张昭二人径到其县拘得亲人来问，云是某日因过汴河口被水溺死。包公审问愈疑道：“彼既溺于河，却又在井里，安得一人有两处死之理。”再唤其妻来问之，孙氏诉与前同，包公令认其尸，孙氏见之，抱而痛哭：“这正是妾的真夫！”包公云：“彼溺死者何人说是汝夫？”孙氏道：“得夫锦囊认之，故不疑也。”包公令看身上有锦囊否？及孙氏寻取，不见锦囊。包公细询其来历，孙氏将那日同陶兴往西京买卖之情诉明。包公道：“此必是陶兴谋杀，解锦囊系他人之尸，取信于汝，瞒了此事。”复差李、张前去拘得陶兴到公厅根勘。陶兴初不肯招，包公令取死尸来证，兴惊惧难抵，只得供出谋杀之情，叠成文案，将陶兴偿命，追家财给还孙氏。将那龟代夫伸冤之事说知孙氏，孙氏乃告以其夫在日放龟之由。包公叹道：“一念之善，得以报冤。”乃遣孙氏将夫骸骨安葬。后来葛洪之子登第，官至节度使。

风谣——民间风俗习惯。

节度使——唐代以后设置的官名，总揽一区的军、民、财、政，元代废止。

十六 谢思泉绝处遭祸殃 砍柴郎贯恶谋财命

话说江阴有一布客，姓谢名思泉，从巴州发布回家，打从捷路苦株地经过，一路崎岖，五里无人，山大无比。其山凹中有一人家姓谭，兄弟二人，假以讨柴营生。兄名贵一，弟各贵二，二人人面兽心，凡遇孤客经过，常常谋劫。思泉正欲借问路程，望见二人远远而来，忙近前唱个喏道：“大哥休怪。此去江阴还有几日路程？”贵一答道：“只有三日之遥。”贵二便问：“客官从何处来？”泉答道：“小弟巴州发布回，到此失路，望二兄相引。”二人指道：“那山凹小路可去。”泉只道二人是樵子，不在意下。来到前途，又是峻岭难攀，只得等人问路。不觉贵一兄弟赶到，将刀挥中思泉后脑，鲜血淋漓，气绝而死，二人将尸埋在山旁。当得银千两，兄弟归家将银均分，半年未露。

包公出巡巴州，从苦株地经过，行至半路间，忽听鸟音连唤：“孤客孤客，苦株林中被人侵克！”包公遂转镇抚司安歇，差张龙、李虎寻到鸟叫之去所，看是甚么冤枉。张、李领命去到苦株林，仍见那鸟叫声如前，即看那鸟所在寻个踪迹，只见山凹土穴露出死人尸首。张、李回报，包公大惊。是夜，凭几而卧，梦见一人散发泣于案前，歌绝句云：

言身寸号是咱门，田心白水出江阴。流出巴州浪漂泊，砥柱中流见山凹，桂花有意

逐流水，潭涯绝地起萧墙。若非文曲星台照，怎得鳌鱼上钓钩。

歌罢又诉道：“小人银两俱编《千字文》号，大人可差人去他床下搜取，便见明白。”诉讫，乃含泪而去。包公遂会其意，待天明升堂，差张、李二人径往苦株林，牌拘贵一、贵二到堂审究。喝道：“你兄弟假以砍柴为由，惯恶谋人，好生细招，免受重刑。”二人强辩不认。又差赵虎、李万往他家床下搜出白银若干，包公将银细看，果编得有字号。遂骂道：“劫银在此，还不直招！”令左右将兄弟捆打一番。二人受刑不过，只得从实招认。于是唤张龙、李虎押贵一兄弟二人去法场，斩首悬挂巴州门，晓喻示众，其家抄洗，银物入官。

十七 汪家人害主设奸计 吴十二求友临江亭

话说开封府有一富家吴十二，为人好交结名士。娶妻谢氏，容貌风情极侈。吴十二有个知己韩满，是个轩昂丈夫，往来其家甚密。谢氏常以言挑之，韩满以与吴友交厚，敬之如嫂，不及于乱。一日冬残，雪花飘扬，韩满来寻吴友赏雪。适吴十二庄上未回，谢氏闻知韩满来到，即出见之，笑容可掬，便邀入房中坐定，抽身入厨下，整备酒食进来与韩满吃，坐在下边相陪。酒至半酣，谢氏道：“叔叔，今日天气甚寒，婶婶在家亦等候叔回去同饮酒否？”韩满道：“贱叔家贫，薄酌虽有，不能够如此丰美。”谢氏有意劝他，饮了数杯，淫兴勃然，斟起一杯起身送与韩满道：“叔叔，先饮一口看滋味好否？”韩满大惊道：“贤嫂休得如此。倘家人知之，则朋友伦义绝矣。从今休要这等。”说罢推席而起，走出门，正遇吴十二冒雪回来，见韩满就欲留住。韩满道：“今日有事，不得与兄长叙话。”径辞而去。吴十二入见谢氏问：“韩故人来家，如何不留待之？”谢氏怒道：“汝结识得好朋友，知汝不在家故来相约，妾以其往日好意，备酒待之，反将言语戏妾，被我叱几句，没意思走去。问他则甚？”吴十二半信半疑，不敢出口。过了数日，雪霁天晴，韩满入城来，恰遇吴友在街头过来，韩满近前邀入店中饮酒。满乃道：“兄之尊嫂是个不良之妇，从今与兄不能相会于家，恐遭人有嫌疑之诮。”吴十二道：“贤弟何出此言？就是嫂有不周之言，当看我往日情分，休要见外。”韩满道：“兄长门户自宜谨密，只此一言，余无所嘱。”饮罢，各散而去。次年春，韩满有舅吴兰在苏州贩货，有书来约他，满要去，欲见吴十二相辞，不遇径行，比及吴友知之，已离家四日矣。

吴十二有家人汪吉，人才出众，言语捷利，谢氏爱他，与之通奸，情意甚密。一日，吴十二着汪吉同往河口收讨帐目，汪吉因恋谢氏之故，推不肯去，被吴十二痛责一番，只得准备行李，临起身，入房中见谢氏商议其事。谢氏道：“但只要你有计较谋害了他，回来我自有主张。”汪吉欢喜领诺，同主人离家，在路行了数日，来到九江镇，问往日相识李二艄讨船，渡过黑龙潭，靠晚泊船龙王庙前，买香纸做了神福。汪吉于船上小心服侍，吴十二饮得甚醉。李艄都去歇息。半夜时，吴十二要起来小便，汪吉扶出船头，乘他宿酒未醒，一声响，推落在江中。故意惊叫道：“主人落水！”比及李艄起来看时，那江水深不见底，又是夜里，如何救得！挨到天明，汪吉对李艄道：“没奈何，只得回去报知。”李艄心中生疑，吴某死必不明。撑回渡船自去，汪吉忙走回家，见谢氏密道其事。谢氏大喜，虚设下灵席，日夜与汪吉饮酒取乐，邻里颇有知者，隐而不言。

话分两头，再说韩满。因暮春时景，偶出镇口闲行，正过临江亭，远远望见吴十二来到，韩满认得，连忙近前携住手道：“贤兄困何来此？”吴十二形容枯槁，皱了双眉，对韩满道：“自贤弟别后，一向思慕。今有一事投托，万望勿阻。”韩满道：“前面亭上少坐片时。”遂邀到亭上坐定，乃道：“日前小弟因母舅书来相约，正待要见兄长一辞，不遇径行。今幸此会，为何沉闷不乐？”吴十二泣下道：“当日不听贤弟之言，惹下终天之别，一言难尽。”韩满不知其死，乃道：“兄长烈烈丈夫，为何出此言？”吴十二道：

侈(ch,音齿)——邪行。

霁(jì,音剂)——本指雨停，引申为风雪停、云雾散。

“贤弟休惊。自那日相别之后，如此如此。”韩满听了，毛骨悚然，抱住吴十二道：“贤兄此言是梦中耶？如果有此事情，必不敢负。且问，当夜落水之时可有人知否？”吴十二道：“镇江口李艚颇知。吾与贤弟幽明之隔，再难会面，今且从此别矣。”道罢，韩满忽身便倒，昏迷半晌方醒。比寻故人，不见所在。连忙转苏州店中见母舅道：“家下有信来催促，特来辞别，回去无事便来。”吴兰挽留不住。比及回到乡里访问，吴友已死过六十日矣。韩满备了香纸至灵前哭奠一番。谢氏恨之，不肯出见。

韩满回家，思量要去告状，又没有头绪，复来苏州见母舅，道知故人冤枉之事。吴兰道：“此他人事，又无对证，莫惹连累。”韩满笑道：“愚甥与吴友结交，有生死之誓，只因不良嫂在，以此疏阔。近日曾以幽灵托我，岂可负之！”吴兰道：“既如此，即日包大尹往边关赏劳，才回东京。具状申诉，或能伸雪。”满依其言，连夜来东京，侵早入府告状。包公审问的实，即差公牌拿得汪吉及谢氏当厅勘问。汪吉、谢氏争辩，不肯招认，究问数日，未能断决。包公思量通奸之弊的有，谋死主人未得证见，他如何肯招？乃密召韩满问道：“汝故人既有所托，曾言当日渡艚是谁？”韩满道：“镇江口李二艚也。”包公次日差黄兴到镇江口拘得李二艚来衙，问其情由。李艚道：“某日夜深，落水之后，彼家人叫知，待起来时，救不及矣。”包公遂取出人犯当厅审究。汪吉见李艚在旁边，便有惧色，不用重刑拷究，只得从直招出，叠成案卷。将汪吉、谢氏押赴法场处斩；给了赏钱与李艚回去；韩满有故人主义，能代申冤枉，访得吴十二有女年十四岁，嫁与韩满之子为妻，将家资器物尽与女儿承其家业，以不负异姓而骨肉云。

十八 淫妇人插钉杀亲夫 陈土工验尸问杨氏

话说包公守东京之日，治下宁静，奸宄敛迹，每以判断为心，案牘不致留滞。皇佑元年正月十五日，包公同胥吏去城隍庙行香毕，回到白塔前巷口经过，闻有妇人哭丈夫声，其声半悲半喜，并无哀痛之情，包公暗记在心，回衙即唤值堂公差郑强问道：“适来白塔前巷口有一妇人哭着甚么人？”强告道：“是谢家巷口刘十二日前死了，他妻吴氏在家中哭。”包公心上忖道：这人定死得不明。莫是吴氏谋了丈夫性命，不然哭声如何半悲半喜？便差人去拘吴氏来，问其夫因何身死？吴氏供道：“妾身夫主刘十二以卖小菜为生，忽于前月气疾身死，埋在南门外五里牌后，困家中有小儿子全无倚赖，以此悲哭。”包公听了，看那妇人脸上似搽脂粉。想：“她守服如何还整容颜？随唤着土工陈尚押吴氏同去坟所，启棺检验丈夫有无伤痕。土工回报：“刘十二身上并无伤痕，病死是实。”包公拍案怒道：“陈尚隐匿情弊，故来我跟前遮掩，限三日内若不明白，决不轻恕。”陈尚回家忧愁，双眉不展。其妻杨氏问尚有何事忧愁，尚以此事告知。杨氏道：“曾看死人鼻中否？”尚道：“此人原是我收殓，鼻中未看。”杨氏道：“闻得人曾用铁钉插入鼻中，坏了人性命。何不勘视此处？”尚亦狐疑，即依妻言再去看验，刘十二鼻中果有铁钉二个，从后脑发中插入。遂取钉来呈知。包公便将吴氏勘审，吴氏初不肯招，及上起刑具，只得招认为与张屠户通奸，恐丈夫知觉，不合谋害身死情由。案卷既成，遂判吴氏谋害亲夫，押赴市曹处斩；张屠奸人妻小，因致人死，发问军罪。判断已定，司吏依令施行。

再说包公当下又究问陈尚：“是谁人教你如此检验？”尚禀道：“当日小人领命前去检看，刘十二尸身并无伤痕，台前定要在小人身上根究，回家忧闷，不料小人妻子倒有见识，教我如此检验，果得明白。”包公道：“汝妻有如此见识，不是个等闲妇人，可唤来给赏。”不多时唤杨氏来到，赐以钱五贯，酒一瓶，杨氏欢喜拜受。方欲出衙，包公唤转问道：“当初陈尚与你是结发夫妻，还是半路夫妻？”杨氏道：“妾身前夫早亡，再嫁与陈尚为妻。”包公又问：“前夫姓甚名谁？”答道：“姓梅名小九。”包公道：“得何病身死？”杨氏见包公问得情切，不觉失色。勉强对道：“他染疯癫病而死，埋在南门外乱葬冈上。”包公道：“你前夫也死得不明。”便差王亮押杨氏同去坟所，检验梅小九尸骨。杨氏思量道：乱葬冈有多少坟墓，终不然个个人鼻中有钉。遂乃胡乱指一个别人的坟墓与差人，掘开视之，并无伤痕，检验鼻中，又无缘故。杨氏道：“人称包老爷如秋月之明，今日此事直欲逼人于死地。”王亮正没奈何之际，忽见一个老人，年七十余岁，扶杖而行，前来问亮在此何事。亮告道，如此如此。老人听了，指着杨氏道：“你休要胡指他人坟墓，枉抛了别人骸骨，教你一干人受罪。”便指与王亮道：“这便是梅小九坟墓。”言讫，化阵清风而去。亮遂掘开取棺检验，果见鼻中有两个钉。亮便押了杨氏回报。包公遂勘得杨氏亦曾谋杀前夫是实，将杨氏押赴市曹处斩，闻者无不称奇。

宄（guī，音轨）——内乱。

案牘（dú，音读）——官府的文书。

胥（xū，音虚）吏——官府中办理文书的小吏。

市曹——商肆集中的地方。

十九 三屠夫被告无姓名 一血衫叫街识真的

话说包公守肇庆之日，离城三十里有地名宝石村，村中黄长老家颇富足，祖上惟事农业。生有二子，长曰黄善，次曰黄慈。善娶城中陈许之女琼娘为妻，琼娘性格温柔，自过黄家门后，奉事舅姑极尽孝道，未及一年。忽一日，陈家着小仆进安来报琼娘道：“老官人因往庄中回来，偶染重疾，叫你回来看他几日，”琼娘听说是父亲染病，如何放心得下，吩咐进安入厨下酒饭，即与丈夫说知：“吾父有疾，着人叫我看视，可对公婆说，我就要一行。”黄善道：“目下正值收割时候，工人不暇，且停待数日去未迟。”琼娘道：“吾父卧病在床，望我归去，以日为岁，如何等得。”善因意要阻他，不肯放他去。琼娘见丈夫阻他，遂闷闷不悦，至夜间思忖：吾父只生得我一人，又无兄弟倚靠，倘有差失，悔之晚矣。不如莫与他知，悄悄同进安回去。

次日侵早，黄善径起去赶人收稻子。琼娘起来，梳妆齐备，吩咐进安开后门而出。琼娘前行，进安后随。其时天色尚早，二人行上数里，来到芝林，雾气漫漫，对面不相见。进安道：“日还未出，雾又下得浓，不如入村子里躲着，待雾露散而行。”琼娘是个机警女子，乃道：“此处险僻，恐人撞见不便，可往前面亭子上去歇。”进安依其言。正行间，忽前面有三屠夫要去买猪，亦赶早来到，恰遇见琼娘，见他头上插戴金银首饰极多，内有姓张的最凶狠，与二伙伴私道：“此娘子想是要入城去探亲，只有一小厮跟行，不如劫了她的首饰来分，胜做几日生意。”一姓刘的道：“此言极是。我前去将那小厮拿住，张兄将女子眼口打了，吴兄去夺首饰。”琼娘见三人来的势头不好，便将首饰拔下要藏在袖中，径被吴兄用手抢入袖中去，琼娘紧紧抱住，哪肯放手。姓张的恐遇着人来不便，抽出一把屠刀将女子左手砍了一刀，女子忍痛跌倒在地，被三人将首饰尽行夺去。进安近前来看时，琼娘不省人事，满身是血，连忙奔回黄家报知。正值黄善与工人吃饭，听得此消息，大惊道：“不听我言，遭此毒手。”慌忙叫三、四人取轿来到芝林，琼娘略醒，黄善便抱入轿中，抬回家下看时，左手被刀伤，吩咐家人请医调治，一面具状领进安入府哭诉包公。

包公看状没有姓名，乃问进安：“汝可认得劫贼人否？”进安道：“面貌认他众人不着，象是伙买猪屠夫模样。”包公道：“想贼人不在远处，料尚未入城。”吩咐黄善去取他妻子那件血染短衫来到，并不与外人扬知。乃唤过值堂公皂黄胜，带着生面人，教他将此短衫穿着，可往城中遍街去喊叫，称道，今早过芝林，遇见三个屠夫被劫，一屠夫因为贼斗，杀死在林中，其二伴各自走去了。胜依教，领着一生面人穿着血染短衫，满城去叫，行到东巷口张蛮门首，其妻朱氏闻说，连忙走出门来问道：“我丈夫侵早出去买猪，不知同哪个伙伴去，又没人问个的实。”胜听见，就坐在对门酒店中等着。张屠至午后恰回来，被胜走近前一把抓住，押来见包公，随即搜出金银首饰数件。包公道：“汝快报出同伙伴来，饶汝的罪。”张蛮只得报出吴、刘二屠夫。包公即时差黄胜、李宝分头去捉。不多时拿得吴、刘二屠大解来，吴、刘初则不知官府捉他根由，及见张蛮跪于厅下，惊得哑口无言，亦搜出首饰各数件，三人抵赖不过，只得从直招供谋夺之情。着司吏叠成案卷，拟判张蛮三人皆问斩罪；给还首饰与黄善收讫去。后来琼娘亦得名医医好，仍

与黄善夫妇团圆。

二十 两光棍撮谷屡得手 一靛子作记追贼身

话说许州有光棍，一名王虚一，一名刘化二，专一诈骗人家，又学得撮抔之术。二人探得南乡富户蒋钦谷积千仓，遂设一计，将银十两，径往他家余谷。来到蒋家见了蒋钦道：“在下特来向翁余些谷子。”蒋钦道：“将银来看。”虚一递过银十两，蒋钦收了，即唤来保开仓发谷二十担付二位客人去。二人得谷暗喜，遂用撮法将谷撮将去了。又假行了半里，将谷推回还钦，说是吃了亏，要退银别买。蒋钦看谷入仓，付还原银。那二人得了原银，遂将钦谷一仓尽行撮去。忽有佃夫张小一在路遇见，来到蒋家道：“恭喜官人，糶了许多谷，得了若干银两。”蒋钦回说：“没有糶得。”小一道：“我明明遇见推去许多车子，官人何故瞒我？我闻得有一起撮抔的，休要被他们撮了去！”钦大惊疑，忙唤来保开仓来看，只见一仓之谷全无半粒。蒋钦大惊，遂具状投告开封府，包公准状，发钦且回。

次日，乃发义仓谷二百担，内放青靛为记，装载船上，扮作湖广客人，径往许州来糶。到了许州河下，那虚一、化二闻知，径来船上拜访，动问客官何处来的。包公道：“在下湖广姓尤名喜，敢问二余户尊姓名？”二人直答道：“在下王虚一、刘化二，特来与尊客余些谷子。”包公道：“借银来看。”当时虚一递出银子，议定价钱，发谷二十余车布在岸上。那二人见了谷，先撮将去了。少顷，那二人假相埋怨，说是余亏了，将谷退回还尤客人，取银另买。包公遂付还原银，看将原谷搬入船仓。等待那二人去后，开舱板验看，一船之谷并无一粒。

包公回衙，心生一计，出示晓谕百姓，建立兴贤祠缺少钱粮，有民出粮一百担者，给冠带荣身；出谷三百担者，给下帖免差。令耆老各报乡村富户。当时王虚一、刘化二抔得谷上千余担，有耆老不忿他家谷多，即报他在官。他二人欲图免差，虽被耆老报作富户，自以为庆。包公见报王虚一等名，即差薛霸牌唤他到厅领取下帖。那二人见了牌上领帖二字，遂集人运谷来府交割。包公见谷内有靛子，果然是我原谷，喝问：“王虚一、刘化二，你乃是有名光棍，今日这多谷从何而来？”王、刘二人道：“是小人收租来的。”初不肯认，包公骂道：“这贼好胆大。你前次抔去蒋钦谷，后又抔我的谷，还要硬争。这谷我原日放有靛子作记，你看是不是？”便令左右将虚一、化二捆打一百，二人受刑不过，一款招认。包公便将二人拟徒，追还义仓原谷，并追还蒋钦之谷，人共称快。

撮抔之术——偷盗的技巧。

发——打发。

晓谕——亦作“晓喻”。昭示，明白地告知。

拟徒——量情判刑，使之服役。

二十一 彭监生丢妻做裁缝 王明一知情放生路

话说山东有一监生，姓彭名应凤，同妻许氏上京听选，来到西华门，寓王婆店安歇，不觉选期还有半年。欲要归家，路途遥远，手中空乏，只得在此听候。许氏终日在楼上刺绣枕头、花鞋，出卖供馔。时有浙江举人姚弘禹，寓褚家楼，与王婆楼相对，看见许氏貌赛桃花，径访王婆问道：“那娘子何州人氏？”王婆答道：“是彭监生妻室。”禹道：“小生欲得一叙，未知王婆能方便否？”王婆知禹心事，遂萌一计，答道：“不但可以相通，今监生无钱使用，肯把出卖。”禹道：“若如此，随王婆区处，小生听命。”话毕相别。王婆思量那彭监生今无盘费，又欠房银。遂上楼看许氏，见他夫妇并坐。王婆道：“彭官人，你也去午门外写些榜文，寻些活计。”许氏道：“婆婆说得是，你可就去。”应凤听了，随即带了一枝笔，前往午门讨些字写。只见钦天监走出一校尉，扯住应凤问道：“你这人会写字么？”遂引应凤进钦天监见了李公公，李公公唤他在东廊抄写表章。至晚，回店中与王婆、许氏道：“承王婆教，果然得入钦天监李公公衙门写字。”许氏道：“如今好了，你要用心。”王婆听了此言，喜不自胜，遂道：“彭官人，那李公公爱人勤谨，你明日到他家去写，一个月不要出来，他自敬重你，日后选官他亦扶持。娘子在我家中，不必挂念。”应凤果依其言，带儿子同去了，再不出来。王婆遂往姚举人下处说监生卖亲一事，禹听了此言大悦，遂问王婆几多聘礼。王婆道：“一百两。”禹遂将银七十，又谢银十两，俱与王婆收下。王婆道：“姚相公如今受了何处官了？”禹道：“陈留知县。”王婆道：“彭官人说叫相公行李发船之时，他着轿子送到船边。”禹道：“我即起程去到张家湾船上等候。”王婆雇了轿子回见许氏道：“娘子，彭官人在李公公衙内住得好了，今着轿子在门外，接你一同居住。”许氏遂收拾行李上轿，王婆送至张家湾上船。许氏下轿见是官船俟候迎接他，对土婆道：“彭官人接我到钦天监去，缘何到此？”王婆道：“好叫娘子得知，彭官人因他穷了，怕误了你，故此把你出嫁于姚相公，相公今任陈留知县，又无前妻，你今日便做奶奶可不是好！彭官人现有八十两婚书在此，你看是不是？”许氏见了，低头无语，只得随那姚知县上任去了。

彭监生过了一月出来，不见许氏，遂问王婆。王婆连声叫屈：“你那日叫轿子来接了他去，今要骗我家银，假捏不见娘子诳我。”遂要去投五城兵马。那应凤因身无钱财，只得小心别过王婆，含泪而去。又过半年，身无所倚，遂学裁缝。一日，吏部邓郎中衙内叫裁缝做衣，遇着彭应凤，遂入衙做了半日衣服。适衙内小仆进才递出二馒头来与裁缝当点心，应凤因儿子睡浓，留下馒头与他醒来吃。进才问道：“师傅你怎么不用馒头？”应凤将前情一对进才泣告，我今不吃，留下与儿子充饥。进才入衙报知夫人。彼时那邓郎中也是山东人氏，夫人闻得此言，遂叫进才唤裁缝到屏帘外问个详细，应凤仍将被拐苦情泣诉一番。夫人道：“监生你不必做衣，就在衙内往，俟候相公回，我对他讲你的情由，叫他选你的官。”不多时邓郎中回府，夫人就道：“相公，今日裁缝非是等闲之人，乃山东听选监生，因妻子被拐，身无

监生——在国子监肄业者。

供馔（zhuàn，音转）——供给饮食。

区处——处理。

盘费，故此学艺度日，老爷可念乡里情分，扶持他一二。”郎中唤应凤问道：“你既是监生，将文引来看。”应凤在胸前袋内取出文引，郎中看了，果然是实，道：“你选期在明年四月方到。你明日可具告远方词一纸，我就好选你。”应凤大喜，写词上吏部具告远方。邓郎中径除他做陈留县县丞。应凤领了凭往王婆家辞行。王婆问：“彭相公恭喜，今选哪里官职？”应凤道：“陈留县县丞。”王婆忽然心中惶惶无计，遂道：“相公，你大官在我家数年，怠慢了他。今取得一件青布衣与大官穿，我把五色绢片子代他编了头上髻子。相公几时启程？”应凤道：“明日就行。”应凤相别而去。

王婆唤亲弟王明一道：“前日彭监生今得官，邓郎中把五百两金子托他寄回家里，你可赶去杀了他头来看。劫来银子，你拿二分，我受一分。”明一依了言语，星夜赶到临清，喝道：“汉子休走！”拔刀就砍，只见刀望后去，明一道：“此何冤枉？”遂问：“那汉子，曾在京师触怒了何人？”应凤泣告王婆事情，明一亦将王婆要害之事说了一番，遂将孩儿头发编割下，应凤又把前日王婆送的衣服与之而去。明一回来见王婆道：“彭监生是我杀了，今有发编、衣服为证。”王婆见了，心中大喜，道：“祸根绝矣！”

应凤到了陈留上任数月，孩儿游入姚知县衙内，夫人见了：这儿子是我生的，如何到此？又值弘禹安排筵席，请二官长相叙，许氏屏风后觑看，果是丈夫彭生，遂抢将出来。应凤见是许氏，相抱大哭一场，各叙原因。时姚知县吓得哑口无言。夫妇二人归衙去了，母子团圆。应凤告到开封府，包公大怒，遂表奏朝廷，将姚知县判武林卫充军；差张龙、赵虎往京城西华门速拿王婆到来，先打一百，然后拷问，从直招了，押往法场处斩。大为痛快。

二十二 孙氏子下毒害张虚 谢厨子招认求宽恕

话说包公在陈州赈济饥民，事毕，忽把门公吏入报，外面有一妇人，左手抱着一个小孩子，右手执着一张纸状，悲悲切切称道含冤。包公听了道：“吾今到此，非只因赈济一事，正待要体察民情，休得阻挡，叫她进来。”公人即出，领那妇人跪在阶下。包公遂出案看那妇人，虽是面带惨色，其实是个美丽佳人。问：“汝有何事来告？”妇人道：“妾家离城五里，地名莲塘。妾姓吴，嫁张家，丈夫名虚，颇识诗书。近因交结城中孙都监之子名仰，来往日久，以为知己之交。一日，妾夫因往远处探亲，彼来吾家，妾念夫蒙他提携，自出接待。不意孙氏子起不良之意，将言调戏妾身，当时被妾叱之而去。过一二日，丈夫回来，妾将孙某不善之意告知丈夫，因劝他绝交。丈夫是读书人，听了妾言，发怒欲见孙氏子，要与他定夺。妾又虑彼官家之子，又有势力，没奈何他，自今只是不睬他便了。那时丈夫遂绝不与他来往。将一个月，至九月重阳日，孙某着家人请我丈夫在开元寺中饮酒，哄说有甚么事商议。到晚丈夫方归，才入得门便叫腹痛，妾扶入房中，面色变青，鼻孔流血。乃与妾道：“今日孙某请我，必是中毒。”延至三更，丈夫已死。未过一月，孙某遣媒重赂妾之叔父，要强娶妾，妾要投告本府，彼又叫人四路拦截，道妾若不肯嫁他，要妾死无葬身之地。昨日听得大人来此赈济，特来诉知。”包公听了，问道：“汝家还有甚人？”吴氏道：“尚有七十二岁婆婆在家，妾只生下这两岁孩儿。”包公收了状子，发遣吴氏在外亲处伺候。密召当坊里甲问道：“孙都监为人如何？”里甲回道：“大人不问，小里甲也不敢说起。孙都监专一害人，但有他爱的便被他夺去。就是本处官府亦让他三分。”包公又问：“其子行事若何？”里甲道：“孙某恃父势要，近日侵占开元寺腴田一顷，不时带领娼妓到寺中取乐饮酒，横行乡村，奸宿庄家妇女，哪一个敢不从他。寺中僧人恨入骨髓，只是没奈何他。”

包公闻言，嗟叹良久，退入后堂，心生一计。次日，扮作一个公差模样，后门出去，密往开元寺游玩，正走至方丈，忽报孙公子要来饮酒，各人回避。包公听了暗喜，正待根究此人，却好来此。即躲向佛殿后在窗缝里看时，见孙某骑一匹白马，带有小厮数人，数个军人，两个城中出名妓女，又有个心腹随侍厨子。孙某行到廊下，下了马，与众人一齐入到方丈，坐于圆椅上，寺中几个老僧都拜见了。霎时间军人抬过一席酒，排列食味甚丰，二妓女侍坐歌唱服侍，那孙某昂昂得意，料西京势要惟我一人。包公看见，性如火急，怎忍得住！忽一老僧从廊下经过，见包公在佛殿后，便问：“客是谁？”包公道：“某乃本府听候的，明日府中要请包大尹，着我来叫厨子去做酒。正不知厨子名姓，住在哪里。”僧人道：“此厨子姓谢，住居孙都监门首。今府中着此人做酒，好没分晓。”包公问：“此厨子有何缘故？”老僧道：“我不说尔怎得知。前日孙公子同张秀才在本寺饮酒，是此厨子服侍，待回去后，闻说张秀才次日已死。包老爷是个好官，若叫此人去，倘服侍未周，有些失误，本府怎了？”包公听了，即抽身出开元寺回到衙中。

次日，差李虎径往孙都监门首提那谢厨子到阶下。包公道：“有人告你用毒药害了张秀才，从直招来，饶你的罪。”谢厨子初则不肯认，及待用长枷收下狱中，狱卒勘问，谢厨子欲洗己罪，只得招认用毒害死张某情由，皆由于

腴(yú, 音鱼)田——肥沃的土地。

孙某使令。包公审明，就差人持一请帖去请孙公子赴席，预先吩咐二十四名无情汉严整刑具伺候。不移时报公子来到，包公出座接入后堂，分宾主坐定，便令抬过酒席。孙仰道：“大尹来此，家尊尚未奉拜，今日何敢当大尹盛设。”包公笑道：“此不为礼，特为公子决一事耳。”酒至二巡，包公袖中取出状一纸递与孙某道：“下官初然到此，未知公子果有此事否？”孙仰看见是吴氏告他毒死他丈人状子，勃然变色，出席道：“岂有谋害人而无佐证？”包公道：“佐证已在。”即令狱中取出谢厨子跪在阶下，孙仰吓得浑身水淋，哑口无言。包公着司吏将谢厨招认情由念与孙仰听了。孙仰道：“学生有罪，万望看家尊分上。”包公怒道：“汝父子害民，朝廷法度，我决不饶。”即唤过二十四名狠汉，将孙仰冠带去了，登时揪于堂下打了五十，孙仰受痛不过，气绝身死。包公令将尸首曳出衙门，遂即录案卷奏知仁宗，圣旨颁下：孙都监残虐不法，追回官诰，罢职为民；谢厨受雇工人用毒谋害人命，随发极恶郡充军；吴氏为夫伸冤已得明白，本处有司每月给库钱赡养其家；包卿赈民公道，于国有光，就领西京河南府到任。敕旨到日，包公依拟判讫。自是势宦皆为心寒。

曳(yè, 音叶)出——拖出。

官诰(gào, 音告)——官场上帝王封赠的命令。

二十三 孙船艄谋财杀情妇 冤和尚落井误坐牢

话说东京城三十里有一董长者，生一子名董顺，住居东京城之马站头，造起数间店宇，招接四方往来客商，日获进益甚多，长者遂成一富翁。董顺因娶得城东茶肆杨家女为妻，颇有姿色，每日事公姑甚是恭敬，只是嫌其有些风情，顺又常出外买卖，或一个月一归，或两个月一归。城东十里外有个船艄名孙宽，每日往来董家店最熟，与杨氏笑语，绝无疑忌，年久月深，两下情密，遂成欢娱，相聚如同夫妇。

宽伺董顺出外经商，遂与杨氏私约道：“吾与娘子情好非一日，然欢娱有限，思恋无奈。娘子不若收拾所有金银物件，随我奔走他方，庶得永为夫妇。”杨氏许之。乃择十一月二十一日良辰，相约同去。是日杨氏收拾房中所有，专等孙宽来。黄昏时，忽有一和尚称是洛州翠玉峰大悲寺僧道隆，因来此方抄化，天晚投宿一宵。董翁平日是个好善之人，便开店房，铺好床席款待，和尚饭罢便睡。时正天寒欲雪，董翁夫妇闭门而睡。二更时候，宽叩门来，杨氏遂携所有物色与宽同去。出得门外，但见大阻雨湿，路滑难行。杨氏苦不能走，密告孙宽道：“路宽同去。出得门外，但见天阻雨湿，路滑难行。杨氏苦不能走，密告孙宽道：“路滑去不得，另约一宵。”宽思忖道：万一迟留，恐漏泄此事。又见其所有物色颇富，遂拔刀杀死杨氏，却将金宝财帛夺去，置其尸于古井中而去。未几，和尚起来出外登厕，忽跌下古井中，井深数丈，无路可上。至天明，和尚小伴童起来，遍寻和尚不见，遂唤问店主。董翁起来，遍寻至饭时，亦不见杨氏，径入房中看时，四壁皆空，财帛一无所留。董翁思量，杨氏定是与和尚走了，上下山中直寻至厕屋古井边。但见芦草交加，微露鲜血，忽闻井中人声，董翁遂请东舍王三将长梯及绳索直下井中，但见下边有一和尚连声叫屈，杨氏已杀死在井中。王三将绳缚了和尚，吊上井来，众人将和尚乱拳殴打，不由分说，乡邻里保具状解入县衙。知县将和尚根勘拷打；要他招认。和尚受苦难禁，只得招认，知县遂解府衙。

包公唤和尚问及缘由，和尚长叹道：“前生负此妇死债矣。”从直实招。包公思之：他是洛州和尚，与董家店相去七百余里，岂有一时到店能与妇人相通期约？必有冤屈。遂将和尚散禁在狱。日夕根探，竟无明白。偶得一计，唤狱司就狱中所有大辟该死之囚，将他密地剃了头发，假作僧人，押赴市曹斩首，称是洛州大悲寺僧，为谋杀董家妇事今已处决。又密遣公吏数人出城外探听，或有众人拟议此事是非，即来通报。诸吏行至城外三十里，因到一店中买茶，见一婆子，因问：“前日董翁家杀了杨氏，公事可曾结断否？”诸吏道：“和尚已偿命了。”婆子听了，捶胸叫屈：“可惜这和尚枉了性命。”诸吏细问因由。婆子道：“是此去十里头有一船艄孙宽，往来董家最熟，与杨氏私通，因谋她财物故杀了杨氏，与和尚何干？”诸吏即忙回报包公。

包公便差公吏数人密缉孙宽，枷送入狱根勘，宽苦不招认，令取孙宽当堂，笑对之曰：“杀一人不过一人偿命，和尚既偿了命，安得有二人偿命之理；但是董翁所诉失了金银四百余两，你莫非捡得，便将还他，你可脱其罪名。”宽甚喜，供说：“是旧日董家曾寄下金银一袱，至今收藏柜中。”包公差人押孙宽回家取金银来到，就唤董翁前来证认。董翁一见物色，认得金银器皿及锦被一条：“果是我家物色。”包公再问董家昔日并无有寄金银之事。又唤王婆来证，孙宽仍抵赖，不肯招认。包公道：“杨氏之夫经商在外，

汝以淫心戏之成奸，因利其财物遂致谋害，现有董家物色在此证验，何得强辩不招？”孙宽难以遮俺，只得一笔招成，遂押赴市曹处斩；和尚释放还山，得不至死于非命。

二十四 白鹤寺飘叶索冤债 小妇人殉节送皂靴

话说包公为开封府尹，按视治下，休息风谣。行到济南府升堂坐定，司吏各呈进军卷与包公审视，检察内中有事体轻可者，即当堂发放回去，使各安生业。正决事间，忽阶前起阵旋风，尘埃荡起，日色苍黄，堂下侍立公吏，一时间开不得眼。怪风过后，了无动静，惟包公案上吹落一树叶，大如手掌，正不知是何树叶。包公拾起，视之良久，乃遍示左右，问：“此叶亦有名否？”内有公人柳辛认得，近前道：“城中各处无此树，亦不知树之何名。离城二十五里有所白鹤寺，山门里有此树二株，又高又大，条干茂盛，此叶乃是白鹤寺所吹来的。”包公道：“汝果认得不错么？”柳辛道：“小人居住寺旁，朝夕见之，如何会认差了？”

包公知有不明之事，即令乘轿去白鹤寺行香，寺中僧行连忙出迎，接入方丈坐定，茶罢，座下风生。包公忆昨日旋风又起，即差柳辛随之而去，柳辛领诺，那一阵风从地下滚出方丈，直至其树下而息，柳辛回复包公。包公道：“此中必有缘故。”乃令柳辛锄开看之，见一条破席包卷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在内，看验身上并无伤痕，只唇皮迸裂，眼目微露，撬开口视之，乃一根竹签直透咽喉。将尸掩了，再入方丈，召集众僧行问之。众僧各道：“不知其故。”一时根究不出，转归府中，退入私衙后，近夜，秉烛默坐，自忖：寺门里缘何有妇人死尸？就是外人有不明之事，亦当埋向别处，自然是僧行中有不良者谋杀此妇，无处掩藏，故埋树下。思忖良久，将近一更，不觉困倦，隐几而卧。忽梦见一青年妇人哭拜阶下道：“妾乃城外五里村人氏，父亲姓索名隆，曾做本府狱卒。妾名云娘，今年正月十五元宵夜，与家人入城看灯，夜半更深，偶失伙伴，行过西桥，遇着一个后生，说是与妾同村，指引妾身回去。行至半路又一个来，却是一个和尚。妾月下看见，即欲走转城中，被那后生在袖中取出毒药来，扑入妾口中，即不能言语，径被二人拖入寺中。妾知其欲行污辱，思量无计，适见倒篱竹签，被妾拔下，插入喉中而死。将妾随行首饰尽搜捡去，把尸埋于树下。冤魂不散，乞为伸理。”

包公正待细问，不觉醒来，残烛犹明，起行徘徊之间，见窗前遗下新皂靴一只，包公计上心来。次日升堂，并不与人说知，即唤过亲随黄胜，吩咐：“汝可装作一皮匠，密密将此皂靴挑在担上，往白鹤寺各僧房出卖，有人来认，即来报我。”胜依言来到寺中，口称叫卖僧靴。正值各僧行都闲在舍里，齐来看买。内一少年行者提起那新靴来，看良久道：“此靴是我日前新做的，藏在房舍中，你如何偷在此来？”黄胜初则与之争辩，及行者取出原只来对，果是一样。黄胜故意大闹一场，被行者众和尚夺得去了。胜忙走回报，包公即差集公人围绕白鹤寺，捉拿僧行，当下没一个走脱，都被解入衙中，先拘过认靴的行者来，审问谋杀妇人根由。行者心惊胆落，不待用刑，从实一一招出逼杀索氏情由。包公将其口同叠成案卷，当堂判拟行者与同谋和尚二人为用毒药以致逼死索氏，押上街心斩首示众；其同寺僧知情不报者，发配充军。后包公回京奏知，仁宗大加钦奖，下敕有司为索氏莹其坟而旌表之。

按视治下——巡视、考察自己所管辖的地区。

方丈——一丈见方。

方丈——佛教名词，此指神寺长老或住持居住之处。

行者——住在佛教寺院里服杂役而未曾剃发出家者的通称。

二十五 支弘度试假反成真 轻狂子受托变死鬼

却说临安府民支弘度，痴心多疑，娶妻经正姑，刚毅贞烈。弘度尝问妻道：“你这等刚烈，倘有人调戏你，你肯从否？”妻子道：“吾必正言斥骂之，人安敢近？”弘度道：“倘有人持刀来要强奸，不即便杀，将如何？”妻道：“吾任从他杀，决不受辱。”弘度道：“倘有几人来捉住成奸，不由你不肯，却又如何？”妻道：“吾见人多，便先自刎以洁身明志，此为上策；或被其污，断然自死，无颜见你。”弘度不信，过数日，故令一人来戏其妻以试之，果被正姑骂去。弘度回家，正姑道：“今日有一光棍来戏我，被我斥骂而去。”再过月余，弘度令知友于谟、应信、莫誉试之。于谟等皆轻狂浪子，听了弘度之言，突入房去。于谟、应信二人各捉住左右手，正姑不胜发怒，求死无地。莫誉乃是轻薄之辈，即解脱其下身衣裙。于谟、应信见污辱太甚，遂放手远站。正姑两手得脱，即挥起刀来，杀死莫誉。吓得于谟、应信走去。正姑是妇人无胆略，恐杀人有祸，又性暴怒，不忍其耻，遂一刀自刎而亡。

于谟驰告弘度，此时弘度方悔是错，又恐外家及莫誉二家父母知道，必有后患。乃先去呈告莫誉强奸杀命，于谟、应信明证。包公即拘来问，先审于谟道：“莫誉强奸，你二人何得知见？”于谟道：“我与应信去拜访弘度，闻其妻在房内喊骂，因此知之。”包公道：“可曾成奸否？”应信道：“莫誉才人即被斥骂，持刀衣死，并未成奸。”包公对支弘度道：“你妻幸未污辱，莫誉已死，这也罢了。”弘度道：“虽一命抓一命，然彼罪该死，我妻为彼误死，乞法外情断，量给殡银。”包公道：“此亦使得。着令莫誉家出一棺木来贴你。但二命非小，我须要亲去验过。”及去相验，见经氏刎死房门内，下体无衣；莫誉杀死床前，衣服却全。包公即诘于谟、应信道：“你二人说莫誉才入便被杀，何以尸近床前？你说并未成奸，何以经氏下身无衣？必是你三人同入强奸已毕后，经氏杀死莫誉，因害耻羞，故以自刎。”将二人夹起，令从直招认。二人并不肯认。包公就写审单，将二人俱以强奸拟下死罪。于谟从实诉道：“非是我二人强奸，亦非莫誉强奸，乃弘度以他妻常自夸贞烈，故令我等三人去试他。我二人只在房门口，莫誉去强抱，剥其衣服，被经氏闪开，持刀杀之，我二人走出。那经氏真是烈女，怒想气激，因而自刎。支弘度恐经氏及莫誉两家父母知情，告他误命，故抢先呈告，其实意不在求殡银也。”弘度哑口无辩。包公听了，即责打三十，又对于谟等道：“莫誉一人，岂能剥经氏衣裙，必汝二人帮助之后，见莫誉有恶意，你二人站开，经氏因刺死莫誉，又恐你二人再来，故先行自刎。经氏该旌奖，汝二人亦并有罪。”于谟、应信见包公察断如神，不敢再辩半句。包公将此案申拟，支弘度秋后处斩，又旌奖经氏，赐之匾牌，表扬贞烈贤名。

二十六 假奶婆借宿成好情 小婢女露言陷鱼沼

话说有张英者，赴任做官，夫人莫氏在家，常与侍婢爱莲同游华严寺。广东有一珠客邱继修，寓居在寺，见莫氏花容绝美，心贪爱之。次日，乃妆作奶婆，带上好珍珠，送到张府去卖。莫氏与他买了几粒，邱奶婆故在张府讲话，久坐不出。时近晚来，莫夫人道：“天色将晚，你可去得。”邱奶婆乃去，出到门首复回来道：“妾店去此尚远，妾一孤身妇人，手执许多珍珠，恐遇强人暗中夺去不便，愿在夫人家借宿一夜，明日早去。”莫氏允之，令与婢爱莲在下床睡。一更后，邱奶婆爬上莫夫人床上去道：“我是广东珠客，见夫人美貌，故假妆奶婆借宿，今日之事乃前生宿缘。”莫夫人以丈夫去久，心亦甚喜。自此以后，时常往来与之奸宿，惟爱莲知之。

过半载后，张英升任回家。一日，昼寝，见床顶上有一块唾干。问夫人道：“我床曾与谁人睡？”夫人道：“我床安有他人睡。”张英道：“为何床上有块唾干？”夫人道：“是我自唾的。”张英道：“只有男子唾可自下而上，妇人安能唾得高？我且与你同此睡着，仰唾试之。”张英的唾得上去，夫人的唾不得上。张英再三追问，终不肯言。乃往鱼池边呼婢爱莲问，爱莲被夫人所嘱，答道：“没有此事。”张英道：“有刀在此。你说了则罪在夫人，不说便杀了你，丢在鱼池中去。”爱莲吃惊，乃从直说知。张英听了，便想要害死其妻，又恐爱莲后露丑言，乃推入池中浸死。

本夜，张英睡至二更，谓妻道：“我睡不着，要想些酒吃。”莫氏道：“如此便叫婢去暖来。”张英道：“半夜叫人暖酒，也被婢女所议。夫人你自去大埕中取些新红酒来，我只爱吃冷的。”莫氏信之而起。张英潜蹑其后，见莫氏以机子衬脚向埕中取酒，即从后提起双脚推入酒埕中去，英复入房中睡。有顷，凉已浸死，故呼夫人不应，又呼婢道：“夫人说她爱吃酒，自去取酒，何许多时不来，叫又不应，可去看来。”众婢起来，寻之不见，及照酒埕中，婢惊呼道：“夫人侵死酒埕中了。”张英故作慌张之状，揽衣而起，惊讶痛悼。

次日，请莫氏的兄弟来看入殓，将金珠首饰锦绣衣服满棺收贮。因寄灵柩于华严寺，夜令二亲随家人开棺，将金珠首饰锦绣衣服尽数剥起。次日，寺僧来报说，夫人灵柩被贼开了，劫去衣财。张英故意大怒，同诸舅往看，棺木果开，衣财一空，乃抚棺大哭不已，再取些铜首饰及布衣服来殓之。因穷究寺中藏有外贼，以致开棺劫财，僧等皆惊惧无措，尽来磕头道：“小僧皆是出家人，不敢作犯法事。”张英道：“你寺中更有何人？”僧道：“只有一广东珠客在此寄居。”英道：“盗贼多是此辈。”即锁去送县，再补状呈进。知县将继修严刑拷打一番，勒其供状，邱继修道：“开棺劫财，本不是我；但此乃前生冤债，甘愿一死。”即写供招承认。

那时包公为大巡，张英即去面诉其情，嘱令即决继修以完其事，便好赴任。包公乃取邱继修案卷夜间看之，忽阴风飒飒，不寒而栗。自忖道：莫非邱犯此事有冤？反复看了数次，不觉打困，即梦见一丫头道：“小婢无辜，白昼横推鱼沼而死；夫人养汉，清宵打落酒埕而亡。”包公醒来，乃是一梦。心忖道：此梦甚怪。但小婢、夫人与开棺事无干，只此棺乃莫夫人的。明日

埕(chéng,音呈)——酒瓮。

机(wù,音勿)子——小凳。

且看何如。次日，吊邱继修审道：“你开棺必有伙伴，可报来。”继修道：“开棺事实不是我；但此是前生注定，死亦甘心。”包公想：那夜所梦夫人酒埋亡之联，便问道：“那莫夫人因何身亡？”继修道：“闻得夜间在酒埋中浸死。”包公惊异与梦中言语相合，但夫人养汉这一句未明，乃问道：“我已访得夫人因养汉被张英知觉，推入酒埋浸死。今要杀你甚急，莫非与你有奸么？”继修道：“此事并无人知，惟小婢爱莲知之。闻爱莲在鱼池浸死，夫人又已死，我谓无人知，故为夫人隐讳，岂知夫人因此而死。必小婢露言，张英杀之灭口。”包公听了此言，全与梦中相符，知是小婢无故屈死，故阴灵来告。

少顷，张英来相辞，要去赴任。包公写梦中的话递与张英看，英接看了，不觉失色。包公道：“你闺门不肃，一当去官；无故杀婢，二当去官；开棺赖人，三当去官。更赴任何为？”张英跪道：“此事并无人知，望大人遮庇。”包公道：“你自干事，人岂能知！但天知地知你知鬼知，鬼不告我，我岂能知？你夫人失节该死，邱继修奸命妇该死，只爱莲不该死。若不淹死小婢，则无冤魂来告你，官亦有得做，丑声亦不露出，继修自合就死，岂不全美！”说得张英羞脸无言。是秋将邱继修斩首，即上本章奏知朝廷，张英治家不正，杀婢不仁，罢职不叙。

闺门不肃——闺门，指内室的门，此指妻子所住之处；不肃，不清静。

遮庇（bì，音必）——遮蔽，掩护。

二十七 隔墙贼劫财坑店主 宋商客认银报仇冤

话说江西南昌府有一客人，姓宋名乔，负白金万余两往河南开封府贩卖红花，过沈丘县寓曹德克家。是夜，德克备酒接风，宋乔尽饮至醉，自入卧房，解开银包，秤完店钱，以待明日早行。不觉间壁赵国桢、孙元吉一见就起谋心，设下一计，声言明日去某处做买卖。次日，跟乔来到开封府，见乔搬寓龚胜家，自入城去了。孙、赵二人遂叩龚胜门叫：“宋乔转来。”胜连忙开门，孙赵二人腰间拔出利刀，捉胜要杀，胜急奔入后堂，喊声：“强人至此！”往后走出。国桢、元吉将乔银两一一挑去，投入城中隐藏，住东门口。

乔回龚宅，胜将强盗劫银之事告知，乔遂入房看银，果不见了。心忿不已。暗疑胜有私通之意，即具状告开封府。包公差张千、李万拿龚胜到厅，审问道：“这贼大胆包身，通贼谋财，罪该斩首。”吩咐左右拷打一番。龚胜哀告：“小人平生看经念佛，不敢非为。自宋乔入家，即刻遭强盗劫去银两，日月三光可证。小人若有私通，粉身碎骨亦当甘受。”包公听了，喝令左右将胜收监，密探消息，一年无踪。包公沉吟道：“此事这等难断。”自己悄行禁中，探龚胜在那里如何。闻得胜在禁中焚香诵经，一祝云：“愿黄堂功业绵绵，明伸胜的苦屈冤情”；二祝云：“愿吾儿学书有进”；三祝云：“愿良天保佑我出监，夫妇偕老。”包公听了自思：此事果然冤屈。又唤张千拘原告客人宋乔来审：“你一路来可在何处住否？”乔答道：“小人只在沈丘县曹德克家歇一晚。”包公听了此言退堂。次日，自扮南京客商，径往沈丘县投曹德克家安歇，托买毡套，凡遇酒店进去饮酒，已经数月。

忽一日，同德克往景宁桥买套，又遇店吃酒，遇着二人亦在店中饮酒，那二人见德克来，与他拱手动问：“这客官何州人氏？”克答道：“南京人氏。”二人遂与德克笑道：“如今赵国桢、孙元吉获利千倍。”克道：“莫非得了天财？”那二人道：“他两人去开封府做买卖，半月间，捡银若干。就在省城置家，买田数顷，有如此造化。”包公听了心想：宋乔事必是这二贼了。遂与德克回家，问及方才二人姓甚名谁。克道：“一个唤作赵志道，一个唤作鲁大郎。”包公记了名字。次日，唤张千收拾行李回府，复令赵虎带数十匹花绫锦缎，径往省城借问赵家去卖。赵虎入其家，国桢起身问：“客人何处？”虎道：“杭州人，名松乔。”桢遂拿五匹缎来看，问：“这缎要多少价？”松乔道：“五匹缎要银十八两。”桢遂将银锭三个，计十二两与讷。元吉见国桢买了，亦引松到家，仍买五匹，给六锭银十二两与之。虎得了此银，忙奔回府报知。

包公将数锭银吩咐库吏藏在匣中，与别锭银同放在内，唤张千拘宋乔来审。乔至厅跪卜，包公将匣内银与乔看，乔亦认得数锭云：“小的不瞒老爷说，江西银子青丝出火，匣内只有这几锭是小人的，望老爷做主，万死不忘。”包公唤张千将乔收监，急差张龙、李万往省城捉拿赵国桢、孙元吉，又差赵虎往沈丘县拘赵志道、鲁大郎。至第三日，四人俱赴厅前跪下，包公大怒道：“赵国桢、孙元吉，你这两贼全不怕我，黑夜劫财，坑陷龚胜，是何道理？罪该万死，好好招来。”孙、赵二人初不肯招认，包公即唤志道、大郎道：

日月三光——三光，指日、月、星。此处以日月重复，仍指日、月、星。

黄堂——古时太守衙中的正堂。

“你说半月获利之事，今日敢不直诉！”那二人只得直言其情。桢与元吉俯首无词，从直供招。包公令李万将长枷枷起，搥打四十；唤出宋乔，即给二家家产与乔；发出龚胜，赏银回家务业；又发放赵、鲁二人回去；吩咐押赵国桢、孙元吉到法场斩首，自此民皆安堵。

二十八 叶广妻惹奸招窃贼 吴外郎备银露赃物

话说河南开封府阳武县有一人，姓叶名广，娶妻全氏，生得貌似西施，聪明乖巧，居住村僻处，正屋一间，少有邻舍。家中以织席为生，妻勤纺绩，仅可度活。一日，叶广将所余银只有数两之数，留一两五钱在家，与妻作食用纺绩之资，更有二两五钱往西京做些小买卖营生。

次年，近村有一人姓吴名应音，年近二八，生得容貌俊秀，未娶妻室，偶经其处，窥见全氏，就有眷恋之心，随即根问近邻，知其来历，陡然恩怙一计，即讨纸笔写伪信一封，入全氏家向前施礼道：“小生姓吴名应，去年在西京与尊嫂丈夫相会，交契甚厚。昨日回家，承寄有信一封在此，吩咐自后尊嫂家或缺用，某当一任包足，候兄回日自有区处，不劳尊嫂忧心。”全氏见吴应生得俊秀，言语诚实，又闻丈夫托其周济，心便喜悦，笑容满面。两下各自眉来眼去，情不能忍，遂各向前搂抱，闭户同衾。自此以后，全氏住在村僻，无人管此闲事，就如夫妻一般，并无阻碍。

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叶广在西京经营九载，趁得白银一十六两，自思家中妻单儿小，遂即收拾回程。在路晓行夜住，不消几日到家，已是三更时分。叶广自思：住屋一间，门壁浅薄，恐有小人暗算，不敢将银拿进家中，预将其银藏在舍旁通水阴沟内，方来叫门。是时其妻正与吴应歇宿，忽听丈夫叫门之声，即忙起来开门，放丈夫进来。吴应惊得魂飞天外，躲在门后，候开了门潜躲在外。全氏收拾酒饭与丈夫吃，略叙久别之情。食毕，收拾上床歇宿。全氏问道：“我夫出外经商，九载不归，家中极其劳苦，不知可趁得些银两否？”叶广道：“银有一十六两，我因家中门壁浅薄，恐有小人暗算，未敢带入家来，藏在舍旁通水阴沟内。”全氏听了大惊道：“我夫既有这许多银回来，可速起来收藏在家无妨。不可藏于他处，恐有知者取去。”叶广依妻所言，忙起出外寻取。不防吴应只在舍旁窃听叶广夫妻言语，听说藏银在彼，即忙先盗去。叶广寻银不见，因与全氏大闹，遂以前情具状赴包公案前陈告其事。

包公看了状词，就将其妻勘问，必有奸夫来往，其妻坚意不肯招认。包公遂发叶广，再出告示，唤张千、李万私下吩咐：“汝可将告示挂在衙前，押此妇出外枷号官卖，其银还他丈夫，等候有人来看此妇者，即使拿来见我，我自有主意。”张李二人依其所行，押出门外将及半日，忽有吴应在外打听得此事，忙来与妇私语。张、李看见，忙扭吴应入见包公。包公问道：“你是什么人？”吴应道：“小人是这妇人亲眷，故来看她。”包公道：“汝既是她亲眷，可曾娶有内眷否？”吴应道：“小人家贫，未及婚娶。”包公道：“汝既未婚娶，吾将此妇官嫁于你，只要汝价银二十两，汝可即备来秤。”吴应告道：“小人家中贫难，难以措办。”包公道：“既二十两备不出，可备十五两来。”吴应又告贫难。包公道：“谁叫你前来看他？若无十五两，如今只要汝备十二两来秤何如？”吴应不能推辞，即将所盗原银熔过十二两诣台前秤。包公将吴应发放在外，又拘叶广进衙问道：“你看此银可是你的还不是你的？”叶广认了又认，回道：“不是我的原银，小人不敢妄认。”包公又叫叶广出外，又唤吴应来问道：“我适间叫他丈夫到此，将银给付与他，他道他妻子生得甚是美貌，心中不甘，实要银一十五两。汝可揭借前来秤兑领去，不得有误。”吴应只得回家。包公私唤张、李吩咐：“汝可跟吴

应之后，看他若把原银上铺煎销，汝可便说我吩咐，其银不拘成色，不要煎销，就拿来见我。”张千领命，直跟其后。吴应又将原银上铺煎销，张千即以包公言语说了，应只得将原银三两完足。包公又叫且出去，又唤叶广认之，广看了大哭：“此银实是小人之物，不知何处得来！”包公又恐叶广妄认，冤屈吴应，又道：“此银是我库中取出，何得假认？”广再三告道：“此银是小人时时看惯的，老爷不信，内有分两可辨。”包公即令试之，果然分厘不差，就拘吴应审勘，招供伏罪，其银追完。将妇人脱衣受刑；吴应以通奸窃盗杖一百，徒三年。复将叶广夫妇判合放回，夫妇如初。

不拘成色——成色，指金属与货币的金属纯度。不拘成色，是说没有限制纯度、含量。

二十九 陈顺娥节烈失首级 章氏女献头全孝悌

话说福建福宁州福安县有民章达德，家贫，娶妻黄蕙娘，生女玉姬，天性至孝。达德有弟达道，家富，娶妻陈顺娥，德性贞静，又买妾徐妙兰，皆美而无子。达道二十五岁卒，达德有意利其家财，又以弟妇年少无子，常托顺娥之兄陈大方劝其改嫁。顺娥欲养大方之子元卿为嗣，以继夫后，言不改节，达德以异姓不得承祀，竭力阻挡，大方心恨之。

顺娥每逢朔望及夫生死忌日，常请龙宝寺僧一清到家诵经，追荐其夫，亦时与之言语。一清只说章娘子有意，心上要调戏她。一日，又遣人来请诵经超度，一清令人先挑经担去，随后便到其家，见户外无人，一清直入顺娥房中去，低声道：“娘子每每召我，莫非有怜念小僧的意？乞今日见舍，恩德广大。”顺娥恐婢知觉出丑，亦低声答道：“我只叫你念经，岂有他意？可快出去！”一清道：“娘子无夫，小僧无妻，成就好事，岂不两美。”顺娥道：“我只道你是好人，反说出这臭口话来。我叫大伯惩治你死。”一清道：“你真不肯，我有刀在此。”顺娥道：“杀也由你。我乃何等人，你敢无礼？”正要走出房来，被一清抽刀砍死，遂取房中一件衣服将头包住，藏在经担内，走出门外来叫声：“章娘子！”无人答应，再叫二、三声，徐妙兰走出来道：“今日正要念经，我叫小娘来。”走入房去，只见主母杀死，鲜血满地，连忙走出叫道：“了不得，小娘被人杀死。”隔舍达德夫妇闻知，即走来看，寻不见头，大惊，不知何人所杀，只有经担先放在厅内，一清独自空身在外。哪知头在担内，所谓搜远不搜近也。达德发回一清去：“今日不念经了。”一清将经担挑去，以头藏于三宝殿后，一发无踪了。妙兰遣人去请陈大方来，外人都疑是达德所杀，陈大方赴包巡按处告了达德。

包公将状批府提问，知府拘来审道：“陈氏是何时被杀？”大方道：“是早饭后，日间哪有贼敢杀人？惟达德左邻有门相通，故能杀之，又盗得头去。倘是外贼，岂无人见！”知府道：“陈氏家可有奴婢使用人否？”大方道：“小的妹性贞烈，远避嫌疑，并无奴婢，只一婢妾妙兰，倘婢所杀，亦藏不得头也。”知府见大方词顺，便将达德夹起，勒逼招承，但头不肯认。审讫解报包大巡，包公又批下县详究陈顺娥首级下落结报。时尹知县是个贪酷无能之官，只将章达德拷打，限寻陈氏之头，且哄道：“你寻得头来与他全体去葬，我便申文书放你。”累至年余，达德家空如洗，蕙娘与女纺织刺绣及亲邻哀借度日，其女玉姬性孝，因无人使用，每日自去送饭，见父必含泪垂涕，问道：“父亲何日得放出？”达德道：“尹爷限我寻得陈氏头来即便放我。”玉姬回对母亲道：“尹爷说，寻得婢娘头出，即便放我父亲。今根究年余，并无踪迹，怎么寻得出？我想父亲牢中受尽苦楚，我与母亲日食难度，不如待我睡着，母亲可将我头割去，当做婢娘的送与尹爷，方可放得父亲。”母道：“我儿说话真乃当耍，你今一十六岁长大了，我意欲将你嫁与富家，或为妻为妾，多索几两聘银，将来我二人度日，何说此话？”女道：“父亲在牢受苦，母亲独自在家受饿，我安忍嫁与富家自图饱暖。况得聘银若吃尽了，哪里再有？那时我嫁人家是他人妇，怎肯容我归替父死。今我死则放回父亲，保得母亲，是一命保二命。若不保出父亲，则父死牢中，我与母亲贫难在家亦是饿死。我念已决，母亲若不肯忍杀，我便去缢死，望母亲割下头去当婢娘的，放出父亲，死无所恨。”母道：“我儿你说替父虽是，我安忍舍得。况我家未曾杀婢娘，天理终有一日明白，且耐心挨苦，从今再不可说

那断头话。”母遂防守数日，玉姬不得缢死，乃哄母道：“我今从母命，不须防矣。”母听亦稍懈怠。未几日，玉姬缢死，母乃解下抱住，痛哭一日，不得已，提起刀来又放下数次，不忍下手，乃想道：若不忍割他头来，救不得父，他亦枉死于阴司，亦不瞑目。焚香祝之，将刀来砍，终是心酸手软胆寒，割不得断，连砍几刀方能割下。母拿起头来一看，昏迷倒地。须臾苏醒，乃脱自己身上衣服裹住女头。次日，送在牢中交与丈夫，夫问其所得之故，黄氏答以夜有人送来，想其人念汝受苦已久，送出来也。章达德以头交与尹知县，尹爷欢喜，有了顺娥头出，此乃达德所杀是真，即坐定死罪，将达德一命犯解上。

巡按包公相验，见头是新砍的，发怒道：“你杀一命已该死，今又在何处杀这头来？顺娥死已年余，头必腐臭，此头乃近日的，岂不又杀一命？”达德推黄氏得来，包公将黄氏拷问，黄氏哭泣不已，欲说数次说不出来。包大巡奇怪，问徐妙兰，妙兰把玉姬自己缢死要救父亲之事细说一遍，达德夫妇一齐大哭起来。包公再取头看，果然死后砍的，刀痕并无血涸，”官吏俱下泪。包公叹息道：“人家有此孝亲之女，岂有杀人之父。”再审妙兰道：“那日早晨有什么人到你家来？”妙兰道：“早晨并无人来，早饭后有念经和尚来，他在外叫，我出来，主母已死了，头已不见了。”包公将达德轻监收候，吩咐黄氏常往僧寺去祈告许愿，倘僧有调戏言语，便可向他讨头。

黄氏回家，时常往龙宝寺或祈签，或求筊，或许愿，哭泣祷祝，愿寻得顺娥的头。往来惯熟，与僧言语，一清留之午饭，挑之道：“娘子何愁无夫，便再嫁个好的，落得自己快乐。”黄氏道：“人也不肯娶犯人之妻，也没奈何。”一清道：“娘子不须嫁，若肯与我好时，也济得你的衣食。”黄氏笑道：“济得我便好，若更得佛神保佑，寻得婶婶头来与他交官，我便从你。”一清把手来扯住道：“你但与我好事，我有灵牒，明日替你烧去，必牒得头出来。”黄氏半推半就道：“你今日先烧牒，我明日和你好。若牒得出来，休说一次，我誓愿与你终身相好。”一清引起欲心，抱住要奸。黄氏道：“你无灵牒只是哄，我不信你。你果然有法先牒出头来，待明日任你饱；不然，我岂肯送好事与你！”一清此时欲心难禁，说道：“只要和我好，少顷无头，变也变一个与你。”黄氏道：“你变个头来即与你今日饱。若与你过手了，将和尚头来当么？我不信你哄骗。”一清不得已说出道：“以前有个妇人来寺，戏之不肯，被我杀了，头藏在三宝殿后。你不从，我亦杀你凑双；肯，就将头与你。”黄氏道：“你装此吓我。先与我看，然后行事。”一清引出示之。黄氏道：“你出家人真狠心也。”一清又要交欢，黄氏推道：“先前与你闲讲，引动春心，真是肯了。今见这枯头，吓得心碎魂飞，全不爱矣，决定明日罢。”那头是一清亲手杀的，岂不亏心，亦道：“我见此也心惊肉战，全没兴了，你明日千万来。”黄氏道：“我不来，你来我家也不妨，要我先与你过手，然后你送那物与我。”黄氏归召章门几人，叫他直入三宝殿后拽出头来，将僧一清锁送包公，一夹便认，招出实情，即押一清斩首；仰该县为陈氏、章玉姬树立牌坊，赐以二匾，一曰“慷慨完节”，一曰“从容

血涸(y n, 音因)——血液向四外散开或渗透的痕迹。

筊(gào, 音告)——卜具。多用竹莛剖为两半制成，合拢拿在手里，掷于地面，观其俯仰，剖面均仰为阳筊，剖面均俯为阴筊，一阴一阳为圣筊。迷信者以此占吉凶。

灵牒(dié, 音碟)——灵验的神前誓词。

全孝”；又拆章达道之宅改立贞孝祠，以达道田产一半入祠，供奉四时祭祀之用费，家宅田产仍与达德掌管。

三十 周可立执孝惊神明 吕进寿仗义疏钱财

话说山东唐州民妇房瑞鸾，一十六岁嫁夫周大受，至二十二岁而夫故，生男可立仅周岁，苦节守寡，辛勤抚养儿子，可立已长成十八岁，能任薪水，耕农供母，甚是孝敬，乡里称服。房氏自思：子已长成，奈家贫不能为之娶妻，佣工所得之银，但足供我一人。若如此终身，我虽能为夫守节，而夫终归无后，反为不孝之大。乃焚香告夫道：“我守节十七年，心可对鬼神，并无变志，今夫若许我守节终身，随赐圣阳二笞；若许我改嫁以身资银代儿娶妇，为夫继后，可赐阴笞。”掷下去果是阴笞。又祝道：“笞本非阴则阳，吾未敢信。夫故有灵，渭存后为大，许我改嫁。可再得一阴笞。”又连丢二阴笞。房氏乃托人议婚，子可立泣阻道：“母亲若嫁，当在早年。乃守儿到今，年老改嫁，空劳前功。必是我为儿不孝，有供养不周处，凭母亲责罚，儿知改过。”房氏道：“我定要嫁，你阻不得我。”

上村有一富民卫思贤，年五十岁丧室，素闻房氏贤德，知其改嫁，即托媒来说合，以礼银三十两来交过。居氏对子道：“此银你用木匣封锁了与我带去，锁匙交与你，我过六十日来看你。”可立道：“儿不能备衣妆与母，岂敢要母银？母亲带去，儿不敢受锁匙。”母子相泣而别。房氏到卫门两月后，乃对夫道：“我意本不嫁，奈家贫，欲得此银代儿娶妇，故致失节。今我将银交与儿，为他娶了妇，便复来也。”思贤道：“你有此意，我前村佃户吕进禄是个朴实人，有女月娥，生得庄重，有福之相，今年十八，与你儿同年，我便为媒去说之。”房氏回儿家谓可立道：“前银恐你浪费，我故带去。今闻吕进禄有女与你同年，可将此银去娶之。”可立依允，娶得月娥入家，果然好个庄重女子。房氏见之欢喜，看儿成亲之后，复往卫门去。

谁料周可立是个孝道执方人，虽然甚爱月娥，笑容款洽，却不与她交合，夜则带衣而寝。月娥已年长知事，见如此将近一年，不得已乃言道：“我看你待我又是十分相爱，我谓你不知事，你又长大，说来你又百事晓得，如何旧年四月成亲到今正月将满一年，全不行夫妇之情，你先不与我交合，我今要强你交媾，云雨欢合，不由你假至诚也。”可立道：“我岂不知少年夫妇意乐情浓，奈娶你的银子是嫁母的，我不忍以卖母身之银娶妻奉衾枕也。今要积得三十两银还母，方与你交合。”吕氏道：“你我空手作家，只足度日，何时积得许多银？岂不终身鳏寡。”可立道：“终身还不得，誓终身不交，你若恐误青春，凭你另行改嫁别处欢乐。”吕氏道：“夫妇不和而嫁，亦是不得已；若因不得情欲而嫁，是狗彘之行也，岂忍为之。不如我回娘家与你力作，将银还了，然后来完娶；若供了我，银越难积。”可立道：“如此甚好。”将月娥送至岳丈家去。

至年冬，吕进禄将女送回夫家，月娥再三推托不去，父怒遣之，月娥乃与母言其故。进禄不信，与兄进寿叙之，进寿道：“真也。日前我在侄婿左邻王文家取银，因问可立为人何如。王文对我说道：‘那人是个孝子，因未还母银不敢宿妻是实。’”进禄道：“我家若富，也把几两助他，我又不能

圣阳二笞——见前文“笞”字注文。

款洽——亲密。

鳏（guān，音官）寡——无妻或丧妻的男人为鳏，妇女死了丈夫为寡。

彘（zhì，音智）——猪。

自给，女又不肯改嫁，在我家也不是了局。”进寿道：“侄女既贤淑，侄婿又是孝子，天意必不久困此人。我正为此事已凑银二十两，又将田典银十两，共三十两与侄女去，他后来有得还我亦可，没得还我便当相赠他孝子。人生有银不在此处用，枉作守虏何为？”月娥得伯父助银，不胜欣喜，拜谢而回。父命次子伯正送姐姐到家，伯正便回。月娥回至房中，将银摆在桌上看了一番，数过件数，乃收置橱内，然后入厨房炊饭。谁料右邻焦黑在壁缝中窥见其银，遂从门外入来偷去，其房门虽响，月娥只疑夫回入房，不出来看。少时，周可立回来，入厨房见妻，二人皆有喜色，同吃了午饭，即入房去，不见其银。问夫道：“银子你拿何处去了？”夫不知来历，问道：“我拿什么银子？”妻道：“你莫欺我，我问伯父借银三十两与你还婆婆，我数过二十五件，青绸帕包放在橱内。方才你进来房门响，是你入房中拿去，反要故意恼我。”夫道：“我进到厨房来，并未入卧房去。你伯父甚大家财，有三十两银子借你？你把这见识来图赖我，要与我成亲。我定要嫁你，决不落你圈套。”吕氏道：“原来你有外交，故不与我成亲。拿了我银去，又要嫁我，是将银催你嫁也，且何处得银还得伯父？”可立再三不信。吕氏思想今夜必然好合，谁知遇着此变，心中十分恼怒，便去自缢，幸得索断跌下，邻居救了，却去本司告首，无处追寻。

包公每夜祝告天地，讨求冤白。却有天雷打死一人，众人齐看，正是焦黑，衣服烧得干净，浑身皆炭，只裤头上一青绸帕未烧，有胆大者解下看是何物，却是银子，数之共二十五件，众人皆道：“可立夫妇正争三十两银子，说二十五件，莫非即此银也。”将来秤过，正是三十两，送吕氏认之。吕氏道：“正是。”众人方知焦黑偷银，被雷打死。惊动吕进禄、进寿、卫思贤、房氏皆闻知来看，莫不共信天道神明，咸称周可立孝心感格；吕月娥之义不改嫁，此志得明；吕进寿之仗义疏财；无不称服。由是，卫思贤道：“吕进寿百金之家耳，肯分三十金赠侄女以全其节孝；我有万金之家，只亲生二子，虽捐三百金与你之前子亦不为多。”即写关书一扇，分三百金之产业与周可立收执。可立坚辞不受道：“但以母与我归养足矣，不愿产业也。”思贤道：“此在你母意何如。”房氏道：“我久有此意，欲奉你终身，或少延残喘，则回周门。但近怀三个月身孕，正在两难。”思贤道：“孕生男女，则你代抚养，长大还我，以我先室为母，汝子有母，吾亦有前妻；若强你回我家，则你子无母，你前夫无妻，是夺人两天也。向三百产业你儿不受，今交与你，以表二年夫妇之义。”将此情呈于包公，包公为之旌表其门。房氏次年生一子名恕，养至十岁还卫家，后中经魁。

枉作守虏——白白地作守财奴。

感格——感动、感通，感而遂通天下之意。

两天——天，所依存或依靠的对象。两天，指房氏为其子之母、前夫之妻。

经魁——乡试中的前五名。

三十一 许弟兄怀恨断人嗣 乳臭子探访示线索

话说潞州城南有韩定者，家道富实，与许二自幼相交。许二家贫，与弟许三作盐客小佣人，常往河口觅客商趁钱度活。一日，许二与弟议道：“买卖我弟兄都会做，只是缺少本钱，难以措手。若只是商贾边觅些微利趁口，怎能得发达？”许三道：“兄即不言，我常要计议此事，只是没讨本钱处。尝闻兄与韩某相交甚厚，韩家大富，何不问他借得几千钱做本，待我兄弟加些利息还他，岂不是好。”许二道：“你说得是，只怕他不肯。”许三道：“待他不肯，再作主张。”许二依其言，次日，径来韩家相求。韩定出见许二笑道：“多时不会老兄，请入里面坐。”许二进后厅坐下，韩定吩咐家下整备酒席出来相待，二人对席而饮，酒至半酣，许二道：“久要与贤弟商议一事，不敢开口，诚恐贤弟不允。”韩定道：“老兄自幼相知，有甚话但说不妨。”许二道：“要往江湖贩些货物，缺少银两凑本，故来见弟商议要借些银子。”韩定道：“老兄还是自为，约伙伴同为？”许二不隐，直告与弟许三同住。韩定初则欲许借之，及闻得与弟相共就推托说道：“目下要解官粮，未有剩钱，不能从命。”许二知其推托，再不开言，即告酒多，辞别而去。韩定亦不甚留。当下许二回家不快，许三见兄不悦，乃问道：“兄去韩某借贷本钱，想必有了，何必忧闷？”许二道知其意，许三听了道：“韩某太欺负人，终不然我兄弟没他的本钱就成不得事么？须再计议。”遂复往河口寻觅客商去了不题。

时韩定有一养子名顺，聪明俊达，韩甚爱之。一日，三月清明，与朋友郊外踏青，顺带得碎银几两在身，以作逢店饮酒之资。是日，游至晚边，众朋友已散，独韩顺多饮几杯酒，不觉沉醉，遂伏在兴田驿半岭亭子上睡去。却遇许二兄弟过亭子边，许二认得亭子上睡的是韩某养子，遂与许三说知。许三恨其父不肯借银，猛然怒从心卜起，对兄道：“休怪弟太毒，可恨韩某无礼，今乘此时四下无人，谋害此子以雪不借贷之恨。”许二道：“由弟所为，只宜谨密。”许三取利斧一把，劈头砍下，命丧须臾。搜检身上藏有碎银数两，尽劫剥而去，弃尸于途中，当地岭下是一村人家，内有张一者，原是个木匠，其住房后面便是兴田驿。张木匠因要往城中造作，趁早出门，正值五更初天，携了器具，行至半岭，忽见一死尸倒在途中，遍体是血，张木匠吃了一惊道：“今早出门不利，待回家明日再来吧。”抽身回去。及午后韩定得知来认时，正是韩顺，不胜痛哭，遂集邻里验看，其致命处乃是斧痕。跟随血迹寻究，正及张木匠之家，邻里皆道是张木匠谋杀无疑，韩亦信之，即捉其夫妇解官首告。本官审勘邻证，合口指说木匠谋死，木匠夫妇有口不能分诉，仰天叫屈，哪里肯招。韩定并逼勘问，夫妇不胜拷打，夫妇二人争认。本司官见其夫妇争认，亦疑之，只监系狱中，连年不决。

是时包大尹正承敕旨审决西京狱事，道过潞州，潞州所属官员出郭迎接。包公入潞州公厅坐定，先问有司本处有疑狱否。职官近前禀道：“别无疑狱，惟韩某告发张木匠谋杀其子之情，张夫妇各争供招，事有可疑，至今监候狱中，年余未决。”包公听了乃道：“不论情之轻重，系狱者动经一年，少者亦有半载，百姓何堪，或当决者即决，可开者即放之。都似韩某一桩，天下能有几罪犯得出？”职官无言，怀惭而退。次日，包公换了小帽，领二公人

自入狱中，见张木匠夫妇细问之。张木匠悲泣呜咽，将前情诉了一遍。包公想：被谋之人，不合头上砍一斧痕，且血迹又落你家，今何不甘服，必有缘故，须再勘问。次日，又提审问一连数次，张木匠所诉皆如前言。正在疑惑间，见一小孩童手持一帕饭送来与狱卒，连说几句私语，狱卒点头应之。包公即问狱卒：“适那孩童与你说什么话？”狱卒不敢直对，乃道：“那孩童报道，小人家下有亲戚来到，令今晚早些回家。”包公知其诈，迳来堂上，发遣左右散于两廊，呼那孩童入后堂，吩咐门子李十八取四十文钱与之，便问：“适见狱卒有何话说？”孩童乃是乳臭不凋之子，口快，直告道：“今午出东街，遇二人在茶店里坐，见我来，用手招入店内，那人取过铜钱五十文与我买果子吃，却教我狱中探访，今有什么包丞相审勘张木匠，看其夫妇何人承认。是此缘故，别无他事。”包公即唤张龙、赵虎吩咐道：“你同这孩子前往东街茶店里，捉得那二人来见我。”张、赵领命，便跟孩童到东街茶店里拿人，正值许二兄弟在那里候孩童回报，张、赵抢进，登时捉住，解入公厅。包公便喝道：“你谋死人奈何要他人偿命？”初则许二兄弟还抵赖不肯认，包公令孩童证其前言，二人惊骇，不能隐瞒，供出谋杀情由。及拘韩定问之，韩定方悟当日许二来借银两不允，致恨之由。包公审决明白，遂将许二兄弟偿命；放张木匠夫妇回家。民自此冤能申矣。

三十二 李贼人再盗错认妓 谢家门冤屈白于世

话说扬州高城五里，地名吉安乡，有一人姓谢名景，颇有些根基。养一子名谢幼安，娶得城里苏明之女为媳。苏氏过门后甚是贤惠，大称姑意。忽一日，苏氏有房侄苏宜来其家探亲，谢幼安以为无赖之徒，颇怠慢之，宜怀恨而去。未过半月间，幼安往东乡看管耕种，路远不能回家。是夜，有贼李强闻知幼安不在家，乘黄昏入苏氏房中躲伏。将及半夜，盗取其妇首饰，正待开房门走出，被苏氏知觉，急忙喊叫有贼，李强惧怕被捉，抽出一把尖刀，刺死苏氏而去。比及天明，谢景夫妇起来，见媳妇房门未闭，乃问：“今日尚早，缘何就开了房门？”唤声不应，其姑进房问之，见死尸倒在地下，血污满身。大叫道：“祸哉！谁人入房中杀死媳妇，偷取首饰而去。”谢景听了，慌张无措，正不知贼是谁人。及幼安庄上回来，不胜悲哀，父子根勘杀人者，十数日下见下落，乡里亦疑此事。苏家不明，只道婿家自有缘故，假指被盗所杀。苏宜深恨往日慢他之仇，陈告于刘大尹处，直告谢某欲淫其媳，不从，杀之以灭口。刘大尹拘得谢景来衙勘之，谢某直诉以被盗杀死夺去首饰之情。及刘大尹再审邻里，都道此事未必是盗杀。刘大尹又问谢景道：“宁有盗杀人而妇不喊，内外并无一人知觉？此必是你谋死，早早招认，免受刑法。”谢景不能辩白，惟叫冤枉而已。刘大尹用长枷监于狱中根究，谢景受刑不过，只得诬服，虽则案卷已成而终未决，将近一年。适包公按行郡邑，来到扬州，审决狱囚。幼安首陈告父之枉情，包公复卷再问，谢景所诉与前情无异，知其不明，吩咐禁卒散疏谢景之狱，三、五日当究下落。

却说李强既杀谢家之妇，得其首饰，隐埋未露，恶心未休。在城有姓江名佐者，极富之家，其子荣新娶，李强因乘人杂时潜入新妇房中，隐伏床下，伺夜深行盗。不想是夜房里明烛到晓，三夜如此，李强动作不得，饥困已甚，只得奔出，被江家众仆捉之，乱打一顿，商议次日解到刘衙中拷问，李强道：“我未尝盗得你物，被打极矣，若放我不首官，则两下无事；苦送到官，我自有话说。”江惧其诈，次日不首于本司，径解包衙。包公审之，李道：“我非盗也，乃是医者，被他诬执到此。”包公道：“你既不是盗，缘何私入其房？”李道：“彼妇有僻疾，令我相随，常为之用药耳。”包公审问毕，私忖道：女家初到，纵有僻疾，亦当后来，怎肯令他同行？此人相貌极恶，必是贼矣。包公根究，那李强辩论妇家事体及平昔行藏与包公知之，及包公私到江家，果与李盗所言同。包公又疑盗若初到其家，则妇家之事焉能得知详细；若与新妇同来，彼又不执为盗。思之半晌，乃令监起狱中。退后堂细忖此事，疑此盗者莫非潜入房中日久，听其夫妇枕席之语记得来说。遂心生一计，密差军牌一人往城中寻个美妓进衙，令之美饰，穿着与江家媳妇无异。次日升堂，取出李强来证。那李只道此妇是江家新妇，乃呼妇小名道：“是你请我治病，今反执我为盗。”妓者不答，公吏皆掩口而笑。包公笑道：“强贼，你既平日相识，今何认妓为新妇？想往年杀谢家妇亦是汝矣！”即差公牌到李贼家搜取，公牌去时，搜至床下有新土，掘之，有首饰一匣，拿来见包公。包公即召幼安来认，内中拣出几件首饰乃其妻苏氏之物。李强惊服，不能抵隐，遂供招杀死苏氏之情及于江家行盗，潜伏三昼夜奔出被捉情由。

大称姑意——十分适宜婆婆的心意。

僻疾——怪僻，不常见或与众不同的疾病。

审勘明白，用长枷监入狱中，问成死罪；复杖苏宜诬告之罪；谢景出狱得释。人称神异。

三十三 陈军人新婚被捕杀 刘停娘怀恨守节操

话说广州肇庆府，陈、邵二姓最为盛族。陈长者有子名龙，邵秀有子名厚。陈郎聪俊而贫，邵郎奸滑而富，二人幼年同窗读书，皆未成婚。城东刘胜原是宦族，有女停娘聪敏，一闻父说便晓大意，年方十五，诗、词、歌、赋件件皆通，远近争欲求聘，一日，其父与族兄商议道：“停娘年已及笄，来议亲者无数，我欲择一佳婿，不论其人贫富，不知准可以许否？”兄答道：“古人择姻惟取婿之贤行，不以贫富而论。在城陈长者有子名龙，人物轩昂，勤学诗书，虽则目前家寒，谅此人久后必当发达。贤弟不嫌，我为媒，作成这段姻缘。”胜道：“吾亦久闻此人。待我回去商议。”即辞兄回家，对妻张氏说将停娘许嫁陈某之事，张氏答道：“此事由你主张，不必问我。”胜道：“你须将此意通知女儿，试其意向如何。”父母遂把适陈氏之事道知，停娘亦闻其人，口虽不言，心深慕之矣。未过一月，邵宅命里姬来刘家议亲，刘心只向陈家，推托女儿尚幼，且待来年再议。里姬去后，刘遣族兄密往陈家通意，陈长者家贫不敢应承。刘某道：“吾弟以令郎才俊轩昂，故愿以女适从，贫富非所论，但肯许允，即择日过门。”陈长者遂应允许亲。刘某回报于弟，胜大喜，唤音裁缝即为陈某做新衣服数件，只待择取吉日送女停娘过门。

是时邵某听知刘家之女许配陈子，深怀恨道：“是我先令里姬议亲，却推女年幼，今便许适陈家。”此耻不忿，心想寻个事端陷他。次日忖道：陈家原是辽东卫军，久失在伍，今若是发配，正应陈长者之子当行，除究此事，使他不得成婚。遂具状于本司，告首陈某逃军之由。官府审理其事，册籍已除军名，无所根勘，将停其讼。邵秀家富有钱，上下买嘱，乃拘陈某听审。陈家父子不能辩理，军批已出，陈龙发配远行，父子相抱而泣。龙道：“遭值不幸，家贫亲老，今儿有此远役，父母无依，如何放心得下。”长音道：“虽则我年迈，亲戚尚有，旦暮必来看顾；只你命愆，未完刘家之亲，不知此去还有相会日否？”龙道：“儿正因此亲事致恨于仇家，今受这大祸，亲事尚敢望哉！”父子叹气一宵。次日，龙之亲戚都来赠行，龙以亲老嘱托众人，迁辞而别。

比及刘家得知陈尤遭配之事，吁嗟不已。停娘心如刀割，恨不及陈郎相见一面。每对菱花，幽情别恨，难以语人。次年春间，城里人疫，刘女父母双亡，费用已尽，家业凋零，房屋俱卖与他人，停娘孤苦无依，投在姑娘家居住，姑怜念之，爱如己出。尝有人来其家与停娘议亲，姑未知意，因以言试道：“汝知父母已丧，身无所依，先许陈氏之子，今从军远方，音耗不通，未知是生是死。今女孙青年，何不凭我再嫁一个美郎，以图终身之计？”停娘听了泣谓姑道：“女孙听得，陈郎遭祸本为我身上起，使女儿再嫁他人，是背之不义。姑若怜我，女儿甘守姑家，以待陈郎之转，若倘有不幸，愿结来世姻缘；若要他适，宁就死路，决不相从。”其姑见其烈，再不及此事。自此停娘在姑家谨慎守着闺门，不是姑唤，足迹不出堂，人亦少

吁嗟——叹息、感慨。

姑娘——姑母。

音耗——消息。

女孙——孙女。

见面。

是年十月，海寇作乱，大兵临城，各家避难迁逃，惇娘与姑亦逃难于远方。次年，海寇平息，民乃复业。比及惇娘与姑回时，厅屋被寇烧毁，荒残不堪居住，二人就租平阳驿旁舍安下。未一月，适有宦家子黄宽骑马行至驿前，正值惇娘在厨炊饮，宽见其容貌秀美，便问左右居人，是谁家之女。有人识者，近前告以城里刘某的女，遭乱寄居在此。宽次日即令人来议亲，惇娘不允，宽以官势压之，务要强婚。其姑惊惧，对惇娘道：“彼父为官，若不许嫁，如何能够在此停泊。”惇娘道：“彼要强婚，几只有死而已。姑且许他待过六十日父母孝服完满，便议过门。须缓缓退之。”姑依其言，直对来议者说知，议亲人回报于宽，宽喜道：“便过六十日来娶。”遂停其事。

忽一日，有三个军家行到驿中歇下。二军人炊饭，一军人倚驿栏而坐，适惇娘见之，入对姑道：“驿中军人来到，姑试问之从哪里来，若是陈郎所在，亦须访个消息。”姑即出见军人问道：“你等是何卫来此？”一军应道：“从辽东卫来，要赴信州投文书。”姑听说便道：“若是辽东来，辽东卫有陈龙你可识否？”军人听了，即向前作揖道：“妈妈何以识得陈龙？”姑氏道：“陈龙是妾女孙之夫，曾许嫁之，未毕婚而别，故问及他。”军人道：“今女孙可适人否？”姑道：“专等陈郎回来，不肯嫁人。”军人忽然泪下道：“要见陈某，我便是也。”姑大惊，即入内与惇娘说知。惇娘不信，出见陈龙问及当初事情，陈龙将前事说了一遍，方信是真，二人相抱而哭。二军伙闻其故，齐欢喜道：“此千里之缘，岂偶然哉！我二人带来盘费钱若干，即与陈某今宵毕姻。”于是整備酒席，二军待之舍外，陈龙、惇娘并姑三人饮于舍内，酒罢人散，陈龙与惇娘进入房中，解衣就寝，诉其衷情，不胜凄楚。次日，二军伙对陈龙道：“君初婚不可轻离，待我二人自去投文书，回来相邀，与惇娘同往辽东，永谐鱼水之欢。”言毕遂去。于是陈龙留此舍中。与惇娘成亲才二十日，黄宽知觉陈某回来，恐他亲事不成，即遣仆人到舍中诱之至家，以逃军捕杀之，密令将尸身藏于瓦窑之中。次日，令人来逼惇娘过门。惇娘忧思无计，及闻丈夫被宽所害，就于房中自缢。姑见救之，说道：“想陈郎与你只有这几日姻缘，今已死矣，亦当绝念嫁与贵公子便了，何用自苦如此。”惇娘道：“女儿务要报夫之仇，与他同死，怎肯再嫁仇人？”其姑劝之不从，正没奈何，忽驿卒报开封府包大尹委任本府之职，今晚来到任上，准备迎接，惇娘闻之，谢天谢地，即具状迎包公马头呈告。

包公带进府衙审实惇娘口词，惇娘悲哭，将前情之事逐一诉知。包公即差公牌拘黄宽到衙根究，黄宽不肯招认。包公想道：既谋死人，须得尸首为证，彼方肯服；若无此对证，怎得明白？正在疑惑间，忽案前一阵狂风过，包公见风起得怪异，遂喝一声道：“若是冤枉，可随公牌去。”道罢，那阵风从包公座前复绕三回，那值堂公牌是张龙、赵虎，即随风出城二十里，直旋入瓦窑里而没。张龙、赵虎入窑中看时，有一男子尸首，面色未变，乃回报包公。包公令人抬得入衙来，令惇娘认之。惇娘一见认得是丈夫尸身，痛哭起来。验身上伤痕，乃是被黄宽捉去打死之伤。包公再提严审，黄宽不能隐，遂招服焉。叠成文卷，问宽偿命，追钱殡葬，付惇娘收管；复根究出邵秀买嘱吏胥陷害之情，决配远方充军；惇娘令亲人收领，每月官给库银若干

卫——古代军人编制名，于要害地区设卫，卫五千六百人，由都司率领，隶属于五军都督府，防地可以包括几府，一般驻地在某地即称某卫。

贍养度日，以便养活，终身守节，以全其烈志。

三十四 黄屠夫谋妻杀至友 李氏女再嫁明真相

话说岳州离城二十里，地名平江，有个张万，有个黄贵，二人皆宰屠为生，结交往来，情好甚密。张万家道不足，娶妻李氏，容貌秀俊。黄贵有钱，尚未有室。一日，张万生辰，黄贵持果酒来贺，张万欢喜，留待之，命李氏在旁斟酒。黄贵目视李氏，不觉动情，怎奈以嫂呼之，不敢说半句言语，至晚辞回。夜间想着李氏之容，睡不成寝，挨到五更，心生一计，准备五、六贯钱，侵早来张万家叫门。张万听得黄贵声音，起来开了门接入，问道：“贤弟有甚事来我家这早？”黄贵笑道：“某亲戚有几个猪，约我去买，恐失其信，特来邀兄同去，若有利息，当共分之。”张万甚喜，忙叫妻子起来入厨内备些早食。李氏便暖一瓶酒，整些下饭，出来见黄贵道：“难得叔叔早到寒舍，当饮一杯，以壮行色。”黄贵道：“惊动嫂嫂，万勿见罪。”遂与张万饮了数杯而行。天色尚早，赶到龙江，日出晌午。黄贵道：“已行三十余里，肚中饥饿，兄先往渡口坐着：待小弟前村沽买一瓶便来。”张万应诺，先往渡口去了。须臾间，黄贵持酒来，有意算计，他一连劝张兄，饮了数杯，又无下酒的，况行路辛苦，一时昏沉醉倒。黄贵看得前后无人，腰间拔出利刀，从张万肋下刺入，鲜血喷出而死。黄贵将尸抛入江中，尸沉，仓忙走回见李氏道：“与兄前往亲戚家买猪，不遇回来。”李氏问道：“叔叔既回，兄缘何不同回？”黄贵道：“我于龙江口相别而回。张兄说要往西庄问信，想必就回。”言罢而去。李氏在家等到晚边，不见其夫回来，自觉心下惶惶。过三、四日，查无音信，李氏愈慌，正待叫人来请黄贵问个端的，忽黄贵慌慌张张走来道：“尊嫂，祸事到了。”李氏忙问：“何故？”黄贵曰：“适间我往庄外走一遭，遇见一起客商来说，龙江渡有一人溺水身死，我听得往看之，族中张小一亦在，果见有尸首浮泊江口，认来正是张兄，肋下不知被甚人所刺，已伤一孔，我同小一看见，移尸上岸，买棺殓之。”李氏听了，痛哭几绝。黄贵假意抚慰，辞别回去。过了数日，黄贵取一贯钱送去与李氏道：“恐嫂嫂日用欠缺，将此钱权作买办。”李氏收了钱，又念得他殓丈夫，又送钱物给度，甚感他恩。

才过半载，黄贵以重财买嘱里姬前往张家见李氏道：“人生一世，草茂一春，娘子如此青年，张官人已死日久，终日凄凄冷冷守着空房，何不寻个佳偶再续良姻？如今黄官人家道丰足，人物出众，不如嫁与他成一对好夫妻，岂不美哉。”李氏曰：“妾甚得黄叔叔周济，无恩可报，若嫁他甚好，怎奈往日与我夫相好，恐惹人议论。”里姬笑曰：“彼自姓黄，娘子官人姓张。正当匹配，有何嫌疑？”李氏允诺。里姬回信，黄贵甚是欢喜，即备聘礼迎接过门。花烛之夜，如鱼似水，夫妇和睦，行则连肩，坐则并股，不觉过了十年，李氏已生二子。

时值三月，清朗时节，家家上坟挂纸，黄贵与李氏亦上坟而回，饮于房中。黄贵酒醉，乃以言挑其妻曰：“汝亦念张兄否？”李氏凄然泪下，问其故。黄贵笑曰：“本不该对你说，但今十年已生二子，岂复恨我！昔日谋死张兄于江亦是清明之日，不想你今能承我的家。”李氏带笑答曰：“事皆分定，岂其偶然。”其实心下深要与夫报仇。黄贵酒醉睡去，次日忘其所言。李氏候贵出外，收拾衣资逃回母家，以此事告知兄。其兄李元即为具状，领

妹赴开封府首告。包公即差公牌捉黄贵到衙根勘。黄贵初不肯认，包公令人开取张万死尸检验，黄贵不能抵瞒，一一招服。乃判下：谋其命而图其妻，当处极刑。押赴市曹斩首；将黄贵家财尽归李氏，仍旌其门为义妇。后来黄贵二子因端阳竞渡俱被溺死，天报可知。

三十五 秦长孺孤弱被虐死 柳继母狠暴杀子孙

话说什封府城内有一个仕宦人家，姓秦字宗祐，排行第七，家道殷富，娶城东程美之女为妻。程氏德性温柔，治家甚贤，生一子名长孺，十数年，程氏遂死，宗祐痛悼不已。忽值中秋，凄然泪下，将及半夜，梦见程氏与之相会，语言若生，相会良久，解衣并枕，交欢之际若在生无异。云收雨散，程氏推枕先起，泣辞宗祐曰：“感君之恩，其情难忘，故得与君相会。妾他无所嘱，吾之最怜爱者，惟生子长孺，望君善抚之，妾虽在九泉亦瞑目矣。”言罢遂去。宗祐正待挽留之，惊觉来却是梦中。次年宗祐再娶柳氏为妻，生一子名次孺。柳氏本小户人家出身，性甚狠暴，宗祐颇惧之。柳氏每见己子，则爱惜如宝；见长孺则嫉妒之，日夕打骂。长孺自知下为继母所容，又不敢与父得知，以此栖栖无依，时年已十五。一日，宗祐因出外访亲，连日不回，柳氏遂将长孺在暗空中打死，分付家下俱言长孺因暴病身死，遂葬之于城南门外。逾数日，宗祐回家，柳氏故意佯假痛哭，告以长孺病死已数日，今葬在城南门外。宗祐听得，因思前妻之言，悲不自胜，亦知此子必死于非命，但含忍而不敢言。

却说，一日，包公因三月间出郊外劝农，望见道旁有小新坟一所，上有纸钱霏霏，包公过之，忽闻身畔有人低声曰：“告相公，告相公。”连道数声。回头一看，又不见人。行数步，又复闻其声，至于终日相随耳畔不歇。及回来又经过新坟，听其愈明。包公细思之：必有冤枉。遂问邻人里老：“此一座新坟是准家葬的？”里老回曰：“是城中秦七官人近日死了儿子，葬在此间。”包公遂令左右就与里老借锄头掘开，将坟内小儿尸身检验，果见身上有数伤痕。包公回衙，便差公人唤秦宗祐理究其事因。宗祐供言前妻程氏生男名长孺，年已十五，前日我因出外访亲回来，后妻柳氏告以长孺数日前急病而死，现葬在南门外。包公知其意，又差人唤柳氏至，将柳氏根勘，长孺是谁打死，柳氏曰：“因得暴症身死。”不肯招认。包公拍案怒曰：“彼既病死，缘何遍身尽是打痕？分明是你打死他，还要强赖！”吩咐用刑。柳氏自知理亏，不得已将打死长孺情由，尽以招认。包公判曰：“无故杀子孙，合问死罪。”遂将柳氏依条处决；宗祐不知情，发回宁家。此案可为后妻杀前妻子者榜样。

栖栖无依——栖栖，又作恹恹，忙碌不安的样子；无依，没有依靠。

含忍——怀藏不露，抑制忍耐。

三十六 冯陈氏奇妒绝夫嗣 卫母子身死化冤魂

话说江州德化有一人，姓冯名叟，家颇饶裕，其妻陈氏，美貌无子，侧室卫氏，生有二子。陈氏自思：己无所出，减恐一旦色衰爱弛。每存妒害，无衅可乘。一日，冯叟欲置货物往四川买卖，临行吩咐陈氏，善视二子。陈氏假意应允。后至中秋，陈氏于南楼设下一宴，召卫氏及二子同来会饮；陈氏先把毒药放在酒中，举杯嘱托卫氏曰：“我无所出，幸汝有子，家业我当与汝相共，他日年老之时，皆托汝母子维持，此一杯酒，预为我日后意思。”卫氏辞不敢当，于是痛饮尽欢而罢。是夜药发，卫氏母子七孔流血，相继而死。时卫氏年二十五岁，长子年五岁，次子三岁。当时亲邻大小莫知其故，陈氏乃诈言因暴病而死，闻者无不伤感。陈氏又诈哭甚哀，以礼葬埋。却说冯叟在外，一日忽得一梦，梦见卫氏引二子泣诉其故。意欲收拾回家，奈因货物未脱，不能如愿。且信且疑，闷闷不悦。

将及三年后，适值包公按临其地，下马升厅，正坐间，忽然阶前一道黑气冲天，须臾不见天日。包公疑必有冤。是夜点起灯烛，包公困倦，隐几而卧。夜至三更，忽见一女子，生得仪容美丽，披头散发，两手牵引二子，哭哭啼啼，跪在阶下。包公问道：“你这妇人居住何处？姓甚名谁？手牵二子到此有何冤枉？——道来，我当与汝申雪。”女子泣道：“妾乃江州卫氏母子。因夫冯叟往四川经商，正母陈氏中秋置酒，毒杀妾母子三人，冤魂不散。幸蒙相公按临，故特哀告，望乞垂怜，代雪冤苦。”说罢，悲泣不已，再拜而退。包公次日即唤公差拘拿陈氏审勘道：“妾子即汝子，何得生此奇妒？害及三命，绝夫之嗣，莫大之罪，有何分辩？”陈氏悔服无语，包公拟断凌迟处死。

后过二载，冯叟回家，畜一大母彘，一岁生数子，获利几倍，将欲售之于屠，忽作人言道：“我即君之妻陈氏也。平日妒忌，杀妾母子，绝君之嗣，虽包公断后，上天犹不肯释妾，复行绝恶之罚，作为母彘，今偿君债将满，未免过千刀之苦。为我传语世上妇人，孝奉公姑，和睦妯娌，勿行妒忌，欺割妾婢，否则他日之报同我之报也。”远近闻之，俱踵其门观看。

弛——衰减。

按临其地——巡行、考察来到那个地方。

凌迟——亦称陵迟，即剐刑，先断四肢，再割喉咙，为封建社会最残酷的一种死刑，用以惩治大逆不道者。

欺割（cuò，音错）——欺压宰割。

踵（Zhōng，音肿）其门——踵，即脚后跟。踵其门为追随着到那家门上。

三十七 袁仆人疑心杀雍一 张兆娘冤死诉神明

话说西京离城五里，地名永安镇，有一人姓张名瑞，家道富足，娶城中杨安之女为妻。杨氏贤惠，治家有法，长幼听从呼令。生一女名兆娘，聪明美貌，针黹精通。父母甚爱惜之，常言：此女须得一佳婿方肯许聘，十五岁尚未许人。瑞有二仆，一姓袁一姓雍。雍仆敦厚，袁仆刁诈，一日，因怒于张，被张逐出。袁疑是雍献谗言于主人，故遭遣逐，遂甚恨雍，每想以仇报之。忽一日，张瑞因庄上回家，感冒重疾，服药不效，延十数日。张自量不保，唤杨氏近前嘱道：“我无男子，只有女儿，年已长大，倘我不能好，后当许人，休留在家。雍一为人小心勤谨，家事可托之。”言罢而卒。杨氏不胜哀痛，收殓殓讫，作完功果后，杨氏便令里妪与女儿兆娘议亲。女儿闻知，抱母大哭道：“吾父死未周年，况女无兄弟，今便将女儿出嫁，母亲所靠何人？情愿在家侍奉母亲，再过两年许嫁未迟。”母听其言，遂停其事。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张瑞亡过又是三、四个月，家下事务出入，内外尽是雍仆交纳，雍愈自紧密，不负主所托，杨氏总无忧虑。正值纳粮之际，雍一与杨氏说知，整备银两完官，杨氏取银一筐与雍入城，雍一领受待次日方去。适杨氏亲戚有请，杨氏携女同去赴席。袁仆知杨氏已出，抵暮入其家，欲盗彼财物，迳进里面舍房中，撞见雍一在床上打点钱贯，袁仆怨恨起来指道：“汝在主人边谗言逐我出去，如今把持家业，其实可恨。”就拔出一把尖刀来杀之，雍一措手不及，肋下被伤，一刀气绝。袁仆收取银筐，急走回来，并无人知。比及杨氏饮酒而归，唤雍一不见，走进内里寻觅，被人杀死在地。杨氏大惊，哭谓女道：“张门何大不幸？丈夫才死，雍一又被人杀死，怎生伸理？”其女亦哭，邻人知之，疑雍一死得不明。时又有庄佃汪某，乃往日张之仇人，告首于洪知县，洪拘其母女及仆婢十数人审问，杨氏哭诉，不知杀死情由。汪指赖其母女与人通奸，雍一捉奸，故被奸夫所杀。洪信之，勘令其招，杨氏不肯诬服，连年不决，累死者数人。其母女被拷打，身受刑伤，家私消乏。兆娘不胜其苦，谓母道：“女只在旦夕死矣，只恨无人看顾母亲，此冤难明，当质之于神，母不可诬服招认，以丧名节。”言罢呜咽不止。次日，兆娘果死，杨氏感伤，亦欲自尽。狱中人皆慰劝之，方不得死。

明年，洪已迁去，包公来按西京。杨氏闻之，重贿狱官，得出陈诉。包公根勘其事，拘邻里问之，皆言雍一之死不知是谁所杀；然杨氏母女亦无污行。包公亦疑之，次日斋戒禱于城隍司道：“今有杨氏疑狱，连年不决，若有冤情，当以梦应，我为之决理。”祝罢回衙，秉烛坐于寢室。未及二更，一阵风过，吹得烛影不明，起身视之，仿佛见窗外一黑猿。包公问道：“是谁来此？”猿应道：“特来证杨氏之狱。”包公即开窗看来时，四下安静，杳无人声，不见那猿。沉吟半晌，计上心来。次日侵早升堂，取出杨氏一干人问道：“汝家有姓袁人来往否？”杨氏答道：“只丈夫在日，有走仆姓袁，已逐于外数年，别无姓袁者。”包公即差公牌拘捉袁仆，到衙勘问，袁仆不肯招认。包公又差人入袁家搜取其物，得筐一个，内有银钱数贯，拿来见包公。包公未及问，杨氏认得，是当日付与雍一盛钱完粮之物。包公审得明白，乃问袁道：“杀死人者是汝，尚何抵赖？”令取长枷监于狱中根勘。袁仆不能隐，只得供出谋杀情由。包公遂叠成文案，问袁斩罪；汪某诬陷良人，发

针黹(zh, 音纸)——针线活。

配辽恶远方充军。遂放出杨氏并一干人回家。人或言其女姚娘发愿先死，诉神白冤 之应。

三十八 蒋天秀责仆应死炆 小琴童卖鱼认凶身

话说扬州有一人姓蒋名奇，表字天秀，家道富实，平素好善。忽一日有一老僧来其家化缘，天秀甚礼待之。僧人斋罢乃道：“贫僧山西人氏，削发东京报恩寺，因为寺东堂少一尊罗汉宝像，近闻长者平昔好布施，故贫僧不辞千里而来。”天秀道：“此乃小节，岂敢推托。”即令琴童入房中对妻张氏说知，取白银五十两出来付与僧人。僧人见那白银笑道：“不要一半完满得此一尊佛像，何用许多？”天秀道：“师父休嫌少，若完罗汉宝像以后剩者，作些功果，普度众生。”僧人见其欢喜布施，遂收了花银，辞别出门。心下忖道：适才见那施主相貌，目眵下现有一道死炆，当有大灾。彼如此好心，我今岂得不说与他知。”即回步入见天秀道：“贫僧颇晓麻衣之木，视君之貌，今年当有大厄，慎防不出，庶或可免。”再三叮咛而别。天秀入后舍见张氏道：“化缘僧人没话说得，相我今年有大厄，可笑可笑。”张氏道：“化缘僧人多有见识，正要谨慎。”时值花朝，天秀正邀妻子向后花园游赏，有一家人姓董，是个浪子，那日正与使女春香在花亭上戏耍，天秀遇见，将二人痛责一顿，董仆切恨在心。

才过一月，有一表兄黄美，在东京为通判，有书来请天秀。天秀接得书人对张氏道：“我今欲去。”张氏答道：“日前僧人说君有厄，不可出门，且儿子又年幼，不去为是。”天秀不听，吩咐董家人收拾行李，次日辞妻，吩咐照管门户而别。天秀与董家人并琴童行了数日旱路到河口，是一派水程。天秀讨了船只，将晚，船泊陕湾。那两个艄子一姓陈一姓翁，皆是不善之徒。董家人深恨日前被责，怀恨在心，是夜密与二艄子商议道：“我官人箱中有白银百两，行装衣货极广，汝二人若能谋之，此货物将来均分。”陈、翁二艄笑道：“汝虽不言，吾有此意久矣。”是夜，天秀与琴童在前舱睡，董家人在后舱睡，将近三更，董家人叫声：“有贼。”天秀梦中惊觉，便探头出船外来看，被陈艄一刀就推在河里；琴童正要走时，被翁艄一棍打落水中。三人打开箱子，取出银子均分。陈、翁二艄依前撑回船去，董家人将财物走上苏州去了。当下琴童被打昏迷，幸得不死，泅水上得岸来，大哭连声。天色渐明，忽上流头有一渔舟下来，听得岸上有人啼哭，撑舟过来看时，却是十七、八岁的小童，满身是水，问其来由，琴童哭告被劫之事，渔翁带他下船，撑回家中，取衣服与他换了。乃问道：“汝还是要回去，还是在此间同我过活？”琴童道：“主人遭难，不见下落，如何回去得？愿随公公在此。”渔翁道：“从容为你访问劫贼是谁，再作理会。”琴童拜谢不题。

再说当夜那天秀尸首流在芦苇港里，隔岸便是清河县，城西门有一慈惠寺。正是三月十五，会作斋事和尚都在港口放水灯，见一尸首，鲜血满面，下身衣服尚在。僧人道：“此必是遭劫客商，抛尸河里，流停在此。”内中有一老僧道：“我等当发慈悲心，将此尸埋于岸上，亦是一场善事。”众僧依其言，捞起尸首埋讫，放了水灯回去。是时包公因往濠州赈济，事毕转东京，经清河县过。正行之际，忽马前一阵旋风起处，哀号不已。包公疑怪，即差张龙随此风下落，张龙领命随旋风而来，至岸中乃息，张龙回复，包公

目眵(yá, 音牙)——眼边。

炆(qì, 音气)——此处与气字意思相同。

泅(fù, 音负)水——泅渡、游水。

遂留止清河县。包公次日委本县官带公牌前往根勘，掘开视之，见一死尸，宛然颈上伤一刀痕。周知县检视明白，问：“前面是哪里？”公人回道：“是慈惠寺。”知县令拘僧行问之，皆言：“日前因放水灯，见一死尸流停在港内，故收埋之，不知为何而死。”知县道：“分明是汝众人谋死，尚有何说？”因此令将这一起僧人监于狱中，回覆包公。包公再取出根勘，各称冤枉，不肯招认。包公自思：既是僧人谋杀人，其尸必丢于河中，岂肯自埋于岸上？事有可疑。因令散监众僧，将有二十余日，尚不能明。

时四月尽间，荷花盛开，本处仕女有游船之乐。忽一日琴童与渔翁正出河口卖鱼，正遇着陈、翁二艚在船上赏花饮酒，特来买鱼。琴童认得是谋死他主人的，密与渔翁说知，渔翁道：“汝主人之冤雪矣。今包大人在清河县断一狱事未决，留止在此，汝宜即往投告。”琴童连忙上岸，迳到清河县公厅中，见包公哭告主人被船艚谋死情由，现今贼人在船上饮酒。包公遂差公牌李、黄二人，随琴童来河口，将陈、翁二艚捉到公厅。包公令琴童去认死尸，回报哭诉：“正是主人，彼此二贼谋杀。”包公吩咐重刑拷问。陈、翁二艚见琴童在证，疑是鬼使神差，一款招认明白，便用长枷监于狱中，放回众僧。次日，包公取出贼人，追取原劫银两，押赴市曹斩首讫。当下只未捉得董家人。包公令琴童给领银两，用棺盛了尸首，带丧回乡埋葬。琴童谢了渔翁，带丧转扬州不题。后来天秀之子蒋士卿读书登第，官至中书舍人。董仆得财成巨商，后来在扬子江被盗杀死。天理昭彰，分毫不爽。

宛（wǎn，音晚）然——真切可见，历历在目。

分毫不爽——一分一毫不差。

三十九 江盐侏责仆屈万安 红衫妇污衣捩周富

话说江州在城有两个盐侏，皆惯通客商，延接往来之客。一姓鲍名顺，一姓江名玉，二人虽是交契，江多诈而鲍敦厚，鲍侏得盐商抬举，置成大家，娶城东黄亿女为妻，生一子名鲍成，专好游猎，父母禁之不得。一日鲍成领家童万安出去打猎，见潘长者园内树上一黄莺，鲍成放一弹，打落园中。时潘长者众女孙在花园游戏，鲍成着万安入花园拾那黄莺，万安见园中有人，不敢入去。成道：“汝如何不捡黄莺还我？”万安道：“园中一群女子，如何敢闯进去，待女回转，然后好取。”鲍成遂坐亭子上歇下。及到午边，女子回转去后，万安越墙入去寻那黄莺不见，出来说知，没有黄莺儿，莫非是那一起女子捡得去了。鲍成大怒，劈面打去，万安鼻上受了一拳，打得鲜血进流。大骂一顿，万安不敢做声，随他回去，亦不对主人说知。黄氏见家童鼻下血痕，问道：“今日令汝与主人上庄去也未曾？”万安不应，黄氏再三问故，万安只得将打猎之事说了一遍。黄氏怒道：“人家养子要读诗书，久后方与父母争气；有此不肖，专好游荡闲走，却又打伤家人。”即将猎犬打死，使用器物尽行毁坏，逐于庄所，不令回家。鲍成深恨万安，常要生个恶事捏他，只是没有机会处，忍在心头不题。

却说江侏虽亦通盐商，本利折耗，做不成家。因见鲍侏富豪，思量要图他金银。一日，忽生一计，前到鲍家叫声：“鲍兄在家否？”适鲍在外归来，入见江某，不胜之喜，便令黄氏备酒待之，江、鲍对饮。二人席上正说及经纪间事，江某大笑：“有一场大利息，小弟要去，怎奈缺少银两，特来与兄商议。”鲍问：“甚事？”江答以苏州巨商有绞锦百箱，不遇价，愿贱售回去，此行得百金本，可收其货，待价而沽，利息何啻百倍。”鲍是个爱财的人，欢然许他同去，约以来日在江口相会，江饮罢辞去。鲍以其事与黄氏说知，黄氏甚是不乐，鲍某意坚难阻，即收拾百金，吩咐万安挑行李后来。次日侵早，携金出门，将到江口，天色微明。江某与仆周富并其侄二人，备酒先在渡上等候，见鲍来即引上渡。江道：“日未出，雾气弥江，且与兄饮几杯开渡。”鲍依言不辞，一连饮了十数杯早酒，颇觉醉意。江某务劝多饮，鲍言：“早酒不消许多。”江怨道：“好意待兄，何以推故？”即袖中取出秤锤击之，正中鲍顶，昏倒在渡。二侄迳进缚杀之，取其金，投尸入江回来。比及万安挑行李到江口，不见主人，等到日午问人，皆道未来。万安只得回去见黄氏道：“主人未知从哪条路去，已赶他不遇而回。”黄氏自觉不快，过了三、四日，忽报江某已转，黄氏即着人问之，江某道：“那日等候鲍兄来，等了半日不见来，我自己开船而去。”黄氏听了惊慌，每日令人四下寻访，并无消息。鲍成在庄上闻知，忖道：“此必万安谋死，故挑行李回来瞒过，即具状告于王知州，拘得万安到衙根问，万安苦不肯招，鲍成立地禀复，说是积年刁仆，是他谋死无疑。王知州信之，用严刑拷问，万安苦不过，只得认了谋杀情由，长枷监入狱中，结案已成，是冬，仁宗命包公审决天下死罪，万安亦解东京听审，问及万安案卷，万安悲泣不止，告以前情。包公忖道：白日谋杀人，岂无见知者？若劫主人之财，则当远逃，怎肯自回？便令开了长枷，散监狱中。密遣公牌李吉吩咐：前到江州鲍家访查此事，若有人问万安如何，只说已典刑了。李吉去了。

何啻(chì, 音斥)百倍——何只百倍, 不只百倍。

且说江某得鲍金，遂致大富，及闻万安抵命，心常恍惚，惟恐发露。忽夜梦一神人告道：“你得鲍金致富，屈他仆抵命，久后有穿红衫妇人发露此事，你宜谨慎。”江梦中惊醒，密记心下。一月余，果有穿红衫妇人，遣钞五百贯来问江买盐。江明白在心，迎接妇人到家，厚礼待之。妇人道：“与君未相识，何蒙重敬？”江答道：“难得娘子下顾，有失款迎，若要盐便取好的送去，何用钱买。”妇人道：“妾夫在江口贩鱼，特来求君盐腌藏，若不受价，妾当别买。”江只得从命，加倍与盐。妇人正待辞行，值仆周富捧一盆秽水过来，滴污妇人红衣。妇人甚怒，江赔小心道：“小仆失手，万乞赦宥，情愿偿衣资钱。”妇人犹怀恨而去。江怒将仆缚之，捱二日才放。周富痛恨在心，迳来鲍家，见黄氏报说某日谋杀鲍顺的事。黄氏大恨，正思议欲去首告，适李吉入见黄氏，称说自东京来，缺少路费，冒进尊府，乞觅盘缠。黄氏便问：“你自东京来可闻得万安狱事否？”李吉道：“已处决了。”黄氏听了，悲咽不止。李吉问其故，黄氏道：“今谋杀我夫者已明白，误将此人抵命了。”李吉不隐，乃直告包公差人访查之缘由，黄氏取过花银十两，令公人带周富连夜赴东京来首告前情。包公审实明白，随遣公牌到江州，拘江玉一千人到衙根勘，江不能抵瞒，——招认，用长枷监于狱中，定了案卷，问江某叔侄三人抵命，放了万安；追还百金，给一半赏周富回去，鲍顺之冤始雪。

四十 丁千万谋财焚尸骨 乌盆子含冤赴公堂

话说包公为定州守日，有李浩者，扬州人，家私巨万，前来定州买卖，去城十余里，饮酒醉甚，不能行走，倒在路中睡去。至黄昏，有丁千、丁万，见李浩身畔资财，乘醉扛去僻处，夺其财物有百两黄金，二人平分之，归家藏下。二人又相议道：“此人酒醒不见了财物，必去定州告状，不如将他打死，以绝其根。”即将李浩打死，扛抬尸首入窑门，将火烧化。夜后，取出灰骨来捣碎，和为泥土，烧得瓦盆出来。

后定州有一王老，买得这乌盆子将盛尿用之。忽一夜起来小解，不觉盆子叫屈道：“我是扬州客人，你如何向我口中小便？”王老大惊，遂点起灯来问道：“这盆子，你若是冤枉，请分明说来，我与你伸雪。”乌盆遂答道：“我是扬州人姓李名浩，因去定州买卖，醉倒路途，被贼人丁千、丁万夺了黄金百两，并了性命，烧成骨灰，和为泥土，做成这盆子。有此冤枉，望将我去见包太守。”王老听罢悚然，过了一夜。次日，遂将这盆子去府衙首告。包公问其备细，王老将夜来瓦盆所言诉说一遍，包公随唤手下将瓦盆拾进阶下问之，瓦盆全不答应。包公怒道：“这老儿将此事诬惑官府。”责令出去。王老被责，将瓦盆带回家下，怨恨不已。

夜来盆子又叫道：“老者休闷，今日见包公，为无掩盖，这冤枉难诉。愿以衣裳借我，再去见包太守，待我一阵诉，决无异说。”王老惊异。不得已，次日又以衣裳掩盖瓦盆，去见包太守说知其情。包公亦勉强问之，盆子诉告前事冤屈。包公大骇，便差公牌唤丁千、丁万。良久，公差押二人到，包公细问杀李浩因由，二人诉无此事，不肯招认。包公令收入监中根勘，竟不肯服。包公遂差人唤二人妻来根问之，二人之妻亦不肯招。包公道：“你二人之夫将李浩谋杀了，夺去黄金百两，将他烧骨为灰，和泥作盆。黄金是你收藏了，你夫分明认着，你还抵赖什么？”其妻惊恐，遂告包公道：“是有金百两，埋在墙中。”包公既差人押其妻子回家，果于墙中得之，带见包公。包公令取出丁千、丁万问道：“你妻子却取得黄金百两在此，分明是你二人谋死李浩，怎不招认？”二人面面相视，只得招认了。包公断二人谋财害命，俱合死罪，斩讫；王老告首得实，官给赏银二十两；将瓦盆并原劫之金，着令李浩亲族领回葬之。大是奇异。

四十一 贤嫂娘有言不便说 小牙簪插地喻情理

却说包公任南直隶巡按时，池州有一老者，年登八旬，姓周名德，性极风骚，心甚狡伪。因见族房寡妇罗氏，貌赛羞花，周德意欲图奸，日日来往彼家，窥调稔熟。罗氏年方少艾，被德牵动。适一日，彼此交言偷情，相约深夜来会。是夜罗氏见德来至，遂引就榻，共效鸳鸯，倏尔年余，亲邻皆知。罗氏夫主亲弟周宗海屡次微谏不止，只得具告于包公。包公看状，暗自忖度：八旬老子气衰力倦，岂有奸情？遂差张龙先拿周德到厅鞠拷。德泣道：“衰老就死，惟恐不瞻，岂敢乱伦犯奸，乞老爷详情。”包公愈疑，将德收监后，差黄胜拘罗氏到厅勘究，罗氏哭道：“妾寡居，半步不出，况与周德有尊卑内外之分，并不敢交谈，岂有通奸情由？老爷详情。”这二人言诉如一，甘心受刑，不肯招认。包公闷闷不已，退入后堂，茶饭不食。其嫂汪氏问及叔何故不食？包公应道：“小叔今遇这场词讼，难以分割，故此纳闷忘食。”汪氏欲言不便，即将牙簪插地，喻叔知之。包公即悟，随升堂差人去狱中取出周德、罗氏来回，唤左右将此二人捆打，大喝道：“老贼无知，败丧纲常，死有余辜。”又指罗氏大骂：“泼妇淫乱，分明与德通奸，还要瞒我？”包公急令拿拶棍二副，把周德、罗氏拶起，各棒二百。那二人受刑不过，只得将通奸情由，从实供招，包公将周德、罗氏二人各杖一百，赶周德回家。牌唤周宗海到，押罗氏别嫁，周宗海领罗氏去讫。伦法肃然。

倏（shù，音书）尔年余——忽然间一年有余。

微谏（jiàn，音建）——私下里直言规劝。

分割——分辨、剖析。

喻（yù，音玉）——用譬喻的方法告知。

四十二 王三郎殒妻捉念六 真凶犯现身凭绣履

话说离开封府四十五甲，地名近江，隔江有姓王名三郎者，家颇富，惯走江湖，娶妻朱娟，貌美而贤，夫妻相敬如宾。一日，王三郎欲整行货出商于外，朱氏劝夫勿行，三郎依其言，遂不思远出，只在本地近处做些营生。时对门有姓李名宾者，先为府吏，后因事革役，性最刁毒，好色贪淫，因见朱氏有貌，欲与相通不能。忽一日，侵早见三郎出门去了，李宾装扮齐整，迳入三郎舍里，叫声：“王兄在家否？”此时朱氏初起，听得有人叫，问道：“是谁叫三郎？早已上庄去了。”李宾直入内里见朱氏道：“我有件事特来相托，未知即回么？”朱氏因见李宾往日邻居不疑，乃道：“彼有事未决，日晚方回。”李宾见朱氏云鬓半偏，启露朱唇，不觉欲心火动，用手扯住朱氏道：“尊嫂且同坐，我有一事告禀，待王兄回时，烦转达知。”朱氏见李宾有不良之意，劈面叱之道：“汝为堂堂六尺之躯，不分内外，白昼来人家调戏人妻，真畜类不如。”言罢入内去了。李宾羞脸难藏而出，回家自思：“倘或三郎回来，彼妻以其事说知，岂不深致仇恨？莫若杀之以泄此忿。”即持利刃复来三郎家，正见朱氏倚栏若有所思之意，宾向前怒道：“认得李某么？”朱氏转头见是李宾，大骂道：“奸贼缘何还不去？”李宾抽出利刃，望朱氏咽喉刺入，即时倒地，鲜血迸流，可怜红粉佳人，化作一场春梦，李宾脱取朱氏绣履走出门外，并刀埋于近江亭子边不题。

再说朱氏有族弟念六，惯走江湖，适值船泊江口，欲上岸探望朱氏一面，天晚行入其家，叫声无人答应，待至房中，转过栏杆边，寂无人声。念六随复登舟，觉其脚下履湿，便脱下置火上焙干。其夜，王三郎回家，唤朱氏不应，及进厨下点起灯照时，房中又未曾落锁，三郎疑惑，持灯行过栏杆边，见杀死一人倒在地下，血流满地，细观之，乃其妻也。三郎抱起看时，咽喉下伤了一刀。大哭道：“是谁谋杀吾妻？”次日，邻里闻知来看，果是被人所杀，不知何故。邻人道：“门外有一条血迹，可随此血迹去寻究之，便知贼人所在。”三郎然其言，集众邻里十数人，寻其脚迹而去，那脚迹直至念六船中而止。三郎上船捉住念六骂道：“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杀死吾妻？”念六大惊，不知所为何事，被三郎捆到家，乱打一顿，解送开封府陈告。包公审问邻里、干证，皆言谋杀人，血迹委实在他船中而没。包公根勘念六情由，念六哭道：“我与三郎是亲戚，抵暮到他家，无人即回。；履上沾了血迹，实不知杀死情由。”包公疑忖道：“既念六杀人，不当取妇人履！去。搜其船上，又无利器，此有不明之理，令将念六监入狱中。遂生一计，出榜文张挂：朱氏被人所谋，失落其履，有人捡得音，重赏官钱。过一月间并无消息。

忽一日，李宾饮于村舍，村妇有貌，与宾通奸，饮至酒后，乃对妇道：“看你有心待我，我当以一场大富赐你。”妇笑道：“自君常来我家，何曾用半文钱？有甚大富，你自取之，莫要哄我。”李宾道：“说与你知，若得赏钱，那时再来你家饮酒，岂不奉承着我。”妇问其故，李宾道：“那日王三郎妻被人杀死，陈告于开封府，将朱念六监狱偿命，至今未决，包大尹榜文张挂，如若有人捡得被杀妇人的履来报，重赏官钱。我正知其绣履下落，今说你知，可令你丈夫上领赏。”妇道：“履在何处你怎知之？”李宾道：“日前我到江口，见近江边亭子旁似乎有物，视之却是妇人之履并刀一把，用泥掩之。想必是被谋妇人的履。”村妇不信，及宾去后，密与丈夫说知。

村民闻知，次日逢到江口亭子边，掘开新泥，果有妇人绣履一双，刀一把，忙取回家见妇。其妇大喜，所谓宾言得实，令其夫即将此物来开封府见包公。包公问：“从何处得来？”村民直告以近江亭子边得来，埋在泥土中，包公问：“谁教汝在此寻觅？”村民不能隐，直告道：“是妻子说知。”包公自忖道：“其妇必有缘故。”乃笑对村民道：“此赏钱合该是你的。”遂令库官给出钱五十贯赏给村民。村民得钱，拜谢而去。

包公即唤公牌张、赵近前，密分付道：“你二人暗随此村民，至其家察访，若遇彼妻与人在家饮酒，即捉来见我。”公牌领命而去。

却说村民得了赏钱，欣然回家，见妻说知得赏的事。其妇不胜之喜，与夫道：“今我得此赏钱，皆是李外郎之恩，可请他来说知，取些分他，”村民然其言，即往李宾家请得他来。那妇人一见李宾，笑容满面，越发奉承，便邀入房中坐定；安排酒浆相待，三人共席而饮。那妇道：“多得外郎指教，已得赏钱，当共分之。”李宾笑道：“留在汝家做酒，余者当歇钱。”那妇大笑起来。两个公人直抢进房中，将李宾并村妇捉了，解衙内禀知妇人酒间与李宾所言之事。包公便问妇人：“你何以知得被杀妇人埋履所在？”妇人惊惧，直告以李宾所教，包公审问李宾，宾初则还不肯招认，后被重刑拷打，只得供出谋杀朱氏真情。于是再勘村妇李宾因何来汝家之故，村妇难抵，亦招出往来通奸情由。包公叠成文卷，问李宾处决；配村妇于远方。念六之冤方释，闻者无不快心。

四十三 高尚静许愿失银两 叶街坊还银无芥蒂

话说河南开封府新郑县，有一人姓高名尚静者，家有田园数顷，男女耕织为业，年近四旬，好学不倦。然为人不善修饰，言行举止异常，衣虽垢弊不浣，食虽粗粝不择，于人不欺，于物不取，不戚戚形无益之愁，不扬扬动有心之喜。或时以诗书骋怀，或时以琴樽取乐。赏四时之佳景，玩江山之秀丽，流连花月，玩弄风光。或时以诗酒为乐，冬夏述作，春秋游赏。谓其妻曰：“人生世间，如白驹过隙，一去难再；若不及时为乐，吾恐白发易生，老景将至。”言罢即令其妻取酒消遣。正饮间，忽有新郑县官差人至家催秤粮差之事，尚静乃收拾家下白银，到市铺内煎销，得银四两，藏入袖内，自思：往年粮差俱系里长收纳完官，今次包公行牌，各要亲手赴秤。今观包公为官清正，宛若神明，心怀肃畏，遂带前银另买牲酒香仪之类，迳赴城隍庙中许下良愿，候在秤完之日即来赛还。祈祷已毕，将牲酒之类在庙中散福，不觉贪饮几杯，出庙之时，前银已落庙中。不防街坊有一人姓叶名孔者，先在铺中见尚静煎销银两在身，往庙许愿，即起不良之意，跟尾在尚静身后，悄悄入庙，躲在城隍宝座下，见尚静拜辞神出，即拾其银回讧。尚静回家，方觉失了前银，再往庙中寻时，已不见踪影。无可奈何，只得具状迳到包公台前告理。包公看了状词道：“汝这银两在庙中失去，又不知是何人拾得，难以判断。”遂不准其状，将尚静发落出外。尚静叫屈连天，两眼垂泪而去。

包公因这件事自思：某为民牧，自当与民分忧。心中自觉不安，乃具疏文一道，敬诣城隍庙行香，将疏文焚于炉内，祷祝出庙回衙，令左右点起灯烛，将几案焚香放在东边，包公向东端坐祷祝，坐以待旦，如此者三夜。是夜三更，忽然狂风大起，移时间风吹一物直到阶下，包公令左右抬起观看，乃是一叶，叶中被虫蛀了一孔。包公看了已知其意，方才吩咐左右各去歇宿。

次日，包公唤张龙、赵虎吩咐道：“汝可即去府县前后呼唤叶孔名字，若有人应肯，即唤他来见我。”张、赵二人领命出衙，遍往市街，叫喊半日，东街有一人应声而出道：“吾乃叶孔是也，不知尊兄有何见谕？”张、赵二人道：“包公有唤。”遂拘其人入衙跪下。包公道：“数日前有新郑县高尚静在城隍庙里失落去白银四两，其银大小有三片，他在我这里告你，吾亦知道是你拾得，又不是去偷他的，缘何不把去还他？”叶孔见包公判断通神，说得真了，只得拜服招认道：“小人在庙中焚香，因拾得此银，至今尚未使用。既蒙相公神见，小人不敢隐瞒。”包公审了口词，即令左右押叶孔回家取银，复令再唤高尚静到台，将银看认，果然丝毫不差。包公乃对高尚静道：“汝落了银子，系是叶孔拾得，我今与你追还，汝可把三两五钱秤粮完官，更有五钱可分与叶孔以作酬劳之资。自后相见，不许两相芥蒂。”二人拜谢出府。高尚静乃将些散碎银两备办牲物并香烛纸锭，迳往城隍庙还愿，深感包公之德。

以诗书骋怀——凭借诗书抒发自己的胸怀抱负。

煎销——熔炼。

跟尾——跟随、尾随。

民牧——老百姓的主管，地方的长官。

见谕——见解、规劝。

芥蒂——也称蒂芥，细小的梗塞之物。

四十四 石哑子献棒为家产 胞兄长辩白翻供词

话说包公坐厅，有公吏刘厚前来复称：“门外有石哑子手持大棒来献。”包公令他入来，亲自问之，略不能应对。诸吏遂复包公道：“这厮每遇官府上任，几度来献此棒，任官责打。爷台休要问他。”包公听罢思忖：这哑子必有冤枉的事，故忍吃此刑，特来献棒。不然，怎肯屡屡无罪吃棒？遂心生一计，将哑子用猪血遍涂在臀上，又以长枷枷于街上号令，暗差数个军人打探，若有人称屈者，引来见我。良久，街上纷然来看，有一老者嗟叹道：“此人冤屈，今日反受此苦。”军人听得，便引老人至厅前见包公，包公详问缘由。老人道：“此人是村南石哑子，伊兄石全，家财巨万，此人自小来原不能言，被兄赶出，应有家财，并无分与他。每年告官，不能伸冤，今日又被杖责，小老因此感叹。”包公闻其言，即差人去追唤石全到衙，问道：“这哑子是你同胞兄弟么？”石全答道：“他原是家中养猪的人，少年原在本家庄地居住，不是亲骨肉。”包公闻其言，遂将哑子开枷放了去，石全欢喜而回。

包公见他回去，再唤过哑子来教道：“你后若撞见石全哥哥，你去扭打他无妨。”哑子但点头而去。一日，在东街外忽遇石全来到，哑子怨忿，随即推倒石全，扯破头面，乱打一番，十分狼狈。石全受亏，不免具状投包公来告，言哑子不尊礼法，将亲兄殴打。包公遂问石全道：“哑子若果是你亲弟，他的罪过非小，断不轻恕：若是常人，只作斗殴论。”石全道：“他果是我同胞兄弟。”包公道：“这哑子既是亲兄弟，如何不将家财分与他？还是汝欺心独占。”石全无言可对。包公即差人押二人去，还将所有家财产业，各分一半。众人闻之，无不称快。

应对——用言语酬答。

来原——原来，起初。

小老——老汉自谦之称。

四十五 愚乡邻报怨割牛舌 官府令行禁寓深意

话说包公守开封府时，有姓刘名全者，住在城东小羊村，务农为业，一日，耕田回来，复后再去，但见耕牛满口带血，气喘而行。刘全详看一番，乃知牛舌

为人割去。全写状告于包公道：告为杀命事：农靠耕，耕靠牛，牛无舌，耕不得，遭割去，如杀命。乞追上告。

包公看了状词，因细思之，遂问刘全：“你与邻里何人有仇？”全无言对，但告：“望相公作主。”包公以钱五百贯与他，令归家将牛宰杀，以肉分卖四邻，若取得肉钱，可将此钱添买牛耕作。刘全不敢受，包公必要与之，全受之而去。包公随即具榜张挂：倘有私宰耕牛，有人捕捉者，官给赏钱三百贯。刘全归家，遂令一屠开剥其牛，将肉分卖与邻里。其东邻有卜安者，与刘全有旧仇，扯住刘全道：“今府衙前有榜，赏钱三百贯给捕捉私宰耕牛者不误。你今敢宰杀么？”随即缚住刘全，要同去见包公，按下不题。

却说包公，是夜睡至三更得一梦，忽见一巡官带领一女子乘鞍，手持一刀，有千个口，道是丑生人，言讫不见。觉来思量，竟不得明。次日早间升厅问事，值卜安来诉刘全杀牛之事。包公思念夜来之梦，与此事恰相符合。巡官想是卜字，女子乘鞍乃是安字，持刀割也，千个口舌也，丑生牛也。卜安与刘全必有冤仇，前日割牛舌者必此人也，故今日来诉刘全杀牛。随即将卜安入狱根勘，狱吏取出刑具，置于卜安面前道：“从实招认，免受苦楚。”卜安惧怕，不得已乃招认，因与刘全借柴薪不肯，因致此恨，于七月十三日晚，见刘全牛在坡中吃草，遂将牛舌割了。狱吏审实，次日呈知于包公，遂将卜安依律断决，长枷号令一个月。批道：

审得卜安，乃刘全之仇人也。挟仇害无知之物，心则何忍；割舌伤有用之畜，情则更恶。教宰牛而旋禁，略施巧术；分卖肉而来首，自谓中机。岂知令行禁违，情有深意。

正是使心用心，反累其身。姑念乡愚，杖愆枷徼。

批完，众皆服包公神见。

杖愆枷徼——以杖打的刑法进行处罚，以枷具枷住犯人使人警醒而不再犯同类的罪。

四十六 无赖子途中骗良马 识途骡饥饿逐刁棍

话说开封府南乡有一大户，姓富名仁，家蓄上等骡马一匹。一日，骑马上庄收租，到庄遂遣家人兴福骑转回家。走到中途，下马歇息。有一汉子姓黄名洪，说自南乡来，乘着瘦骡一匹，见了兴福，亦下骡儿停息，遂近前道：“大哥何来？”兴福道：“我送东人往庄上收租来。”二人遂草坐叙话，不觉良久。洪忽心生一计道：“大哥你此马倒好个膘腴。”福道：“客官识马么？”洪道：“曾贩马来。”福道：“吾东人不久用高价买得此马。”洪道：“大哥不弃，愿借一试。”兴福不疑其歹，遂与之乘。洪须臾跨上雕鞍，出马半里，并不回缰。兴福心惊，连忙追马。洪见赶来，加鞭策马如飞，望捷路便走。那一匹好马平空被刁棍拐骗而去。兴福愕然无奈，自悔不及，只得乘着老骡转庄，报主领罪。仁大怒，将福痛责一番，命牵骡往府中径告。时包公正公座，兴福进告。包公问：“何处人氏？”福道：“小人名兴福，南乡人，富仁家奴仆，有状呈上。”

告为半路拐马事：泼遭无赖，驾言买马，骑试半里，加鞭不知去向，止留伊骑原骡

相抵。马上郎不知谁氏之子，清平世岂容脱骗之奸。乞追上告。

包公问那个棍徒姓名，福道：“途遇一面，不知名姓。”包公责道：“乡民好不知事，既无对头下落，怎生来告状？”兴福哀告道：“久仰天台善断无头冤讼，小民故此申告。”包公吩咐道：“我设下一计，看你造化如何。你归家，三日后再来听计。”兴福叩头而去。包公令赵虎将骡牵入马房，三日不与草料，饿得那骡叫声嘶闹。

过了三日，只见兴福来见包公，包公令牵出那骡，唤兴福出城，张龙押后，吩咐依计而行，令牵从原路拐骗之处引上路头，放缰任走，但逢草地，二人拦挡冲啾，那骡径奔归路，不用加鞭，跟至四十里路外，有地名黄泥村，只见村里一所瓦房旁一扇茅屋，那骡遂奔其家，直入茅屋嘶叫。洪出看见自己骡回，暗喜不胜。当时张龙同兴福就于近边邻人家探访，那黄洪昂然牵着一匹骡马，竟去放在山中看养。龙随即带兴福去认，兴福见马即走向前，勒马牵过，洪正欲来夺，就被张龙一把扭住，连人带马押了，迤迳而行，往府中见包公。包公发忍道：“你这厮狼心虎胆，不晓我包某么？诳骗路上行人马匹，该当何罪？”洪事实理亏，难以抵对。包公吩咐张龙将重刑责打，枷号示众，罚其骡于官，杖七十赶出。兴福不合与之试马，亦量情责罚，当官领马回去。遂批道：

审得黄洪，以无赖子见马欺心，自负于伯乐之顾；兴福以无知竖逢人托意，不思量赵氏之奸。岂知有马不借人，迳被以骡而驳去。既不及追其人，又未经识其地。幸物类之有知，借路途以相逐。罪人斯得，名法莫逃，合行重究，从公处罚，昭示后人，休学骗马。

蓄——通畜，此处指饲养。

膘腴（yú，音鱼）——肥胖丰满。

迤迳——曲曲折折。

自负句——自恃有伯乐相马的眼力。

四十七 金丝鲤妖媚迷秀才 郑善人虔诚动观音

话说扬州城东门有一儒家，姓刘名真，字天然，幼而聪明，乐读诗书，未结婚姻，笃志芸窗，甘守清贫。当宋仁宗皇祐三年开科取士，即备行李前往东京赴试，争奈盘缠稀少，在途中淹延日久，将到京都，科场已罢。刘真叹道：“我如此命薄，不得就试。”收拾余资，就赁开元寺僧房肄业。

不觉时光似箭，日月如梭，正遇上元佳节，京中大放花灯。彼时离城三十里通漕运处，地名碧油潭，水深万丈，有个千年金丝鲤鱼成精，往常亦曾变成女子，迷惑客商。那夕正脱形出潭，听得城里放灯，即吐出一颗小珠，俨然是个十七、八岁丫环，手持灯笼，随之慢慢行入城来，人看见无不牵情。将近五更，看着残灯犹未收，妖媚恐露其形，遂走入金丞相后花园内大池中隐形。元宵已过，妖鱼不思归潭。恰遇丞相有女名金线小姐，因带侍女来花园内赏花，看见东架瓦盆上一丛红白牡丹可爱，即着侍女折来观玩，倚着池阁栏杆饮酒。忽见池中有个金鲤鱼，扬须鼓口，游于水面，小姐见着，将饮残那杯酒倾在池中，被妖鱼一吞而尽。小姐笑视良久，回转香闺。妖鱼因知小姐好看牡丹，每夜喷气饰之，牡丹颜色愈鲜，引得小姐日日来折玩不已。

春光将尽，初夏又临。刘秀才在僧舍日久，囊篋萧然，知己朋友又各回归，思量没奈何，乃写下几幅草字，往城中官宦家献卖。一日，来到金丞相府前，适因丞相出探乡友回府，见刘秀才将字在手中，令取看之，连声称美，遂带入府内，问其乡贯来因，见其人才不凡，乃留之西馆，教子弟读书，即令家人去寺中搬取行李，安置一个所在，正近后花园东轩之侧，刘真得遇丞相提携，衣食充裕，益攻书史，但是府中翰墨往来，并皆刘手启答，丞相甚爱重之。一夕，刘真偶步入花园中，正值小姐与二、三侍女在花架下玩花，刘真看见失惊道：“久闻丞相有女，颜貌秀丽，果然不虚。后来小生若侥幸成名，得此佳人为配足矣。”道罢，恐人知觉，迳转至轩下，因歌杜甫诗篇以见志。

常言欲心一动，则邪便侵之，妖正欲迷惑个好男子，没寻机会处，是夜探得刘真未寝，便变成小姐形迹，到真读书馆所叩其门户。刘启户视之，正是日间所见的小姐，真愕然。妖媚道：“秀才不要惊恐，妾身省视爹娘已经睡去，闻君书声清亮，特来请教。”真方安心，与之对坐榻上，谈论颇久，解衣就寝。天色将明，妖媚先起，谓真道：“今夜早来陪君。”言罢迳去。自此日去夜来，情意甚密，妖媚每来必将美食待真，真自谓佳遇，不胜之喜。一夕，妖媚备酒食来与真饮道：“君寓此处虽好，倘久后侍女知觉，报知父母，两下丢丑。妾不如收拾闺中所有，同君逃回汝家，长为夫妇。”真道：“如若丞相着人根究，其罪怎逃？”妖媚道：“妾母最爱于我，且妾于君俱未议婚姻，纵使根究亦无妨事。”真依言，过了一宵，约定十四夜，河下预备船只，小姐收拾零碎银两，与真迳回扬州，比及丞相知真走去，亦不究问。

芸窗——书斋。

争奈——怎奈。

盘缠——也称盘川，即旅费。

淹延——滞留延期。

肄(yì, 音异)业——学习。

囊(náng)篋(qiè, 音怯)萧然——口袋和箱子里冷落清静，比喻钱财已空。

自妖媚去后，那朵牡丹花即枯死矣，金小姐朝夕思忆，染成病症，纵有良医，不能调理，母忧问其病由，小姐乃道为牡丹之故。母与丞相说知，丞相道：“此花惟扬州有。”即差家人带金宝往扬州，不拘官宦民家，不惜重价买得回家。家人领命迳到扬州，遍访此样牡丹花，惟东门刘秀才家植有数丛。及家人访到刘秀才家下，值真外出，只见帘子下立着一个女子，问道：“是谁？”金家家人疑道：“好似我家小姐声音。”近前认之，果是小姐。恰遇刘真回来，家人亦认得是刘秀才，各痴呆半晌，莫知所为。真问家人来因，家人告以小姐思牡丹得病特来此买之。真笑道：“小姐随我来此将近半年，哪里又有一个小姐？”家人难明，连夜回转东京报知丞相。丞相不信，差公吏来扬州接回小姐，小姐竟不推辞，与刘真随家人等转回东京，入府见丞相。丞相看是小姐，惊疑未定，及其母出来道：“小姐在房中尚未起来，因何又有在此？”丞相问刘真缘故，刘真不隐，一一告知昔日在东轩相会之因由。丞相道：“汝必被妖所惑。”即乘轿入开封府见包公说知其事。包公差张龙拘到二小姐并刘真，于厅下细视之，果无二样。乃命取轩辕所铸照魔镜定其真伪，及左右将镜悬于堂上，顷刻间妖鱼吐开黑气，昏了天日，只听得一声响，黑气四散，看时，堂下二小姐皆不见了。丞相与包公皆愕然，满堂人无不失色。包公道：“丞相暂退，容迟几日，定有下落。”丞相称谢而去。包公着刘真在外伺候，将榜文张挂：有知妖精、小姐下落者，给钱五千贯赏之。次日侵早，往城隍庙中将碟章焚讫。城隍即遣阴兵遍处搜查是何妖怪，顷刻阴兵来报：碧油潭千年金鲤鱼作怪。城隍具劄通知五湖四海龙君，务要捉拿妖鱼解报。龙君得知此事，亦遣水族神兵，沿江湖捕捉妖鱼。无如水族神兵俱皆杀败，如之奈何。龙君奏于上帝，上帝遣天兵捉之，那妖越遍八荒，如何拿得？怎奈包大尹日夕于城隍司里追迫，城隍只得再通龙君，龙君闭住四角海门搜捉，妖鱼却被赶得紧急，走入南海。

时都下有一郑某，平素好善，家中挂一张淡墨素妆的观世音像，日日敬奉无厌。忽夜梦一素妆妇人向他道：“汝明日来河岸边，引我见包大尹，稳取一场富贵。”郑某醒来，次早到河边看，果见一中年妇人，手执竹篮，内放一小小金色鲤鱼，立在杨柳树下，等着郑某来到，便说：“昨日，碧油潭金鲤鱼为四海龙君追逼无路，奔入南海，藏入琼蕊莲花下，今被我哄入篮中罩定走不得。前日包大尹有榜文，给赏知得妖鱼下落之人，可引我去，看他判出此条公案，给得赏钱来，一应赠尔。”郑某大悦，忙引妇人到府衙，正值包公与金丞相在厅上议论此事。公吏报入，包公唤进问其来由，郑某将妇人所言告知。包公道：“是此怪矣。”即令当堂放下鱼篮，遂问之。那妖为佛力所伏，在篮里一一供出迷人情由，摄去小姐现在碧油潭山侧岩穴中。包公欲将此妖鱼取出烹之，妇人道：“此千年灵气所成，纵烹之亦不能死，老妇带去自有发落。”包公然之，命库吏赏钱五千贯与妇人去，归人出门首将赏钱付与郑某道：“报汝奉我三年之诚心，须将此事传于世上。”言讫不见。郑某方悟是家中所奉观音大士，将钱回家，请精工绘水墨观音之像，手提鱼篮，京都人效之，皆相传绘，此即今所谓鱼篮观音是也。

比及包公差人士岩穴中寻取得金小姐到衙，已死去了，只心头略有微温，令医诊视，皆言将有缘生人气引之可苏。包公猛省，谓丞相道：“小姐莫非

轩辕——《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此处即指黄帝。

具劄（zhá，音闸）——准备齐全奏事的公文。

与刘秀才有缘？老夫今日当作冰人，成就此段姻事。”乃唤过刘真以气上呵小姐，小姐果然苏来，左右见者皆道事非偶然。包公亦欢悦，命人送二人入丞相府中。是夕，刘真与小姐成亲。次年，真登第，在京不上数年，官至中书，生二子俱出仕。

冰人——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即指婚姻，冰人即介绍婚姻的媒人。

中书——官名，供职于内阁，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官阶为从七品。

四十八 何岳丈具状告异事 玉面猫捉怪救君臣

话说清河县有一秀士施俊，娶妻何氏名赛花，容貌秀丽，女工精通。施俊一日闻得东京开科取士，辞别妻室而行。与家童小二途中晓行夜住，饥餐渴饮，行了数日，已到山前，将晚，遇店投宿。原来那山盘旋六百余里，后面接西京地界，幽林深谷，崖石嵯峨，人迹不到，多出精灵怪异。有一起西天走下五个老鼠，神通变化，往来莫测，或时变化老人出来，脱骗客商财物；或时变化女子，迷人子弟；或时变男子，惑富家之美女。其怪以大小呼名，有鼠、鼠二等称，聚穴在子弟；或时变男子，惑富家之美女。其怪以大小呼名，有鼠一、鼠二等称，聚穴在瞰海岩下。那日，其怪鼠五正待寻人迷惑，化一店主人，在山前迎接过客，恰遇施俊生得清秀，便问其乡贯来历，施俊告以其实要往东京赴试的事，其怪暗喜。是夕，备酒款待之，与施俊对席而饮，酒中论及古今，那怪对答如流。施俊大惊，忖道：此只是一店家，怎博学如此？因问：“足下亦通学否？”其怪笑道：“不瞒秀士说，三、四年前曾赴试，时运不济，科场没分，故弃了诗书开一小店，于本处随时度日。”施俊与他同饮到更深，那怪生一计较，呵一口毒气入酒中，递与施秀士饮之，施俊不饮那酒便罢，饮下去即刻昏闷，倒于座上。小二连忙扶起，引入客房安歇，腹中疼痛难忍，小二慌张，又没有寻医人处，延至天明，已不知昨夜店主人哪里去了，勉强扶了主人再行几里，寻一个店住下，方知中了妖毒。

却说当下那妖怪脱身变做施俊模样，便走归来。何氏正在房中梳妆，听得丈夫回家，连忙出来看时，果是笑容可掬。因问道：“才离家二十余日，缘何便回？”那妖怪答道：“将近东京，途遇赴试秀士说道，科场已罢，士子都散，我闻得此话，遂不入城，抽身回来。”何氏道：“小二如何不同回？”妖怪道：“小二不会走路，我将行李寄托朋友带回，着他随在后。”何氏信之，遂整早饭与妖食毕，亲朋来往都当是真的。自是妖与何氏取乐，岂知真夫在店中受苦。又过了半月，施俊在店中求得董真人丹药，调汤饮之，果获安全。比及要上东京，闻说科场已散，即与小二回来，缓缓归到家中，将有二十余日。小二先入门，恰值何氏与妖精在厅后饮酒，何氏听见小二回来，便起身出来问道：“你为何来得恁迟？”小二道：“休说归迟，险些主人性命难保。”何氏问：“是哪个主人？”小二道：“同我赴京去的，更问哪个主人？”何氏笑道：“你在路上躲懒不行，主人先回二十余日了。”小二惊道：“说哪里话，主人与我日则同行，夜则同歇，寸步不离，何得说他先回？”何氏听了，疑惑不定。忽施俊走入门来，见了何氏，相抱而哭。那妖怪听得，走出厅前，喝声：“是谁敢戏吾妻？”施俊大怒，近前与妖相斗一番，被妖逐赶而出。邻里闻知，无不吃惊。施俊没奈何，只得投见岳丈诉知其情。岳丈甚忧，令具状告于王丞相府衙。

王丞相看状，大异其事，即差公牌拘妖怪、何氏来问。王丞相视之，果是两个施俊。左右见者皆言除非是包大尹能明此事，惜在边庭未回。王丞相唤何氏近前细审之，何氏一一道知前情。丞相道：“你可曾知真夫身上有甚形迹为证否？”何氏道：“妾夫右臂有黑痣可验。”王丞相先唤假的近前，令其脱去上身衣服，验右臂上没有黑痣。丞相看罢忖道：这个是妖怪。再唤真的验之，果有黑痣在臂。丞相便令真施俊跪于左边，假施俊跪于右边，着公牌取长枷靠前分咐道：“汝等验一人右臂有黑痣者，是真施俊；无者是妖怪，即用长枷监起。”比及公牌向前验之，二人臂上皆有黑痣，不能辨其真

伪。王丞相惊道：“好不作怪，适间只一个有，此时都有了。”且令俱收狱中，明日再审。

妖怪在狱中不忿，取难香呵起，那瞰海岩下四个鼠精商议便来救之。乃变作王丞相形体，次日侵早坐堂，取出施俊一千人阶下审问，将真的重责一番。施俊含冤无地，叫屈连天。忽真的王丞相入堂，见上面先坐一个，遂大惊，即令公人捉下假的；假的亦发作起来，着公吏捉下真的。霎时间混作一堂，公人亦辨不得真假，哪个敢动手”当下两个王丞相争辨公堂，看者各痴呆了。有老吏见识明敏者，近前禀道“两丞相不知真假，辩论连日亦是徒然，除非朝见仁宗。”仁宗遂降敕宣两丞相入朝，比及两丞相朝见，妖怪作法神通，喷一口气，仁宗眼目遂昏，不能明视，传旨命将二人监起通天牢里，候在今夜北斗上时，定要审出真假。原来仁宗是赤脚大仙降世，每到半夜，天官亦能见之，故如此云。

真假两丞相既收牢中，那妖怪恐彼参出，即将难香呵起，瞰海岩下三个鼠精闻得，商量着第三个来救。那第三鼠灵通亦显，变作仁宗面貌，未及五更，已占坐了朝元殿，大会百官，勘问其事。真仁宗平明出殿，文武官员见有二天子，各各失色，遂会同众官入内见国母奏知此事，国母大惊，便取过玉印，随百官出殿审视端的。国母道：“你众官休慌，真天子掌中左有山河右有社稷的纹，看是哪个没有，便是假的。”众官验之，果然只有真仁宗有此纹。国母传旨，将假的监于通天牢中根勘去了。

那假的惊慌，便呵起难香，鼠一、鼠二闻知烦恼，商量道：“鼠五好没分晓，生出这等大狱，事干朝廷，怎得脱逃？”鼠二道：“我只得前去救他们回来。”鼠二作起神通，变成假国母升殿，要取年中一干人放了。忽宫中国母传旨，命监禁者不得走透妖怪。比及文武知两国母之命一要放脱一要监禁，正不知哪个是真国母。仁宗因是不快，忧思数日，寝食俱废。众臣奏道：“陛下可差使命在边庭宣包公回朝，方得明白。”天子允奏，亲书诏旨，差使臣往边庭宣读。包公接旨回朝，拜见圣上。退朝入开封府衙，唤过二十四名无情汉，取出三十六般法物，摆列堂下，于狱中取出一干罪犯来问，委的有二位王丞相，两个施秀才，一国母，一仁宗。包公笑道：“内中丞相、施俊未审哪个真假，国母与圣上是假必矣。”且令监起，明日碟知城隍，然后判问。

四鼠精被监一狱，面面相觑，暗相约道：“包公说碟知城隍，必证出我等本相。虽是动作我们不得，争奈上干天怒，岂能久遁？可请鼠一来议。”众妖遂呵起难香，是时鼠一正来开封府打探消息，闻得包丞相勘问，笑道：“待我做个包丞相，看你如何判理。”即显神通变作假包公，坐于府堂上判事。恰遇真包公出牒告城隍转衙，忽报堂上有一包公在座。包公道：“这孽畜敢如此欺诳。”迳入堂上，着令公牌拿下，那妖怪走下堂来，混在一处，众公牌正不知是哪个为真的，如何敢动手？堂下包公怒从心上起，抽身自忖，吩咐公牌：“你众人谨守衙门，不得走漏消息，待我出堂方来听候。”公牌领诺。包公退入后堂去，假的还在堂上理事，只是公牌疑惑，不依呼召。

且说包公入见李氏夫人道：“怪异难明，吾当诉之上帝，除此恶怪。汝将吾尸用被紧盖床上，休得举动，多则二昼夜便转。”遂取领边所涂孔雀血

牒知——用公文告知。

面面相觑——相对而视，束手无策。

漫嚼几口，卧赴阴床上，直到天门。天使引见玉帝奏知其事，玉帝闻奏，命
检察司曹查究何孽力祸。司曹奏道：“是西方雷音寺五鼠精走落中界作闹。”
玉帝闻奏，欲召天兵收之。司曹奏道：“天兵不能收，若赶得紧急，此怪必
走入海，为害尤猛。除非雷音寺世尊殿前宝盖笼中一个玉面猫能伏之，若求
得来，可灭此怪，胜如十万天兵。”玉帝即差天使往雷音寺求取玉面猫。天
使领玉牒到得西方雷音寺，参见了世尊，奉上玉牒，世尊开读，与众佛徒议
之。有广大师进言：“世尊殿上离此猫不得，经卷甚多，恐议鼠耗，若借此
猫去，恐误其事。”世尊道：“玉帝旨意焉敢不从？”大帅道：“可将金睛
狮子借之。玉帝若究，可说要留猫护经，玉帝亦不见罪。”世尊依其言，将
金睛狮子付天使，前去回奏玉帝。司曹见之奏道：“文曲星为东京大难来，
此兽不是玉面猫，枉费其功，望圣上怜之，取真的与他去。”玉帝复差天使
同包公来雷音寺走一遭，见世尊参拜恳求。世尊不允，有大乘罗汉进道：“
文曲星亦为生民之计，千辛万苦到此，世尊以救生为心，当借之去。”世尊依
言，令童子将宝盖笼中取出灵猫，诵偈一遍，那猫遂伏身短小。付包公藏于
袖中，又教以捉鼠之法。包公拜辞世尊，同天使回见玉帝，奏知借得玉面猫
来。玉帝大悦，命太乙天尊以杨柳水与包公饮了，其毒即解。

及天使送出天门，包公于赴阴床上醒来，已去五日矣。李夫人甚喜，即
取汤来饮了。包公对夫人说知，到西天世尊处借得除怪之物来，休泄此机。
夫人道：“于今怎生处置？”包公密道：“你明日入宫中见国母道知，择定
某日，南效筑起高台，方断此事。”夫人依命，次日乘轿进宫中见国母奏知，
国母依奏，即宣狄枢密吩咐南效筑台，不宜失误。狄青领旨，带领本部军兵
向南效筑起高台完备。包公在府衙里吩咐二十四名雄汉，择定是日前赴台上
审问。轰动东京城军民，哪个不来看？当日真仁宗、假仁宗、真国母、假国
母与两丞相、两施俊，都立台下，文武官排列两厢，独真包公在台上坐，那
假包公尚在台下争辩。将近午时，包公于袖中先取世尊经渴念了一遍，那玉
面猫伸出一只脚，似猛虎之威，眼内射出两道金光，飞身下台来，先将第三
鼠咬倒，却是假仁宗，鼠二露形要走，被神猫伸出左脚抓住，又伸出右脚抓
了那鼠一，放开口一连咬倒，台下军民见者齐声呐喊。那假丞相、施俊变身
走上云霄，神猫飞上，咬下一个是第五鼠，单走了第四鼠，那玉面猫不舍，
一直随金光赶去。台下文武官见除了此怪，无不喝彩。包公下台来，见四个
大鼠，约长一丈，被咬伤处尽出白膏。包公奏道：“此吸人精血所成，可令
各军卫宰烹食之，能助筋力。”仁宗允奏，敕令军卒抬得去了。起驾入朝，
文武各朝贺，仁宗大悦，宣包公上殿面慰之，设宴待文武，命史臣略记其异。
包公饮罢，退回府衙，发放施俊带何氏回家，仍得团圆。向后，何氏只因与
怪交媾，受其恶毒更深，腹痛，施俊取所得董真人丸药饮之，何氏乃吐出毒
气而愈。后来施俊得中进士，官至吏部，生二子亦成名。

四十九 尹贞娘题联考新夫 查雅士愧赧失佳偶

话说河南许州管下临颖县，有一人姓查名彝，文雅士也，少入县庠，娶近村尹贞娘为妻。花烛之夜，查生正欲解衣而寝，尹贞娘乃止之曰：“妾意郎君幼读儒书，当发奋励志，扬名显亲，非若寻常俗子可比，今日交会，可无言而就寝乎？妾今谬出鄙句，郎君若能随口应答，妾即与君共枕；若才力不及，郎君宜再赴学读书，今宵恐违所愿。”查生即命出题。贞娘乃出诗句道：“点灯登阁各攻书。”查生思了半晌，未能应答，不觉面有惭色，遂即辞妻执灯径往学宫而去。是时学中诸友见查生尽夜而来，皆向前问道：“兄今宵洞房花烛，正宜同伴新人，及时欢会行乐，何独抛弃新人至此，敢问其故？”查生因诸友来问，即以其妻所出诗句告之诸友，咸皆未答而退。内存一人姓郑名正者，平生为人极是好谑，听得查生此言，随即漏夜私回，径往查生房内与贞娘宿歇。原来贞娘自悔偶然出此戏联，实非有心相难他，不期丈夫怀羞而去，心中懊悔不及，及见郑正入房，贞娘只谓查生回家歇宿，哪知是假的，乃问道：“郎君适间不能对答而去，今倏又回，莫作思得佳句乎？”郑正默然不答。贞娘忖是其夫怀怒，亦不再问。郑正乃与贞娘极尽交欢之美，未及天明而去。及天明，查生回家，乃与贞娘施礼道：“昨夜承瞻佳句，小生学问荒疏，不能应答，心甚愧赧，有失陪奉。”贞娘道：“君昨夜已回，缘何言此诳妾？”再三诘问其故，查生以实未回答之。贞娘细思查生之言，已知其身被他人所污，遂对查生道：“郎君若实未回，愿郎君前程万里，从今后可奋志攻书，不须顾恋妾也。”言罢，即入房中自缢。移时，查生知之，即与父母迳往，救之不及。查生痛悲，不知其故，昏绝于地。父母急救方醒，只得具棺殡葬贞娘。

不觉时光似箭，又是庆历三年八月中秋节，包公按临至临颖县，直升入公厅坐下。公厅庭前旁边有一桐树，树下阴凉可爱，包公唤左右把虎皮交椅移倚在桐树之下，玩月消遣，偶出诗句云：移椅倚桐同玩月。寻思欲凑下韵，半晌不能凑得，遂枕椅而卧。似睡非睡之间，朦胧见一女子，年近二八，美貌超群，昂然近前下跪道：“大人诗句不劳寻思，何不道：点灯登阁各攻书。”包公见对得甚工，即问道：“你这女子往居何处？”可通名姓。”女子答道：“大人若要知妾来历，除非本县学内秀才可知其详。”言讫，化阵清风而去。

包公醒时，辗转寻思此事奇怪。次日出牌，吩咐左右唤齐临颖县学秀才，来院赴考。包公出《论语》中题目，乃是“敬鬼神而远之”一句，与诸生作文，又将“移椅倚桐同玩月”诗句，出在题尾。内有秀才查彝，因见诗句偶合其妻贞娘前语，遂即书其下云：“点灯登阁各攻书。”诸生作文已毕，包公发令出外伺候。包公正看卷时，偶然见查彝诗句符合梦中之意，即唤查彝问道：“吾观汝文章亦只是寻常，但对诗句大有可取，吾谅此诗名必请他人之为，非汝能作也。吾今识破，可实言之，毋得隐讳。”查彝闻言，一一禀知。包公又问道：“吾想汝夜往学中之时，内中必有平日极善戏谑之人，知汝不回，故诈托汝之躯，与汝妻宿，污其身体，汝妻怀羞以致身死。汝可逐一说来，吾当替汝伸冤。”查彝禀道：“生员学中只有姓郑名正者，平生极好戏谑。”包公听罢，即令公差拘唤郑正到台审勘。郑正初然抵死不认，后

好(hào, 音耗)谑(xuè)——喜欢开玩笑。

愧赧(n n, 音南)——因惭愧而面红耳赤。

受极刑，只得供招：贞娘诗句，查彝不能答对，怀羞到学与诸友言及此情，我不合起意，假身奸污，以致贞娘之死，甘罪招认是实。包公取了供词，即将郑正依拟因奸致死一命，即赴法场处决。士论帖服。

五十 徐淑云赠银助国材 庞学吏贪心杀雪梅

话说顺天任县徐卿、郑贤二人，同窗数载，卿妻只生一女，名淑云；贤妻生有一子，名国材。二人后得高科，俱登朝议职，遂有秦晋之心，因无媒妁之言，乃以结襟为记，誓无更变。不觉光阴似箭，人事屡移。国材年至十八，聪明俊慧，无书不读。不幸父母双亡，不数年家资消乏。徐卿见他家贫，遂欲将女嫁与别家。国材亦不敢启齿，情愿写下离书。淑云性格乖巧，文墨素谙，闻知父母负约，不肯还配郑郎，忧闷香闺，日食减少，不觉又过一年，宗师考试，村幸入泮宫，馆于儒学西斋。淑云闻材进学，悄使雪梅赍白银十两，金杯一双，密送与郑。雪梅迳往其家。访问郑官人在何处，国材堂叔郑仁道：“你要寻他，可往儒学西斋去寻。”雪梅奔往儒学西斋，果见国材。雪梅道：“官人万福。淑云小姐拜上，具礼在此作贺。”国材见了，收其礼物，遂与雪梅道：“蒙小姐错爱，今赐厚仪，何以为当？但小生写了休书，再不敢过望，自后莫来，恐人知之，貽辱小姐。”嘱罢，送雪梅出学门回去。雪梅归家见小姐备道郑官人所说言语。淑云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岂更二夫。纵使老爷要我改嫁，有死而已。”次日，着雪梅再往儒学去与郑相公说，叫他二更时分到后园内，把金银赠你，娶小姐回归，材诺其言。不防隔墙学吏庞龙窃听其所约，心萌一计，至夜来，恰遇国材与同窗友饮酒醉睡，庞龙投入园内，将槐树一摇，那雪梅叫一声：“郑官人来也。”手中携了白银一封、金钗数副并情书一纸走将出来，低头细看，却不是郑官人，回身欲转，庞龙遂拔出利刀将雪梅一刀杀死，推入园池里，取出金银而走。那淑云等到天明，不见雪梅回来，心中怀疑。这时国材醒来，已自天晓，记起昨日之约，今误却了大事，闷闷不已。

次日，徐不见雪梅，令家人遍处寻觅，寻到花园中，只见池边有血迹，即唤众人池内捞看，却是雪梅被人杀死。他边遗下一个纸包。卿令开那包来看，却是一封情书。书略曰：

妻淑云顿首：家君虽负约，妾志自坚贞。夫子今游泮 岂作负心人。特具白金百两，
首饰二副，乞作完娶之资。早调琴瑟 之好，永和鸾凤之音。本欲一面，奈家法森严，不
克 如愿，遣雪梅转达，幸祈留意是荷。

那徐卿看了大怒，遂具告于县。知县薛堂即令快手捉拿郑国材到厅拘问，郑国材不认其事。徐卿将淑云书信对理，国材见是小姐亲笔，哑口无言。薛堂将材拷打一番收监听决。徐卿是夜私送黄金百两，贿托薛堂致死国材。薛堂受了那金子，也不论国材招与不招只管呼令左右将材钉了长枷问决，做一首文书解上顺天府去。

是时顺天府尹却是包公。国材将前情逐一告诉，包公令张千将国材收监听决。材自入禁中，手不释卷，禁中人等无不欣羨，知礼者另加钦敬。适包

秦晋——春秋时，秦晋两国世为婚姻，后称两姓联姻的关系为秦晋。

赍(j, 音基)——把东西送给别人。

貽(yí, 音怡)辱——留下污辱。

游泮(pàn, 音判)——游学。

琴瑟(sè, 音涩)——两种乐器名，比喻夫妻间感情和谐。

永和句——鸾凤指鸾鸟和凤凰。此名指夫妻间关系和谐犹如鸾凤和鸣。

不克——不能够。

公提监，闻材书声不绝，心中暗想：此子决非谋财害命之徒，后日必有大用。是夜祝告天地乃寝，梦见有诗一首于壁上。曰：

雪压梅花映粉墙，龙骑龙背试梅花；世人若识其中趣，池内冤伸脱木才。

包公醒来，忖度半晌，方悟其意。次日升堂，拘唤庞龙来府究问。庞龙到厅诉道：“小的乃学吏，并无受贿，老爷虎牌来拘，有何罪过？”包公道：“这死囚好胆大包身！悄入徐园，杀死雪梅，得金银若干，你还要强辩？”喝令李万捆打，将长枷钉了。庞龙失色大惊，心想：这桩密事包公何得而知？真乃神人！只得直招。包公问道：“你夺去金首饰二副，白银一百，今还有几多否？”庞龙道：“银皆费尽，只有首饰未动。”遂差张千押庞龙回取首饰来，又责庞龙一百棍，囚入狱中。令人唤徐卿、淑云到台。包公喝道：“你这老贼重富轻贫，负却前盟，是何道理？”令张千唤出郑国材到厅，打开长枷，给衣帽与他穿了。又唤门子摆起香案花烛，令淑云就在厅上与国材拜了夫妇，库内给银二十两与国材安家。将金首饰还了徐氏回家，追庞龙家产变银偿还淑云夫妇。将徐卿赶出。那夫妇叩头拜谢包公而去。包公令公牌取出庞龙，押往法场，斩首示众。申奏朝廷，将薛知县配三千里。后郑国材联科及第。

五十一 邱一所抢伞耍无赖 罗进贤骂官怨不平

话说有民罗进贤，二月十二日天下大雨，擎了一伞出门探友，行至后巷亭，有一后生求帮伞。进贤不肯道：“如此大雨，你不自备伞具，我一伞焉能遮得两人！”其后生乃是城内光棍邱一所，花言巧计，最会骗人，乃诡词道：“我亦有伞，适间友人借去，令我在此少待，我今欲归甚急，故求相庇，兄何少容人之量。”罗生见说，遂与他帮伞。行到南街尾分路，邱一所夺伞在手道：“你可从那里去！”罗进贤道：“把伞还我。”邱一所笑道：“明日还罢，请了。”进贤赶上骂道：“这光棍！你帮我伞，还要拿到哪里去？”邱一所亦骂道：“这光棍！我当初原不与你帮，今要冒认我的伞，是何道理？”罗进贤忍气不住，扭打在包公衙门去。包公问道：“你二人伞有记号否？”皆道：“伞乃小物，哪有记号。”包公又问道：“可有干证否？”罗进贤道：“彼在后巷帮我伞，未有干证。”邱一所道：“他帮我伞时有二人见，只不晓得名姓。”包公又问：“伞值价几多？”罗进贤道：“新伞乃值五分。”包公怒道：“五分银物亦来打搅衙门。”令左右将伞扯破，每人分一半去，将二人赶出去。密嘱门子道：“你去看二人说些什么话，依实来报。门子回复道：“一人骂老爷糊涂不明，一人说，你没天理争我伞，今日也会着恼。”遂命皂隶拿他二人回来问道：“谁骂我者？”门子指罗进贤道：“是此人骂。”包公道：“骂本管地方官长，该当何罪？”发打二十。罗进贤道：“小人并不曾骂，真是冤枉。”邱一所执道：“明是他骂，到此就赖着。他白占我伞是的了。”包公道：“不说起争伞，几乎误打此人，分明是邱一所白占他伞，我判不明，伞又扯破，故彼不忿，怒骂我。”邱一所道：“他贪心无厌，见伞来判与他，故轻易骂官。哪里伞是他的？”包公道：“你这光棍，何故敢欺心？今尚且执他骂官，陷入于罪。是以我故扯破此伞试你二人之真伪，不然，哪里有工夫去拘干证审此小事。”将一所打十板，仍追银一钱以偿进贤。适有前在后巷见邱一所骗帮者二人，其一乃是粮户孙符，见包公审出此情，不觉抚掌道：“此真是生城隍也，不须干证。”包公询问所言何事，孙符乃言邱一所帮伞之因，“后来老爷断得明白，故小人不觉叹服。”包公益知所断不枉。

五十二 邹樵夫卖柴误失刀 卢生员昧心辱斯文

话说有民邹敬，砍柴为生。一日往山采樵，即挑入城内，去卖，其刀插入柴内，忘记拔起，带柴卖与生员卢日乾去，得银二分归家。及午后复去砍柴，方记得刀在柴内，忙往卢家去取。日乾小器不肯还。邹敬在家取索甚急，发言秽骂。乾乃包公得意门生，恃此脚力，就写帖命家人送县。包公问及根由，知事体颇小，纳其分上，将邹敬责五板发去。

敬被责不甘，复往日乾门首大骂不止，日乾乃衣巾亲见包公道：“邹敬刁顽，蒙老师责治，彼反撒泼，又在街上大骂，乞加严治，方可警刁。”包公心上思量道：“彼村民敢肆骂秀才，此必刀真插在柴内，被他隐瞒，又被刑责，故忿不甘心。乃命快手李节密嘱道：“如此如此。”又将邹敬锁住等候。李节领命到卢日乾家中道：“卢娘子，那村夫骂你，相公送在衙内，先番被责五板，今又被责十板，你相公教我来说，如今把柴刀还了他罢。”卢娘子道：“我官人缘何不自来？”李节道：“你相公见我老爷，定要退堂侍茶，哪里便回得。”娘子信以为真，即将柴刀拿出还之。李节将刀拿回衙呈上：“老爷，刀在此。”邹敬道：“此正是我的刀。”日乾便失色。包公故意喝道：“邹敬，休怪本官打你，你既要取刀，只该善言相求，他未去看，焉知刀在柴中？你便敢出言骂，且问你辱骂斯文该得何罪？我轻放你只打五板，秀才的帖中已说肯把刀还你，你去又骂，今刀虽与你去，还该打二十板。”邹敬磕头求赦。包公道：“你在卢秀才面前磕头请罪，便赦你。”邹敬吃惊，即在日乾前一连磕了几个头，连忙走出去。包公乃责日乾道：“卖柴生理，至为辛苦，你隐瞒其柴刀，仁心安在？我若偏护斯文，不究明白，又打此人，是我有亏小民了。我在众人前说你自肯把刀还他，令邹敬叩谢，亦是惜汝廉耻两字。”说得日乾满面羞惭，无言可答而退。包公遣人到卢家赚出柴刀，是其智识；人前回护，掩其过衍，是其厚重；背后叮咛，责其改过，是其教化。一举而三善备焉。

五十三 红牙球入帘牵真情 潘官人出门斩假鬼

话说京中有一富家，姓潘名源柳，人称为长者，原是官宦之家。有一子名秀，排行第八，年方弱冠，丰姿洒落。一日，清明时节，长者备祭仪登坟挂钱。其家有红牙球一对，乃国家所出之宝，是昔日真宗赐与其祖的。长者出去后，秀带牙球出外闲耍片时，约步行来，忽见对门刘长者家朱门潇洒，帘幕半垂，下有红裙，微露小小弓鞋，潘秀不觉魂丧魄迷，思欲见之而不可得。忽见一个浮浪门客王贵，遂与秀答应道：“官人在此伺候，有何事？”秀以直告。王贵道：“官人要见这女子有何难处？”遂设一计，令秀向前将球子闲戏，抛入帘内，佯与赶逐球子，揭开珠帘，便可一见。秀如其言，但见此女年方二八，杏眼桃腮，美容无比，与之作揖。此女名唤花羞，便问：“郎君缘何到此？”秀答道：“因闲耍失落一牙球，赶来寻取，触犯娘子，望乞恕罪。”此女见秀丰仪出众，心甚爱之。遂含笑道：“今日父母俱出踏青，幸汝相逢，机缘非偶，愿与郎君同饮一杯，少叙殷勤。”秀听罢，且疑且惧，不敢应声。此女遂即扯住秀衣道：“若不依允，即告到官。”秀不得已遂从之。二人香闺中对斟，饮罢，两情皆浓。女子问道：“君今年青春几何？”秀答道：“虚度十九春矣。”女子又问：“曾娶亲否？”秀道：“尚未及婚。”女子道：“吾亦未尝许人，君若不嫌淫奔之名，愿以奉事君子。”秀惊答道：“已蒙赐酒，足见厚意。娘子若举此情，倘令尊大人知之，小生罪祸怎逃？”女子道：“深闺紧密，父母必不知情，君子勿惧。”秀见女子意坚，情兴亦动，二人同入罗帐，共偕鸳侣。云收雨散，秀即披衣起来辞去。女子遂告秀道：“妾有衷曲，诉君。今日幸得同欢，妾未有家，君未有室，何不两下遣媒，结为夫妇？”秀许之，二人遂指天为誓，彼此切莫背盟。秀即归家，日夜相思，如醉如痴，情怀不已，转成憔悴。其父母再三问其故，秀不得已，遂以刘氏女相爱之情告之。父母甚怜之，即忙遣媒人去与刘长者议婚。刘长者对媒人道：“吾上无男子，只有花羞一女，不能遣之嫁出，纳胥在家则可。”媒人归告潘长者，长者思忖道：吾亦只此一子，如何可出外就亲，想是刘家故为此说推托，决难成就。遂与秀说：“刘家既不愿为婚，京中多有豪富，何愁无亲？吾当别议他姻。”秀默然，遂成耽搁，后竟别议赵家女为配，因此潘秀与花羞女绝念。及成亲之日，行装盈门，笙簧嘹亮。是日，花羞在门外眺望，遂问小婢：“潘家今日何事如此喧闹？”小婢答道：“潘郎娶赵家女，今日成亲。”花羞听了，追思往事，垂泪如雨，自悔自怨，转思之深，说不出来，遂气闷而死。父母哭之甚哀，竟不知其故。遂令仆王温、李辛葬于南门外。

李辛回家，天色已晚，思想花羞女容颜可爱，心甚不忍舍，即告父母道：“今夜有件事外出一走。”父母允之，李辛至二更时候，月色微明，遂去掘开坟，劈开棺木，但见花羞女容貌如存。李辛思量：“可惜这娘子，与他尸骸合宿一宵，虽死亦甘心。”道罢，即揭起衣衾，与之同睡。良久，忽见花羞微微身动，眼目渐开，未几，略能言，问：“谁人敢与我同睡？”李辛惊道：“吾乃你家之仆李辛，主翁令我葬娘子在此，我因不忍舍，今夜掘开棺

弱冠——《礼记·典礼上》：“二十曰弱，冠。”弱，指年少；冠指古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弱冠即指二十岁左右。

衷曲——内心隐秘的地方。

木看看娘子如何，不意娘子醒来，实乃天幸。”花羞已省人事，忽忆家中前日的事，遂以其情告李辛道：“只因潘秀负盟，以致闷死。今天赐还魂，幸有缘遇汝掘开坟墓，再得重生。此恩无以为报，今亦不愿回家，愿与汝结为夫妇。棺木中所有衣服物件，尽与汝拿去。”李辛甚喜，仍然掩了坟墓，遂与花羞同归，天尚未晓，到家叩门，其母开门见李辛带一妇人同回，怪而问之，辛告其母道：“此女原在娼家，与儿相识数载，今情愿弃了风尘，与儿为姻，今日带归见父母。”母信其言，二人遂成夫妇，情切相爱，人不知是花羞女也。李辛尽以其衣服首饰散卖别处，因而致富。

半年余，偶因邻家冬夜失火，烧至李辛房舍，花羞慌忙无计，可怜单衣惊走，无所适从，与李辛各散东西，行过数条街巷，栖栖无依。忽认得自家楼屋，花羞遂叩其父母之门，院子喝问：“谁人叩门？”花羞应道：“我是花羞女，归来见爹娘一次。”院子惊怪道：“花羞已死半年，缘何又来叩门？必是鬼魂。明日自去通报你爹娘，多将金钱衣彩焚化与娘子，且小心回去。”院子竟不敢开门。花羞欲进不得，欲去不得，风冷衣单，空垂两泪，无处投奔。忽见潘家楼上灯光的的闪闪，筵席未散，又去叩潘家门，门公怪问：“是谁扣门？”花羞应声：“传语潘八宫人，妾是刘家花羞女，曾记得郎君昔日因戏牙球，遂得见一面，今夜有些事，特来投奔。”门公遂报潘秀，秀思忖怪异，若是对门刘家女，已死半年，想是鬼魂无依，遂呼李吉点灯，将冥钱衣彩来焚与之，秀自持宝剑随身，开门果见花羞垂泪乞怜。秀告花羞道：“你父母乃是大富之家，回去觅取些香楮便了，何故苦苦来缠我？”言罢，烧了冥钱，急令李吉闭了门。那花羞连声叫屈不肯去，道：“你好负心人也！好不伤感。”秀大怒，复出门外挥剑斩之，遂闭门而卧。五更将尽，军巡在门外大叫：“有一个无头的妇人在外，遍身带血。”都巡遂申报府衙去了。

是时轰动街坊，刘长者闻得此事，怀疑不定。是夕，梦见花羞女来告称：“我被潘八杀了，尸骸现在他家门外，乞爹爹伸雪此冤。”言讫，竟掩泪而去。长者睡觉来以此梦告其妻道：“花羞女想必是还魂，被人开了墓。”待明日去掘开坟墓看时，果然不见尸骸，遂具状呈告于包公。包公即差人唤潘秀，不多时公差拘到，包公以盗开坟墓、杀了花羞事问之，秀不知其情，无言可应。包公根勘秀之原由，秀逐一具供剑斩鬼魂情由，包公疑而未决，将潘秀监收狱中，随即具榜遍挂四门：为捉到潘秀杀了花羞事，但潘秀不肯招认，不知当初是谁人开墓，救得花羞还魂，前来报知，给与赏钱一千贯。李辛见此榜，遂入府衙来告首请赏，一一具言花羞还魂事。包公遂判李辛不合开坟，致令潘秀误杀花羞，将李辛处斩，潘秀免罪。后潘秀追思花羞之事，忧念深重，遂成羸疾而死，是花羞女怨愆之报也。

冥（míng，音明）钱——迷信者称死后用的钱。

香楮（chǔ，音楚）——香火和纸钱。

羸（léi，音雷）疾——衰弱的疾患。

怨愆——怨恨太过，超出限度。

五十四 施桂芳游园入奇境 何表兄避讼蒙冤屈

话说四川成都府有一人姓何名达，为人刚直，年四十岁尚未有嗣。忽一日与叔子何隆争论未分的产业，隆亦是个好刁之徒，不容相让，讼之于官，逮系干证，连年不决，以此兄弟致仇。何达欲思避身之计，来见姑之子施桂芳商议其事，桂芳原是宦族，幼习诗书，聪明才俊，尚未娶妻。那日见表兄来家，邀入舍中坐下，问其来由。达道：“只困讼事一节，连年烦忧，伤财涉众，悔之莫及，思欲为脱身之计，特来与弟商议。”桂芳道：“兄若不言，小弟当要告知，目前有故人韩节使官任东京，时遣人相请，兄何不整理行装同小弟相访一遭，且得游玩京城景致，得以避此是非。”达闻言大喜，即辞桂芳归家，与妻说知，收拾衣资之类，约日与桂芳并家人许一离成都望东京进发。将行了二十余日，望见东京城不远，将晚，歇城东山店，明日侵早入城，访问韩节使消息，人答道：“按巡郡邑，尚未转衙。”以此桂芳与何达留止城东驿舍中，等待韩节使回来。清闲无事，每日二人只是饮酒寻芳，闻有景致处，即便观玩。

一日，何达同桂芳游到一个所在，遥见楼阁隐隐，风送钟声。何达道：“前面莫不是佳境？与弟同前访看。”桂芳随步行来，却是一古寺。二人入得寺来，却遇二老僧在佛堂上讲经，见有客至，便起身施礼，请入方丈，分宾主坐定。僧人问：“秀士何来？”桂芳答道：“访故人不遇，特过宝刹观览。”僧令童子奉茶，何、施二人茶罢，又令童子取钥匙开各处门与何、施二人观景。何、施登罗汉阁观览一番，只见寺前一所树林，幽奇苍郁，古木森森，便问童子：“那一座树林是何处？”童子答道：“原是刘太守所置花园，太守过后，今已荒废多时，只一园林木而已。”桂芳听罢，对何达说道：“试往游玩一番。”经游其地，但见园墙崩塌，砌石斜欹，狐踪兔迹，交驰草径。桂芳叹道：“昔人初置此园，岂期今日如是。”忽然何达说：“适才失落一手帕，内有碎银几两，莫非在佛阁上，弟且少待，我去寻取便来。”言罢竟去，桂芳缓步行入竹林中，等久不来。忽有二女使从林外而入，见桂芳笑道：“太守请你议事。”桂芳问道：“你太守是谁？”女使道：“君去便知。”桂芳忘却等候，遂随二女使而去。比及何达来寻桂芳，不知所在，四下搜寻，并无消息，日色又晚，何达忖道：莫非他等我不来，先自回舍去了？即抽身转驿舍来问。

当下桂芳被那女使引到一所在，但见明楼大屋，朱门绣户，却是一个官府第宅。堂上坐一仕宦，见桂芳来到，便下阶迎进堂上赐坐，甚加礼敬。桂芳再三谦逊，其官宦道：“足下远来，不必固辞。老夫避居此处十数年矣，人迹不到。君今相遇，事非偶然。吾有女年长，尚未许人，欲觅一佳婿不得，今愿以奉君，幸勿见阻。”桂芳正不知如何答应，那仕宦便分付使女，备筵席与秀士今夕毕礼。桂芳惶惧辞让，群女引之入室，锦帐绣帏，金碧辉煌，一美人出与相揖，遂谐伉俪。桂芳欢悦得此佳偶，真乃奇遇。自后再不见太守的面，但终日与群妇人拥簇嬉戏而已。

比及何达走回驿舍中，问家人许一：“曾见桂官人回来否？”许一道：“桂官人与主人一同出城未转。”何达惊疑，只恐在林中被大虫所伤，过了一宵。次日再往寺中访问，并无知者。何达至晚只得快快转回驿舍。停候十数日，并没消息，与家人商议，收拾回家。那往日官司未息，何隆访得达归，问及施桂芳没有下落，即以何达谋死桂芳情由具状告于本司。有司拘根其事，

何达无辞相抵，遂被监禁狱中。何隆怀仇欲报，乘此机会，要问何达偿命，衙门上下用了贿赂，急推勘其事。何达受刑不过，只得招成了谋害之事，有司叠成文案，该正大辟，解赴西京决狱。

时值包公为护国张娘娘进香，跑到西京玉妃庙还愿，事毕经过街道，望见前面一道怨气冲天而起，便问公牌：“前面人头簇簇，有何事故？”公牌禀道：“有司官今日在法场上决罪人。”包公忖道：内中必有冤枉之人。即差公牌报知，罪人且将审实，方许处决。公牌急忙回复，监斩官下敢开刀，随即带犯人来见包公。包公根勘之，何达悲咽不止，将前事诉了一遍。包公听了口词，又拘其家人问之，家人亦诉并无谋死情由，只不知桂官人下落，难以分解。包公怪疑，令将何达散监狱中，再候根勘。

次日，包公吩咐封了府门，扮作青衣秀士，只与军牌薛霸，何达家人许一。共三人，竟来古寺中访问其事。恰值二僧正在方丈闲坐，见三人进来，即便起身迎入坐定。僧人问：“秀士何来？”包公答道：“从四川到此，程途劳倦，特扰宝刹，借宿一宵，明日即行。”僧人道：“恐铺盖不周，寄宿尽可。”于是，包公独行廊下，见一童子出来，便道：“你领我四处游玩一遍，与你铜钱买果子吃。”童子见包公面色异样，笑道：“今年春间，两个秀才来寺中游玩，失落了一个，足下今有几位来？”包公正待根究此事，听童子所言，遂赔小心问之，童子叙其根由，乃引出山门用手指道：“前面那茂林内，常出妖怪迷人。那日一秀士入林中游行，不知所在，至今未知下落。”包公记在心中，就于寺内过了一宿。次日同许一去林中行走，根究其事。但见四下荒寂，寒气侵人，没有一些动静。正疑惑间，忽听林中有笑声，包公冒荆棘而入，只见群女拥着一男子在石上作乐饮酒。包公近前叱呵之，群女皆走没了，只遗下施桂芳坐在林中石上，昏迷不醒人事，包公令薛霸、许一扶之而归。过了数日，桂芳口中吐出恶涎数升，如梦方醒，略省人事，包公乃开府衙坐入公案，命薛霸拘何隆一干人到阶下，审勘桂芳失落之由。桂芳遂将前情道知，言讫，呜咽不胜。包公道：“吾若不亲到其地，焉知有此异事。”乃诘何隆道：“汝未知人之生死，何妄告达谋杀桂芳？今桂芳尚在，汝当何罪？”何达泣诉道：“隆因家业不明，连年结讼未决，致成深仇，特以此事欲置小人于死地。”包公信以为然。刑拷何隆，隆知情屈，遂一一招承。包公叠成文案，将何隆杖一百，发配沧州军，永不回乡；治下衙门官吏受何隆之贿赂，不明究其冤枉，诬令何达屈招者，俱革职役不恕；施桂芳、何达供明无罪，各放回家。

五十五 张大智无才误学生 杨家子失教不敬师

话说人家教育子弟，择师为先，做先生的误了学生终身大事，真实可恨。东京有个姓张的先生，名字叫做大智，生来一字不通，只写得一本《百家姓》而已。那先生有一件好处，惯会谋人家好馆，处了三年五载，得了七两八贯，并不会教训一字，把学生大事误尽不顾。有个东家姓杨名梁，因见学生无成，死去告于包公台下：

告为恶师误徒事：易子而教，成人是望；夫子之患，在好为师。今某一丁不识，强

谋人馆。束脩争多，何曾立教；误子无成，杀人不啻。乞正斯文，重扶名教。上告。

包公看罢，大怒道：“做先生的误了学生，其罪不小。”唤鬼卒速拿恶师张大智来。不多时，张大智到。包公道：“张大智，你如何误了人家学生？”张大智道：“张某虽则不才，颇知教法，但凡教法要因人而施。学生生来下愚，叫做先生的也无可奈何。就是孔夫子有三千徒弟，哪里个个做得贤人！况做先生的就如做父母的一样，只要儿子好，哪里要儿子不好！还有一件，孔夫子说道：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又孟子说道：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看来做主人家的也有难做处。因见杨某学生又蠢，礼数又疏，故未能造到大贤地位。”包公道：“杨梁你如何怠慢先生？”杨梁道：“因见先生不善教诲，故此怠慢他也须有的。”张大智道：“你见我不善教诲，何不辞了我另请别个？”杨梁道：“你见我怠慢你，何不辞了我到别家去？”二人折辩多时。包公喝道：“休得折辩，毕竟两家都有不是处。”张大智又补一诉词：

诉为诬师事：天因材笃焉，圣人教哉。有朋自远方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自行

束脩以上，三月不知肉味。上大人容某稟告，化三千惟天可表。上诉。

包公看罢笑道：“待我考试先生一番，就见主人家的意思。”遂出下一个题目来，先生就做，又一字不通。包公道：“果然名不虚传，主人慢师情该有的；先生误了学生，罪问谋财杀命。但主人家既请了那先生，虽则不通，合当礼待，以终其事，不可坏了斯文体面。今罚先生为牛，替主人家耕田，还了宿债；罚主人为猪，今生舍不得礼待先生，来生割肉与人吃。”批道：

审得，师有师道，黑漆灯笼如何照得；弟有弟道，腐朽樽栎如何雕得；主有主道，

一毛不拔如何成得。先生没教法，误了多少后生，罚牛非过；主人无道理，坏了天下斯文，

做猪何辞。从此去劝先生，不要自家吃草；自今后语主人，勿得来世受屠。

批完，各杖去讫。

束脩——干肉，学生送给教师的礼物。

不啻（chì，音斥）——不异于。

五十六 曹国舅害民被正法 包文正迅雷沛甘霖

话说潮州潮水县孝廉坊铁邱村有一秀士，姓袁名文正，幼习儒业，妻张氏，美貌而贤，生个儿子已有三岁。袁秀才听得东京将开南省，与妻子商议要去赴试。张氏道：“家中贫寒，儿子又小，君若去后，教妾靠着谁人？”袁秀才答道：“十年灯窗之苦，指望一举成名。既贤妻在家无靠，不如收拾同行。”两个路上晓行夜住，不一日到了东京城，投在王婆店中歇下，过了一宿。次日，袁秀才梳洗饭罢，同妻子入城玩景，忽一声喝道前来，夫妻二人急躲在一边，看那马上坐着一应贵侯，不是别人，乃是曹国舅二皇亲。国舅马上看见张氏美貌非常，便动了心，着军牌请那秀才到府中说话。袁秀才闻得是国舅，哪里敢推辞，便同妻子入得曹府来，国舅亲自出迎，叙礼而坐，动问来历。袁秀才告知赴试的事，国舅大喜，先令使女引张氏入后堂相待去了，却令左右抬过齐整筵席，亲劝袁秀才饮得酪酊大醉，密令左右扶向僻处用麻绳绞死，把那三岁孩儿亦打死了。可怜袁秀才满腹经纶未展，已作南柯一梦。比及张氏出来要同丈夫转店，国舅道：“袁秀才饮已过醉，扶入房中睡去。”张氏心慌，不肯出府，欲待丈夫醒来。挨近黄昏，国舅令使女说与他知：“说他丈夫已死的事，且劝他与我为夫人。”使女通知其事，张氏号陶大哭，要寻死路。国舅见他不从，令监在深房内，命使女劝谕不题。

且说包公到边庭赏劳三军，回朝复命已毕，即便回府。行过石桥边，忽马前起一阵狂风，旋绕不散。包公忖道：此必有冤枉事。便差手下王兴、李吉随此狂风跟去，看其下落。王、李二人领命，随风前来，那阵风直从曹国舅高衙中落下。两个公牌仰头看时，四边高墙，中间门上大书数字道：“有人看者，割去眼睛，用手指者，砍去一掌。”两公牌一吓，回禀包公，公怒道：“彼又不是皇上宫殿，敢如此乱道！”遂亲自来看，果然是一座高院门，正不知是谁家贵宅。乃令军牌问一老人，老人禀道：“是皇亲曹国舅之府。”包公道：“便是皇亲亦无此高大，彼只是一个国舅，起甚这样府院。”老人叹了一口气道：“大人不问，小老哪里敢说。他的权势比当今皇上的还胜，有犯在他手里的，便是铁枷；人家妇女生得美貌，便拿去奸占，不从者便打死，不知害死几多人命。近日府中因害得人多，白日里出怪，国舅住不得，今衙府移往他处去了。”包公听了，遂赏老人而去。回衙即令王兴、李吉近前，勾取马前旋风鬼来证状。二人出门，思量无计，到晚间乃于曹府门首高叫：“冤鬼到包爷衙内去。”忽一阵风起，一冤魂手抱三岁孩儿，随公牌来见包公。包公见其披头散发，满身是血，将赴试被曹府谋死，弃尸在后花园井中的事，从头诉了一遍。包公又问：“既汝妻在，何不令他来告状？”文正道：“妻子被他带去郑州三个月，如何能够得见相公？”包公道：“汝且去，我与你准理。”说罢，依前化一阵风而去。次日升厅，集公牌吩咐道：“昨夜冤魂说，曹府后花园井里藏得有千两黄金，有人肯下去取来，分其一半。”王、李二公差回禀愿去，吊下井中，二人摸着一死尸，十分惊怕，回衙禀知包公。包公道：“我不信，就是尸身亦捞起来看。”二人复又吊下井去，取得尸身起来，抬入开封府衙。

满腹经纶——学识渊博，一肚子的学问。

南柯一梦——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载：淳于棼梦见到了大槐安国，娶了公主，做了南柯太守，享尽了荣华富贵，醒后方知是一场空梦。以此指一场空喜。

包公令将尸放于东廊下，便问牌军曹国舅移居何处，牌军答道：“今移在狮儿巷内。”即令张千、李万备了羊酒，前去作贺他。包公到得曹府，大国舅在朝未回，其母郡太夫人大怒，怪着包公不当贺礼。包公被夫人所辱，正转府，恰遇大国舅回来，见包公，下马叙问良久，因道知来贺被夫人羞叱。大国舅赔小心道：“休怪。”二人相别。国舅到府烦恼，对郡太夫人道：“适间包大人遇见儿子道，来贺夫人，被夫人羞辱而去。今二弟做下逆理之事，倘被他知之，一命难保。”夫人笑道：“我女儿现为正宫皇后，怕他怎么？”国舅道：“今皇上若有过犯，他且不怕，怕甚皇后？不如写书与二弟，叫他将秀才之妻谋死，方绝后患。”夫人依言，遂写书一封，差人差送到郑州。二国舅看罢也没奈何，只得用酒灌醉张娘子，正待持刀入房要杀，看他容貌不忍下手，又出房来，遇见院子张公，道知前情。张公道：“国舅若杀之于此，则冤魂不散，又来作怪。我后花园有口古井，深不见底，莫若推于井中，岂不干净。”国舅大喜，遂赏张公花银十两，令他缚了张氏，抬到园来。那张公有心要救张娘子，只待他醒来。不一时张氏醒来，哭告其情，张公亦哀怜之，密开了后门，将十两花银与张娘子作路费，教他直上东京包大人那里去告状。张氏拜谢出门，他是个闺中妇女，独自如何到得东京？悲哀怨气感动了太白金星，化作一个老翁，直引他到东京，化阵清风而去。张氏惊疑，抬起头望时，正是旧日王婆店门首，入去投宿。王婆认得，诉出前情，王婆亦为之下泪，乃道：“今日五更，包大人去行香，待他回来，可截马头告状。”张氏请人写了状子完备，走出街来，正遇见一官到，去拦住马头叫屈。哪知这一位官不是包大人，却是大国舅，见了状子大惊，就问他一个冲马头的罪，登时用棍将张氏打昏了，搜检身上有银十两，亦夺得去，将尸身丢在僻巷里。王婆听得消息忙来看时，气尚未绝，连忙抱回店中救醒。过二、三日，探听包大人在门首过，张氏跪截马头叫屈。包公接状，便令公差领张氏入府中去廊下认尸，果是其夫。又拘店主人王婆来问，审勘明白，令张氏入后堂，发放王婆回店。包公思忖：先捉大国舅再作理会，即诈病不起。

上闻公病，与群臣议往视之，曹国舅启奏：“待微臣先往，陛下再去未迟。”上允奏。次日报入包府中，包公吩咐齐备，适国舅到府前下轿，包公出府迎入后堂坐定，叙慰良久，便令抬酒来，饮至半酣，包公起身道：“国舅，下官前日接一纸状，有人告说丈夫、儿子被人打死，妻室被人谋了，后其妻子逃至东京，又被仇家打死，幸得王婆救醒，复在我手里又告，已准他的状子，正待请国舅商议，不知那官人姓甚名谁？”国舅听罢，毛发悚然。张氏从屏风后走出，哭指道：“打死妾身正是此人。”国舅喝道：“无故赖人，该得何罪？”包公大怒，令军牌捉下，去了衣冠，用长枷监于牢中。包公恐走漏消息，闭上了门，将随带来之人尽行拿下。思忖捉二国舅之计，遂写下假家书一封，已搜出大国舅身上图书，用朱印讫，差人星夜到郑州，道知郡太夫人病重，急速回来。二国舅见书认得兄长图书，即忙转回东京，来到府遇见包公，请入府中叙话。酒饮三杯，国舅起身道：“家兄有书来，说道郡太病重，尚容另日领教。”忽厅后走出张氏，跪下哭诉前情，国舅一见张氏，面如土色。包公便令捉下，枷入牢中。

从人报知郡太夫人，夫人大惊，急来见曹娘娘说知其事。曹皇后奏知仁宗，仁宗亦不准理。皇后心慌，私出宫门来到开封府与二国舅说方便。包公道：“国舅已犯大罪，娘娘私出宫门，明日为臣见圣上奏知。”皇后无语，只得复回宫中。次日，郡太夫人奏于仁宗，仁宗无奈，遣众大臣到开封府劝

和。包公预知其来，吩咐军牌出示：彼各自有衙门，今日但入府者便与国舅同罪。众大臣闻知，哪个敢入府来？上知包公决不容情，怎奈郡太夫人在金殿哀奏，皇上只得御驾亲到开封府，包公近前接驾，将玉带连咬三口奏道：“今又非祭天地劝农之日，皇上胡乱出朝，主天下有三年大旱。”仁宗道：“朕此来端为二皇亲之故，万事看朕分上恕了他罢！”包公道：“既陛下要救二皇亲，一道赦文足矣，何劳御驾来临？今二国舅罪恶贯盈，若不依臣启奏判理，情愿纳还官诰归农。”仁宗回驾。包公令牢中押出二国舅赴法场处决。郡太夫人得知，复入朝哀恳皇上降赦书救二国舅，皇上允奏，即颁赦文，遣使臣到法场，包公跪听宣读，只赦东京罪人及二皇亲，包公道：“都是皇上的百姓犯罪，偏不赦天下，赦只赦东京！”先把二国舅斩讫，大国舅等待午时开刀。郡太夫人听报斩了二国舅，忙来哭奏皇上。王丞相奏道：“陛下须通行颁赦天下，方可保大国舅。”皇上允奏，即草诏颁行天下，不论犯罪轻重，一齐赦宥。包公闻赦各处，乃当场开了大国舅长枷，放回府中，见了郡太夫人，相抱而哭。国舅道：“不肖深辱父母，今在死中复生，想母亲自有人侍奉，为儿情愿纳还官诰，入山修行。”郡太夫人劝留不住。后来曹国舅得遇真人点化，入了仙班，此是后话不题。

却说包公判明此段公案，令将袁文正尸首葬于南山之阳。库中给银三十两，赐与张氏，发回本乡。是时遇赦之家无不称颂包公仁德。包公此举，杀一国舅而文正之冤得伸，赦一国舅而天下罪囚皆释，真能以迅雷沛甘霖之泽者也。

五十七 宋仁宗认母审奸臣 刘娘娘私赂露机关

话说包公自赈济饥民，离任赴京来到桑林镇宿歇。吩咐道：“我借东岳庙歇马三朝，地方倘有不平之事，许来告首。忽有一个住破窑婆子闻知，走来告状。包公见那婆子两目昏眊，衣服垢恶，便问：“汝是何人，要告什么不平事？”那婆子连连骂道：“说起我名，便该死罪。”包公笑问其由。婆子道：“我的屈情事，除非是真包公方断得，恐你不是真的。”包公道：“你如何认得是真包公，假包公？”婆子道：“我眼看不见，要摸颈后有个肉块的，方是真包公，那时方申得我的冤。”包公道：“任你来摸。”那婆子走近前，抱住包公头伸手摸来，果有肉块，知是真的，在脸上打两个巴掌，左右公差皆失色。包公也不嗔怒他，便问婆子：“有何事？你且说来。”那婆子道：“此事只好你我二人知之，须要遣去左右公差方才好说。”包公即屏去左右。婆子知前后无人，放声大哭道：“我家是亳州毫水县人，父亲姓李名宗华，曾为节度使，上无男子，单生我一女流，只因难养，年十三岁就入太清宫修行，尊为金冠道姑。一日，真宗皇帝到宫行香，见吾美丽，纳为偏妃，太平二年三月初三日生下小储君，是时南宫刘妃亦生一女，只因六宫大使郭槐作弊，将女儿来换我小储君而去，老身气闷在地，不觉误死女儿，被囚于冷宫，当得张院子知此事冤屈，六月初三日见太子游赏内苑，略说起情由，被郭大使报与刘后得知，用绢绞死了张院子，杀他一十八口，直待真宗晏驾，我儿接位，颁赦冷宫罪人，我方得出，只得来桑林镇觅食，万望奏于主上，伸妾之冤，使我母子相认。”包公道：“娘娘生下太子时，有何留记为验？”婆子道：“生下太子之时，两手不直，一宫人挽开看时，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包公听了，即扶婆子坐于椅上跪拜道：“望乞娘娘恕罪。”令取过锦衣换了，带回东京。

及包公朝见仁宗，多有功绩，奏道：“臣蒙诏而回，路逢一道士连哭了三日三夜。臣问其所哭之由，彼道：‘山河社稷倒了。’臣怪而问之：‘为甚山河社稷倒了？’道士道：‘当今无真天子，故此山河社稷倒了。’”上笑道：“那道士诳言之甚。朕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如何不是真天子？”包公奏道：“望我主把与小臣看明，又有所议。”仁宗即开手与包公及众臣视之，果然不差。包公叩头奏道：“真命天子，可惜只做了草头王。”文武听了皆失色。上微怒道：“我太祖皇帝仁义而得天下，传至寡人，自来无愆，何谓是草头王？”包公奏道：“既陛下为嫡派之真主，如何不知亲生母所在？”上道：“朝阳殿刘皇后便是寡人亲生母。”包公又奏道：“臣已访知，陛下嫡母在桑林镇觅食。倘若圣上不信，但问两班文武便有知者。”上问群臣道：“包文拯所言可疑，朕果有此事乎？”王丞相奏道：“此陛下内事，除非是问六宫大使郭槐，可知端的。”上即宣过郭大使问之。大使道：“刘娘娘乃陛下嫡母，何用问焉！此乃包公妄生事端，欺罔我主。”上怒甚，

昏眊（mào，音冒）——昏暗失神。

嗔（chēn，音琛）怒——生气发怒。

储君——皇太子。

晏驾——古代帝王死亡的讳辞。

自来无愆——从来没有失误。

端的——底细。

要将包公押出市曹斩首。王丞相又奏：“文拯此情，内中心有缘故，望陛下将郭大使发下西台御史处勘问明白。”上允其奏，着御史王材根究其事。

当时刘后恐泄漏事情，密与徐监宫商议，将金宝买嘱王御史方便。不想王御史是个赃官，见徐监宫送来许多金宝，遂欢喜受了，放下郭大使，整酒款待徐监宫。正饮酒间，忽一黑脸汉撞入门来。王御史问是谁人，黑脸汉道：“我是三十六宫四十五院都节史，今日是年节，特来大人处讨些节仪。”王御史吩咐门子与他十贯钱，赏以三碗酒。那黑汉吃了三碗酒，醉倒在阶前叫屈。人问其故，那醉汉道：“天子不认亲娘是大屈，官府贪赃受贿是小屈。”王御史听得，喝道：“天子不认亲娘，干你甚事？”令左右将黑汉吊起在衙里，左右正吊间，人报南衙包丞相来到。王材慌忙令郭大使复入牢中坐着，即出来迎接，不见包公，只有从人在外。王御史因问：“包大人何在？”董超答道：“大人言在王相公府里议事，我等特来伺候。”王御史惊疑。董超等一齐入内，见吊起者正是包公，董超众人一齐向前解了。包公发怒，令拿过王御史跪下，就府中搜出珍珠三斗，金银各十锭。包公道：“你乃枉法赃官，当正典刑。”即令推出市曹斩首示众。

当下徐监宫已从后门走回宫中去。包公以其财物具奏天子，仁宗见了赃证，沉吟不决，乃问：“此金宝谁人进用的？”包公奏道：“臣访得是刘娘娘宫中使唤徐监宫送去。”仁宗乃宣徐监宫问之，徐监宫难以隐瞒，只得当殿招认，是刘娘娘所遣。仁宗闻知，龙颜大怒道：“既是我亲母，何用私赂买嘱？其中必有缘故！”乃下敕发配徐监宫边远充军，着令包公拷问郭大使根由。包公领旨，回转南衙，将郭大使严刑究问，郭槐苦不肯招，令押入牢中监禁，唤董超、薛霸二人吩咐道：“汝二人如此如此，查出郭槐事因，自有重赏。”二人径入牢中，私开了郭槐枷锁，拿过一瓶好酒与之共饮，因密嘱道：“刘娘娘传旨着你不要招认，事得脱后，自有重报。”郭大使不知是计，饮得酒醉了乃道：“你二牌军善施方便，待回宫见刘娘娘说你二人之功，亦有重用。”董超觑透其机，引入内牢，重用刑拷勘道：“郭大使，你分明知其情弊，好好招承，免受苦楚。”郭槐受苦难禁，只得将前情供招明白。次日，董、薛两人呈知包公，包公大喜，执郭槐供状启奏仁宗。仁宗看罢，召郭槐当殿审之。槐又奏道：“臣受苦难禁，只得胡乱招承，岂有此事。”仁宗以此事顾问包公道：“此事难理。”包公奏道：“陛下再将郭槐吊在张家园内，自有明白处。”上依奏，押出郭槐前去。包公预装下神机，先着重超、薛霸去张家园，将郭槐吊起审问。将近三更时候，包公祷告天地，忽然天昏地黑，星月无光，一阵狂风过处，已把郭槐捉将去。郭槐开目视之，见两边排卜鬼兵，上面坐着的是阎罗天子。王问：“张家一十八口当灭么？”旁边走过判官近前奏道：“张家当灭。”王又问：“郭槐当灭否？”判官奏道：“郭大使尚有六年旺气。”郭槐闻说，叫声：“大王，若解得这场大事，我与刘娘娘说知，作无边功果致谢大王。”阎王道：“你将刘娘娘当初事情说得明白，我便饶你罪过。”郭槐——诉出前情。左右录得明白，皇上亲自听闻，乃喝道：“奸贼！今日还赖得过么？朕是真天子，非阎王也，判官乃包卿也。”郭槐吓得哑口无言，低着头只请快死而已。

上命整驾回殿，天色渐明，文武齐集，天子即命佾整銮驾，迎接李娘娘到殿上相见，帝母二人悲喜交集，文武庆贺，乃令宫娥送人养老宫去讫。仁宗要将刘娘娘受油锅之刑以泄其忿。包公奏道：“王法无斩天子之剑，亦无煎皇后之锅。我主若要他死，着人将丈二白丝帕绞死，送入后花园中；郭槐

当落鼎镬之刑。”仁宗允奏，遂依包公决断。真可谓亘古一大奇事。

鼎镬之刑——鼎镬为古代烹饪的器具，以鼎镬煮罪人是一种酷刑。

亘（gèn，音菘）古——从古至今，时间上延绵不断。

五十八 梅商人遇祸悟神签 姜氏女沐浴化冤魂

话说河南开封府陈州管下商水县，有一人姓梅名敬，少入郡庠，家道殷实，父母俱庆，只鲜兄弟。娶邻邑西华县姜氏为妻，后父母双亡，服满赴试，屡科不第，乃谓其妻道：“吾幼习儒业，将欲显祖耀亲，荣妻荫子，为天地间一伟人。奈何苍天不遂吾愿，使二亲不及见我成立大志已歿，诚天地间一罪人也。今辗转寻思，常忆古人有言，若要腰缠十万贯，除非骑鹤上扬州，意欲弃儒就商，邀游四海，以伸其志，岂肯屈守田园，甘老丘林。不知贤妻意下如何？”姜氏道：“妾闻古人有云，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君既有志为商，妾当听从。但愿君此去以千金之躯为重，保全父母遗体，休贪路柳墙花。若得稍获微利，即当快整归鞭。”梅敬听得妻言有理，遂收置货物，径往四川成都府经商，姜氏饯别而去。

梅敬一去六载未回，一日忽怀归计，遂收拾财物，竟入诸葛武侯庙中祈签。当祷视已毕，求得一签云：

逢崖切莫宿，逢汤切莫浴。

斗粟三升米，解却一身曲。

梅敬祈得此签，茫然不晓其意，只得起程而回。这一日舟子将船泊于大崖之下，梅敬忽然想起签中“逢崖切莫宿”之句，遂自省悟，即令舟子移船别处，方移船时，大崖忽然崩下，陷了无限之物。梅敬心下大惊，方信签中之言有验。一路无碍至家，姜氏接入堂上，再尽夫妇之礼，略叙离别之情。时天色已晚，是夜昏黑无光。一时间姜氏烧汤水一盆，谓梅敬道：“贤夫路途劳苦，请去洗澡，方好歇息。”梅敬听了妻言，又大省悟，神签道“逢汤切莫浴”，遂乃推敌对妻道：“吾今日偶不喜浴，不劳贤妻候问。”姜氏见夫言如此，遂不催促，即自去洗澡。姜氏正浴间，不防被一人顶匿房中，将利枪从腹中一戳，可怜姜氏姣姿秀美，化作南柯一梦。其人溜躲房外去了。梅敬在外等候，见姜氏多久不出，执灯入往浴房唤之，方知被杀在地，哭得几次昏迷。次日正欲具状告理，又不知是何人所杀。却有街坊邻舍知之，忙往开封府首告梅敬无故自杀其妻。

包公看了状词，即拘梅敬审勘。梅敬遂以祈签之事告知。包公自思：梅敬才回，决无自杀其妻的理。乃对梅敬道：“你出六年不回，汝妻美貌，必有奸夫，想是奸夫起情造意要谋杀汝，汝因悟神签的话，故得脱免其祸。今详观神签中语云：‘斗粟三升米，’吾想官斗十升只得米三升，更有七升是糠无疑。莫非这奸夫就是康七么？”梅敬道：“生员对邻果有一人名唤康七。”包公即令左右拘唤来审，康七亦不推赖，叩头供状道：“小人因见姜氏美貌，不合故起谋心，本意欲杀其夫，不知误伤其妻。相公明见万里，小人情愿伏罪。”包公押了供状，遂断其偿命，即令典刑。远近人人叹服。

歿（mò，音沫）——死亡。

父母遗（wèi，音卫）体——父母给与的身体。

路柳墙花——路边的柳、墙边的花，借指行为放荡的女子。

五十九 张兄弟误认无头尸 两客商匿妇建康城

话说东京管下袁州有一人姓张名迟者，与弟张汉共堂居住，张迟娶妻周氏，生一子周岁。适周母有疾，着安童来报其女。周氏闻知母病，与夫商议要回家看母，过数日方与收拾回去。比及周氏到得母家，母病已痊，留住一月有余。忽张迟有故人潘某在临安为县史，遣仆相请。张迟接得故人来书，次日先打发仆回报，许来相会。潘仆去后，迟与递商议道：“临安县潘故人书来相请，我已许约而去，家下要人看理，汝当代我前往周家说知，就同嫂嫂回来。”弟应诺。

次日，张汉径出门来到周家，见了嫂嫂道知：“兄将远行，特命我来接嫂嫂回家。”周氏乃是贤惠妇人，甚是敬叔，吩咐备酒相待。张汉饮至数杯，乃道：“路途颇远，须趁早起身。”周氏遂辞别父母，随叔步行而行。行到高岭上，乃五月天气，日色酷热，周氏手里又抱着小孩儿，极是困苦难行，乃对叔道：“日正当午，望家里不远，且在林子内略坐片时，少避暑气再行。”张汉道：“既是行得烦难，少坐一时也好，不如先抱侄儿与我先去回报，令觅轿夫来接。”周氏道：“如此恰好。”即将孩儿与叔抱回来，正值兄在门首候望，汉说与兄知：“嫂行不得，须待人接。”迟即雇二轿夫前至半岭上，寻那妇人不见。轿夫回报，张迟大惊，同弟复来其坐息处寻之，不见。其弟亦疑谓兄道：“莫非嫂嫂有甚物事忘在母家，偶然记起，回转去取。兄再往周家看问一番。”迟然其言，径来周家问时，皆云：“自出门后已半日矣，哪曾见他转来？”张愈慌了，再来与弟穿林抹岭遍寻，寻到一幽僻处，见其妻死于林中，且无首矣。张迟哀哭不止。当日即与弟雇人抬尸，用棺木盛贮了。次日，周氏母家得知此事，其兄周立极是个好讼之人，即扭张汉赴告于曹都宪，皆称张汉欲奸，嫂氏不从，恐回说知，故杀之以灭口。曹信其然，用严刑拷打，张汉终不肯诬服。曹令都官根究妇人首级，都官着人到岭上寻觅首级不得，便密地开一妇人坟墓，取出尸断其首级回报。曹再审勘，张汉如何肯招，受不过严刑，只得诬服，认做谋杀之情，监系狱中候决。

将近半年，正遇包大人巡审东京罪人，看及张汉一案，便唤张犯厅前问之，张诉前情，包公疑之：当日彼夫寻觅其妇首级未有，待过数日，都官寻觅便有，此事可疑。令散监张汉于狱中。遂唤张龙、薛霸二公牌吩咐道：“你二人前往南街头寻个卜卦人来。”适寻得张术士到。包公道：“令汝代推占一事，须虔诚祷之。”术士道：“大人所占何事，敢问主意？”包公道：“你只管推占，主意自在我心。”推出一“天山遁”卦，报与包公道：“大人占得此卦，遁者，匿也，是问个幽阴之事。”包公道：“卦辞如何？”术士道：“卦辞意义渊深难明，须大人自测之。”其辞云：

遇卦天山遁，此义由君问。聿姓走东边，糠口米休论。

包公看了卦辞，沉吟半晌，正不知如何解说，便令取官米一头给赏术士而去。唤过六房吏司，包公问道：“此处有糠口地名否？”众人皆答无此地名。

包公退入后堂，秉烛而坐，思忖其事，忽然悟来。次日升堂，唤过张、薛二公牌，拘得张迟邻人萧某来到，密吩咐道：“汝带二公人前到建康地方旅邸之间，限三日内要缉访张家事情来报。”萧某以事干系情重，难以缉访。

安童——安即内。安童即内童、家童。

旅邸（d，音底）——旅舍。

虑有违限的罪，欲待推辞，见包公有怒色，只得随二公人出了府衙，一路访问张家杀死妇人情由，并无下落。正行到建康旅邸，欲炊晌午，店里坐着两个客商，领一个年少妇人在厨下炊火造饭，二客困倦，随身卧于床上。萧某悄视那妇人，面孔相熟，妇人见萧某亦觉相识，二人看视良久。那妇人愁眉不展，近前见萧某问道：“长者从哪里来？”萧某答道：“我萍乡人氏姓萧者便是。”妇人闻之是与夫同乡，便问：“长者所居曾识张某否？”萧某大惊道：“好似我乡里周娘子！”周氏潜然泪下道：“妾正是张迟妻也。”萧乃道知张汉为汝诬服在狱之故。周氏泣道：“冤哉！当日叔叔先抱孩儿回去，妾坐于林中候之，忽遇二客商挑着箬笼上山来，见妾独自坐着，四顾无人，即拔出利刀，逼我脱下衣服并鞋，妾惧怕，没奈何遂依他脱下。那二客商遂于笼中唤出一妇人，将妾衣并鞋与那妇人穿着，断取其头置笼中，抛其身子于林里，拿我入笼中，负担而行。沿途乞觅钱钞，受苦万端。今遇乡里，恰似青天开眼，望垂怜恤，报知吾夫急来救妾。”言罢，悲咽不止。萧某听了道：“今日包爷正因张汉狱事不明，特差我领公牌来此缉访，不想相遇。待我说与公牌知之，便送娘子回去。”周氏收泪进入里面，安顿那二客商。萧某来见二公牌，午饭正熟，萧某以其情说与二人知之。张、薛二人午饭罢，抢入店里面，正值二客与周氏亦在用饭。二公牌道：“包公有牌来拘你，可速去。”二客听说一声包爷，神魂惊散，走动不得，被二公牌绑缚了，连妇人直带回府衙报知。包公不胜大喜，即唤张迟来问，迟到衙会见其妻，相抱而哭。包公再审，周氏逐一告明前事，二客不能抵讳，只得招认，包公令取长枷监禁狱中，叠成案卷。包公以张汉之在明白，再勘问都官得妇人首级情由，都官不能隐瞒，亦供招出。审实一干罪犯监候，具疏奏达朝廷，不数日，仁宗旨下：二客谋杀惨酷，即问处决；原问狱官曹都宪并吏司决断不明，诬服冤枉，皆罢职为民；其客商货帛赏赐邻人萧某；释放张汉；周氏仍归夫家；周立问诬告之罪，决配远方；都官盗开尸棺取妇人头，亦处死罪。事毕，众书吏叩问包公，缘何占卜遂知此事？包公道：“阴阳之数，报应不差。卦辞前二句乃是助语，第三句‘聿姓走东边’，天下岂有姓聿者？犹如聿字加一走之，却不是个建字！‘糠口米休论’，必为糠口是个地名，及问之，又无此地名，想是糠字去了米，只是个单康字。离城九十里在建康驿名，那建康是往来冲要之所，客商并集，我亦疑此妇人被人带走，故命彼邻里有相识者往访之，当有下落。果然不出吾之所料。”众吏叩服包公神见。

箬（ruò，音若）笼——箬竹编制的盛物器与罩物器。

六十 李中立杀友地窖 中江玉梅遗子山神庙

话说河南汝宁府上蔡县，有巨富长者姓金名彦龙，娶周氏，生有一子，名唤金本荣，年二十五岁，娶妻江玉梅，年将二十，姣容美貌。忽一日，金本荣在长街市上算命，道有一百日血光之灾，除非是出路躲避方可免得。本荣自思：有契兄袁士扶在河南府洛阳经营，不若到他那里躲灾避难，二来到彼处经营。回家与父母说知其故。金彦龙曰：“既如此，我有玉连环一双，珍珠百颗，把与孩儿拿去哥哥家货卖，值价十万贯。”金本荣听了父言，即便领诺。正话间，旁边走出媳妇江玉梅向前禀道：“公婆在上，丈夫在家终日只是饮酒，若带着许多金宝前去，诚恐路途有失，怎生放心叫他自去？妾想如今太平时节，媳妇与丈夫同去。”金彦龙道：“吾亦虑他好酒误事，若得媳妇同去最好。今日是个吉日，便可收拾起程。”即将珍珠、玉连环付与本荣，吩咐过了百日之后，便可回家，不可远游在外，使父母挂心。金本荣应诺，辞别父母离家，夫妇同行。至晚，寻入酒店，略略杯酌。正饮之间，只见一个全真先生走入店来，那先生看着全本荣夫妇道：“贫道来此抄化一斋。”本荣平生敬奉玄帝，一心好道，便道：“先生请坐同饮。”先生道：“金本荣，你夫妇二人何往？”本荣大惊道：“先生所言，吾与你素不相识，何以知吾姓名？”先生道：“贫道久得真人传授，吉凶靡所不知，今观汝二人气色，目下必有大灾，切宜谨慎。”本荣道：“某等凡人，有眼无珠，不知趋避之方；况兼家有父母在堂。先生既知休咎，望乞怜而救之。”先生道：“贫道观汝夫妇行善已久，岂忍坐视不救。今赐汝两丸丹药，二人各服一丸，自然免除灾难；但汝身边宝物牢匿在身。如汝有难，可奔山中来寻雪涧师父。”道罢相别。

本荣在路夜宿晓行，不一日将近洛阳县。忽听得往来人等纷纷传说，西夏国王赵元昊兴兵犯界，居民各自逃走。本荣听了传说之言，思了半晌，乃谓其妻江玉梅道：“某在家中交结个朋友，唤做李中立，此人在开封府郑州管下汜水县居住，他前岁来我县做买卖时，我曾多有恩于他，今既如此，不免去投奔他。”江玉梅从其言。本荣遂问了乡民路径，与妻直到李中立门首，先托人报知，李中立闻言，即忙出迎本荣夫妇入内，相见已毕，茶罢，中立问其来由。本荣即告以因算命出来躲灾之事，承父将珍珠、玉连环往洛阳经商，因闻西夏欲兴兵犯境，特来投奔兄弟。”中立听了，细观本荣之妻生得美貌，心下生计，遂对本荣道：“洛阳与本处同是东京管下，西夏国若有兵犯界，则我本处亦不能免。小弟本处有个地窖子，倘贼来时，只从地窖中躲避，管取太平无事。贤兄放心且住几时。”便叫家中置酒相待，又唤当值李四去接邻人王婆来家陪侍。李四领诺去了，移时王婆就来相见，请江玉梅到后堂，与李中立妻子款待已毕，至晚，收拾一间房子与他夫妻安歇。

过了数日，李中立见财色起心，暗地密唤李四吩咐道：“吾去上蔡县做买卖时，被金本荣将本钱尽赖了去。今日来到我家，他身边有珍珠百颗，玉

地窖(yìn, 音印)——地下的屋子。

契(qì, 音气)兄——结拜兄弟。

全真先生——道士。

靡(m, 音米)所不知——没有不知道的。

休咎(ji, 音旧)——吉凶。

连环一对，你今替我报仇，可将此人引至无人处杀死，务要刀上有血，将此珠玉之物并头上头巾前来为证，我即养你一世，决不虚言。”李四见说，喜不自胜，二人商议已定。次日，李中立对金本荣道：“吾有一所小庄，庄内有一窖在彼，贤兄可去一看。”本荣不知是计，遂应声道：“贤弟既有庄所，吾即与李四同往一观。”当日乃与李四同去。原来金本荣宝物日夜随身。二人走到无人烟之处，李四腰间拔出利刀道：“小人奉家主之命，说你在上蔡县时曾赖了他本钱，今日来到此处，叫我杀了你。并不于我的事，你休得埋怨于我。”遂执刀向前来杀。本荣见了，吓得魂飞天外，连忙跪在地下苦苦哀告道：“李四哥听禀：他在上蔡时，我多有恩于他，他今日见我妻美貌，恩将仇报，图财害命，谋夫占妻，生此冤惨。乞怜我有七旬父母无人侍养，饶我残生，阴功莫大。”李四听了说道：“只是我奉主命就要宝物回去。且问汝宝物现在何处？”本荣道：“宝物随身在此，任君拿去，乞放残生。”李四见了宝物又道：“吾闻图人财者，不害其命；今已有宝物，更要取你头巾为证，又要刀上见血迹方可回报，不然，吾亦难做人情。”本荣道：“此事容易。”遂将头巾脱下，又咬破舌尖，喷血刀上。李四道：“我今饶你性命，你可急往别处去躲。”本荣道：“吾得性命，自当远离。”即拜辞而去。”

当日李四得了宝物，急急回家与李中立交清楚。中立大喜，吩咐置酒，在后堂请嫂嫂江玉梅出来。玉梅见天色已晚，乃对中立通：“叔叔令丈夫去看庄所，缘何此时不见回来？”李中立道：“吾家亦颇富足，贤嫂与我成了夫妇，亦够快活一世，何必挂念丈夫？”玉梅道：“妾丈夫现在，叔叔何得出此牛马之言？岂不自耻！”李中立见玉梅秀美，乃向前搂住求欢，玉梅大怒，将中立推开道：“妾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妾夫又无弃妾之意，安肯伤风败俗，以污名节！”李中立道：“汝丈夫今已被我杀死，若不信时，吾将物事拿来你看，以绝念头。”言罢，即将数物丢在地上道：“娘子，你看这头巾，刀上有血，若不顺我时，想亦难免。”玉梅一见数物，哭倒在地。中立向前抱起道：“嫂嫂不须烦恼，汝丈夫已死，吾与汝成了夫妇，谅亦不玷辱了你，何故执迷太甚！”言罢，情不能忍，又强欲求欢。玉梅自思：这贼将丈夫谋财杀命，又要谋我为妾，若不从，必遭其毒手。遂对中立道：“妾有半年身孕，汝若要妾成夫妇，待妾分娩之后，再作区处；否则妾实甘一死，不愿与君为偶。”中立自思：分娩之后，谅不能逃。遂从其言。就唤王婆吩咐道：“汝同这娘子往深村中山神庙边，我有一所空房在彼，你可将他藏在此处，等他分娩之后，不论男女，将来丢了，待满月时报我知道。”当日，王婆依言领江玉梅去了。

话分两头。且说本荣父亲金彦龙，在家里念儿子、媳妇不归，音信并无。彦龙乃与妻将家私封记，收拾金银，沿路来寻不题。不觉光阴似箭，日用如梭，江玉梅在山神庙旁空房内住了数月，忽一日肚疼，生下一个男儿。王婆近前道：“此子只好丢在水中，恐李长者得知，连累老身。”玉梅再三哀告道：“念他父亲痛遭横祸，看此儿亦投三光出世，望乞垂怜，待他满月，丢了未迟。”王婆见江玉梅情有可矜，心亦怜之，只得依从。不觉又是满月，玉梅写了生年月日，放在孩儿身上，丢在山神庙中候人抱去抚养，留其性命。遂与王婆抱至庙中，不料金彦龙夫妻正来这山神庙中问个吉凶，刚进庙来，却撞见江玉梅。公婆二人大惊，问其夫在何处，玉梅低声诉说前事，彦龙听

了，苦不能忍，急急具状告理。

却值包公访察，缉知其事。次日，即差无情汉领了关文一道，径投郑州管下汜水县下了马，拘拿李中立起解到台，令左右将中立先责一百杖，暂且收监，未及审勘。王婆又欲充作证见，凭玉梅报谢。包公令金彦龙等在外伺候。且说金本荣，自离了汜水县，无处安身，径来山中撞见雪涧师父，留在庵中修行出家，不知父母妻子下落，心中忧愁不乐。忽一日，师父与金本荣道：“我今日教你去开封府抄化，有你亲眷在彼，你可小心在意，回来教我知道。”金本荣拜辞了师父，径投开封府来，遂得与父母妻子相见，同到府前。正值包公升堂，彦龙父子即将前事又哭告一番。包公即令狱中取出李中立等市勘，李中立不敢抵赖，一供招，贪财谋命是实，强占伊妻是真。包公叫取长枷脚镣时锁，送下死牢中去。将中立家财一半给赏李四，一半给赏王婆；迫出宝物给还金本荣；李中立妻子发边远充军。闻者快心。

六十一 邱家仆直言道奸情 汪牙佻灭口借龙窟

话说东京离城五里，地名湘潭村，有一人姓邱名惇，家业殷实，娶本处陈旺之女为妻。陈氏甚是美貌，却是个水性妇人，因见其夫敦重，甚不相乐。时镇西有个牙佻，姓汪名琦，生得清秀，是个风流浪子，常往来邱惇家，惇以契交兄弟情义待之。汪出入稔熟，常与陈氏交接言语。一日，汪琦来到邱家，陈氏不胜欢喜，延入房中坐定，对汪道：“丈夫到庄上算田租，一时未还，难得今日你到此来，有句话当要对你说。且请坐着，待我到厨下便来。”汪琦正不知是何缘故，只得应诺，遂安坐等候。不多时陈氏整备得一席酒肴入房中来，与汪琦对饮。酒至半酣，那陈氏有心，向汪琦道：“闻得叔叔未娶婶婶，夜来独眠，岂不孤单？”汪答道：“小可命薄，姻缘迟缓，衾枕独眠，是所甘愿也。”陈氏笑道：“叔叔休瞒我，男子汉无有妻室，度夜如年。适言甘愿，乃不得已之情，非实意也。”汪琦初则以朋友分上，尚不敢乱言，及被陈氏将言语调戏，不觉心动，说道：“贤嫂既念小叔孤单，今日肯怜念我么？”陈氏道：“我倒有心怜你，只恐叔叔无心恋我。”二人戏谑良久，彼此乘兴，遂成云雨之交，正是色胆大如天，两下意投之后，情意稠密，但遇邱惇不在家，汪某遂留宿于陈氏房中，邱惇全不知觉。

邱之家仆颇知其事，欲报知于主人，又恐主人见怒；若不说知，甚觉不平。忽值那日邱惇正在庄所与佃户算帐，宿于其家。夜半，邱惇对家仆道：“残秋天气，薄被生寒，未知家下亦若是否？”家仆答道：“只亏主人在外孤寒，家下夜夜自暖。”邱惇怪而疑之，便问：“你如何出此言语？”家仆初则不肯说，及至问得急切，乃直言主母与汪某往来交密之情。邱听此言，恨不得一时天晓。次日，回到家下，见陈氏面带春风，越疑其事。是夜，盘问汪某来往情由，陈氏故作遮掩模样道：“你若不在家时，便闭上内外门户，哪曾有人来我家？却将此言诬我！”邱道：“不要性急，日后自有端的。”那陈氏惧怕不语。

次日侵早，邱惇又往庄所去了。汪某进来见陈氏不乐，问其故，陈氏不隐，遂以丈夫知觉情由告知。汪某道：“既如此，不须忧虑，从今我不来你家便无事了。”陈氏笑道：“我道你是个有为丈夫，故有心从汝；原来是个没志量的人。我今既与你情密，须图终身之计，缘何就说开交的话？”汪某道：“然则如之奈何？”陈氏道：“必须谋杀吾夫，可图久远。”汪沉吟半晌，没有计较处，忽计从心上来，乃道：“娘子的有实愿，我谋害之计有了。”陈氏问：“何计？”汪道：“本处有一极高山巅上原有龙窟，每见烟雾自窟中出则必雨；若不雨必主旱伤。目下乡人于此祈祷，汝夫亦于此会，候待其往，自有处置的计。”陈氏喜道：“若完事后，其余我自有调度。”汪宿了一夜而去。

次日，果是乡人鸣锣击鼓，径往山巅祈祷，邱惇亦与众人随登，汪琦就跟到窟前。不觉天色黄昏，众人祈祷毕先散去，独汪琦与邱惇在后，经过龙窟，汪戏道：“前面有龙露出爪来。”惇惊疑探看，被汪乘势一推，惇立脚不定，坠入窟中。当下汪某跑走回来，见陈氏说知其事。陈氏欢喜道：“想我今生原与你有缘。”自是汪某出入其家无忌，不顾人知。有亲戚问及邱某多时不见之故，陈氏掩饰，只告以出外未回。然其家仆见主人没下落，甚是忧疑，又见陈氏与汪某成了夫妇，越是不忿，欲告首于官，根究其事。陈氏密闻之，遂将家仆逐赶出去。

后将近一月余，忽邱惇复归家，正值陈氏与汪某围炉饮酒，见惇自外人，汪大惊，疑其是鬼。抽身入房中取出利刀呵叱，逐之出门。惇悲咽无所往，行到街前，遇见家仆，遂抱住主人问其来由。惇将当日被汪推落窟中的事说了一遍。家仆哭道：“自主不回，我即致疑，及见主母与汪某成亲，想他必然谋害于你，待诉之官，根究主人下落，竟被他赶出，不意吉人天相，复得相见，当以此情告于开封府，以雪此冤。”惇依言，即具状赴开封府衙门。包公审问道：“既当日推落龙窟，焉得不死，复能归乎？”邱惇泣诉道：“正不知因何缘故。方推下的时节，窟旁皆茅苇，因傍茅苇而落，故得无伤。窟中甚黑，久而渐光，见一小蛇居中盘旋不动，窟中干燥，但有一勺之水清甚，掬其水饮之，不复饥渴。想着那蛇必是龙也，常乞此蛇庇佑，蛇亦不见相伤，每于窟中轻移旋绕，则蛇渐大，头角峥嵘，出窟而去，俄而雨下，如此者六、七日。一日，因攀拿龙尾而上，至窟外则龙尾掉摇，坠于窟旁茅丛去了。因即归家，正见妻与汪琦同饮，被汪利刀赶逐而出。特来具告。”言讫不胜痛哭。

包公审实明白，即差公牌张龙、赵虎，到邱家捉拿汪琦、陈氏。是时汪琦正在疑惑此事，不提防邱某已再生回家，竟具状开封府，公牌拘到府衙对理。包公审问汪琦，琦诉道：“当时乡人祈祷，各自早散回家，邱至黄昏误落窟中，哪有谋害之情？又其家紧密，往来有数，哪有通奸之事？”此时汪某争辩不已，包公着令公牌去陈氏房中取得床上睡席来看，见有二人新睡痕迹。包公道：“既说彼家门户紧密，缘何有二人席痕？分明是你谋害，幸至不死，尚自抵赖！即令严刑拷究，汪只得供招，将汪琦、陈氏皆定死罪；邱惇回家。见者欣喜。

吉人天相——宿命论认为善人自有天助。

掬(j, 音居)——双手捧取。

六十二 积善家偏出不肖子 恶奴才反累贤主人

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莫道无报，只分迟早”。这几句话是阴间法令，也是口头常谈；哪晓得这几句也有时信不得。东京有个姚汤，是三代积善之家，周人之急，济人之危，斋僧布施，修桥补路，种种善行，不一而足，人人都说，姚家必有好子孙在后头。西京有个赵伯仁，是宋家宗室，他倚了是金枝玉叶，谋人田地，占人妻子，种种恶端，不可胜数。人人都说，赵伯仁倚了宗亲横行无状，阳间虽没奈何他，阴司必有冥报。哪晓得姚家积善倒养出不肖子孙，家私、门户，弄得一个如汤泼雪；赵家行恶倒养出绝好子孙，科第不绝，家声大振。因此姚汤死得不服，告状于阴间。

告为报应不明事：善恶分途，报应异用；阳间糊涂，阴间电照；迟早不同，施受岂爽。今某素行问天，存心对日，泼遭不肖子孙，荡覆祖宗门户。降罚不明，乞台查究。上告。

包公看完道：姚汤，怎的见你行善就屈了你？”姚汤道：“我也曾周人之急，济人之危，也曾修过桥梁，也曾补过道路。”包公道：“还有好处么？”姚汤道：“还有说不尽处，大头脑不过这几件；只是赵伯仁作恶无比，不知何故子孙兴旺？”包公道：“我晓得了，且带在一边。”再拘赵伯仁来审，不多时，鬼卒拘赵伯仁到。包公道：“赵伯仁，你在阳世行得好事！如何敢来见我？”赵伯仁道：“赵某在阳间虽不曾行善事，也是平常光景，亦不曾行甚恶事来！”包公道：“现有对证在此，休得抵赖。带姚汤过来。”姚汤道：“赵伯仁，你占人田地是有的，谋人妻女是有的，如何不行恶？”赵伯仁道：“并没有此事，除非是李家奴所为。”包公道：“想必是了。人家常有家奴不好，主人是个进士，他就是个状元一般；主人是个仓官、驿丞，他就是个枢密宰相一般；狐假虎威，借势行恶，极不好的。快拘李家奴来！”不一时，李奴到，包公问道：“李家奴，你如何在阳间行恶，连累主人有不善之名？”李奴终是心虚胆怯，见说实了，又且主人在面前，哪里还敢喷声。包公道：“不消究得了，是他做的一定无疑。”赵伯仁道：“乞大人一究此奴，以为家人累主之戒。”包公道：“我自有发落。”叫姚汤，“你说一生行得好事，其实不曾存得好心。你说周人、济人、修桥、补路等项，不过舍几文铜钱要买一个好名色，其实心上割舍不得，暗里还要算计人，填补舍去的这项钱粮。正是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大凡做好人只要心田为主；若不论心田，专论财帛，穷人没处积德了。心田若好，一文不舍，不害其为善；心田不好，日舍万文钱，不掩其为恶。你心田不好，怎教你子孙会学好？赵伯仁，你虽有不善的名色，其实本心存好，不过恶奴累了你的名头，因此你自家享尽富贵，子孙科第连芳。皇天报应，昭昭不爽。”仍将李恶奴发下油锅，余二人各去。这一段议论，包公真正发人之所未发也。

六十三 冉佛子行善竟夭亡 虎夜叉无德倒善终

话说阴间有个注寿官，注定哪一年上死，准定要死的；注定不该死，就死还要活转来。又道阴鹭可以延寿，人若在上做得些好事，不免又在寿簿上添上几竖几画；人若在上做得不好事，不免又在寿簿上去了几竖几画。若是这样说起来，信乎人的年数有寿夭个同，正因人生有善恶不同。哪晓得这句话也有时信不得。山东有个冉道，持斋把素，一生常行好事，若损阴鹭的一无所为，人都叫他是个佛子；有个陈元，一生做尽不好事，夺人之财，食人之肝，人都唤他是个虎夜叉。依道理论起来，虎夜叉早死一日，人心畅快一日；佛子多活一日，人心欢喜一日。不期佛子倒活得不多年纪就夭亡了；虎夜叉倒活得九十余岁，得以无病善终。人心自然不服了，因此那冉佛子死到阴司之中告道：

告为寿夭不均事：阴鹭延寿，作恶夭亡；冥府有权，下民是望。今某某等为善夭，为恶寿。佛子速赴于黄泉，虽在生者下敢念佛；虎叉久活于人世，恐祝寿者尽皆效虎。漫云天死是为脱胎，在生一日胜死千年。上告。

包公见状即问道：“冉道，你怎么就怨到寿夭不均？”冉道道：“怨字不敢说，但是冉某平素好善，便要多活几年也不为过。恐怕阴司簿上偶然记差了，屈死了冉某也未可知。”包公道：“阴司不比阳间容易入人之罪，没人之善，况夫生死大事，怎么就好记差了！快唤善恶司并注寿官一齐查来。”不多时，鬼使报道：“他是口善心不善的。”包公道：“原来如此。”对冉道说：“大凡人生在世，心田不好，持斋把素也是没用的：况如今阳间的人，偏是吃素的人心田愈毒，借了把素的名色，弄出拈枪的手段。俗语说得好，是个佛口蛇心。你这样人只好欺瞒世上有眼的瞎子，怎逃得阴司孽镜！你的罪比那不吃素的还重，如何还说不服早死？”冉道说：“冉某服罪了。但是陈元这样恶人，如何倒活得寿长？”包公即差鬼卒拘陈元对审。陈元到了，包公道：“且不要问陈元口词，只去善恶簿上查明就是。”不多时，鬼吏报道：“不差，不差！”包公道：“怎么反不差？”鬼吏道：“他是三代积德之家。”包公道：“原来如此。一代积善，犹将十世宥之，何况三代？但是阳世作恶，虽是多活几年，免不得死后受地狱之苦。”遂批道：

审得：冉道以念佛而夭亡，遂怨陈元以作恶而长寿。岂知善不善在心田，不在口舌；哪晓恶不恶论积累，不论一端。口里吃素便要得长寿，将茹荤者尽短命乎？一代积善，可延数世；彼小疵者，能不宥乎？佛在口而蛇在心，更加重罪；行其恶而长其年，难免冥苦。毋得混淆，速宜回避。

批完，二人首服而去。

阴鹭（zhì，音至）——阴德。

若损句——损阴德的事一概不做。

没（mò，音墨）——埋没。

阴司孽镜——传说中阴间官府里专门照出罪恶的镜子。

六十四 三官人殒命落水中 船艄公催客唤娘子

话说广东潮州府揭阳县有赵信者，与周义相交。义相约同往京中买布，先一日讨定张潮艄公船只，约次日黎明船上会。至期，赵信先到船，张潮见时值四更，路上无人，将船撑向深处去，将赵信推落水中而死，再撑船近岸，依然假睡。黎明，周义至，叫艄公，张潮方起。等至早饭过，不见赵信来。周义乃令艄公去催，张潮到信家，连叫几声，三娘子方出开门，盖因早起造饭，夫去后复睡，故反起迟。潮因问信妻孙氏道：“汝三官人昨约周官人来船，今周官人等候已久，三官人缘何不来？”孙氏惊道：“三官人出门甚早，如何尚未到船？”潮回报周义，义亦回去，与孙氏家遍寻四处，三日无踪。义思：信与我约同买卖，人所共知，今不见下落，恐人归罪于我。因往县去首明，为急救人命事，外开干证艄公张潮，左右邻舍赵质、赵协及孙氏等。

知县朱一明准其状，拘一干人犯到官，先审孙氏称：“夫已食早饭，带银出外，后事不知。”次审艄公，张潮道：“前日周、赵二人同来讨船是的。次日，天未明，只周义到，赵信并未到，附帮数十船俱可证。及周义令我去催，我叫‘三娘子’，彼方睡起，初开大门。”又审左右邻赵质、赵协，俱称：“信前将往买卖，妻孙氏在家吵闹是实。其侵早出门事，众俱未见。”又问原告道：“此必赵信带银在身，汝谋财害命，故抢先糊涂来告此事。”周义道：“我一入岂能谋得一人，又焉能埋没得尸身？且我家胜于彼家，又是至相好之友，尚欲代彼伸冤，岂有谋害之理！”孙氏亦称：“义素与夫相善，决非此人谋害。但恐先到船，或艄公所谋。”张潮辩称：“我一帮船几十只，何能在口岸头谋人，怎瞒得人过？且周义到船，天尚未明，叫醒我睡已有明证。彼道夫早出门，左右邻里并未知之，及我去叫，他睡未起，门未开，分明是他自己谋害。”朱知县将严刑拷勘孙氏，那妇人香姿弱体，怎当此刑。只说：“我夫已死，我拚一死陪他。”遂招认“是我阻挡不从，因致谋死”，又拷究尸身卜落，孙氏说：“谋死者是我，若要讨他尸身，只将我身还他，何必更究！”再经府复审，并无变异。

次年秋讞，请决孙氏谋杀亲夫事，该至秋行刑。有一大理寺左任事杨清，明如冰鉴，极有见识，看孙氏一宗案卷，忽然察到。因批曰：“敲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已无夫。”只此二句话，察出是艄公所谋，再发巡行官复审。时包公遍巡天下，正值在潮州府，单拘艄公张潮问道：“周义命汝去催赵信，该叫三官人，缘何便叫三娘子？汝必知赵信已死了，故只叫其妻！”张潮闻此话，愕然失对。包公道：“明明是汝谋死，反陷其妻。”张潮不肯认，发打三十；不认，义夹打一百，又不认；乃监起。再拘当日水手来，一到，不问便打四十。包公道：“汝前年谋死赵信。张潮艄公诉说是你，今日汝该偿命无疑。”水手一一供招：因见赵信四更到船，路上无人，帮船亦不觉，是艄公张潮移船深处推落水中，复撑船近岸，解衣假睡。大将亮周义乃到。此全是张潮谋人，安得陷我？”后取出张潮与水手对质，潮无言可答。将潮偿命；孙氏放回；罢朱知县为民。可谓狱无冤民，朝无昏吏矣。

六十五 卖缎客围观被剪绺 假银两试探辨真贼

话说平凉府有一术士，在府前看相，众人聚围观，时有卖缎客毕茂，袖中藏帕，包银十余两，亦杂在人丛中看，被一光棍手托其银，从袖口而出，下坠于地。茂即知之，俯首下捡，其光棍来与相争。茂道：“此银是我袖中坠下的，与你何干？”光棍道：“此银不知何人所坠，我先见要捡，你安得自认？今不如与这众人，大家分一半有何不可？”众人见光棍说均分，都来帮助。毕茂哪里肯分，相扭到包公堂上去。光棍道：“小的名罗钦，在府前看术士相人，不知谁失银一包在地，小的先捡得，他要来与我争。”毕茂道：“小的亦在此看相人，袖中银包坠下，遂自捡取。彼要与我分。看罗钦言涉似江湖光棍，或银被他剪绺，因致坠下，不然我两手拱住，银何以坠？”罗钦道：“剪绺必割破衣袖，看他衣袖破否？况我同家人进贵在此卖锡，颇有本钱，现在南街李店住，怎是光棍？”包公亦会相面，罗钦相貌不良，立令公差往南街拿其家人并帐目来看，果记有卖锡帐目明白，乃不疑之。因问毕茂道：“银既是你的，可记得多少两数？”毕茂道：“此银身上用的，忘记数目了。”包公又命手下去府前混拿两个看相人来问之，二人同指罗钦身上去道：“此人先见。”再指毕茂道：“此人先捡得。”包公道：“罗钦先见，还说他捡么？”二人道：“正是。听得罗钦说道：那里有个甚包。毕茂便先捡起来，见是银子，因此两下相争。”包公道：“毕茂，你既不知银数多少，此必他人所失，理合与罗钦均分。”遂当堂分开，各得八两而去。

包公令门子俞基道：“你密跟此二人去，看他如何说。”俞基回报道：“毕茂回店埋怨老爷，他说被那光棍骗去。罗钦出去，那两个干证索他分银，跟在店中，不知后来如何。”包公又令一青年外郎任温道：“你与俞基各去换假银五两，义兼好银几分，汝路上故与罗钦看见，然后任人闹处去，必有人来剪绺的，可拿将来，我自赏你。”任温遂与俞基并行至南街，却遇罗钦来。任温故将银包解开买樱桃，俞基亦将银买，道：“我还要买来请你。”二人都买过，随将樱桃食讫，径往来岳庙去看戏。俞基终是个小后生，袖中银子不知几时剪去，全然不知。任温眼虽看戏，只把心放在银上，要拿剪绺贼。少顷，身旁众人挨挤甚紧，背后一人以手托任温的袖，其银包从袖口中挨手而出，任温乃知剪绺的，便伸手向后拿道：“有贼在此。”两旁二人益挨进，任温转身不得，那背后人即走了。任温扯住两旁二人道：“包爷命我二人在此拿贼，今贼已走脱，你二人同我去回复。”其二人道：“你叫有贼，我正翻身要拿，奈人挤住，拿不着。今贼已走，要我去见老爷何干？”任温道：“非有他故，只要你做干证，见得非我不拿，只人丛中拿不得。”地方见是外郎、门子，遂来助他，将二人送到包公前，说知其故。

包公问二人姓名，一是张善，一是李良。包公道：“你何故卖放此贼？今要你二人代罪。”张善道：“看戏相挤人多，准知他被剪绺，反归罪于我。望仁天 详察。”包公道：“看你二人姓张姓李，名善名良，便是盗贼假姓名矣。外郎拿你，岂岂不的当！”各打三十，拟徒二年，令手下立押去摆站，私以帖与驿丞道：“李良、张不的当！”各打三十，拟徒二年，令手下立押去摆站，私以帖与驿丞道：“李良、张善二犯到，可重索他礼物，其所得的

剪绺（li，音柳）——在人丛中剪开人家衣袋窃取财物。

仁天——对包公的敬称，指仁德的、为百姓作主的人。

原银，即差人送上，此嘱。”邱驿丞得此帖，及李良、张善解到，即大排刑具，惊吓得：“各打四十见风棒！”张善、李良道：“小的被贼连累，代他受罪。这法度我也晓得，今日解到辛苦，乞饶蚁命。”即托驿书吏手将银四两献上，叫三日外即放他回。邱驿丞即将这银四两亲送到衙。包公令俞基来认之，基道：“此假银即我前日在庙中被贼剪去的。”包公发邱驿丞回，即以牌去提张善、李良到，问道：“前日剪绺任温的贼可报名来，便免你罪。”张善道：“小的若知，早已说出，岂肯以自己皮肉代他人枉受苦楚？”包公道：“任温银未被剪去，此亦罢了；但俞基银五两零被他剪去。衙门人的银岂肯罢休！你报这贼来也就罢。”李良道：“小的又非贼总甲，怎知哪个贼剪绺俞基的银子？”包公道：“银子我已查得了，只要得个贼名。”李良道：“既已得银两，即捕得贼。岂有贼是一人，用银又是一人？”包公以四两假银掷下去：“此银是你二人献与邱驿丞的，今早献来。俞基认是他的，则你二人是贼无疑。又放走剪任温银之贼，可速报来。”张善、李良见真情已露，只得从实供出：“小的做剪绺贼者有二十余人，共是一伙。昨放走者是林泰，更前日罗钦亦是，这回祸端由他而起。尚有余诸人未犯法。小的贼有禁议，至死也不相叛。”再拘林泰、罗钦、进贵到，勒罗钦银八两与毕茂去讫。将三贼各拟徒二年；仍派此二人为贼总甲，凡被剪绺者仰差此二人身上赔偿。人皆叹异。

六十六 江幼僧露财命归西 程家子索债买度牒

话说西京有一姓程名永者，是个牙佻之家，通接往来商客，令家人张万管店，凡遇往来投宿的，若得经纪钱，皆记了簿书。一日，有成都幼僧姓江名龙，要往东京披剃给度牒，那日恰行到大开坡，就投程永店中借歇。是夜，江僧独自一个于房中收拾衣服，将那带来银子铺于床上，正值程永在亲戚家饮酒回来，见窗内灯光露出，近前视之，就看见了银子。忖道：这和尚不知是哪里来的，带这许多银两。正是财物易动人心，不想程永就起了个恶念，夜深时候，取出一把快利尖刀，挨开僧人房门进去，喝声道：“你谋了人许多财物，怎不分我些？”江僧听了大惊，措手不及，被程永一刀刺死，就掘开床下土埋了尸首，收拾起那衣物银两，进房睡去。次日起来，就将那僧人银两去做买卖，未数年，起成大家，娶了城中许二之女为妻，生下一子，取名程惜，容貌秀美，爱如掌上之珠，年纪稍长，不事诗书，专好游荡。程永以其只得一个儿子，不甚拘管他；或好言劝之，其子反怨恨而去。

一日，程惜央匠人打一把鼠尾尖刀，蓦地来到父亲的相好严正家来。严正见是程惜，心下甚喜，便令黄氏妻安顿酒食，引惜至偏舍款待。严正问道：“贤侄难得到此，父亲安否？”惜听得问及父亲，不觉怒目反视，欲说又难于启口。严怪而同道：“侄有何事？但说无妨。”惜道：“我父是个贼人，侄儿必要刺杀之。已准备利刀在此，特来通知叔叔，明日便下手。”严正听了此言，吓得魂飞天外，乃道：“侄儿，父子至亲，休要说此大逆之话。倘若外人知道，非同小可。”惜道：“叔叔休管，管教他身上掘个窟窿。”言罢，抽身走起去了。严正惊慌不已，将其事与黄氏说知。黄氏道：“此非小可，彼未曾与夫说知，或有不测，尚可无疑；今既来我家说知，久后事露如何分说？”严正道：“然则如之奈何？”黄氏道：“为今之计，莫若先去告首官府，方免受累。”严正依其言，次日，具状到包公衙内首告。

包公审状，甚觉不平，乃道：“世间哪有此等逆子！”即拘其父母来问，程永直告其子果有谋弑之心；究其母，母亦道：“不肖子常在我面前说要弑父亲，屡屡被我责谴，彼不肯休。”拘其子来根勘之，程惜低头不答；再唤程之邻里数人，逐一审问，邻里皆道其子有弑父的意，身上不时藏有利刀。包公令公人搜惜身上，并无利刀。其父复道：“必是留在睡房中。”包公差张龙前到程惜睡房搜检，果于席下搜出一把鼠尾尖刀，回衙呈上。包公以刀审问程惜，程惜无语。包公不能决，将邻里一千人犯都收监中，退人后堂。自忖道：“彼嫡亲父子，并无他故，如何其子如此行凶？此事深有可疑。思量半夜，辗转出神。将近四更，忽得一梦。正待唤渡艚过江，忽江中现出一条黑龙，背上坐一神君，手执牙笏，身穿红袍，来见包公道：“包大人休怪其子不肖，此乃是二十年前之事。”道罢竟随龙而没。包公俄而惊觉，思忖梦中之事，颇悟其意。

次日升堂，先令狱中取出程某一干人审问。唤程永近前问道：“你成的家私还是祖上遗下的，还是自己创起的？”程永答道：“当初曾做经纪，招

披剃给度牒——僧尼出家时披上袈裟、剃除须发，由政府审查合格后，发给证明文件。

蓦（mò，音漠）——突然。

谋弑（shì，音试）——谋杀父母。

牙笏——象牙制成的手板。

接往来客商，得牙钱成家。”包公道：“出入是自己管理么？”程永道：“管簿书皆由家人张万之手。”包公即差人拘张万来，取簿书视之，从头一一细看，中间却写有一人姓江名龙，是个和尚，于某月日来宿其家，甚注得明白。包公忆昨夜梦见江龙渡江之事，豁然明白，就独令程永进屏风后说与永道：“你子大逆，依律该处死，只汝之罪亦所难逃。你将当年之事从直供招，免累众人。”程永答道：“吾子不孝，既蒙处死，此乃甘心，小人别无甚事可招。”包公道：“我已得知多时，尚想瞒我？江龙幼僧告你二十年前之事，你还记得么？”程永听了“二十年前幼僧”一句，毛发悚然，仓皇失措，不能抵饰，只得直吐供招。包公审实，复出升堂，差军牌至程家客舍睡房床下，果然掘出一僧人尸首，骸骨已朽烂，惟面肉尚留些。包公将程永监收狱中，邻里干证并行释放。因思其子必是幼僧后身，冤魂不散，特来投胎取债，乃唤其子再审道：“彼为你的父亲，你何故欲杀之？”其子又无话说。包公道：“赦你的罪，回去别做生计，不见你父如何？”程惜道：“某不会做甚生计。”包公道：“你若愿做什么生理，我自与你一千贯钱去。”惜道：“若得千贯钱，我便买帐度牒出家为僧罢了。”包公的信其然，乃道：“你且去，我自有的处。”次日，委官将程永家产变卖千贯与程惜去。遂将程永发去辽阳充军，其子竟出家为僧。冤怨相报，毫发不爽。

六十七 五里牌谋财杀郑客 土地 爷搬银惊官府

话说郑州离城十五里王家村，有兄弟二人，常出外为商，行至本州地名小张村五里牌，遇着个客人，乃是湖南人，姓郑名才，身边多带得有银两，被王家弟兄看见，小心陪行，到晚边将郑才谋杀，搜得银十斤，遂将尸首埋在松树下。兄弟商量，身边有十斤银子，带得艰难，趁此无人看见，不如将银埋在五里牌下，待为商回来，却取分之。二人商议已定，遂埋了银子而去。后又过着六年，恰回家又到五里牌下李家店安住。次日侵早，去牌下掘开泥土取那银子，却不见了。兄弟思量：当时埋这银子，四下并无入见，如何今日失了？烦恼一番，思忖只有包待制见事如神，遂同来东京安抚衙陈状，告知失去银两事情。包公当下看状，又没个对头，只说五里牌偷盗，想此二人必是狂夫，不准他状子。王客兄弟啼哭不肯去。包公道：“限一个月，总须要寻个着浩与你。”兄弟乃去。

又候月余，更无分晓，王客复来陈诉。遂唤陈青吩咐道：“来日差你去追一个凶身。今与你酒一瓶、钱一贯省家，来日领文引。”陈青欢喜而回，将酒饮了，钱收拾得好。次日，当党领得公文去郑州小张村追捉五里牌。陈青复禀：“相公，若是追人，即时可到；若是追五里牌，他不会行走，又不会说话，如何追得？望老爷差别人去。”包公大怒道：“官中文引，你若推托不去，即问你违限的罪。”陈青不得已只得前去，遂到郑州小张村李家店安歇。其夜，去五里牌下坐一会，并不见个动静。思量无计奈何，遂买一炷香钱，至第二夜来焚献牌下土地，叩祝道：“奉安抚文引，为王客来告五里牌取银子十斤，今差我来此追捉，土地有灵，望以梦报。”其夜，陈青遂宿于牌下，将近二更时候，果梦见一老人前来，称是牌下土地。老人道：“王客兄弟没天理，他岂有银寄此，原系湖南客人郑才银子十斤，与王客同行，被他兄弟谋杀，其尸首现埋在松树下，望即将郑才骸骨并银子带去，告相公为他伸冤。”言罢，老人便去。陈青一梦醒来，记得明白。次日，遂与店主人借锄掘开松树下，果有枯骨，其边有银十斤。陈青遂将枯骨、银两俱来报安抚。包公便唤客人理问，客人不肯招认，遂将枯骨、银子放于厅前，只听冤魂空中叫道：“王客兄弟须还我性命！”厅上公吏听见，人人失色：枯骨自然跳跃起来。再将王客兄弟根勘，抵赖不得，遂一一招认。案卷既成，将王客兄弟问拟谋财害命，押赴市曹处斩；郑才在死无亲人，买地安葬，余银入官。土地搬运报冤，亦甚奇矣。

土地——古代神话中管理一个小地面的神。

狂夫——狂妄无知之徒。

六十八 众蝇蚋逐风围马头 木印迹暗合出根由

话说包公一日与从人巡行，往河南进发，行到一处地方名横坑，那三十里路程途都是山僻小路，没有人烟。当午时候，忽有一群蝇蚋逐风而来，将包公马头团团围了三匝，用马鞭挥之，才起而又复合，如是者数次。包公忖道：蝇蚋尝恋死人之尸，今来马头绕集，莫非此地有不明的事？即唤过李宝喝声道：“蝇蚋集我马首不散，莫非有冤枉事？汝随前去根究明白，即来报我。”道罢，那一群蝇蚋一齐飞起，引着李宝前去，行不上三里，到一岭畔松下，直钻入去。李宝知其故，即回复包公。包公同众人亲到其处，着李宝掘开二尺上，见一死尸，面色不改，似死未久的。反复看他身上，别无伤痕，惟阳囊碎裂如粉，肿尚未消。包公知被人谋死，忽见衣带上系一个木刻小小印子，却是卖布的记号，包公令取下藏于袖中，仍令将尸掩了而去。到晚边，只见亭子上一伙老人并公吏在彼迎候，包公问众人：“何处来的？”公吏禀道：“河南府管下陈留县宰，闻得贤侯经过本县，特差小人等在此迎候。”包公听了吩咐：“明日开厅与我坐二、三日，有公事发放。”公吏等领诺，随马入城，本县官接至馆驿中歇息。

次日，打点衙门与包公升堂干事。包公思忖：路上被谋死尸离城郭不远，且死者只在近日，想谋人贼必未离此。乃召本县公吏吩咐道：“汝此处有经纪卖上好布的唤来，我要买几匹。”公吏领命，即来南街领得大经纪张恺来见。包公问道：“汝做经纪，卖的哪一路布？”恺复道：“河南地方俱出好布，小人是经纪之家，来者即卖，不拘所出。”包公道：“汝将众人各样各布拣一匹来我看，中意者即发价买。”张恺应诺而出，将家里布各选一匹好的来交。堂上公吏人等哪个知得包公心事，只说真是要买布用。比及包公逐一看过，最后看到一匹，与前小印字号暗合，包公遂道：“别者皆不要，只用得此样布二十匹。”张恺道：“此布日前太康县客人李三带来，尚未货卖，既大人用得，就奉二十匹。”包公道：“可着客人一同将布来见。”张恺领诺，到店中同卖布客人李二拿了二十匹精细上好的布送入。包公复取木印记对之，一些不差。乃道：“布且收起。汝卖布客伴还有几人？”李三答道：“共有四人。”包公道：“都在店里否？”李二道：“今日正要发布出卖，听得大人要布，故未起身，都在店里。”包公即时差人唤得那三个来，跪在一堂。包公用手捻着须微笑道：“汝这起劫贼，有人在此告首，日前谋杀布客，埋在横坑半岭松下，可快招来！”李三听说即变了颜色，强口辩道：“此布小人自买来的，哪有谋劫之理？”包公即取印记着公吏与布号一一合之，不差毫厘，强贼尚自抵赖。喝令用长枷将四人枷了，收下狱中根勘，四人神魂惊散，不敢抵赖，只得将谋杀布商劫取情由，招认明白，叠成案卷。判下为首谋者合该偿命，将李三处决；为从三人发配边远充军；经纪家供明无罪。判讫，死商之子得知其事，径来诉冤。包公遂以布匹给还尸主，其子感泣，拜谢包公，将父之尸骸带回家去。可谓生死沾恩。

蚋（ruì，音锐）——蚊子一类的昆虫。

三匝（z，音哑）——二周。

告首——告发。

六十九 夏日酷盗布已销赃 衙前碑受审再勘实

话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有一人姓紫名胜，少习儒业，家亦富足，父母双全，娶妻梁氏，孝事舅姑。胜弟柴祖，年已二八，俱各成婚。一日，父母呼柴胜近前教训道：“吾家虽略丰足，每思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不能安寝。今名卿士大夫的子孙，但知穿华丽衣，甘美食，谩其言语，骄傲其物，邀游宴乐，交朋集友，不以财物为重，轻费妄用，不知己身所以耀润者，皆乃祖乃父平日勤营刻苦所得。汝等不要守株待兔，吾今欲令次儿柴祖守家，令汝出外经商，得获微利，以添用度。不知汝意如何？”柴胜道：“承大人教诲，不敢违命。只不知大人要儿任何处？”父道：“吾闻东京开封府极好卖布，汝可将些本钱就在杭州贩买几挑，前往开封府，不消一年半载，自可还家，”柴胜遵了父言，遂将银两贩布三担，辞了父母妻子兄弟而行。在路夜住晓行，不消几日，来到开封府，寻在东门城外吴子琛店里安下发卖。未及两三日，柴胜自觉不乐，即令家童沽酒散闷，贪饮几杯，俱各酒醉。不防吴子琛近邻有一夏日酷，即于是夜三更时候，将布三担尽行盗去。次日天明，柴胜酒醒起来，方知布被盗去，惊得面如土色。就叫店主吴子琛近前告诉道：“你是有眼主人，吾是无眼孤客；在家靠父，出外靠主。何得昨夜见吾醉饮几杯，行此不良之意，串盗来偷吾布，你今不根究来还，我必与汝兴讼。”吴子琛辩说道：“吾为店主，以客来为衣食之本，安有串盗偷货之理。”柴胜并不肯听，一直径到包公台前首告。包公道：“捉贼见赃，方好断理；今既无赃，如何可断？”不准状词。柴胜再三哀告，包公即将子琛当堂勘问，吴子琛辩说如前，包公即唤左右将柴胜、子琛收监。次日，吩咐左右，径往城隍庙行香，意欲求神灵验，判断其事。

却说夏日酷当夜盗得布匹，已藏在村僻去处，即将那布首尾记号尽行涂抹，更以自己印记印上，使入难辨。然后零碎往城中去卖，多落在徽州客商汪成铺中，夏贼得银八十，并无一人知觉。包公在城隍庙一连行香三日，毫无报应，无可奈何，忽然生出一计，令张龙、越虎将衙前一个石碑抬入二门之下，要问石碑取布还客。其时府前众人听得，皆来聚观。包公见人来看，乃高声喝问：“这石碑如此可恶！”喝令左右打他二十。包公喝打已毕，又将别状来问。移时，又将石碑来打，如此三次，直把石碑扛到阶下。是时众人聚观者越多，包公即喝令左右将府门闭上，把内中为首者四人捉下，观者皆不知其故。包公作怒道：“吾在此判事，不许闲人混杂。汝等何故不遵礼法，无故擅入公堂？实难饶你罪责，今着汝四人将内中看者报其姓名，崇米者即罚他米，卖肉者罚肉，卖布者罚布，俱各随其所卖者行罚。限定时刻，汝四人即要拘齐来称。”当下四人领命，移时之间，各样皆有，四人进府交纳。包公看时，内有布一担，就唤四人吩咐道：“这布权留在此，待等明日发还，其余米、肉各样，汝等俱领出去退还原主，不许克落违误。”四人领诺而出。

包公即令左右提唤柴胜、吴子琛来。包公恐柴胜妄认其布，即将自己夫人所织家机二匹试之，故意问道：“汝认此布是你的否？”柴胜看了告道：“此布不是，小客不敢妄认。”包公见其诚实，复从一担布内抽出二匹，令其复认。柴胜看了叩首告道：“此实是小人的布，不知相公何处得之？”包公道：“此布首尾印记不同，你这客人缘何认得？”柴胜道：“其布首尾印记虽被他换过，小人中间还有尺寸暗记可验。相公不信，可将丈尺量过，如

若不同，小人甘当认罪。”包公如其言，果然毫未不差。随令左右唤前四人到府，看认此布是何人所出。四人即出究问，知徽州汪成铺内得之，包公即便拘汪成究问，汪成指是夏日酷所卖。包公又差人拘夏贼审勘，包公喝令左右将夏贼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夏贼一一招认，不合盗客布三担，止卖去一担，更有二担寄在僻处乡村人家。包公令公牌跟去追究，柴胜、吴子琛二人感谢而去。包公又见地方、邻里俱来具结：夏日酷平日做贼害人。包公即时拟发边远充军，民害乃除。

七十 孙生员饱学不登第 主考官昏庸屈英才

话说西京有个饱学生员，姓孙名彻，生来绝世聪明，又且苦志读书，经史无所不精，文章立地而就，吟诗答对，无所不通，人人道他是个才子，科场中有这样的人，就中他头名状元也不为过。哪晓得近来考试，文章全做不得准，多有一字不通的，试官反取了他；三场精通的，试官反不取他。正尾“不愿文章服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若中了试官的意，精臭屁也是好的；不中试官意，便锦绣也是没用。怎奈做试官的自中了进士之后，眼睛被簿书看昏了，心肝被金银遮迷了，哪里还像穷秀才在灯窗下看得文字明白，遇了考试，不觉颠之倒之，也不管入死活。因此，孙彻虽则一肚锦绣，难怪连年不捷。

一日，知贡举官姓丁名谈，正是奸臣丁谓一党。这一科取士，比别科又甚不同。论门第不论文章，论钱财不论文才，也虽说道粘卷糊名，其实是私通关节，把心上人都收尽了，又信手抽几卷填满了榜，就是一场考试完了。可怜孙彻又做孙山外人。有一同窗友姓王名年，平昔一字不通，反高中了，不怕不气杀人。因此孙彻竟郁郁而死，来到阎罗案下告明：

告为屈杀英才事：皇天无眼，误生一肚才华；试官有私，屈杀七篇锦绣；科第不足重轻，文章当论高下。糠秕前扬，珠玉沉埋；如此而生，不如不生；如此而死，怎肯服死？阳无法眼，阴有公道。上告。

当日阎罗见了状词大怒道：“孙彻，你有什么大才，试官就屈了你？”孙彻道：“大才不敢称，往往见中的没有什么大才。若是试官肯开了眼，平了心，孙彻当不在王年之下。原卷现在，求阎君龙目观看。”阎君道：“毕竟是你文字深奥了，因此试官下识得。我做阎君的原不曾从几句文字考上来，我不敢像阳世一字不通的，胡乱看人文字；除非是老包来看你的，就见明白。他原是天上文曲星，决没有不识文章的理。”

当日就请包公来断，包公把状词看了一看，便叹道：“科场一事，受屈尽多。”孙彻又将原卷呈上，包公细看道：“果是奇才。试官是什么人？就不取你？…孙彻道：“就是丁谈。”包公道：“这厮原不识文字的，如何做得试官？”孙彻道：“但看王年这一个中了，怎么教人心服？”包公吩咐鬼卒道：“快拘二人来审。”鬼卒道：“他二人现为阳世尊官，如何轻易拘得他。”包公道：“他的尊官要坏在这一出上了。快拘来。”不多时，二人拘到。包公道：“丁谈，你做试官的如何屈杀了孙彻的英才？”丁谈道：“文章有一日之长短，孙彻试卷不合，故不曾取他。”包公道：“他的原卷现在，你再看来。”说罢，便将原卷掷下来。丁谈看了，面皮通红起来，缓缓道：“下官当日眼昏，偶然不曾看得仔细。”包公道：“不看文字，如何取士？孙彻不取，王年不通，取了，可知你有弊。查你阳数尚有一纪，今因屈杀英才，当作屈杀人命论，罚你减寿一纪；如推眼昏看错文字，罚你来世做个双瞽算命先生；如果卖字眼关节，罚你来世做个双替沿街叫化，凭你自去认实变化。王年以不通幸取科第，罚你来世做牛吃草过日子，以为报应。孙彻你

一肚锦绣——满腹华美文章，比喻学识渊博。

孙山外人——名落孙山之外，即落榜。

双瞽（g，音鼓）——双目失明。

今生读书不曾受用，来生早登科第，连中三元。”说罢，各各顿首无言。独有王年道：“我虽文理不通，兀自写得几句，还有一句写不出来的。今要罚年吃草，阳世吃草的不亦多乎？”包公道：“正要你去做一个榜样。”即批道：

审得试官丁谈，称文章有一日之短长，实钱财有轻重之分别。不公不明，暗通关节；

携张补李，屈杀英才，阳世或听嘱托，可存缙绅体面；阴司不徇人情，罚做双髻算命。

王年变村牛而不枉，孙彻掇巍科亦应当。

批光，做成案卷，把孙彻的原卷一并粘上，连人一齐解往十殿各司去看验。

连中三元——连续中得乡试、会试和殿试的第一名，即中解元、会元、状元。

缙（jìn，音晋）绅——旧时官宦的代称。

徇（xùn，音训）——曲从。

掇巍科——拾取高科，即高中。

七十一 小卒子劫营放大火 游总兵侵功杀边民

话说朝廷因杨文广征边，包公奉旨犒赏三军，马头过处，忽一阵旋风吹得包公毛骨悚然，中有悲号之声。包公道：“此地必有冤枉。”即叫左右曳住马头。宿于公馆，登赴阴床。忽见一群小卒。共有九名，纷纷告功，凄惨之状，怨气冲大：

告为侵冒大工事：兵凶战危，自古为然。将官亡身许国，士卒轻生赴敌，如为虎食之供，犹入泉羹之沸。生祈官赏半爵，故不惜万死；死冀褒封片纸，故不求一生。今总兵游某，夺人之功，杀人之头，了人之命，灭人之口，坐帷幄何颜折冲，杀大鹰空思获兽，痛身等执戟荷戈，止送自己性命；拚身冒死，反肥主帅身家。颈血淋漓，愿肉骨于幽司；刀痕惨毒，请斧诛于冥道，烧寒灰而复照，在此日也；烟冰窟以生阳，更谁望哉！上告。

包公看罢道：“你九名小卒，怎能杀退三千鞑子？”小卒道：“正因说来不信，故此游总兵将我们的功劳录在自己名下去了。就如包老爷这样一个青天，兀自不肯轻信。”包公带笑道：“你从直说来。”小卒道：“当初鞑子势甚凶猛，游总兵领小卒五百人直撞过去，杀败而回。夜来小卒们不忿，便思量去劫寨营，共是九名，一更时分摸去，四下放起火来，三千鞑子一个不留。回到本营，指望论功升赏；莫说是不升我们的官，就是留我们的头还好。哪晓得游总兵将此功竟做在自己的名下，又将我们九人杀却以灭口。可怜做小卒的，有苦是小卒吃，有功是别人的；没功也要切头，有功又要切头。”包公听了道：“有这样事！”唤鬼卒快拿游总兵来审问。

不移时游总兵到。包公道：“好一个有功总兵，你如何把九名小卒的功做了自己的功！既没了他的功，饶了他性命也罢了，怎么又杀了他，你只道杀了他就灭了口，哪晓得没了头还要来首告。”吩咐鬼卒将极刑很勘，总兵一款招认道：“是游某一时差处，不合冒认他功，又杀了他，乞放还人间，旌表九人。”包公大怒道：“你今生休想放回阳间，叫你吃不尽地狱之苦。”须臾，一鬼卒将一粒丸丹放入总兵口中，遍身火发，肌肉销烂，不见人形。鬼卒吹一口孽风，复化为人。总兵道：“早知今日受这般苦，就把总兵之位让与小卒，也是情愿的。”小卒在旁道：“快活快活！不想今日也有出气的日子。”

正说话间，忽然门外喊声大震，一个个啼哭不住，山云黯淡，天日无光。鬼卒报道：“门外喊的喊，哭的哭，都是边上百姓，个个口内称冤，不下数千余人。”包公道：“只放几名进来，余俱门外听候。”鬼卒遂引二名边民到公厅跪下。包公道：“有何冤枉，从直诉来。”边民道：“只为今日阎君勘问游总兵事，特来诉冤。小人等是近边百姓，常遭胡马掳掠，哪晓得这样还是小事。一日胡马过来，杀败而去。游总兵乘胜追赶，倒把我们自家百姓杀上几千，割下首级来受封受赏，可怜可怜！这样苦情不在阎君案下告，叫我们在哪里去告？”包公道：“有此异事，游总兵永世不得人身了！”鬼卒复拿一粒丸丹放在总兵口中，须臾，血流满地，骨肉如泥。鬼卒吹一口孽风，

犹入句——好像进了凶猛沸腾的浓汤当中。

褒（b o，音包）封——嘉奖并赐爵位或土地。

折冲——抵御敌人。

鞑（d á，音达）子——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

又化为人形。边民道：“快活快活！但一人万割也抵不得几千民命。”包公道：“传语你们同受冤的百姓，既为胡虏受冤，休想报总兵一人之冤，可去做几千厉鬼杀贼，九名小卒做厉鬼首领，杀得贼来，我自有报效处。着游总兵，永堕一十八重地狱不得出世。”执笔批道：

审得：为将贵立大功，立功在能杀敌。今游某为将而不自立功，对敌而不能杀敌。

没人之功，并杀有功之人以灭其口；不能杀敌，多杀边民首级以假作敌。有仁心者，因如是乎？今即杀游一人之身，不足以偿九人之命，而况在杀边人数千之命乎！总之，死有余辜，永沉沦于地狱；报有未尽，宜罚及于子孙。

批完，押总兵入地狱去。仍以好言好语慰小卒并百姓人等，安心杀贼。两项人各欢喜而去。

七十二 梅先春争产到官府 倪知府遗嘱进画轴

话说顺天府香县有一乡官知府倪守谦，家富巨万，嫡妻生长男善继，临老又纳宠梅先春，生次男善述。善继慳吝爱财，贪心无厌，不喜父生幼子，分彼家业，有意要害其弟。守谦亦知其意，及染病，召善继嘱道：“汝是嫡子，又年长，能理家事。今契书帐目家资产业，我已立定分关，尽付与汝。先春所生善述，未知他成人否，倘若长大，汝可代他娶妇，分一所房屋数十亩出与之，令勿饥寒足矣。先春若愿嫁可嫁之，若肯守节，亦从其意，汝勿苦虐之。”善继见父将家私尽付与他，关书开写分明，不与弟均分，心中欢喜，乃无害弟之意。先春抱幼子泣道：“老员外年满八旬，小妾年方二十二，此孤儿仅周岁，今员外将家私尽付与大郎，我儿若长成人，日后何以资身？”守谦道：“我正为汝青年，未知肯守节否故不把言语嘱咐汝，恐汝改嫁，则误我幼儿事。”先春发誓道：“若不守节终身，粉身碎骨，不得善终。”守谦道：“既如此，我已准备在此。我有一轴画交付与你千万珍藏之。日后，大儿善继倘无家资分与善述，可待廉明官来，将此画轴去告，不必作状，自然使幼儿成个大富。”数月间，守谦病故。

不觉岁月如流，善述年登十八，求分家财，善继霸住，全然不与，说道：“我父年上八旬，岂能生子？汝非我父亲骨肉，故分关开写明白，不分家财与汝，安得又与我争执？”先春闻说，不胜忿怒，又记夫主在日曾有遗嘱，闻得官府包公极其清廉，又且明白，遂将夫遗同一轴，赴衙中告道：“氏幼嫁与故知府倪守谦为妾，生男善述，甫周岁而夫故，遗嘱谓，嫡子善继不与家财均分，只将此画轴在廉明官处去告，自能使我儿大富。今闻明府清廉，故来投告，伏念作主。”包公将画轴展开看时，其中只画一倪知府像，端坐椅上，以一手指地。不晓其故，退堂，又将此画挂于朽斋，详细想道：指大谓我看天面，指心谓我察其心，指地岂堂，又将此画挂于书斋，详细想道：指天谓我看天面，指心谓我察其心，指地岂欲我看地下人分上？此必非是。叫我何以代他分得家财使他儿子大富！再三看道：“莫非即此画轴中藏有甚留记？”拆开视之，其轴内果藏有一纸，书道：“老夫生嫡子善继，贪财昧心；又妾梅氏生幼子善述，今仅周岁，诚恐善继不肯均分家财，有害其弟之心，故写分关，将家业并新屋二所尽与善继；惟留右边旧小屋与善述。其屋中栋左边埋银五千两，作五埋；右间埋银五千两，金一千两，作六埋。其银交与善述，准作田园。后有廉明官看此画轴，猜出此画，命善述将金一千两酬谢。”

包公看出此情，即呼梅氏来道：“汝告分家业，必须到你家亲勘。”遂发牌到善继门首下轿，故作与倪知府推让形状，然后登堂，又相与推让，扯椅而坐，乃拱揖而言道：“令如夫人告分产业，此事如何？”又自言道：“原来长公子贪财，恐有害弟之心，故以家私与之。然则次公子何以处？”少顷，又道：“右边一所旧小屋与次公子，其产业如何？”又自言道：“此银亦与次公子。”又自辞逊道：“这怎敢要，学生自有处置。”乃起立四顾，佯作惊怪道：“分明倪老先生对我言谈，缘何一刻不见了，岂非是鬼？”善继、善述及左右看者无不惊讶，皆以为包公真见倪知府。由是同往右边去勘屋，包公坐于中栋召善继道：“汝父果有英灵，适间显现，将你家事尽说与我知，

叫你将此小屋分与汝弟，你心下如何？”善继道，“凭老爷公断。”包公道：“此屋中所有的物尽与汝弟，其外田园照旧与你。”善继道：“此屋之财，些小物件，情愿都与弟去。”包公道：“适间倪老先生对我言，此屋左间埋银五千两，作五埕，掘来与善述。”善继不信道：“纵有万两亦是我父与弟的，我决不要分。”包公道：“亦不容汝分。”命二差人同善继、善述、梅先春三人去掘开，果得银五埕，一埕果一千两。善继益信是父英灵所告。包公又道：“右间亦有五千两与善述，更有黄金一千两，适闻倪老先生命谢我，我决不要，可与梅夫人作养老之资。”善述、先春母子二人闻说，不胜欢喜，向前叩头称谢。包公道：“何必谢我，我岂知之？只是你父英灵所告，谅不虚也。”即向右间掘之，金银之数，一如所言。时在见者莫不称异。包公乃给一纸批照与善述母子执管。包公真廉明者也。

七十三 翁长者留文须句读 瑞娘夫贪财却无知

话说京中有一长者，姓翁名健，家资甚富，轻财好施，邻里宗族，加恩抚恤，出见斗殴，辄为劝谕；或遇争讼，率为和息；人皆爱慕之。年七十八，未有男儿，只有一女，名瑞娘，嫁夫杨庆，庆为人多智，性甚贪财，见岳父无子，心利其资，每酒席中对人道，“从来有男归男，无男归女，我岳父老矣，定是无子，何不把那家私付我掌管。”其后，翁健闻知，心怀不平，然自念实无男嗣，只有一女，又别无亲人，只得忍耐。乡里中见其为人忠厚而反无子息，常代为叹息道：“翁老若无子，天公真不慈。”

过了二年，翁健且八十矣，偶妾林氏生得一男，取名翁龙。宗族乡邻都来庆贺，独杨庆心上不悦，虽强颜笑语，内怀温闷。翁健自思：父老子幼，且我西山暮景，万一早晚间死，则此子终为所鱼肉。因生一计道，算来女婿总是外人，今彼实利吾财，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此两全之计也。过了三月，翁健疾笃，自知不起，因呼杨庆至床前位与语道：“吾只一男一女，男是吾子，女亦是吾子；但吾欲看男而济不得事，不如看女更为长久之策。吾将这家业尽付与汝管。”因出具遗嘱，交与杨庆，且为之读道：“八十老人生一子，人言非是吾子也，家业田园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争执。”杨庆听读讫，喜不自胜，就在匣中藏了遗嘱，自去营业。不多日，翁健竟死，杨庆得了这许多家业。

将及二十余年，那翁龙已成人长大，深谙世事，因自思道：“我父基业，女婿尚管得，我是个亲男有何管不得？因托亲戚说知姐夫，要取原业。杨庆大怒道：“那家业是岳父尽行付我的，且岳翁说那厮不是他子，安得又与我争？”事久不决，因告之官，经数次衙门，上下官司俱照遗嘱断还杨庆，翁龙心终不服。

时包公在京，翁龙密抱一张词状径去投告。包公看状即拘杨庆来审道：“你缘何久占翁龙家业，至今不还？”杨庆道，“这家业都是小人外父交付小人的，不干翁龙事。”包公道：“翁龙是亲儿子，即如他无子，你只是半子，有何相干？”杨庆道：“小人外父明说他不得争执，现有遗嘱为证。”遂呈上遗嘱。包公看罢笑道：“你想得差了。你不晓得读，分明是说，‘八十老翁生一子，家业田园尽付与’，这两句是说付与亲儿子了。”杨庆道，“这两句虽说得去，然小人外父说，翁龙不是他子，那遗嘱已明白说破了。”包公道：“他这句是瞒你的。他说，‘人言非，是我子也。’”杨庆道：“小人外父把家业付小人，又明说别的是外人，不得争执。看这句话，除了小人都是外人了。”包公道：“只消自家看你儿子，看你把他当外人否？这外人两字分明连上‘女婿’读来，盖他说，你女婿乃是外人，不得与他亲儿子争执也。此你外父藏有个真意思在内，你反看不透。”杨庆见包公解得有理，无言可答，即将原付文契一一交还翁龙管业。知者称为神断。

愠(yùn, 音运)闷——怨恨和烦闷。

为所鱼肉——成为残害的对象。

七十四 李秀姐性妒夫入狱 张月英知耻自投环

话说河南登州府霞照县有民黄土良，娶妻李秀姐，性妒多疑。弟士美，娶妻张月英，性淑知耻。兄弟同居，妯娌轮日打扫，箕帚逐日交割。忽黄土美往庄取苗，及重阳日，李氏在小姨家饮酒，只有士良与弟妇张氏在家，其日轮该张氏扫地，张氏将地扫完，即将箕帚送入伯姆房去，意欲明日免得临期交付，此时士良已出外，绝不晓得。及晚，李氏归见箕帚在己房内，心上道：今日婢娘扫地，箕帚该在伊房，何故在我房中？想是我男人扯他来奸，故随手带入，事后却忘记拿去。晚来问其夫道：“你今干甚事来？可对我说。”夫道：“我未干甚事。”李氏道：“你今好弟妇，何故瞒我！”士良道：“胡说，你今日酒醉，可是发酒疯了？”李氏道：“我未酒疯，只怕你风骚忒甚，明日断送你这老头皮，休连累我。”士良心无此事，便骂道：“这泼贱人说出没忖度的话来！讨个证见来便罢，若是悬空诬捏，便活活打死你这贱妇！”李氏道：“你干出无耻事，还要打骂我，我便讨个证见与你。今日婢娘扫地，箕帚该在他房，何故在我房中？岂不是你扯他奸淫，故随手带入！”士良道：“他送箕帚入我房，那时我在外去，亦不知何时送来，怎以此事证得？你不要说这无耻的话，恐惹旁人取笑。”李氏见夫赔软，越疑是真，大声呵骂。士良发起怒性，扯倒乱打，李氏又骂及婢娘身上去。张氏闻伯与姆终夜吵闹，潜起听之，乃是骂己与大伯有奸。意欲醉之，想：彼二人方暴怒，必激其厮打。又退入房去，却自思道：适我开门，伯姆已闻，又不辩而退，彼必以我为真有好，故不敢辩。欲再去说明，他又平素是个多疑妒忌的人，反触其怒，终身被他臭口。且是我自错，不合送箕帚在他房去，此疑难洗，污了我名，下如死以明志。遂自缢死。

次早饭熟，张氏未起，推门视之，见缢死梁上。士良计无所措。李氏道：“你说无奸何怕羞而死？”士良难以与辩，只跑去庄上报弟知，及士美回问妻死之故，哥嫂答以夜中无故彼自缢死。士美不信，赴县告为生死不明事。陈知县拘士良来问：“张氏因何缢死？”士良道：“弟妇偶沾心痛之疾，不少苦痛，自忿缢死。”士美道：“小的妻子素无此症，若有此病，怎不叫人医治？此不足信。”李氏道：“婢娘性急，夫不在家，又下肯叫人医，只轻生自死。”士美道：“小人妻性不急，此亦不信。”陈公将士良、李氏夹起，士良不认，李氏受刑不过，乃说出扫地之故，因疑男人扯婢入房，两人自口角厮打，夜间婢娘缢死，不知何故。士美道：“原来如此。”陈公喝道：“若无奸情，彼不缢死。欺奸弟妇，士良你就该死的了。”勒逼招承定罪。

正值包公巡行审重犯之狱，及阅欺奸弟妇这卷，黄土良上诉道：“今年之死该屈了我。人生世上，王侯将相终归于不免，死何足惜？但受恶名而死，虽死不甘。”包公道：“你经几番录了，今日更有何冤？”士良道，“小人本与弟妇无奸，可剖心以示天日，今卒陷如此，使我受污名；弟妇有污节；我弟疑兄、疑妻之心不释。一狱三冤，何谓无冤？”包公将文卷前后反复看过，乃审李氏道：“你以箕帚证出夫奸，是你明白了。且问你当日扫地，其地都扫完否？”李氏道：“前后都扫完了。”又问道：“其粪箕放在你房，

知耻——懂得廉耻。

伯姆——弟妇称兄妇为伯姆，即婆家嫂嫂。

忒(tu，音推)——太。

亦有粪草否？”李氏道：“已倾干净，并无渣草。”包公又道：“地已扫完，渣草已倾，此是张氏自己以箕帚送入伯姆房内，以免来日临期交付，非干士良扯他去奸也。若是士良扯奸，他未必扫完而后扯，粪箕必有渣草；若已倾渣草而扯，又不必带箕帚入房，此可明其绝无奸矣。其后自缢者，以自己不该送箕帚入伯姆房内，启其疑端，辩不能明，污名难洗，此妇必畏事知耻的人，故自甘一死而明志，非以有奸而惭。李氏陷夫于不赦之罪，诬婢以难明之辱，致叔有不释之疑，皆由泼妇无良，故逼无辜郁死，合以威逼拟绞；士良该省发。”士美磕头道：“吾兄平日朴实，嫂氏素性妒忌，亡妻生平知耻。小的昔日告状，只疑妻与嫂氏争忿而死，及推入我兄奸上去，使我蓄疑不决。今老爷此辩极明，真是生城隍，一可解我心之疑，二可雪吾兄之冤，三可白亡妻之节，四可正妒妇之罪。愿万代公侯。”李氏道：“当日丈夫不似老爷这样辩，故我疑有奸；若早些辩明，我亦不与他打骂。老爷既赦我夫之罪，愿同赦妾之罪。”士美道：“死者不能复生，亡妻死得明白，我心亦无恨，要他偿命何益？”包公道：“论法应死，吾岂能生之！”此为妒妇之儆戒。

七十五 晏谁宾污贱害生女 束妇人虽死留余辜

话说有民晏谁宾，污贱无耻。生男从义，为之娶妇束氏，谁宾屡挑之，束氏初拒不从，后积久难却，乃勉强从之，每男外出，则夜必入妇房奸宿。一日，从义往贺岳丈寿，束氏心恨其翁，料夜必来，乃哄翁之女金娘道：“你兄今日出外去，我独自宿，心内惊怕，你陪我睡可好？”金娘许之。其夜，翁果来弹门，束氏潜起开门，躲入暗处。翁遂登床行奸。金娘乃道：“父亲是我也，不是嫂嫂。”谁宾方知是错，悔无及矣，便跳身走去。

次日早饭，女不肯出同餐，母不知其故，其父心知之，先饭而出。母再去叫，女已缢死在嫂嫂房内。束氏心中害怕，即回娘家达知其事。束氏之兄束棠道：“他家没伦理，当去告首他绝亲，接妹归来另行改嫁，方不为彼所染。”遂赴县呈告，包公即令差人去拘，晏谁宾情知恶逆，天地不容，即自缢死。后拘众干证到官，束棠道：“晏谁宾自知大恶弥天，王法不容，已自缢死；晏从义恶人孽子，不敢结亲，愿将束氏改嫁，例有定义，各服其罪。余人俱系干证，与他无干；小的已告诉得实；乞都赐省发；众人感激。”

包公见状中情甚可恶，且将来审问道，“束氏原与翁有奸否？”束棠道：“并无。”包公道：“即与翁无奸，今翁已死，何再求改嫁？”束棠道：“禽兽之门，恶人之子，不愿与之结亲，故敢恳求改嫁。”包公道：“金娘在束氏房中睡。房门必闭，是谁开门？”束棠道：“那晏贼已躲房中在先。”包公道：“晏贼意在要奸谁？”束棠道：“不知”束氏道：“彼意在我，误及于女。”包公道：“你二人相伴，何不喊叫起来？”束氏道，“小妾怕羞，且未及我，何故喊起？”包公终不信，将束氏夹起道：“必你先与翁有奸，那一夜你睡姑床，姑睡你床，故陷翁于错误。”束氏受刑不过，乃从直招认。包公道：“你与翁通奸，罪本该死；你叫姑伴睡，又自躲汗，陷翁于误，陷姑于死，皆由于你，死有余辜。”本秋将束氏处决，又移文去拆毁晏谁宾之宅，以其地开储水之池，意晏贼之肉犬豕不屑食之。

七十六 马客商趲路遇劫匪 戴帽免释疑缉正凶

话说武昌府江夏县民郑日新，与表弟马泰自幼相善，新常往孝感贩布，后泰与同往一次，甚是获利。次年正月二十日，各带纹银二百余两，辞家而去，

三日到阳逻驿。新道：“你我同往孝感城中，一时难收多货，恐误日久。莫若二人分行，你往新里，我去城中何如？”泰道：“此言正合我意。”入店买酒，李昭乃相熟店主，见二人来，慌忙迎接，即摆酒来款待，劝道：“新年酒多饮几杯，一年一次。”二人皆醉，力辞方止，取银还昭，昭亦再三推让，勉强收下。三人揖别，新往城中去讫。临别嘱泰道：“随数收得布匹，陆续发夫挑入城来。”泰应诺别去。行不五里，酒醉脚软，坐定暂息，不觉睡倒。正是：醉梦不知天早晚，起来但见日沉西。忙趲路 行五里，地名叫做南脊，前无村，后无店，心中慌张。偶在高岗遇吴玉者，素惯谋财，以牧牛为名，泰偶遇之。玉道：“客官，天将晚矣，尚不歇宿？近来此地不比旧时，前去十里，孤野山冈，恐有小人。”泰心已慌，又被吴玉以三言四语说得越不敢行，乃问玉道：“你家住何地？”玉道：“前面源口就是。”泰道：“既然不远，敢借府上歇宿一宵，明日早行，即当厚谢。”玉佯辞道：“我家又非客店酒馆，安肯留人歇宿？我家床铺不便，凭你前行亦好，后转亦好，我家决住不得。”泰道：“我知宅上非客店，但念我出外辛苦，亦是阴鹭。”再三恳求。玉佯转道：“我见你是忠厚的人，既如此说，我收了牛与你同回。”二人回至家中，玉谓妻龚氏道：“今日有一客官，因夜来我家借宿，可备酒来吃。”母与龚氏久恶玉干此事，见泰来甚是不悦，泰不知，以为怒己，乃缓词慰道：“小娘休恼，我自与厚谢。”龚氏睨视 以目一丢，泰竟不知其故。俄而玉妻出，乃召入泰来，其妻只得摆设厚席，玉再三劝饮，泰先酒才醒，又不能却玉之情，连饮数杯甚醉，玉又以大杯强劝二瓯，泰不知杯中下有蒙药在内，饮后昏昏不知人事，玉送入屋后小房安歇，候更深人静，将泰背至左旁源口，又将泰本身衣服裹一大石背起，推入荫塘，而泰之财宝尽得之矣。其所害者非止一人，所为非止一次也。

日新到孝感二、三日，货已收二分，并未见泰发货至。又等过十日，日新自往新里街去看泰，到牙人杨清家，清道：“今年何故来迟？”新愕然道：“我表弟久已来你家收布，我在城中等他，如何久不发布来？”清道：“你那表弟并未曾到。”新道：“我代表弟马泰，旧年也在你家，何推不知？”清道：“他几时来？”新道：“二十二日同到阳逻驿分行。”满店之人皆说没有，新心中疑惑，又去问别的牙家，皆无，是夜，清备酒接风，众皆欢饮，新闷闷不悦。众人道：“想彼或往别处收买货去，不然，人岂会不见。”新想：他别处皆生，有何处去得？只宿过一晚，次早往阳逻驿李昭店问，亦道自二十二日别后未转。乃自忖道：或途中被人打抢，新一路探问，皆说今新年并未见打死人；又转新里街问店中众客是几时到，都说是二月到的。新乃心中想道：此必牙家见他银多身孤，利财谋害，亦未见得。新谓清道：“我表弟带银二百两来汝家收布，必是汝谋财害命。遍问途中并无打抢；设若途中被人打死，必有尸在；怎的活活一人哪里去了？”清道：“我家满店客人，

趲(z n, 音攒)路——赶路。

睨(nì, 音逆)视——斜视。

如何干得此事！”新道：“你家店中客人都是二月到的，我那表弟是正月里来的，故受你害。”清道：“既有客到，邻里岂无人见？街心谋人，岂无人知？你平白黑心说此大冤。”二人争论，因而相打。新写信雇一人驰报家中，次日具状告县。

孝感知县张时泰准状行牌。次日杨清亦是诉状，县主遂行牌拘集一千人犯齐赴台前听审。县主问：“日新你告杨清谋死马泰，有何影响？”新道：“奸计多端，弥缝自密，岂露踪影？乞爷严究自明。”清道：“日新此言皆大昏地黑，瞒心昧己。马泰并未来家，苦见他一面，甘心就死。此必是日新谋死，佯告小的，以掩自己。”新道，“小人分别在李昭店买酒吃过，各往东西。”县主便问李昭，昭道：“是口到店买酒，小的以他新年初到，照例设酒，饮后辞别，一东一西，怎敢胡言。”清道：“小的家中客人甚多，他进小的家中，岂无人见？本店有客伴可问，东西有邻卫可察。县主即各拘来问道：“你们见马泰到杨清：本店有客伴可问，东西有邻里可察。”县主即各拘来问道：“你们见马泰到杨清 本店否？”客伴皆道不见。新道：“邻里皆伊相知，彼纵晓得亦不肯说；客伴皆是二月到的；马泰乃正月到他家里，他们哪里得知。大抵马泰一人先到，杨清方起此不良之心，乞爷法断偿命。”县主见邻里客人各皆推阻，勒清招认。清本无辜，岂肯招认？县主喝令将清重责三十，不认，又令夹起，受刑不过，乃乱招承。县主道：“既招谋害，尸在何处？原银在否？”清道：“实未谋他，因爷爷苦刑，当受不起，只得屈招。”县主大怒，又令夹起，即刻昏迷，久而方醒。自思：不招亦是死，不若暂且招承，他日或有明白。遂招道：“尸丢长江，银已用尽。”县主见他招承停当，即钉长枷，斩罪已定。

未及半年，适包公奉旨巡行天下，来到湖广历至武昌府。是夜，详察案卷，阅至此案，偶尔精神困倦，隐几而卧，梦见一兔，头戴帽子，奔走案前。既觉，心中思忖：梦兔戴帽，乃是冤字。想此中必有冤枉。次日，单吊杨清一起勘审问李昭则道“吃酒分别是的”，问杨清、邻店皆道“未见”。心中自思：此必途中有变。次日，托疾不出坐堂，微服带二家人往阳罗驿一路察访，行至南脊。见其地甚是孤僻，细察仰观，但见前面源口鸭鹅成群在荫塘岸边。二人进前观之，但见有一死人浮于水面，尚未甚腐。包公一见，令家人径至阳罗驿讨驿卒二十名，轿一乘，到此应用。驿丞知是包公，即唤轿夫自来迎接，参见毕，包公即令驿卒下塘取尸。其深莫测，内有一卒赵忠禀道：“小人略知水性，愿下水取之。”包公大悦，即令下塘，泅至中间，拖尸上岸。包公道：“你各处细搜，看有何物？”赵忠一直闯下，见内有死尸数人，皆已腐烂，不能得起，乃上岸禀知包公。包公即时令驿卒擒捉上下左右十余家人，问道：“此塘是谁家的？”众道：“此乃一源灌荫之塘，非一家非一人所有。”包公道：“此尸是何处人的？”皆不能识。将十数余人带至驿中，路上自思：这一干人如何审得，将谁问起？安得人人俱加刑法？心生一计，回驿坐定。驿卒带一千人进，包公着令一班跪定，各报姓名，令驿书逐一细开其名呈上。包公看过一遍乃道：“前在府中，夜梦有数人来我台前吉状，被人谋死，丢在塘中。今日亲自来看，果得数尸，与梦相应；今日又有此人

驰报——策马快报。

弥缝自密——把痕迹补合得本已严密。

瞒心昧己——违背良心干坏事。

名字。”佯将朱笔乱点姓名，纸上一点，高声喝道：“无辜者起去，谋杀人者跪上听审。”众人心中无亏，皆走起来，惟吴玉吓得心惊胆战，起又不是，不起又不是。正欲起来，包公将棋子一敲骂道：“你是谋人正犯，怎敢起去！”吴玉低首无言。喝打四十，问道：“所谋之人乃是何等之人，从直招来，免动刑法。”吴玉不肯招认，包公令取夹棍夹起，乃招承道：“此乃远方孤客，小人以牧牛为由，见天将晚，遂花言巧语，哄他到小的家中借歇，将毒酒醉倒，丢入塘中，皆不知姓名。”包公道：“此未烂尸首，今年几时谋死的？”吴玉道：“此乃正月二十二日晚下谋死的。”包公自思：此人死日恰与郑日新分别同时，想必是此人了。即唤李昭来问。驿卒享道：“前日往府听审未回。”包公令众人各回，将吴玉锁押。

次日，包公起马往府，府中官僚人等不知所以，出郊迎接，皆问其故。包公一一道知，众皆叹服。又次日，吊出杨清等略审，即令郑日新往南脊认尸明白回报，取出吴玉出监勘审。乃问清道：“当时你未谋人，为何招承狱？”清道：“小人再三诉告并无此事，因本店客人皆说二月到的，邻里都怕累身，各自推

说不知，故此张爷生疑，苦刑拷究，昏晕几绝。自思：不招亦死，不若暂招，或有见天之日。今日幸遇青天，访出正犯，一则老爷明察沉冤，次则皇天不昧。”包公令打开杨清枷锁，又问日新道：“你当时不察，何故妄告？”新道：“小人一路遍问，岂知这贼弥缝如此填密，小人告清，亦不得已。”包公道：“马泰当时带银多少？”新道：“二百两。”又问吴玉道：“你谋马泰得银多少？”玉道：“只用去三十两，余银犹在。”包公即差数人往取原赃，其母以为来捉己身受刑，乃赴水而死。龚氏见姑赴水，亦同跳下，公差救起。搜检原银，封锁家财，令邻里掌住，公差带龚氏到官。龚氏禀道，“丈夫凶恶，母谏成仇，何况于妾？婆婆今死，妾亦愿随。”包公道，“你既苦谏不从，与你无干。今发官嫁；日新，本该问你诬告的罪，但要你搬尸回葬，罪从免拟。”日新磕头叩谢。吴玉市曹斩首。

七十七 兄与弟引路劫孤客 鹿和樟入梦释疑团

话说大田县高村坡有一峻岭，名曰枯蹄岭，上通大田，下往九溪。有一贩：布孤客往乡收帐，路经其地。山凹有一人家姓张，兄弟二人，名禄三、禄四，假以砍薪为名，素行打抢，遇有孤客，便起歹意。客欲问路，望见二人迤邐而来，近前拱手问道：“此去：二十九都多少路程？”禄三答道：“只有半日之遥。你从何来？”客道：“我在各乡收帐回家，闻此处有一条小路甚是便捷，不意来此失路，望二位指引。”禄四道：“过岭十里即是大路。”客以为真是樵夫，遂任意行去，及到前途，乃是峻岭绝路，只得坐于石上等人借问。忽见禄四兄弟盘山而来，一刀挥下，客未曾提防，连砍四刀，登时气绝。二人搜其腰间，得碎银七、八两，又有银簪二根，兄弟将尸埋掩山旁，将银均分。倏尔半年有余，毫无人知。

适有近地钱五秀、范体忠两家山界不明。钱五秀访知包公巡行，即往告状时，包公亲自往山踏勘，五秀得理，断山与他管照，范体忠受刑问罪。包公吩咐回衙，来在山旁，忽狂风骤起，包公思想半晌，莫非此地有甚冤枉？即令二人于各处寻觅，于山旁有一死尸，被兽掘开土块，露尸在外，二人回复。包公亲往视之，令左右起土开看，见颈项上四刀，乃知被人谋死，复令左右为之掩覆。回衙，不知谁人谋死，无计可施。包公道：“我日断阳间，夜断阴间，这件事我阳间不得明白，要向阴间讨个真实消息。”便登赴阴床，叫阴司手下人吩咐道：“枯蹄山旁谋杀一人，露出尸首，带了重伤，不知此尸身是准杀死，必有冤魂到此告状，汝等俱各伺候，放他进来。”话毕，霎时阴风惨惨，烛影不明，遂觉精神困倦，隐几而卧，似梦非梦。须臾，一人身血淋漓，前有一獐，后有鹿随之，慌忙而窜。包公惊觉，不见手下众人，浑如一梦。心下思想：莫非枯蹄山旁有叫张禄者？天明升堂，密差二人往彼处觅访，如有张禄，拿来见我。二人应诺而去。及至枯蹄访问，果有姓张名禄三、禄四者兄弟二人，不敢往捉，回衙见包公道：“小的奉差访拿张禄，其地果有张禄三、禄四兄弟二人。”包公道：“既有此人名，叫书吏可发牌，火速拿来见我。”二人复去拘得至官审问。包公喝道：“你二人抢劫客人货物，好生直招，免受重刑。”二人强硬不认，包公喝令左右将二人各责六十重杖，兄弟受刑不起，只得从实招道，“有一客人，往乡收帐回家，因迷失路途，小的佯指令入僻处杀死是实。今蒙访出，此亦冤魂不散。”包公见他招明，即判处决。

七十八 富家子恃财污曾氏 山窠中遗帕留贼名

话说他州府青阳县民赵康，家私巨富，生子嘉宾，恃财恣性，奸淫博弈，彻夜讴歌。一日，命仆跟随在后，径往南庄闲游，偶见二女子，年方二八，淡妆素服，自然雅活，观不厌目，尽可赏心。问仆人道：“此谁家妇？”仆道：“此山后丘四妻、妹，因夫出外经商，数载未回，常往庵庙求签。”嘉宾道：“你去问他，家中若少银米，随他要多少，我把借他。”仆道：“伊亲颇富，纵有不给，必自周济。”宾是夜想二妇的颜色竟不能寐。次日饭后，取一锭银子约有十两，往其家调奸，二妇贞节不从，厉色骂詈，叫喊邻人。宾见不可，拂袖而出，思谋无策，即着仆去请友人李化龙、孙必豹二人来庄，令庄人备酒，饮至半酣，二友道：“今日蒙召，有何见谕？”宾道：“今日一事甚扫我兴，特请二位同设一计。”二人问道：“何事？快请教。”宾道：“昨日闲游，偶遇丘四妻、妹二人朝神过此，貌均奇绝。今上午将银一锭到彼家只求一会，不惟不许，反被恶言骂詈，故拂我意。”二人道：“此事甚易。”宾道：“兄有何妙计，请教一二。”友道：“今夜候至三更，将一人后山呐喊，两人前门进去擒此二妇，放在山窠，任你摆布，何难之有？”宾道：“此计甚妙。”是夜，饮酒候至三更，瞒了庄人，私自潜出，把一人在山后呐喊，二人向前冲门而进，佣工人即忙起看，二人就将工人绑缚丢人地下，使不能出喊。遂入房中，只捉得曾氏一人——不意丘四妹子因家有事，傍晚接回——三人将曾氏捉入山中平窠内，至天微明。三人散去，宾不意遗一手帕在旁。

次早，邻人方知曾氏家被劫，众人入看，解放工人，即报丘四妹家。许早夫妇往看，遍觅无踪，寻至山窠，只听哀哀叫苦，三人近看，羞不能遮，不能动止。许早背回曾氏，姑以汤灌久之，略苏，方能言语，姑道：“因何如此？”曾氏羞言，姑问再三，乃道：“昨夜三更，二人冲门而进，我以为贼，起身欲走，穿衣不及，二人进房捉上山去，三人强奸。”姑曰：“三人认得否？”曾氏道：“昏月之下认人不真。”许早拾得白绫手帕，解开一看，只见帕上写有嘉宾之名，乃是戏妇所赠。其妻知之，乃告夫许早道：“昨日上午，嘉宾将银一锭来家求奸，被我骂去，想必不甘心，晚上凑合光棍来捉强奸，幸我不在，不然，亦难逃矣。”许早听了妻子言语，即具状首于包公：

呈首为获实强奸事：鹰鹞搏击，鸠雀无遗；虎豹纵横，犬羊无类。淫豪赵嘉宾，逞富践踏地方，两三丘度荒秀麦，止供群马半餐；恃强派食庄户，百十斤抵债洪猪，不够多人一嚼。元犯平民泪汪汪，常遭箠楚；有貌少妇眉蹙蹙，弗洗污淫。金银包胆，奸宿匪彝。瞰舅丘四远出，来家掷银调奸，舅妇曾氏，贞节不从，喊邻逐出，恶即串党数人，标红抹黑，执斧持刀，夤夜明火入室，突冲擒入山窠，彼此更番，轮奸几死。夫早觅获，命若悬丝，遗帕存证，四邻惊骇痛恨。黑夜入人家，老少闻风鼓栗；山坞奸妇人，樵牧见影胆寒。不啻斜阳闭户，止声于夜啼之儿；真同明月满村，吠瘦乎守家之犬。见者睡不贴席，即如越王勾践卧薪；闻者梦不至酣，酷似司马温公警木。山路滚滚尘飞，合村洋洋鼎沸。

山窠(k, 音科)——山的凹处。

鹞(zhan, 音毡)——鸟名，猛禽。

闻风鼓栗——听见风声就发抖。

越王勾践卧薪——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之后，睡在柴堆上，不敢安逸。

司马温公警木——北宋政治家司马光以圆木为枕，睡时稍动即醒，不敢安睡。

悬天验帕剿恶，烛奸正法。遗帕不止乎绝纒，荒野倍惨于暗室。万民有口，三尺有法。

上告。

包公即拘齐人犯，先问邻右萧兴等道：“你是近邻，知其详否？”兴道：“是夜之事，小人通未知之。次早起来，听得佣工人喊叫，众人入内，看见工人绑入地下，遂即解放，报知许早夫妇，觅至山窠才获曾氏，不能行止，遗帕在旁是的，余事不知，不敢妄言。”包公道：“旁遗有帕，帕上既有嘉宾的名，必是他无疑了。”宾道：“小人三日前遗此帕于路，并未在山；况一人安能捉人而绑人？此皆夙仇诬陷。”早道：“日间分明是你掷银调戏，二妇喊骂才出，是晚被劫，并未去财，况有手帕硬证；若是贼劫必定掳财，何独奸妇？乞老爷严刑拷出同党，以伸此冤。”包公喝令将宾重打二十，令其招认，宾仍前巧言争辩，包公令将原被告二人一起收监，邻证发出。私嘱禁子道：“你谨守监门，若有甚闲人来看嘉宾，不可令他相见，速拿来见我，明日赏你；若泄漏卖放，杖六十革役！”禁子道：“不敢。”包公退堂，禁子坐守。不移时，有二人来监门前呼宾，禁子开了头门，守堂皂隶齐出，扭住二人，进堂敲梆，包公升堂。禁子道：“获得二人，俱皆来探嘉宾的。”包公问明姓名，喝道：“你二人同奸曾氏，嘉宾先已招出，正欲出牌捕捉，你却自来凑巧。”二人面皆失色，两不相照。化龙道：“并无小人两个，波何妄扳？”包公道：“嘉宾说，若非你二人，他一人必干此事不得，从直招来！”化龙道：“彼自干出，妄扳我等！”包公见其词遁，乃令各打二十，不招，又将二人夹起，远置廊下。监中取嘉宾出来，但见夹起二人，心中慌张。包公高声骂道：“分明是你这贼强奸曾氏，我已审出；二人系你同奸，彼已招承道是你叫他，非管他事，故将他夹起。”嘉宾更自争辩不已，仍令夹起，嘉宾畏刑乃招道：“是日，小人不合到其家掷银，被他骂出，遂叫二人商议，计出化龙。乞老爷宽刑。”包公道：“你二人先说妄扳，嘉宾招明，各画供招来。”三人面面相视，无言抵答，只得招认。判道：

审得赵嘉宾，不羁浪子，恃富荒淫，罔知官法之如炉；尚倚爪牙，擒奸妇女，胜若探囊而取物。棍徒化龙等，既不能尽忠告以善道，抑且相助而为非；又不能陈药石之箴规，究且设谋以从欲。明火冲家，绑缚工人于地下；开门擒捉，轮奸曾氏于山中。败坏纪纲，强奸不容于宽宥；毋勿首从，大辟用戒乎刁淫。

绝纒——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宴请群臣，殿上的蜡烛忽然熄灭。有人暗中牵拉王后的衣服，王后扯下了此人帽上的纒带，要楚王查办。楚庄王不但不肯查办，反而命令大家全都扯下自己的帽纒，然后畅饮。后来吴兵攻楚，有一人抗敌勇猛，庄王问及因由，他说自己便是被王后绝纒的人。由此出典。

夙（sù，音诉）仇——素有的冤仇。

遁（dùn，音盾）——欺骗。

七十九 王表兄图财财竟失 赵进士爱女女偏亡

话说开封府祥符县县学生员沈良漠，生一子名猷。里人赵家庄进上赵士俊，妻田氏，年将半百无子，止生一女名阿娇，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时与沈良漠子猷结为秦晋。未经一载，良漠家遭水患所淹，因而家事萧条。士俊见彼落泊，思与退亲，其女阿娇贤淑，谓母田氏道：“爹爹既将我配沈门，宁肯再适他人？”田氏见女长成，急欲使之成亲，奈沈猷不能遣礼为聘。一日，士俊往南庄公出，田氏竟令苍头往沈猷家，请猷往见，将银与彼作聘。猷闻大喜，亲身悬鹑百结，遂往姑娘家借衣。姑娘见侄到，问其到舍有何所议？沈猷道：“岳母见我家贫，昨遣人来叫我，将银与我以作聘礼，然后亲迎。奈无衣服，故到此欲向表兄借用，明日侵早奉还。”姑娘闻得亦喜，留午饭后，立命儿王倍取套新衣与侄儿去。谁料王倍是个歹人，闻得此事即托言道，“难得表弟到我家，须消停一日去，我要去拜一知友，明日即回奉陪。”故不将衣服借之，猷只得在姑娘家等。王倍自到赵家，诈称是沈猷，田夫人同女阿娇出见款待，见王倍礼貌荒疏。田氏道：“贤婿是读书的人，为何粗率如此？”倍答道：“财是人胆，衣是人貌。小婿家贫流落，居住茅屋，骤见相府，心不敢安，故致如此。”田夫人亦不怪他，留之宿，故疏放其女夜出与之偷情。次日，叫抬银八十两，又金银首饰、珠宝等约值百两，交与倍去。彼只以为真婿，怎知提防。倍得此金银回来见猷，只说他去望友而归，又缠住一日，至第三日，猷坚要去，乃以衣服借之。

及猷到岳丈家，遣人入报岳母，田夫人惊怪，出而见之，故问道：“你是吾婿，可说你家中事与我听。”猷一一道来，皆有根据。但见言词文雅，气象雍容，人物超群，真是大家风范。田夫人心知此是真婿，前者乃光棍假冒，悔恨无及。入对女道：“你出见之。”阿娇不肯出，只在帘内问道：“叫你前日来，何故直至今日？”猷道：“贱体微恙，故今日来。”阿娇道：“你早来三日，我是你妻，金银皆有；今来迟矣，是你命也。”猷道，“令堂遣盛价来约以银赠我，故造次至此；若无银相赠亦不关甚事，何须以前日今日为辞。我若不写退书，任你守至三十年，亦是我妻。令尊虽有势，岂能将你再嫁他人！”言罢即起身要去。阿娇道：“且慢，是我与你无缘，你有好妻在后，我将金钗一对，金钗二股与你去读书，愿结下来生姻缘。”猷道，“小姐何说此断头的话？这钗钏与我，岂当得退亲财礼乎？凭你令尊与我如何，我便不肯。”阿娇道，“非是退亲，明日即见下落，你速去则得此钗钏；稍迟，恐累及于你。”猷不懂，在堂上端坐。少顷，内堂忙报小姐缢死。猷还未信，进内堂看之，见解绳下，田夫人抱住痛哭，猷亦泪下如雨，心痛悲伤。田夫人促之出道，“你速出去，不可淹留。”猷忙回姑娘家交还衣服，告知其故。后王母晓得是儿子去脱银奸宿，此女性烈缢死，心甚惊疑，不数日而死。倍妻游氏，亦美貌贤德，才入王门一月，见倍干此事，骂道：“既得其银，不当污其身，你这等人，天岂容你！我不愿为你妇，愿求离归娘家。”倍道，“我有许多金银，岂怕无妇人娶！”即为休书离之。

猷（yóu，音由）——本意为什谋，此处为人名。

宁（nìng，音泞）肯——岂肯。

悬鹑百结——衣服破烂不堪。

相府——本指宰相的府邸，此处为王倍对赵家宅院的敬称。

再说赵士俊，数日归家，问女死之故。田夫人道：“女儿往日骄贵，凌辱婢妾，日前沈女婿自来求亲，见其衣冠褴褛，不好见面，想以为羞，遂自缢死。亦是他一时执迷，与女婿无干。”士俊说道：“我常要与他退亲，你教女儿执拗不肯，今来玷我门风，坑死我女儿，反说与他无干！我偏要他偿命。”即写状与家人往府赴告：

告为奸杀女命事：情莫切于父子，事莫大于凡生。痛女阿娇，年甫及笄，许聘兽野沈猷，未及于归，猷潜来室，强逼成奸，女重廉耻，怀惭自缢。窃思闺门风化所关，男女嫌疑有别。先后是伊妻子，何故寅年吃了卯年粮；终久是伊家室，不合今日先讨明日饭。生者既死，同衾合枕之姻缘已绝；死者不生，偿命抵死之法律难逃。人命关天，哭女动地。上告。

赵进士财富势大，买贿官府，打点上下。叶府尹拘集审问，一任原告偏词，干证妄指，将沈猷拟死，不由分诉。

将近秋时，赵进士写书通知巡行包公，嘱将猷处决，勿留致累。出夫人知之，私遣家人往诉包公，嘱勿便杀。包公心疑道：“均是婿也。夫嘱杀，妻嘱勿杀，此必有故。”单吊沈猷，详问其来历，猷乃一一陈说，包公诘道：“当日赵小姐怨你不早来，你何故迟来三日？”猷道：“因无衣冠，在表兄王倍家去借，苦被缠留两日，故第三日才去。”包公闻得，心下明白。乃装作布客往王倍家卖布。倍问他买二匹，故高抬其价，激得王倍发怒，大骂道：“小客可恶。”布客亦骂道：“谅你不是买布人。我有布价二百两，你若买得，情肯减五十两与你，休欺我客小。”王倍道，“我不做客，要许多布何用？”布客道：“我料你穷骨头哪得及我！”王倍暗想：家中现有银七、八十两，若以首饰相添，更不止一百五十两。乃道：“我银生放者多，现在者未及二百，若要首饰相添我尽替你买来。”布客道：“只要实买，首饰亦好。”王倍随兑出银六十两，又以金银首饰作成九十两，问他买二十担好布。包公既赚出此赃，乃召赵进士来，以金银首饰交与他认。赵进士大略认得几件，看道：“此钗钏多是我家物，因何在此？”包公再拘王倍来问道：“你脱赵小姐金银首饰来买布，当日还有好否？”王倍见包公即是前日假装布客，真赃已露，情知难逃，遂招承道：“前者因表弟来借衣服，小的果诈称沈猷先到赵家，小姐出见，夜得奸宿。今小姐缢死，表弟坐狱，天台察出，死罪甘受。”包公听着其情可恶，重责六十，即时死于杖下。

赵进士闻得此情，怒气冲天道：“脱银尚恕得，只女儿被他污辱怀惭死了，此恨难消。险些又陷死女婿，误害人命，损我阴鹭，今必更穷追其首饰，令他妻亦死狱中，方泄此忿。”王倍离妻游氏闻得前情，自往赵进士家去投田夫人说：“妾游氏，自到王门，未及一月，因夫脱贵府金银，妾恶其不义，即求离异，已归娘家一载，与王门义绝，彼有休书在此可证。今闻老相公要追首饰，此物非我所得，望夫人察实垂怜。”赵进士看其休书，穷诘来历，果先因夫脱财事而自求离异，乃叹息道：“此女不染污财，不居恶门，知礼知义，名家女子不过如是。”田夫人因念女不已，见夫称游氏贤淑，乃道：“吾一女爱如掌珠，不幸而亡，今愿得汝为义女，以慰我心，你意何如？”游氏拜谢道：“若得夫人提携，是妾之重生父母。”赵进士道：“汝二人既结契母子，今游氏无夫，沈女婿未娶，即当与彼成亲，当作亲女婿相待何如？”田夫人道：“此事真好，我思未及。”游氏心中喜甚，亦道：“从父亲母亲尊意。”即日令人迎请沈猷来，入赘赵家，与游氏成亲，人皆快焉。

异哉，王倍利人之财，而横财终归于无；污人之妻，而已妻反为人得。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足征矣。

八 十 二 漆 匠 杀 人 由 奸 情 一 继 子 坐 狱 因 诬 陷

话说庐州府霍山县南村，有一人姓章名新，素以成衣为业，年将五十，妻王氏少艾，淫滥无子。新抚兄子继祖养老，长娶刘氏，貌颇娇娆。有桐城县二人来霍山县做漆，一名杨云，一名张秀，与新有旧好，遂寄宿焉，日久愈厚，二人拜新为契父母，出入无忌，视若至亲。杨云与王氏先通，既而张秀皆然。一日新叔侄往乡成衣，杨云与王氏正在云雨，被媳撞见。王氏道：“今日被此妇撞见不便，莫若污之以塞其口。”新叔侄至夜未回，刘氏独宿。杨云掇开刘氏房门，刘氏正在梦寐，杨云上床抱奸，手足无措，叫喊不从，王氏入房以手掩其口助之，刘氏不得已任其所寝，张秀亦与王氏就寝。由是二人轮宿，杨云宿姑，张秀宿媳；杨云宿媳，张秀宿姑。新叔侄出外日多，居家日少，如是者一年有余。四人意甚绸缪，不意为新所觉，欲执未获。杨、张二人与王氏议道：“老狗已知，莫若阴谋杀之，免贻后患。”王氏道：“不可，我你行事只要机密些，彼获不到，无奈你何。”

叔侄回来数日，新谓继祖道：“今八月矣，家家收有新谷。今日初一不好去，明日早起，同往各处去讨些谷回来食用。”次日清早，与侄同出，二处分行，新往望江湾略近，继祖往九公湾稍远。新帐先完，次日午后即回，行至中途，突遇杨、张二人做漆回家，望见新来，交头附耳，前计可行，近前问道：“契父回来了，包裹、雨伞我等负行。”行至一僻地山中，天色傍晚，二人哄新进一深源，新心慌大喊，并无人至，张秀一手扭住，杨云于腰间取出小斧一把，向头一劈即死，乃被脑骨陷往，取斧不出。倏忽风动竹声，疑是人来，忙推尸首连斧丢入莲塘，恐尸浮出，将大石压倒。二人即回，自谓得志，言于王氏。王氏听得此言，心胆俱裂，乃道：“事已成矣，切不可令媳妇知之，恐彼言语不谨，反自招祸。”王氏又道：“倘继祖回寻叔父，将如之何？”张秀道：“我有一计，你若肯依，包管无事。”王氏道：“计将安出？”张秀道：“继祖回来，你先问他，若说不见，即便送官，诬以谋杀叔父。苦陷得他死罪，岂不两美。”王氏、杨云皆道，“此计甚妙，可即依行。”初六日，继祖回到家中，王氏问道：“叔何不归？”继祖愕然道：“我昨在望江湾住，欲等叔同回，都说初三日下午已回。”王氏变色道：“此必是你谋害！”扭结投邻里锁住，自投击鼓。

正值朝廷差委包公巡行江北，县主何献出外迎接，王氏将谋杀事具告。包公接得此词，素知县主吏治清明，刑罚不苟，即批此状与勘审。当差汪胜、李标，即刻拿到邻右萧华，里长徐福，一起押送。县主道：“你叔自幼抚养，安敢负恩谋死，尸在何方？从直招来。”继祖道：“当日小人与叔同出，半路分行，小人往九公湾，叔往望江湾。昨日小人又到望江湾邀叔同回，众人皆道已回三日，可拘面证。小人自幼叨叔婶厚恩，抚养娶妇，视如亲子，常思图报未能，安忍反加杀死？乞爷爷严刑拷究，追尸殓葬，断偿叔命。”县主唤萧华上平台下问道：“继祖素行如何？”华道：“继祖素行端庄，毫无浪荡事，事叔如父，小人个敢偏屈。”县主令华下去，义问徐福，“继祖素行可端正？”徐福所答，默合华言。县主喝止。乃佯怒道：“你二人受继祖买嘱，本该各责二十，看你老了。”县主知非继祖，沉吟半晌，心生一计，

喝将继祖重打二十，即钉长枷，乃道：“限三日令人寻尸还葬。”令牢子收监；发王氏还家。王氏叩头谢道：“青天爷爷神见，愿万代公侯。”喜不自胜。

县主乃问门子道：“继祖家在何处？”门子道：“前村便是。”二人直至门首，各家睡静，惟王氏家尚有灯光，县王于壁隙窥之，见两男两女共席饮酒。杨云笑道，“非我妙计，焉有今日？”众皆笑乐，惟刘氏不悦道：“好好，你便这等快乐，亏了我夫无辜受刑，你等心上何安？”杨云道：“只要你我四人长久亭此快乐，管他则甚。大家饮一大杯，赶早好去行些乐事。”王氏道：“都说何爷明白，亦未见得。”杨云道：“闲话休说。”乃抱住刘氏。刘氏口中不言，心内怒起，乃回头不顾。王氏道：“老爷限三日后追尸还葬，你放得停当否？”二人道：“丢在莲塘深处，将大石压住，不久即烂。”王氏道：“这等便好。”县主大怒回衙，令门子击鼓点兵，众人莫知其故。兵齐，乘轿亲抵继祖家，将前后围定，冲开前门，杨、张二人不知风从何起，见官兵围住，遂向后走，被后面官兵捉住，并捉男妇四人回衙，每人责三十收监。

次早出堂，先取继祖出监，问道：“你去望江湾，路可有莲塘否？”继祖思忖良久道：“只有山中那一丘莲塘，在里面深源山下。”即开继祖枷锁，令他引路，差皂快二十余人，亲自乘轿直至其地，果见人迹罕到。继祖道：“莲塘在此。”县主道：“你叔尸在此塘内。”继祖听了大哭，跳下塘中，县主又令壮丁几人下去同寻，直至中间，得一大石，果有尸首压于石下，取起抬上岸来，见头骨带一小斧，取之洗开，见斧上凿有杨云二字，奉上县主。县主问道：“此谁名也？”继祖道：“是老爷昨夜捉的人名。”又问：“二人与你家何等亲？”继祖道：“是叔之契子。”遂验明伤处，回县取出男妇四人，喝将杨云、张秀各打四十，令他招承，不认，乃丢下斧来：“此是谁的？”二人心慌，无言可答。喝令夹起，二人面面相视，苦刑难受，乃招道，“小人与王氏有奸，被彼知觉，恐有后祸，故尔杀之。”县主道：“你既知觉奸情为祸；岂不知杀人之祸尤大！”再重打四十，枷锁重狱。县主谓王氏道：“亲夫忍谋，厚待他人，此何心也？”王氏道：“非关小妇人事，皆彼二人操谋，杀死方才得知。”县主道：“既已得知，合当先首；胡为又欲陷继祖于死地？你说何爷不明，被你三言四语就瞒过了，这泼贱可恶！”重打三十。又问刘氏道：“你与同谋陷夫，心何忍乎？”刘氏道：“此事实未同谋，先是妈妈与他二人有奸，挟制塞口，不得不从。其后用计谋杀，小妇人毫不知情，乞爷原情宥罪。”县主道，“起初是姑挟制，后来合当告夫，虽未同谋，亦不宜委曲从事。”减等拟绞；判断杨云、张秀论斩；王氏凌迟；继祖发回宁家。当申包公，随即依拟，可谓法正冤明矣。

八十一 老僧人断义舍契子 胡举人感恩救美珠

话说山西太原府阳曲县生员胡居敬，年方十八，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家道清淡，未有妻室。读书未透，偶考四等，被责归家，发愤将家资田宅变卖，得银六十两，将往南京从师读书。至江中遭风覆舟，舟中请人皆溺死。居敬幸抱一木板在手，随水流近浅处，得一渔翁安慈救之，以衣服与换，又以银赠为盘费。居敬拜谢，问其姓名居止之处而去。居敬思回家则益贫无依，况久闻南京风景美丽，不如沿途觅食，挨到那里又作区处。及到南京，遍谒朱门，无有肯施济之者，衣衫褴褛，日食难度。乃入报恩寺求为和尚，扫地烧香却又不会，和尚要逐他去。一老僧率真道：“你会干什么事？”居敬道：“不才山西人氏，素系生员，欲到京从师，不意途中覆舟，流落至此，诸事不会干，倘师父怜悯，赐我盘费，得还乡井，永不忘恩。”僧率真道：“你归途甚远，我焉能赠你许多盘费？况你本意要到京从师，今便归去，亦虚跋涉一番。不如我供膳，你在寺中读书，倘读得好时，京城内今亦有人在此寄学，赴考岂不甚便。”居敬想：在寺久住，恐僧徒厌贱，遂乃结契率真为义父，拜寺中诸僧为师兄弟。由是一意苦心读书，昼夜不息。过了三年，遂出赴考，果登高第，僧率真亦自喜作成有功。

先时居敬虽在寺三年，罕得去闲游，中举之后，诸师兄多有相请者，乃得遍游各房。一日，信步行到僧悟空房去，微闻棋声在上，从暗处寻见有梯，直上楼去，见二妇人在楼上着棋，两相怪讶。一妇人问道：“谁人同你到此？”居敬道：“我信步行来。你是甚妇人？乃在此间！”妇人道：“我乃渔翁安慈之女，名美珠，被长老脱骗在此。”居敬道：“原来是我恩人之女。”美珠道：“官人是谁？我父于你有甚恩？”居敬道：“今寺中举人就是我，前者未遇时，蒙令尊救援，厚恩至今未报，今不意得会娘子，我当救你。”美珠道：“报恩且慢，你快下去。今年有一郎官误行到此，亦被长老勒死，若还懂见，你命难保。”居敬道：“悟空是我师兄，同是寺中人，见亦无妨。”又问：“那一位娘子是谁？”美珠道：“他名潘小玉，是城外杨芳之妻，独自行往琅家，被长老以麻药置果子中逼他食，因迷留在别寺中，夜间抬入此来。”说话已久，悟空登楼来，见敬赔笑道：“贤弟何步到此？”居敬道：“我偶然行来，不意师兄有此乐事。”

悟空即下楼锁了来路的房门，更唤悟静同来，邀居敬至一空房去，四面皆是高墙，将绳一条，剃刀一把，砒霜一包送与胡居敬道：“请贤弟受用何物，免我二人动手。”居敬惊道，“我同是寺中人，怎把我当外人相防？”悟空道：“我僧家有密誓愿，只削发者是我辈中人，得知我辈事；有发者，虽亲父子兄弟至亲不认，何况契弟？”居敬道，“如此则我亦愿削发罢。”悟静道：“休说假话，你历年辛苦，今始登科，正享不尽富贵之时，你说削发瞒谁？今不害你，你明日必害我。”居敬指天发誓道：“我若害你，我明日必遭江落海，天诛地灭。”悟空道：“纵不害我，亦传说害我教门。你今日虽仪秦口舌也是枉然，再说一句求饶，我要动手。”居敬泣道：“我受率真师父厚恩，愿见一面拜谢他而死。”悟空道：“你求师父救你，亦是求阎士饶命。”须臾，悟静叫率真至，居敬泣拜道：“我是寺中人，见他私事亦

区处——处置、处理。

仪秦——张仪、苏秦，战国时人，善于游说。

甚无妨。今师兄要逼我死，望师父救我。”卒真尚未言，悟空道：“自古入空门即割断骨肉，哪顾私恩。你今求救，卒真肯救你否？”率真道：“居敬儿，是你命合休，不须烦恼，死后我必埋葬你在吉地，做功德超度你来生再享富贵。倘昔日在江中溺死，尸首尚不能归土，哪得食这几年衣禄？我只一句话，决救不得你死。”居敬见说得硬，乃位道：“容我缓死何如？”三僧道：“若是外人，决不肯缓他，在你且放缓一步。但今日午时起，明日午时要交命。”三僧出去，锁住墙门。

居敬独立空房中，只有一索悬于梁上，一凳与他垫脚自缢，并一把小刀，一包砒霜，余无一物在旁，屋宇又高，四面皆墙壁。居敬四面详察，思计在心。近晚来，以凳子打开近墙壁扎，取一直枋用索系住；又用刀削壁经为钉，脚衬凳子登其钉，手抱柱以衬其脚，索系于腰，扳援而上，至于三川枋上，以索吊上直枋，将枋从下撞上，果打开一橛子，见有穴而出。居敬自思：此场冤忿焉得不报！况且新科举人，若是默默，倘闻于众年家，岂不斯文扫地。遂——告知同榜弟兄，闻者无不切齿抱恨，或助之资，或为之谋，议论已定，方欲在包公案下申词。不道悟空、悟静三人，过了三日，想居敬举人必然身死，且忧且喜。三人同来启门一视，并不见踪迹，你我相视，彼此愕然失色道：“这事如何是好！此房四壁如铁桶，缘何被他走出？”三人密寻，果见其走处有穴。三人相议：若是闲人且不打紧；他是新科举人，况他同年皆晓得在我寺中，倘去会试，不见其人，必来我寺中根寻，我们如何答对？若是居敬不死走出去，必来报冤，他是举人，我是僧家，卵石非敌，不若先下手为强。率真道：“此事如何处？”悟空道：“不如做你的名具一张状纸，先在包爷台前告明：见得居敬举人在我寺中娶二娼妇，无日无夜酣歌唱饮，一玷斯文，二坏寺门，于本月某日寺中野游至晓下回来，日后恐累及寺中，只得到爷台前告明。”如此主意，即去告状。包公还未施行，只见居敬举人亦来告状。包公看了状词，即至寺中重责三僧，搜出二女，配与居敬，以美珠为长房，小玉为次房。后次年，居敬连登进士，除授荆州推官，到夏口江上，见悟空、悟静、率真在邻船中，居敬立在船头，令手下拿之。二僧心亏，知无生路，投水而死。率真跪伏求赦。居敬道：“你三年供我为有恩，临危不救为无情。倘当日被你辈逼死，今日焉得有官？将以你恩补罪，无怨无德，任你自去，今后再勿见我。”

枋（fāng，音方）——方柱形木材。

除授官——拜官授职，被任命为荆州地区掌管勘问刑狱的官。

八十二 乳下痣为凭夺人妻 细情由勘问出笑柄

话说金华府有一人，姓潘名贵，娶妻郑月桂，生一子才八月，因岳父郑泰是月生辰，夫妇往贺。来至清溪渡口，与众人同过渡。妇坐在船上，子饥，月桂取乳与子食，其左乳下生一黑痣，被同船一个光棍洪昂瞧见，遂起不良之心。及下船登岸，潘贵乃携月桂往东路，洪昂扯月桂要往西路。潘贵道：“你这等无耻，缘何无故扯人妇女？”昂道：“你这光棍可恶！我的妻子如何争是你的？”二人厮打，昂将贵打至呕血，二人扭入府中，知府邱世爵升堂，遂乃问道：“你二人何故厮打？”潘贵道：“小人与妻同往郑家庆贺岳父生日，来在清溪渡口，与此光棍及众人等过渡，及过上岸，彼即紊争小人妻子，说是他的，故此二人厮打，被他打至呕血。”洪昂道：“小人与妻同往庆贺岳父生日，同船上岸后，彼紊争我妻，乞老爷公断，以剪刀风。”府主乃唤月桂上来问道：“你果是谁妻？”月桂道：“小妇人原嫁潘贵。”洪昂道：“我妻素无廉耻，想当日与他有通奸之私，今日故来做此圈套。乞老爷详情。”府主又问道：“你妻子何处可有记验？”昂道：“小人妻子左乳下有黑痣可验。”府主令妇人解衣，看见果有黑痣，即将潘贵重责二十，将其妇断与洪昂去，把这一干人犯赶出。

适包公奉委巡行，偶过金华府，径来拜见府尹，及到府前，只见三人出府，一妇与一人抱头大哭，不忍分别；一人强扯妇去。包公问道：“你二人何故啼哭？”潘贵就将前事细说一番。包公道：“带在一旁，不许放他去了。”包公入府拜见府尹，礼毕，遂说道：“才在府前见潘贵、洪昂一事，闻贵府已断，夫妇不舍，抱头而哭，不忍别去，恐民情狡猾，难以测度，其中必有冤枉。”府尹道：“老大人必能察识此事，随即送到行台，再审真伪。”包公唯唯出去。府尹即命一起人犯可在包爷衙门外伺候。

包公升堂，先吊月桂审道：“你自说来，哪个是你真丈夫？”月桂道：“潘贵是真丈夫。”包公道：“洪昂曾与休相识否？”月桂道：“并未会面。昨日在船上，偶因子讥取乳与食，被他看见乳下有痣，那光棍即起谋心，及至上岸，小归与夫往东路回母家，彼扯往西路，因而厮打，二人扭往太爷台前，太爷问可有记验，洪昂遂以痣为凭，太爷不察，信以为实，遂将小妇断与洪昂。乞爷严究，断还丈夫，生死相感。”包公道：“潘贵既是你丈夫，他与你各有多少年纪？”月桂道：“小妇今年二十三岁，丈夫二十五岁，成亲三载，生子方才八月。”包公道：“有公婆否？”月桂道：“公丧婆存，今年四十九岁。”包公道：“你父母何名姓？多少年纪？有兄弟否？”月桂道：“父名郑泰，今八月十三日五十岁，母张氏，四十五岁、生子女共三人，二兄居长，小妇居幼。”包公道，“带在西廊伺候。”又叫潘贵进来听审，包公道：“这妇人既是你妻，叫做何名？姓准氏？多少年纪？”潘贵道：“妻名月桂，郑氏，年二十三岁。”以后所言皆合。包公又令在东廊伺候，唤洪昂听审。包公道：“你说这妇人是你的妻，他说是他妻

子，何以分辨？”昂道：“小人妻子左乳下有黑痣。”包公道：“那黑痣在乳下，取乳出养儿子，人皆可见，何足为凭？你可报他姓名，多少年纪。”洪昂一时无对，久之乃道，“秋桂乃妻名，今年二十二岁，岳父姓郑，明日五十岁。”包公道：“成亲几年？几时生子？”洪昂道：“成亲一年，生子半岁。”包公怒道：“这厮好大胆，无故争占人妻，还自强硬。”重打四十，边外充军。

若依府拟，潘贵夫妇拆开矣。

八十三 大白鹅独处为毛湿 青色粪作断因伺草

话说同安县城中有龚昆 娶妻李氏，家最丰饶，性多慳吝，适一日岳父李长者生日，昆备礼命仆长财往贺，临行嘱道，“别物可逊他受些，此鹅决不可令他受了。”氏财应诺而去，及到李长者家，长者见其礼亦喜，又问道：“官人何不自来饮酒？”长财道：“偶因俗冗，未得来贺。”长者令厨子受礼，厨子见其礼物菲薄，择其稍厚者略受一二，遂乃受其鹅。长财下悦，恐回家主人见责，饮酒几杯，闷闷挑其筐而回。回到近城一里外，见田中有一群白鹅，长财四顾无人，乃下田拣其大者捉一只，放在鱼池尽将毛洗湿，放入笼中。谁知鹅仆者名招禄，偶回家去，在山旁撞见长财，笼中无鹅，及复来田，但见长财捉鹅放入笼中而去。招禄且叫且赶，长财并不理他，只管行去。行了一望路。偶遇招禄主人在县回来，招禄叫声：“官人，前面挑笼的盗了我家鹅，可速拿住。”其主闻知，一手扭住。长财放下，乃道：“你这些人好无礼，无故扯人何干？”主道：“你盗我鹅，还说扯你何干？”二人争闹。偶有过路众人，乃为息争道：“既是他盗的鹅，众人与你解释，可捉转入群鹅中，如即合伙，就是你的；如不合伙，相追相逐，定是他的。”长财道：“众人言之有理，可转去试之。”长财放出鹅来入于群中，众鹅见其羽毛皆湿，不似前样，众鹅相追相逐，并不合伙，众人皆道，“此鹅系长财的，你主仆二人何欺心如此？可捉还他，”其主被众人抢白，觉得无趣，乃将招禄大骂。招禄道：“我分明前路见他宠中无鹅，及到田时，见他捉鹅上岸，如何鹅不合伙？”心中不忿，必要明白，二人扭打。

偶值包公行经此地，见二人打闹，问是何事？二人各以其故言之，包公细看其鹅，心中思忖：说是招禄之鹅，何为不合其伙？说是长财的，他岂敢平白赖人？其中必有缘故。想得一计，叫二人各自回家，带鹅县中，吩咐明早来领去。

次日，公差唤二人进衙领鹅，包公亲看，乃道：“此鹅是招禄的。”长财道：“老爷，昨日凭众人皆说是小人的，今日如何断与他去？”包公道：“你家住城中，养鹅必是粟谷；他居住城外，放在田间，所食皆草菜。鹅食粟谷，撒粪必黄；如食草菜，撒粪必青，令粪皆青，你如何混争？”长财乃道：“既说是他的，昨日为何放彼群鹅之中相逐相追，不合他伙？”包公道：“你这奴才还自强辩！你将水洗其毛皆湿，众鹅见其毛不同，安有不追逐者乎？”鹅给还禄，喝左右重责长财二十板赶出。邑人闻之，一县传颂，皆称包公为神明云。

慳 (qi n, 音千) 吝 (lin, 音赁) ——小气，当用的财物也舍不得用。

俗冗 (r ng, 音愠) ——平庸、多余无用的事。

八十四 三和尚杀人值周年 一妇人祷告逢救主

话说包公为县尹，偶一夜梦见城隍送四个和尚来，三个开口笑，一个独皱眉。醒来疑异。次日十五，即往城隍庙行香，见庙中左廊下有四个和尚，因记及夜间所梦的事，乃唤四和尚问道，“你等和尚为何不迎接我？”一和尚答道：“本庙久住者当迎接，小僧皆远方行脚，昨晚寄宿在此，今日又往别寺去，孤云野鹤，故不趋奉贵人。”包公见有三个和尚粗大，一个和尚细嫩，不似男子样，心中生疑，因问道：“和尚何名？”一个答道：“小僧名真守，那三个都是徒弟，名如贞、如海、如可。”包公问道，“和尚会念经否？”真守道，“诸经卷略晓一二。”包公哄他道：“今是中秋之节，往年我在家常请僧念经，今幸遇你四人，呵在我衙中诵经一日，以保在官清吉。”即带四僧入衙去。包公命后堂摆列香花蜡烛，以水四盆与僧在廊边洗澡，然后诵经。其三僧已洗，独如可不洗，推辞道：“我受师父戒，从来不洗澡。”包公以一套新衣服与他换道：“佛法以清净为本，哪有戒洗澡之理。纵有此戒，今为你改之。”命左右剥去褊衫，见两乳下垂，乃是妇人。

包公令锁了三僧，将如可问道：“我本疑你是妇人，故将洗澡来试，岂是真要念经乃请你等行脚僧。你这淫乱妇人，跟此三僧逃走，好好从头招出缘由来。”妇人跪泣道：“小妾是宜春县孤村褚寿之妻，家有婆婆七十余岁。因旧年七月十四晚这三个和尚来借宿，妾夫褚寿辞道，我乃孤村贫家，又无床被，不可以歇，这和尚说道，天晚无处可去，他出家人不要床被，只借屋下坐过一夜，明早即去。遂在地打坐诵经。妾夫见他不肯去，又怜他出家人，备具斋饭相待，开床与他歇。谁料这秃子心歹，取出戒刀将妾夫杀死，妾与婆婆将走，被他拿住，将婆婆亦杀死，强把妾来削发。次日，放火烧屋，将僧衣、僧鞋逼妾同去，用药麻口，路上不能喊叫，略不能行，又将我打。妾恩丈夫、婆婆都被他杀死，几回思想杀他报冤，奈我妇人胆小不敢动手。昨晚正是十四夜，旧年丈夫、婆婆被杀之日适值周年，这三个买酒畅饮，妾暗地悲伤，默禱城隍助妾报冤。今老爷叫他入衙，妾道是真请他念经，故不敢告此情。早知老爷神见疑我是妇人，故将洗澡试验，妾早已说出了。今日乃城隍有灵，使妾得见青天，报冤雪恨，虽即死见丈夫、婆婆于地下，亦无所恨。”包公道：“你从三个和尚污辱一年，若不说出昨夜祷祝城隍一事，我今日必以你为淫贱，决难免于官卖；你今说默禱城隍求报婆婆、丈夫的冤，此乃是实事，我昨夜正梦城隍告我。今与梦相合，方信城隍有灵，这三秃子合该拟斩。”堂上起文书将妇人送还母家，另行改嫁。

孤云野鹤——闲散自在、无拘无束、不求名利的人。

清吉——清正廉明，吉祥如意。

褊（biān，音扁）衫——狭小的短袖上衣。

八十五 贾典史赴任遭惨杀 贺怡然登科葬遗骸

话说包公崇谷赈济回京，偶从温州府经过，忽一夜梦四个西瓜，一个开花。醒来时方半夜，思之不知其故。次日去拜府官王给事，遇三个和尚在街说因果，及回，其和尚犹未去。见其新剃头绿似西瓜，出想起夜来的梦，即带三个和尚入衙问道：“你三人何名？”老的答道，“小僧名云外，他二个名云表、云际，皆是师兄弟。”又问道：“你居住何寺？”云外道：“小僧皆远方行脚，随地游行，身无定居。昨到本府在东门侯思正店下暂住，亦不在此久居。”又问道：“你四个和尚如何只三个出来？”云外道：“只是三人，并无别伙。”包公命手下拿侯思正来问道：“昨日几个和尚在你店内？”侯思正道：“三十。”包公道：“这和和尚说有四个，你瞒起一个怎的？”思正道：“更有个云中和尚，心好养静，只在楼上坐禅，不喜与人交接，这三个和尚叫我休要与人说，免人参谒，扰乱他的禅心。”包公赚出，即令手下拿云中来。及到，见其眉目秀美若妇人一般，即跪近案桌前泣道：“妾假名云中，实名四美。父亲贲文，同妾及母亲并一家人招宝，将赴任为典史，到一高岭处，不知是何地名，前后无人，被这三僧杀死父母并招宝，轿夫各自奔走，只留妾一人，强逼剃发，假装为僧，流离道路，今已半年，妾苟延贪生，正欲向府告明此事，为父母报仇，幸老爷察出真情，为妾父母伸冤。”包公听了判道：

审得僧云外、云表、云际等，同恶相济，合谋朋好。假扮方外之游僧，朝南暮北，实为人间之蠹狗，行狠心污。污行不畏神明，恶心哪恤经卷。贲文职授典史，跋涉前程；四美跟随二亲，崎岖峻岭。三僧凶行杀掠，一家命丧须臾。死者抛骨山林，风雨暴露；生者辱身缁衲，蓬梗飘零。慈悲心全然丧失，秽垢业休问袪除。若见清净如来，定受烹煎之谴；倘有阿鼻地狱，永堕牛马之途。佛法迟且报在来世，王刑严即罪于今生。曩此群凶，方快众忿。

移文投送两院，当发所司，即以三僧决不待时，梟首示众，又为贲四美起文书解回原籍，得见伯叔兄弟。有大商贺三德丧妻，见四美有貌，纳为继室，后生子贺怡然，连登科甲，初选赴任，过一峻岭，见三堆骸骨如生，怡然悯之，即令收葬。母贲氏出看岭上风景，泣道，“此即当口贼僧杀我父母处。”乃咬指出血去点骸骨，血皆缩入，即其父母遗骸，随带回去安葬。而招宝一堆骨，则为之埋于亭边，立石碑为记。

朋奸——朋比为奸，即勾结起来做坏事。

蠹（dù，音杜）狗——像蠹虫和狗一样耗损人间财物的人。

缁（zī，音资）衲（nà，音纳）——僧人穿的衣服，代指僧人。

袪（fú，音弗）除——古代习俗中，为除灾驱邪举行的一种仪式。

阿鼻地狱——佛教名词，为八热地狱中的第八狱，入此狱者，痛苦没有间断，故又称为无间。

八十六 罗承仔感叹惹是非 小锥子画钱记窃贼

话说龙阳县罗承仔，平生为人轻薄，不遵法度，多结朋伴，家中房舍宽大，开场赌博，收入头钱，惯作保头，代人典当借贷，门下常有败坏猖狂之士出入，往来早夜不一。人或劝道：“结友须胜己，亚已不须交。”承仔道：“天高地厚，方能纳污藏垢。大丈夫在天地之间，安可分别清浊，不大开度量容纳众生。”或又劝道：“交不择人，终必有失。一毫差错，天大祸端。常言‘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汝奈何不惧？”承仔答到：“一尺青天盖一尺地，岂能昏蔽？只要我自己端正，到底无妨。”由是拒绝人言，一切不听。忽然同乡富家卫典夜被贼劫，五十余人手执刀枪火把，冲开大门，劫掠财物。贼散之后，卫典一家大小个个悲泣，远近亲朋俱来看慰。此时承仔在外经过，见得众人劝慰，乃叹道：“盖县之富，声名远闻，自然难免劫掠，除非贫士方可无忧无虑，夜夜安枕。”卫典一听罗承仔的话，心中不悦，乃谓其二子道：“亲戚朋友个个悯我被劫，独罗承仔乃出此言。想此劫贼俱是他家赌博的光棍，破荡家业，无衣少食，故起心造谋来打劫我。若不告官，此恨怎消！”于是写状具告于巡行包公衙门。

包公看了状纸，行牌并拘原告卫典、被告罗承仔等，重加刑罚审问。罗承仔受刑至极，执理辩道：“今卫典被劫，未经捉获一个，又无赃证，又无贼人扳扯，平地风波陷害小人，此心何甘？”卫典道：“罗承仔为人既不事耕种，又不为商贾，终日开场赌博，代作保头，聚集多人，皆面生无籍之辈，岂不是窝贼？岂不可剪除！”包公叱道：“罗承仔不务本，不安分，逐末行险，谁不疑乎，作保头，开赌局，窝户所出决矣；但贼情重事，最上捉获，其次赃证，又次扳扯，三者俱无，难以窝论。卫典之告，大都因疑诬陷之意居多，许令保释，改恶从善，后有犯者，当止典刑。”罗承仔心中欢喜，得免罪愆，谨守法度，不复如前做保开赌，人皆悦其能改过自新，独有卫典心下不甘道：“我本被贼打劫，破荡家计，告官又不得理，反受一场大气，如何是好？”终日在家抱怨官府，包公访知，自忖道：承仔决非是盗，真盗不知何人。故将卫典重责二十板，大骂道：“刁恶奴才，我何曾问差了？你自下小心失盗，那强盗必然远去了，该认自家的晦气，反来怨恨上官！”即命监起。

城中城外人等皆知卫典被打被监，官府不究盗贼事情。由是真贼铁木儿、金堆子等闻得，心中大喜，乃集众伙买办酒肉，还谢神愿，饮至夜深，各各分别，笑道：“人说包爷神明，也只如此。但愿他子子孙孙万代公侯，专在我府做官，使我们得其自然，无惊无扰。”不觉是夜包公因卫典被劫之事亲行访察，布衣小帽，私出街市，及行至城隍庙西，适听众贼笑语。心中想道：愿我子孙富贵诚好，但无惊无扰的话，却有可疑。遂以小锥画三大“钱”字于墙上。转过观音阁东，又听人语：“城隍爷爷真灵，包公爷爷真好；若不得他糊涂不究，我辈齐有烦恼。”包公心中又想道：说我真好固是，但齐有烦恼的话又更可疑，此言与前所听者俱是贼盗的话。即以三铜线插在壁间，归来安歇。

明日望旦，同众官往城隍庙行香，礼毕，即乘轿至庙西街，看墙上有三

光棍——流氓、地痞。

面生句——脸面生疏、没有登记在册的一类。

“钱”字处，命民壮围屋，拿得铁木儿等二十八人。又转观音阁东，寻壁上有三大钱处，亦令手下围住，拿得金堆子等二十二人，归衙鞠问。先将铁木儿夹起骂道：“卫典与你何仇？黑夜强劫他家财富。”铁木儿等再三不认。包公道：“你们愿我长来做此官，得以自在，无惊无扰，奈何不守法度，致为劫贼！”木儿听得此言，各各破胆，从实招认：不合打劫卫典家财均分是实，罪无可逃，乞爷超活蚁命。复将金堆子等夹起问道：“汝等何故同铁木儿等劫掠卫典？”金堆子等一毫不认，包公怒道：“汝等众人都说‘城隍爷甚灵，包公爷爷甚好’，今日若不招认，个个‘齐有烦恼’！”堆子等听得此言，人人落魄，个个丧胆，遂——招认。包公即判追赃给还卫典回家；将金堆子、铁木儿等拟成大辟，秋后处决。

八十七 萧屠户猪门杀一桂 大蜘蛛卷上释季兰

话说山东兖州府矩野县郑鸣毕，家道殷富，生子名一桂，姿容俊雅，因父择配太严，年长十八，未为聘娶。其对门杜预修家，有一女名季兰，性淑有貌，因预修后妻茅氏欲主嫁与外侄茅必兴，顶修不肯，以致延到十八岁亦未许人。郑一桂观见其貌，千方百计得与通情，季兰长知事，心亦欢喜，每夜潜开猪门引一桂入宿，将次半载，两家父母颇知之。季兰后母茅氏在家吵闹，遂关防甚密；然季兰有心向一桂，怎能防得。一日，茅氏往外家去，季兰在门首立候一桂，约他夜来。其夜，一桂复往，季兰道：“我与你相通半载，已怀了三个月身孕，你可央媒来议婚，凉我父亦肯；但继母在家，必然阻挡，今乘他往外公家去，明日千万留心。此事成则姻缘可久，不然，妾为你死矣。纵有他人来娶我，妾既事君，决不改节于他人。”郑一桂欣然应诺。至次日五更，季兰仍送一桂从猪门出去。适有屠户萧升早起宰猪，正撞见了，心下忖道：必是一桂与预修之女有通，故从他猪门而出。萧升亦从猪门挨入，果见女子在偏门边倚立，萧升向前逼他求欢。季兰道：“你是何人？敢这等大胆！”萧升道：“你养得一桂，独养不得我？”季兰哄道：“彼要娶我，故私来先议；若他不娶，则日后从你无妨。”即抽身走入房去，锁住了门。萧升只得走出，心中焦躁，想道：彼恋一桂后生，怎肯从我？不如明日杀了一桂，使他绝望，谅季兰必得到手。次日，一桂稟知于父要娶季兰，郑鸣华道：“几多媒来议豪家女子，我也不纳，今娶此不正之女为媳，非但辱我门风，抑且被人取笑。”一桂见父不允，忧闷无聊，至夜静后又往季兰家，行到猪门边，被萧升突出拔刀杀之，并无人见。次日，郑鸣华见子被杀，不胜痛伤，只疑是杜预修所杀，遂赴县县告。

本县朱知县询问，郑鸣华道：“亡儿一桂与伊女季兰有好，伊女嘱我儿娶他，我不肯允，其夜遂被杀。”杜预修道：“我女与一桂奸情有无，找并不知道。纵求嫁不允，有女岂无嫁处，必须强配？就是他不允亲事，有何大仇遂至杀他？此皆是虚砌之词，望老爷详察。”朱知县问季兰道：“有无奸情，是谁杀他，惟汝知之。从实说来。”季兰道：“先是一桂千般调戏，因而苟合，他先许娶我，后来我愿嫁他，皆出真心，曾对天立誓，来往已将半载。杀死之故不知，是准，妾实不知。”朱知县道：“你通奸半载，父亲知道，因而杀之是真。”遂将杜顷修夹起，再三不肯认，又将季兰上了夹棍，季兰心想：一桂真心爱我，他今已死，幸我怀孕三月，倘得生男，则一桂有后；若受刑伤胎，我生亦是枉然。遂屈招道：“一桂是我杀的。”未知县道：“一桂是你情人，偏忍杀他？”季兰道：“他未曾娶我，故此杀了。”朱知县道：“你在室未嫁，则两意投合，情同亲夫。始焉以室女通奸，终焉以妻子杀夫，淫狠两兼，合应抵偿。”郑鸣华、杜预修皆信为真。再过六个月，生下一男，鸣华因无子，此乃是他亲孙，领出养之，保护甚殷。

过了半年，包公巡行到府，夜观杜季兰一案文卷，忽见一大蜘蛛从梁上坠下，食了卷中几字，复又上去。包公心下疑异，次日即审这桩事。杜季兰道：“妾与郑一桂私通，情真意密，怎肯杀他？只为怀胎三月，恐受刑伤胎，故屈招认。其实一桂非妾所杀，亦不干妾父的事，必外人因甚故杀之，使妾在屈抵命。”包公道：“你更与他人有情否？”季兰道：“只是一桂，更无他人。”包公心疑蜘蛛食卷之事，意必有姓朱者杀之，不然乃是朱知县问枉了。乃道：“你门首上下几家，更有甚人，可历报名来。”鸣华历报上数十

名，皆无姓朱者，只内一人名萧升。包公心疑蜘蛛一名峭蛛，莫非就是此人？再问道：“萧升作何生理？”答言：“宰猪。”包公心喜道：猪与朱音相同，是此人必矣。乃令鸣华同公差去拿萧升来作干证。公差到萧升家道：“郑一桂那一起人命事，包爷唤你。”萧升忽然迷乱道：“罢了！当初是我错杀你，今日该当抵命。”公差喝道：“只要你做干证！”萧升乃惊悟道：“我分明见一桂问我索命，却是公差。此是他冤魂来了，我同你去认罪便是。”郑鸣华方知其子乃是萧升所杀，即同公差锁押到官，萧升——招认道：“我因早起宰猪，见季兰送一桂出门，我便去奸季兰，他说要嫁一桂，不肯从我。次夜因将一桂杀之，要图季兰到手，不料今日露出情由，情愿偿命，再无他说。”包公即判道：

审得：郑一桂系季兰之情夫，杜季兰是一桂之婬子。往来半载，三月怀胎；团结良缘，百世偕老。陡为萧升所遇，便起分奸之谋，恨季兰之不从，遇一桂而暗刺，前官罔稽实迹，误拟季兰于典刑；今日访得真情，合断萧升以偿命。余人省发，正犯收监。

当时季兰禀道：“妾蒙老爷神见，死中得生，犬马之报，愿在来世。但妾身虽许郑郎，奈未过门，今儿子已在他家，妾愿郑郎父母收留入家，终身侍奉，誓不改嫁，以赎前私奔之丑。”郑鸣华道：“日前亡儿已欲聘娶，我嫌汝私通非贞淑之女，故此不允；今日有拒萧升之节，又有愿守制之心，我当收留，抚养孙儿。”包公即判季兰归郑门侍奉公姑，后寡守孤子郑思椿，年十九登进士第，官至两淮运使，封赠母杜氏为太夫人。邓鸣华以择妇过严，致子以奸淫见杀；杜预修以后妻掣肘，致女以私通招祸。此二人皆可为人父母之戒。

罔稽(j, 音鸡)——没有经过考核。

赎(shú, 音孰)——用行动抵消、弥补罪过。

掣(chè, 音彻)肘——拉住别人的胳膊。

八十八 任知县为政徇私情 齐监司通融屈人命

话说世间事情都尽分上，越中叫做说公事，吴中叫做讲人情。那说分上的进了迎宾馆，不论或府或县，坐定就说起，若是那官肯听便好，笑容也是有的，话头也是多的；略有些个如意，一个看了上边的屋听着，一个看了上边的屋说着，俗说叫做僵尸数椽子。譬如人死在床上，有一时棺材备办不及，将面孔向了屋上边，今日等，明日等，直等到停当了棺木，方好盛殓，故叫尸数椽。那说分上的，听分上的，各仰面向了上边，恰便是僵尸数椽子的模样。以此劝做官的，决不到没棺材地位，何苦去说分上，听分上，先去操演那数椽子的功夫！

话休烦絮，却说东京有个知县，姓任名事，凡事只听分上，全不顾些天理。不说上司某爷书到，即说同年某爷帖来，作成乡里说人情，不管百姓遭殃祸。那说人情的得了银子，听人情的做了面皮；那没人情的就真正该死，不知屈了多少事，往了多少人。忽一日听了监司齐泰的书，入了一个死罪，举家流离。那人姓巫名梅，可怜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竟屈死了，来到阴司，心上想道：关节不到，只有包老爷，他一生不听私书，又且夜断阴间，何不前往告个明白。是夜，正遇包公在赴阴床断事，遂告道：

告为徇情枉杀事：生抱沉冤，死求中雪。身被赃官任事听了齐泰分上，枉陷一身致死，累害合门迁徙。严刑酷罚，平地陡成冤地；挈老携幼，良民变作流民。儿女悲啼，纵遇张辽声不止；妻子离散，且教郑侠画难如。只凭一纸书，两句话，犹如天降玉旨；哪管三番拷，四番审，视人命如草芥。有分上者，杀人可以求生，无人情者，放杀宁当就死？上告。

包公看毕人怒道：“可恨可恨！我老包生平最怪的是分上一事。考童生的听了人情，把真才都不取了；听讼的听了人情，把虚情都当实了。”叫鬼卒拘拿听分上的任知县来，不多时拿到阶前跪下。包公道：“好个听人情的知县，不知屈杀了多少人！”任知县道：“不干知县之事。大人容禀，听知县诉来。”

诉为两难事：读书出仕，既已获宴鹿鸣之举；居官赴任，谁不思励羔羊之节。今身初登进士，才任知县，位卑职小，俗薄民刁。就缙绅说来，不听不是，听还不是；据百姓怨去，不问不明，问亦不明。窃思徇情难为法，不徇难为官。不听在乡宦，降调尚在日后；不听在上司，罢革即在日前。知死后被告，悔当日为官。上诉。

知县将诉状呈上道：“要听了分上，怕屈了平民，若不听他分上，又怕没了自己前程。因说分上的是齐泰，乃本职亲临上司，不得不听。”包公听了，忙唤一卒再拘齐泰来。齐泰到时，包公道：“齐泰，你做监司之官，如何倒与县官讨分上？”齐泰道：“俗语说得好，苍蝇不入无缝的蛋，若是任知县不肯听分上，下官怎的敢去讲分上？譬如老大人素严关防，准敢以私书干谒？即天子有诏，亦当封还，何况监司乎！这屈死事情，知县之罪，非下官之过也。再容下官诉来。”

诉为惹祸嫁祸事：县官最难做，宰治亦有法。贿绝苞苴，则门如市而心如水；政行

迁徙(x, 音洗)——迁移。

鹿鸣之举——鹿鸣为古时贵族宴请佳宾的乐歌，鹿鸣之举即指贵族盛宴佳宾的做法。

羔羊之节——羔羊指古时大夫退朝时从容自得的神态，羔羊之举即指作官的礼仪。

苞苴(j, 音居)——蒲包，指馈赠的礼物，引申为贿赂。

蒲苇，始里有吟而巷有谣。今任知县为政多讹，枉死者何止一巫梅？徇情大甚，听信者岂独一齐泰！说不说由泰，听不听由任。你若不开门路，谁敢私通关节？直待有人告发，方出牵连嫁害。冤有头，债有主，不得移甲就乙；生受私，死受罪，难甘扳东扯西。上诉。

包公听了道：“齐泰，据你说来甚是有理。你说，知县不肯听分上你就不肯讲分上了，这叫责人则明，恕己则昏了。你若不肯讲分上，怎么有人寻你说分上？”任知县连叩头道：“大人所言极是。”包公道：“听分上的不是，讲分上的也不是，听分上的耳朵忒软，罚你做个聋子；讲分上的口齿忒会说，罚你做个哑子。”即判道：

审得：任事做官未尝不明，只为要听分上便不公；齐泰当道未尝不能，只为要说分上便不廉。今说分上者罚为哑子，使之要说说不出；听分上的罚为聋子，使之要听听不得。所以处二人之既死者可也。如现在未死之官，不以口说分上而用书启，不以耳听分上而看书启，又将如何？我自有的。说分上者罚之以中风之痼疾，两手俱痿而写不动，必欲念与人写，而口哑如故，却又念不出矣；听分上者罚之以头风之重症，两眼俱瞎而看不见，必欲使人代诵，而耳聋如故，却又听不着矣。如此加谴，似无剩法。庶几天理昭彰，可使人心痛快。

批完道：“巫梅，你今生为上官听了分上枉死了你，来生也赏你一官半职。”俱各去讫。

八十九 有钱人能使鬼推磨 注禄官可教人积善

话说俗谚道：“有钱使得鬼推磨。”却为何说这句话？盖言凭你做不来的事，有了银子便做得来了。故叫作鬼推磨，说鬼尚且使得他动，人可知矣。又道是“钱财可以通神”，天神最灵青也，无不可通，何况鬼乎？可见当今之世，惟钱而已。有钱的做了高官，无钱的做个百姓；有钱的享福不尽，无钱的吃苦难当；有钱的得生，无钱的得死。总来，不晓得什么缘故，有人钻在钱眼里，钱偏不到你家来；有人不十分爱钱，钱偏望着他家去。看起来这样东西果然有个神附了他，轻易求他求不得，不去求他也自来。

东京有个张待诏，本是痴呆汉子，心上不十分爱钱，日逐发积起来，叫做张百万。邻家有个李博士，生来乖巧伶俐，死在钱里，东手来西手就去了。因见张待诏这样痴呆偏有钱用；自家这样聪明偏没钱用。遂郁病身亡，将钱神告在包公案下。

告为钱神横行事：窃惟大富由天，小富由人。生得命薄，纵不能够天来凑巧；用得功到，亦可将就与人相当。何故命富者不贫，从未闻见养五母鸡二母彘，香爨偏满肥甘，命贫者不富，哪怕他去了五月谷二月丝，丰年不得饱暖。雨后有牛耕绿野，安见贫窞田中偶幸获增升斗；月明无大吠花村，未尝富家库里以此少损分毫。世路如此不平，神天何不开眼？生前既已糊涂，死后必求明白。上告。

包公看毕道：“那钱神就是注禄判官了，如何却告了他？”李博士道：“只为他注得不均匀，因此告了他。”包公道：“怎见得不均匀？”李博士道：“今世上有钱的坐在青云里，要官就官，要佛就佛，要人死就死，要人活就活。那没钱的就如坐在牢里，要长不得长，要短不得短，要死不得死，要活不得活。世上同是一般人，缘问分得不均匀？”包公道：“不是注禄分得不均匀，钱财有无，皆因自取。”李博士道：“东京有张百万，人都叫他是个痴子，他的钱偏用不尽；小的一生人都叫我伶俐，钱神偏不肯来跟我。若说钱财有无都是自取，李博士也比张待诏会取些。如何这样不公？乞拘张待诏来审个明白。”移时鬼卒拘到。包公道：“张待诏，你如何这样平地发迹，白手成家，你在生敢做些歹事么？”张待诏道：“小人也不会算计，也不会经运，今日省一文，明日省一文，省起来的。”包公道：“说得不明白。”再唤注禄判官过来问道：“你做注禄判官就是钱神了，如何却有偏向？一个痴子与他百万，一个伶俐的到底做个光棍！”注禄判官道：“这不是判官的偏向，正是判官的公道。”包公道：“怎见得公道？”判官道：“钱财本是活的，能助人为善，亦能助人为恶。你看世上有钱的往往做出不好来，骄人，傲人，谋人，害人，无所不至，这都是伶俐人做的事，因此，伶俐人我偏不与他钱。惟有那痴呆的人，得了几文钱，深深的藏在床头边，不敢胡乱使用，任你堆积如山，也只平常一般，名为守钱虏是也。因此，痴呆人我偏多与他钱。见张待诏省用，我就与他百万，移一窖到他家里去；见李博士奸滑，我就一文不与，就是与他百万也不够他几日用，如何叫判官不公道？”包公道：“好好，我正可恶贪财浪费钱的，叫鬼卒剥去李博上的衣服，罚他来世再做

彘（zhì，音智）——猪。

爨（cuàn，音窜）——烧火做饭。此处指厨房。

贫窞（jù，音巨）——贫穷瘠薄。

守钱虏——守财奴。

一个光棍。但有钱不用，要他何干？有钱人家尽好行些方便事，穷的周济他些，善的扶持他些，徒然堆在那里。死了也带不来，不如散与众人，大家受用些，免得下民有不均之叹。”叫注禄官把张待诏钱财另行改注，只够他受用罢了。批道：

审得：人心以不足而冀有余，天道以有余而补不足。故勤者余，情者不足，人之所以挽回造化也；又巧者不足，拙出者有余，天之所以播弄愚民也。终久天命不由乎人，然而人定亦可以胜天。今断李博士罚作光棍，张待诏量减余贳，庶几处以半人半天之分，而可免其问天问人之疑者也，以后，居民者常存大富由天小富由人的念头，居官者勿召有钱得生无钱得死的话柄。庶无人怨之业，并消天谴之加。

批完，押发去。又对注禄判官道：“但是，如今世上有钱而作善的，急宜加厚些；有钱而作恶的，急宜分散了。”判官道：“但世人都是痴的，钱财不是求得来的，你符不该得的钱，虽然千方百计求来到手，一朝就抛去了。”

九十 伍豪绅争婚兴讼事 刁乞丐换货取金银

话说永平县周仪，娶妻梁氏，生女玉妹，年方二八，姿色益世，且遵母训，四德兼修，乡里称赏。六、七岁时许配本里杨元，将行礼亲迎，为母丧所阻。土豪伍和，因往人家取讨钱债，偶过周仪之门，回头顾盼，只见玉妹倚阑刺绣，人物甚佳，徘徊眷恋，遂问其仆道：“此谁家女子？其实可爱。”仆道：“此是周家玉妹。”和道：“可配人否？”仆道：“不知。”和遂有心，日夜思慕，相央魏良为媒。良见周仪，谈及：“伍和家资巨万，田地广大，世代殷富，门第高华，欲求为公家门婿，使我为媒，万望允从。”周仪答道：“伍宅家势富豪，通县所仰。伍官人少年英杰，众人所称，我岂不知？但小女无缘，先年已许配本处杨元矣。”魏良回报于和道：“事不谐矣，彼多年已许聘杨元，不肯移易。”和怒道：“我之家财人品，门第势焰，反出杨元之下。奈何辞我，我必以计害之，方遂所愿。”魏良道：“古人说得好，争亲不如再娶，官人何必苦苦恋此？”和终不听，欲兴讼端。周仪知之，遂托原媒择日送女适杨元家，成就姻缘，杜绝争端。

和闻之，心中大怒，使人密砍杉木数株，浸于杨元门首鱼池内，兴讼报仇，乃作状告于永平县主秦侯案下，原被告并邻里干证一一拘问。邻里皆道：“杉木果系伍和坟山所产，实浸杨元门首池中，形迹昭昭，不敢隐讳。杨元道：“争亲未得，代木栽赃，图报仇恨，冤惨何堪？”伍和道：“盗砍坟木，惊动先灵，死生受害，苦楚难当。”秦侯道：“伍和何必强辩？汝实因争亲未遂，故此栽赃报恨。”遂打二十板，问其反坐之罪。判道：

审得：伍和与杨元争娶宿仇，连年秦越。自砍杉木，魑浸元池，黑暗图赖，其操心亦甚劳，而其为计何甚拙也。里邻实指，盖徒知元池有赃，而不知赃之在池由于和所丢耳。元系元辜，和应反坐。某某干证，俱落和套术中，姑免究。

此时，伍和诡谋不遂，怒气冲冲，痛憾杨元：“我不致此贼于死地，誓不甘休！”思思虑虑，常欲害元。一日，忽见一丐子觅食，与他酒肉，问道：“汝往各处乞食，还是哪家丰富，肯施舍钱米济汝贫民？”丐子应道：“各处大户人家俱好乞食；但只有杨元长者家中正在整酒做戏还愿，无比快活，甚好讨乞，我们往往在那里相熟，多乞得些。”伍和道：“做戏完否？酒吃罢否？”丐子道：“还未完，明日我又要往他家。”伍和道：“他家东廊有一井，深浅何如？与众共否？”丐子道：“只是他家独自打水。”伍和道：“我再赏你酒肉，托你一事，肯出力干否？若干得来，还有一钱好银子谢你。”丐子道：“财主既肯用我，又肯谢我，即要下井去取黄土我也下去，怎敢推辞。”辞和道：“也不要你下井，只在井上用些工夫。”语毕，遂以酒肉与他。丐者醉饱之后，问：“干甚事？”伍和道：“你今已醉，在我这里住宿，明日清醒，早饭后我对你说。”及至次日清晨，伍和问丐者道：“酒醒乎？”丐者道：“酒已醒。”伍和遂以金银首饰一包付与丐者道：“托你带此在杨家，密密丢在井中，千万勿泄机关，只好你知我知。”丐者领过，即便出伍家门。行至前途，见一卖花粉簪钗者，遂生利心。坐于偏僻所在，展开伍和包裹一看，只见金钗一对，金簪二根，银钗一对，银簪二根，心中大喜，将米二斗，碎银三分，买铜锡簪钗换了金银的，依旧包好，挤入杨元家看戏，将此密丢井中，来日报知伍和，讨赏银一钱。伍和随即写状，仍以窃盗事情

指赃搜检等情奔告巡行衙门包公台下。

包公准状后，即行牌该县拿人搜赃。伍和指称金银首饰赃在井中，即凭应捕里甲于井搜检，果得一包金银首饰。杨元一见不能辩脱，本县起解见包公。包公鞠问再三，杨元死个肯认。包公道：“井在你家，赃在你井中，安能辞得？”杨元受刑，竟不认盗。包公遂呼伍和道：“你这首饰是何人打的？”伍和道：“打金者是黄美，打银者是王善。”包公即拘得黄美、王善来问道：“此金银首饰是你二人与伍和打造的。”黄美道：“小人与他打金的，不曾打铜的。”王善道：“小人为他打银的，不曾打锡的。”包公一闻铜锡之言，心中便知此事有弊，且将杨元监起，伍和喝出，即令得力公牌邓仕密密跟随伍和，看他在外与何人谈论，即急急扯来报我。邓仕悄地随和行至市中，只见和问丐子道：“前日托你干事，已送谢礼一钱，何故将铜锡换去金银？”丐者答道：“何敢为此事？”和道：“包爷拘黄美、王善两匠人认出。”丐者无言。邓仕当下拿丐者回报，包公将丐音夹起道：“你何故换去伍和金银首饰？”丐者胆落，只得直招道：“伍和托我拿首饰丢在杨元廊下井中，小人见财起心，换了他的是实，其物尚在身上，即献老爷台前，乞超活蚁命。”此时包公保怒伍和，遂加严刑，竟问反坐，和纵有百口，不能强争。判道：

审得伍和，狠毒万分，刁奸百出。栽赃陷杨元，冤沉井底；用钱贿丐子，事败市中。

前假杉木为奸，已坐诬罔；兹以首饰拷讼，更见居心。用尽机谋，徒然祸己；难逃罪罟，竟尔害身。陷人之心太甚，欺天之恶弥彰。拟以要行徒役，用警群衆；剪汝太剧凶器，以昭大法。杨元无罪可身，丐者徇私量罚。

罪罟（g，音古）——惩处与法网。

弥彰——更加明显。

要衢（qú，晋渠）徒役——判处在重要的、四通八达的街道上服劳役的刑罚。

九十一 刘仙英私奔缘作戏 杨善甫受诬因宿好

话说建中乡土硤瘠，风俗浮靡，男女性情从来滥恶。女多私交不以为耻，男女苟合不以为污。居其地者，惟欲丰衣足食，穿戴齐整华靡，不论行检卑贱，秽恶弗堪。有谣言道：“酒日醉，肉日饱，便足风流称智巧，一声齐唱俏郎君，多少嫦娥争闹吵。”此言男子辈之淫乱也。又有俚语道：“多抹粉，巧调脂，高戴髻，穿好衣，娇打扮，善支持，几多人道好蛾眉。相看尽是知心友，昼夜何愁东与西。”言女子辈之淫纵也。闻有贤邑宰观风考俗，欲革去其淫污以成清白，奈习俗之染既深，难以朝夕挽回。

有一富家杨半泉，生男三人，长曰美甫，次日善甫，幼曰义甫，俱浮浪不羁，素越礼法，常窥东邻戚属于庆塘娇媳刘仙英，容貌十分美丽，知其心中事，恨夫婿年幼，情欲难遂，日夜忧闷，星前月下，眼去眉来，意在外交，全无忌惮。美甫兄弟三人遂各调之，仙英虽无不纳，然钟情则在善甫，庆塘夫妇亦知其情，但以子幼无知，媳妇稍长，欲动情趣，难以防闲；又念善甫懿戚，瞰近戚邻，若加捉获，彼此体面有伤，只得含忍模糊。然善甫虽恋仙英，仙英心下殊有所不足。盖以善甫钱财虽充盈，仪容虽修饰，但胸中无学术，心上有茅塞，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俱未谙晓，难作风流佳婿，纵善甫巧于媚爱，过为奉承，仙英亦唯唯诺诺而已，私通四载有余，真情一毫未叶。忽于中秋佳节，风清月朗，市人邀集浙西子弟扮戏，庆赏良夜，娇喉雅韵，上彻云霄。仙英高玩西楼，更深夜静，闻得子弟声音嘹亮，凭栏侧耳，万分动心，恨不得插翅飞入其怀抱。次夜，善甫复会仙英，问道：“昨夜风月清胜无边，何独远我而不共登高楼，亲近广寒问嫦娥乐事耶？”善甫道：“本砍来相伴，偶有浙人来扮戏，父兄亲戚大家邀往玩耍，不能私自前来，故尔负罪。”仙英因问道：“夜深时歌喉响彻霄汉音为谁？”善甫道：“非他人，乃正生唐子良，其人二十二岁，神色丰姿，种种奇才，问其家世，系一巨宦子弟，读书既成，只为性好耍乐，故共众子弟出游。”仙英闻子良为人精雅风流，更加动念。次日，乃语其姑道：“公公指日年登六十花甲，亦非等闲，自然各处亲友俱来称觞祝寿，少不得设酒宴宾，必须请子弟演戏几日。今闻得有浙戏在此，善于歌唱搬演，合用之以与大人庆寿，劝诸宾尽欢而散。”其姑喜而叹曰：“古人说子孝不如媳孝，此言不虚。”遂劝庆塘道：“人生行乐耳，况值老官人华诞，海屋添筹，斗星炫耀，凡诸亲友，一一皆来庆寿，必置酒开筵，款待佳客，难得有好浙戏在此，必须叫到家中做上几台。”庆塘初尚不允，及听妻言再三，遂叫戏子连扮二十余日。

仙英熟视正生唐子良着实可爱，遂私奔外厅，默携子良同入卧房，交合甚欢。做戏将毕，子良思想：戏完岂可久留他家与仙英长会？乃思一计，密

硤（qí o，音敲）瘠（jí，音集）——土地坚硬而且瘠薄。

浮靡（mí 音迷）——虚华不实。

秽（huì，音慧）恶弗堪——肮脏丑恶不能忍受。

忌（jì，音季）惮（dàn，音旦）——畏惧。

懿（yì，音意）戚——至亲，因婚姻关系联成。

称觞（shāng，音伤）——举起酒器，即指举酒。

华诞——生日。

海屋添筹——等为量词，指人口。海屋添筹意指众多的屋子里添丁增口，即人丁兴旺之意。

约仙英私奔而归，但不知仙英心下何如。子良当夜与仙英私相谓道：“今你家戏完，我决不能长久同乐，你心下如何？”仙英道：“我亦无可奈何。”子良即起拐带之心，甜言蜜语对英说：“我有一计，莫若同你私奔我家。”仙英道：“我家重重门锁，如何走得？”良道：“你后门花园可逾墙而走。”英道：“如此便好。”遂约某日某夜逾墙逃出，同子良一齐而归。彼时设酒日久，庆塘夫妇日夜照顾劳顿，初不提防。至次日，喊叫媳妇起来，连喊几声不应，直至房中卧床，不见踪影。乃顿足捶胸哭道：“我的媳妇决然被人拐去！”乃思忖良久道：“拐我媳妇者决非别人，只有杨善甫这贼子，受他许多年欺奸污辱，含忍无余，今又拐去。”不得不具状奔告包公道：

告为灭法奸拐事：婚姻万古大纲，法制一王令典。泉豪 杨善甫盖都喇虎，猛气横飞，恃猗顿丘山之富，济林甫鬼域之奸。欺男雏懦，稔奸少妇刘仙英，贪淫不已。本月日三更时分，拐串奔隐远去，盗房贖一洗。痛身有媳如无媳，男有妻而无妻。恶妾如林如云，今又恣奸恣拐；地方不啻溱洧，风俗何殊郑卫？上告。

包公天性刚明，断事神捷，遂准庆塘之状，即便差人捉拿被告杨善甫。善甫叹道：“老天屈死我也，刘仙英虽与我平素相爱，今不知被谁人拐去，死生存亡，俱不可知，乃平白诬我奸拐，情苦何堪。我必哭诉，方可暴白此冤。”遂写状奔诉：

诉为捕风捉影谁凭谁据事：风马牛自不相及，秦越人岂得相关。浇俗靡靡，私交抗扰。庆媳仙英苟合贪欲，通情甚多。今月某夜，不知何人潜拐密藏，踪迹难觅。庆执仇谁为证佐？竟平白陷身无辜。且恶造指鹿为马之奸，捏画蛇添足之状；教揉升木，架空告害；台不劈冤，必遭栽陷。上诉。

包公详看善甫诉状，忖道：私交多年，拐带有因，安能辞其罪责。乃呼杨善甫骂道：“汝既与仙英私通多年，必知英心腹事情。今仙英被人拐去，汝亦必知其缘故。”甫道：“仙英相爱音甚多，安可架陷小人拐去。”包公道：“仙英既多情人，汝可一一报来。”善甫遂报杨廷诏、陈汝昌、王怀庭、王白麓、张大宴、李进有等，一一拘到台下审问，皆道：仙英私爱之情不虚，但拐串一节全然不晓。包公即把善甫及众人一一夹起，全无一人肯招，众口咸道：仙英淫奔之妇，水性杨花，飘荡无比，不知复从何人逃了，乃把我们一班来受此苦楚，死在九泉亦不甘心。庆塘复禀包公道：“拐小人媳妇者杨善甫，与他人无干，只是善甫故意放刁，扯众人来打浑。”包公再审众人，口词皆道：仙英与众通情是真，终不敢妄言善甫拐带，乞爷爷详察冤情，超活一派无辜。

包公听得众人言语，恐善甫有屈。且将一千人犯尽行收监。夜至二更，焚香祝告道：“刘仙英被人拐去，不识姓名，不见踪迹，天地神明，鉴察冥冥，宜速报示，庶不冤枉无辜。”祝毕，随步入西窗，只听得读书声音，仔细听之，乃诵“绸缪”之诗者，“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包公想道：此“唐风”也，但不知是何等人品。侵晨起来，梳洗出堂，忽听衙后有人歌道：“戏台上好生糖，甚滋味？分明凉。”包公惕然悟道：“必是扮戏子弟姓唐名子良也。”升堂时，投文签押既完，又取出杨善甫来问道：“庆塘家曾做戏否？”答言：“做过。”有姓唐者乎？”答言：“有唐生名子良者。”又

泉豪——魁首。

地方句——溱洧（zhēn, wēi, 音真伪）为古代两条河的名称，在今河南境内相汇合，故该地带称溱洧；郑、卫为周朝两个国名。相传以上地区民风恶劣，成为民俗堕落的地表，句中则说建中地区也是同样恶劣。

问：“何处人氏？”回言：“衙之龙城人。”包公乃假劫贼为名，移关衢守宋之仁台下道：“近困阵上获有惯贼，强人自鸣极称，龙寇唐子良同行打劫多年，分赃得美妇一口，金银财物若干，烦缉拿赴对以便问结。”宋公接到关文，急急拿子良解送包公府衙。子良见了包公从直诉道：“小人原是宦门苗裔。习学儒书有年，只因淡泊，又不能负重生理，遂合伙做戏。前在富翁于庆塘家做庆寿戏二十余台，其媳刘仙英心爱小人，私奔结好，愿随同归，何尝为盗？同伙诸人可证。”包公既得真情，遂收子良入监，又移拿仙英来问道：“汝为何不义，背夫逃走？”仙英道：“小妇逃走之罪固不能免，但以雏夫稚弱，情欲弗遂，故此丧廉耻犯此罪愆，万乞原宥。”包公呼于庆塘父子问道：“此老好不无知！儿子口尚乳臭，安用此淫妇，无怪其奔逃也。”庆塘道：“小人暮年生三子，爱之太过，故早娶媳妇辅翼，总乞老爷恩宥。”包公遂问仙英背夫逃走，当官发卖；唐子良不合私纳淫奔，杨善甫亦不合淫好少妇，杨廷诏诸人等俱拟和好徒罪；于庆塘诬告反坐，重加罚赎，以做将来；人人快服。判道：

审得刘仙英，芳姿艳色，美丽过人，秽行淫情，滥恶绝世；耻乳臭之雏夫，养包藏之譎汉，衽席私通，丧名节而不顾，房帷苟合，甘污辱以何辞；在室多情郎，失身已甚，偷精通戏子，背夫尤深；酷贪云雨之欢，极陷狗彘之辱；依律官卖，礼给原夫。子良纳淫奔之妇，曷可称良？善甫恣私奸之情，难以言善；俱拟徒罪，以警淫滥。廷诏诸人悉系和奸，法条难赦；庆塘一身宜坐诬告，罚赎严刑。扫除遍邑之淫风，挽回万姓之淳化。

辅翼——辅佐协助。

譎（jué,音决）——欺诈。

曷（hé,音何）——怎么。

九十二 水朝宗醉渡遇劫难 阮自强卧病受牵连

厥子罗大郎素性凶狂，又无学术，父官清苦，宦囊久虚，食用奢华，家货消减，不守礼法，流入棍徒，恣恶侍强，横行乡曲，游手好闲，混为盗贼，一日，坐于南桥，忽见银匠石坚送其亲戚水朝宗于渡口、虑其酒醉，买有瓦器灯盏六枚，执其包裹而嘱之道：“此物件须珍重，不可恍惚。”朝宗道：“是我自家所当心者，何必叮咛。”遂别去。大郎听了此言即起谋心道：“石银匠送此人再三嘱咐，必是倾泻银子回家。”遂急急赶至前途，欲谋所有。望见龙泉渡边，闻得朝宗醉呼渡子阮自强撑船渡河，自强道：“我有病不能撑船，汝自家撑去。”朝宗带醉跳上渡船，大郎连忙踏上船道：“我与你撑去。”一蒿离岸，二蒿渐远，三蒿至中流。天色昏沉，夜晚悄黑，两岸无人，漫天祸起，即将朝宗推入深水中，取其包裹登岸而去，只遗下雨伞一把在船。次日，阮自强令男去看船，拾还家中。是夜，大郎谋得朝宗包裹，悄地打汗，并无银两，只有瓦器灯盏六枚，心中惨然不悦，自嗟自怨，乃援笔而题龙光庙后门道：“你好差，我好错，只因灯盏霍。若要报此仇，除是马生角。”题毕，将灯盏打破归家。

越二日，朝宗之子有源在家，心下惊恐，乃道：“我父前日入城谒石亲，至今未还，是何迟滞？”遂往城访问。石坚道：“我前日苦留令尊，他急急要回，正带酒醉，并无他物，只有灯盏六枚，雨伞一把。汝可随路访问。”有源如其言，寸寸节节，访问不已，直至渡口，问及阮自强。自强道：“前日晚上，有一醉汉同人过渡，不知何人撑过，遗下雨伞一把，我收得在此。”有源一见雨伞即号位道：“此是我父的雨伞，今在你家，必是你谋死我父性命。”即投明邻右人等，写状告于本县。

告为仇不共戴事：蝗虫不捕，田少嘉禾；蠹害未陈，庭无秀木。天台若不剿盗，商旅怎得安宁。喇虎阮自强，驾船渡子，惯害平民。本月日傍晚，父朝宗幸得蝇头，回经马足，酒醉过船，撑至中流，打落深水。登时绝命，不见尸迹，次日根究伊家，雨伞现证。泣父江皋翘首，正愁闻乌鸟之音；渡口息肩，却误入绿林之境。剑寒三尺雪，见则魂飘；口喝一声雷，闻而肠裂。在恶哄接客商，明人实为暗贼；谋杀财命，蜜口变化腹刀。乞准断填，上告。

此时，冯世泰作县尹，一见有源告状，即力准理：“人命关天，事非小可。我当为汝拘拿被告人审明，偿汝父命。”遂差人拘拿阮自强，强不得已乃赴县诉状：

诉为漏斩陷斩事：人命重根因，不得无风而吹浪；强盗重赃证，难甘即假以为真。谋财非些小关系，杀命犯极大罪刑。痛身撑渡为生，迎送有年，陡因疾病，卧床半月，未出门户。前夜昏黑，不知何人过船，遗下雨伞一把，次早儿往洗船拾归。有源寻父见伞，诬身谋害，且路当冲要，谁敢私自谋人？既有谋人，因何不匿伞灭迹？丁姓之火，难将移在丙头；越人之货，岂得驾称秦产。有源难免无言，当为死父报真仇；天台固自有法，乞为生民缉真犯。上诉。

冯大尹既准自强诉词，遂唤水有源对理。有源哭谓：“自强谋杀父命，沉匿父尸，极恶大变，理法难容。若非彼谋，何为伞在他家？乡里可证。”自强哭诉：“卧病半月，未曾出门，儿拾雨伞，白日青天，左右多人共见，哪有谋害情由？设有谋情，必然藏匿其伞，怕见踪迹，岂肯令人得知，更叫汝来

首我？乞拘里甲邻有审问，便见明白。”冯侯乃拘邻里何富、江滨到县鞠问。二人同声对道：“自强撑渡三年，毫无过恶，病患半月，果未出门，儿子洗船拾伞，果是的确，此乃左右众人眼同面见。有源之父被谋，未知真实，安得诬陷自强。”有源即禀：“这何富、江滨皆是自强切近心腹，皆受自强银两贿赂，故彼此互为回护，若不用刑，决不直吐。”冯侯遂将二人夹起，再三拷问，二人哭辩道：“小人与自强只是平常邻居，何为心腹，自强家贫且久病，何来贿赂？一言一语，皆是天理人心，公平理论，岂敢曲为回护？莫说夹死小人，即以刀截小人头，亦不敢说自强谋人性命。”冯侯闻得两人言语坚确，始终无一毫软款，喝手下收起刑具，将自强监禁狱中；干证原告喝出在外，退入私衙想了一回。明日清早，乔装打扮，径往龙泉渡头访个虚实。但听人言纷纷，皆说自强不幸，病未得痊，又遭此冤枉，坐狱受苦，不若在家病死，更得明白。随即过渡再访，人言亦皆相同。冯侯心中叹道：果然人言自强真是受诬，不知谋杀朝宗者果是何人？心中自猜自疑，又往龙光庙密访，并无消息。四顾看来，但见庙后门题得有几句字道：“你好差，我好错，只因灯盏霍。若要报此仇，除是马生角。”冯侯看此数句话头，意必有冤枉在内，且岂有马生角之理。就换了衣帽去见上司包公面言此事。包公道：“马生角是个冯字，你姓冯，此冤枉的事毕竟你能究出。”

冯侯别了包公，随即回衙。次日升堂，差人至龙光庙拿庙主来问道：“汝庙中数日有何人常来？”庙主道：“并无人来。只有一人小人曾认得，是城中人叫罗大，日前来庙中戏耍。”县主又问道：“可问汝借物否？”庙主答道：“借物没有，我只看见他在桌上拿一技笔，步到庙后写得几个字。”县主即差人拘拿罗大至县，遂以“马生角”问道：“汝家有一马生角否？”罗大听县主之言，心中悚然，失色答道：“不知。”县主道：“龙光庙后诗汝可知否？”罗大俯首无言。县主大怒，且重刑拷究，罗大受刑不过，一口招认谋死朝宗之由。据招申详，包公判道：

审得罗大，派出宦门，身归贼党。饥寒不忍，甘心谋害他人；货财无资，肆意劫掠过客。闻石坚之嘱水人，赶至渡口，杀朝宗而坑阮渡，埋殁波心。虽因灯盏之误，实欺神庙之灵。黑夜杀人，天眼昭昭难掩；白日填命，王法凛凛无私。自强之诬由兹洗雪，有源之愤赖是展舒。一死之辜既伏，九泉之冤可伸。暂时置之重狱，秋后加以典刑。

九十三 孙诲妻美貌生风波 柳知县昏庸失俸银

话说广东惠州府河源街上，有一小使行过，年可八、九岁，眉目秀美，丰姿俊雅。有光棍张逸称羨不已道：“此小使真美貌，稍长便当与之结契。”李陶道：“你只知这小使美，不知他的母亲更美貌无双，国色第一。”张逸道：“你晓得他家，可领我一看，亦是千载奇逢。”李陶即引他去，直入其堂，果见那妇人真比姮娥妙绝。妇人见二面生人来，即惊道：“你是什么人，无故敢来我家？”张逸道：“问娘子求杯茶吃。”妇人道：“你这光棍！我家不是茶坊，敢在这里讨茶吃。”走入后堂去了，全然不睬，张、李见其貌美，看不忍舍，又赶进去。妇即喊道：“白日有贼在此，众人可速来拿！”二人起心，即去强挟道：“强贼不偷别物，只要偷你。”妇人高声叫骂，却得丈夫孙诲从外听喊声急急进来，认得是张、李二光棍，便持杖打之，二人不走，与孙诲厮打出大门外，反说孙诲妻子脱他银去不与他奸，孙诲即具状告县：

告为获实强奸事：朋党聚麀，与山居野育者何殊；帘帟不饰，比牢餐栈栖者无别。

棍恶张逸、李陶，乃嫖赌刁顽，究凶极恶；自称花酒神仙，实系纲常蠹贼。窥诲出外，白昼来家，挟制诲妻，强抱恣奸，妻贞不从，大声叫喊，幸诲撞入，彼反行凶，推地乱打，因逃出外，邻里尽知。白日行强，夫伤妻辱。一人之目可掩，众人之口难辩。痛恶奋身争打，胜如采石先登；喊声播闻，恰似昆阳大战。恨人如罗刹，幸法有金刚。急告。

柳知县即拘原被告里邻听审。张、李二人亦捏将孙诲纵妻卖奸脱骗伊银等情具诉来呈。孙海道：“张、李二人强奸我妻，小的亲自撞见，反揪在门外打，又街上秽骂。有此恶棍，望老爷除此两贼。”李陶道：“孙诲你忒杀欺心，装捏强奸，人安肯认。本是你妻与我有奸，得我银三十余两，替你供家。今张逸来，你就偏向张逸，故尔与你相打，你又骂张逸，故逸打你。今你脱银过手，反捏强奸，天岂容你！”张逸道：“强奸你妻只一人足矣，岂有二人同为强奸？只将你妻与邻里来问便见。”柳知县道：“若是强奸，必不敢扯出门外打，又不敢在街上骂，即邻里也不肯依。此是孙诲纵妻通奸，这二光棍争风相打又打孙诲是的。”各发打三十收监，又差人去拿诲妻，着将官卖。

诲妻出叫邻右道：“我从来无丑事，今被二光棍捏我通奸，官要将我发卖，你众人也为我去呈明。”邻里有识事者道：“柳爷昏暗不明，现今待制包爷在此经过，他是朝中公直好人，必辨得光棍情出，你可去投之。”诲妻依言，见包公轿过，便去拦住说：“妾被二光棍人家调戏，喊骂不从，夫去告他，反说与我通奸。本县太爷要将妾官卖，特来投生。”包公命带入衙，问其姓名、年纪、父母姓名及房中床被用什物，妇人一一说来，包公记在心上。即写一帖往县道：“闻孙诲一起奸情事，乞赐下一问。”柳知县甚敬畏包公，即刻差吏连人并卷解上。包公问张逸道：“你说通奸，妇女姓甚名谁？他父母是谁？房中床被什物若何？”张逸道：“我近日初与通奸，未暇问其姓名，他女儿做上娼，怕羞辱父母，亦不与我说名，他房中是斗床、花被、木梳、木粉盒、青铜镜、漆镜台等项。”包公又问李陶：“你与他相通在先，必知他姓名及器物矣。”李陶道：“那院中妓女称名上娼，只呼娘子，因此不知名，曾与我说他父名朱大，母姓黄氏，未审他真假何如。其床被器

姮（héng，音恒）娥——嫦娥。

朋党聚麀（y u，音幽）——同类光棍互相勾结，聚在一起向一个雌性者进行性攻击。

物，张逸所说皆是。”包公道：“我差人押你二人同去看孙诲夫妇房中，便知是通奸强奸。”及去到房，则藤床、锦被、牙梳、银粉盒、白铜镜、描金镜台。诲妻所说皆真，而张、李所说皆妄。包公仍带张、李等入衙道：“你说通奸，必知他内里事如何。孙妇房中物件全然不知，此强奸是的。”张逸道：“通奸本非，只孙诲接我六两银子用去，奈他妻不肯从。”包公道：“你将银买孙诲，何更与李陶同去？”李陶道：“我做马脚耳。”包公道：“你与他有熟？几时相熟的，做他马脚？”李陶答对不来。包公道：“你二人先称通奸，得某某银若干，一说银交与夫，一说做马脚。情词不一，反覆百端，光棍之情显然。”各打二十。便判道：

审得张逸、李陶，无籍棍徒，不羁浪子。违礼悖义，罔知律法之严；恋色贪花，敢为禽兽之行。强奸良民之妇女，殴打人妻之丈夫；反将秽节污名，借口通奸脱骗。既云久交情稔，应识孙妇行藏。至问其姓名，则指东驾西而百不得一二；更质以什物，则捕风捉影而十不得二三。便见非阊里之旧人，故不晓房中之常用。行强不容宽贷，斩首用戒刁淫。知县柳某，不得其情，欲官卖守贞之妇；轻斤重两，反刑加告实之夫。理民反以冤民，空食朝廷廩禄；听讼不能断讼，哪堪父母官衔。三尺之法不明，五斗之俸应罚。

复自申上司去，大巡即依拟将张逸、李陶问强奸处斩；柳知县罚俸三月；孙诲之妻守贞不染，赏白绢一匹，以旌洁白。

九十四 老妖蛇作孽遭雷击 郑府尹至德受拥戴

话说岳州之野有一古庙，背水临山，川泽险峻，黄茅绿草，一望无际，大木参天而蔽日者不知其数，内有妖蛇藏于枯木之中，食人无数，身大如桶，长十余丈，舌如利刀，眼似铜铃，人皆畏而事之，过者必以牲牢献于其下，方可往来；不然，风雨暴至，云雾昼暝，咫尺不辨，随失其人，如是者有年。

值郑宗孔执任岳州府尹，书吏等远接，俯伏叩头。府尹道：“劳汝众等如此远接。”众人等道：“小的一则份该远接，二则预报爷爷得知，小的地方有一异事。”遂将道旁古庙枯木藏蛇，要人奠祭；不然，疾风暴雨吹吸人去，不知生死……将此原由说了一遍，府尹大笑道：“焉有此理。”越二日，道经庙边，果不设奠，遽然而往，未及一里，大风振作，飞沙走石，玄云黑雾，自后拥至，回头见甲兵甚众，似千乘万骑赶来，自分必死。府尹未第时曾诵《玉枢经》，见事势既迫，且行且诵，不绝于口。须臾，则云收风息，天地开辟，所追兵骑竟不复有，全获其性命，得至岳州莅任。各县县尹大小官员参见礼毕，既而与各官坐谈，叙及：“古庙枯木之中巨蛇成精，食人无数，日前本府书吏军民出关接我，报说此事，我深不信。及至其所，行未一里，果见狂风暴雨如此如此。今请问列位贤宰，此妖猖獗，民不聊生，却将如何殄灭？一则为国治民，二则与民除害，皆我等份所当为。”各县尹答道：“卑职下僚，德轻行薄，何能祛之？幸有老府尊职任宪司，风清气宇，虎牝渡河，可以返风，可以灭火，不让刘琨之德政，可并无规之十奇，何患此妖之不屏迹。”说罢，各各礼揖而别。

次日，府尹升堂，叫城中男妇老幼俱要虔诚斋戒，沐浴齎香，跟我叩谒城隍三朝。府尹具疏祷于案前。城隍见府尹带领男妇老幼诚心斋戒，又郑宗孔生平正大，鬼伏神钦，乃将蛇精害民事情，一一陈奏。玉帝在九重天上尝照见宗孔念《玉枢经》，虔诚感应，即差天兵、五雷大神，前去岳州古庙枯木之中殛死蛇精，不得迟延。又道：“那包文拯虽为阳官，实兼阴职，可摄其精灵。”天兵乘马持枪，雷神挥火持斧，同往托梦，包公令登赴阴床偕行。一时拥至其所，登时无昏地黑，猛雨滂沱，疾风迅雷，电光闪灼，府县人民骇得无处奔逃。须臾间，只听得一声霹雳震地，蛇精登时殛死。移时，天开明朗，众口晓晓，俱道是郑爷德感天地，殛死蛇精，众皆往看，果见巨蛇断作两截，人骨聚集成堆。报知府尹，府尹同各官一齐躬诣其所观看，见者无不惊骇。府尹吩咐将蛇精焚却，烧了一日一夜，才成灰烬。于是岳州人民户户称庆，皆道：非郑爷诚心格天，至德动神，曷克臻此。

上司闻知郑侯至德通神明，忠诚格天地，惠泽被生民，与百姓除害有功，遂赍奖励，以彰其美。未及一载，见其才德攸宜改，调大邦济南府府尹，岳州父老黎民不忍其去。适当包公在朝中奉使巡行其地方，众各奔投保留：

咫尺——八寸为咫，十寸为尺。咫尺意为很近。

自分——自己明白。

殄（tǐn，音舔）灭——灭绝。

齎（jī，音铠）香——带着香烛。

殛（jí，音急）死——杀死。

曷克臻此——怎么能够达到这种情况。

攸（yòu，音优）——所。

呈为保留循良以安黔首以庇地方事：本府居界一隅，路通三省，贮赋下于休宁，兵荒首于东南。幸赖郑宰父母，恺悌宅心，励精图治，越自下车之始，首殄妖魔；继以弹丝之余，每容民隐。省耕问稼，视民饥犹己饥；断狱详刑，处公事如家事。葺社仓各四时凶歉，赈贫乏免老幼流亡。粮派分限催征，民咸称便；差役当堂检点，吏难售欺。裁滥冗总甲百余，乡间不扰；摘潜伏劫寇十数，烽火无惊。门扃 愆顽，狐鼠之奸顿息；本皂勾犯，衙胥之暴何施？禁牛而牛利皆蠲，疏盐而盐弊尽革。常例全除纤悉，铺户不取分毫。操若玉壶冰，迈今从政；泽如金茎露，绍古循良。抑且乐育英才，作新学校，士沾时雨，人坐春风，遍地弦歌，满门桃李，儿童幸依慈母，子弟庆得宗师。蒙德政之未几，闻调任之在即，班尘将起，冠纓难留；攀辕心切，卧辙心遑。矧 今饥馑渐臻于频仍，盗贼交驰于邻境；非复长城之寄，蜀遗帖席之安。幸际天台按临郡邑，伏乞转忧时变，俯徇輿情，奏善政于九重，另拨调任；留福星于一路，用奠子元。非独黎庶更生，且俾士林称庆。上呈。

包公随即奏请俯从民愿，留守旧邦，暂时纪功优奖，指日不次超升。人心共快。

恺(kǎi, 音铠)悌(tì, 音剃)宅心, 励精图治——平易近心, 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

扃(jiǎng, 音炯)——关门。

矧(shěn, 音审)——况且。

九十五 良家妇求子遇淫僧 程监生遭难诵经文

话说奉化县监生程文焕，娶妻李氏，五十无子，意欲求嗣。尝闻庆云寺中有神最灵，求子得子，遂与妻李氏商议，欲往一游。夫妻斋戒已定，虔备香礼，清早往寺参神，祝告已毕，僧留斋饭后，往游胜景经阁。夫妇倦坐方丈，文焕忽觉精神不爽，隐几而卧。李氏坐侧有一僧名如空，见李氏花容月貌，又见文焕睡卧，遂近前调戏之。李氏性本贞烈，大骂：“秃子无知，我何等人，敢大胆如此？”因而惊醒文焕，如空遁去。文焕诘其故，李氏道：“适有一秃驴，见你倦眠，近前调戏，被我骂去。”文焕心中暴躁，遂乃高声骂詈：“明日赴县，必除此贼，方消此气。”倏而众僧皆知，恐他首县，私相议道：“此夫妇来寺天早，并无人见，莫若杀之以除后患。况此妇出言可恶，囚禁此地，久后不怕不从。”商议已定，出而擒住，如空持刀欲杀文焕，焕见人多，寡众不敌。又有数僧强扯李氏入于别室，欲肆行奸，李氏不从。一僧止道：“此时焉能肯从，且囚之别室，以厚恩待他，后必肯从。”众依其言，禁于净室。文焕被众僧欲杀，自思难免，乃道：“既夺吾妻，想你必不放过我，但容我自死何如？”如空道：“不可，必要杀方除其祸。”中有一老僧见其言可怜，乃道：“今既入寺，安能走得？但禁于净室，限在三日内容他自死也罢。”众乃依命，送往一净室，人迹罕到，四面壁立高墙。众僧与砒霜一包，绳索一条，小刀一把，嘱道：“凭你自用。”锁门而上。文焕自思：一时虽说缓死，然终不能脱此天罗。室内椅凳皆无，只得靠柱礲而坐。平生好诵《三官经》，闻能解厄，乃口念不住。

是时包公奉委巡行浙江，经历宁波而往台州，夜宿白峤峰，梦见二将使入见，说道：“吾奉三官法旨，请君往游庆云寺。”包公道：“此去路有多少远？”将使道：“五十余里。”包公与之同行，到一山门，举目观看，有金字匾曰：敕建庆云寺。入寺遍游，至一净室，毫无所有，只囚一猛虎在内，蹲踞柱礲。俄而惊醒，乃思：此梦甚是奇异，中间必有缘故。次日升堂，驿丞参见。包公问道：“此处有庆云寺否？”驿丞道：“此去五十里有一庆云寺，寺中甚是广阔，其僧富厚。”包公道：“今日吾欲往寺一游。”即发牌起马，径到山门，众僧迎接。包公入寺细思，与梦中所游景致毫无所异，深入四面游观，皆梦中所历，过一经阁，入左小巷，达一净心斋，而又入小室，旁有一门上锁，恍若夜间见虎之处。包公令开来观看。僧禀道：“此室自上祖以来并不敢开。”包公道：“因何不开？”僧云：“内禁妖邪。”包公道：“岂有此理！内纵有妖邪，我今日必要开看，若有祸来。吾自当之。”僧不敢开。命军人斩锁而入，果见一人饿倒柱下，忙令扶起，以汤灌之才醒。急传令出外，四面紧围。不意包公斩开门时，知者已走去五、六十人，但军人在外见僧走得慌忙，不知其故，心疑之，仅捉获一、二十人。少顷，闻内有令出围寺，只获老僧、僧童三十人。包公与文焕酒食，久而能言。诉道：“生系监生程文焕，奉化县人氏，五十无嗣，夫妇早入寺中进香，日午倦睡，生妻坐侧，孰意如空调戏生妻，妻骂惊觉，与僧辩论，触怒众僧，持刀要杀，再三哀求自死，方送入此地，与我绳索一条，小刀一把，砒霜一包，绝食三日。生平只好诵《三官经》，坐于此地，口诵心经。今日幸大人拔救，胜若再生父母。”包公道：“昨晚我梦见二将使道，奉三官法旨请吾游此寺中，随使而至，见此室有猛虎蹲踞。今日到此，其梦中所见境界分毫不差，贤契获救即平日善报。令正今在何处？”文焕道：“被众僧捉去，今不知在于何

地。”包公将众僧拷问，僧招道：“此妇贞烈，是日不肯从奸，众人将他送入净室，酒饭款待，欲诱之，他总不肯食，遂自缢死，埋于后园树下。”包公令人起出，文焕痛哭异常。包公劝止道：“令正节烈可称，宜申奏旌表。”其僧老者、幼者皆杖八十还俗；其壮而设谋者，毋分首从，尽行诛戮。即判道：

审得庆云寺淫僧劫空、如空等，恶炽火坑，不顾释迦之法；心沉色界，罔循佛氏之规。临生程文焕携妻李氏求神求后，觊觎美丽。心猿意马，趁夫睡而戏调其妇；骂言詈语，触僧怒而欲杀其夫。恳饶刀刃，求愿宽容，判鸾凤于一时，拆鸳鸯于顷刻。拘执李氏于禅房，款待佳肴百品；囚禁文焕于幽室，受用死路三条。绝哉李氏，不饮盗泉宁自缢；善哉文焕，不甘就死诵三官真经。睡至更阑，感将使请游僧寺，神驰寤寐，梦白虎蹲踞柱旁。文焕从危获救，终当大用；李氏自缢全节，即赐旌奖；劫空、如空等逼奸陷命，律应梟首；合寺老幼等，党恶匿非，杖罪还家；寺院火焚，钱粮入官。

判讫，将劫空、如空等十人斩首示众；其老幼等受杖还家。包公又责文焕道：“贤契心明圣经，子息前缘，命应有子，不待礼佛，自举麟儿；倘命无嗣，纵便求神，何能及哉，况你夫妇早出夜回，亦非士大夫体统。日后务宜勉旃，毋惑妄诞。”文焕唯唯谢罪。包公令将尸殓葬，官给棺衾，树坊墓前。匾旌贞烈节妇李氏之墓，立庙祀焉。其后文焕出监联登，官至侍郎，不娶正妻，只娶一妾，生二子。而猛虎之梦，乃虔诵《三官经》之报应也。

第一回 入官阶昌平为令 升公座百姓呼冤

诗曰：

世人但喜作高官，执法无难断案难。
宽猛相平思吕杜，严苛是尚恶申韩。
一心清正千家福，两字公明百姓安。
惟有昌平旧令尹，留传案牘后人看。

自来，奸盗邪淫无所逃其王法，是非冤抑必待白于官家。故宫清则民安，民安则俗美。举凡游手好闲之辈，造言生事之人，一扫而空之。无论平民之乐事生业，即间有不屑之徒显于法纪，而见其刑罚难容，罪恶难恕，耳闻目睹皆赏善罚恶之言，宜无不革面洗心，改除积习。所以，欲民更化，必待宰官清正，未有官不清正而能化民者也。然官之清不仅在不伤财不害民而已，要能上保国家，为人所不能为不敢为之事；下治百姓，雪人所不能雪不易雪之冤。无论民间细故、宫闹小事亦静心审察，有精明之气，有果决之才，而后官声好，官位正，一清而无不清也。故，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尧舜之时有皋陶，汉高之时有萧何，其申不害、韩非子则固历代刑名家所宗

勉旃（zhān，音毡）——勉之，即严格要求自己。

毋（wú，音吴）惑妄诞——不要被荒诞不合情理的话所迷惑。

虔（qián，音前）诵——虔诚地诵读。

申韩——战国时法家申不害、韩非二人的合称。后世因以“申韩”并称，代表法家。二人均主张以法治国。

皋陶（gāo yáo，音高桃）——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相传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后被禹选为继承人，因去世早，未继位。

萧何——汉初大臣。秦末佐刘邦起义，对建立汉朝起了重要作用。后封酈侯侯，定律令制度，协高祖消灭韩法等异姓诸侯王。

祖者也，若不察案之由来、事之初起，徒以桁杨 刀锯一味刑求，则虽称快一时，必至沉冤没世，昭昭天报，不爽丝毫，若再因赂而行，为贪起见，辄自动以五木，断以片言，是则，身不修而可治国治民，上清宫闱，下安百姓，岂可得哉。间尝旷览占今，博稽野史，有不能断其无，并不能信其有者。如此书中所编之审案之明，做案之奇，访案之细，破案之神，或因秽乱春宫，或为全其晚节，或图财以害命，或因奸以成仇，或误服毒猝致身亡，或出戏言疑为祸首，莫不无辜牵涉，备受苦刑，使非得一人以平反之，变言易服，细访微行，阳以为官，阴以为鬼，卒至得其情，定其案，白其冤，罹其辟，而至奇至怪之狱终不能明。春风倦人，日闲无事，故特将此书之原原本本以备录之，以供众览。非敢谓警世醒俗，亦聊供阅者之寂寥云尔。

诗曰：

备载离奇事，钦心往代人。

廉明公正者，千古大冤伸。

话说这部书出自唐朝中宗年间，其时，武后临朝，四方多事。与朝有一位大臣，姓狄名仁杰号德英，山西太原县人。其人耿直非常，忠心报国，身居侍郎平章之职。一时在朝诸臣，如，姚崇、张柬之等人，皆是他所荐，只因武三思倡乱朝纲，太后欲废中宗，立他为嗣。狄仁杰犯颜力争奏上一本，说：“陛下立太子，千秋万岁配食太庙。若立武三思，自古及今，未闻有内侄为天子姑母可祀于太庙的道理。”因此才恍然大悟，除了这个念头，退政与中宗皇帝，称仁杰为国老，迁为幽州 都督。及至中宗即位，又加封梁国公的爵位，此皆一生的事迹，由唐朝以来，无不人人敬服，说他是忠臣。殊不知，这许多事皆载在历代史书上，所以后人易于知道，还有未载在国史而流传在野史上的，那些事说出来更令人敬服。不但是个忠臣，而且是个循吏；不但是个循吏，而且是个聪明精细、仁义长厚的君子。所以武后自僭 位以来，举凡近狎 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 君鸩 母，下至民间奇怪案件，皆由狄公剖断分明，自从父母生下他来，六七岁上就天生的聪明，攻书上学目视十行自不必说，到了十八岁时节，已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并州官府闻了他的文名，先举了明经，后调为汴州参军，又升授并州法。朝廷因他居官清正，迁他为昌平令尹。

到任以来，为地方上除暴安良，清理词讼，自是他的余事。手下有四个亲随，一个姓乔，叫乔泰；一个姓马，叫马荣，这两人乃是绿林豪客。这日，他进京公干，遇了这两人要劫他的衣囊行李。仁杰见马荣、乔泰皆是英雄气派，且武艺高明，心下想道：“我何不将此人收服，将来代皇家出力，做了一番事业，他两人 也可相助为理，为不埋没了这身本领。”当时不但不去躲避，反而挺身而出，招呼他两人站下，历劝了一番。那知马荣同乔泰十分感激，说：“我等为此盗贼，皆因天下纷纷，乱臣当道，徒有这身本领，无

桁（háng，音杭）杨——古代加在脚上或颈上系囚犯的一种刑具。

幽（yōu，音优）州——古州名，大致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

循吏——旧谓遵理守法的官吏。

僭（jiàn，音荐）——超越本分。旧指下级冒用上级的名义。

狎（xiá，音匣）——亲近而态度不庄重。

弑（shì，音示）——指臣杀死君主或子女杀死父母。

鸩（zhèn，音振）——毒酒。

奈不遇识者，所以落草为寇，出此下策。既是尊公如此厚义，情愿随鞭执镫，报效尊公。”当时，仁杰就将他两人收为亲随。其余一个姓洪叫洪亮，即是并州人氏，自幼在狄家使唤。其人虽没有那用武的本事，却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无论何事，皆肯前去，到了办事的时节又能见机揣度，不至卤莽。此人随他最久。又有一个姓陶，叫陶干，也是江湖上的朋友，后来改邪归正，为了公门的差役。奈因仇家太多，时常有人来报复，所以也投在狄公麾下与马荣等人结为至友。从到昌平任之后，这四人皆带他私行暗访，结了许多疑难案件。

这一日，正在后堂看那些往来的公事，忽听大堂上面有人击鼓，知道是出了案件，赶着穿了冠带，升坐公堂。两班皂吏 齐集在下面。只见有个四五十岁的百姓，形色仓皇，汗流满面，在那堂口不住的呼冤，狄仁杰随令差人将他带上，在案前跪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有何冤抑不等堂期控告，此时击鼓何为耶？”那人道：“小人姓孔名万德，就在昌平县南门外六里墩居住。家有数间房屋，只因人少房多，故此开了客店。数十年来，安然无事。昨日向晚时节，有两个贩丝的客人，说是湖州人氏，因到外路办货，路过此地，因天色将晚，要在这店中住宿。小人见是过路的客人，当时就将他住下。晚间饮酒谈笑，众人皆知。今早天色将明，他两人就起身而去。到了辰牌时分，忽然地甲胡德前来报信说：‘镇口有两个尸首杀死地下，乃是你家投店的客人，准是你图财害命将他治死，把尸首抛在镇口，贻害别人。’不容小人分辨，复将这两个尸骸拖到小人家门前，大言恐吓，令我出五百银两方肯遮掩此事，不然‘这两人是由你店中出去，何以就在这镇上出了奇案？这不是你移尸灭迹？’因此，小人情急，特来请大老爷伸冤。”狄仁杰听他这番言语，将他这人上下一望，实不是个行凶的模样。无奈是人命巨案，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就将他放去，乃道：“汝既说是本地的良民，为何这地甲不说他人，单说是你？显见你也不是良善之辈，本县终难凭信，且将地甲带来核夺。”

下面差役一声答应，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人走上前来，满脸的邪纹，斜穿着一件青衣，到了案前，跪下道：“小人乃六里墩地甲胡德，见大爷请安。此案乃是在小人管下，今早见这两口尸骸杀死镇口，当时并不知是何处客人。后来，合镇人家前来观看，皆说是昨晚投在孔家店内的客人，小人因此向他盘问。若不是他图财害命，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上？而且，孔万德说他动身时天色将明，彼时镇上也该早有人行路，即使在路遇见强人，岂无一人过此看见？阖镇上店家又未听见喊救的声音，这是显见的情节。明是他夜间动手将两人杀死，然后拖到镇口移尸灭迹，此乃小人的承任。凶手既已在此，求大爷审讯便了。”狄仁杰听胡德这番话，甚是在理，回头望着孔万德，实不是个图财害命的凶人，乃道：“你两人供词各一，本县未经相验也不能就此定夺。且待登场之后，再为审讯。”说着，将他两人交差带去，随即传令伺候，预备前去相验。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麾（hu，音挥）——指挥作战用的旗子。

皂（zào，音造）吏——古代对差役的称谓。

核夺——核实。定夺。

第二回 胡地甲诬良害己 洪都头借语知情

话说狄仁杰将胡德同孔万德两人交差带去，预备前往相验。自己退堂，令人传了仵作，发过三梆，穿了元服，当时带了差役人证，直向六里墩而来。所有那一路居民听说出了命案，皆知道狄公是个清官，必能伸冤理枉，一个个成群结队跟在他轿后前来观看。到了下昼时分至镇上，早有胡德的伙计赵三并镇上的乡董郭礼文备了公馆前来迎接。狄公先问了两句寻常的言语，然后下轿说道：“本县已到孔家踏勘一回，然后登场开验。”说着，先到了客店门首，果见两个尸身倒在下面，委是刀伤身死。随即传胡德问道：“这尸首本是倒在此地的么？”胡德见狄公先问这话，赶着回道：“太爷恩典。此乃孔万德有意害人，故将两口尸骸杀死抛弃在镇口，以便随后抵赖，小人不能牵涉无辜，故仍然搬移在他家门前，求太爷明察。”狄公不等他说完，当时喝道：“汝这狗头，本县且不问谁是凶手。你既是在公人役，岂能知法犯法，可知道移尸该当何罪？无论孔万德是有意害人，既经他将尸骸抛弃在镇口，汝当先行报县，说明缘故，等本县相验之后，方能请示标封。汝为何藐视王法，敢将这两口尸骸移置此处！这有心索诈，已可概见。不然即与他通同谋害，因分赃不平先行出首。本县先将汝重责一顿，然后再严刑拷问。”说着令差役重打了二百刑仗，登时喊叫连天，皮开肉绽。所有那镇上的百姓，明知孔万德是个冤枉，被胡德诬害，无奈是人命案件，不敢搀入里面。此时见狄公如此办法，众人已是钦服，说道：“果然名不虚传，好一位精明的清官。”

当时将胡德打毕，他仍是矢口不移。狄公也不过为苛求，带者众人到了孔家里面，向着孔万德问道：“汝家虽是这十数间房屋，但是昨日客人住在那间屋内，汝且说明。”孔万德道：“只后进三间是小人夫妇同我那女儿居住。东边两间是厨屋，这五间房屋从不住客，惟有前进间中进让客居住。昨日那两个客人前来，小人因他是贩丝货的客，不免总有银钱，恐在前进不甚受贴，因此请他在中进居住。”说着领了狄公到了中进，指着上首那间房屋。狄公与众人进去细看，果见桌上仍有残肴酒迹未曾除去，床面前尚摆着两个夜壶。看了一遍。实无形影，恐他所供不实，问道：“汝在这地方既开了数十年客店，往来的过客自必多住此处，难道昨日只有他两人，以外别无一客么？”孔万德道：“此外尚有三个客人，一是往山西贩卖皮货的，那两个是主仆两人，由河南至此，现因抱病在此，尚在前进睡卧呢。”狄公当时先将那个皮货客人带来询问，说是：“姓高名清源，历年做此生理，皆在此处投寓。昨日那两个客人，确系天色将明的时节出去，夜间并未听有喊叫。至他为何身死，我等实不知情。”复将那个仆人提来，也是如此说法，且言主人有病，一夜未曾安卧，若是出有别故，岂能绝无动静。狄公听众人异口同声，皆说非孔万德杀害，心下更是疑惑，只得复往里面各处细看了一回，仍然无一点痕迹。心下说道：“这案明是在外面身死，若是在这屋内，就作那三人帮同抵赖，岂能一点形影没有？”自己疑惑不定，只得出来。

到了镇口，果见原杀的地方鲜血汪汪，胃散在四处。左右一带并无人家居住，只得将镇里就近的居民提来审问。皆说不知情节，因早间过路人来，方才叫唤起来，知道出了这案，因此鸣了地甲。细细查访，方知是孔家店内客人。狄公心想道：“莫非就是这地甲所为？此时天色已晚，谅也不能相验，

仵（wū，音午）作一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

我先且细访一夜看是如何，明早验后再议。”想罢，向着那乡董说道：“本县素来案件随到随问，随问随结，故此今日得报，随即前来踏勘。但是这命案重大，非日间相验不能妥当，本县且在此处权住一宵，明早再行开验。”当时吩咐差役小心看管，自己到了公馆，与那乡董郭礼文谈论一番，招呼众人退去。随将洪亮喊来，说道：“此案定非孔万德所为。本县惟恐这胡德做了这事，反来自己出首，牵害旁人。你且先去细访一会，速来回报。”

洪亮当即领命出来，找了那地甲的伙计赵三并几个值日的差快，说道：“我是随着太爷来办这案件，又没有苦主家，又没有事主，眼见得孔老爹是个冤抑。我们虽是公门口吃饭的人，也不能无辜罗唆好人，到此时腹中已是饥饿。胡德是此地地甲，难道一杯酒饭也不预备？我等也不是白扰的，太爷的清正谁不晓得？明日回衙之后总要赏给工食，那时我们也要照还。此时当真令我们挨饿不成？”赵三听见洪亮发话，赶着上来招呼道：“洪都头不必生气，这是我们地甲为案缠手，忘却叫人预备，既是都头与众位饿了，小人我奉请一杯，就在镇上东街酒楼胡乱吃一顿罢。”说着，另外派了两人看守尸首，自己与大众来到酒楼。那些小二见是县里的公差，知是为命案来此，赶着上来问长问短，摆上许多酒肴。洪亮道：“我等不比寻常差役，遇了一件案子就大吃大喝，拿着事主用钱，然后还索诈些银两走路。你且将寻常的饭菜端两件上来，吃两杯酒就算了。共计多少饭钱，随后一总给你。”说着，大家坐下。洪亮明知胡德被打之后，为乔泰马荣两人押在孔家，当时向着赵三说道：“你家头儿也太疏忽了，怎么昨日一夜不在家，今日回来知道这案件，就想孔老儿这许多银两。人家不肯，就生出这个毒计，移尸在他家门首，岂不是心太辣了么？究竟他昨夜到何处去的？此乃眼面前地方，怎么连你们巡更皆梭巡不到。现在太爷打了他二百刑杖，明日还要着他交出凶手呢。你看，这不是自讨苦吃么？”赵三道：“都头，你不知内里情节。因诸位头翁不是外人，故敢说出这话。我们这个地甲，因与孔老儿有仇，凡到年节，他止肯给那几个铜钱，平时想同他挪一文，他皆不行。昨夜胡德正在李小六子家赌钱，输了一身的欠账，到了天亮之时，正是不得脱身，忽然镇上哄闹起来，说出了命案。他访知是孔家出来的人，因此起了这个恶念，想得他几百银子还那赌帐，不意太爷如此清明，先将他责罚了一顿，岂不是个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么？但这案件也真奇怪，明明是天明出的事，我打过五更之后方才由彼处回来，一觉未醒就有了这事。孔老儿虽是个吝啬的人，我看这件事他决不敢做。”洪亮听了他这番话，也是含糊答应。想道：“照他说来，这事也不是胡德了，不过想讹诈他几两银子，现在所欲未遂，重责了二百大板，也算得抵了这罪。但是凶手不知是谁，此事倒不易办。”当即狼吞虎咽吃完酒饭，算明帐目，招呼他明日在公馆收取。自己别了大众，来到狄公面前，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狄公道：“此案甚是奇异。若不是这胡德所为，必是这两人先在别处露了银钱，被歹人看见，尾随到此，今早等他起行的时节，措手不及伤了性命。不然，何以两人皆杀死在镇口？本县既为民父母，务必为死者伸了冤情，方能上对君王，下对百姓。且待明日验后如何，再行核夺便了。”当时洪亮退了出来，专等明早开验。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罗唆（zào，音造）——纠缠，吵闹寻事。

吝啬（qī nìn，音千赁）——吝嗇。

第三回 孔万德验尸呼错 狄仁杰卖药微行

却说狄公听洪亮一番言语，知不是胡德所为，只得等明日验后再核。一宿无话，次日一早就起身梳洗，用了早点，命人在尸场伺候。所有那些差役，早已吩咐到了孔家门口。

不多一会，狄公步出公馆，登场在公案坐下。先命将孔老儿带来，说道：“此案汝虽不知情节，既是由汝寓内出去，也不能置身事外。且将这两人名姓说来，以便按名开验。”孔老儿道：“这两人前晚投店时，小人也曾问他，一个说是姓徐，那一个说是姓邵。当时因匆匆卸那行李，未暇问着名字。”狄公点点头，用硃笔批了徐姓男子四字，命件作先验这口尸首。只见件作领了硃批，到了场上，先把左边那尸身与赵三及值日的皂役抬到当中，向着狄公禀道：“此人是否姓徐，请令孔万德前来看视。”狄公即叫孔老儿到场上去看。老儿虽是惧怕，只得战战兢兢的走到场上。但见一颗鲜血的人头牵连在尸腔上面，那五官已被血同泥土污满，勉强看了，说道：“此的是前晚住店的客人。”件作听报已毕，随即取了六七扇芦席铺列地下，将尸身仰放在上面，先用热水将周身血迹洗去，细细验了一会。只听报道：“男尸一具，肩背刀伤一处，径二寸八分，宽四分；左肋跌伤一处，深五分，宽径五寸等；咽喉刀伤一处，径三寸一分，宽六分，深与径等；治命。”报毕，刑房填了尸格呈在案上。狄公看了一会，然后下了公座，自己在尸身上下看视一周。与所报无异，随即标封发下，令人取棺暂厝，出示招认。复又入座，用硃笔点了邵姓。件作仍照前次的做法，将批领下，把第二个尸身抬到上面，禀令孔老儿去看。孔老儿到了场上，低头才看，不禁一个筋斗吓倒在地，眼珠直向上渺，口中喃喃的直说不出来。狄公在上面见了这样，知道有了别故，赶着令洪亮将他扶起，等他醒过来说明了再验。尸场上面，那许多闲人团团围住，恨不得立刻验毕，好回转城去，忽见孔老儿栽倒地下，一个个也是猜疑不定，反而息静无声，望着孔老儿，等他醒来，究为何事，此时洪亮将他扶坐在地下，忙令他媳妇取了一盏糖茶灌了下去。好容易方醒转过来，嘴里只说道：“不不……不好了，错……错了。”洪亮赶着问道：“老儿你定一定神，太爷现在上面等你禀明是谁错了。”老儿道：“这尸首错了。前晚那个姓邵的是个少年男子，此人已有胡须，那里是住店的客人？这人明明的是错了，赶快求太爷伸冤呀。”件作同洪亮听了这话，已是吓得猜疑不定，随即回了狄公，狄公道：“那里有此事！这两口尸首昨日已在此一天，他为何未曾认明？此时临验，忽然更换，岂不是他胡言搪塞！”说着将孔老儿提到案前，怒问了一番。孔老儿直急得磕头大哭，说道：“小人自被胡德牵害，见两口尸骸移在门首，已是心急万分，忙忙进城报案，那里敢再细看尸身！且这人系倒在那姓徐的身下，见姓徐的不错，以为他也错不了，岂料出了这个疑案！小人实是元辜，总求太爷开恩。”狄公见他如此说法，心下想道：“我昨日前来，见尸骸却是一上一下倒在这面前，既是他说讹错，这案倒有些眉目，不难访破了。且带胡德来细问。”

当时招呼带地甲。胡德听见传他，也就带着刑伤，同乔泰两人走上前来。狄公道：“汝这狗头，移尸诬害，既说这两人为孔万德杀害，昨日由镇口移来，这尸身面目自必亲见过了，究竟这两人是何形样，赶快供来。”此时胡

厝（cuò，音错）——把棺材停放待葬。

筋（jīn，音斤）——斛通“筋”。

德已听见说是讹错，现在狄公回他这话，深恐在自己身上追寻凶手，赶着禀道：“小人因由他店中出去，且近在咫尺，故尔说他杀害，至那尸身，确是一个少年，那一个已有胡须。因孔万德不依小人停放，两人匆匆进城，以至并在一处。至是否讹错，小人前晚未曾遇面，不敢胡说。”狄公当时又将胡德打了一百，说他报案不清，反来牵涉百姓。随即又将那三个客人传来问讯。皆说前晚两人俱是少年，这个有胡须的实未投店，不知何处人氏，因何身死。狄公道：“既是如此，本县已明白了。”随即复传仵作开验。只得如法行事，将血迹洗去，向上报道：“无名男尸一具，左手争夺伤一处，宽径二寸八分；后背跌伤一处，径三寸，宽五寸一分；肋下刀伤一处，宽一寸三分，径五寸六分，深二寸二分；治命。死后胸前刀伤一处，宽径各二寸八分。”报毕，刑房填了尸格。狄公道：“这口尸棺且置在此处，这人的家属恐离此不远，本县先行标封，出示招认，俟凶手缉获，再行定案。孔万德交保释回，临案对质。胡德先行收禁。”吩咐已毕，随即离了六里墩。

一路进城，先到县庙拈香，然后回到衙门，升了公座，各役排衙已毕，退入后堂。一面出了公文，将原案即尸身尺寸形像录明，移文到湖州本地，令他访问家属。随后又请邻村缉获。这许多公事办毕，方将乔泰、马荣传来，说道：“此案本县已有眉目，必是这邵姓所为，务必将此人缉获，此案方可得破，汝两人立刻前去探访，一经拿获，速来回禀。”两人领命前去。复又将洪亮喊来，说道：“那口无名的尸骸，恐即是此地人氏，汝且到四乡左近访察。且恐那凶手未必远扬，匿迹在下乡一带，俟风声稍息然后逃行，也未可知。”洪亮领命去后，一连数日皆访不出来。狄公心下急道：“本县莅任以来，已结了许多疑案。这事明明的有了眉目，难道竟如此难破？且待本县亲访一番，再行定夺。”想罢，过了一夜。

次日一早，换了微行衣服，装成个卖药医生，带了许多药草出了衙署。先到那南乡官路一带大镇市上走了半日，全无一人理问。心下想道：“我且找一个宽阔的店，铺下这药草，看是有人来否。”想着，前面到了个集镇，虽不比城市间热闹，却也是官场大路，客商士宦凑集其间。见东北角有个牌坊，上写着“皇华镇”三字。走进坊内，对面一个大大的高墙，中间现出一座门楼。门前竖着一块方牌，上写着“代当”两字。狄公道：“原来是个典当。我看此地倒甚宽阔，且将药包打开，看有人来医治。”想罢，依着高墙站下。将药草取出，先把那块布包铺在地下，然后将所有的药铺列上面。站定身躯，高声唱道：“南去北来休便休，只知欢喜不知愁。世间缺少神仙术，疾病来时不自由。在下姓仁，名下杰，山西太原人氏。自幼博采奇书，精求医理，虽非华陀转世，也有扁鹊遗风。无论男妇方脉，内外各科，以及疑难杂症，只要在下面前，就可一望而知，对症发药，轻者当面见效，重者三日病除。今困访友到此，救世扬名，那位有病症的前来请教。”喊说了一会，早拥下了许多闲人，围成一个圈子。狄公细看一回，皆是些乡间民户，你言我语，在那里议论。内有一个中年妇人，弯着腰，挤在人丛里面，望着狄公说毕，向上问道：“先生如此说，想必老病症皆能医了？”狄公道：“然也。若无这样手段，何能东奔西走，出此大言？汝有何病，可明说来，为汝医治。”

讹（é，音鹅）——错误。

俟（sì，音四）——等待。

匿（nì，音逆）——躲藏。

那妇人道：“先生说一望而知。我这病却在这心内，不知先生可能医么？”狄公道：“有何不能！你有心病，我却有心药。汝且转过面来，让我细望。”说着，那妇人果脸向外面。狄公因他是个妇女，自己究竟是个官长，虽然为访案起见，在这人众之间殊不雅相。当即望了一眼，说道：“你这病，我知道了，见你脸色干黄，青筋外露，此乃肝旺神虚之像。从前受了郁闷，以致日久引动肝气，饮食不调，时常心痛。你可是心痛么？”那妇人见他说出病原，登时说道：“先生真是神仙，我这病已有三四年之久，从未有人看出这缘故，先生既是知道，不知可有医药么？狄公见他已是相信，想就此探听口气。不知这妇人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设医科入门治病 见幼女得哑生疑

却说狄公见那妇人相信他医理，欲想探他的口气，问道：“你这病既有数年，你难道没有丈夫、儿子代你请人医治，就叫你待病延年么？”那妇人见问，叹了一口气道：“说来也是伤心，我丈夫早年久经亡故，留下一个儿子，今年二十八岁。向来在这镇上开个小小绒线店面，娶了儿媳，已有八年。去年五月端阳在家赏午，午后带着媳妇同我那个孙女出去看闹龙舟。傍晚我儿子还是如平时一样，到了晚饭以后，忽然腹中疼痛，我以为他是受暑所致，就叫媳妇服侍他睡下。那知到了二鼓以后，忽听他大叫一声，我媳妇就哭喊起来，说他身死了。可怜我婆媳两人，如同天突下来一般，眼见得绝了宗嗣。虽然开个小店，又没有许多本钱，那里有现钱办事？好容易东挪西欠，将我儿子收殓去了。但见他临殓时节，两只眼睛如灯球大小露出外面。可怜我就此伤心，日夜痛哭，得了这心疼的病症。”狄公听他所说，心下疑道：“虽然五月天暖，时候或者不正，为何临死喊叫？收殓时节又为什么两眼露出，莫非其中又有别故么？我今日为访案而来，或者这邵姓未曾访到，反代这人伸了冤情，也未可知。”乃道：“照此讲来，你这病更厉害了。若单是郁结所致，虽是本病尚可易治。此乃骨肉伤心，由心内怨苦出来，岂能暂时就好？我此时虽有药可治，但须要自己煎药配水，与汝服下，方有效验。现在这街道上，焉能如此费事？不知你可定要医治。如果要这病除根，只好到你家中煎这药，方能妥当。”那妇人听他如此说法，踌躇了半晌，说道：“先生如肯前去，该应我这病要离身。但是有一件要与先生说明。自从我儿子死后，我媳妇苦心守节，轻易不见外人。到了下昼时分，就将房门紧闭。凡有外人进来，他就吵闹不休，说他青年妇道，为什么婆婆让这班人来家。所以，我家那些亲戚皆知他这个缘故，从没有男人上门，近来连女眷皆不来了。家中只有我婆媳两个，午前还在一处，午后就各在各人房内。先生如去，千万仅在堂屋内煎药，煎药之后，随即出去方好。不然，他又要同我吵闹了。”狄公听毕，心下更是疑惑，说道：“世上节烈的人也有，他却过分太甚。男人前来不与他交言，固是正理，为何连女眷也不上门？而且午后就将房门紧闭，这就是个疑案。我且答应他前去，看他媳妇是何举动。”想毕，说道：“难得你媳妇如此守节，真是令人敬重。我此去不过为你治病，只要煎药之后，随即出来便了。”那妇人见他答允，更是欢喜非常，说道：“我且回去先说一声，再来请你。”狄公怕他回去为媳妇阻挡，赶着道：“此事殊可不必，早点煎药毕了，我还要赶路进城做点生意。谅你这苦人也没有许多钱酬谢我，不过是借你扬名，就此同你去罢。”说着，将药包打起，别了众人，跟着那妇人前去。

过了两三条狭巷，前面有一所小小房屋，朝北一个矮门。门前站着一个女孩子，约有六七岁光景，远远见那妇人前来，欢喜非常，赶着跑来迎接。到了面前，抓作那妇人衣袖，口中直是乱叫，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个手指东画西，不知为着何事。狄公见他是个哑子，乃道：“这个小孩子是你何人？为何不能言语？难道他初生下来就是这样么？”说着，已到了门首。那妇人先推门进去，拟到里面报信。狄公恐他媳妇躲避，接着也进了大门，果是三间房屋。下首房内听见有人进来，即走出房门，半截身躯向外一望，却巧与

嗣（sì，音似）——子孙。

收殓（liàn，音练）——将死人装入棺材。

狄公对面。狄公也就望了一眼，但见那个媳妇年纪也在三十以内，虽是素妆打扮，无奈那一副淫眼露出光芒，实令人魂消魄散。眉梢上起，雪白的面孔，面颊上微微的晕出那淡红的颜色，却是生于自然。见有生人进来，即将身子向后一缩，扑咚的一声将房门紧闭。只听在里面骂道：“老贱妇，连这卖药的郎中也带上门来了。才能清静了几天，今日又要吵闹一晚，也不知是那里的晦气。”

狄公见了这样的神情，已是猜着了八分：“这个女子必不是个好人，其中总有缘故。我既到此，无论如何毁骂也要访个底细。”当时坐下说道：“在下初次到府，还不知府上尊姓，方才这位女孩子，谅必是令孙女了？”那妇人见问，只得答道：“我家姓毕，我丈夫叫毕长山，我儿子学名叫毕顺。可怜他身死之后，只留下这八岁的孙女。”说着，将那个女孩拖到面前，不禁两眼滚下泪来。狄公道：“现已天色不早，你可将火炉引好预备煎药。但是你孙女这个哑子，究竟是怎样起的？”毕老妇道：“这皆是家门不幸。自幼生他下来，真是百般伶俐，五六岁时，口齿爽快得非常。就是他父亲死后未有两月光景，那日早间起来，就变做这样。无论再有什么要事，虽是心里明白，嘴里只说不出来。一个好好的孩子成了废物，岂不是家门不幸么！”狄公道：“当时他同何人睡歇？莫非有人药哑么？你也不根究。如果是人药哑，我倒可以设法。”那妇人还没答言，只听他媳妇在房内骂道：“青天白日，无影无形的混说鬼话！骗人家钱财也不是这样做的。我的女儿终日随我在一处，有谁药他？从古及今，只听见人医兽医，从未见能医哑子的人。这老贱妇只顾一时高兴，带这人来医病，也不问他是何人，听他如此混说。儿子死了也不伤心，还看得寡妇媳妇清静。”唠唠叨叨说个不了。那妇人听他媳妇在房叫骂，只是不敢开口。狄公想道：“这个女子必是有了外路，皆因老妇不能识人，以为他安心守节，在我看来，他儿子必是他害死。天下的节妇未有不是孝妇，既然以丈夫为重，丈夫的母亲有病岂有不让他医治之理？这个女孩子既是他亲生所养，虽然变了哑子，未有不想他病好之理，听见有人能医，就当欢喜非凡，出来动问，怎么全不关心，反而骂人不止？即此两端，明明的是个破绽。我且不必惊动，回到衙中再为细访。”当时起身说道：“我虽是走江湖的朋友，也要人家信服，方好为人医治，你家这女人无故伤人，我也不想你许多医金，何必作此闲气！你再请别人医罢。”说着，起身出了大门。那妇人也不敢挽留，只得随他而去。

狄公到了镇上，见天色已晚：“此时进城已来不及了，我不如今晚在此权住一夜，将此案访明白了，以便明日回衙办事。”想罢，见前面有个大大的客店，走进门来，早有小二前来问道：“你这郎中先生，还是要张草铺暂住一夜，还是包个客房居住？”狄公见里面许多房屋，车辆客载摆满在里面，说道：“我是单身过客，想在这镇上做两日生意，得点盘缠，若有单房最好。”小二见他要做买卖，登时答应：“有有。”随即将他带入中进，走到那下首房间，安排住下。知他没有行李，当时又在掌柜的那里租了铺盖。布置已毕，问了酒饭，狄公道：“你且将上等便菜端一两件来下酒。”小二应毕，先去泡了一壶热茶，然后一件件送了进来。狄公在房中吃毕，想道：“这店中客人甚多，莫要那个凶手也混在里面。此时无事，何不出去查看查看？”自己一人出了房门，过了中进，先到店门外面望了一回。已交上灯时候，但见往来客商仍然络绎不绝。正在出神之际，忽见对面来了人，望见狄公在此，赶着站下，要来招呼。见他旁边有两三个闲人，又不敢上前来问。狄公早已看

见，不等他开口，说道：“洪大爷从何到此？今日真是巧遇，就在这店内歇罢，两人也有个陪伴。”那人见他这样，也就走上前来。不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入浴堂多言露情节 寻坟墓默祷显灵魂

却说狄公在客店门首，见对面来了一人，当时招呼他里面安歇。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洪亮，奉了狄公的差遣，令他在昌平四乡左近，访那六里墩的凶手。访了数日，绝无消息，今日午后，也到了这镇上。此时见天色已晚，打算前来住店，不料狄公先在这里，故尔想上前招呼，又怕旁人识破。现在见狄公命他进去，当即走上前来说道：“不料先生也来此地，现在里面那间房里？好让小人伺候。”狄公道：“就在这前进过去中进那间下首房屋，你且随我来罢。”当时两人一同进内。到了里面，洪亮先将房门掩上，向狄公道：“太爷几时来此？”狄公即忙止道：“此乃客店所在，耳目要紧，你且改了称呼。但是那案件究竟如何了？”洪亮摇头道：“小人奉命已细访了数天，这左近全没有一点形影，怕这姓邵的已去远了。不知乔泰同马荣可曾缉获？”狄公道：“此案虽未能破，我今日在此又得了一件疑案，今晚须要访问明白，明日方可行事。”当时就将卖药遇见那毕老奶奶的话说了一遍。洪亮道：“照此看来是在可疑之列，但是他既未告发，又没有实在形迹，怎么办？”狄公道：“本县就因这上面，所以要访问。今晚定更之后，汝可到那狭巷里面巡视一番，究看有无动静，再在左近访他丈夫身死时是何境况，现在坟墓葬在那里。细细问明，前来回报。”洪亮当时领命，先叫小二取了酒饭，在房中吃毕。等到定更以后，约离二鼓不远，故意高声喊道：“小二，你再泡壶茶来，服侍先生睡下。我此去会个朋友，立刻就来。”说着出了房门而去。小二见他如此招呼，也不知他是县里的公差，赶着应声，让他前去。

洪亮到了街上，依着狄公所说的路径，转弯抹角到了狭巷，果见一个小小矮屋。先在巷内两头走了数次，只不见有人来往。想道：“莫非此时尚早？我且到镇上闲游一回，然后再来。”想罢，复出了巷口，向东到了街口。虽然是乡镇地方，因是南北要道，所有的店面此时尚未关门。远远见前面有个浴堂，洪亮道：“何不此时就沐浴一次，如有闲人也可答着机锋，问问话头。”当时到了里面，但见前后屋内已是坐得满满，只得在左边坑上寻了个地方坐下。向着那堂官问道：“此地离昌平还有多远？这镇上共有几家浴堂？”那个堂官见他是个外路口音，乃道：“此地离城只有六十里官道，客人要进城么？”洪亮道：“我因有个亲戚住在此处，故要前去探亲。你们这地方，想必是昌平的管辖了，现在那令县姓甚名谁？那里的人氏？目下左近有什么新闻？”那个堂官道：“我们这位县太爷，真是天下没有的。自他到任以来，不知结了多少疑难案件。姓狄，名字叫仁杰，乃是并州太原人氏。你客人到迟了，若是早来数日，离此有十数里有个六里墩集镇，出了个命案甚是奇怪。这客人五更天才由客店内起身，天亮的时节倒被人杀死在镇口，不知怎样又将尸首讹错，少年人变做有胡须的，你道奇也不奇？现在狄太爷已相验过了，标封出示招人认领呢！不知这凶手究竟是谁，出了几班公差在外访问，至今还未缉获。”洪亮道：“原来如此！这是我迟到了数日了，不然也可瞧看这热闹。”说着将衣服脱完，入池洗了一会。然后出来，又向那人说道：“我昨日到此，听说此地龙舟甚好，到了端阳就可瞧看。怎么去岁大闹瘟疫，看了龙舟就会身死的道理。”那个堂官笑道：“你这客人，岂不是取笑！我在此地生长，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奇活。你是过路的客人，自那里听来？”洪亮道：“我初听的时节也是疑惑，后来那人确有证据，说前面狭巷那个毕家，

就是看龙舟之后死的。你们是左近人家，究竟是有这事没有呢？”那个堂官还没开言，旁边有一个十数岁的后生说道：“这事是有的。他不是因看龙舟身死，听说是夜间腹痛死的。”他两人正在这里闲谈，前面又有一人向着那堂官说道：“袁五呀，这件事最令人奇怪。毕顺那个人那样结壮，怎么回家尚是如常，夜间喊叫一声就会死了！临殓时节还张着两眼，真是可怕。听说他坟上还时常作怪呢。这事岂不是个疑案？他那下面儿你可见过么？”袁五道：“你也不要混说，人家青年守节，现在连房门不常出。若是有了别故，岂能这样耐守。至说坟上作怪，高家洼那个地方，尽是坟冢，何以见得就是他呢！”那人道：“我不过在此闲谈罢了。可见人生在世如浮云过眼，一口气不来，就听人了。毕顺死过之后，他的女儿又变做哑子，岂不是可叹。”说着穿好衣服，望外而去。洪亮听了这话，知这人晓得底细，复向袁五问道：“此人姓什么？倒是个口快心直的朋友呢。”袁五道：“他就是镇上的铺户，从前那毕顺绒线店就在他家间壁。他姓王，我们见他从小长大的，所以皆喊他小王。也是少不更事，只顾信口开河不知利害的人。”洪亮当时也说笑了一声，给了澡钱。出来已是三鼓光景，想道：“这是虽有些眉眼，但无一点实证，何能办事？”一路想着，已到了狭巷。又进去走了两趟，仍然不见动静，只得回转寓中，将方才的话禀知了狄公。狄公道：“既是如此，明日先到高家洼看视一番，再为访察。”一夜已过。

次日一早，狄公起身，叫小二送进点心。两人饮食已毕，向着小二说道：“今日还要来此居住，此时出去寻些生意，午前必定回来。现有这银两在此，权且收下，明日再算便了。”当时在身边取出一锭碎银交与小二，取了药包，出门而去。到了镇口，见有个老者在那里闲游。洪亮上前问道：“请问老丈，此地到高家洼由那条路去？离此有多少路程？”那老者用手指道：“此去向东，至三叉路口转弯，向南约有里半路就可到了。”洪亮说了声道谢，两人顺着他的指示一路前去，果见前面有条三叉路口，向南走不多远，看见荒烟蔓草，白骨垒垒，许多坟地列在前面。洪亮道：“太爷来是来了，你看这一望无际的坟墓，晓得那个冢圪是毕家的呢？”狄公道：“本县此来专为他伸理冤枉，阴阳虽有隔别，以我这诚心，岂无一点灵验？若果毕顺是因病身死，自然寻不着他的坟墓。若是受屈而死，死者有知，自来显灵。”说着就向坟冢一带四面默祷了一遍。

此时已是午正时候，忽然日光惨淡，当地起了一阵怪风，将沙灰刮起有一丈高下，当中凝结一个黑团，直向狄公面前扑来。洪亮见了这光景，已唬得面如土色，浑身的汗毛竖立起来，紧紧的站在狄公后面。狄公见黑团子飞起，复又说道：“狄某虽知你是冤抑，但这荒冢如云，怎能知你尸骸所在？还不就此在前引路！”说毕，只见阴风瑟瑟。渐飞渐远，过了几条小路，远远见有个孤坟堆在前面。那风吹到彼处，忽然不见。狄公与洪亮也就到了坟前，四面细望，虽不是新葬的形像，却非多年的旧墓。狄公道：“既是如此显灵，你且前去找个当地乡民，问这坟墓究否是毕家所葬，我且在此等你。”洪亮心里虽怕，到了此时也只得领命前去。约有顿饭时候，带了一个白发的

冢(zhāng, 音肿)——坟墓。

铺户——谓开商店的人。

圪(kuāng, 音矿)——墓穴。

瑟瑟(sè, 音色)——形容轻微的声音。

老翁到面前，向着狄公说道：“你这郎中先生也太走时了，乡镇无人买药，来到这鬼门关做生意么？老汉正在田内做生活，被你这伙计胡缠了一会，说你有话问我，你且说来究为何事？”不知狄公如何说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老土工出言无状 贤令尹问案升堂

却说狄公见那老汉前来，说道：“你这太无礼了。我虽是江湖朋友，没什么声名，也不至如此糊涂，到此地卖药。只因有个缘故，要前来问你。我看这座坟地，地运颇佳，不过十年，子孙必然大发，因此问你，可晓得这地主何人？此地肯卖与不卖？”老汉听毕，冷笑了一声，转身就走。洪亮赶上一步，揪着他，怒道：“因你年纪长了，不肯与人斗气。若在十年前，先将你这厮恶打一顿，问你可睬人不睬。你也不是个哑子，我先生问你这话，为什么没有回音？”那人被他揪住，不得脱身，只得向洪亮说道：“非是我不同他谈论，说话也要有点谱子，他说这坟地子孙高发，现在这人家后代已绝嗣了。自从葬在此处，我们土工从未见他家人来上坟，连女儿都变哑了，这坟地的风水，还有什么好处？岂不是信口胡言？”洪亮故意说道：“你莫非认错不成？我虽非此地人氏，这个所在也常到此。那个变哑子的人家姓毕，这葬坟的人家那里也是姓毕么？”那老汉笑道：“幸亏你还说知道。他不姓毕，难道你代他改姓么？老汉田内有事，没工夫与你闲谈。你不相信，到六里墩问去，就知道了。”说着，将洪亮的手一拨，匆匆而去。狄公等他去远，说道：“这必是冤杀无疑了，不然何以竟如此奇验？我且同你回城再议。”当时洪亮在前引路，出了几条小路，直向大道行去。

到了下昼时节，腹中已是饥馁，两人择了个饭店，饱餐一顿，复往前行。约至上灯时分，已至昌平城内。主仆进了衙门，到书房坐下。此时所有的书差见本官这两日未曾升堂，已是疑惑不定，说道：“莫非因命案未破，在里面烦闷不成？不然想必又私访去了。”你言我语正在私下议论，狄公已到了署内。先问：“乔泰马荣可曾回来？”早有家人回道：“前晚两人已回来一趟，因太爷不在署中，故次日一早又去办公。但是那邵姓仍未访出，不知怎样。”狄公点了点头，随即传命值日差进来问话。当时洪亮招呼出去，约有半杯茶时之久，差人已走了进来，向狄公请安站下，狄公道：“本具有硃签在此，明早天明速赴皇华镇高家洼两处，将土工、地甲一并传来，早堂回话。”差人领了硃签，到了班房，向着众人道：“我们安静了两天，没有听什么新闻，此时这没来由的事，又出来了。不知太爷又听见何事，忽然令我到皇华镇去呢。你晓得那处的地甲是谁？”众人道：“今日何垓还在城内，怎么你倒忘却了？去岁上卯时节，还请我们大众在他镇上吃酒，你那里如此善忘！明日早去，必碰得见他。这位太爷是迟不得的，清是清极了，地方上虽有了这个好官，只苦了我们，拖下许多累来，终日坐在这里，找不到一文。”那个差人听他说是何垓，当时回到家中。安息了一夜。

次日五更，就忙忙的起身。到了皇华镇上，先到何垓家内将公事丢下，叫他伙计到高家洼传那土工，自己就在镇上吃了午饭。那人已将土工带来，三人一齐来到县内，差人禀到已毕，狄公随即坐了公堂。先将何垓带上，问道：“你是皇华镇地甲么？那年上卯到坊？一向境内有何案件？为何误公懒惰，不来禀报？”何垓见狄公开口就说出这几句话来，知他又访出什么事件，赶着回道：“小人是去岁三月上卯，四月初一上坊，一向皆小心办公，不敢误事。自从太爷到任以来，官清民安，镇上实无案件可报。小人蒙恩上卯，

馁 (něi) —— 饥饿。

何垓 (kai, 音凯) —— 人名。

坊 (fāng, 音方) —— 市街村里的通称。

何敢偷懒？求太爷恩典。”狄公道：“你既是四月到坊，为何去岁五月出了谋害的命案，全不知道呢？”何垵听了这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身上，心内直是乱跳，忙道：“小人在坊昼夜梭巡，实是没有这案。若是有了这案，太爷近在咫尺，岂敢匿案不报？”狄公道：“本县此时也不究罪，但是那镇上毕顺如何身死，汝既是地甲，未有不知之理，赶快从实供来。”何垵见他问了这话，知道里面必有缘故，当时回道：“小人虽在镇上当差，有应问的事件，也有不应问的事件。镇上共计有数千人家，无有一天没有婚丧喜事。毕顺身死，也是泛常之事，他家属既未报案，邻舍又未具控，小人但知他是去年端阳后死的，至如何身死之处，小人实不知情，不敢胡说。”狄公喝道：“汝这狗头，倒辨得清楚。本县现已知悉，你还如此搪塞，平日误公已可概见。”

说着，又命带土工上来。那个老汉听见县太爷传他，已吓得如死的一般，战战兢兢的跪在案前道：“小人高家洼的土工，见太爷请安。”狄公见老汉这形样，回想昨日他跑的时节，心下甚是发笑。当时问道：“你叫什么？当土工几年了？”那人道：“老汉姓陶，叫陶大喜。”这话还未说完，两边差人喝道：“你这老狗头，好大胆量！太爷面前敢称老汉，打你二百刑杖，看你老不老。”土工见差人吆喝，已吓得面如土色，赶着改口道：“小人该死！小人当土工有三十年了，太爷今日有何吩咐？”狄公道：“你抬起头来，此地可是鬼门关了么？你看一看，可认得本县？”陶大喜一听这话，早又将舌头吓短，心下说道：“我昨日是同那郎中先生说的此话，难道这话就犯法了？这位太爷不比旁人，眼见得尊臀上要露丑了。”急了半晌，方才说出话道：“太爷在上，小人不敢抬头。小人昨日鲁莽，与那卖药的郎中偶尔戏言，求太爷宽恕一次。”狄公道：“汝既知罪，且免追究。汝但望一望本县与那人如何？”老汉抬头一看，早已魂飞天外，赶着在下面磕头，说道：“小人该死！小人不知是太爷，小人下次无论何人再也不敢如此了。”众差看见这样，方知狄公又出去访过案件。只见上面说道：“你既知道那个坟冢是毕家所葬，他来葬的时节是何形像？有何人送来？为何你知道他女儿变了哑子？可从实供来。”老汉道：“小人做这土工，凡有人来葬坟，皆给小人二百青钱，代他包冢堆土等事。去岁端阳后三日，忽见抬了一个棺柩前来，两个女人哭声不止，说是镇上毕家的小官。送的两人一个是他妻子，那一个就是他生母。小人本想葬在那乱冢里面，才到棺柩面前，忽听里面咯咋咯咋响了两声，小人就吓个不止。当时向他母亲说道：“你这儿子身死不服，现在还是响动呢。莫非你们入殓早了？究竟是何病身死？”他母亲还未开口，他妻子反将小人哭骂了一顿，说我把持公地不许他埋葬。那个老妇人见他如此说法，也就与小人吵闹起来了。当时因他是两个女流，不便与他们争论，又恐这死者是身死不明，随后破案之时必来相验，若是依着乱冢，岂不带累别人？因此小人方将他另埋在那个地方。谁知葬了下去，每日夜晚就鬼叫不止，百般不得安静。昨日太爷在那里时候，非是小人大胆，实因不敢在那里耽搁。这是小人耳闻目见的情形，至这死者果否身死不明，小人实不知情，求太爷的恩典。”狄公听毕，道：“既是如此，本县且释汝回去，明日在那里伺候便了。”说罢，陶大喜退了下來。随即传了堂谕，派洪亮协同差快，当晚赶抵皇华镇上，明早将毕顺的妻子带案午讯。吩咐已毕，自己退入后堂。

柩（jiù，音就）——装有尸体的棺材。

那些差快一个个摇头鼓舌，说道：“我们在这镇上，每月至少也要来往五六次，从未听见有这件事。怎么太爷如此耳长，六里墩的命案还未缉获，又寻出这个案子来了，岂不是自寻烦恼？你看这事平空而来，叫我们向谁要钱？”彼时你言我语，谈论了一会，只得同洪亮一齐前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老妇人苦言求免 贤县令初次问供

却说洪亮领了堂谕，同差快当日赶到皇华镇上，次日就到了毕顺家内。敲了两下大门，听里面有个中年妇人答道：“谁人敲门？这般清早就来吵闹，你是那里来的？”说着，已到门口，将门开了。见有三四个大汉拥在巷内，赶将两手叉着两个门扇，问道：“你们也该晓得我家无官客在内，两代孀居已是苦不可言，你这几个人究为何事，这一早来敲门打户？”洪亮正要开言，那个差人先说道：“我们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不然在家中正睡呢，无故的谁来还这路头债！只因我们县太爷有堂谕在此，令我们这洪都头一同前来，叫你同你家媳妇立刻进城，午堂回话。你莫要如此阻拦在门口，这不是说话的所在。”说着将毕顺的母亲一推，众人一拥而进。到了堂屋坐下，见那下首房门还未开下。洪亮当时取出堂谕，说道：“公事在此，这事是迟不得的。你媳妇现在何处？可令出来，一齐前去见太爷。说过三言五句，就不关我们大众的事了。”毕顺的母亲见是公差到此，唬得浑身颤抖，说道：“我家也未为匪作歹，怎么要我们婆媳到堂？难道有欠户告了我家，说我们欠钱不还么？可怜我儿子身死之后，家中已是度日为难，那里有钱还人？我虽是小户人家，从未见官到府的现丑，这事如何是好？求你们公差看点情面，作点好事，代我在太爷面前先回一声，我这里变卖了物件，赶紧清理是了。今日先放了宽限，免得我们到堂。”说着，两眼早流下泪来。洪亮见他实是忠厚无用的妇人，乃道：“你且放心、并非有债家告你，只因大爷欲提你媳妇前去问话，你且将他交出，或者做点人情不带你前去。”洪亮还未说完，毕顺的母亲早叫嚷起来，哭道：“我道你们真是县里差来，原来是狐假虎威来恐唬我们百姓。他既是个官长，无人控告，为何单要提我媳妇？可见得你们不是好人，见我媳妇是个孀居，我两人无人无势，故想出这坏主意将他骗去，不是强奸，就是买了为娼，岂不是做梦么！你既如此，祖奶奶且同你拼了这老命，然后再揪你进城。看你那县太爷问也不问。”说着，一面哭一面奔上来就揪洪亮。旁边那两个差快忍耐不住，将毕顺的母亲推了坐下，喝道：“你这老婆子，好不知事。这是洪都头格外成全，免得你抛头露面，故说单将你媳妇带去。你看错了意见，反说我们是假的。天下事假得来，堂谕是太爷亲笔写的，难道也假来么？我看你也太糊涂，怪不得为媳妇蒙混。不是遇见这位清天太爷，恐你死在临头还不知道。”众人正在这里揪闹，下首房内门扇一响，他媳妇早站了出来，向着外面喊道：“婆婆且站起来，让我有话问他，一不是你们罗唆，二不是有人具控，我们婆媳在这家中又未做那犯法的事件，古语说得好，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他虽是个地方官，也要讲个情理。皇上家里见有守节的妇女，还立词旌表，着官府春秋祭祀。从未有两代孀居地方官出差罗唆的道理。他要提我不难，只要他将案情说明，我两人犯了何法，那时我也不怕到堂辨个明白。若是这样提人，无论我婆媳不能遵提，即便前去，那时难请我两人回来，可不要说我得罪官长。”众差快听他这番言语，如刀削的一般，伶牙利齿，说个不了，众人此时反被他封住，直望着洪亮。洪亮笑道：“你这小妇人，年纪虽轻，口舌到来得伶俐，怪不得干出那惊人的事件。你要问案情提你何事，我们也不是昌平县，但知道凭票提人。你要问，你到堂上问去，这番话前来唬谁？”当时丢了个眼色，众人会意，一拥上前将他揪住，也不容他分辨，推推拥拥出门而去。毕顺的母亲见媳妇为人揪了去，自己虽要来赶，无奈是一个孤身，怎经得这班如狼似虎的公差阻挡，当时只得哭喊连天，在地下乱滚了一阵。众人也无暇理问。

到了镇上，那些店家铺户见毕家出了此事，不知为着何故，皆拥上来观看。洪亮怕闲人吵杂，高声说道：“我们是昌平县狄太爷差来的，立刻到堂讯问。你们这左右邻舍的此时在此阻着去路，随后提质邻舍可不要躲避。这案件不是寻常的案子。”说着，那些闲人深恐牵涉在身上，也就纷纷的退去，洪亮趁此一路而来。约至午正时分，已到了署内，当即进去禀知了狄公。狄公传命大堂伺候，自己穿了冠带，暖阁门开，升坐公案。早见各班书案吏役齐列两旁，当即命带人犯。两边威武一声，早将毕顺的妻子跪在阶下。狄公还未开口，只见他已先问道：“小妇人周氏叩见太爷，不知太爷有何见谕，特令公差到镇提讯，求太爷从速判明。我乃少年孀妇，不能久跪公堂。”狄公听了这活，已是不由不动怒，冷笑道：“你好个孀妇两字，你只能欺那老妇糊涂，本县岂能为你蒙混！你且抬起头来，看本县是谁？”周氏听说，即向上面一望，这一惊不小，心下想道：“这明是前日那个卖药的郎中，怎么做了这昌平知县？怪不得我连日心慌意乱，原来出了这事。设若为他盘出，那时如何是好？”心内虽是十分惧怕，外面却不敢过形于色，反而高声回道：“小妇人前日不知是太爷前去，以致出言冒犯。虽是小妇人过失，但不知不罪，太爷是个清官，岂能为这事迁怒？”狄公喝道：“你这淫妇，你不认得本县。你丈夫正是少年，理应夫妇同心，百年偕好，为什么存心不善，与人通奸，反将亲夫害死？汝且从实招来，本县或可施法外之仁，减等问罪。若竟游词抵赖，这三尺法堂，当叫你立刻受苦。你道本县昨日改装是为何事？只因你丈夫身死不明，阴灵未散，日前在本衙告了阴状，故尔前去探访。谁知你目无法纪、毁谤翁姑，这忤逆两字已是罪不可逭。汝且从实供来，当日如何将丈夫害死，奸夫何人。”周氏听说他谋弑亲夫，真是当头一棒，打入脑心，自己的真魂早已飞出神窍。赶着回道：“太爷是百姓的父母，小妇人前日实是无心冒犯，何能为这小事想出这罪名诬害。此乃人命攸关之事，太爷总要开恩，不能任意的冤屈呢！”狄公喝道：“本县知你这淫妇是个利口，不将证据还你，谅你也不承认。你丈夫阴状上面写明你的罪名，说他身死之后，你恐他女儿长大后露了机关败坏你事，因此与奸夫通同谋害，用药将女儿药哑。昨日，本县已亲眼见着，你还有何赖？再不从实供明，本县就用刑拷问了。”此时周氏那里肯招？只顾的呼冤叫屈，说道：“小妇人从何处招起？有影无形的起了这风波。三尺之下，何求不得？虽至用刑拷死，也不能胡乱承认的。”狄公听了，怒道：“你这淫妇，胆敢当堂顶撞本县！拼着这一顶乌纱不要，任了那残酷的罪名，看你可傲刑抵赖。左右，先将他拖下，鞭背四十！”一声招呼，早上来许多差役，拖下丹墀，将周氏上身的衣服撕去，吆五喝六，直向脊背打下。不知周氏究竟肯招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书案——官名。职主管文书工作。

忤（wù，音午）逆——违反，抵触。

逭（huàn，音换）——逃避。

丹墀（chí，音迟）——墀即台阶。古时宫殿前的台阶以红色饰，故名丹墀。

第八回 鞠 奸情利口如流 提老妇痴人可悯

却说周氏被打四十鞭背，那里就肯招认，当时呼冤不止，向着堂上说道：“太爷是一县的父母，这样无凭案件，就想害人性命，还做什么官府？今日小妇人拼打死在此，要想用刑招认，除非三更梦话。钢刀虽快不杀无罪之人。你说我丈夫身死不明告了阴状，这事谁人作证？他的状呈现在何处？可知道天外有天。你今为着私仇，前来诬害，上司衙门未曾封闭。即便官官相护，告仍不准，阳间受了你的刑辱，阴间也要告你一状。诬良为盗，尚有那反坐的罪名，何况我是经年的孀妇。我拼了一命，你这乌纱也莫想戴稳了。”当时在堂上哭骂不止。狄公见他如此利口，随又叫人抬夹棍伺候。两旁一声威武，噗咚一声，早将刑具摔下。周氏到了此时，仍是矢口不移，呼冤不止。狄公道：“本县也知道你既淫且泼，量你这周身皮肤，想不是生铁浇成。一日不招，本县一天不松刑具。”说着又令左右动手。此时那些差快，望着周氏如此辨白，彼此皆目中会意，不肯上前。内有一个快头，见洪亮也在堂上，赶着丢了个眼色。两人到了暖阁后面，向他问道：“都头，昨日同太爷究竟访出什么破绽，此时在堂上又叫人用刑。设若将他夹死，太爷的功名，我们的性命……。怎么说告阴状起来，这不是无中生有？平时甚是清正，今日何以这样糊涂。即是他谋弑亲夫，也要情真事确，开棺验后方能拷问。都头此时可上去先回一声，还是先行退堂访明再问，还是就此任意用刑？你看这妇人一张利口，也不是恐唬的道理。若照太爷这样，怕功名有碍。”洪亮听了这话，虽是与狄公同去访察，总因这事相隔一年，从无有人告发，不能因那哑子就作为证据，心内也是委决不下，只得走到狄公身边，低声回了两句。狄公当时怒道：“此案乃是本县自己访问，如待有人告发，今这死者冤抑也莫能伸了，本县还在此地做什么县令？既然汝等不敢用刑，本县明日必开棺揭验。那时如没有伤痕，我也情甘反坐。此案总不能因此不办。”说着，向周氏道：“你这淫妇，仍是如此的巧辨。本县所说，你应该听。临时验出治命，谅你也无可抵赖了。”当时先命差媒将周氏收禁，一面出签提毕顺的母亲到案，然后令值日差到高家洼安排尸场，预备明日开棺。这差票一出，所有昌平具的书役，无不代狄公耽惊受怕，说这事不比儿戏，虽然事有可疑，也不能这样办法。设若验不出来，岂不白送了性命？

不说众人在私下窃议，单说那个公差到了皇华镇上，一直来至毕顺家门首，已是上灯时分，但见许多闲人纷纷扰扰，在那巷口站住，说道：“原来前日狄太爷在这镇上，我说他虽是个清官，耳风也不能如此灵通。现在既被他看出破绽，自然彻底根究了。那个老糊涂还在地下哭呢，这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狄太爷也不能因这疑案，就拷了口供。照此看来，随后总有大发作的时节。”彼此正在那里闲谈，差人已到巷内，高声喊道：“诸位闲人可分开了，我们数十里跑来，为的这件公事，此时拥在这里，也无意味，要看热闹，明日到高家洼去。”说着，分开众人到了里面，果见那老妇人嘴里哭道：“这不是天突下的祸！昨日以他真是郎中先生，那知是改扮的装束。我媳妇同我住在一处，即便有两句忤逆的话，也不是邪路上的事，要他起这风波何事？我明日也不要命了，进城同他拼了这条老命。”那个差人走

鞠(j, 音居)——通“鞠”，审讯，审问。

反坐——法律用语。指按诬告别人的罪名对诬告人施以惩罚。

了上去，喝道：“你这人好不知事，太爷为你好，代你儿子伸冤，你反如此混说。你既要去拼命，可巧极了，太爷现在堂上立等回话，就请你同去，免得你媳妇一人在监内。”说着，将他拖起要进城去。毕顺的母亲见又有差人前来，正是伤心的时节，也不问青红皂白，揪着他衣领哭个不止。说道：“我这家产物件也不要了，横竖你那狗官会造言生事，准备一命，同他控告。老娘不同你前去，也对不起我那媳妇。”当时也就出了大门同走。那个差人见他遭了这事，赶着向何垵说道：“我们虽为他带累，跑了这许多路径，但见这样也实是不忍。这个小小门户也不是容易来的。那样物件不用钱置？你可派两个伙计代他看这一夜，也是你我的好事。”何垵当时也就答应下来。见他两人趁着月色，连夜的前去。到了三更以后，已至城下。所幸守门将士均是熟人，听说县里的公差，赶紧将门开了放他两人进去。此时狄公已经安歇，差人先将毕顺的母亲带入班房，暂住一夜。

次日一早，等狄公起身，禀到已毕，随即又升坐大堂，将人带上。狄公问道：“你这妇人，虽是姓毕，娘家究是何姓？本县前日到你镇上，可知为你儿子的事件。只因他身死不明，为汝媳妇害死，因本县在此是个清官，专代人家伸冤理枉，因此你儿子告了阴状，求我为他伸冤。今日带汝前来，非为别事，可恨你那媳妇坚不承认，反说本县有意诬害。若非开棺相验，此事断不能分辨。死者是你的儿子，故此提你到案。”毕顺的母亲听见这话，那里答应！当时回道：“我儿子已死有一年，为什么要翻看尸骨？他死的那日晚上我还见他在家。临入殓之时，又众目所见。太爷说代我儿子伸冤，我儿子无冤可伸，为何乱将我媳妇拷打？这事无凭无证，你既是个父母官，就该访问明白。这样害人，是何道理？我娘家姓唐，在这本地已有几代，那个不知道是个良善的百姓，要你问他则甚？莫非又要拖累别人么？今日在此同你说明，不将我媳妇放出，我也不想回去。拼着一命死在此地，也不能听你胡言胡语，害了活的又寻找那死的。”说着，就在堂上哭闹不止。狄公见他真是无用老实的人，一味为媳妇说话，心下甚是着急，说道：“你这妇人，如此糊涂，怪不得你儿子死后深信不疑，连本县这样判说你还是不能明白，可知本县是为你起见，若是开棺验不出伤痕，本县也要反坐。只因那死者阴魂不服前来告状，你今不肯开验，难道那冤枉就不伸么？本县既为这地方的官府，不能明知故昧。准备毁了这乌纱，也要辨个水落石出，这开验是行定了。”说着，令人将他带下，传令明早辰时前去，未时登场。当即退堂到了书房里面，先备详文申详上宪。所有外面那些差役人等，虽是猜疑不定，说狄公卤莽，无奈不敢上去回阻，只得各人预备了相验的用物。

这了一夜，次日天色将明，众差役已陆续前来。先发了三梆，到大堂伺候。到了辰时，狄公升了公座。先传原差并承验的件作，说道：“这事比那寻常案件不同，设若无伤，本县毁了这功名是小，汝等众人也不能无事。今日务将伤痕验明，方好定案治罪，为死者伸冤。”众差听命已毕，随即将唐氏、周氏两人带到堂上。狄公又向周氏说道：“你这淫妇，昨日情愿熬刑。只是不肯招认。可知你欺害得别人，本县不容你蒙混。今日带同你婆媳前往开验，看汝再有何辨。”周氏见狄公如此利害，心下说道：“不料他这样认真，但是此去未必就验得出来，不如也咬他一下，叫他知道我的利害。”当时回道：“小妇人冤深如海，太爷挟仇诬害，与死者何干？我丈夫死有一年，

卤(1,音鲁)——通“鲁”，笨。

忽然开棺翻乱，这又是何意见？如有伤痕，小妇人自当认罪。设若未曾伤害，太爷虽是个印官，律例上有何处分，也要自己承认的，不能拿着国法为儿戏，一味的诬害平人。”狄公冷笑了一声，不知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陶土工具结无辞 狄县令开棺大验

却说狄公见周氏问他开棺无伤，诬害良民，律例上是何处分，狄公冷笑了一声道：“本县无此胆量，也不敢穷追此案。昨已向你婆婆说明，若死者没有伤痕，本县先行自己革职治罪。此时若想用言恐吓，就此了结这案件，在别人或可为汝蒙混，本县面前也莫生此妄想。”传令将唐氏、周氏先行带往尸场。一声招呼，那些差役也不由他辨白，早已将他两人拖下，推推拥拥上了差轿，直向高家洼而去。狄公随即也就带同刑件等人，上轿而来。一路之上，那些百姓听着开棺揭验，皆说轻易不见的事件，无不携老扶幼，随着轿子前去看望。

约有午初时分，已到皇华镇上。早有何垵同土工陶大喜前来迎接，说道：“尸场已布置停妥，请太爷示下。”狄公招呼他两人退去，向着洪亮道：“汝前日在浴堂里面听那袁五说，那个洗澡的后生就开店在毕顺左近，汝此刻且去访一访，是何名姓，到高家洼回报本县。今日谅来不及回城，开验之后，就在前日那客店内暂作公馆。”吩咐已毕，复行起轿前行。没有一会时节，早已到了前面，只见坟冢左首搭了个芦席棚子，里面设了张公案，所有听差人众皆在右首芦席棚下，挖土的器具已放在坟墓面前。狄公下轿，先到坟前细看了一遍，然后入了公座。将陶大喜同周氏带上，问道：“前日本县在此，汝说这坟冢是毕家所葬，此话可实在么？此事非比平常，设若开棺揭验不是毕顺，这罪名不小。那时后悔就迟了。”陶大喜道：“小人何敢撒谎？现在他母亲妻子全在此地，岂有讹错之理！”狄公道：“非是本县拘执，奈周氏百般奸恶，他与本县还问那诬害良民的处分呢。若不是毕顺的坟冢，不但阻碍这场相验，连本县总有罪名了。汝且具了结状，若不是毕顺，将汝照例惩办。”随向周氏说道：“汝可听见么？本县向来为百姓理案，从无袒护自己的意见。可知这一开棺，那尸骸骨就百般苦恼，汝是他结发的夫妻，无论谋弑怎样，此时也该祭拜一番，以尽生前的情义。”说着，就令陶大喜领他前去。可怜唐氏见狄公同他媳妇说了这话，眼见得儿子翻尸倒骨，一阵心酸，早忍不住嚎陶大哭。揪着周氏说道：“我的儿呀，我毕家就如此败坏，儿子身死已是家门不幸，死之后还要遭这祸事！遇见这个狗官，教我怎不伤心？”只见周氏高声说道：“我看你不必哭了，平时见在家，容不得我安静。无辜带了回去，找出这场祸事，现在哭也是无益。既要开棺揭验，等他验不出伤来，那时也不怕他是官是府。皇上立法叫他来治百姓的，未曾叫他害人。那个反坐的罪名，也不容他不受，叫我祭拜，我就祭拜便了。”当时将他婆婆推了过去，自己走到坟前拜了两拜。不但没有伤心的样子，反而现出那淫泼的气象，向着陶大喜骂道：“你这老狗头，多言多语，此时在他面前讨好，开验之后，谅你也走不去。你动手罢，祖奶奶祭拜过了。”陶大喜为他骂了这一顿，真是无享受屈。因他是个苦家，在尸场上面不敢与他争论，只得转身来回狄公。狄公见周氏如此撒泼，心下说道：“我虽欲为毕顺伸冤，究竟不能十分相信。因是死者的妻子，此时开棺翻骨，就该伤悲不已，故令他前去祭拜，见他的动静。那知他全不悲苦，反现出这凶恶的形像，还有什么疑惑？必定是谋弑无疑了。”随即命土工开挖。陶大喜一声领命，早已与那许多伙计铲挖起来。

没有半个时辰，已将那个棺柩现出。众人上前，将浮土拂去，回禀了狄公，抬至验场上面。此时唐氏见棺柩已被人挖出，早哭得死去活来，昏晕在

地。狄公只得令人搀扶过去，起身来至场上，先命何垵同差役去开棺盖。众人领命上前，才将盖子掀下，不由的一齐倒退了几步，一个个吓得吐舌摇唇，说道：“这事真奇怪了，即便身死不明，决不至一年有余两只眼睛犹如此睁着。你看这形像，岂不可怕！”狄公听见，也就到了棺柩旁边，向里一看，果见两眼与核桃相似，露出外面，一点光芒没有，但见那灰色的样子，实是骇异，乃道：“毕顺，毕顺，本县今日特来代汝伸冤，汝若有灵，赶将两眼闭去，好让众人进前。无论如何，总将你这案件讯问明白便了。”那知人虽身死，阴灵实是不散，狄公此话方才说完，眼望着闭了下去。所有那班差役以及闲杂人等，无不惊叹异常，说这人谋死无疑了，不然何以这样灵验？当即狄公转身过来。内有几个胆大差役，先动手将毕顺抬出了棺木，放在尸场上面。先用芦席遮了阳光，件作上来禀道：“尸身入土已久，就此开验恐难现出，须先洗刷一番，方可依法行事，求太爷示下。”狄公道：“本县也知这缘故，但是他衣服未烂，四体尚全，还可以减相验，免令死者再受洗刷之苦。”件作见狄公如此说，只得将尸身的衣服轻轻脱去。那身上的皮肤已是朽烂不堪，许多碎布贴在上面，欲想就此开验，无奈那皮色如同灰土，仿佛不用酒喷辨不出伤痕所在，只得复行回明了。狄公令陶大喜择了一方宽展的闲地，控了深塘，在左近人家取来一口铁锅，就在那荒地上与众人烧出一锅热水。先用软布浸湿，将碎布揩去，复用热水在浑身上下洗了一次。然后件作取了一斗碗高粱烧酒，四处喷了半会，用布将死者盖好。

此时尸场上面如人山人海相似，皆挤作一团，望那件作开验。只见他头脸两阳验起，一步一步到小腹为止，仍不见他禀报伤痕，众人已是疑惑。复见他与差役将尸身搬起，翻过脊背，从头顶上验至毅道，仍与先前一般，又不见报出何伤。狄公此时也就着急，下了公案，在场望着众人动手。现在上身已经验过，只得来验下半部。腿部所有的皮肤骨节，全行验到，现不出一一点伤痕。件作只得来禀狄公说：“小人当这差使，历来验法皆分正面阴面，此两处无伤，方用银签入口，验那服毒药害。毕顺外体上下无伤，求太爷示下。”狄公还未开口，早有那周氏揪着那件作，怒道：“我丈夫身死一年，太爷无故诬害，说他身死不明、开棺揭验。现在浑身无伤，又要银签入口，岂不是无话搪塞，想出这件来害人！无论是暴病身亡，即便被这狗官看出破绽，是将他那腹内的毒气，这一年之久也该发作，岂有周身无伤无毒腹内有毒之理？他不知情理，你是有传授的，当这差使非止一年，为何顺他的意旨令死者吃苦？这事断不能行。”说着，揪了件作，哭闹不休。狄公道：“本县与你已言定在先，若是死者无伤，情甘反坐。这项公事昨晚已申详上宪，岂能有心搪塞？但是历来验尸，外体无伤须验内腹，此是定律。汝何故揪着公差，肆行撒泼，难道不知王法么？还不从速放下，让他再验腹内。若果仍至无伤，本县定甘反坐便了。此时休得无礼。”周氏听道，“我看太爷也不必认真，此刻虽是无伤，还可假同说项。若定与死者作对，验毕之后仍无毒物，恐那反坐的罪名，太爷就掩饰不来了。”一番话说得件作不敢动手，不知狄公当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搀——同“搀”。

毅（g，音谷）——古指童子。

第十回 恶淫妇阻挡收棺 贤令尹诚心宿庙

却说周氏一番话，欲想狄公不用银签入口，狄公那里能行，说道：“本县验不出伤痕，理合认罪，岂能以人命为儿戏，反想掩过之理。正面阴面既是无伤，须将内部验毕方能完事。”当时也不容周氏再说，命仵作照例再验。只见众人先用热水由口中灌进，轻轻在胸口揉了两下，复又从口内吐出。两三次以后，取出一根细银签子，约有八寸上下，由喉中穿入进去，停了一会，请狄公起签。狄公到了尸身前面，见那件作将签子拔出，依然颜色不变，向着狄公道：“这事实令人奇怪。所有伤痕治命的所在，这样验过，也该现出。现在没有伤痕，小人不敢承认这事。请太爷先行标封，再请邻村相验，或另差老年仵役前来复验。”狄公到了此时，也不免着急，说道：“本县此举虽觉孟浪，奈因死者前来显灵，方才那两眼紧团即是明证。若不是谋弑含冤，焉能如此灵验！”当时向周氏说道：“此时既无伤痕，只得依例申详，自行情罪。但死者已经受苦，不能再抛尸露骨弃在此间，先行将他收棺标封，暂厝便了。”周氏不等他说完，早将原验的那口棺木打得分散，哭道：“先前说是病死，你这狗官定要开验。现在没有伤痕，又想收验。做官就这样做的么？我等虽是百姓，未经犯法总不能无辜拷打。昨日用刑逼供，今天草菅人命，这事如何行得？既然开棺，就不能收验。我等百姓，也不可这样欺罔的。一日这案不结，一日不能收棺。验不出伤来，拼得那侮辱官长的罪名，同你拼了这命。”说着，就奔上来，揪着狄公撒泼。唐氏见媳妇如此，也就接着前来。两人并在一处，闹骂不上。狄公到了此时，也只得听他缠扰。所有那些闲人，见狄公在此受窘，知他是个好官，皆上来向周氏说道：“你这妇人，也太不明白。你丈夫已受了这洗刷的苦楚，此时再不收验，难道就听他暴露？太爷既允你申详请罪，谅也不是谎你。且这事谁人不知，欲想遮掩也不能行。我看，你在此胡闹也是无用，不如将尸身先验起来，随他一同进城，到衙门候信，方是正理。”周氏见众人异口同词，心想：“我不过这样一闹，阻他下次再验。难得他收棺，随后也可无事了。”当时说道：“非是我令丈夫受苦，奈这狗官无故寻隙。既是他自行首告，我就在他衙门坐守便了。此刻虽然入验，那时不肯认罪，莫谓我哄闹公堂。”说着，松手下来，让众人布置。无奈那口旧棺已为他打散，只得赶令差役奔到皇华镇上，买了一口薄棺。下晚时节，方才抬来，当即草草验毕，厝在原处，标了仔记。然后带领人众向皇华镇而来。就在前次那个客店住下。唐氏先行释回，周氏仍然管押。

各事吩咐已毕，已是上灯多时。狄公见人众散后，心下甚是疑虑。只见洪亮由外面进来，向着狄公道：“小人奉命访查，那个后生姓陈名瑞鹏，就在这镇上开设店铺。因与毕顺生前邻舍，故他死后不免可惜。至这案情，也未必知道。但说周氏于毕顺在日，时常在街前嬉笑，殊非妇人道理。毕顺虽经管束几次，只是吵闹不休。至他死后，复反终日不出大门，甚至连外人皆不肯见。就此一端，所以令人疑惑。此时既验无实证，这事如何处置？以死者看来，必是冤抑无疑，若论无伤，又不好严刑拷问，太爷还要设法。而且六里墩那案，已有半月，乔泰、马荣俱未访得凶手。接连两案，皆是平空而起，一时何能了结？太爷虽不以功名为重，但是人命关天，也要打点打点。”

两人正在客寓谈论，忽听外面人声鼎沸，一片哭声到了里面。洪亮疑是

唐氏前来胡闹，早听外面喊道：“你问狄太爷，现在中进呢。虽然是人命案件，也不能这样紧急。太爷又不是不代你伸冤，好好歇一歇，说明白了，我们替你回。怎么知道就是你的丈夫？”洪亮知又出了别事，赶了前来访问。那知是六里墩被杀死那无名男子的家属前来喊冤。洪亮当时回了狄公，吩咐差人将他带进。狄公见是个四十以外的妇人，蓬头垢面，满脸的泪痕，方走进来即大哭不止，跪在地下直呼：“太爷伸冤！”狄公问道：“你这人是何门氏？何以知道那人是汝丈夫？从实说来，本县好加差捕缉。”那个妇人道：“小妇人姓汪，娘家仇氏，丈夫名叫汪宏，专以推车为业，家住治下流水沟地方，离六里墩相隔有三四十里。那日因邻家有病，请我丈夫到曲阜报信，来往有百里之遥，要一日赶回，是以三更时节就起身前去。谁知到了晚间，下见回来。初时疑惑他有了耽搁，后来等了数日，曲阜的人已回来，问起情由，反说我丈夫未曾前去。小妇人听了这话，就惊疑不定，只得又等了数日，仍不见回来，惟有亲自前去寻找。那知走了六里墩地方，见有一口棺柩招人领认，小妇人就请人将告示念了一遍，那所开的身材年岁，以及所穿的衣服，是我丈夫汪宏，不知何故被人杀死。这样冤枉，总要求太爷理楚呢。”说着，在地下痛哭不止。狄公见他说得真切，只得解劝了一番，允他到其缉获。复又赏给了十吊钱，令他将尸他领去，汪仇氏方才退山。狄公一人闷闷不已，想道：“我到此间，真是为国为民，清理积案。此时接连出这无头疑案，不将这事判明，何以对得百姓？六里墩那案尚有眉目，只要邵姓获到，一鞠就可清楚。惟毕顺这事，验不出伤来，却是如何了结？仍看那周氏如此凶恶，无论他不容我含糊了事，就是我见毕顺两次显灵，也不能为自己的功名，不代他追问。惟有回衙默祷阴官，求他暗中指示，或可破了这两案。”当时烦闷了一会，小二送进酒饭，勉强吃了些饮食。复与洪亮两人出去私访了一次，仍然不见端倪，只得胡乱回转店中，安歇了一夜。

次日一早，乘轿回衙。先绕道六里墩，见汪仇氏将尸棺领去，方才回转衙中。先具了自请议处的公事，升坐大堂。将周氏带至案前，与他说了一遍道：“本县先行请罪，但这案一日不明，一日不离此地。汝丈夫既来告那阴状，今晚且待本县出了阴差，将他提来，询问明白，再为讯断。”周氏那里相信？明知他用话欺人，说道：“太爷也不必如此做作，即便劳神问鬼，他既无伤痕，还敢再来对质么？太爷是堂堂阳官，反而为鬼所弄，岂不令人可笑。既是详文缮好，小妇人在此候信便了。”当时狄公听他这派讥讽的话头，明知是当面骂他，无奈此时不好用刑惩治，只得令原差仍然带去。自己退入后堂，具了节略，将那表章写好。然后斋戒沐浴，令洪亮先到县庙里招呼，说今晚前来宿庙，所有闲杂人等，概行驱逐出去。然后回来取了行李，俟至下昼时分，进了点饮食，也不鸣锣开道，只带了洪亮一人来至庙内。

早有主持迎接进去，在殿上点了香烛。狄公命他出去，自己行礼已毕，将表章跪诵一遍，在炉内焚去。命洪亮在下首伺候，一人在左边，将行李铺好，先在蒲团上静坐了一会，约至定更以后，复至神前祷告一番。无非谓“阴阳虽隔，司理则同。官有俸禄，神有香火，既受此职，应问此事，叩我冥司，明明指示”这几句话。祷毕，方到铺上坐定，团目凝神，以待鬼神显圣。不知狄公此次宿庙将这两案可否破获，且看下回分解。

鞠(j,音居)——审问。

缮(shàn,音扇)——抄写。

第十一回 求灵签隐隐相合 详梦境凿凿而谈

却说那狄公在那庙祷告已毕，坐在蒲团上闭目凝神，满想朦胧睡去，得了梦验，便可为死者伸冤。那知日来为毕顺之事过于烦神，加之开棺揭验，周氏吵闹，汪仇氏呼冤，许多事件团在心中，以致心神不定，此时在蒲团上面，坐了好一会工夫，虽想安心合眼，无奈不想这件事来，就是那一件触动，胡思乱想，直至二鼓时分依然未曾闭眼。狄公自己着急，说道：“我今日原为宿庙而来，到了此刻尚未睡去，何时得神灵指示？”自己无奈，只得站起身来，走到下首，见洪亮早经睡熟，也不去惊动于他，一人在殿上闲步了几趟。转眼见神桌上摆着一本书相似，狄公道：“常言观书引睡魔，我此时正睡不着，何不取他消遣？或者看了困倦起来，也未可知。”想着，走到面前。取来一看，谁知并不是什么书卷，乃是郡庙内一本求签的签本。狄公暗喜道：“我不能安睡，深恐没有应验，现在既有签本在此，何不先求一签，然后再为细看。若能神明有感，借此指示，岂不更好。”随即将签本在神案上复行供好，剔去腊花，添了香火，自己在蒲团上拜了几拜，又祷告了一回，伸手在上面取了签筒，嗦落嗦落摇了数下，里面早穿出一条竹签。狄公赶着起身，将签条拾起一看，上面写着五字，乃是“第二十四签”。随即来至案前，将签本取过，挨次翻去。到了本签部位，写着“中平”二字，按下有古人名，却是骊姬。狄公暗想道：“此人乃春秋时人，晋献公为他所惑，将太子申生杀死，后来国破家亡，晋文公出奔，受了许多苦难。想来，这人也要算个淫恶的妇人。”复又望下面看去，只见有四句道：

不见司晨有牝鸡，为何晋主宠骊姬。

妇人心术由来险，床第私情不足题。

狄公看毕，心下犹疑不决，说道：“这四句大概与毕顺的案情相仿，但以骊姬比周氏，虽是暗合，无奈只说出起案的原由，却未将破案的情节叙出。毕顺与他本是夫妇，自然有床第私情了。至于头一句，不见司晨有牝鸡，你看我前日私访到他家中之时，他就恶言厉声骂个不了，不但骂我，而且骂他婆婆，这明明是牝鸡司晨了。第二句是说毕顺不应娶他为妻。若第三句，只是不要讲的，他将亲夫害死，心术岂不险毒？签句虽然暗合，但是不能破案，如何是好？”自己在烛光之下，又细看了两回，竟想不出别的解说来，只得将签本放下。听见外面已转敲，就此一来，已觉得自己困倦。转身来至上首床上，安心定意，和衣睡下。

约有顿饭时刻，朦胧之间见一个白须老者走至面前，向着喊道：“贵人连日辛苦了。此间寂寞，何不至茶房品茗，听那来往的新闻。”狄公将他一看，好似个极熟的熟人，一时想不出名姓，也忘却自己现在庙中，不禁起身随他前去。到了街坊上面，果见九流三教，热闹非常。走过两条大街，东边角上有一座大大的茶坊，门前悬了一面金字招牌，上写“问津楼”三字。狄公到了门口，那老音邀他进内。过了前堂，一方天井，中间有一六角亭子，内里设了许多桌位。两人进了亭内，拣着空桌坐下。抬头见上面一方匾额，现出三个金字，乃是“指迷亭”三字，亭口一付黑漆对联，上联是：

骊姬（lǐ jī，音丽机）——人名。

牝（pìn，音聘）——雌性的（指鸟兽）。

茗（míng，音明）——指茶。

寻孺子遗踪，下榻传为千古事。

问尧夫究竟，卜卦难觅四川人。

狄公看罢，问那老者道：“此地乃是茶坊，何为不用那卢全、李白这派俗典，反用这孺子、尧夫，又什么卜卦下榻，岂不是文不对题？而巨下联又不贯串。尧夫又不是蜀人，何以说四川两字？看来实是不雅。”那老者笑道：“贵人批驳虽然不错，可知，他命意遣词并非为这茶坊起见，日后贵人自然晓得。”狄公见他如此说法，也不便再问。忽然自坐的地方并不是个茶坊，乃变了一个耍戏场子，敲锣击鼓，满耳冬冬。不下有数百人，围了一个人圈子，里面也有舞枪的，也有砍刀，也有跑马卖线破肚栽瓜的，种种把戏，不一而足。中间有一个女子，年约三十上下，睡在方桌上，两脚高起，将一个头号坛子打得滚圆。但见他两只脚一上一下，如车轮相似。正耍之时，对面出来一个后生，生得面如傅粉，唇红齿白，见了那个妇人，不禁嬉嬉的一笑。那妇人见他前来，也就欢喜非常，两足一蹬，将坛子踢起半空，身躯一拗，竖立起来，伸去右手将坛底接住。只听一声喊叫：“我的爷呀，你又来了。”忽然坛口里面跳出一个十二三岁女孩子，阻住那男子的去路，不准与那女子说笑。两人正闹之际，突然看把戏的人众纷纷散去，顷刻之间，不见一人。所有那个坛子以及男女孩子，均不知去向。

狄公正然诧异，方才同来的老者复又站在面前说道：“你看了下半截，上半截还未看呢，从速随我来罢。”狄公也不解他究是何意，不由得信步前去。走了许多荒烟蔓草的地方，但见些奇禽怪兽盘了许多死人那里咬吃。狄公到了此时，不觉心中恍惚惧怕起来。瞥见一个人身睡在地下，自头至足如白纸仿佛，忽然有一条火赤炼的毒蛇由他鼻孔内穿出，直至自己身前。狄公吓了一跳，直听：那老者说了一声“切记”，不觉一身冷汗，惊醒过来。自己原来仍在那庙里面，听听外边更鼓，正文三经。扒坐起来，在床边定了一定神，觉得口内作渴。将洪：亮喊醒，将茶壶担揭开，倒了一盏茶递与狄公。等他饮毕，然后问道：“大人在此：半夜，可曾睡着么？”狄公道：“睡是睡着的，但是心神觉得恍惚。你睡在那边，可曾见什么形影不成？”洪亮道：“小人连日为访这案件东奔西走，已是辛苦万分，加之为大人办这毕顺的案茫无头绪，满想在此住宿一夜，得点梦兆，好为大人出力，谁知心地糊涂，倒身下去就睡熟了，不是大人喊叫，准是到此时还未醒呢。小人实未曾梦见什么，不知大人可否得梦？”狄公道：“说来也是奇怪，我先前也是心烦意乱，直至二鼓时分依然未曾台眼。后来无法，只得起身走了两趟，谁知见神案上有个签本。”说着就将求签对洪亮说了一遍，又将签句破解与他听。洪亮道：“从来签句类皆隐而不露，照这样的签条，已是很明白了。小人虽不懂得文理，我看并不在什么古人上推敲。上面首句有‘鸡子司晨’四字，或者天明时节有什么动静。从来奸情案子，大都多是明来暗去。鸡子叫的时节，正是奸夫偷走时候。第二句是个空论，第三句‘妇人心险’，这明是夜间与奸夫将人害死，到了大明方装腔做势的哭喊起来。你看那日毕顺看闹龙舟之后，家来已是上灯时分，再等厨下备了晚饭，同他母亲等人吃酒，酒后已到了定更时分，虽不能随他吃就遂去睡觉的道理，不无还要谈些闲话，极早到进房之时已有二鼓。再等他睡熟，然后周氏再与奸夫计议，彼此下手谋害，几次耽搁，岂不是四五更天方能办完此事！唐氏老奶奶说他媳妇夜间喊叫，哭他儿子身死，不过是个约计之时。二更是夜间，四更五更也是夜间。这是小人胡想，怕的周氏害毕顺之后，正合这‘牝鸡司晨’四字。如正在此

时谋害，这案倒容易办了。”狄公见他如此说法，乃道：“据你说来，也觉得在理。姑作他不在此时，你又如何办理？”洪亮道：“这句话显而易见，有何难解？我们多派几个伙计，日间不去惊动，大人回衙，仍将周氏交唐氏领回。他既到家，若真没有外路则已，如有别情，那奸夫连日必在镇上或衙门打听，见他回去，岂有不去动问之理？我们就派人在他巷口左右，通夜的梭巡，唯独鸡鸣的时节格外留神。我看如此办法，未有不破案之理。”狄公见他言之凿凿，细想这形影，倒有几分着落，乃道：“这签句你破解的不错了，可知我求签之后，身上已是困倦，睡梦之中所见的事情，更是离奇。我且说来，大家参详。”洪亮道：“大人所做何梦？签句虽有点影像，能梦中再一指示，这事就有八分可破了。不知大人还是单为毕顺这一案宿庙，还是连六里墩的案一齐前来？”狄公道：“我是一齐来的。但是这梦甚难破解，不知怎么又吃起茶来，随后又看见玩把戏的，这不是前后不应么？”当时又将梦中事复说了一遍。洪亮道：“这梦小人也猜详不出。请问大人，这孺子两字怎讲？为何下面又有下榻的字面，难道孺子就是小孩子么？”狄公见他不知这典故，胡乱的破解，乃笑道：“你不知这两字原由，所以分别不出。我且将原本说与你听！不知狄公所说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说对联疑猜徐姓 得形影巧遇马荣

话说狄公见洪亮不知这“孺子”典故，乃道：“这孺子不是作小孩子讲，乃是人的名字。从前有个姓徐的，叫做徐孺子，是个地方上的贤人。后来有位陈蕃，专好结识名士，别人皆不来往，惟有同这徐孺子相好。因闻他的贤名，故一到任时，即置备一张床榻，以便这徐孺子前来居住。旁人欲想住在这榻上，就如登天向日之难。这不过是器重贤人的意思，不知与这案件有何关合。”洪亮不等他说完，连忙答道：“大人不必疑惑了，这案必是有一姓徐的在内，不然那奸夫即是姓徐，惟恐这人逃走了。”狄公道：“虽如此说，你何以见得他逃走了？”洪亮道：“小人也是就梦猜梦。上联头一句乃是寻孺子遗踪，岂不是要追寻这姓徐的么？这一联有了眉目，且请大人将‘尧夫’原典说与小人听。”狄公道：“下联甚是清楚。尧夫也是个人名，此人姓邵，叫康节，尧夫两字乃是他的外号。此乃暗指六里墩之案，这姓邵的本是要犯，现在访寻不着，不知他是逃至四川去了，也不知他本籍是四川人在湖州买卖。你们以后访案，若遇四川的口音，须要留心盘问。”洪亮当时应答应说：“大人破解的不差，但是玩坛子的女人以及那个女孩，阻挡那个男人去路，并后来见着许多死人，这派境界皆是似是而非，这样解也可，那样解也可。总之，这两案总有点端倪了。”

两个谈论一番，早见窗格现出亮光，知是天已发白。狄公也无心再睡，站起身将衣服检理一回，外面住持早已在窗外问候，听见里面起身，赶着进来请了早安。在神案前敬神已毕，随即出去呼唤司祝，烧了面水，送进茶来，请狄公净面漱口。狄公梳洗之后，洪亮已将行李包裹起来，交与住持，以便派人来取。然后又招呼他，不许在外面走露风声，住持一一遵命。这才与狄公两人回衙而去。

到了书房，早有陶干前来动问，洪亮就将宿庙的话说了一遍。当即叫他到厨下取了点心，请狄公进饮食，两人在书房院落内伺候。到了辰牌时分，狄公传出话来，着洪亮协同值日差，先将皇华镇地甲提来问话。洪亮领命出去。下昼时分，何垵已到了衙中，狄公并不升堂，将他带至签押房内。何垵叩头已毕，站立一旁。狄公道：“毕顺这案件，明是身死不明，本县为他伸冤起见，反而招了这反1坐的处分。你是他本镇的地甲，难道就置身事外？为何这两日不加意访察，仍是如此延宕，岂不是故意藐法！”何垵见狄公如此说法，连忙跪在地下，叩头不止。说道：“小人日夜细访，实不敢偷懒懈怠。无奈没有形影，以致不能破案，还求大人开恩。”狄公道：“暂时不能破案，此事也不能强汝所难。但是你所辖界内，共有许多人家，镇上有几家姓徐的么？”何垵见问，禀道：“小人这地方上面，不下有二三千家。姓徐的也有十数家，不知大人问那一个？求大人示明，小人便去访问。”狄公道：“你这人也太糊涂，本县若知这人，早已出签提质，还要你询问么？只因这案情重大，访问有一徐姓男子，通同谋害。若能将此寻复，便可破了这案，因此命汝前来。你平时在镇上，可曾见什么姓涂的人家与毕顺来往？若是看见有一两人在内，且从实说来，以便提县审讯。”何垵沉吟了一会，望着上面说道：“小人是去年四月上坊，这案件是五月出的，不过一月之久。小人

宕(dang,音荡)——拖延。

懈怠(xièdài,音谢待)——松懈懒惰。

虽小心办公，实未知毕顺早时交结的何人，不敢在大人面前胡讲。好在这姓徐的不多，小人回去挨次访查，也可得了踪迹的。”狄公道：“你这个拙主见，虽想得不差，可知走露风声即难寻觅。且这人既做这大案，岂有不远扬之理？你此去务必不得声张，先从左近访起。似有了形影，赶紧前来报信，本县再派役前去。”何垲遵命，退了下來，回轉鎮上不提。

这里狄公又命洪亮、陶干两人，等到上灯时候，挨城而出，径自毕顺家巷口探听一回，当夜不必回来。一面暗暗的跟着何垲，看他如何访缉。你道狄公为何不叫他两人与何垲同去？皆因前日开棺之时，洪亮在皇华镇上住了数日，彼处人民大半认得，怕他日间去被人看见，反将正凶逃走。何垲是地方上的地甲，纵有点问张问李，这是他分内之事，旁人也不至疑惑。又恐何垲一人得了凶手，独力难支，拿他不住，因此令洪亮同陶干晚间前去，一则访访案情，二则见何垲在坊上还是勤力还是懒惰，也可知道。这是狄公的用意。

当日布置已毕，家人掌上灯来，一人在书房内，将连日积压的公事看了一会，用过晚饭。正拟安歇，忽然窗外噗冬噗冬跳下两人，把狄公吃了一惊。抬头一见，乃是马荣、乔泰。当时请安已毕，狄公问道：“二位壮士这几日辛苦，但不知所访之事如何？”马荣道：“小人这数日虽访了点形影，只是不敢深信，恐前去有了讹错，或是众寡不敌，反为不美，因此回来禀明大人。”狄公道：“壮士在何处看出破绽，赶快说来，好大家商量。”乔泰道：“小人自奉命之后，他向东北角上，小人就在西南角上，各分段私下访查。前日走到西乡跨水桥地方，天色已晚，在集上拣了个客店住下。但听同寓的客人闲谈，说高家洼这事，多半是自家害的自家人。小人见他们说得有因，也就答话上去，问道：‘你们这班人所说何事？可是谈的孔家客店的案么？’那人道：‘何尝不是？我看你也非此地口音，何以知道这事？莫非在此地做什么生意？’小人见他问了这话，只得答着机锋说道：‘我乃山西贩皮货客人，日前相验之时，我们有个乡亲也是来此地买卖，却巧那日就住在这店内，后来碰着谈论起来，方才晓得。闻说县里访拿得很紧，还有赏格在外。你们既晓得自家人所杀，何不将此人捉住，送往县内，一则为死者伸冤，是莫大功德，二则多少得几百银子，落得个快活。你我皆是做买卖的朋友，东奔西走，受了多少风霜，寻钱歇本，还不知道有这美事，落得寻点外水，岂不是好？’那班人笑道：‘你这客人说得虽是，我们也不是傻子，难道不知钱好？只因有个缘故在内。我们是贩卖北货的，日前离此有三四站地方，见有一个大汉，约在三十上下，自己推着一辆小车，车上两个极大的包裹，行色仓皇，忙忙的直向前走。准知他心慌脚乱，对面的人未尝留心，冬的一声，那车轮正碰在我们大车之上，登时车轴振断，将包裹撞落在地下。我们当他总要发急，不来揪打，定要大骂一番。那知他并不言语，跳下车将车轴安好，忙将包裹在地下拾起，趁此错乱之际，散了一个包袱，里面露出许多湖丝，他亦不问怎样，并入大包里面，上好车轴，仓皇失措推车向前奔去。听他口音，却是湖州人氏。后来到了此地，听说出这案，这人岂不是个正凶？明是他杀了车夫，匆匆逃走了。这不是自家害的自家么？不然焉有这样巧法，偏遇着这人也是湖州人氏？只怕他去远了。若早得了消息，岂不是个大大的财爻。’这派话，皆是小人听那客店人说的，当时就问了路引，以便次日前去追赶。却好马荣也来这店中住宿，彼此说了一遍。次早天还未明，就起身顺着路径一路赶去。走了三四日光景，到了邻境地方，有一所极大的村庄，见许多人

围着一辆车儿，阻住他的去路。小人们就远远的瞧看，果见有个少年大汉，高声骂道：‘咱老子走了无限的关隘，由南到北，从不惧怕与人。天大的事也做过了，什么希奇的事！损坏你的稻田，也不值几吊大钱，竟敢约众拦阻。若是好好讲说，老子虽然无钱，给你一包丝货，也抵得你们苦上几年。现在既然撒野，就莫怪老子动手了。’说着，两手放下车辆，举起拳头，东三西四，打得那班人抱头鼠窜，跑了回去。后来庄内又有四五十号好汉，各执锄头农器，前来报复。那知他不但不肯逃走，反赶上前去，夺了一把铁铲，就摔倒几人。小人见那人实非善类，欲想上去寻拿，又恐寡不敌众，只得等他打退众人，向前走去。两人跟到个大镇市上，叫什么双土寨，见他在客寓内住下，访知他欲在那里卖货，有几日耽搁，因此趱赶回来，禀知大人，究竟若何办法。”狄公听了这话，心下甚是欢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且先派人捉拿凶手。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隘（ai，音爱）——险要的地方。

趱（z n，音赞）——快走。

第十三回 双土寨狄公访案 老丝行赵客闻风

却说狄公听马荣说出双土寨来，心下触机，不禁喜道：“此案有几分可破了。你们果曾访这人姓甚名谁？果否在寨内有几天耽搁？若是访实，本县倒是有一计在此，无须动那手脚，即可缉获得此人。”乔泰见狄公喜形于色，忙道：“小人们访是访实在了，至于他姓名，因匆匆寻他卖货的根底，一时疏忽，未能问知。不知大人何以晓得这案可破？”狄公就将宿庙得梦的事告诉于他。说：“卜圭的圭字，乃是个双土，这贩丝的人就在双土寨内出货，而且又是个湖州人。岂非应了这梦？你两人可换了服色，同本县一齐前去，拣了个极大的客寓住下。访明那里谁家丝行，你即投在他行中，即说我是北京出来的庄客，本欲到湖州贩买蚕茧，回京织卖京缎，只因半途得病，误了日期，恐来往已过了蚕市，闻你家代客买卖，特来相投。若有客人贩丝，无论多少，皆可收买。他见我们如此说法，自然将这入带出，那时本县自有道理。”马荣、乔泰两人领命下来，专等狄公起身。狄公知此去有几日耽搁，当夜备了公出的文书。申详上宪。然后将捕厅传来，说明此意，着他暂管县印，一应公事代拆代行，外面一概莫露风声，少则十天，多到半月，即可回来。捕厅遵命而行，不在话下。

狄公此时见天色不早，即在书房安歇了一会。约至五更时分，即起身换了便服。带了银两，复又备了邻书移文藏于身边，以便临时投递。诸事已毕，与马荣、乔泰两人暗暗的出了衙署，真是人不知鬼不晓，直向双土寨而来。

夜宿晓行，不到三四日光景，已到了寨内。马荣知这西寨口有个张六房，是个极大的老客寓，水陆的客人皆住在他家。当时将狄公所坐的车辆在寨外歇下，自己同乔泰进了寨里。来到客店门首，高声问道：“里面可有人？咱们由北京到此，借你这地方住个一半大。咱家爷乃是办丝货的客商，若有房屋，可随咱来。”店内堂官见有客人来住店，听说又是个大买卖，赶着应道：“里面上等的房屋，爷喜那里住，听便便了。”当时出来两人，问他行李车辆。马荣道：“那寨口一辆轻快的车辆，就是咱家爷的，你同我这伙伴前去，咱到里面瞧一瞧。”说着，命乔泰同堂官前去，自己进内。早有掌柜的带他到里面，拣了一间洁净单房，命人打扫已毕，复行出了店门。见狄公车辆已歇在门口，正在那里解卸行李，当时搬入房内，开发了车价。早有小二送进茶水。众人净面已毕，掌柜进来问道：“这位客人尊姓？由北京而来，到何处去作买卖？小店信实通商，来往客人皆蒙照顾。后面厨下点心酒肴各式齐备，客人招呼便了。”狄公道：“咱们是京城缎行的庄客，前月由京动身，准备由此经过，一路赶到湖州，收些蚕茧。不料在路得病，误了日期，以致今日才至贵处。这里是南北的通衢，听说今年丝价较往常如何？”掌柜的道：“敝地虽离湖州尚远，彼处的行情也听得人说。春间天气晴和，蚕市大旺，每百两不过三十四五两关叙。前日有个贩丝的客人，投在南街上薛广大家行内，请他代卖，闻开盘不过要了三十八九两码子。比较起来，由此地到湖州不下有月余的路程，途费算在里面，比在当地收买还到廉许多。”狄公听了这话，故作迟疑道：“不料今年丝价如此大减，只抵往常三分之二。看来虽然为病耽搁，尚未误正事。你们这地方丝行，想必向来是做这项生意的了，行情还是听客人定价，抑是行家做价？行用几分？可肯放期取银？”掌柜的说道：“我们虽住在咫尺，每年到了此时，但听见他们议论，也有买的，也有卖的。老放庄客的人由此经过，皆道这里的规矩。俗言道：“隔行如隔山，

其中细情因此未能晓得。客人想必初来此地，还不知尊姓大名。”狄公见他动问，乃道：“在下姓梁，名公狄。皆因时运不佳，向来在京皆做这本行的买卖，从未到外路去过。今年咱们行内老庄客故了，承东家的意思，放咱们前来。那知在路就得了病症，现在你们这里行情既廉，少停请你带咱们前去一趟，打听打听是那路的卖客。如果此地可收，咱也不去别处了。”掌柜见他是个大本钱的客人，难得他肯在此地，不但图下次主顾，即以现在而论，多住一日即落他许多房金，心下岂不愿意。连忙满口应承，招呼堂官办点心，忙酒饭，照应得十分周到。

到了下昼时分，狄公饮食已毕，令乔泰在店看守门户，自己同马荣步出店外，向着掌柜的说道：“张老板，此刻有暇，你我同去走走。”掌柜见他邀约，赶紧答应。出了柜台，说道：“小人在前引路，离此过了大街，三两个弯子就是南寨口，那就到了。”说着，三人一路同去。果然好一个大寨子，两边铺户十分齐整。走了一会，离前面不远，掌柜请狄公站下，自己先抢一步，到那人家门首，向里问道：“吴二爷，你家管事的可在家？我们店内新来一缎行庄客，从北京到此，预备往南路收货。听说此地丝价到廉，故此命我引荐来投宝行，客人现在门首呢。”里面那人听他如此说法，忙答道：“张六爷，且请客人里面坐。我们管事的到西寨会款子去了，顷刻就回来的。”狄公在外面见他们彼此答话，说管事的不在行内，心下正合其意，可以探得这小官的口气，忙向张六说道：“老板，咱们回去也无别事，既然管事的不在这里，进去稍待便了。”当时领着马荣，到了行内。见朝南三间敞屋，并无柜台等物，上首一间设的座起，下首一间堆了许多客货。门首白粉墙上写了几排大子：“陆承顺老丝行，专代南北客商买卖。”狄公看毕，在上首一间坐定。小官送上茶来，彼此通名道姓，叙了套活，然后狄公问道：“方才这张老板说，宝号开设有年，驰名远近。不知令东是那里人氏？是何名号？现在卖客可多？”吴小官道：“敝东即是本地人氏，住此寨内已有几代，名叫陆长波。不知尊驾在北京那家宝号？”狄公见他来问这话，心下笑道：“我本是访案而来，那里知道京内的店号！曾记早年中进士时节，吏部带领引见，那时欲置办鞋帽，好像姚家胡同有一缎号，代卖各式京货，叫什么‘威仪’两字，我且取来搪塞。”乃道：“小号是北京威仪。”那小官听他说了“威仪”二字，赶忙起来笑道：“原来是头等的庄客，失敬失敬！先前老敝东在时，与宝号也有来往，后因京中生意兴旺，单此一处转运不来，因此每年放往到湖州收买。今年尊驾何以不去？”狄公见他信以为真，心下好不欢喜，就将方才对张掌柜说的那派谎言说了一遍。

正谈之间，门外走进一人，约在四五十岁的光景，见了张六在此，笑嘻嘻的问道：“张老板，何以有暇光顾？”张六回头一看，也忙起身笑道：“执事回来了。我们这北京客人正盼着呢。”当时吴小官又将来意告诉了陆长波，狄公复行叙了寒暄，问现在客货多寡，市价如何。陆长波道：“尊驾来得正巧。新近有一湖州客人，投在小行。此人姓赵，也是多年的老客丝货，现在此处。尊驾先看一看，如若合意，那价银格外克己便了。”说着，起身邀狄公到下首一间，打开丝包看了一会，只见包上盖着签记，乃是“刘长发”三字，内有几包斑斑点点，现出那紫色的颜色，无奈为土泥护在上面，辨不清楚。狄公看在眼内，已是明白，转身向马荣道：“李三，往常你随胡大爷办货，谅也有点眼色，我看这一堆丝货不十分清爽，光彩浑沌，怕的是做茧子时蚕子受伤了，你过来也看一看。”马荣会意，到了里面先将别的包皮打开，约

略看了几包，然后指着有斑点的说道：“丝货却是道地，恐这客人一路上受了潮湿，因此光芒不好。若这一包，虽被泥土护满，本来的颜色还看得出，见了外面，就知这里面了。不知这客人可在此处？他虽脱货取财，咱们到要斟酌斟酌。”狄公见马荣暗中有话，也就说道：“你是在下定买了。好者小号用得甚多，就有几包不好，也可勉强收用。但请将这赵客人请来，凭着宝行讲明银价，立即可银货两交，免得彼此牵延在此。”陆长波见他如此说法，难得这样买卖，随向吴小官道：“赵客人今日在店内打牌，你去请他即刻过来，说有人要收这全包呢。”小官答应一声，匆匆而去。张掌柜也就起身，向狄公说道：“此时天已将晚，过路客人正欲下店，小人不能奉陪了。”复又对陆长波说了两句客气话，一人先行。

狄公见小官走后，心下甚是踌躇，深恐此人前来不是凶手，那就白用了这番心计；又恐此人本领高强，拿他不住，格外为难。只得向马荣递话道：“凡事不能粗鲁，若我因有了耽搁，不肯在这寨内停留，岂不失了这机会。所幸有赵客人在此卖货，真是天从人愿。临见面时，让我同他开盘，你们不必多言，要紧要紧。”马荣知他的用意，当时答应遵命，坐在院落内，专候小官回来。不多时，果然前日半路上那个大汉一同进门。不知此人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请庄客马荣交手 遇乡亲蒋忠谈心

却说狄公在陆公行内，等吴小官去请那赵客人前来。不多一会，马荣已看见前日在路上推车的那个大汉一同进门，当时不敢鲁莽，望着狄公，丢个眼色。狄公会意，将那人一望，只见他身高八尺，生来黑漆漆两旁两道浓眉，一双虎目，身穿薄底靴儿，短襟窄袖玄色小袄，脚下丢裆叉裤。那种神情，倒似绿林中的朋友。狄公上下打量了一番，黯黯想道：“此人明是个匪类，那里是什么贩丝的客人！而且浙湖的人形，似皆气格温柔，衣衫齐整，你看他这种行行的神情，明是咱们北方气概。且等一等，看他如何。”只见陆长波见他进来，当时起身来笑道：“常言买鸡找不到卖鸡的人，你客人投在小行，恨不得立刻将货脱去，得了丝价，好回贵处。一向要卖，无这项售户，今日有人来买，你又抹牌去了。这位梁客人，是北京威仪缎庄上的，往年皆到你们贵处坐庄。今因半途抱病，听说小行有货，故此在这里收买。所有存下的货物，皆一齐要收，但不过要价码克己。小行怕买卖不成，疑惑我等中间作梗，因此将你请来，对面开盘，我们单取行用便了。”那人听了陆长波这番话，转眼将狄公上下望了一回，坐下笑道：“我的货卖是要卖，怕这客人有点欺人！我即使肯卖与他，他也未必真买。”陆长波见他这话说得诧异，忙道：“赵客人，你休要取笑。难道我骗你不成？人家若远的路程来投在小行，而且威仪这缎号牌子谁人不知？莫说你这点丝，即便加几倍，他也能售。你何以反说他欺人？倒是你奇货可居了。”狄公见这大汉说了这两句话，心下反吃了一惊，说道：“此人眼力何以如此利害？又未与他同在一处，何以知我不是客商？莫非他看出什么破绽？如果为他识破，这人本事就可想了，虽有马荣在此，也未必能将他获住。”当时还故示周旋，起身作了一揖，说：“赵客人请了。”大汉见他起身，也忙还了一揖，道：“大人请坐，小人见谒来迟，望祈恕罪。”这一句更令狄公吃惊不小，分明是他知道自己的位分。复又假作惊异道：“尊兄何出此言？咱们皆是贸易中人，为何如此称呼，莫非有意见外么？还不识尊兄台甫何名，排行几位？”大汉道：“在下姓赵，名万全。自幼兄弟三人，第三序齿。不知大人来此何于？有事但说不妨，若这样露头藏尾，殊非英雄本色。俺虽是贸易中人，南北省分也走过许多码头，做了几件惊人出色的事件。今日为朋友所托，到此买卖，不期得遇尊公。究竟尊姓何名，现居何职，俺这两眼相法，从来百不失一。尊公后福方长，正是同家梁栋，现在莫非做那里一县令宰么？”狄公被他这番话说得哑口无言，反而深悔不是。停了半晌，乃道：“赵兄，你我是买卖起见，又不同你谈相，何故说出这派话来？你既知我的来历，应该倾心吐肝，道出真言，完结你的案件。难道你说了这派大言，便将俺恐吓不成？”说道，望马荣丢了个眼色，起身站在那陆长波背后。

马荣到了此时，也由不得再不动手，当即跳出了门外，高声喝道：“狗强盗，做了案件想那里逃走！今日俺家太爷亲来捉汝，应该束手受缚，归案讯办。可知那高家洼之事，不容你逃遁了。”说着，两手摆了架落，将门挡住，专等他出来动手。陆长波见他们言语不对，忽然动起手来，如同做梦一

黯黯（àn，音按）——默默地，悄悄地。

台甫——旧时初次见面，向对方请问表字的敬辞。

序齿——齿，年龄。指排行次第。

般。不知是素来有仇，也不知无故起衅，摸不着头脑，只呆呆的在里面叫喊说：“你们可不要动气。生意场中，以和平为贵，何以还未交易，就说出这尴尬话来，莫非平时有难过么？”还未说完，早见大汉掀去短袄，露出紧身小，袖头高卷，伸开两手，一个热步捅出门外，向马荣骂道：“你这厮也不打听打听，来至太岁头上动土。俺立志除尽这班贪官污吏、垄断奸商，你竟敢来寻死。不要走，送你到俺老家去。”只见左手一抬，用个猛虎擒羊的架落，对定马荣胸口，一拳打来。狄公见了这样，已吓得面如土色，深恐马荣招架不住。只见他将身子向左边一偏，用了个调虎离山的形势、右手伸出两指，在大汉手寸上面一壘，望下一沉，果然赵万全将手头缩回，不敢前去。原来马荣也是会手，这一下撞在他血道上面，因此全膀酥麻，不能再进。马荣见他中了一下，还不就此进步，登时调转身子，趋势在他肋下一拳捣去。赵万全见他手足灵便，也就不敢轻视，一手护定周身，一手向前刁他的手掌。马荣那里容他得手，随即改了个大鹏展翅的格式，将身一纵，约有一二尺高下，提起左足欲想踢他的左眼。谁知这一来，正中赵万全之计，但见他望下一蹬，两手高起，说声：“下来罢！”早将马荣的腿兜住。但听咕冬一声，摔在地下。狄公这一惊不小，深恐他就此逃走。里面陆长波也吓得面面相觑，惟恐打杀人命，赶着出来喊道：“赵三爷，你是我家老主顾客人，向来未曾卤莽，何以今日一言不合，就动手动脚起来。设若有个险错，小行耽受不起，有话进来好说。”

众人正闹之间，街坊上面，早已围拥着许多人来，言三语四，在那里乱说，忽见人丛里面有二三十多岁的汉子，身材高大，虎背熊腰，见马荣睡在地下，赶着分开众人，高声喊道：“赵三爷，不要胡乱，都是家里人。”随即到了马荣面前，叫道：“马二哥，你几时到此？为何与咱们兄弟斗气。这几年未曾见面，令咱家想得好苦。听说你洗手不干那事了，怎么会到这里来？”说着，一手将马荣扶起。马荣将他一望，心下好不欢喜，说道：“大哥，你也在此！俺们里面再谈，千万莫放这厮走了，他乃人命的要犯。”说着，那人果将赵万全邀入行内，招呼闲人散开，然后向马荣说道：“这是俺自幼的朋友，虽是生意中人，与俺们很有来往。二哥何故与他交手？现在何处安身？且将别后之事说来。谁人不是，俺与你俩陪礼。”

原来此人也是绿林中朋友，与马荣一师传授，姓蒋名忠。虽然落身为盗，却也很有义气，此时已经改邪归正，在这双土寨当个地甲。赵万全本是山东沂水县人氏，因幼年父母双亡，跟蒋忠的父亲学了一身本领，所有医卜星相件件皆精。到了十八岁时，见本乡无可依靠，亲戚本家俱皆亡故，因想湖州有个姑母很有钱财，因而将家产变去，做了盘缠，到湖州投亲。他姑母见他有如此手段，就收他在家中。过了数月，然后荐至丝行里面，学了这项生理。后来日渐长大，那年回家祭祖，访知这双土寨是南北的通衢，可以在此买卖，他就回到湖州向姑母说明，凑了几千银本，每年春夏之交由湖州贩丝来卖。却值蒋忠洗手在曲阜县上卯，为了这寨内的地甲，彼此聚在一处，更觉得十分亲热。今日赵万全正在他家抹牌，忽然吴小官喊他做生意去了，好久不见回来，蒋忠因此前来探望，不意却与马荣交手。此时马荣见他问别后之事，连忙说道：“大哥有所不知，自从你我在山东五家寨做案之后，小弟东奔西

觑（qù，音去）——看。

衢（qú，音渠）——大路。

走，受了许多辛苦。后来一人思想，人生在世不过百年，转眼之间就成了废物，若不在中年做出一番事业，落了好名，岂不枉为人世。而且这绿林之事，皆是丧心害理的，钱财今日得手，不过数日依然两手空空。徒然杀人害命，造下无穷的恶孽、到了恶贯满盈的时节，自己也免不得一刀之苦，所以一心不干。却好这年在昌平界内遇见这位狄大人，做了县令，真是一清如水，一明似镜，因而与乔五哥投在他麾下，做个长随。数年以来，也办了许多案件。只因前日高家洼出了命案，甚是离奇，直至前日始寻出一点形影，故尔到此寻拿。”说着，就将孔万德客店如何起案，如何相验，如何换尸的原由，说了一遍。然后又指着狄公道：“这就是俺县主太爷，姓狄名仁杰。你们这里也是邻境地方，昌平官声应该听见。”蒋忠听了这番话，掉转头望着狄公，纳倒便拜，说道：“小人迎接来迟，求大人恕罪。”狄公连忙扶起道：“壮士请坐，你也不是在本县管下，本无统属，焉有迎接之理？但是这案，马壮士既然说明，还望壮士将这犯人交本县带回讯办。”蒋忠还未开言，赵万全忙道：“这事小人受人之愚了。此案实非小人所干，如有见委之处，万死不辞。且待小人禀明大人，便可明白了。方才马二哥说那凶手姓邵，是四川人氏，小人乃是姓赵，本省人氏，这一件就不相合，但是这人现在何处，叫什么名号，小人却甚清楚。大人在此且住一宵，明日前去，定可缉获。”狄公听了此言，不知如何办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赵万全明言知盗首 狄梁公故意释奸淫

却说赵万全说他不是正凶，那个犯事之人地方名姓他皆知道。狄公听了此言，心下甚是疑惑，暗道：“看他这身材膂力，实不是个善类，莫非他故意谎言，希冀逃走？那可就费事了。”当时一人对答不来，马荣知道他的意思，乃道：“大人不必疑惑，既然蒋大哥说出这缘故，想必他不是这案内人犯，既他口称知道，但请他说明，同小的前去便了。”蒋忠也就说道：“赵三哥，你就在大人前言明，何以知这案件。你我行事，也须光明正大的方好。若照这姓邵的丧心害理，无论官法不容，即便你我碰见这厮，也不能饶了他的狗命。究竟现在何处，你若碍于交情不便动手，我这管下与昌平也是邻村，同去捉获也是分内之事。”赵三道：“说来也是可恼，连我都为他所骗了。这人姓邵，名礼怀，是湖州土著的人氏，一向与我来往。每年新蚕见市，他也带着丝货到各处跑码头。只要谁地方价好，他就前去卖货。虽无一定的地方，总不出这山东山西西省。前月我在湖州时，他是在我先动身的，并同了一个邻行的小官一并前来。日前在半路上，对面碰见，但见他一人推着一辆车儿在路行走。我见他是孤客年轻，不知行道儿的规矩，故上前问道：‘你怎么一人在此，徐相公到何处去了？’他向我大哭不止，说那伙伴在路途暴病身亡，费了许多周折，方才买棺收殓，现在暂厝在一个地方。就此一来，货又误了日期，未能卖出，自己身旁路费又完，正是为难之际。总是为朋友起见，不然早已回去了。我见他说得情真语切，问他现到何处前去？他说暂时万不能转杭州，怕徐家家属在他身上要人，那间就费事了。当时就同我借了三百银子，将姓徐的这丝货交我代卖，他说到别处码头售货去了。谁知他做了这没良心的坏事，岂不是连我受他之愚吗？”狄公听了此言，忙道：“照你如此说法，他已是远走去了，你焉能知他的所在？”赵万全道：“大人有所不知。这人有个师父，乃是我同门的师兄，先前以为邵礼怀是个诚实的后生，将女儿嫁给他为妻。谁知过门之后，夫妻不睦，就将妻子气死。后来听说他有了外路，结识了一个有夫之女，住在这左近一带，叫做什么齐团菜地名。彼时因不关我事，故尔未曾追求。现在你既犯了这案，只要将这地名访出来就好办了。虽说他跟我师兄学了数年棍棒，纵有点本领，谅也平常，只要我前去，万无不获之理。”

狄公听他所言，也就深信不疑，向着众人说道：“本县到任以来，也私访过许多地方，这齐团菜地方，从未听人说过，你们可曾晓得么？”此时陆长波见他们各道真言，知狄公是地方上的父母官，真是意想不到，赶忙过来叩头，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冒犯虎威，统求恕罪。”狄公道：“你乃贸易之人，与本县本无大小。生意场中，理应如此，何得谓之冒犯？但你是土著的人民，方才赵壮士所说这个地名，你可知道么？”陆长波细想了一会，只是想不出来。说道：“大人要知地段，除非移文到各府州县，将府县志查看，或者可知。不然，这若大的山东省，从何处访问？”此时天已黑暗，小官掌上灯来。马荣道：“大人此会也不必久坐了，沿途受了风霜，也该安歇安歇。既有赵万全同小人在此，还怕日后这案不破么？我看乔泰在寓内，也是望得心焦，不如前去店中吃了晚饭，大众计议个章程，以便分头办事。或者张老板知道这齐团菜地名，也未可知。”狄公见他说得在理，当即起身

向赵万全道：“壮士且至敝寓，共饮一杯，以便彼此谈论。”赵三也不推辞。当时就起身，一同出了陆长波家的门，来至张六房内。蒋忠就将狄公前来访案的话向张六说明，大众直吓得鼓舌摇唇，说道：“我等在寨内听往来人说，昌平县狄太爷是个好官，真是名不虚传。由彼处到此，也有数百里路程，居然不借劳苦前来访案，实不愧民之父母了。”当时也就进入里面，复行叩头已毕。当晚备了酒肴，众人也不分什么主仆上下，一齐入席饮酒。乔泰见赵万全帮同捉案，更是欢喜非常，向着狄公说道：“大人在此虽得了一位壮士，依小人愚见，还是明早一同回去，暗暗的访问这地方，方可有益于事。若要在此地将人缉获，恐暂时未必如愿。就此一来，这寨内正是人人知道，若再耽搁数日，南北往来的客商传到别处，露了捉拿要犯的风声，反而令他得信。而且毕顺家那案，不知洪亮访缉得如何，那人胆量又小，即便有了事件，一人也未必能动手，岂不是顾此失彼？不如回去，两件事皆可兼顾得到。”狄公也以为然。当时上了几件美肴，撤去残杯，大众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一早，马荣先起身雇了车辆，然后进来将狄公喊醒。梳洗已毕，用过早点，给了房饭钱，与赵三、乔泰一路出了客店，别了蒋忠、张六等人，坐上车头，只听鞭响一声，催动马匹，拖着车子，直奔大路而去。

在路非止一日，闯关过寨，一路的打听，皆不知这齐团菜究竟是何地名。到了第五日上，已到昌平城下。狄公在城外就将车价给过，命乔泰、马荣背着包裹，先到衙门报信，自己同赵万全慢慢的信步来至城内。到了本衙里面，先到书院坐下，命人到捕厅内送信。登时过来，回明了公事，印卷交还。狄公敷衍了几句，然后告辞出去。这里家人送进茶水，替狄公拂去灰尘。净面已毕，随即回道：“洪亮、陶干自大人去后，已回来过两次，说何垵连日十分严查，所有那些管下姓徐的户口皆是当地良民，无什么形迹可疑的，地方因此不敢乱拿。每日早晚，他二人又在巷口昼夜巡查，但见唐氏一人出入，不时在家还啼哭叫骂。昨日陶干回衙，问大人可曾回来，若回来时节，务必将周氏交保释回，方好见他的动静。若这样，实访寻不出。”狄公点点头，当下传命大堂伺候。登时门役一声高喊，所有书差皂役，各自前来伺候。

不多一会，狄公穿了冠带，暖阁门开，一声威武，狄公当中坐下。书办将连日的案卷捧上，狄公手披目诵，约有顿饭时节，已将连日的公事办清。然后标了监签，命值日差将周氏带堂审问。两边齐声答应，早将监牌接下。转眼之间，已将周氏带到堂上。狄公还未开言，先听淫妇问道：“你这狗官，请我出监为何？莫非上宪来了文书，将汝革职么？你且将公事从头至尾念与我听，好令堂下的百姓知道个无辜受屈，不能诬害好人。”狄公道：“汝这贱货，休要逞言。本县自己请处，此件不关你事。是否革职，随后自有人知晓。只因你婆婆在家痛哭，无人服侍，免不得一人受苦，因此提汝出来交保释去，好好服侍翁姑。日后将正凶缉获，那时再捕捉到案，彼此办个清白。”周氏不等他说完，乃道：“太爷如此恩典，小妇人岂不情愿。但是我丈夫死后，遭那苦楚，至今凶手未获，又验不出伤来，这‘谋害’二字，小妇人实耽受不起。若这样含糊了事，个个人皆可冤枉人了，横竖也不遵王法。若说我婆婆在家痛哭，儿子死后验尸，媳妇身在牢狱，岂有不哭之理？这总是他人命苦，遇了这狗官，寻出这无中生有的事来。前日小妇人坐在家中，太爷一定命公差将我捉来，行刑拷问。此时小妇人安心在狱，专等上宪来文，太爷又无故放我回去。这事非小妇人方命，但一日此案不结，一日不能回家。不但这谋害的罪名难任，恐我丈夫也不甘心。还求太爷将我收监罢。”狄公

被他一派言词说得半晌无言，还是马荣在旁边答道：“你这妇人，何不知好歹？可知太爷居官，为的待百姓伸冤理屈。你这案虽未判白，太爷已自行请处了，难道这公事还谎你不成？凶手也是要缉获的，此时放你回去不过是一点仁恩。太爷的意思，你反胡言唐突，岂非不知好歹！我看你就此令婆婆保去，落得个婆媳相聚。”周氏听了这番话，早已喜出望外，只因在堂上，不能一说就行，怕被人疑惑，既然马荣说了这活，乃道：“论这案情，我是不能就走。既你们说我婆婆苦恼，也只得勉强从事。但是太爷还要照公事办的。至于觅保一层，只好请你们同我回去，令我婆婆画了保押。”狄公见他答应，当时命人开了刑具，雇了一乘小轿，差马荣押送皇华镇而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聋差役以讹错讹 贤令尹将盗缉盗

却说狄公见周氏答应回去，当时命人开去刑具，差马荣押送皇华镇而去。周氏回转家中，与唐氏自有一番言语，不在话下。

单说狄公自他去后，退入后堂，将多年的老差役传了数名进来，将齐团菜地名问他们可曾知道。众人皆言，莫说未曾去过，连听都未曾听见。狄公见了这样，自是心下纳闷。内中忽有一七八十岁老差役，白发婆娑，语言不便，见狄公问众人的言语，他听不明白，说道：“蒲萁菜？八月才有呢。大爷要这样菜吃，现在虽未到时候，我家孙子专好淘气，栽了数缸蒲萁，现在苗芽已长得好高的了。外面虽然未有，太爷若要，小人回去拖点来，为太爷进鲜。”众人见他耳聋胡闹，惟恐狄公见责，忙代他遮饰道：“此人有点重听，因此言语不对。所幸当差尚是谨慎，求太爷宽恕。”狄公见他牵涉得好笑，乃道：“你这人下去罢，我不要这物件。”那知这差役听说狄公不要，疑惑他爱惜新苗，拖了芽子，随后不长蒲萁，乃道：“太爷不必如此，小人家中此物甚多，而且不是此地的原种，是四川寨来的。”狄公听了此话，不觉触目惊心，诧异道：“我那日梦中，见‘指迷亭’上对联有句‘卜圭须问四川人’，上两字已经应了，乃是暗指的双土寨，下三字忽然在这老差役口中说出，莫非有点意思？从来无头的难案，类皆无意而破。我问的齐团菜的地名，他就牵到蒲萁菜的吃物，此刻又由蒲萁引起四川寨来，你看这菜呀寨呀，口音不是仿佛么？莫以为他是个聋子，倒要细问细问。”当时向众差说道：“汝等权且退去，这人本县有话问他。”众人见本官如此，虽是心下暗笑，说他与聋子谈心，当面却不敢再说。各人只得打了千儿，退了出来。

这里狄公问道：“你这人姓什么？卯名是那个字？在此衙门当差现有几年了？”那人道：“小人姓应，卯名叫应奇，当差已四五十年了。”狄公道：“你方才说，那蒲萁菜不是此地的原种，是什么四川寨来的。本县好此物，你可将这地名说，那蒲萁菜不是此地的原种，是什么四川寨来的。本县好此物，你可将这地名说与我听，那地方的原种有何好处？离此究有多远？”应奇道：“太爷问这地名，除了小的，别人也不知道。他们皆说我聋，办事不甚清楚，我看他们手明眼快的人，反不如我晓得道地。这是太爷的恩典，待我们宽厚，虽有了小过，并不责罪小人，不过是怜我年老的意思，他们就心内不服，人前背后说小的坏话。幸亏太爷做了这县令，若换别人来此，小人这卯名久被他们用坏话夺去子。”狄公见他所问非所答，噜噜苏苏的说个不了，乃高声说道：“本县问你这四川寨离此多远，你怎么牵到别项去了？也不与你谈家常，你可从快说来，本县还有话问你。”应奇道：“非是小人胡牵，实是气他们不过。这四川寨，乃是这山东莱州府一地方的寨名。前朝有位四川客人贩货到此，得了利钱，每年就在这地方买卖。后来日渐起色，开了店铺，不到一二十年，居然成了个富户。到他儿孙手里，格外比先前富足，那一带人家推他为首户，因此起了这一座寨了。皆为他上代是四川人氏，故命名为四川寨。后来时运已过，人家败坏，不甚有名，当地人民以讹错讹，改名为蒲萁寨，因那个地方蒲萁又大，味口又厚。小人早年还未耳聋，也是奉差出境访案，从那里经过，同本地老年人闲谈，方才知道这细底。办案之后，就带了许多蒲萁回来，历年栽种，故此比外面的胜美许多。太爷要吃，小人就此回去送来便了。”

狄公听毕，心下大喜道：“原来四川人三字，有如此转折在内。照此看

来，这邵礼怀必在那个地方了。”随向应奇说道：“你说这四川寨曾经去过，本县现有一案在此，意欲差你帮同前去，你可吃这苦么？”应奇道：“小人在卯，为的是当差。两耳虽聋，手足甚便。只因为众人说了坏话，故近两任太爷皆不差小人办事。太爷如能差遣，岂有不去之理？而且这地方虽是在外府，也不过八九天路程，就可来往的。太爷派谁同去，即请将公文备好，明早动身便了。”狄公当时甚是欢喜，先命他退去，明日早堂领文。然后到了书房，将方才的话对赵万全说明。万全道：“既有这差役知道，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去务要将这厮擒获回来，分个水落石出，好与死者伸冤。当时议论妥当。傍晚时节，马荣已由皇华镇回来，大众又谈说了一回。当夜收拾了包裹，取了盘川。

次日一早，狄公当堂批了公文，应奇在前引路，赵万全与马荣、乔泰三人一同起身。在路行程非止一日。这日过了登州地界，来至莱州府城。应奇道：“三位壮士连日辛苦，可在府城内安歇一宵罢。四川寨离此只有六七十里了，明日早则午后，迟则下昼时分，就可抵寨。到了那里就要办案，恐早晚不能安睡。”马荣听他说得有理，当即命他先进城去，找个僻净客寓。然后三人一同进城，先到莱州府衙门投了公文，等了回批出来，已是向晚时节。却好应奇已在衙前等候，说西门大街有个客店，可以居住，明日起早出城又甚顺便，马荣当时叫他引路，来至客寓门首。店小二将包裹接了进去，在后进房间住下，净面饮食，自不必言。

马荣恐应奇耳聋牵话，露出马脚，当时向小二道：“我们这位伙伴有点重听，你有何话但对我说便了。此地离蒲萁寨还有多远？那里买卖可好否？”小二道：“从此西门出去，不上七十里路就抵东寨。”马荣道：“过了东寨呢？”小二道：“那就是中寨了。”马荣心下疑惑，忙问道：“究竟这寨子共有多远？难道不在一处么？”小二道：“客人是初到此地，故不知这地方缘故。这蒲萁寨共有三处，分东西中，中寨最为热闹，油坊、典当、绸缎、钱庄无行不备。西寨专住的居民户口，各店的家眷。东寨极其冷淡，虽是个水陆码头，不过几家吃食店、客寓而已。一带有七八百练兵扎住在内，是为保护寨子设的。你客人还是过路到别处有事，还是到寨中找那家买卖？”马荣道：“我们是过路的，听说这地方是个有名所在，相巧在那里办点丝货。不知那家行号出名？”小二道：“客人要办湖丝么？在此地收买不上算了。无论没有道地的好货，即便有两家代买，也是由贩丝客人转来的，价钱总不得划廉。前日立大绸号，听说有个客人住在他家，托销每百两约银五十四五两呢。比较起来，在当地买不止双倍。客人何不在我们本地买点上丝用呢？虽然光采不佳，织出那山东绸子，也还看得下去。”马荣也不再问，当时含糊答应。开了房门，听那小二出去，向着赵万全道：“这位大绸号不知在中寨何处，你明日前去，作何话说他？虽本事平常，总之是个会手，若不动手，恐不能够就缚的。”赵万全道：“这事有何难办？你我明日到了寨内，叫乔泰、应奇找个客店住下，姑作不认识样子，暗下接应。我一人到立大号，问明这厮。见了他面，仍以丝上的话头起见，只要将他引到寓所，那就不怕他插翅飞去了。”四人计议已定。

次日一早，给了房饭银两，直出西门而去。一路之上，果然车驮骡载，络绎于途。到了午后，已离东寨不远，抬头见前面有一土围，如同城墙仿佛，上面也竖立许多旗号，随风飘荡，射日光昌。围子外有一条通江的大河，来往船只却也不少。四人渐走渐近，西寨出头，近是旱道，与青州交界。应奇

道：“那条路上甚是难行，现在六七月天气，高粱秸子正长得丛茂，不但有强人截住，即以两边秸子遮盖，暖就要暖煞了，因此这道儿上行人甚少，大都绕别处大路而行。我们此去，倒要留心，如姓邵的得手好极，若不然他向西逃走，那可就费事了。这青州道不是玩的。”赵万全听了，笑道：“俺虽生长这省内，但听说青州常有强人，今日到此，倒要见识见识。我想马、乔二位哥，也未必惧怕么。”马荣笑道：“虽如此说，也是他小心的好处。若是办得顺手，我们也不去寻事做了。”若他看反了味，拿着这条路欺吓我们，谁还未见识过事？到临时，也只得较量较量。”

正走之间，已至中寨。当时赵万全与他三人分开，招呼晚间在寨口等候。应奇虽听不清切，见乔泰同马荣令他分路走开，也就是意，随他两人进寨，找寻客店去。这里赵万全在前行走，进寨约有十多个铺面，见有一个大大的布店，向前欠身问道：“借问一声，此地有个立大缎号，在那地方？”不知里面有人答应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问路径小官无礼 见凶犯旧友谎言

却说赵万全见有个大大的布店，高声问道：“借问，贵地有个立大缎号在那地方？”里面坐了个中年伙计，见他来问，忙忙地起身，指道：“前去四叉路向南转弯，一带有几家楼房，那可就到了。”万全道谢一声，转身依着指引走了前去。果见面前铺户林立，虽然路途是土块筑成，却也平坦非常。到了四叉口，早有一派楼房列于前面，过两三家店面，当中悬着一面招牌，上写“立大缎号”四字。赵万全背着包裹，匆匆走入里面，向那伙计问道：“借问，这地方可是立大缎庄？”里面那人气匆匆的骂道：“现有招牌在外，你这厮难道目不识丁，前来乱问！”赵万全虽是贸易中人，恃着自己一身本领，那里忍得下去，登时怒道：“你这厮何太无礼？咱老子若认得字，还问你何用？你也不是害病起来，不能开口，问你一句，就如此冲撞么？”谁知那人也是个暴烈性子，不容他破口，跳出柜台高声喝道：“你是何处的杂种，也不打听打听，敢到这蒲萁寨来撒野。不要走，吃我一拳。”说着，举手就对着赵万全的腰下打来。万全见了笑道：“这人岂不是个冒失鬼？问问路径就动起手来。不叫他在此丢丑，随后何能再擒小邵？”当时并不着忙，将包裹顺在右边，提起左腿，对定那人寸关就是一脚，只听咕咚一声，一个筋斗横于街上。万全哈哈笑道：“你这人如此手段，也在老子面前动手。今日姑且饶汝性命，向后若遇人问路，可不要再讨苦吃了。”那人被他踢了一脚，扒起身来，仍要交手。店中早拥出数人，将那人阻住，说道：“小王，你真讨的什么？人家不来寻你，已是难得的事件，你做错了，还不晓得，为何拿个过路的使气？”当时又上来两人，向赵万全陪礼说：“客人且请息怒，此人方才错了一笔交易，约有四五两银子，挨小号执事呼斥了几句，正自心下懊悔，却巧贵客前来问路，以致无辜冒犯。且看下等薄面，进内奉茶。”万全见众人陪礼，也就随了大众，到店堂坐下。果见前后有四五进楼房，山架上各货齐备。因说道：“在下到底非为别故，只因有位同行契友，一向在贵处贩货湖丝，今有要事与他面商，访了许多日期，方知在宝寨立大庄内。特恐店号相同，生意各别，因此借问一句。不料这人无礼太甚，岂不令人可恼。还未请教，尊兄贵姓大名？宝庄除绸缎而外，可别售蚕丝么？”那人见问，忙道：“在下姓李，名生。小号虽是缎庄，那湖丝也不兼售。不知令友何人？尊兄高姓？”万全道：“敝友姓邵，名礼怀，浙江湖州人氏，与小可是同乡至好。如在宝号，请出一见。”

那知这话还未说完，里面早跳出一人，高声喊道：“我道何人有此手段，原来是赵三哥来了，且请客厅叙话罢。”万全抬头一望，不禁喜出望外，正是邵礼怀出来招呼。当时故作欢容，随他进内。到了客厅坐下，邵礼怀问道：“三哥在曲阜做庄，何以知小弟在此？此来有何见谕？”万全道：“一言难尽。愚兄身负奇冤，此仇不能不报。无如这地方虽是家乡故里，奈因举目无亲，以致被人欺负，欲想回转湖州请人报复，又因路途遥远，往返为难。因思吾弟是个英雄，特来相投，望助愚兄一臂之力，”邵礼怀听他这番言语，也就信以为真，诧异道：“老哥何出此言，且请讲明，小弟自当为力。”赵万全就做成一派谎话，说陆长波人面兽心，如何吞吃他丝价。如何不肯付银，如何请了好手将他打伤，说得个千真万确。邵礼怀不禁起身，怒道：“不料那厮欺人太甚！老哥在那里买卖已非一日，他赚了银钱也不知多少，此时他既反脸无情，小弟岂有不相助之理。”说着又命打水送茶，忙个不了。万全

心下骂道：“你这丧心的狗贼，还说人家反脸无情，少时也叫你现了本相。”当时说道：“兄弟可无须照应，愚兄还有朋友，现在街坊寻找下落，只因俺但知你在这山东省内一个蒲萁寨地方，却不知那一府州县，多亏遇了几个旧友，从前也是绿林中人，知道这个所在，故尔一同前来寻觅贤弟。你此时也无须招呼，且同你出去将他三人寻到，谅你这寄寓也不便我等众人居住，不如在客店安顿下来，还有事商议。”邵礼怀也不知细底，只得同他出了店堂，向着柜上说道：“我与这朋友上街有事，多半今晚不能回来。若执事问我，你等告诉他便了。”说毕，同万全出了店门。先到大街上走了一回，未能遇见问道：“你这朋友可曾到此地来过？这寨内不下有数百里宽阔，市面林立，若这样寻找，怕到晚上也不能碰头。你们可曾约在什么地方等候么？”万全道：“我因匆匆找你，临别时节叫他在寨口等我。此时天已不早，或者已到那里，我们再回转去罢。”

两人转身止向东走，却巧对面遇见马荣，深恐他骤然来问，乃道：“马大哥，你待久了。只因我们这小弟苦苦扳谈，因此耽搁了工夫。现在他二人曾寻到寓么？”马荣见邵礼怀与他同来，心下暗暗欢喜，也就上前招呼，说：“客店即在前面，此时可去一歇罢。”说着，在前引路，三人到了前街，走进里面。早有店主认得礼怀，忙道：“这客人是大爷的朋友么？”礼怀道：“皆是我的乡亲，你们务必照应周到，随后房金照我一共算给。”店主连声答应，叫小二取了钥匙，将房间开下。乔泰、应奇也由外面进来，众人一同坐下，彼此通名道姓，说了一会。马荣、乔泰顺着万全的口气，报了履历，无非说从前在绿林买卖，专好结交好汉英雄，因赵三哥受了这屈，故此同来奉约，相助一臂。邵礼怀见他们言语爽快，也就高谈阔论。命小二备了酒肴，代大众接风，彼此欢呼畅饮。

约至三更以后，方才散席，赵万全道：“愚兄的情节，贤弟是尽知的了。但此事迫不及待，这三位还有别事要办，究定何日动身？你这里丝货可曾脱清？愚兄的意思，明日在此耽搁一天，可将款项完齐，一路前去干了此事，也好回转家乡。”邵礼怀听他这话，当时发了一怔，说道：“小弟的货物虽已卖脱，但是各款须要秋后方可交完，暂时万不能回转湖州。总之，老哥之事定然同去，报复这狗头便了。诸位初到此地，也该稍息两日。今日已过，准于大后朝动身何如？”马荣怕万全过于催促，反令他生疑惑，忙在旁插言道：“赵三哥也不必过急，迟早这口气总要出的，也不拘在这一两日上。就停两日动身何妨。”邵礼怀笑道：“还是马大哥圆通，此时已是夜深，我还要回转店去，你们且请安歇罢。”说着，令小二点了个提灯，别了大众，出门而去。

这里马荣将明间格扇关上，灭了灯光，即将房门关好，低声向赵万全言道：“人是碰着了，但是这地方是他管下，即便动手，未必能听我们如愿。你这调虎离山的计策虽好，可知这一路上难免不得风声。设若为他听见，说高家洼出了命案，缉获凶手，那时再将我们形迹一看，他也是惯走江湖的人，岂有不知的道理？若在半路为他逃走，岂不可惜。”应奇道：“你们还久当差事的，难道这点尴尬不知！昨日曲阜县已投了公文，好在邵礼怀有两日耽搁，明日无论谁人进城一趟，请县派差在半路接应。我们将他诱出寨门，在半路摆布，还怕他逃到何处呢？”众人计议已定，各自安歇不提。

次日一早，邵礼怀已着人来请，说：“昨日匆匆，店内未曾接风，今早执事奉请诸位过去一叙，一则为大众接风，二则专诚陪礼。”赵万全听了为话，向着来人道：“我们本拟今日前去拜谒，稍停一会当即过去。”那人答应而去。这里马荣道：“你们此时自然到他那里。我是要进城办事的，他若问我，就说我访友去了，大约明午方可回来。”万全答应，先是马荣出去，方才同应奇、乔泰来到缎庄里面。邵礼怀与执事人已在门口观望，见他们已至面前，随即邀入客厅。叙了一会寒温，用了早点，谈论些南北风景，已有午正时节。当中设了酒席，执事人向赵万全道：“昨日邵客人道及尊意，约他同去曲阜。此事本应遵命，惟款项各节一时难清，小庄当此青黄不接之时，又难垫付，是以去后还须回来。如尊驾不弃，何妨俟尊事平复，同来一游，稍尽地主之谊。”万全知他是敷衍的套话，当时谦恭了一回，与礼怀约定了后日动身。酒过数巡，大家席散。不知万全果能拿获得邵礼怀，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蒲萇寨半路获凶人 昌平县大堂审要犯

却说赵万全席散之后，约定后日一准动身，午后在寨内各街游玩了一会。到了上灯时节，马荣已是回来。乔泰心下疑惑，暗道：“他来往也有一百余里，何以如此快速，莫非身有别故么？”奈邵礼怀同在一处，不便过问，因说道：“马大哥回来么，朋友可曾遇见？邵兄正在记念呢，谓今日杯酒盘桓，少一尊驾。”马荣也就答话说道：“小弟今日未能奉陪，抱罪之至。”邵礼怀也是谦恭了两句，彼此分手。来至寓中，万全见礼怀已走，忙道：“马哥何以此刻即回，莫非未到衙门么？”马荣道：“应该这厮逃走不了。去未多远，巧遇从前在昌平差快，现在这莱州当个门总。我将来意告知于他，他令我们只管照办，临时他招呼各快头在半途等候。此人与我办几件案子，凡事甚为可靠，此去谅无虚言。好在只有明日一天，后日就要起身的，即便他误事，将他押至本地衙门，也可逃走不去。”万全更是欢喜。

光阴易过，已至三天。这日五更时候，邵礼怀先命人送来一个包袱，另外一百两银，随后本人到了店内，将房饭开发清楚。五人到缎庄内告辞，由此起身。

出了东寨，直向曲阜大道而来。走至己正光景，离寨已有二三十里，陡然万全停下不走。邵礼怀笑道：“老哥虽是北方人氏，这行道儿的径儿，还比不得小弟呢。”万全也不开口。又走了一二里路径，见来往的行人比先前少了许多，站定身躯，向着邵礼怀说道：“愚兄有句活动问贤弟。”邵礼怀道：“老哥何事，尽管说来，你我两人计议。”万全方要向下说去，马荣与乔泰早已走陇过来，高声说道：“赵三哥，你既领我们到此，此事也不关你问了，俟我等同他扳谈。请问你由湖州到此，有一贩丝姓徐的，是与你同行的么？高家洼杀死两人，夺了车辆，你可知与不知？常言道：“杀人抵命，天理昭彰。你若明白一点，咱们还是好好交情，留点面子与姓邵的。你讲罢。”邵礼怀见他三人说了这话，如同冷水流入满身，不由的心中乱跳，面皮改色。知道不是事，赶着退了一步，到了大路道口，向着赵万全骂道：“你这狗头，咱道你受人欺负，特去为你报仇，谁知你用暗计伤人。小徐是俺杀了，你能令俺怎样？”说着掀去长衫，露出紧身短袄，排门密扣，紧对当中。万全冷笑道：“你这厮到了此时，还这样强横，可知小徐阴灵不散。他与你今日无冤，往日无仇，背井离乡，不过为寻点买卖，你便图财害命，丧尽良心。可知阴有阎罗，阳有官府。现在昌平县狄太爷登场相验，缉获正凶。你若是个好汉，与俺们一同投案，在堂上辨个三长四短，放释出来，免得连累别人。若想在此逃走，你也休生妄想。”

话还未毕，只见马荣迈步进前，用了个独手擒王势，左手直向他喉下戳来。邵礼怀知遇了对头，还敢怠慢？忙将身子一偏，伸手来分他那手。马荣也就将手收转，用了个五鬼打门势，两腿分开，照定他色囊踢去。邵礼怀见得凶猛，随即运动气功，将两卵提了上去，反将两腿支开，预备他裆下踢来，用那道士封门法，将他夹起，摔他个觔斗。乔泰在旁看得清楚，深恐马荣敌他不住，忙由背后一拳打来。邵礼怀晓得不好，只得将身于一蹶，到了圈外，迈步想望东逃走。赵万全哈哈笑道：“俺知道就有这鬼计。为你逃走，也不来此一趟了。”说着身动如飞，扑到面前，当头将他挡住。邵礼怀心下

焦急，高声向万全道：“老哥也不必追人追急了。此事虽小弟一时之错，与老哥面上，从无半点差池，何故今日苦苦相逼？你道我真逃走不去么？”当时两手舞动猴拳，上下翻腾，如雪舞梨花相似，紧对万全上身没命打来，把个马荣与乔泰倒吓得不敢上前，不知他有多大本领。赵三见了，笑道：“你这伎俩，前来哄谁？你师父也比不得我，况你这无能之辈，欲想在俺面前逃走，岂非登天向日之难？”当时也就将两袖高卷，前后高下，打着一团。众人在旁看得如两个蜻蜓一般，你去我来，不知是谁胜谁负。约有一时之久，忽然赵万全两手一分，说声：“去罢！”邵礼怀早已一个斛斗跌了圈外。马荣手明眼快，跳上前去将他按住。乔泰身边取出个竹管，吹叫两下，远远来了许多差快，木拐铁尺，蜂拥而来。乃是马荣昨日遇见那个门总，约定在此埋伏。此时走进前来，见凶犯已获，赶着代礼怀将刑具套上。一千人众，推推拥拥直向莱州城而来。

到了州衙，天已将黑，随即请本官过堂。也不深问口供，飭令借监收禁。那知就此一来，赵万全虽是负义出头，代死者伸雪，找到这蒲萁寨内，谁知倒令莱州府的差快骚扰了许多钱财。俟他们去后，请官出了签票，说立大缎庄和邵礼怀通同谋害，是他的窝家。这日将差役下去，把个执事人吓得魂飞天外，叫屈连天。花了许多使用，复又命合寨公保，方才将这事了结。此是闲话，暂且不提。

且说马荣在莱州府照壁后寻到了客店，住宿一宵。次日清早，由官府出了文书，加监押送。当时在监内提出凶犯，上路而行。过府穿州，不到日光景，已到昌平界内。马荣先命应奇前去禀到，报知狄公。到了下昼之时，抵了衙署。狄公见天色已晚，传命姑且收禁。当时将马荣等人传了进去，问了擒获的原由，又将赵万全称赞一番，令他各自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晨，狄公升堂，将邵礼怀提出。此时早惊动左近百姓，说高家洼命案已破，无不拥至衙前，群来听审。只见邵礼怀当堂跪下，狄公命人开了刑具，向下问道：“你这人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向来作何生理？”但听下面答道：“小人姓邵，名礼怀，浙江湖州人氏。自幼贩湖丝为业。近因山东行家缺货，特由本籍贩运丝来借叨利益，不知何故公差前去，将小人捉拿来署，受此窘辱，心实不甘。求大人理楚。”狄公冷笑道：“你这厮无须巧饰了，可知本县不受你欺骗的，你为生意中人，岂不知道个守望相助。为何在高家洼地方，将徐姓伙伴杀死，后又夺取车辆，杀死路人。这案情由，还不快快供来！”邵礼怀听了这活，虽是自己所干，无奈痴心妄想，欲求活命，不得不矢口抵赖说：“大人的恩典。此皆赵万全与小人有仇，无故牵涉。小人数千里外贸易为生，正思想多一乡亲便多一照应，岂有无辜杀人之理？这事小人实是冤枉，求大人开恩。”狄公道：“你还在此搪塞。既有赵万全在此，你从何处抵赖？”随即传命万全对供。万全答应，在案前侍立。狄公道：“这狗头在公堂上面还不招认，你且将他托售丝货的原由，在本县前诉说一遍。”万全就将当时原原本本驳诘了一番，说他托货之时，言下徐姓暴病身死，此时为何改了言语？邵礼怀那里招供，直是呼冤不止。狄公将惊堂一扑，喝：“这大胆的狗头，现有人证在此，还是一派胡言。不用大刑，谅汝不肯招认。”两边一声吆喝，早将夹棍摔下堂来。上来数人，将邵礼怀按住，行

飭（chì，音斥）——上级命令下级。

驳诘（bójié——音伯结）——追问，责问。

刑的差役将他左腿拖出，撕去鞋袜，套上绒绳，只听狄公在上喝叫：“收绳！”众差威武一声，将绳收紧。只见邵礼怀将脸一苦，咯吓一响，鲜血交流，半天未曾开口。狄公见他如此熬刑，不禁嚇然大怒，复又命人取过一小小锤头，对定棒头猛力敲打。邵礼怀虽学过数年拳棍，有点运功，究竟禁不住如此匪刑，登时大叫一声，昏晕过去。

执刑差役赶着上来回禀，取了一碗阴阳冷水，打开命门，对面喷去。不到半刻光景，礼怀方渐渐醒来。狄公喝道：“汝这狗头，是招与不招？可知你为了几百银两，杀去两人，累得两家老小。以一人去抵两命，已是死有余辜，还在此任意熬刑，岂非是自寻苦恼。”邵礼怀仍然不肯招认。狄公道：“本县不与你个对证，你皆是一派游供。赵万全姑作诬扳，孔客店你曾居住，明日令孔万德前来对质，见你尚有何辨？”当时拂袖退堂，仍将邵礼怀收监，补提孔万德到堂对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游供——不实之辞。

诬扳（w p n，音屋潘）——诬，捏造罪状陷害人；扳，同“攀”，牵扯。谓招供时凭空牵扯，陷害别人。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却说狄公见邵礼怀不肯招认，仍命收入监内，随即差马荣到六里墩，捉孔万德到案。马荣领命上后，次日将胡德并汪仇氏一于原告，与孔万德一同来城。狄公随即升堂，先带孔万德问道：“本县为你这命案费了许多周折，始将凶手缉获。惟是他认苦挨刑，坚不吐实，以此难以定案。但此人果否是正凶不是，此时也不能遽定，特提汝前来。究竟当日那姓邵同姓徐两人到你店中投宿时，你应该与他见面了，规模形样谅皆晓得。这姓邵的约有多大年岁，身材长短，汝且供来。”孔万德听了这话，战战兢兢的禀道：“此事已隔有数月，虽十分记忆不清，但他身形年貌，却还记得。此人约有三十上下的年纪，中等身材，面黑长瘦。最记得一件，那天晚间令小人的伙计出去沽酒，回来在灯光之下见他饮食，他口中牙齿好像是个黑色。大人昨日公差将他缉获来案，小人并不知道，在先又未与他见，并非有意诬栽。请大人提出，当堂验看，如果是黑齿，这也不必问供，那是一定无疑了。且小人还记得他那形样，一看未有不知的。”狄公见他指出实在证据，暗道：“天下事可以谎说得，这物件是他生成的样子，且将他提出看视。”当时在堂上标了监签，禁子提牌将邵礼怀带到案前，当中跪下。狄公道：“你这厮昨日苦苦不肯招认，今有一人在此，你可认得他么？”说着用手指着孔万德，令他认识。邵礼怀抬头一看，见是六里墩客店的主人，知是强辨不来，只得大声骂道：“你这老畜是谁？向与你未曾识面，何故串通赵万全，挟仇害我。”孔万德不等他说完，一见了面，不禁放声哭道：“那客人，你害得我好苦呀！老汉在六里墩开设有数十年客店，来往客人无不信实，被你害了这事，几乎送了性命。不是这青天太爷，那里还想活么？当时进店时节，可是你命我接那包裹的，晚间又饮酒的么？次日天明给我房钱，皆是你一人干的。临走还招呼我关门。那知你心地不良，出了镇门就将那个徐相公害死。一个不足，又添上一个车夫。我看你也不必抵赖了，这青天太爷，也不知断了多少疑难案件，你想搪塞也是徒言。”复向狄公道，“小人方才说他牙齿是黑色，请太爷看视，他还从那里辨白？”狄公听了此言，抬头将邵礼怀一望，果与他所说无异。当时拍案叫道：“你这狗头，分明确有证据，还敢如此乱言。不用重刑，谅难定案。”随即命左右取了一条铁索，用火烧得飞红，在丹墀下铺好，左右两人将凶犯绰起，走到下面，将磕膝露出，对定那通红的练子，纳了跪下。只听哎哟一声，一阵清烟，痴痴的作响，真是痛入骨髓，把个邵礼怀早已昏迷过去。再将他两腿一望，已是皮肉焦枯，腥味四起。只见执刑的差役将大炉移到阶下，命人取过一碗滴醋，向炉中一泼，登时酸烟四起，透入脑门。约有半盏茶时，邵礼怀沉吟一声，渐渐的苏醒。狄公道：“你是招与不招？若再迟延，本县就另换刑法了。”邵礼怀到了此时，实是受刑不过，只得向上禀道：“小人自幼在湖州丝行生理，每年在此坐庄。只因去岁结识了一个妇人，花费了许多本钱，回乡之后负债累累。今岁有一徐姓小官，名叫光启，也是当地的同业，约同到此买卖。小人见他有三二百金现银外，七八百两丝货，不因陡起歹意，想将他治死，得了钱财与那妇人安居乐业。一路之间虽有此意，只是未逢其便。这日路过治下六里墩地方，见该处行人

遽(jù, 音巨)——急忙。

沽(g, 音姑)酒——买酒。

尚少，因此投在孔家客店。晚间用酒将他灌醉，次日五鼓动身，彼时他还未醒，勉强催促他行。走出了镇口，背后一刀将他砍倒。正拟取他身边银两，突来过路的车夫，瞥眼看见，说我拦街劫盗，当时就欲声张。小人惟恐惊动居民，也就上前将他砍死，得了他的车辆，推着包裹物件，得路奔逃。谁知心下越走越怕，过了两站路程，却巧遇了这赵万全，谎言请他售货，得了他几百银子，将车子与他推载。此皆小人一派实供，小人情知罪重，只求太爷开恩，俯念我家有老母。”狄公冷笑道：“你还记念着家乡，徐光启难道没有老小么？”说着，命刑房录口供，入监羈禁，以便申详上宪。当时书役将口供录好，高声诵读了一遍，命邵礼怀盖了指印，收下监牢。

狄公方要退堂，忽然衙前一片哭声，许多妇女男幼揪着二十四五岁的后生，由头门喊起，直叫伸冤。后面也跟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哭得更是悲苦。见狄公正坐堂，当时一齐跪下案前，各人哭诉。狄公不解其意，只得令赵万全先行退去，然后向值日差言道：“你问这干人为何而来？不要许多人，单叫他原告上来问话，其余暂且退下，免得审听不清。”值日差领命，将一众人推到班房外面，将狄公吩咐的话说了一遍。当时有两个原告跟他进来。狄公向下一望，一个是中年的妇人，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人到了案前，左右分开跪下。狄公问道：“汝两人是何姓名？有什么冤抑前来扭控。”只听那妇人先来开口道：“小妇人姓李，娘家王氏。丈夫名唤在工，是本地县学增生。只因早年亡故，小妇人苦守柏舟，食贫茹苦。膝下只有一女，名唤黎姑，今年十有九岁，去岁经同邑史清来为媒，聘于本地孝廉华国祥之子文俊为妻。前日彩舆吉日，甫咏于归。未及三朝，昨日忽然身死。小妇人得信，如同天突一般，赶着前去观望。那知我女儿浑身青肿，七孔流血，眼见身死不明，为他家谋害。可怜小妇人只此一女，满望半子收成，似此苦楚，求青天伸雪呢。”说毕，放声大哭，在堂下乱滚不止。狄公忙着命媒婆将他扶起，然后向那老者问道：“你这人可是华国祥么？”老者禀道：“老身便是国祥。”狄公道：“佳儿佳妇，本是人生乐事，为何娶媳三朝即行谋害。还是汝等翁姑凌虐，抑是汝家教不严，儿子做出这非礼之事？从实供来，本县好前去登场相验。”狄公还未说毕，华国祥已是泪流满面，说道：“举人乃诗礼之家，岂敢肆行凌虐。儿子文俊虽未功名上达，也是应试的童生，而且新婚燕尔，夫妇和谐，何忍下此毒手？只因前日佳期，晚间儿媳交拜之后，那时正宾客盈堂，有许多少年亲友欲闹新房。举人因他们是取笑之事，不便过于相阻。谁知内中有一胡作宾，乃是县学生员，与小儿是同窗契友，平日最喜嬉戏。当时见儿媳有几分姿色，生了妒忌之心，评脚论头，闹个不了。举人见夜深更转，恐误了吉时，便请他们到书房饮酒。无奈众人异口同声，定欲在新房取闹。后来有人转圜，命新人饮酒三盅，以此讨饶。众人俱已首肯，惟他执意不行。后来举人笑斥他几句，他就老羞变怒，说：‘取闹新房，金吾不禁。你这老头，如此可恼，三朝内定叫你知我的利害便了。’举人当时以为他是戏言，次日并复行请酒。孰料他心地窄狭，怀恨前仇，不知怎样将毒药放在新房茶壶里面。昨晚文俊幸而未曾饮喝，故而未曾同死。媳妇不知何时饮茶，

增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

柏舟——寡妇自誓之辞。

舆（yú，音与）——轿子。

转圜（huán，音环）——调停；斡旋。

服下毒药，未及三鼓便腹痛非常，登时合家起身看视，连忙请医求救，约有四鼓，已一命呜呼。可怜一如花似玉的美人，竟为这胡作宾害死。举人身列缙绅，遽遭此祸，务求父台伸雪。”说着也是痛哭不止。狄公听他们各执一词，乃道：“据你两造所言，这命案明是这胡作宾肇祸。但此人不知可曾逃逸？”华国样道：“现已扭禀来辕，在衙前伺候。”狄公当时命带胡作宾到案。

一声传命，早见仪门外也是个四十五岁的妇人领着一个后生哭喊连声，到案跪下。狄公问道：“你就是胡作宾么？”下面答道：“生员正是胡作宾。”狄公随向他喝道：“还亏你自称生员，你既身列胶庠，岂不达周公之礼？冠昏丧祭，事有定仪，为何越分而行，无礼取闹？华文俊又与你同窗契友，夫妇乃人之大伦，为何见美生嫌，因嫌生妒，暗中遗害。人命关天，看你这一领，也是辜负了。今日他两造具控，本县明察如神，汝当日为何起意，如何下毒，从速供来，本县或可略分言情，从轻拟罪。若谓你是黉门秀士，恃为护符，不能用刑拷问，那就是自寻苦恼了。莫说本县也是科第出身，十载寒窗，作了这地方官宰，即是那不肖贪婪之子，遇了这重大的案件，也有个国法人情，不容袒护。而且可知本县是言出法随的么。”狄公说了一番，不知胡作宾如何回言，且看下回分解。

遽(jù, 音据)——竟。

逸(yì, 音义)——逃跑。

胶庠(xiáng, 音详)——胶，东周谓大学；庠，殷称谓学校。对生员的别称。

黉(hóng, 音红)——古代称学校。

第二十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理审情

却说狄公将胡作宾申斥一番，命他从实供来。只见他含泪回言，匍伏在地，口称：“父台暂息雷霆，看生员细禀。前日闹房之事，虽有生员从中取笑，也不过少年豪气，随众笑言。那时诸亲友在他家中，不下有三四十人，生员见华国祥独不与旁人求免，惟向我一人拦阻，因恐当时便允，扫众人之兴，是以未曾答应。谁知忽然挟长面斥生员，因一时面面相窥，遭其驳斥，似乎难以为情，因此无意说了句戏言，教他三日内防备，不知借此为转圜之话，而且次日华国祥复设酒相请，即有嫌隙，已言归于好，岂肯为此不法之事，谋毒人命。生员身列士林，岂不知国法昭彰，疏而不漏？况家中现有老母妻儿，皆赖生员舌耕度日，何忍作此非礼之事，累及一家？如谓生员有妒忌之心，他人妻室，虽妒亦何济于事。即便妒忌，应该谋占谋奸，方是不法人的奸计，断不至将他毒死。若说生员不应嬉戏，越礼犯规，生员受责无辞。若以生员谋害人命，生员实是冤枉，求父台还要明察。”说毕，那个妇人直是叩头呼冤，痛哭不已。狄公问他两句，乃是胡作宾的母亲，自幼孀居，抚养这儿子成立。今因戏言遭了这横事，深怕在堂上受苦，因此同来，求狄公体察。狄公听了他三人言同，心下狐疑不决，暗道：“这华李两家，见了儿女身死，自然是情急具控。惟是牵涉这胡作宾在内，说他因妒谋害，这事大有拟疑。莫说从来闹新房之人断无害新人性命之理，即以他为人论，那种风流儒雅，不是谋害人命的人。而且他方才所禀的言词，甚是入情入理。此事倒不可造次，误信供词。”停了一晌，乃问李王氏道：“你女儿出嫁未及三朝，遽尔身死，虽觉身死不明，据华国祥所言，也非他家所害。若因闹新房起见，胡作宾下毒伤人，这是何人为凭？本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信为定讞。汝等姑且退回，具禀补词，明日亲临相验，那时方辨得真伪。胡作宾无端起衅，指为祸首，着发县学看管，明日验毕再核。”李王氏本是世家妇女，知道公门的规矩，理应验后拷供，当时与华国祥退下堂来，乘轿回去，专等明日相验。惟有胡作宾的母亲赵氏，见儿子发交县学，不由一阵心酸，嚎啕大哭。无奈是本官吩咐的，直待望他走去，方才回家，预备临场判白。这也不在话下。

但说华国祥回家之后，知道相验之时闲人拥挤，只得含着眼泪命人将厅堂及前后的物件搬运一空。新房前后搭了芦席，虽知房屋遭其损坏，无奈这案情重大，不得不如此办法。所幸他尚是一榜人员，地方上差役不敢罗唆。当时忙了一夜。惟有他儿子见了这个美貌娇妻，两夜恩情，忽遭大故，直哭得死去活来。李王氏痛女情深，也是前来痛哭。这一场祸事，真叫神鬼不安。

到了次日，当坊地甲先同值日差前来布置。在厅前设了公案，将屏门大开，以便在上房院落验尸，好与公案相对。所有那动用物件，无不各式齐全。华国祥当时又请了一妥实的亲戚，备了一口棺木，以及装殓的服饰，预备验后收尸。各事办毕，已到己正时候，只听门外锣声响亮，知是狄公登场。华国祥赶急具了衣冠，同儿子迎接出去，李王氏也就哭去后堂。狄公在福祠下轿，步入厅前。国祥邀了坐下，家人献上茶来。文俊上前叩礼已毕。狄公知是他儿子，上下打量了一番，也是个读书儒雅的士子，心下实是委决不下，

造次——轻率；鲁莽。

讞(yàn, 音艳)——审判定罪。

只得向他问道：“你妻子到家甫经三天，你前晚是何时进房的么？进房之时，他是若何模样？随后何以知茶壶有毒，他误服身亡？”文俊道：“童生因喜期诸亲前来拜贺，因奉家父之命往各家走谢。一路回来，已是身子困倦，适值家中补请众客，复命之后，不得不略与周旋。客散之后，已是时交二鼓，当即又至父母膝前稍事定省，然后方至房中。彼时妻子正坐在床沿下面，见童生回来，特命伴姑倒了两盏浓茶，彼此饮吃。童生因酒后已在书房同父母房中饮过，以至未曾入口，妻子即将那一盏吃下，然后入寝。不料时交三鼓，童生正要睡熟，听他隐隐的呼痛。童生方拟他是积寒所致，谁知越痛越紧，叫喊不休。正欲命人请医生，到了四鼓之时，已是魂归地下。后来追本寻源，方知他腹痛的原由，乃是吃茶所致。随将茶壶看视，已变成赤黑的颜色，岂非下毒所致？”狄公道：“照此说来，那胡作宾前日吵闹之时，可曾进房么？”文俊道：“童生午前即出门谢客，未能知悉。”华国祥随即说道：“此人是午前与大众进房的。”狄公道：“既是午前进房的，这茶壶设于何地？午后你媳妇可曾吃茶么？泡茶又是谁人？”华国祥被狄公问了这两句，一时反回答不来，直急得跌足哭道：“举人早知有这祸事，那时就各事留心了。且是新娶的媳妇，这琐屑事也不便过问，那里知道得清楚？总之这胡作宾素来嬉戏，前日一天也是时出时进的。他乃有心毒害，自然不为人看见了。而况他至二更时候，方与众人回去，难保午后灯前背人下毒。这事但求父台拷问他，自然招认了。”狄公道：“此事非比儿戏，人命重案，岂敢据一己偏见深信不疑？即令胡作宾素来嬉戏，这两日有伴姑在房，他亦岂能下手？这事恐另有别故，且请将伴姑交出，让本县问他一问。”华国祥见他代胡作宾辨驳，疑他有心袒护，不禁作急起来，说道：“父台乃民之父母，居官食禄，理合为民伸冤。难道举人有心牵害这胡作宾不成？即如父台所言，不定是他毒害，还就此含糊了事么？举人尚身在缙绅，出了这事尚且如此怠慢，那百姓岂不是冤沉海底么？若照这样，平日也尽是虚名了。”狄公见他说起混话，因他是个苦家，当时也不便发作，只得说道：“本县也不是不办这案。此时追寻，正为代你媳妇伸冤的意思。若听你一面之词，将胡作宾问抵，设若他也是个冤枉，又谁人代他伸这冤呢？凡事俱有个理解。而且此时尚未问验，何以就如此焦急？这伴姑本县是要讯问的。”当时命差役入内提人。华国祥被他一番话，也是无言可对，只得听他所为。

转眼之间，伴姑已伏俯在地。狄公道：“你便是伴姑么？还是李府陪嫁过来，还是此地年老仆妇？连日新房里面出入人多，你为何不小心照应么！”那人见狄公一派恶言厉声的话，吓得战战兢兢，低头禀道：“老奴姓高，娘家陈氏。自幼蒙李夫人恩典，叫留养在家，作为婢女。后来蒙恩发嫁与高起为妻，历来夫妇皆在李家为役。近来因老夫人与老爷相继物故，夫人以小姐出嫁，见老奴是个旧仆，特命陪伴前来。不意前晚即出了这祸事了。小姐身死不明，叩求太爷将胡作宾拷问。”狄公初时疑惑是伴姑作弊，因他是贴身的用人，又恐是华国祥嫌贫爱富另有别项情事，命伴姑从中暗害，故立意要提伴姑审问。此时听他所说，乃是李家的旧人，而且是他携着大的小姐，断无忽然毒害之理，心下反没了主意。只得向他问道：“你既由李府陪嫁过来，这连日泡茶取火，皆是汝一人照应的了。临晚那壶茶，是何时泡的呢？”高陈氏道：“午后泡了一次，上灯以后又泡了一次。夜间所吃，是第二次泡的。”

狄公又道：“泡茶之后，你可离房没有？那时书房曾开酒席。”伴姑道：“老奴就吃夜饭出来一次，余下并未出来。那时书房酒席，姑少爷同胡少爷也在那里吃酒。但是胡少爷认真，晚间忿忿而走，且说下狠言，这毒药半是他下的。”狄公道：“据你说来，也不过是疑猜的意思。但问你午后所泡的一壶，可有人吃么？”伴姑想了一会，也是记忆不清。狄公只得入内，相验尸骸。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却说狄公听了伴姑高陈氏之言，更是委决不下，向华国祥说道：“据汝众人之言，皆是独挟己见。茶是灯后泡的，其时胡作宾又在书房饮酒，伴姑除吃晚饭又未出来，不能新人自下毒物。不然，即要在伴姑身上追寻了。午后有无人进房，他又记忆不清，此案何能臆断？且待本县勘验之后，再为审断罢。”说着起身到了里面。

此时李王氏以及华家大小眷口，无不哭声震耳，说：“好个温柔美貌的新娘，忽然遭此惨变。”狄公来至上房院落，先命女眷暂避一避，在各处看视一遭。然后与华国祥走到房内，见箱笼物件俱已搬去，惟有那把茶壶并一个红漆筒子，放在一张四扇漆桌子上，许多仆妇在床前看守。狄公问道：“这茶壶可是本在这桌上的么？你们取了碗来，待本县试他一试。”说着，当差的早已递过一个茶盏。狄公亲自取在手中，将壶内的茶倒了一盏，果见颜色与众不同，柴黑色，如同那糖水相似，一阵阵还放出那派腥气。狄公看了一回，命人唤了一只狗来，复着人放了些食物在内，将他泼在地下。那狗也是送死，低头哼了一两声，一气吃下。霎时之间，乱咬乱叫，约有顿饭时节，那狗已一命呜呼。狄公更是诧异，先命差役上了封标，以免闲人误食，随即走到床前，看视一遍，只见死者口内漫漫地流血，浑身上下青肿非常，知是毒气无疑。转身到院落站下，命人将李王氏带来，向着华国祥与他说道：“此人身死，是中毒无疑。但汝等男女两家，皆是书香门弟，今日遭了这事，已是不幸之事，既具控请本县究办，断无不来相验之理。但是死者因毒身亡，已非意料所及，若再翻尸寻骨，死殖难安。死者固更觉含冤，生者亦关体面。本县愚见，莫加以中毒身亡定案，俟后审出正犯，即以此作抵，免得此时翻尸相验。此乃本县怜惜之意，特地命汝两造前来说明缘故，若不忍死者吃苦，便具免验结来，以免日后翻悔。”华国祥还未开言，李王氏向狄公哭道：“青天老爷，小妇人只此一女，因他身死不明，故尔据情报控。即老爷如此定案，免得他死后受苦，小妇人情愿免验了。”华文俊见岳母如此，总因夫妇情深，不忍他遭众人摆布，也就向国祥说道：“父亲且允了这事罢。孩儿见媳妇死得太惨，难得老父台成全其事，以中毒定案，此时且依他收验。”华国祥见儿子与死鬼的母亲皆如此说，也不肯过事苛求，只得退下，同李王氏具了免验的甘结。然后与狄公说道：“父台令举人免验，虽是顾惜体面之意，但儿媳中毒身亡，此事众目所见，惟求父台总要拷问这胡作宾，照例惩办。若以盖棺之后具有甘结，一味收验，那时老父台反为不美了。”狄公点点首，将结取过，命刑役皂隶退出后堂，心下实是踌躇，一时不便回去，坐在上房，专看他们出去之时有什么动静。

此时里里外外，自然闹个不清。仆众亲朋俱在那里办事，所幸棺木一切昨日俱已办齐，李王氏与华文俊自然痛入酸肠，泪流不止。狄公等外面棺木设好，欲代死者穿衣，他也随着众人来到房内。但闻床前一阵阵腥气，吹入脑髓，心下直是悟不出个理来。暗道：“古来奇案甚多，即便中毒所致，这茶壶之内无非被那砒霜信石，服在腹中纵然七孔流血，立时毙命，何以有这腥秽之气？你看他尸身虽然青肿，皮肤却未破烂，而且胸前膨涨如瓜，显见

父台——对父亲的敬称。

信石——砒霜的不纯物。

另有别故。莫非床下有什么毒物么？”一人暗自揣度，忽有一人喊道：“不好了，怎么死了两日，腹中还是掀动，莫非作怪么？”说着，登时跑下床来，吓得颜色都变，跑了。观看那些人，见他如此说，须大着胆子到他那里观看，却又没有动静，以致众人俱说他疑心。

当时七上八下，赶将衣服穿齐，只听阴阳生招呼入殓，众人一拥下床，将尸身升起，拈出临间入殓。惟有狄公，等人众出去之后，自己走到床前细细观看一回，后又在地下瞧了一瞧，但见有许血水点子，里面带着些黑丝，好像活动的样子。狄公看在眼里，出了后堂，在厅前坐下，心下想道：“此事定非胡作宾所为，内中必有奇怪的事件。华国祥虽一口咬定，不肯放松，若不如此办法，他必不能依断。”主意想定，却好收殓已毕，狄公命人将华国祥请出，说道：“此事似在可疑，本县断无不办之理。胡作宾虽是个被告，高陈氏乃是伴姑，也不能置身事外，请即交出，一齐归案讯办，以昭公允。若一味在胡作宾身上苛求，岂不致招物议？本县断不苛待尊仆便了。”华国祥见他如此说法，总因他是地方的父母官，案件要听他判断，只得命高陈氏出来，当堂申辨。狄公随即起身乘轿回衙。此时惟胡作宾的母亲感激万分，知道狄公另有一番美意，暗中买嘱差役，传信与他儿子，不在话下。

单说狄公回到署中，也不升堂理件，但传命将高陈氏交官媒看管，其余案件全行不问。一连数日皆是如此。华国祥这日发急起来，向着他儿子怨道：“此事皆是汝这畜生误事。你岳母答应免殓，他乃是个女流，不知公事的利弊。从来做官的人，皆是省事为是，只求将他自己脚步站稳，别人的冤抑他便不问了。前日你定要请我免殓，你看这狗官至今未曾发落。他所恃着，我们已具了甘结，虽然中毒是真，那胡作宾毒害是无凭无据，他就借此迟延，意在袒护那狗头。岂不是为你所误？我今日倒要前去催审，看他如何对我。不然，这上控的状子是免不了的。”说着，命人带了冠带，径向昌平县而来。你道狄公为何不将这事审问，奈他是个好官，从不肯诬害平人。他看定这事非胡作宾所为，也非高陈氏陷害，虽然知道这缘故，只是思不出个原由，毒物是何时下入，因此不便发落。

这日午后，正与马荣将赵万全送走，给了他一百银路费，说他心地明直，于邵礼怀这案勇于为力。赵万全称谢一番，将银两璧还，分手而去。然后向马荣说道：“六里墩那案，本县起初就知易办，但须将姓邵的缉获就可断结。惟是毕顺殓不出伤痕，自己已经检举。那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华国祥媳妇又出了这件疑案。若要注意在胡作宾身上，未免于心不忍。前日你在他家也曾看见，各样案情皆是不能拟定。虽将高陈氏带来，也不过是阻饰华国祥催案的意思。你手下办的案件已是不少，可帮着本县想想，再访邻村地方有什么好手件役，前去问他，或者得点眉目。”两人正在书房议论，执帖上进来回道：“华举人现在堂上，要面见太爷，问太爷那案子是如何办法。”狄公道：“本县知他必要来催审，汝且出去，请会一面。”招呼大门伺候，那人答应退去。

顷刻之间，果见华国祥衣冠齐整，走了进来。狄公只得迎出书房，分宾主坐下。华国祥开言问道：“前日蒙父台将女仆带来，这数日之间，想必这案情判白了。究竟谁人下毒，请父台示下，感激非浅。”狄公答道：“本县于此事思之已久，因一时未得其由，故未率尔审问。今尊驾来得甚巧，且请

官媒——旧时官衙中的女役，承办女犯发堂择配及看管解送诸役。

稍坐，待本县究问如何？”说着，外堂已伺候齐备。狄公随即更衣，升堂问案。先命将胡作宾带来。原差答应一声，到了堂口，将他传入。胡作宾在案前跪下，狄公道：“华文俊之妻本县已登场验毕，显系中毒身亡。众口一词，皆谓汝一人毒害，你且从实招来，这毒物是何时下入。”胡作宾道：“生员前日已经申明，嬉戏则有之，毒害实是冤枉，使生员从何招起？”狄公道：“汝也不必抵赖，现有他家伴姑为证。当日请酒之时，华文俊出门谢客，你与众人时常出入新房，乘隙将毒投下，汝还巧言辨赖么？”胡作宾听毕，忙道：“父台的明见，既他说与众人时常出入，显见非生员一人进房。既非一人进房，则众目昭彰，又从何时乘隙？即便是生员下入，则一日之中为时甚久，岂无一人向茶壶倒茶？何以别人皆未身死，独新人吃下就有毒物？此茶是何人倒给，何时所泡？求父台寻这根底。生员虽不明指其人，但伴姑责有攸归。除亲朋进房外，家中妇女奴婢岂无一人进去？不在这上面追问，虽将生员详革，用刑拷死，也是无口供招认，求父台明察。”不知狄公如何办理，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听哑语细察行迹

却说狄公听胡作宾一番申辩，故意怒道：“你这无耻劣生，自己心地不良，酿成人命，已是情法难容。到了这赫赫公堂，便当据实陈词，好好的供说，何故又牵涉他人，冀图开脱？可知本县是明见万里的官员，岂容你巧言置辩。若再游词抵赖，国法俱在，便借夏楚施威了。”胡作宾听了这话，不禁叩头禀道：“生员实是冤枉。父台如不将华家女仆提案，虽将生员治死，这事也不能明白。且从来审案，断无偏听一面的道理。若华国祥抗不遵提，其中显有别故，还求父台三思。”狄公听罢，向他喊道：“胡作宾，本县见你是个县学生员，不忍苦苦的苛责。今日如此巧辨，不将他女仆提质，谅你心也不甘。”随即命人提高陈氏。两边威武一声，早将伴姑提到，在案前跪下。狄公言道：“本县据你家主所控，实系胡作宾毒害人命，奈他矢口不认，汝且将此前日如何在新房取闹，何时乘隙下毒，一一供来，与他对质。”高陈氏道：“喜期吉日那晚间所闹之事，家主已声明在先。总因家主面斥恶言，以致他心怀不善，临走之时令我等三日之内小心防备。当时尚以为戏言，谁知次日前来，乘间便下了毒物。约计其时，总在上灯前后。那时里外正摆酒席，老奴虽在房中，昏黄之际也辨不出来。而且出入的人又多，即以他一人来往，由午前至午后已不下数次，多半那时借倒茶为名，乘此放下。只求青天先将他功名详革，用刑拷问，那就不怕他不供认了。”狄公还未开言，胡作宾向他辨道：“你这老狗才，岂非信口雌黄，害我性命？前日新房取闹，也非我一人之事，只因你家老爷独向我申斥，故说了一句戏言关顾面目，以便好出来回去，岂能便以此为凭证！若说我在上灯前后倒茶下毒，此语更是诬陷。自从午前与众亲朋在新房说笑了一会，随后不独我未曾进去，即别人也未进去。上灯前后，正你公子谢客回家之时，连他皆未至上房，与大众在书房饮酒，这岂不是无中生有，有意害人？而况那时离睡觉尚远，彼时岂无别人倒茶？何以他人不死，单是你家小姐身死？此必是汝等平时嫌小姐夫人刻薄，或心头不遂，因此下这毒手，害他性命，一则报了前仇，二则想趁仓猝之时，掳掠些财物。不然，即是华家父子通同谋害，以便另娶高门。这事无论如何，皆不关我事。汝且想来，由午前与众人进房去后，汝既是陪嫁的伴姑，自必不离他左右，曾见我复进去过么？”高陈氏被他这一番辨驳，回想那日，实未留意，不知那毒物从何时而来。况且，晚间那壶茶既自己去泡，想来心下实是害怕，到了此时难以强词辨白，全推倒在胡作宾身上，无奈为他这番穷辨，又见狄公那样威严，一时惧怯，说不出来。狄公见了这样，乃道：“汝说胡作宾午后进房，他并未曾进去。而且先前所供，汝出来吃晚饭时，胡作宾正与你家少爷在书房饮酒，你家老爷也说他是午前进房。据此看来，这显见非他所干。汝既是多年的仆妇，便该各事留心，而且那壶茶是汝自己所泡，岂能诬赖于他？本县度理准情，此案皆汝所干，若不从实招出，定用大刑伺候。”高陈氏见了这样，吓得战战兢兢，叩头不止。说道：“青天老爷息怒，老奴何敢生此坏心，有负李家老夫人大德。且而这小姐，是老奴携带长大，何忍一朝下此毒手？这事总要求太爷究寻根底。”狄公听毕，心下想道：“此案甚是奇怪。他两造如此供说，连本县皆为他迷惑。一个是儒雅书生，一个是多年的老仆，断无为害之理。此案不能判结，还算什么民

之父母？照此看来，只好在这茶壶上面追究了。”一人坐在堂上，寂静无声，思想不出个道理。忽然值堂的家人送上一碗茶来，因他审案的时辰已久，恐他口中作渴。狄公见他献上，当将盖子掀开，只见上面有几点黑灰浮于茶上。狄公向那人道：“汝等何以如此粗心？茶房献茶，也不令用洁净水烹饮，这上面许多黑灰，是那里而来？”那人赶着回道：“此事与茶夫无涉。小人在旁边看见，正泡茶时，那檐口屋上忽飘下一块灰尘，落于里面，以致未能清楚。”狄公听了这话，猛然醒悟，向着高陈氏说道：“汝说那壶茶是汝所泡，这茶水还是在外边茶坊内买来，还是在家中烹烧的呢？”高陈氏道：“华老爷因连日喜事，众客纷纷，恐外面买水不能应用，自那日喜事起，皆是家中自烧的。”狄公道：“既是自家烧，可是你烧的么？”高陈氏道：“老奴是用的现成开水，另有别人专管此事。”狄公又道：“汝既未烧，这烧水地方是在何处呢？”高陈氏道：“在厨房下首闲屋内。”狄公一一听毕，向着下面说道：“此案本县已知道了。汝两人权且退下，分别看管，候本县明日揭明此案，再行释放。”当时起身，退入后堂。

此时华国祥在后面听他审问，在先见他专代胡作宾说话，恨不得挺身到堂，向他辱骂一阵，只因是国家的法堂，不敢造次。此刻又听他假意沉吟，分不出个皂白，忽然令两造退去，心下更是不悦。见狄公进来，怒颜问道：“父台从来听案，就如此审事的么？不敢用刑拷问，何以连申诉驳诘皆不肯开口呢？照此看来，到明年此日也不能断个明白。不知这里州府衙门未曾封闭，天外有天。到那时莫怪举人越控。”说着，火气不止，即要起身出去。狄公见了，笑道：“尊府之事，本县现已明白，且请少安勿躁。明日午后，定在尊府分个明白。此乃本县分内之事，何劳上宪控告？若明日不能明白，那时不必尊驾上控，本县自己也无颜做这官宰，此时且请回去罢。”华国祥听他如此说来，也是疑信参半，只得答道：“非是举人如此焦急，实因案出多日，死者含冤，于心不忍。既老父台看出端倪，明日便在家拱候了。”说着，起身告辞，回转家内。

这里狄公来至书房，马荣向前问道：“太爷今日升堂，何以定说明日判结？”狄公道：“凡事无非是个理字。你看胡作宾那人，可是个害人的奸匪么？无非是少年豪气，一味嬉戏，误说了那句戏言。却巧次日生出了这件祸事，便一口咬定于他。若本县再附和随声，详革拷问，他乃是世家子弟，现在遭了此事，母子两人已是痛苦非常，若竟深信不疑，令他供认，那时不等本县究办，他母子必寻短见。岂非此案未结，又出一冤枉案件！至于高陈氏，听他那个言语，这李家乃是他恩人，更不忍为害。所以本县这数日思前想后，寻不出这案的原由，故此不肯升堂。今日华国祥来催审，本县也只得敷衍其事，总知道这茶壶为害。不料茶房献茶与本县，上面有许多浮灰，乃是屋上落下。他家那烧茶的地方，却在厨下闲屋里面，如此这般的推求，这案岂不可明白么？”马荣听毕，说道：“太爷的神察，真是无微不至。但是如此追求，若再不能断结，则案情比那皇华镇毕顺的事，更难办了。”

正说之间，洪亮与陶干也由外面进来，向狄公请安已毕，旁立一边。狄公问道：“汝等已去有多日，究竟看出什么破绽？早晚查访如何？”洪亮道：“小人奉命之后，日间在何垵那里居住，每至定更之时以及五更时节，即到毕家巷口访察。一连数日，皆无形影。昨晚小人着急，与陶干两人施了夜行

的工夫，蹓在那屋上细听。但闻周氏先在外面向着婆婆叫骂了一回，抱怨他将太爷带至家中医病。小人以为是他的惯技，后来那哑子忽然在房中叫了一声。周氏听了骂道：‘小贱货，又造反了。老鼠打降，有什么大惊小怪。’说着，只听扑咚一声，将房门关起。当时小人就有点疑惑，他女儿虽是哑子，不能见老鼠就会叫喊起来。小人只得伏于屋上细听，好像里面有男人声音。欲想下去，又未明见进出的地方，不敢造次。后来陶干将屋瓦揭去，望下细看，又不见什么形迹。因此小人回来，禀明太爷，请太爷示下。”狄公听毕，问道：“何垵这连日查访那姓徐的，想已清楚。他家左近可有这姓么？”不知洪亮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却说洪亮见狄公问何垲这连日访查那姓徐的可有着落，洪亮道：“何垲俱已访竣了，皆是本地的良民。虽管下有十五六家姓徐，离镇的倒有大半。其余不是年老之人在镇上开张店面，便是些小孩子，与这案皆牵涉不来，是以未曾是禀。”狄公道：“据汝两人意见，现今若何办法呢？”洪亮道：“小人虽听有声音，因不见进出的所在，是以未敢冒失下去。此时禀明太爷，欲想在那邻居家披缉披缉。因毕家那后墙与间壁的人家公共的，或北墙内有什么缘故。这人家小人已访明，虽在乡村居住，却是本地有名人家，姓汤，叫汤得忠。他父亲曾作过江西万载县，自己也是个落第举子，目下在家课读。小人见他是个绅衿，不敢冒昧前去。”狄公听了，想道：“这事也未必的确，这墙岂是出入的地方？”当时也不开口，想了一会，复又问道：“你说这墙是公共之墙，还是在他床后，还是在两边呢？”洪亮道：“小人当时掀屋细看，因两边全是空空的，只有床后靠着那墙，却为床帐遮盖，看不清楚。除却在这上面推求，再无别项破绽。”狄公拍案叫道：“此事得了。你且持我名帖，今晚到皇华镇上，明早同何垲到这汤家，说我因地方上公事，请汤举人前来相商。看他是何形景，仅明晚前来回禀。本县明早到华家办那命案。”洪亮答应下来，当时领了名帖，转身退去，不在话下。

次日一早，狄公青衣小帽，带了两名值日差并马荣、乔泰，步行至华国祥家内。一径来至厅前，彼时华国祥正命人在厅前打扫，见县官已进里面，只得逊同入座，命人取自己冠带。狄公笑道：“本县尚不拘形迹，尊驾何必劳动。但是令媳之事，今日总可分明，且请命那烧茶的仆妇前来，本县有活动问。”华国祥不解何意，见他绝早而来，不便相阻，只得将那人唤出。狄公见是一个十八九岁的丫头，走到面前，叩头跪下。狄公道：“这也不是公堂，无须如此。汝叫什么名字？向来是专管烧茶么？”那个丫头禀道：“小女子名唤彩姑，向来伏伺夫人，只因近日娶小奶奶，便命专司茶水。”狄公道：“那日高陈氏午后倒茶，你可在厨房里么？”彩姑道：“正在那里烧水。后来上灯时节，因回上房有事，高奶奶来了去泡茶，却未看见。迨小女子有事之后，回转那里，炉内茶水已泼在地下。询问起来，方知高奶奶泡茶之时，炉子已没有开水，他将炉子取下，放在檐口，复行添炭着火，烧了一壶开水。只用了一半，那一半正拟到院落添加冷水，不意左脚绊了一跤，以致将水泼于地下。随后小女子进来，另行添好，他方走去。此是那日泡茶的原委，至别项事件，小女子一概不知。”狄公听毕，随命马荣回衙，将高陈氏带来。马荣领命而去。

不多一会，将人带到，狄公大声喝道：“汝这狗头，如此狡猾。前日当堂口供，说那日向晚泡茶，取的是现成开水。今日彩姑供说，乃是汝将火炉移在檐口，将水烧开，只倒了一半，那水又在檐口泼去，显见汝所供不实。汝尚有何辨？”高陈氏被这番驳斥，吓得叩头不止，但说求太爷恩典，”老奴因在堂上惧怕，一时心乱，胡口所供，以免太爷复问，其实老奴无别项缘故。”狄公忍道：“可知你只图一时狡猾，你那小姐的冤枉为你耽搁了许多时日了。若非本县明白，岂不又冤枉那胡作宾？早能如此实供，何致令本县

迨——等到。

檐（yán，音沿）口——屋顶向旁边伸出的边沿部分。

费心思虑，只想不出个缘故。此时暂缓掌颊，俟这案明白，定行责罚。”当时起身向华国祥道：“本县且同尊驾到厨房一行，以便令人办事。”华国祥到了此时，也只得随他而去。

当时狄公到了里面，见朝东三间正屋，是锅灶的所在。南北两边共是四个厢房。狄公问彩姑道：“汝等那日烧茶，可是在这朝北厢房里么？”彩姑道：“正是这个厢房，现在泥炉子还在里面呢。”狄公走进里面，果然不错。但见那厨房的房屋古旧不堪，瓦木已多半朽坏。随向高陈氏问道：“汝那晚将火炉子移在何处檐口？”高陈氏向前指道：“便在这青石上面。”狄公依着他指点的所在，细心向檐口望去，只见那椽子已突下半截，瓦檐俱已破损。随向高陈氏说：“汝前所供不实，本应掌汝两颊，姑念汝年老昏愦，罚汝仍在这原处烧一天开水，以便本县在此饮茶。”华国祥见狄公看了一会，也说不出个道理，此时忽然命高陈氏烧茶，实不是审案的道理，不禁暗怒起来，向着狄公说道：“父台到此踏勘，理应预备茶点。若等这老狗才烧水，恐已迟迟不及。既他所供不实，理合带回严惩，以便水落石出。若这样胡闹，岂不反成戏谑么？”狄公冷笑道：“在尊驾看来若似戏谑，可知本县正要在这上寻究此事。自有本县专主，尊驾且勿多言。”

随即命人取了两张桌椅，在厨房内坐下，与那些厨子仆妇混说些闲话。停一会，便催高陈氏添火，或而掀扇，或而倒茶，闹个不了。及至将水烧开，泡了茶来，他又不吃。如此有十数次光景，高陈氏正在那里掀火，忽然檐口落下几点碎泥，在他颈项里面，赶紧用手在上面拂去，狄公已早看见，随即喊道：“汝且过来。”高陈氏见他叫唤，也只得走过。到了他面前，狄公道：“汝且在此稍等一等，那害你小姐的毒物，顷刻便见了。”高陈氏直是不敢开口，华国祥更不以为然，起身反向上房而去。狄公也不阻他，坐在那椅上，两眼直望着檐口。又过了有盏茶时，果然见那落泥的地方露出一线红光，闪闪的在那檐口，或出或现，但不知是什么物件。狄公心下已是大喜，赶着向马荣道：“你们可看见么？”马荣道：“看是看见了，还是就趁此取出如何。”狄公忙道：“且勿动手。既有这个物件，先将他家主人请来，一同观看。究竟那毒物是怎样下人，方令他信服。从来本县断案，不肯冤屈于人，若不彻底根究，岂得谓民之父母！”当时彩姑见了这样，赶着跑入上房，报与华国祥知道。里面众人一听，真是意外之事，无不惊服狄公的神明。华国祥也随即出来观看。狄公道：“此案庶可明白了。且请稍坐片刻，看这物究竟怎样。”

当时华国祥抬头细瞧，但见火炉一股热烟冲入上面，那条红光被烟抽得蠕蠕欲动，忽然伸出一个蛇头，四下观望，口中流着浓涎，仅对炉内滴下。那蛇见有人在此，顷刻又缩进里面。此时众人无不凝神屏气，吓得口不敢开。狄公向华国祥道：“原来令媳是为这毒物所伤，这是尊驾亲眼所睹，非是本县袒护胡作妄了。尊处房屋既坏，历久不修，已至生此毒蛇。不如趁此将他折毁。”说着，命那些闲杂人等一概走开，令马荣与值日差以及华家打杂的人，各执器具，先拥入屋内，将檐口所有的椽子捣下。只见上面响了一声，有一尺多长的火赤炼蹿入院落里面，欲想逃走。早被马荣看见，正欲上前去捉，乔泰早取了一把火叉，对定那蛇头叉了一下，那蛇登时不得走动。复又一叉，将他打死。众人还恐里面仍有小蛇，一齐上前，把那一间房屋拆毁个

愦（kuì，音愧）——糊涂。

蠕（rǔ，音乳）——形容慢慢移动。

干净。狄公命人将蛇带着，到了厅前。

此时里面得信，早将李王氏接来。狄公坐下，向华国祥言道：“此案本县初来相验，便知令媳非人毒害。无论胡作宾是个儒雅书生，断不致于这非礼之事，推进房之时间有一派骚腥气，那时便好生疑惑。复来临验之时，又有人说他肚内掀动。本县思想，用毒害人无非是砒霜信石，即便服下，但七窍流血而已，岂有腥秽的气味？因此未敢遽断。日来思虑万分，审讯高陈氏的口供，他但说茶是自己所泡，泡茶之后，胡作宾又未进房。除他吃晚饭出来，其余又未离原处，又未见别人进去。难道新人自己毒害？今日听彩姑之言，这明是当日高陈氏烧茶之时，在檐口添火，那烟冲入上面，蛇涎滴下。其时他未看见，便将开水倒入茶壶。其余一半却巧为他泼去，以致未害别人。缘原祸端，仍是高陈氏自不小心，以至令媳误服其毒，理应将他治罪。惟是他事出无心，老年可悯，且从轻办理。令媳无端身死，亦属天命使然，仍请尊驾延请高僧，讽经仟悔，超度亡魂。胡作宾无辜受屈，本应释放，奈他嬉戏性成，殊非士林的正品，着发学戒饬，以警下次。”说毕，又向李王氏道：“你女儿身死的缘由，今已明白。本县如此断结，汝等可服么？”李王氏哭道：“照此看来，却是误毒所致，这皆是我女儿命苦，太爷如此讯结，也是秉公而论，还有何说呢？”狄公见他应允，当即命众人具结销案。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却说狄公见众人应允，命他们具结销案。华国祥自无话可说，惟有李王氏见那条毒蛇在狄公面前，不禁放声大哭。狄公又命人用火将蛇烧灰，以作治罪。就此一来，已是午后，当即起身回衙。将胡作宾由学内提来申斥一番，令他下次务要诚实谨言，免召外祸。此时胡作宾母子自是感激万分，伸冤活命，在堂上叩头不止，狄公发落已毕，退入后堂。

且说洪亮昨日领了名片，赶至皇华镇，与何垵说明缘故。次日一早便来至汤家门首，先命何垵进去，向里面问道：“汤先生在家么？”里面见有人询问，出来一个老头儿答道：“你是那里来的？问我家先生何干？”何垵笑道：“原来是朱老爹，地方上的公食人皆不认得了？”那人将何垵一望，也就笑道：“你问他何事？现在还未起身呢。”何垵听了这句，转身向洪亮丢了个眼色。两人信步到了里面，在书房门口站定，洪亮向何垵道：“你办事何以这懈怠！既然汤先生在家，现在何处睡觉，好请他起来讲话。”那老人家见洪亮是公门口的打扮，赶着问道：“你这公差有何话说，可告知我进去通知他。”何垵答道：“他是狄太爷差来，现有名片在此。因地方上事，请你家先生进衙相商，不能有缓。”那老人在洪亮手内将名片接过，进了书房。穿过一个小小的天井，朝南正宅三间两厢，此时何垵也跟那人到了里面，心下想道：“如他住在这上首房内，便是毕家那墙相连了。”

正想之间，忽见那人走到下首房间，何垵心下好不自在，暗道：“这个想头又完了。人尚不在房内居住，墙上还有何说？”一人暗暗的说话，忽然上首房内出来一人，年约二十五六，生得眉清目秀，一表非凡，好个极美的男子。见老家人一进来，赶着问道：“是谁来请先生？”老人道：“这事也奇怪，我们先生虽是个举子，平日除在家课读，外面的事一概不管。不知县里狄太爷为着何事，命人前来请他，说地方上有公事与他商量，你看这不是奇怪么？怕的他也未必前去。”那少年人听他说狄太爷，不禁面色一变，神情慌张，说道：“你何不回却他，说先生不与外事便了，为何将人带入里面？”何垵听了这话，将那人复上下一望，却巧这人的房间便在毕家墙后，心下甚是疑惑。赶紧接话问道：“你公子尊姓？可是在此住馆的么？我们太爷非为别事，因有一处善举没有人办，访问这汤先生是个用心君子，故命差人持片来请。”说着，见老人已走到房内，高声喊了两声。只听里面那人醒来，问道：“我昨日一夜代众学生清理积课，直至天明方睡，你难道未曾知道？何故此时便来叫喊。”只听老者回道：“非是我等不知。因县狄太爷差人来请，现有公差立等回话。”汤得忠道：“你为什么不代我回报他？此时且去将我名帖取来，向来人传说，拜上他贵上太爷，说我是牖下书生，闭户读书，不与外事，虽属善举，地方上绅士甚多，请他转请别人罢。”老人得了这话，只得出来对何垵回复了一遍。当时洪亮在书房已早听见，见何垵出来，说道：“汤先生不肯进城，在我看来惟有回去禀知太爷，请太爷自己前来罢，此事还不可懈怠，莫要误事方好。你此时照原话赶速进城去罢。”说着，两人出了大门，那老者将门关上。

彼此到了街上，何垵向洪亮说道：“你可看见那人没有？”洪亮道：“这事也是徒然。汤得忠是在那边房间居住，有什么看见？”何垵道：“你还不

知呢。这边房内有人同老者说话，你未听见么？是个少年男子，见我们说县里差来的，他那神情就不知先前。我所以出来叫你赶速回去，这句话仍是看他的动静的。他如惧怕你我，出门他必到别处去了。你此时可赶速回城，禀明太爷，请太爷自己前来，姑作拜汤先生的话说。到了里面，借话问话，再为察看。我此时便在这左近等候，看他可出来与否，顺便打听他姓甚名谁。”彼此计议停当，已是辰牌时候，洪亮随即来至城中，将方才的话禀了狄公。狄公心下甚是欢喜，当时传齐皂役，带同马荣、乔泰、陶干三人，乘轿而来。

一路之上不敢怠慢，到了上灯时分，方至镇上。先命马荣仍在从前那个客寓内住下。所有衙役皆不许出去走露风声，说本县到此。客店主人也是如此吩咐。众人自领命而行。当时将行李卸下，净面用茶，饮食已毕，狄公向马荣道：“你们四人今夜分班前去。洪亮同汝在毕家屋上等候，若有动静，便喊拿贼，看他下面如何。乔泰同陶干在汤家门前守候，若有人夜半出来，便将他获住。本县此时不去，正恐夜晚办事不成，令凶人走去。”四人领命下来，各自前去不提。

且说马荣与洪亮两人出了店门，洪亮道：“我近来为这事吃了许多辛苦，方有这点眉目。今夜若再不破案，随后更难办了。我想你这身本事，何事不可行得？现有一计在此，不知你肯行不肯。”马荣道：“你我皆是为主人办事，只要能做，何处不去？你且说与我听。”洪亮道：“汤家那个后生，实是令人可疑。为恐他识破机关，一连数日安分守己，不与那周氏来往，我们虽在屋上再听数日，也不能下去。莫妙你扮作窃贼，由房上蹿入他里面，在他房中偷看动静，是不比外面较有把握？恐你早经洗手，不干此事，现今请你做这买卖，怕你见怪，故尔不便说出。你意下究竟若何？”马荣笑道：“我道何事。此计甚是高明，今夜便去如何。”说着，两人到了何垞家内，坐谈了一会。

约有二鼓之后，街上行人已静，马荣命洪亮竟在毕家巷口等候，自己一人先到了汤家门口。脱去外衫，蹿身上屋，顺着那屋脊过了书房，将身倒挂在檐口，直向里面观望。见书房灯光明亮，当中坐着一个四十上下的先生，两边有五六个门徒，在那里讲说。马荣暗道：“这样岂是个提案的地方？我且到后进住宅内再瞧一瞧。”照毕运动蛇行法，转过小院落，挨着墙头到了朝南的屋上。举头见毕家那边也伏着一人，猛然吃了一惊。再定神一看，却是洪亮，两人打了一个暗哨。马荣依旧伏在檐口，见上首房内也有一盏灯，里面果然有个二十余岁的后生，面貌与洪亮所说一点不错，但见那人不语，一人坐在那椅上，若有所思的神情。停了一会，起身向书房内望了一望，然后又望望墙屋，好像一人言语的神情。马荣正然偷看，忽听前面格扇一响，出来一人，向房内喊道：“徐师兄，先生有话问你。”马荣在上面听见一个徐字，心下好不欢喜。赶即将身躯收转在檐瓦上面，伏定。但听那少年也就应了一声，低低说道：“偏生今夜乱喊乱叫的。”说着，出了房门，到书房而去。

马荣见他已去，知这房内无人，赶着用了个蝴蝶穿花形势，由檐口飞身下来。来到院落，由院落直蹿到正宅中间。四下一望，见有一个老者伏在桌上打盹。马荣趁此到了房内，先将那张灯吹熄，然后顺着墙壁细听了一回，直是没有响动，心下委决不下。复用指头敲了一阵，那声音也是着实的样子，一人着急起来。将身一横，走到那张客床前面，将帐幕掀起，攒身到了床下。两脚在地下蹬了两下，却是个空洞的声音，马荣道：“分明是这地下的尴尬

了。”当时将几块方砖全行试过，只有当中的两块与众不同。因在黑暗之中，瞧不清楚，只得将两手在地下摸了一摸，却是一踏平阳，绝无一点高下。心下想道：“就要将这方砖取起，下面的门路方可知道。他这样牢固，教我如何想法？”正在为难之际，两手一摸，忽然一条绳子系于床柱子上。马荣以为他扣着什么铁器，以便捎那方砖。当时以为得计，顺手将绳子一拖，只听哗啦一声，早将床帐倒了下来。马荣这一惊不小，正想逃走，书房里面早来数人，高喊：“有贼！”走到院落，忽见灯光已灭，众人恐有暗算，不敢进去。惟有那个少年，格外着急，赶着将老者叫醒，去点灯火，马荣已趁此时蹿到外面，往上一纵，到了屋上，众人虽然看见，只是叫喊，绝无一人上前捉拿。马荣此时见已脱身，索性也不回去，伏在瓦上听下面动静。不知那少年如何进房，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垵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却说马荣在屋上，听下面的动静，只听那少年跑到书房，忙忙的点了个烛台，转身到了正宅，向着那老者喊道：“你也不是死人，有贼由你面前走过，一点也不知道，难道睡死过去！”那老者被他骂了两句，直是不敢开口。众人拥进房中，惟听那少年走到床前，高声说道：“这瘟贼也不过将床帐倒下，我道你偷取不计外，还见什么要紧的地方呢。”众人说道：“你物件未曾偷去，已是幸事，还说什么戏谑话。现在先生尚住在书房，吓得不敢出来，我们且去告知他一声。”说着，大众在里面照了一番，又回书房而去。马荣在屋上听得清楚，随即心生一计。扒过墙头，招呼洪亮两人躡身下去，来至何垵家内。三人一齐到了客寓，将以上的话禀明了狄公，如此如此议论了一会。狄公心下大喜，随命何垵依计而去。

三人复行，到了汤家门口。何垵敲门喊道：“朱老爹，快来开门。你家可是闹贼么？现在已被我们捉住，速来帮我捆他。”里面听了这话，正是贼走之后未曾睡觉，听是何垵叫门，众学生甚是得意，也不禀知汤得忠，早将大门开下。只见何垵揪着一人，骂道：“你这厮，也不访这地方是谁的管辖，他家是何等之人。不是为我看见，你得手走了，明日汤先生送官究办，我便为你吃苦。今早县里狄太爷，还来请他老人家办地方的善举，说不去明早便亲自来此。若是知道这窃案，我这屁股还不是板子山倒下来么？”何垵在门外揪骂，众学生下知是计，赶着到里面报与汤得忠知道。汤得忠随即出来，果见何垵还揪在门口，见他出来，连忙说道：“人现在已获到了，你先生如何发落？这是我们的责任，明早县太爷到此，请你老人家要方便一句，小人这行当方站得稳。”汤得忠见何垵如此说项，也是信以为真。取了个烛台，将马荣周身一看，骂道：“你这狗强盗，看你这身材高大，相貌魁梧，便该做出一番事业，何事不可吃饭，偏要做这偷儿，岂不可恨。我今日积点功德，放你去罢。”何垵见汤得忠如此说项，乃道：“你老人家是个好心，将他放走，随即又到别处做案了，这事断不能行，要放他，等县太爷来放。今日权行扭在这门首，以见我们地甲平时尚不松懈。但有一件，他方才在那里惊走的，请你们带我进去看一看。”说着，向马荣道：“你且跟我进来，好好实说，由什么地方进门，走那里出去的。”一面说，一手扭着马荣向门里走来，他的意思，就想趁此混进里面，好寻那床下的着落。那知里面听了这话，赶着出来一个少年人。马荣将他一看，正是那个姓徐的。向着何垵阻道：“你这也太固执了，我们先生尚且叫你放他，你那里不行这方便，一定要惊官动府，以见你的能力。若说县太爷明日前来，我家又未报案，要他来踏勘何事？若说你的责任，汤先生已知道，即便在县太爷面前保举你两次，也不过得点犒赏，这贼人就吃了大亏，何必乃尔！我同先生说，譬如为他偷去失了钱财，给你二两银子吃酒，这事算了罢。”马荣听了，暗暗骂道：“你这狗头，不是你有欺心之事，肯这样慷慨？”只见何垵问道：“你这位相公尊姓？还是在此宿馆，还是府上的住宅，请汤先生在家教读呢？”这人还未开口，旁边学生笑道：“你毛贼到会捉，当地人家还不知道他姓徐，这房子便是他家的。近因家眷不住在此，故请本地汤先生来此教馆，他一人在此附从，所以门口单帖汤家的扳条，此时既徐相公如此说项，你便将这人放去罢。”何垵笑道：“原来姓徐，这就是了。听说城内出了个案子，也是姓徐，无论是与不是，且请你同我去一趟。”说着脸色一变，向汤得忠说道：“汤先生，

我实对你说，你道他真是窃贼，我真是送贼来的么？你老人家虽是个举子，何以教化不严，令学生做出这非礼之事，间壁巷内毕顺的案子，至今未曾明白，官今自己请到上宪的处分，现已摘去顶戴。我们为这事，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日前太爷宿庙，说凶手是个性徐的，密令我们访查，方知在你家内。因此命这马壮士扮作偷儿，前来窥探，又被你们惊走。现在狄太爷住在张家客寓内，请你两人前去一见，辨个明白，便不关我们的事了。”说毕，将马荣一松，向前一把将那个少年揪住。马荣也就上去拖了汤得忠。汤得忠正欲分辨，只见何垵高喊一声，外面早有乔泰、洪亮二人一齐进来，不由分说，簇拥着向街前走去。到了客店，狄公正恐他两人维持不住，已带着许多差役，执着灯球，前来迎接。见已将人获到，随命差役同洪亮分身前去，将毕周氏立刻捉来，以免他逃走。洪亮领命而去，暂已不提。

单说何垵揪着那个少年，见狄公前来，上前回禀了各节。狄公道：“此人乃是要犯，汝同乔泰、马荣先行将他管押，明早俟踏勘之后，再行拷问。”何垵答应下来，马荣、乔泰随即取出刑具，将他套上。汤得忠是一榜人员，不敢遽然上刑，狄公命将他一人带入店内，先行询问。马荣只得将汤得忠交与值日差，自己与乔泰到何垵家内，管押正凶。狄公就趁此到了汤得忠家，在书房坐下。所有众学生听见先生皆被地甲捉去，这一吓非同小可，左近的连夜跑了回去，以免牵涉在案内。留下几个远处的学生，一时未能逃走，只得坐在里面，心胆悬悬，不知竟为何故。忽然见许多高竿的灯笼走了进来，一个个穿着号衣，嘴里说道：“我们太爷来了，你等可要直说，他如何与周氏同谋。”众人也不知何事，听了这话，俱皆哑口无言。但见一人当中坐下，清衣小帽，儒服儒巾，向着上首那个学生问道：“你姓什么？从汤先生有几年了？那个姓徐的，何方人氏？叫什么名号？汝等从实说来，不关汝事。”那学生道：“我姓杜，名唤杜俊夫，是今岁春间方来的。那姓徐的名叫德泰，乃是这里的学长，先生最喜欢他，与先生对房居住。我等就住在这书房旁边那间屋内。”狄公当时点点首，起身说道：“既为本县将他捉去，汝等且同我到他房内看视一番，好作凭证。”

众人不敢有违，当即在前引路，到了房内。狄公命差人将床架子移到别处，低身同前一看，果是方砖砌成在地下，床下四角有四条麻绳扣于下面。狄公有意将绳子一绊，早见床前两根床柱应手而倒，噗咚一声磕在地下。再细为一看，方知那绳子系在柱脚之上，柱脚平摆在床架上，以至将绳子轻轻一绊，便倒了下来。狄公看毕，复取了个烛台，命人找寻了一柄铁扒，对着中间那两块方砖拼力的撬起。忽听下面铜铃一响，早现出一个方洞，如地印相仿。再朝下面望去，黑漆漆的辨不出个道理，当时狄公恐下面另有埋伏，不敢命人下去。向着陶干道：“既有这暗道，这人犯就是不错了。汝且在此看守，俟天明再来察看。”说毕，将所有学生开了名单。只见众人无不目瞪口呆，彼此呆望，不知房内何以有这个所在。狄公一一问毕，命他不须逃走：“此事与汝等无涉。”吩咐之后，回转店中。

此时已转四鼓，乔泰上前禀道：“太爷走了片时，小人将汤得忠盘问了一番。他实是不知此事，看他那样，倒是个古道的君子。此时已是夜深，太爷安歇一会，好在人已缉获，明早再问不迟。”狄公道：“本县知道了。但是洪亮已去多时，毕周氏何以仍未捉来？莫非他闻风逃走不成？”两人正在

闲谈，早听门外人声喧嚷，洪亮匆匆进来，说周氏已是提到，请太爷示下，还是暂交官媒，还是带回衙署？不知狄公如何发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却说狄公听周氏已经提到，命洪亮先在客店内看押，俟明早带回衙审讯。洪亮领命下来。狄公已是困倦，当时进房和衣而睡。

次日辰牌时分，起身净面，诸事已毕，先令陶干将汤得忠带来。狄公将他一望，却是迂缪拘谨之人。因他是个举子，不敢过于怠慢，当时起身问道：“先生可是姓汤，名叫得忠么？”汤得忠道：“举人正是姓汤。不知父台夤夜差提，究为何事？举人自乡荐之后，闭户读书，授徒乐业，虽不敢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逾矩犯规之事从不敢开试其端。若举人之为人，仍欲公差提押，官吏入门，正不知那刁监劣生，流氓好究更何以处治。举人不明其故，尚求父台明示。”狄公听他说了这派迂腐之言，却是个诚实的举子，乃道：“你先生品学兼优，久为本县钦敬。可知薰蕕异类，玉石殊形，教化不齐便是自己的过失。先生所授的门生，其品学行为也与先生一样么？”汤得忠道：“父台之言虽是合理，但所教之学生，俱属世家子弟，日无暇晷，夜读尤严，功课之深，无逾于此。且从来足不出户，那里有意外之事？莫非是父台误听么？”狄公笑道：“本县莅任以来，皆实事求是，若不访有确证，从不鲁莽从事。你先生说，所授门徒皆世家子弟，难道世家的子弟尽是循规蹈矩的么？且问你姓徐的学生，从学几载了？他所作所为，皆关系人命案件。那等行为，不法已极，你先生可否知道？”汤得忠道：“这更奇了。别人或者可疑，惟有他断无非礼之事。不能因他姓徐，便说他是命案的凶手。方才贵差说毕家那命案，父台宿庙，有一姓徐的在内，此乃梦幻离奇之事，何足为凭！而且此事实系父台孟浪，绝无形影之案遽行开棺揭验，以至身招反坐误了功名，比时不能够顾全自己，便指姓徐的为凶手。莫说他父兄在籍，属在缙绅，即以举子而论，地方有此殃民之官，也不能置之不理了。”狄公见他矢口不移，代那徐德泰抵赖，不禁怒道：“本县因你是个举子，究竟是诗文骨肉，不肯牵涉无辜。你不知自己糊涂，疏于防察，反在此挺撞本县。若不指明实证，教你这昏愤的腐儒岂能心服？”说毕，命人仍将他看管，带徐德泰审问。陶干答应一声，随命值日差到何垞家内，将人犯带来。差人奉命前去。

不多一会，人已带到，狄公见他跪在地下，细细将他一望，那副面目却是个极美的男子。心下暗道：“无怪那淫妇看中于他。可恨他一表人材，不归于正，做了这犯罪之事，本县也只得尽法惩治了。”当即大声喝道：“你就叫徐德泰么？本县访你已久，今日既已缉获，汝且将如何与周氏通奸，如何谋害毕顺，从实供来，免致受刑吃苦。可知本县立法最严，既已前次开棺自行请处，若不将这事水落石出，于心也不肯罢休。汝且细细供词，本县或可施法外之仁，超豁汝命。不然，那真凭实据也不容你抵赖的。”徐德泰见狄公正言厉色，虽是心下惧怕，当此一时总不肯承认，乃道：“学生乃世家子弟，先祖生父皆作外官，家法森严，岂敢越礼？而况有汤先生朝夕与处，饮食同居，此便是学生的明证。父台无故夤夜提质，牵涉奸情，这事无论不

夤（yín，音银）夜——深夜。

奸究（gu，音鬼）——坏人。

薰蕕（xūnyóu，音勋由）——薰，一种香草；蕕，一种有臭味儿的草。喻好人和坏人。

晷（gu，音鬼）——日影，喻时光。

敢胡行，连目睹耳闻皆未经过，还求父台明察侦访，开释无辜，实为德便。”狄公笑道：“你这派巧语胡供，只能欺你那昏愤的先生。本县明察秋毫，岂容汝饰辞狡赖。此案若不用刑拷问，碍难供认。且同你前去，将房中地窖揭起，究竟通于何处，那时众目昭彰，虽你百喙千言，也不容辨赖。”说毕起身，命马荣同众差带回汤得忠并徐德泰两人前去起案。

众人正要出去，忽然外面哭喊连声，一路骂入里面。只听那妇人言道：“你这狗官，将我媳妇放回还未有多日，果真是缉获凶手提去对质倒也罢了，忽又无影无形的牵涉好人。半夜深更许多男子拥入我家内，这事什么缘故？提人是他，放人也是他。今日不将这事办明，莫说我年老无用，定与他到兖州扭控，预备耽这忤辱官长的罪名，横竖也不能活命。”一面哭着向里走来。狄公知是唐氏，赶着说道：“他来得正巧，可将他一并带去，免致他不知这暗昧的地方。”又命人到何垓家中，将周氏提来。吩咐已毕，然后人众出了店门，来至汤得忠家内。

此时皇华镇上无不知道这事，前来看破此案，纷纷拥拥挤在门前。狄公先进去，在书房坐定。等众人到齐，随后来至徐德泰房中，指着那个地窖问道：“你既是读书子弟，理应安分守己，为何在卧床之下挖这一个地窖，有何用处？下面还有什么害人之物么？”徐德泰到了此时，全不开口。马荣上前禀道：“太爷既已将方砖挖起，下面无非是个暗门，通于别处，小人且下去探一探。”说着向乔泰取了烛台，到里面一照，只见有二三尺深一个深塘，直通那墙壁。上下皆是木板砌成，并无泥土。马荣跳了下去，望前走了两步，复见有个铜铃悬在中间，知是个暗号，便将铃绳一抽，响亮一声，见前面有块木板忽然开下，却是一个小小圆洞，有四五层坡台。马荣举步由坡台上去，约有四尺见方一个所在，四面俱看不出门路，不知由何处通着间壁。正然各处观望，将头一抬，早见上面有块方砖为头顶起，心下好不欢喜。随将烛台递与乔泰，两手举过头顶，将那方砖取过，隐隐的上面射进亮光。再伸头向洞外看去，正是那毕顺房中床柱之下。马荣见案已破，自己站在房内，命乔泰开了房门，由毕家大门绕至街上，到了汤家门口。众人见他由外面进来，心下无不诧异。只见他向唐氏说道：“尊府的后门已经瞻仰了，请你前来观看罢。”狄公正在房中等下面的消息，忽听乔泰在前面说话，知已通到间壁，有意如此，为众人观看。当即问道：“可是通到那边？”乔泰道：“正在那床脚之下，且请太爷下去一看。”狄公道：“你且将汤先生与唐氏带来，陪本县一齐下去，方令他心下折服。”说着，众差已将两人提到，陆续的由原处到了毕家，此时汤得忠直急得目瞪口呆，恨不能立刻身死。狄公向他说道：“这事你先生是亲眼所睹，不必出门，可是干了那人命案件。岂非你知情故昧，教化不严？”复向毕唐氏道：“你儿子仇人今已缉获，这个所在是在你媳妇房中寻出。怪不得他终日在家闭门不出，却是另有道路。岂非汝二人心地糊涂，使毕顺遭了这弥天大害。”唐氏到了此时，方知为媳妇蒙混。回想儿子身死，不由痛入骨髓，大叫一声昏于地下。汤得忠见学生做出这不法之事，自己终日同处，不知这件隐情，明知罪无可诿，也是急得两眼流泪，向着狄公说道：“此事举人实是不知，若早知有此事件，断不能有意酿成。现在既经父台揭晓，举人教化无方，也只好甘心认罪，请父台将徐德泰究办便了。”狄公见他这样，反去安慰了两句。然后命人用姜汤将唐氏灌醒。只见

百喙（huì，音会）千言——喙，指人的嘴，谓指有一百张嘴，说一千句话也辩解不清。

他咬牙切齿，扒起身来，要去寻他媳妇，与徐德泰拼命。狄公连忙阻道：“汝这人何以如此昏昧？从前本县为你儿子伸冤，那样向你解说，你竟执迷不悟。此时案已揭晓，人已获到，正是你儿子报仇之日，便该静候本县拷问明白，然后治刑抵罪，为何又无理取闹，有碍本县的正事？”唐氏听了这话，只得向狄公叩头，哭道：“非是我取闹，只因被这贱妇害得太毒。先前不知道，还以太爷是仇人，现在彰明昭著，恨不得立刻食他之肉。若非太爷是个清官，我儿子真是冤沉海底了。”说毕，复又痛哭不已。狄公命人将他扶去，吩咐汤得忠将所有的学生概行解馆，房屋暂行发封，地窖命人填塞。唐氏无须带案，俟申明定罪，再行到堂。吩咐已毕，早有马荣、何垵将闲人驱逐出去。所有人犯，俱皆上了刑具，带到客店。然后狄公也回转寓内，吃了午饭，趁轿回衙。众差也押着人犯进城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话说狄公将地窖揭起，将一千人犯带回衙署。到了下昼，已至城内。众人进署，狄公先命将汤得忠交捕厅看管，奸夫淫妇分别监禁，以便明早升堂。自己到了书房，静心歇息。一心想道：“我前日那梦，前半截俱灵验了，上联是个寻孺子遗踪，下榻空传千古谊。那知这凶手便是姓徐，破案的原由又在这榻下二字上。若不是马荣扮贼进房，到他床下搜寻，那里知道还隔着墙壁就通奸之理？这个地窖，确确在他床柱下，此诚可谓神灵有感了。”一人思想了一会，然后安寝。

到了次日，一早升堂，知周氏是个狡猾的妇人，暂时必不肯承认，先命人将徐德泰提出，堂口跪下。狄公问道：“本县昨日已将那通奸地方搜出，看你这年幼的书生，不能受那匪刑的器具。这事从何时起意，是何物害死毕顺，且照实供来，本县或可网开三面，罪拟从轻。”徐德泰道：“此事学生实未知情，不知这地窖从何而有。推原其故，或者是从前地主为埋藏金银起见，以致遗留至今。只因学生先祖出任为官，告老回来，便在这镇上居住，买了这所房屋。其初毕家的房子，与这边房屋是一时同起，皆为上首房主赵姓执业。自从先祖买来，以人少屋多，复又转卖了数间，将偏宅与毕家居住。这地窖之设，或因此而有。若谓学生为通奸之所，学生实是冤枉，叩求父台格外施恩。”狄公听了，冷笑道：“看你这少年的后生，竟有如此巧辨。众目所睹的事件，你偏洗得干干净净，归罪在前人身上，无怪你有此本领，不出大门便将人害死了。可知本县也是个精明的官吏，你说这地窖是从前埋藏金银，这数十年来，里面应该尘垢堆满，晦气难闻，为何里面木板一块未损，灰尘也一处没有呢？”徐德泰道：“从前既用木板砌于四面，后来又无人开用，自然未能损坏。”狄公道：“便作他是为埋藏金银，何以又用那响铃呢？这事不用大刑，谅你断不招认。”吩咐左右，用藤鞭笞背。两边一声吆喝，早将他衣服撕去，一五一十，直望背脊打下。未有五六十下，已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喊叫不止。狄公见他仍不招认，命人住手，将他推上，勃然怒道：“这也是你天网恢恢，备受刑惨。你既如此狡猾，且令你受了大刑，方知国法森严，不可以人命为儿戏。”随即命人将天平架移来。顷刻之间，已预备妥当。只见两人将徐德泰发辫系于横本上面，两手背绑在背后，前面有二个圆洞，里面按好的碗底，将徐德泰的两个膝盖直对在那碗底上跪下，脚尖在地，脚根朝上。等他跪好，另用一根极粗极圆的木棍在两腿押定，一边一个公差，站定两头，高下的乱踩。可怜徐德泰也是个世家公子，那里受过这若楚！初跪之时，还可咬牙忍痛，此刻直听叫喊连声，汗流不止。没有一盏茶时，即渐渐的忍不住疼痛，两眼一昏，迷晕过去。狄公命人止刑，用醋慢慢的抽醒，将他搀扶起来，在堂上走了数次，渐渐的可以言语，然后又到案跪下。狄公问道：“本县这三尺法堂，虽江洋大盗，也不能熬刑挨过，况你这年少书生，岂能受此苦楚？可知害人性命，天理难容。据实供词，免致受苦，本县准情酌理，或非你一人起意，汝且细细供来。避重就轻，未为不可。”徐德泰到了此时，知己抵赖不过，只得向上禀道：“学生悔不当初，生了邪念。只因毕顺在世时节，开一个绒线店面，学生那日至他店中买货，他妻子坐在里面，见了学生进去，不禁眉目送情。初时尚不在意，数次之后，凡学生前去，他便喜笑颜开，自己买卖。因此趁毕顺那日出去，彼此苟合其事。后来周氏又设法命毕顺居住店中，自己移住家内，心想学生可以时常前去。

谁知他母终日在家，并无漏空，以此命学生趁先生年终放学，暗贿一匠人凿了这地道。由此便可时常往来，无人知觉。无奈周氏心地太毒，常说这暗去明来终非常久之计，一心要谋害他丈夫。学生执意不允。不料那日端阳之后，不知如何将他害死，其时并不知情。次日这边哭闹起来，方才知。虽晓得是他害死，那里还敢开口。迨毕顺棺枢埋后，他见学生数日未去，那日夜间忽然前来，向学生说道：‘为你这冤家，将结发的丈夫结果，你反将我置之脑后。不如我此时出首，说你主谋行事。你若依我主见，做了长久夫妻，只要一两年后，便可设法明嫁与你。’学生那时成了骑虎之势，只得满口应允。从此无夜不到他那里。至前日父台入门破案，开棺揭验，学生已吓得日夜不安。不料开验无伤，复将他释放。连日正与学生计算，要择日逃走，不意父台访问明白，将学生提案。以上所供，实无半句虚词。至如何将毕顺害死，学生虽屡次问他，俱不肯说，只好请父台再行拷问了。此皆学生一时之误，致遭此祸，只求父台破格施恩，苟全性命。”说毕，在地下叩头不止。狄公命刑房录了口供，命他在堂上对质。

随即又提毕周氏，差人取监牌在女监将人提出。狄公道：“汝前说毕顺暴病身亡，丈夫死后足不出户，可见你是个节烈的女子。但是这地窖直通你床下，奸夫已供认在此，你还有何辨？今再不供招，本县就不像从前摆布了。”周氏见徐德泰背脊流红，皮开肉绽，两腿亦是血流不止，知是受了大刑，乃道：“小妇人丈夫身死，谁人不知是暴病？又经太爷开棺揭验，未有伤痕，已经自行请处。现在上宪来文，摘去顶戴，复又爱惜功名，忽思平反，岂不是以人命为儿戏？若说以地窖为凭，此房屋本是毕家向徐所买，徐姓挖下这所在，后人岂能得知？从来屈打成招，本非信讫。徐德泰是个读书子弟，何时受过这重刑，鞭背踩棍两件齐施，他岂有不信口胡言之理。此事小妇人实是冤枉。若太爷爱惜功名，但求延请高僧将我丈夫超度，以赎那开棺之咎。小妇人也可看点情面，不到上宪衙门控告，太爷的公事，也可从轻禀复，彼此含糊了事。若想故意苛求，硬行谗害，无论徐德泰世家子弟不肯甘休，小妇人受了这血海冤仇，生不能寝汝之皮，死必欲食汝之肉。这事曲直，全凭太爷自主，小妇人已置生死于不问了。”狄公听他这番话头，不禁怒气冲天，大声喝道：“汝这贱妇，现已天地昭彰，还敢在法堂巧辨。本县若无把握，何以知这徐德泰是汝奸夫？可知本县日作阳官，夜为阴宰，日前神堂指示，方得了这段隐情。汝既任意游词，本县也不能姑情。”说毕，命人照前次上了夹棍。登时将他拖下，两腿套入眼内，绳子一抽，横木插上。只听哎哟一声，两眼一翻，昏了过去。狄公在上面看见，向着徐德泰说道：“此乃他罪恶多端，刑辱未满，以故矢口不移，受此国法。当日他究竟如何谋害，汝且代他说出。即便非尔同谋，事后未有不与你言及，你岂有不知之理？”徐德泰到了此时，已是受苦不住，见狄公又来返问，深恐复用大刑，不禁流下泪来，向上说道：“学生此事实不知情，现已悔之无及。若果同谋置害，这法堂上面也不敢不供，何肯再以身试法？求父台还是向他拷问。”狄公见徐德泰如此模样，知非有意做作，只得命人将周氏松下，用凉水当头喷醒。过了好一会功夫，方才转醒过来，瘫卧地下，两腿的鲜血已是淌满面前。徐德泰站在旁边，心下实是不忍，只得开言说道：“我看你不如供罢。虽是你为我受刑，若当日听信我言，虽然不能常久，也不至遭此大祸。你既将他害死，这也是冤冤相报，免不得个抵偿，何必又熬刑受苦！”周氏听他如此言语，恨不得向前将他恶打：“足见得男子情薄，到了此时，反而逼我供认。你既

要我性命，也怪不得反言栽你了。”当时哼了一声，开言骂道：“你这无谋的死狗。你诬我与你通奸，毕顺身死之时你应该全行知道，何以此时又说不知呢？若说你未同谋，既言苟合在先，事后你岂有不问的道理？显见你受刑不过，任意胡言，以图目前快活。不然便是受了这狗官买嘱，有意诬我。若问口供，是半字没有。”这片言语，不知狄公如何审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却说周氏在堂上任意熬刑，反将徐德泰骂了一顿，说他受了狄公买嘱，有意诬彼。这番言语，说得狄公怒不可遏，即命掌了数十嘴掌，仍是一味胡言。狄公心下想道：“这淫妇如此挨苦，不肯招认。现已受了夹棒，若再用匪刑处治，恐仍无济于事。不若如此恐吓一翻，看他怎样。”想毕，向着周氏道：“本县今日苦苦问你，你竟矢口不承。若再用刑，恐目前送你狗命。特念你丈夫已死不能复生，且有老母在堂，若竟将你抵偿，那老人更无依靠。汝若能将实情说出，虽是罪无可逭，本县或援亲老留差之例，苟全你性命。你且仔细思量，是与不是。今日权且监禁，明日早堂再为供说。”言毕，命人仍将男女带去，收入监牢，然后退堂。

到书房坐定，传命马荣、乔泰四人一齐进来。当即到了里面，狄公向马荣说道：“此案久不得供，开验又无伤处，望着这奸夫淫妇一时不能定讞，岂不令人可恼。现有一计在此，必如此这般方可行事。惟有毕顺在日的身形，汝等未经见过，不知是何模样。若能访问清楚，到了那时，也不怕他不肯招认。”马荣道：“这事何难？虽然未曾见过，那时开棺之时，面孔也曾看见，不过难十分酷肖。若要依样葫芦，这倒是条妙计。”狄公道：“汝既说不难，此时便去寻觅。虽不十分象样，那一时之际也可冒充得来。”马荣答应下来，自去办理。狄公又命乔泰、陶干、洪亮三人分头办事：“二鼓之后一律办齐，以便本县审讯。”众人各自前去不提。

且说周氏在堂上见狄公无理可谕，复用这几句骗言以便退堂，心下暗想道：“可恨这徐德泰无情无义，为他受了多少苦刑，未曾将他半字提出。他今日初次到堂，便直认不讳，而且还教我认供，岂非我误做这场春梦么！”又道：“你虽不是有心害我，因为熬刑不过，心悔起来，拼作一死以便抵命。不知你的罪轻，我的罪重，你既招出我来，横竖那动手之时你不知道。无论他如何用刑，没有实供，没有伤痕，总不能奈何我怎样。”一人在牢中只顾胡思乱想，那知到了二鼓之后，忽然鬼叫一声，一阵阴风吹入里面，不禁的毛发倒竖，抖战起来，心下实是害怕。谁知正怕之际，忽然监门一开，进来一个蓬头黑面的恶鬼。到了里面，将他头发揪住，高声骂道：“你这淫妇，将丈夫害死，拼受严刑，不肯招认，可知你丈夫告了阴状，现在立等你对质，赶速随我前去。”说着，伸出那极冰极冷手，拖着就走。周氏到了此时，已吓得神魂出窍，昏昏沉沉，不由的随他前去。

只见走了些黑暗的所在，到了个殿阁的地方，许多青面獠牙的人站在阶下。堂口设了多少刑具，刀山油锅，炮烙铁磨，无件不有。当中设了一张大大的公案，上面摆了许多案卷，中间也无高照等物，惟有一对烛台上点着绿豆大小的绿腊烛，光芒隐隐，实是怕人。周氏到了此时，知是森罗殿上，不可翻供，心下一阵阵同小鹿一般，目瞪口呆，半句皆不敢言语。再将上面一望，见当中坐着一个青面的阎王，纱帽黄须，满脸怒色。上首一人，左手执着一本案卷，右手执定一支笔，眼似铜铃，面如黑漆，直对着自己观望。下面侍立着许多牛头马面，各执刀枪棍棒，周氏只得在堂口跪下。见那提他的阴差走上去，到案前单落膝禀道：“奉阎罗遣差，因毕顺身死不明，冤仇未报，特在案下控告他妻子周氏谋害身亡。奉命差提被告，现在周氏已经到案，请阎罗究办。”只见中间那个阎王闻言怒道：“这淫妇既已提来，且将他叉下油锅，受毕阴刑，再与他丈夫对质。”话犹未了，那些牛头马面舞动刀枪，

直望下面跑来。到了周氏面前，一阵阴风忽然又过，周氏才要叫喊，肩背上久已中了一枪，顷刻之间血流不止。两边正要齐来动手，忽听那执笔的官吏喊道：“大王且请息怒，周氏虽难逃阴遣，且将毕顺提来问讯一番，再为定罪。”那阎王听毕，遂向下面喊道：“毕顺何在？将他带来。”两边一声答应，但见阴风飒飒，灯影昏黄，殿后走出一个少年幼鬼，面目狰狞，七孔流血。走到周氏面前，一手将他拖住，吼叫两声“还我命来！”周氏再抬头将他一望，正是毕顺前来，不禁望后一栽，倒于地下。复听上面喊道：“毕顺，你且过来。你妻子既已在此，这阎罗殿前还怕他不肯承认？为何在殿前索命！汝且将当日临死之时是何景象，复述一遍，以便向周氏质讯。”毕顺听了这话，伏于案前，将头一摔，两眼如铜铃大小，口中伸出那舌头有一尺多长，直向上面禀道：“王爷不必再问，说来更是凄惨。那供词上面尽是实情，求王爷照上面问他便了。”那阎王听了这话，随在案上翻了一会，寻出一个呈状，展开看了一会，不禁拍案怒道：“天下有如此毒妇谋害的计策，真是想入非非。设非他丈夫前来控告，何能晓得他这恶计！左右待我引油锅伺候。若是他有半句迟疑，心想抵赖，即将他又入里面，令他永世不转轮回。”两边答应一声，早有许多恶鬼阴差纷纷而下，加油的加油，添火的添火，专等周氏说错了口供，即将他又入。周氏看了这样，心下自分必死，惟有不顾性命自认谋害情事，上前供道：“我丈夫平日在皇华镇开绒线店面，自从小妇人进门之后，生意日渐淡薄，终日三顿饮食维艰。加之婆婆日夜不安，无端吵闹，小妇人不该因此生了邪念，想另嫁他人。这日徐德泰忽至店内买物，见他少年美貌，一时淫念忽生，遂有爱他之意。后来又访知他家产富有，尚未娶妻，以至他每次前来，尽情挑引，遂至乘间苟合。且搬至家中之后，却巧与徐家仅隔一墙，复又生出地窖心思，以便时常出入。总之，日甚一日，只可处暂，未可处常，以此生了毒害之心，想置毕顺于死地。却巧那日端阳佳节，大闹龙舟，他带女儿顽耍回来。晚饭之后，带了几分酒意。当时小妇人变了心肠，等他睡熟之时，用了一根纳鞋底的钢针，对定头心命下，他便一声大叫，气绝而亡。以上是小妇人一派实供，实无半句虚语。”只见上面喝道：“你这淫妇，为何不害他别处，独用这钢针钉他的头上呢？”周氏道：“小妇人因别处伤痕治命，皆显而易见，这钢针乃是极细之物，钉入里面，外有头发蒙护，死后再有灰泥堆积，虽再开棺揭验，一时看验不出伤痕。此乃恐日后破案的意思。”上面复又喝道：“你丈夫说你与徐德泰同谋，你为何不将他吐出？而且又同他将你女儿药哑，这状呈写得清清楚楚，你为何不据实供来。显见你在这森罗殿前，尚敢如此狡猾。”周氏见他如此动怒，深恐他一声吆喝，又下油锅，赶紧在下面叩头道：“此事徐德泰实不知情。因他屡次问我，皆未向说。至将女儿药哑，此乃那日徐德泰来房，为他看见，恐他在外混说露了风声，因此想出主意，用耳屎将他药哑。别事一概没有，求王爷饶命。”周氏供毕，只听上面喝道：“谅你这一个妇人，也逃不了阴曹刑具。今且将汝放还阳世，俟禀了十殿阎王，那时且要汝命，来受那刀山油锅之苦。”说毕，仍然有两个蓬头散发的恶鬼将他提起，下了殿前，如风走相似，提入牢中，复代他将刑具套好。周氏等他走后，吓出一身冷汗，抖战非常。心下糊糊涂涂，疑惑不止：“若说是阴曹地府，何以两眼圆睁，又未睡熟，那里便会鬼迷。若说不是，这些牛头马面、恶鬼阴差，又从何处而

来？”一人思想，心下实是害怕，遥想这性命不保。

看官你道这阎王是谁？真个是阴曹地府么”乃是狄公因这案件审不出口供，虽再用刑，无奈验不出伤痕，终是不能定讞，以故想出这条计策。命马荣在各差里面找了一人，有点与毕顺相同，便令他装作死鬼。马荣装了判官，乔泰与洪亮装了牛头马面，陶干与值日差装了阴差。其余那些刀山油锅，皆是纸扎而成。狄公在上面，又用黑烟将脸涂黑，半夜三更又无月色，上面又别无灯光，只有一对绿豆似的腊烛，那种凄惨的样子，岂不像个阴曹地府？此时狄公既得了口供，心下甚是欢喜。当时退入后堂，以便明日复审。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申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却说狄公扮作阎罗天子，将周氏的口供吓出，得了实情，然后退堂入内，向马荣道：“此事可算明白。惟恐他仍是不承便，又要开棺揭验，那时岂不又多此周折？汝明日天明，骑马出城，将唐氏同那哑子一并带来。本县曾记得古本医方，有耳屎药哑子用黄连三钱、人黄钱五分可以治哑，因此二物乃是凉性，耳屎乃是热性，以凉克热，故能见效。且将他女儿治好，方令他心下惧怕信以为真，日间在堂上供认。”马荣答应下来，便在衙中安歇了一会。等至天明，便出城而去。

狄公当时也不升堂，先将夜间的口供看了一会。直至下昼时分，马荣将两人带回来至后堂，狄公先向毕顺的母亲说道：“你儿子的伤痕治命，皆知道了。汝且在此稍等，俟将这孩子哑病治好，再升堂对质。惟恨你这老妇糊涂，儿子在日终日里无端吵闹，儿子死后又不许察看隐情，反说你媳妇是个好人。”当时便命刑房将徐德泰的口供念与他听。老妇听毕，不禁痛哭连天，说：“老妇人疑惑媳妇静守闺房是件好事，谁知他早有此事，另有出入的暗门呢。若非太爷清正，我儿子虽一百世也无人代他伸这冤仇。”狄公道：“此时既然知道，则不必噜了。”随即命人将医药治好，命那哑子服下。

不有一两个时辰，只见那哑子作呕非凡，大吐不止。一连数次，吐出许多痰涎在那地下。狄公又令人将他扶睡在炕上，此时如同害病相似，只是吁喘。睡了一会，旁边递上一杯浓茶，使他吃下。那女子如梦初醒，向着唐氏哭道：“奶奶，我们何以来至此地？把我急坏了。”老妇人见他能开言说话，正是悲喜交集，反而说不出话来。狄公走到他面前，向女孩子说道：“你不须惧怕，是我命汝来的。我且问你，那个徐德泰徐相公，你可认得他么？”女孩子见问这话，不禁大哭起来，说道：“自从我爹死后，他天天晚间前来。先前我妈令我莫告诉奶奶，后来我说不出口，他也不瞒我了。你们这近来的事，虽是心里明白，却是不能分辨。现在我妈到那里去了？我要找他去呢。”狄公听了这话，究竟是个小孩子，也不同他说什么，但道：“你既要见你妈，我带你去。”随即取出衣冠，大堂伺候。

当时传命出去，顷刻之间差役俱已齐备。狄公升了公坐，将周氏提出。才到堂口跪下，那个小孩子早已看见，不无总有天性，上前喊道：“妈呀，我几天不见你了。”周氏忽见她女儿前来，能够言语，这一惊实是不小，暗道：“昨夜阎罗审了口供，今日他何以便会说话？这事我今日不能抵赖了。”只见狄公问道：“周氏，你女本是个哑子，你道本县何以能将他治好呢？”周氏故意说道：“此乃太爷的功德。毕顺只有这一女，能令他言语通灵，不成残废，不独小妇人感激，恐毕顺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的。”狄公听了，笑道：“你这利口，甚是灵便，可知非本县的功劳，乃是神灵指示。因你丈夫身死不安，控了阴状，阎罗天子准了呈状，审得你女儿为耳屎所哑，故指示本县，用药医治。照此看来，还是你丈夫的灵验。但是他遭汝所害，你既在阴曹吐了口供，阳官堂上自然无庸辨赖。既有阴府牒文在此，汝且从实供来，免得再用刑拷问。”周氏到了此时，心下已是如冷水一样，向着上面禀道：“太爷又用这无稽之言前来哄骗。女儿本不是生来便哑，此时能会言语，也是意中之事。若说我在阴曹认供，我又未尝身死，焉能得到阴曹？”狄公听

毕，不禁拍案，连声喝叫：“掌嘴！”众差答应，打毕。狄公复又怒道：“本县一秉至公，神明感应，已将细情明白指示，难道你独惧阎王，具情供认，到了这县官堂上便任意胡供么？我且将实据说来，看你仍有何说。你丈夫身死，伤痕是头顶上面；女儿药哑，可是用的耳屎么？这二事本县从何知道？皆是阴曹来的移文，申明上面。故本县依法行事，将这小孩子治好。你若再不承认，不但目下要用官刑，恐半夜三更也不能逃那阴遣。不如此时照前供认，本县或可从轻治法。”这派话早已将周氏吓得魂飞天外，自分抵赖不过，只得将如何起意，如何成好，以及如何谋害，如何药哑女儿的话，前后在堂上供认了一遍。狄公命刑书将口供录毕，盖了手模印花，仍命入监收禁。当时将汤得忠由捕厅内提出，申斥一番。说他固执不通，疏于防察：“因你是个一榜，不忍株连，着仍回家中教读。”徐德泰虽未同谋，究属因奸起见，拟定绞监候的罪名。毕顺的母亲同那女小孩子，赏了五十千钱，以资度活。分附已毕，然后退堂，令他三人回去，这也不在话下。

单表狄公回转书房，备了四柱公文，将原案的情节以及各犯的口供，申详上宪。将周氏拟了凌迟的重罪，直等回批下来，便明正典刑。谁知这案件讯明，一个昌平县内无不议论纷纷。街谈巷议说：“这位县太爷，真是自古及今有一无两。这样疑难案情，竟被他审出实供，为死鬼伸了冤枉，此乃是我们百姓的福气，方有这如此好官。”那一个说：“你晓得毕顺的事不然难办，那个胡作宾，为华国祥一口咬走，说他毒害新人，那件事还格外难呢。若是别的县官，在这姓胡的身上必要用刑拷问，他便知道不是他，岂不是有先见之明么？而且六里墩那案，宿庙烧香，得了什么梦兆，就把那个姓邵的寻获。诸如这几件疑案，断得毫发无讹。听说等公文下来，这毕周氏要凌迟呢。那时我们倒要往法场去看。”谁知这百姓私自议论，从此便你传我，我传你，不到半月之久，狄公的公文未到山东，那山东巡抚已知这事。

此人乃姓阎，名立本，生平正直无私。自莅任以来，专门访问民情，严察僚属。一月之前，狄公因开验毕顺的身尸未得治命的伤痕，自请处分。这公事上去，阎公展看之后，心下想道：“此案甚属离奇。岂能无形无影的便开棺揭验？莫非他因苛索平民，所欲不遂，寻出这事恐吓那百姓的钱财，后来遇见地方绅士，逼令开棺，以致弄巧成拙，只得自行请处？”正拟用批申斥，飭令革职离任，复又想道：“纵或他是因贪起见，若无把握，虽有人唆使，他亦何敢开棺？岂不知道开验无伤，罪干反坐？照此看来，倒令人可疑。或者是好官，实心为民理事，你看他来文上面说，私访知情，因而开验，究或风闻有什么事件，要实事求是的办理，以致反缠扰在自己身上。这一件公事，这人的一生好坏便可在这一上分辨，我且批个革职留任，务获根究，以便水落石出。俟凶手缉获，讯出案件，仍因具情稟复。”这批批毕，回文到了昌平，狄公遂日夜私访，得了实情，现已列供详复。

这日，阎立本得了这件公事，将前后的口供推鞠一番，不禁拍案叫道：“天下有如此好官，不能为朝廷大用，但在这偏州小县做个邑宰，岂不可惜！我阎某不知便罢，今日既然晓得，若是知而不举，岂非我蔽塞言路？”随即举笔起了一道奏稿，先将案情叙上，然后保举狄公乃宰相之才，不可屈于下位。此时当今天子，乃是唐高宗宴驾之后，中宗即位，被贬房州，武则天娘娘坐朝理政。这武后乃是太宗的才人，赐号武媚。太宗崩驾，大放宫娥，他

凌迟——即“剐刑”。封建时代最残酷的一种死刑。

便削发为尼，做了佛门弟子，谁知性情阴险，品貌颇佳。迨高宗即位之后，这日出外拈香，见了这个女尼，心下甚是喜悦。其时王皇后知道高宗之意，阴令他复行蓄发，纳入后宫。不上数年，高宗宠信，封为昭仪。由此他便生了不良之心，反将王皇后与萧皇后害死，他居了正宫之位。以后更宣淫无道，秽乱春宫。高宗崩后，他便将中宗贬至房州，降为庐陵王，不称天子。所有他娘家的内侄，如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皆封居极品，执掌朝政。凡先皇的旧臣，如徐敬业、骆宾王这班顾命的大臣，托孤的元老，皆置之不用。其时荒淫无道，中外骚然，把个唐室的江山，几欲改为武姓。而且自立国号，称为后周。种种恶迹，笔难尽述，所幸有一好处，凡是有才有学之人，他还敬重。阎立本知道这武后为人，虽想整理朝纲，无奈一人力薄，此时见狄梁公有如此才学，随即具了奏本，申奏朝廷，请国家升狄公的官职。不知所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昭仪——妃嫔的称号。

骚然——动乱，不安定。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话说阎立本将狄公的人才并一切的案件，具本申奉。这日，武后临朝启事，官将原折呈上。武后展看毕，乃道：“这狄仁杰乃是太原人氏，高宗在位曾举明经。此人本先皇的臣子，应该早经大用，此时既是阎立本保奏，着升汴州参军之职。邵礼怀、毕周氏两案，分别斩首凌迟。俟此案完结，立赴新任。”这旨一下，未到一月已由山东巡抚转饬到昌平，狄公得着这信，当即在大堂上设了香案，望阙谢恩。次日传齐合县的差役，置了一架异样的物件，名叫木驴，此乃狄公创造之始，独出其奇，后来许多官吏，凡有这谋杀夫主的案件，屡用这套刑具，以警百姓。你道狄公置这样器具是何用意？为这个周氏将毕顺害死，乃是极隐微极秘密之事，除去徐德泰与周氏两人，并无一人知道，尚且天网不漏，将无作有，审出真情。可见世上男子妇人，皆不可生了邪念。狄公要警戒世俗，怕的合城百姓不得周知，虽然听人传说，总不若目睹为确，因此想出这主意，置了这木驴。其形有三尺高矮，如同板凳相仿，四只脚向下，脚下有四个滚路的车轮，上面有四尺长、六寸宽的一个横木面子，中间造就一个柳木驴，鞍上系了一根圆头的木杵，却是可上可下，只要车轮一走，这杵就鼓动起来。前后两头造了驴头、驴尾。差人领了式样，连夜打造成功。

到了第三日上，狄公绝早起来，换了元服，披了大红披肩，传齐通班差役及刽子手等，皆在大堂伺候。然后发了三梆，升了公差，标毕监牌，捆绑手先进监将邵礼怀提出，当堂验明正身，赐了斩酒杀肉。捆绑已毕，插好标旗，命人四下围护。随即又将徐德泰由监内提出，可怜他本是个世家子弟，日前在堂上受刑已是万分苦恼，此时坐在监内，忽见两个公差，一人执着监牌，一人上前在他肩头一拍，说道：“恭喜你，喜期到了。”说着两手一分，早将红衣撕去，随即揪着发辫，拖出监来。徐德泰到了此时，知是欲身首异处，回想父母在家无人侍奉，只为一时邪念，遂尔明正典刑。一阵心酸，悔之已晚，不禁大哭连天。到了堂上，狄公也就命捆绑起来，标了“绞犯”二字，着人看守。然后方标明女犯。到了女监，将毕周氏提出，两手绑于背后，插了旗子。两人将木驴牵过在堂口，将他抬坐上去，和好鞍缰，两腿紧缚在凳下。此时周氏也是神魂出窍，吓得如死人一般，雪白的面目变作灰黑的骷髅，听人摆布。狄公见他上了木驴，先命两人执着拖绳，中间两人两边照应，然后命城守营兵并本衙的小队排齐队伍，在前开路，随后众差役执着破锣破鼓，敲打而行。狄公等这许多人去后，方命人先将邵礼怀推走，中间便是徐德泰，末后是那只木驴，两人牵着，出了衙门。狄公坐在轿内，押着众犯，刽子手举着大刀，排立轿前，后面许多武官，骑马前进。

此时城里城外，无论老少妇女，皆拥挤得满街，争先观看，无不恨这周氏，说：“你这淫恶的妇人，也有今日这样的现丑。那日谋害之时，何以忍心下手！到了此时，依然落空，受了凌迟的重罪。你看这面无人色的样子，我料他提时已经吓死。若是有气，被这木驴子一阵乱拖，木杵一阵乱打，岂不将尿屎全行撒下。”旁边一人听他这话，不禁大笑起来，说道：“你倒说得好，真代他想尽了。不知他此时即便欲撒尿屎，也吓得撒不出来。不然那旁边的两个，岂不遭了孽结么。”他两人正是谈笑，后面有一老者说道：“他是已悔之无及了，你们还是取笑呢。古人说得好：‘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他这个人，也是白寻的苦恼。可知人生在世，无论富贵贫贱，皆

不可犯法。他如安分守己，与那毕顺耐心劳苦，虽是一时穷困，却是一夫一妻的同偕到老，安见得不转贫为富？他偏生出这邪念，不但害了毕顺，而且害了那徐德泰。不独害了徐德泰，还是害了自己。这就教个祸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你们只可以他为戒，不可以他取笑。”众人于此议论，早见三个犯人已走了过去，内有些少年豪兴的人跟在后面，看他临刑。纷纷拥拥，直至西门城外。

到了法场，所有的兵丁列于四面，当中设着两个公案，上首县官，下首城守。狄公下轿入座。只见刽子手先将邵礼怀推于地下，向那两块小土堆上跪好，前面一人拖着发辫，旁边执定大刀。只听阴阳生到了案前，报了午时，四面炮响一声，人头已早落地。刽子手随即一腿将尸腔打倒，提起人头，到了狄公案前，请他相验。狄公用殊笔点了一下，然后将那颗人头摔去多远。复行到了徐德泰面前，也照着那样跪下，取出一条绵软的麻绳，打了圈子，在他颈项套好。前后各一人，用两根小木棍系在绳上，彼此对绞起来。可怜一个文墨书生，只因误入邪途，遂至遭此刑苦。只见他三收三放，早已身死过去。那片舌头，有五六寸长，拖于外面，见在眼内，实是令人可怕。刽子手见他气绝，方才住手松下。这才许多人将周氏推于地下，先割去首级，依着凌迟处治。此时法场上面那片声音，犹如人山人海相似，枪炮之声，不绝于耳。约有半个时辰，方才事毕，除邵礼怀无人收尸外，那两人的家属俱皆备了棺木，预备入殓。惟有徐德泰的父母同汤得忠，痛哭不已。狄公见施刑完竣，与城守营回转城中，到郡庙拈香。回至署中，升堂公座，击鼓排衙，然后退入后堂，换了便服，俟新任前来，便交卸往汴州到任。

一连数日，在衙无事。这日午后，忽然门役进来报道：“现有抚院差官在大堂伺候，说奉抚宪台命，特奉圣旨前来，请太爷到大堂接旨。”狄公听了这话，心下甚是诧异，不知是何事，只得命人设了香案，自己换了朝服，来至大堂，行了三跪九叩的礼。那差官站立一旁，打开一个黄布包袱，里面有个黄皮匣子，内中请出圣旨，在案前供好。等他行礼已毕，方才开读。乃是皇上爱才器使，不等狄公赴汴州新任，便升为河南巡抚，转同平章事。狄公接了此旨，当时望阙谢恩，将金旨在大堂供好，然后邀那差官到书房入座。献茶已毕，安歇一宵。次日新任已到，当即交代印绶，择日起行。所有合县绅衿以及男妇老幼，无不攀辕遮道，涕泪交流。狄公安慰了一番，方才出城而去。

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到了山东，稟知卸任。阎立本见他前来，随即命人开了中门，迎于阶下。狄公见礼已毕，向前言道：“大人乃上宪衙门，何劳迎接？如此谦光逮下，令狄某殊抱不安。”阎公道：“尊兄乃宰相之才，他日旋乾转坤，当在我辈之上。且在官言官，日前虽分僚属，今日是河南巡抚，已是敌体平行，岂容稍失礼貌。”狄公谦逊了一会，然后入座献茶。叙了一会寒暄，狄公方才问道：“下官自举明经之后，放了昌平县宰。只因官卑职小，不敢妄言。现虽受国厚恩，当此重任，不知目今朝政如何？在廷诸臣，谁邪谁正？”阎公见他问了这话，不禁长叹一声。见左右无人，当即垂泪言道：“目今武后临朝，秽乱春宫，不可言喻。中宗遭贬，远谪房州，天子之尊降为王爵。武三思、武承嗣皆出身微贱之人，居然干预朝政，言听计从。

谦光逮下——谓以谦退的风度对待位于自己之下的人。

谪（zhé，音哲）——被罚流放或贬职。

还有那张昌宗这班狗党，伤心逆理，出入宫闱，丑迹秽言，非我等臣子所敢言，亦非我等臣子所能禁。现在如骆宾王、徐敬业、张柬之、房玄龄、杜如晦这般老臣宿将，皆是心余力乏，无能为力，眼见得唐室江山，送与这妇人之手。下官前日思前想后，惟有大人可以立朝廷，故因此竭力保举。惟望同心合力，补弊救偏，保得江山一统。那时不独先皇感激，即普天百姓也是感激的。”说着，不禁流下泪来。狄公听毕，言道：“大人暂且放心。古言君辱臣死，现在武后临朝，中宗远贬，既迁下官为平章之职，正我进忠报国之秋。此去不将那武三思、张昌宗等人尽治施行，也不能对皇天后土。”说着，也是闷闷不已。谁知狄公存了此意，入京之后适值张昌宗出了一件祸事，他便照例而行，受了一番窘辱。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闻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话说狄公听阎立本一番议论，心下也是不平。当时在巡抚衙门住宿一宵，杯酒谈心，自必格外亲近。次日狄公一早起程，只带了马荣等人几个随身的仆众，长亭揖别。一路登程，渡过黄河已到河南境内。盖因唐朝承晋隋之后，建都在汴梁，河南一省乃畿辅要地，武后虽荒淫无道，也知都城一带，非有一人才出众、德望素著的人不能镇摄，因此命狄公为河南巡抚。

这日已抵境内，当时不便声张，深恐沿路的各官郊劳迎送，那时不但供应耗费，且各处知巡抚前来，那些奸宄流氓、土豪恶棍以及些贪官墨吏反而敛迹藏形，访闻不出，因此，只带有仆众数人在客店住下。当晚住宿一宵，次早命众人在寓守候，自己只带了马荣，出门而去。沿乡各镇私访一遭。

一日，来至情河县内。此县汉朝名为孟津县，晋朝改为富平县，唐朝复改为“清河”两字，这县地界与洛阳、偃师两县毗连，皆是河南府属下。当时清河县令姓周，名卜成，乃是张昌宗家的家奴。平日作奸犯科，迎合主人的意思，谋了这个县令的实缺，到任之后，无恶不作。平日专与地方的劣绅刁监狼狈为奸，百姓遭他的横暴，恨不能寝皮食肉。虽经列名具禀，到上宪衙门控告，总以他朝内有人，不敢理论，反而苛求责备，批驳了不准。狄公到了境内，正自察访，忽到了一个乡庄，许多人拥着一个五十余岁的老人在那里谈论，当时不知何故，与马荣两人到了前面。只听人众说道：“你这人也不知利害，前月王小三子为他妻子的事件，被他家的人打了个半死，后来还是不得回来。胡大经的女儿现在被他抢去，连寻死都不得漏空。你这媳妇为他抢骗，谅你这人有多大本领，能将他告动了，这不是鸡蛋向鹅卵石上碰么？我劝你省点气力，直当没有这媳妇的。横竖你儿子又没了，你这小儿子还小，即使你不顾这老命，又有谁人问你？”狄公听了这话，心下已知大半，乃向前问道：“你这老人儿姓甚名谁？何故如此短见，哭得这样利害？”旁边一人说道：“你先生是个过路的客人，听你这口音不是本地人氏，故不妨告诉你，谅你们听见也是要呕气的。这县内有个富户人家，姓曾，名叫有才。虽是出身微贱，却是很有门路。”随又低声说道：“你们想该听见，现在武后荒淫，把张昌宗做了散骑常侍，张易之做了司卫少卿。因他两人少年美貌，太平公主荐入宫中，武后十分喜悦，每日令他两人更衣傅粉，封作东宫。连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皆听他的指挥，代他执鞭牵镫。现在又听见称张易之为张五郎，张昌宗为张六郎，皆是承顺武后的意旨。因此文武大臣恭惟他，比恭惟主子还胜十倍。这个姓曾的，乃是张家三等丫头的儿子。不知怎样得了许多钱财，来这地方居住，加之这县官周卜成又是张家的出身，彼此首尾相照。以故曾有才便目无法纪，平日霸占田产，抢夺妇女，也说不尽他的恶迹，这位老人家姓郝，叫干庭，乃是本地的良民。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唤有霖，次子名叫有霖。这有霖于去年七月间病故，留下那吴氏妻子。这吴氏，虽是乡户人家，倒还申明大义，立志在家中侍养翁姑，清贫守节。谁知曾有才前日到东庄收租，走此经过，见他有几分姿色，喝令佃户将他抢去。现在已有两日，虽经他到县里喊冤，反说他无理诬栽，砌词控诉。他知道这县官与他一类，还欲去告府状。若是别人做出这不法事来，纵然他老而无能，我们这邻舍人家也要代他公禀伸冤。无奈此时世道朝纲俱已大变，即便到府衙

畿(j, 音机)辅——国都附近的地方。

去告，吃苦化钱，告了还是个不准。虽控了京控，有张昌宗在武后面前一说，无论你血海的冤仇，也是无用。现在中宗太子还无辜的遭贬呢，何况这些百姓，自然受这班狐群狗党的祸害了。你客人虽是外路的人，当今时事未有不知道的，我们不能报复此事，也只好劝他息事，落个安静日子，以终余年，免得再自寻苦吃。所以我们这合村的人，在此苦劝。”

狄公听了这话，不由的忿气填胸，心下叹道：“国家无道，民不聊生，小人在朝，君子失位。你听这班人的言语，虽是纯民的口吻，心中已是恨如切骨了。我狄某不知此事便罢，既然亲眼所睹，何能置之不问？”乃向那老者说道：“你既受了这冤屈，地方官又如此狼狈，我指你一条明路。目下且忍耐几天，可知本省的巡抚现在放了狄大人了？此人与这班奸臣作对，专代百姓伸冤，为国家除佞，目下已经由昌平到山东，渡黄河进京，不过一半月光景，便可到任。那时你到他衙门控告，包你将这状子告准。我方才听你众人说，还有两个人家，也受了他害，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也为他抢去。你最好约同这两人，一齐前去，包你有济。我不过是行路的人，见你们如此苦恼，故告知你们。”众人连忙问道：“这个人可是叫狄仁杰么？他乃是先皇的老臣。听说在昌平任上，断了许多疑难案件。若果是他前来，真是地方的福气了。”狄公当时又叮嘱一番，与马荣走去。沿路上又访出无限的案情，皆是张昌宗这党类居多，当时记在心上。然后回转客店，歇了一日，这才到京。

先到黄门官那里挂号，预备宫门请安，听候召见。谁知自武后坐朝以来，在京各员无不贪淫不法。这黄门官乃是武三思的妻舅，姓朱，叫朱利人，也是三思在武后面前竭力保奏，武后因是娘家的亲戚，便令他做了这个差使。一则顺了三思的意思，二则张昌宗这班人出入便无阻隔。谁知朱利人莅事以来，无论在京在外大小官员，若是启奏朝廷，入见武后，皆非送他的例规不可。自巡抚节度使起，以及道府州县，他皆有一定的例银。此时见狄公前来上号，知他是新简的巡抚，疑惑他也知道这个规矩，送些钱财与他。当时见门公进来禀报，随即命人请见。狄公因他是朝廷的定制，虽是人品微贱，也只得进去与他相见。彼此见礼坐下，朱利人开言说道：“日前武后传旨，命大人特授这河南巡抚。此乃不次之擢，莫非大人托舍亲保奏么？”狄公一听，心下早已不悦。明知他是武三思的妻舅，复故意问道：“足下令亲是谁？下官还未知道。”朱利人笑道：“原来大人是初供京职，故尔未知。本官虽当这黄门的差使，也忝在国戚之列，武三思乃本官的姐夫，在京大员，无人不知。照此看来，岂不是国戚么！大人是几时有信至京，请他为力？”狄公将脸色一变，乃道：“下官乃是先皇的旧臣，由举明经授了昌平县令。虽然官卑职小，只知道尽忠效力，为国为民，那知道与这班误国的奸臣、欺君的贼子为伍。莫说书信贿赂是下官切齿之恨，连与这类奸党见面，恨不能食肉寝皮，治以国法，以报先皇于地下。至于升任原由，乃是圣上恩典，岂汝等这班小人所知。”

朱利人见狄公这番正言厉色，知道是个冰炭，心下暗道：“你也不访访，现在何人当国！说这派恶言，岂不是故意骂我？可知你虽然公正，我这规矩是少不了的！”当时冷笑道：“大人原来是圣上简放，怪不得如此小视下官。”

擢（zhuó，音茁）——提拔。

忝（tiǎn，音腆）——谦辞。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

冰炭——喻二者不能相容。

这差使也是朝廷所命，虽然有俸有禄，无奈所入甚少，不得不取偿于诸官。大人外任多年，一旦膺此重任，不知本官的例银可曾带来？”狄公听了此言，不禁大声喝道：“汝这该死的匹夫，平日贪赃枉法，已是恶迹多端。本院因初入京中，不便骤然参奏，你道本院也与你们一类么？可知食君之禄，当报君恩。本院乃清廉忠正的大臣，那有这赃银与汝？汝若稍知进退，从此革面洗心，乃心君国，本院或可宽其既往，免予追究。若以武三思为护符，可知本院只知道唐朝的国法，不知道误国的奸臣，无论他是太后的内侄，也要尽法惩治的，而况汝等这班狗党！”朱利人为狄公骂这一顿，一时转不过脸来，不禁老羞变怒，乃道：“我道你是个堂堂的巡抚，掌管平章，故尔与汝相见，谁知你目无国戚，信口雌黄。这黄门官也不是为你而设，受你指挥，你虽是个清正大员，也走不过我这道门路。你有本领，去见太后便了。”说着，怒气冲冲，两袖一起，转入后堂而去。狄公那里容得下去，高声大骂了一阵，乃道：“本院因你这地方是皇家的定制，故尔前来。难道有你阻隔，便不能入见么？明日本院在金殿与你辨个高下。”说毕，也是怒气不止，出门而去，以便明日见驾，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话说狄公为朱利人抢白一顿，大骂出来。马荣上前问道：“大人何故如此动怒？”狄公道：“罢了罢了。我狄某受国厚恩，升了这封疆重任，今日初次入京，便见了这许多不法的狗徒，贪婪无礼。无怪四方扰乱，朝政孤悬，将一统江山败坏在女子妇人之手。原来这班无耻的匹夫，也要认皇亲国戚，岂不令人可恼！”当时命马荣择了寓所，先将众人行李安排停妥，然后想道：“目今先皇崩驾，女后临朝，所有年老的旧臣不是罢职归田，便是依附奸党，明日若不能入朝见驾，不但被这狗头见笑，他必无端谎奏，陷害大臣。”自己想了一会，惟有通事舍人元行冲这人尚在京中，不与这班人为伍，此时何不前去访拜，同他商议个良策，以便将朱利人惩治。想毕，仍然带了马荣，问明路径，直到行冲衙门而来。

到了前面，先命马荣递进名帖。家人见是新简的巡抚，平日又闻他的声名，不敢怠慢，进内禀明主人。元行冲这连日正是为国忧勤，恨不能将张昌宗、武三思罢斥出朝，复了中宗的正位，无奈势孤力薄，没有同力之人，因此在书房长吁短叹。忽见家人取出名帖，说新任巡抚来拜，元行冲抬头一看，见是“狄仁杰”三字，心下好不欢喜。随即命人开了中门，自己迎接出去。彼此相见，携手同归。到了厅前，见礼入坐，元行冲开言，说道：“自从尊兄授了县令，倏忽光阴已有数载。近年公车到此，访闻德政，真乃为国为民古今良吏。目下圣心忧隆，放了畿辅的大臣，此乃君民之福。可知这数年之内，先皇宴驾，女后临朝，国事日非，荒淫日甚。凡从前老成硕望，半就凋零。我辈生不逢辰，遇了无道之世，虽欲除奸佞，启悟君心，无奈人微言轻，也只好觑颜人世了。”说到此处，不觉声音呜咽，流下泪来。狄公见他如此，乃道：“下官虽授了这重任，可知职分愈大，则报效愈难。武后荒淫，皆由这班小人煽惑。下官此来奉拜，正有一事相商，不知大人可能为力？”当时就将朱利人的话说了一遍。元行冲道：“此人却是武三思的妻舅，可恨在廷臣子谄媚求荣，承顺他的意旨。平时觐见，不有一千，便有八百，日复一日，竟成了牢不可破之例。不然便谎君欺君，阻挠觐见。前虽有据实参奏，皆为武三思将本章抽下，由此各官畏惧权势，争相贿赂。京中除下官与张柬之这四五人没有这陋规赃款，其余无不奉承。尊兄既欲除此弊端，必待下官明日入朝，然后尊兄如此这般，方可令朝廷得悉，随后这狗头也可知敛迹。”当下议论已毕，便留狄公在衙饮酒。杯盘肴核，备极殷勤，席中无非谈些乱臣贼子。到了二鼓以后，方才席散回寓，一宿无话。

次日五鼓起来，具了朝服，也不问朱利人代他启奏与否，公然到了朝房，专等入朝见驾。此时文武大臣见他是新任的巡抚，方欲与他接见，忽然见朱利人的小黄门进来一望，然后高声说道：“今日太后有旨，诸臣入朝启奏，俱各按名而进。若无名次，不准擅入，违者斩首。”说毕，当时在袖内取出一道旨意，上面写了许多人名，高声朗诵，从头至尾念了一遍，其中独没有

倏（shù，音书）——极快地。

宴驾——此谓帝王去世。

奸佞（nièng，音拧）——惯用花言巧语谄媚的人。

觑（miàn，音免）颜——害羞。形容惭愧。

觐（jìn，音进）见——朝见（君主）。

狄公的名字。狄公知他是假传圣旨，随即向前问道：“你这小黄门，既然在此当差，本院昨日前来挂号，为何不奏知圣上，宣命朝见？”那个小黄门将他一望，冷笑道：“这事你问我么？也不是我不令你进去。等有一日你见了圣驾，那时在金殿上询问，方可明白。这旨意是朱国戚奏的，圣上谕的，你来问我，干我甚事？”狄公听了如此言语，恨不能立刻将他治死。只因圣驾尚未临朝，不便预先争论，但道：“此话是你讲的，恐你看错了。本院那时在圣驾面前，可不许抵赖。”说着，元行冲也进了朝房，众人也不言语。

不多一会，忽听景阳钟响，武后临朝。众大臣皆起身入内。狄公俟众人走毕，然后也就起身，出了朝房，直向午门而去。那个小黄门看见，赶着向前喝道：“你是个新任的巡抚，难道朝廷统制都不知道么？现有圣旨在此，若未列名，不准入见，何故违逆圣旨，有意欺君？我等做此官儿，不能听你做主，还不为我出去！”说着抢上一步，伸手揪着狄公的衣襟，拖他回去。狄公当时大怒不止，举起朝笏向小黄门手掌上面猛力一下，高声喝道：“汝这狗头，本院乃是朝廷的重臣，封疆的大吏，圣上升官授职，理应入朝奏事。昨日前来挂号，那个朱狗头滥索例规，贪赃在法，已是罪无可逭。今又假传圣旨，欺罔大臣，该当何罪？本院预备领违旨之罪，先与你这狗头入朝见驾，然后与朱利人分辨。”说着，举起朝笏直望小黄门打下。小黄门本是朱利人命他前来，见狄公如此动怒，不禁有意诬栽，高声喊道：“此乃朝廷的朝房，你这人如此无理，岂不欲前来行刺么？”里面值日的太监，听见外面喧嚷，不知为着何事，随即命人奏知武后，一面许多人出来询问。

此时元行冲与众人正是山呼已毕，侍立两旁，见武后在御案上观各臣的奏本，忽有值殿官向前奏道：“启我主万岁，不知谁人紊乱朝纲，目无法纪，竟敢在朝房向小黄门揪打。似此欺君不法，理合查明议罪，请圣驾旨下。”武后正要开言，早有元行冲俯伏金阶，向上奏道：“请陛下先将朱利人斩首，然后可传旨查办。”武后道：“卿家何出此言？他乃黄门官之职，有人不法闯入朝门，他岂有不阻之理？为何反欲将他斩首？”元行冲道：“且奏陛下，新任河南巡抚现是何人？封疆大吏入京见驾，可准其陛见么？”武后道：“孤家正在思念此人，前山东巡抚阎立本保奏，狄仁杰在昌平县内慈爱惠民，尽心为国，颇有宰相之才。朕思此人虽为县令，乃是先皇的旧臣，因此准奏先授汴州参军，未及至任便越级升用，简了这河南巡抚同平章事。此旨传谕已久，计日此人也应到京，卿家为何询问？至于大臣由职进京，凡要宫门请安的人，皆须在黄门官处挂号，先日奏知，以便召见。此乃国家定例，卿家难道尚不知道么？”元行冲道：“因臣晓得，所以请陛下将朱利人斩首。此时朝房喧嚷，正是简命大臣狄仁杰因昨日往黄门官处挂号，朱利人滥索例规，挟仇阻挡，不许狄仁杰入朝，以故狄仁杰与他争论。朱利人乃宫门小吏，便欺君罔法，侮辱大臣，倘在廷诸臣皆相效尤，将置国法于何地？臣所以请陛下先斩朱利人首级，以警臣僚，然后再追问保奏不实之人，尽法惩治，庶几朝政清而臣职尽，惟陛下察之。”武后听了元行冲之言，心下想道：“朱利人乃武三思妻舅，即是我娘家的国戚，前次三思保奏，方将他派了这差事。此事若准他所奏，不但武三思颜面攸关，孤家也觉得无甚么体面。且令三思出去查问，好令他私下调处。”当即向下面说道：“卿家所奏虽属确实，朱利人乃当今的国戚，何至如此贪鄙？且命武三思往朝房查办。如果是狄卿家

朝笏(hu, 音互)——古时大臣朝见时手中所执的狭长板子，上面可以记事。

入朝见孤，就此带领引见。”武三思知道武后的意思，当时出班领旨，下了金阶，心下骂道：“元行冲你这匹夫，朱利人与狄仁杰索规要费，干汝甚事？汝与张柬之平日一毛不拔，已算你们是个狠手，为什么还帮着别人不把银两。众人全不开口，你偏奏参一本。不独参他，还要参我，若非这天子是我的姑母，见了这亲戚情分，我两人的性命岂不为汝送去？你既如此可恶，便不能怪我等心狠了。早迟有一日，总要摘你一件短处，严参一本，方教你知道我的手段，随后不敢藐视。”

一人心下思想，走了一会，已到朝房。果见小黄门与一大员，朝服朝冠，在那里争论。一个说：“我是钦命的大臣，理应带领引见，为何所欲不遂，便假传圣旨。”一个说：“你若想走这门路，也是登天向日之难。你有本领见得到圣驾，我家爷也不当这差使了。没有钱孝敬，还如此威武！”狄公被他揪住，只是举朝笏乱打，大骂不止。此时武三思看见，只得向前来问。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却说武三思来至朝房，果见小黄门与狄仁杰喧嚷。走到前面，向着狄公奉了一揖，乃道：“大人乃朝廷大臣，何故与小吏争论，岂不失大人的体统。若这班人有什么过失，尽可据实奏闻。若这样胡闹，还算什么封疆大吏！现在太后有旨，召汝入见，汝且随我进来。”狄公将他一看，年纪甚是幼小，绿袍玉带，头戴乌纱，就知是武三思前来。当时故作不知，高声言道：“我说朝廷主子甚是清明，岂有新简的大臣不能朝觐之礼。可恨被这班小人欺君误国，将一统江山败坏于小人之手。朱利人那厮还以武三思为护符，此乃是狗党狐群，贪赃枉法，算什么皇家国戚。既然太后命汝宣旨，还不知尊姓大名，现居何职？”武三思听他骂了这一番，那里还敢开口，心下暗道：“此人非比寻常，若令他久在朝中，与我等甚为不便。此时当我的面尚作不知，指桑骂槐如此，背后更可思想了。”复又见他问他姓名，更是不敢说出，乃道：“太后现在金殿立等觐见，大人赶速前去罢。你我同为一殿之臣，此时不知，后来总可知道。”说着，喝令小黄门退去，自己在前引路。

穿了几个偏殿，来至午门。武三思先命狄公在此稍待，自己进去，先在御驾前回奏，然后值殿官出来喊道：“太后有旨，传河南巡抚狄仁杰朝见。”狄公随即趋进午门，俯伏金殿，向上奏道：“臣河南巡抚狄仁杰见驾，愿吾皇万岁！万万岁！”武后在御案上龙目观看，只见他跪拜雍容，实是相臣的气象，当即问道：“卿家何日由昌平起程？沿路风俗年成可否丰足？前者山东巡抚阎立本，保奏卿家政声卓著，孤家怜才甚笃，故此越级而升。既然到了京中，何不至黄门官处挂号，以便入朝见朕？”狄公当即奏道：“臣愚昧之才，毫无知识，蒙恩拔擢，深惧弗胜。只以圣眷优隆，惟有竭身报效。臣于前月由昌平赴京，沿途年岁可卜丰收，惟贪官污吏太多，百姓自不聊生，诚为可虑。”武后听了这话，连忙问道：“孤家御极以来，屡下明诏，命地方各官爱民勤慎，卿家见谁如此，且据实奏来。”狄公道：“现有河南府清河县周卜成，便贪赃枉法，害虐民生，平日专与恶棍土豪鱼肉百姓，境内有富户曾有才霸占民田，奸占妇女，诸般恶迹，道路喧传。百姓控告，衙门反说小民的不是。推原其故，皆这两人是张昌宗的家奴。张昌宗是皇上的宠臣，以故目无法纪。若此贪官墨吏，再不尽法惩治，百姓受害日久，必至激成大变。此乃外官的积恶，京官弊窦，臣甫入京，都未能尽悉。但以黄门官朱利人而言，臣是奉命的重臣，简授巡抚，进京陛见，理合先赴该处挂号。朱利人谓臣升任巡抚，是因请托武三思贿赂而来，他乃武三思妻舅，自称是皇家国戚，勒派臣下送他一千两例规，方肯带领引见。臣乃由县令荐升，平日清正廉明，除应得俸禄，余者一尘不染，那里有这脏银送彼？谁知他阻挠入觐，令小黄门假传圣旨，不准微臣入朝。设非陛下厚恩，传旨宣见，恐再迟一年也难得睹圣上。这班小人居官当国，皆是仰仗武三思、张昌宗等人之力，若不将此人罢斥驱逐出京，恐官方不能整顿，百姓受害日深，天下大局不堪设想。臣受国厚恩，故昧死渎奏，伏乞我主施行。”武后听他奏毕，暗道：“此人好大胆量。张昌宗、武三思皆我宠爱之人，他初入京中便如此参奏，可见他平日是为民为国不避权贵的了。但此时你虽奏明，教孤家如何发落？将他两人革职，于心实是不忍，况且宫中以后无人陪伴了。若是不问，狄仁杰乃先皇的旧臣，百官更是下服。”想了一会，乃道：“卿家所奏，足见革除弊政，殊堪嘉尚。着朱利人降二级调用，撤去黄门官差使。周卜成误国殃民，

着即行撤任。与曾有才并被害百姓，俟卿家赴任后，一并归案讯办，具奏治罪。张昌宗、武三思，姑念事朕有功，着无庸置议。”狄公见有这道旨意，随即叩头谢恩。武后命他即赴新任，然后卷帘退朝。

元行冲出了朝房，向狄公说道：“大人今日这番口奏，也算得出人意外。虽不能将那两个狗贼处治，从此谅也不敢小视你我了。但是一日不去，皆是国家的大患，还望大人竭力访察，互相究办，方得谓无负厥职。”狄公道：“大人但放宽心，我狄某不是那求荣慕富的小人，依附这班奸党。到任之后，那怕这武后有了过失，也要参他一本。”说着，两人分手而别。

狄公到了客寓，进了饮食，因有圣命在身，不敢久留京内。午后出门拜了一天的客，择定第五日接印。好者这巡抚衙门即在河南府境，唐朝建都在河南，名为外任，仍与京官一般，每日也要上朝奏事。加之狄公又有同平章事这个官职，如同御史相仿，凡应奏事件又多，所以每日皆须见驾。自从朱利人降级之后，所有这般奸臣，皆知道狄公利害，不敢小视于他。众人私下议道：“武张两人如此的权势，他甫进京中，便参他不法。圣上虽未准奏，已将三思的妻舅撤差，你我不是依草附木的人，设若为他参奏一本，也要同周卜成一样了。”

不说众人心怀畏惧，单说狄公次日先颁发红谕，择了十三日辰刻接印。一面命马荣去投递，一面自己先到巡抚衙门拜会旧任。此时旧任巡抚正是洪如珍，此人乃是个市侩，与僧怀义自幼交好。因怀义生得美貌超群，有一日被武后看见，便命他为白马寺主持。凡武后到寺拈香，皆住在里面，淫乱之风笔难罄述。怀义得幸之后，便是骄傲非常，敌尊王位，出入乘御马，凡当朝臣子皆匍匐道途，卑辞尽礼。武承嗣、武三思见武后宠爱于他，凡见他之时，皆以僮仆礼相见，呼他为师父。怀义因一人力薄，恐武后不能当意，又聚了许多无赖少年，度为僧尼，终日在寺内传些秘法，然后送进宫中。这洪如珍知道这个门径，他有个儿子长得甚好，也就送在寺内，拜怀义为师。此子生来灵巧，所传的秘法比众人格外活动，因此怀义欢喜他非常，进与太后，大为宠幸。由此在太后面前求之再四，将洪如珍放了巡抚。这许多秽迹，狄公还未知道。当时到了衙门，将名帖投进号房。见是新任大人，赶紧送与执帖的家人，到里面通报。此时洪如珍已得着他儿子的信息，说新任巡抚十分刚直，连武、张诸人皆为他严参，朱利人已经撤差，如到衙门，不可大意。洪如珍见了这书信，心下笑道：“张昌宗这厮，平日专妒忌怀义，说他占了他的步位，无奈他没有怀义那许多秘法，不过些老实行情。现在被狄仁杰再参了一本，格外要失宠了。那时我的儿子能大得幸任，虽有这姓狄的在京，还怕什么？”当时见家人来回，也只得命人开了中门，花厅请会。自己也是换了冠带，在阶下候立。

抬头见外面引进一人，纱帽乌靴，腰束玉带，年纪在五十以外，堂堂一表颇觉威严。当即赶上一步，高声说道：“下官不知大人枉顾，有接来迟，望祈见谅。”狄公见他如此谦厚，也就言道：“大人乃前任大员，何敢劳接？”说着彼此到了花厅。见礼已毕，分宾主坐下。家人送上茶来，寒温叙毕，各罄所怀。洪如珍先问道：“大人由县令升阶卓授此任，圣上优眷可谓隆极了。但不知几时接印，尚祈示知，以便迁让衙署。”狄公道：“下官知识毫无，深恐负任。只以圣恩高厚，命授封疆。昨日觐见之时，圣命甚为匆促，现已择定十三日辰刻接印，红谕已经颁发，故特前来奉拜，藉达鄙忱。至地方上

一切公牒，还期不吝箴言，授以针指。”洪如珍见狄公如此谦抑，疑惑儿子所言不实，此时反不以他为意，乃道：“大人乃简命的大臣，理合早为接印。至公牒案件，自本院莅任以来，无不整理有方，官清民顺，纵有那寻常案件，皆无关紧要，俟交印时自然交代，此时无烦过虑。”狄公见他这目空无人的言语，心下笑道：“我道你是个我辈，谁知你也是个狂妄不经的小人。你既如此倨傲，本院倒要驳你一驳。”乃道：“照此说来，大人在任数年，真乃小民之福了。但不知属下各官，可与大人所言相合。下官自山东渡黄河至清河县内，那个周卜成甚是殃民害国。昨日在殿前据实参奏，蒙旨将他革职。不知大人耳目，可知道这班污吏么？即谓官清民安，何以这项人员尚未究办？莫非是口不应心么？”洪如珍听他这言语，明是有意讥讽，乃道：“大人但知一面，可知周卜成是谁出身？乃张昌宗所保，武后放的这县令。现在虽然革职，恐也是掩耳盗铃。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大人虽有此直道，恐于此言未合，岂不有误自己？”这番话说得狄公大怒不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箴（zhēn，音真）言——劝戒的话。

谦抑——谦虚。

第三十四回 接印缓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却说洪如珍一番话，说得狄公大怒不止，乃道：“我道你是个正人君子，谁知也与这班狗徒视同一类。但有一言问你，你这官儿是做的皇上的，还是做的张昌宗的？先皇升驾，虽为这班奸党弄得朝政不清，弊端百出，你若是忠心报国，理合不避权贵，面折廷诤，方是正理。而且这周卜成乃是汝属员，若不知情，这防范不严的罪名还可稍恕，你明明知道他害虐百姓，设若将民心激变，酿成大患，那时张昌宗还能代你为力么？汝识时务乃是如此，岂不是欺君误国的奸臣，有何面目尚与本院相见。可知做官只知治民，即便为奸臣暗害，随后自有公论，何必贪恋这富贵，留万世骂名。本院今日苦口劝你，以后革面洗心，致身君国，方是大臣的气度。”这派话说得洪如珍哑口无言，两耳飞赤。过了一会，只得自己认过道：“下官明知不能胜任，因此屡经呈请开缺。目下大人前来，此乃万民之福，下官岂有不遵命之理？”狄公见他惭愧，也就起身告辞，上轿而去。

回至客寓，却巧遇元行冲前来回拜。狄公便将方才这番说了一遍，乃问道：“这洪如珍不知是何出身？何以数年之间，便做这封疆大吏。看他举止动静，实是不学无术。”元行冲长叹一声道：“目今是绿衣变黄裳，瓦缶胜金玉了。你道他是何人？说来也是可耻，你我若非受先皇上厚恩，惟有罢革归田，不问时务，落得个清白留贻，免得与这班市侩为伍。”当时就将他儿子拜僧人怀义为师，送了宫中，以及怀义为白马寺主，圣驾常行临幸的话说了一遍。狄公也就长叹不止，说道：“我狄某若早在京数年，这班狗头何能容他如此！其初以为只张昌宗数人，谁知又有僧人邪道。但不知此人现在宫中，还在寺内？”元行冲道：“现在尚在寺中。若日久下来，难保不潜入宫中。”狄公当时又谈论了一会，元行冲方才走去。

到了十三这天，狄公先入朝请了圣安，回至寓中，已是卯正之后。因自己仆众无多，又无公馆，当时穿了朝服，乘轿来至巡抚衙门。在大堂升了公坐，命巡捕到里面请印，所有合署书差以及属下各官，见大人如此轻减，一个个也就具了冠带，在堂口两边侍立。洪如珍见巡捕进来，知是狄公已到，随即将王命旗牌以及书卷案牍，同印一并恭送出去。只听三声炮响，音乐齐鸣，暖阁门开，巡捕官披着大红，将印在公案上设好，狄公当时行了拜印礼，然后在堂下设了香案，谨敬叩头，望阙谢恩。升堂，公座标了硃书写了“上任大吉”四个字，用印盖好，贴于暖阁上面。方才堂下各官行庭参礼毕，众书役叩贺任禧，狄公随即在堂上起了公文，用六百里加紧，命清河县周卜成迅速来省，所有遗缺，着该县县丞暂行代理。并传知郝干庭、胡大经、王小三子并被告曾有才，着派差押解来辕，以便讯办。书办将文稿接过，心下甚是惧怕，各人暗道：“真是名不虚传，算得个有人有胆。从未见过方才接印，便动公事提人之事。”当即在堂上誊清已毕，盖了官印，由驿递去。这里狄公又阅城盘库，查狱点卯。一连数日，将这许多例行公事办毕。此时洪如珍已迁出衙门，入朝复命，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周卜成自夤缘了这清河县缺，心下好不欢喜，一人时常言道：“古人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看，古时这两句话或者有用。若在此时，无论你如何自强，也不能为官。我若非在张昌宗家作役，把结了这许多年日，

瓦缶（f u，音否）——喻粗浅鄙陋。

那里能为一县之主？我倒要将这两句改换方好：将相本无种，其权在武张。你看目今作官的人，无论京官外任俱是这两家党类居多。我现在既做了这官儿，若不得些钱财，作些威福，岂不辜负了这个县令？”平时他如此想法，到任之后却巧又见曾有才居住在此地，更是喜出望外。两人表里为奸，凡自己不好出面的事，皆令曾有才去。无论霸占田产，抢夺妇女，皆让他得个先分。等到有人来告，皆是驳个不准。外人但知道他曾有才一类，殊不知他比曾有才还坏百倍。那日将郝干庭的媳妇抢来，便与曾有才道：“此人我心下甚是喜悦，目下全听你受用，等事情办毕，还是要归我做主的。”两人正议之时，适值郝干庭前去告状，格外的驳得个干净，好令他不敢再告。谁知此时独被狄公访着，未有数日，京中已有旨下来，着他撤任，彼此甚是诧异，不知这姓狄的是谁，何以知道这县内案件。当时虽然疑惑，总倚着是张家的人，纵有了风波，也未必有碍。当即写了一封书信，并许多金银礼物，遣人连夜进京，请张昌宗从中为力，以免撤任。谁料此人才去，河南府已接到狄公的公事，吓得手忙脚乱。随即专差转饬下来，命县丞代理县印，立即传同原被告一并赴辕候审。周卜成接了这公事，心下方才着急，悔恨这事不该胡闹，好容易夤缘这个县缺，忽然为上宪撤任已是悔之不及。虽想迟延，无奈公事紧急，次日便将印卷交代与县丞。县丞也随即出差，传知原告，准于后日赴辕讯办。如此一来，早把个郝干庭、胡大经等人弄得犹豫不定。听说巡抚亲提，遥想总非坏兆，当即到县禀到，同曾有才等人一齐赴省。

到了抚院，递了公禀，在辕门左近寻了客店住下。此时惟有周卜成同曾有才十分惧怯，惟恐在堂上吃苦。谁知公文号房见了这项公禀，知清河县已经到省，当即送入里面，请狄公示下。狄公命将被告并已革清河县交巡捕官看管，明日午堂听审。巡捕得了面谕，随即出来将曾有才与周卜成两人传进。

次日早晨，郝干庭便与胡大经三人来辕听审。狄公朝罢之后，随即升坐大堂。两旁巡捕、差官、书吏、皂役站满在阶下。只见狄公入了公座，书办将案卷呈上，展开看毕，用硃笔在花名册上点了一下，旁边书办喊道：“带原告郝干庭。”一声传命，仪门外面听见喊“带原告”，差人等赶将郝干庭带进，高声报道：“民人郝干庭告进。”堂上也吆喝一声，道了一个“进”字，早将郝老儿在案前跪下。狄公望下面喊道：“郝干庭，汝抬起头来，可认得本院么？”郝老儿禀道：“小人身负大冤，媳妇被曾有才抢去，叩求大人公断。”狄公道：“汝这老头儿也太糊涂了。此乃本院访闻得知，自然为汝等讯结。汝且将本院一看，可在那里见过么？”郝干庭只得战战兢兢抬头向上面一望，不觉吃了一惊，乃是前日为这事要告府状那个行路客人。当时只在下面叩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大人私下暗访，真我等小民之福。此事是大人亲眼所睹，并无半点虚假。可恨这清河县不准民词，被书差勒索许多的银钱，反驳个‘诬栽’两字，岂不是有冤无处伸么？可怜胡大经与王小三子也是如此苦恼，现在辕门伺候。总求大人从公问断，令他将人放回。其余别事，求大人也不必问他了。他有张昌宗在太后面前袒护，大人若办得利害，虽然为我们百姓，恐于自己有碍。小人们情愿花些钱，余皆随他便了。”狄公听了这话，暗暗感叹不已：“天下何尝无好百姓！你以慈爱待他，他便同父母敬你。本院为民伸冤理直，他反请本院只将人取回，

辕（yuán，音园）——旧时指辕门，借指衙署。

讯结——审问结案。

余皆不必深究，恐张昌宗暗中害我。这样百姓，尚有何说？可恨这班狗头，贪婪无厌，鱼肉小民，以致国家的弊政反为小人痴议，岂不可恨！”当时说道：“汝等不必多言，本院为朝廷大臣，贪官墨吏理合尽法惩治。汝等冤抑，本院已尽知的了，且命胡大经、王小三子上堂对质。”这堂谕一下，差役也就将这两人带到案前。狄公随命跪立一旁，然后传犯官听审。

堂上一声高喊，巡捕官早已听见，将周卜成带到仪门，报名而入。此时周卜成已心惊胆裂，心下说道：“这狄仁杰是专与我作对了。我虽是地方官通同一类，抢劫皆是曾有才所为，何以不先提他独先提我？这事就不妙了。”心下一怕，两只脚便提不起来，面皮上自然而然的就变了颜色。巡捕官见他如此，低声骂道：“汝这狗头，此时既如此惧怯，便不该以张家仗势欺凌小民。昨日半天一夜，未见你有点孝敬，你怎么在任上会同人要钱的？还要装腔做势，不代我快走。”到了此时，也只好随他辱骂，到了案前跪下。不知狄公如何治罪，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却说周卜成到了堂口，向案跪下，道：“革员周卜成为大人请安。”狄公将他一望，不禁冷笑道：“我道你身膺民社，相貌不凡，原来是个鼠眼猫头的种子，无怪心地不良，为百姓之害。本院素来刚直，想尔也有所闻，汝且将如何与曾有才狼狈为奸，抢占良家妇女，从实供来，可知你乃革职人员，若有半句支吾，国法森严，岂能宽恕！”周卜成此时见狄公这派威严，早经乱了方寸，只得向上禀道：“革员莅任以来，从不敢越礼行事。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若实有此事，革员岂不知悉？且该民人当时何不扭禀前来，乃竟事隔多日，捏控呈词，此事何能遽信？而且曾有才是张昌宗的旧仆，何敢行此不端之事？革员虽经革职，负屈良深，还请大人明察。”狄公冷笑道：“你这狗才，倒辨得爽快。若临时能扭控到县，他媳妇倒不至抢去了。你说他是张昌宗的旧仆，本院便不问这案么？且带他进来，同你讯个明白。”

当时一声招呼，也就将曾有才带到。狄公见他跪在堂上，便将惊堂木一拍，喝叫左右：“且将这厮夹起，然后再问他口供。此事乃本院亲眼所睹，还容汝等抵赖么？”两边威武一声，早将大刑取过。上来两个差役，将曾有才腿衣撕去，套入圈内。只见将绳索一抽，哎哟两声，早已昏死过去。狄公命人止刑，随向周卜成言道：“这刑具想汝也曾用过，不知冤枉了几许民人。现在负罪匪轻，若再不明白供来，便令尔尝这滋味。你以本院为何人，平日依附那班奸贼么？从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即便张昌宗有了过失，本院也不能饶恕，况汝等是他的家奴出身。”周卜成到了此时那里还敢开口，只在地下叩头不止。连说：“革员知罪了，叩求大人格外施恩，以全体面。”狄公也不再说话，复命人用凉水将曾有才喷醒。众役如法行事，先将绳子松下，取了一碗凉水，当脑门喷去。约有半个时辰，只听哎哟一声：“痛煞我也。”方才神魂入窍，苏醒过来。曾有才自己一望，两腿如同刀砍一般，血流不止。早上来两个差役，将他扶起，勉强在地下走了两步，复又令他跪下。狄公道：“汝这狗才，平日视刑法如儿戏，以为地方官通同一气，便可无恶不作。本院问你，现在郝干庭的媳妇究在何处？王小三子的妻子与胡大经的女儿，皆为汝抢去。此皆本院亲耳所闻，亲眼所睹，若不立时供出，刀斧手俱在，便要汝狗头。”曾有才此时已是痛不可忍，深恐再上刑具，那时便性命难保，不如权且认供，再请张昌宗为力。当时向上禀道：“此乃小人一时之错，不应将民人妻女任意抢占。现在郝家媳妇在清河县衙中，其余两人在小人家内。小人自知有罪，惟求大人开一线之恩，以全性命。”狄公骂道：“汝这狗才，不到此时也不吐实。你知道要保全性命，抢人家妇女，便不顾人家性命了。”随又命鞭背五十。登时拖了下来，一片声音，打得皮开肉绽。刑房将口供录好，盖了印花，将他带去收禁。

然后又向周卜成道：“现有对证在此，显见曾有才所为，乃汝指使，汝还有何赖？若不将汝重责，还道本院有偏重呢。左右，且将他打四十大棍。”两边吆堂已毕，将他拖下，重打起来。叫喊之声，如同犬吠。好不容易将大棍打毕，复行推到案前。周卜成那里吃过这苦楚，鲜血淋漓，勉强跪下，只得向上面说道：“大人权且息怒，革员照直供了。”随即在堂上将如何夤缘张昌宗补了这缺，如何与曾有才计议霸占民产，如何看中郝干庭媳妇，指使他前去，前后事情说了一遍。狄公令他画供已毕，跪在一旁，向着郝干庭道：“汝等三人可听见么？本院现有公文一封，命院差同汝回去，着代理清河县

速将汝媳妇并他两人妻女追回，当堂领去。俟后地方上再有这不法官吏，汝等来辕投诉，本院绝不牵累。若差役私下苛索，也须在呈上注明，毋许私相授受。”说毕，郝干庭与胡大经等直是在地下碰头，说：“大人如此厚恩，小人们惟有犬马相报了。”当时书吏缮好公文，狄公又安慰一番，饬差同去不提。

且说周卜成跪在堂上，狄公心下想道：“若不在这案上羞辱张昌宗一番，他也不知我利害。惟有如此这般，方可牵涉他上。即使他在宫内哭诉，谅武后也不能奈我怎样。”主意想定，向周卜成道：“汝这狗才，乃是地方的县令，可知知法犯法加等问罪？以这案情而论，一死尚有余辜。我且问你，还是要死要活？”周卜成听了这话，复又叩头不止，说道：“革员自知有罪，惟蝼蚁尚且贪生，人生岂不要命，求大人开恩，饶恕性命。”狄公道：“汝既要命，本院有一言在此，汝若能行，便免汝一死。不然，也免不了枭首示众。”周卜成听说可以活命，已是意想不到，还有什么不行？只是在地下叩头：“请大人吩咐，革员遵命便了。”狄公道：“本院也不苦汝所难，因汝等是张昌宗家的出身，动则以他为护符，若非本院不避权贵，这三个妇女岂下为汝等占定？虽有上宪衙门，也是告汝不准。细想起来，汝等罪恶皆是张昌宗为害。本院欲命汝将何时卖入他家为奴，何时为他重用，用何法迎合他的意旨，他又如何保举你为官，以及你如何仗他的势力做了这些不法的事件，现在被本院审出奏参革职，仍然是个家奴的话，在堂上用纸旗写好，明日同曾有才前去游街。凡到了一处街口，便停下高念一遍，晓谕军民人等。汝果能行此事，本院便施法外之仁，全汝狗命。”周卜成听了这话，心下实是为难。若说不行，眼见得王命旗牌供在上面，只要他一声说斩，顷刻推出辕门，人头落地，岂不是送自己的性命？若骤然答应，我一人无什么碍事，张昌宗乃武后的宠人，显见的失了他体面，设或他一时之怒，反过脸来奏知武后，那时我也是没命。心内踌躇，口中只不言语，狄公知道他的用意，故意催促道：“本院已宽厚待人，汝为何绝无回报？莫非怕张昌宗责你么？可知这事乃本院命你如此，张昌宗动怒，只能归罪本院，与汝绝无牵涉。汝既这样畏忌，想必是自知有罪，不愿在世为人。左右，代我将这厮推出斩首。”两边吆喝一声，早将周卜成吓得魂飞天外，连忙失声哭道：“大人权请息怒，革员情愿做了。”狄公见他已经答应，随命巡捕赶造了一面纸旗，铺在地下，命书吏给了笔墨，使他在下面录写，周卜成此时也只顾要命，不问张昌宗如何，当时便在地下，从头至尾写了一遍，递上与狄公观看。狄公过目之后，用殊笔写了两行，乃是“已革清河县周卜成一名，因家奴出身，迎合权贵，保举县令，食禄居位，抢占妇女，直言不讳，审出口供，游街警众。”底下是“河南巡抚部院狄示。”这两行写毕，命巡捕仍将他带去看管，然后退堂。

次日五鼓入朝，在朝房见了元行冲，将这主意对他说明，元行冲也是得意。出朝之后，回到衙中，将例行的公事办毕，然后升堂。先将曾有才提出，将昨日的话对他说明，又将那面旗子取出，令书吏在堂上念了一遍，与曾有才听毕，然后向他说道：“他尚是个知县人员，犯罪还如此处治，汝比他更贱一等，岂能无故开释？本院因他已经宽恕，若仅治汝死命，未免有点不公，命汝也与他一同游街，凡他到了街巷，你先执着个小铜锣敲上数下，俟街坊的百姓拥来观看，命他高声朗念。此乃本院法外之仁，汝愿意便在堂上先演一回，以便提周卜成前来，一齐前去。不然，本院照例施行，好令你死而无怨。”曾有才听了这番话，虽明知张昌宗面上难看，无奈被狄公如此逼迫，

究竟是自己的性命要紧。而且周卜成虽是革员，终是个实缺的县令，他既能够答应，我又有何不可？当时也就答应下来。狄公便命巡捕取来一面小锣，一个锤子，递在曾有才手内，令他操演。曾有才接过手来，不知怎样敲法，两眼直望着那个巡捕。此时堂下许多书差百姓在那里观看，真是罕有之事，从来未曾见过。只见有个巡捕走上前来，不知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却说曾有才执着那个铜锣，不知如何敲法，两眼望着那个巡捕。下面许多百姓、书差，望着那样，实是好笑。只见有个巡捕上来说道：“你这厮故作艰难，抢人家妇女怎么会抢？此时望我们何用？我且教传你一遍。”说着，复将铜锣取过，敲了一阵，高声说道：“军民人等听了，我乃张昌宗的家奴，只因犯法，受刑游街示众。汝等欲知底细，且听他念如何。”说毕，又将锣一阵乱敲，然后放下道：“这也不是难事，你既要活命，便将这几句话牢记在心中。还有一件，在堂上说明。汝等前去游街，大人无论派谁人押去，不得有意迟挨。若是不敲，那时可用皮鞭抽打。现在先行禀明大人，随后莫怨我们动手。”狄公在上面听得清楚，向曾有才道：“这番话你可听见么？他既经教传，为何还不敲来与本院观看。”曾有才此时也是无法，只得照着巡捕的样子，先敲了一阵，才要喊：“尔军民人等听了”，下面许多百姓见他那种坏形，不禁大笑起来。曾有才被众人一笑，复又住口不说。堂上的巡捕也是好笑，上前骂道：“你这厮在堂上尚且如此，随后上街还肯说么？还是请大人将汝斩首，悬首示众，免得你如此艰难。”曾有才听了这话，再望一望狄公，深恐果然斩首，赶着求道：“巡捕老爷且请息怒，我说便了。”当时老着脸皮又说一句：“我乃张昌宗的家奴。”下面众人见他被巡捕恐吓了两句，把脸色吓变，又红又白，那个样子实是难看，复又大笑起来。曾有才随又掩住。巡捕见了，取过皮鞭上前打了两下，骂道：“你这混帐种子，你能禁他们不笑么？现在众人还少，稍顷在街上，将这锣一敲，四处人皆拥来观看，那时笑的人还更多呢，你便故意不说么？”骂毕，复又抽了两下。

曾有才被这逼得无法，只得将头低着，照他所教的话说了一遍。堂下这片笑声，如同翻潮相似。狄公心下也是好笑，暗道：“不如此不能令张昌宗丢脸。”当即命巡捕将周卜成带上，说道：“昨日你写的那面旗子，你可记得么？”周卜成道：“革员记得。”狄公道：“这便妙极了。本院恐你一人实无趣味，即使你高声朗念，不过街坊上人可以听见，那些内室的妇女，大小的幼孩，未必尽知。因此本院代你约个伙伴，命曾有才敲锣，等将百姓敲满了，那时再令你念供，岂非里外的人皆可听见么？方才他在堂上已经演过，汝再演一次与本院观看。”说毕，命曾有才照方才的样子敲锣唱说。曾有才知道挨不过去，只得又敲念了一遍。周卜成已不忍再看，把头一低，恨没有地缝钻了下去。这种丑态毕露，已非人类，那里还肯再念？狄公道：“他已敲毕了，汝何故不望下念？”周卜成直不开口。旁边巡捕喝道：“你莫要如此装腔做势，且问他方才在大人面前所说何话。一经不念，这皮鞭在此，便望下打的。现在保全了性命，还不知道感激，这嘴上的言语还不肯念吗？”周卜成见巡捕催逼，只在地下叩头，向案前说道：“求大人开恩到底，革员从此定然改过。若照如此施行，革员实是惭愧。求大人单令革员游街，将这口供免念罢。”狄公道：“本院不因你情愿念供，为何免汝的死罪，现复得陇望蜀，故意迟延，岂不是有心刁串。若再不高念，定斩汝头。”周卜成见了这样，心下虽是害怕，口里直念不出来。无意之中向狄公说道：“大人与张昌宗也是一殿之臣，小人有罪与他无涉，何故要探本求原，牵涉在他身上。求将他保举的话，并他的名字免去，小人方可前去。”狄公听了这话，那里

容得下去，登时将惊堂木拍，高声骂道：“汝这好大胆的狗才，敢在本院堂上冲撞。昨日乃汝自己所供，亲手写录，一夜过来，复想出这主意，以张昌宗来挟制本院。可知本院命汝这样，正是羞辱与他，你敢如此翻供该当何罪？左右，将他重打壹百！”两边差役见狄公动了真气，那里还敢怠慢，立即将他拖下，举起大棍向两腿打下。但听那哭喊之声，不绝于耳，好容易将壹百大棍打毕，周卜成已是瘫在地下，爬不起来。

狄公命人将他扶起，问道：“你可情愿念么？若仍不行，本院便趁此将汝打死，好令曾有才一人前去。”周卜成究竟以性命为重，低声禀道：“革员再不敢有违了。但是不能行走，求大人开恩。”狄公道：“这事不难。”随命人取出一个大大的箆篮，命他坐在里面，旗子插在篮上。传了两名小队，将他抬起，许多院差押着曾有才两个，巡捕骑马在后面，弹压百姓。顷刻，人众纷纷出了巡抚衙门，向街前而去。

到了街口，先命曾有才敲了一阵锣，说了那几句话，然后命周卜成照旗上念了一遍。所有街坊的百姓，无不同声称快，大笑不止。这个说：“目今张昌宗当道，手下的人那里是些家奴，如同虎狼一般，无风三尺浪，把百姓欺得如鸡犬一样。”有的说：“这个狄大人虽办得痛快，我怕他太过分，这不是办的周卜成，明是羞辱张昌宗。设若他在宫内哭奏一本，武后正爱他如命，未有不准奏之理。那时在别项事件上发作起来，将大人革职问罪，也是意中之事。”这班人不过在旁边私论，惟有那班无业的流氓以及幼童小孩，不知轻重，见了这两人如此，真是喜出望外，站在面前笑道：“周卜成，你为何不高念，还是怕丑么，你再不念，我代你念了。”说着，许多小孩子争先抢胜，叫念了一阵。回头见曾有才执着小锣，复又取过来，在周卜成耳旁没命的乱敲。一阵笑，一阵骂，一阵又念上两遍。满街的老少百姓，见这许多小孩无理取闹，真是忍不住好笑。那些巡捕正欲借此羞辱张昌宗，那里还去拦阻。周卜成心下虽然羞恼，欲想起身阻拦，无奈两腿不能移动。

一路而来，走了许多街道，却巧离张昌宗家巷口不远。巡捕本来受了狄公的意旨，命他故意绕道前来，此时见到了巷口，随即命曾有才敲锣。曾有才道：“你们诸位公差，可以容点情面，现在走了这许多街道，加上这班小孩不住的笑，我两手已敲得提不起来，可以将这巷子走过再敲罢。”巡捕骂道：“你这混帐种子，倒会掩饰。前面可知到谁家门首了？别处街坊还可饶恕，若是这地方不敲，皮鞭子请你受用。”说着在身上乱打下来。那些小孩子听巡捕这番话，知道到了张昌宗家，一声邀约，早在他家门首挤满。里面家人不知何事，正要出来观望，众人望里面喊道：“你们快来，你们伙伴来了，快点帮着他念去。”家人见如此说项，赶着出来一看，谁不认得是曾有才？只见他被巡捕衙门的差官押着行走，迫令他敲那小锣。曾有才见里面众人出来，心想代他讨个人情，谁知张家这班豪仆，因连日听见狄公在朝将黄门官参去，武三思、张昌宗皆在其内，虽想为他讨情，无奈狄公不好说话，深恐牵涉在身上。再望着那竹篮内坐的周卜成，知道是为的清河县之事，乃是奏参的案件，谁人敢来过问？只见巡捕官执着皮鞭，将曾有才乱打，嘴里说道：“你这厮故意迟疑，可知不能怪我们不徇人情。大人耳风甚长，你不敲念，职任在我们身上。你若害羞，便不该犯法。此时想谁来救你？”曾有才被他打得疼痛，见里面的人但望着自己，一个个一言不发，到了此时，迫于无奈，勉强的敲了两下。那些小孩子已喊说起来：“军民人等”，听了这句一说，遂又笑声振耳，哄闹在门前，曾有才此时也不能顾全脸面，硬着头

皮将那几句念毕。应该周卜成来念，周卜成那里肯行，直是低头不语。巡捕官见他如此，一时怒气起来，复又举鞭要打。谁知众小孩在门外吵闹，那些家人再留神向纸旗上一看，那些口供明是羞辱的主子，无不同生惭愧，向里面去。顷刻之间，已是一人没有。

周卜成见众人已走，更是大失所望，只得照着旗上念了一遍。谁料张昌宗此时由宫内回来，正在厅前谈论，听得门外喧嚷，忙令人出来询问，你道此人是谁？乃是周卜成兄弟周卜兴，走出门来，见他哥哥如此，也不问是狄公的罚令，仗着张昌宗的势力，向前骂道：“你们这班狗头，是谁人命汝如此？他也没有乌珠，将我哥哥如此摆布，还不赶速代我放下。”那些公差见出来一个后生，出此不逊言语，当时也就道：“你这厮那里来的？谁是你的哥哥？我等奉巡抚大人的差遣，你口内骂谁？”就此一来，周卜兴又闹出一桩大祸。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却说周卜兴见哥哥被院差押着游街，向巡捕恐吓了几句。那班人见他仗着张昌宗的势力，那里能容他放肆。周卜兴见众人不放下来。心下着急，一时愤怒起来，上前骂道：“你们这班狗娘养的，巡抚的差遣前来吓谁？爷爷还是张六郎的管家。你能打得我哥哥，俺便打得你这班狗头。”当时奔到面前，就向那个抬箴篮的小队一掌，左手一起，把面纸旗抢在手内，摔在地下，一阵乱踹。众院差与巡捕见他如此，赶着上前吓道：“你这狗才，也不要性命，这旗子是犯人口供，上面有狄大人印章。手批的告示，你敢前来撕抢，你拿张昌宗来吓谁？”说着上来许多人，将他乱打了一阵，揪着发辫，要带回衙去。周卜兴本来年纪尚幼，不知国家的法度，见众人与他揪打，更是大骂不止。复又在地下将纸旗拾起，撕得粉碎。里面许多家人，本不前来过问，见周卜兴已闹出这事，赶即出来解劝。谁知周卜兴见自己的人多，格外闹个不了，内有几个好事的，帮着他揪打，早将一个巡捕拖进门来。

张昌宗在厅上正等回信，不知外面何事，只见看门的老者吁吁进来，说道：“不好了，这事闹得大了，请六郎赶快出来弹压。这个巡抚非比寻常。”张昌宗见他如此慌张，忙道：“你这人究为何事？外面是谁吵闹？”那人道：“非是小人慌乱，只因为周卜成在清河县任内，与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为狄仁杰奏参革职，归案讯办。谁知他将这两人的出身，以及因何做官、在任上犯法的话录了口供，写在一面纸旗上，令人押解出来，敲锣游街，晓谕大众。外面喧嚷，即是巡抚的院差押着他两人在此。周卜成因在我们门口，上面的话牵涉主人体面，不肯再念，那班人使用皮鞭抽打。却巧周卜兴出去，见他哥哥为众人摆布，想令他们放下，因而彼此争闹，将那小队打了一掌，把那面旗子撕去，许多人揪在一处，欲将他带进衙去。我想别人做这巡抚，虽再争闹也没有事，这个姓狄的甚是碍手。我们虽仗着六郎的势力，究竟有个国法，何必因这事又与他争较？即使求武后设法，此案乃是奉旨办的，听他如何发落，何能殴打他的差役？而且那旗子上面有印，此时抢去，如何得了。所以请六郎赶快出去，能在门口弹压下来，免得为狄仁杰晓得最好。”张昌宗听了这后，还未开言，旁边有个贴身的顽童，听说周卜兴被人揪打，登时怒道：“你这老糊涂如此懦弱。狄仁杰虽是巡抚，总比不得我家六郎在宫中得宠。周卜成乃是六郎保举做官，现在将这细情写在旗上，满街的敲锣示众，这个脸面置于何处？岂不为众百姓耻笑。此次若不与他较量一番，随后还有脸出去么？无论何人皆可上门羞辱了。”张昌宗被这人一阵唆弄，不禁怒气勃发，高声骂道：“这班狗才，胆敢狐假虎威，在我门前吵闹。狄仁杰虽是巡抚，他也能奈我何？前日在太后面前无故参奏，此恨尚未消除，现又如此放肆。”随即起身，匆匆的到了门口。

果见周卜兴睡在地下，口内虽是叫骂，无奈被那些院差已打了一顿，正要将他揪走。周卜成转眼见张昌宗由里面出来，赶着在篮内喊道：“六郎赶快救我，小人痛煞了。”张昌宗再向外一看，只见他两腿淋漓，尽是鲜血，早是目不忍视。向着众人喝道：“汝这班狗头，谁人命汝前来，在这门前取闹？此人乃我的管家，现虽革职人员，也不能用刑拷打羞辱旁人。汝等在此放下，万事皆休，若再以狄仁杰为辞，明日早朝，定送汝等的狗命。”说着，喝令众人将周卜兴扶起。然后来拖曾有才，想就此将他两人拦下，明日在太后面前求一道赦旨，便可无事。

此时众巡捕与院差见张昌宗出来，总因他是武后的幸臣，不敢十分拦阻，只得上前说道：“六郎，权请息怒，可知我等也是上命遣差，六郎欲要这两人，最好到衙门与狄大人讨情。那时面面相窥，有六郎这样势力，未有不准之理。此时在半路拦下，六郎虽然不怕，就害得我们苦了。”周卜成见巡差换了口吻，一味的向张昌宗情商，知道是怕他势焰，当即说道：“六郎，不要信他哄骗。为他带进衙门，小人便没有性命。他虽是上命差遣，为何在街道上任意毒打！”张昌宗听了这话，向着众人道：“汝等将这班狗头打散，管他什么差遣。人是我要留下。”这一声吩咐，许多如狼似虎的家人便来与院差争夺。彼此正欲相斗，谁知狄公久经料着，知道周卜成到张家门口便欲求救，唯恐寡不敌众，暗令马荣、乔泰两人远远的接应。此时见张家已经动手，赶着奔到面前，分开众人到里面，喝道：“此乃奉旨的钦犯，遵的巡抚的号令游街示众，汝等何人，敢在半途抢劫么？我乃狄大人亲随马荣、乔泰的便是。似此目无法纪，那王命旗牌是无用之物了。还不赶快住手，将那个撕旗的交出。”张昌宗本不知什么利害，见马荣陡然上来，说了这派混话，更是气不可遏，随即喝道：“汝这大胆的野种，干汝甚事，敢在此乱道。尔等先将这厮打死，看有谁人出头。”马荣见他来骂自己，也不与他辨白，举起两手向着那班豪奴左三右四打倒了六七个人。还有许多人站在后面，见他如此撒野，正想上来帮助，那知乔泰趁着空儿早把周卜成在地下提起，向前而去。张昌宗知道不好，还要命人去追，这里周卜成与曾有才已经被那些小队院差抬上肩头，蜂拥回去，马荣见人众已走，拾起纸旗向张昌宗说道：“我劝你小心些儿，莫谓你出入宫帟，便毫无忌惮，可知也有个国法。狄大人也不是好说话的。”张昌宗见众人将周卜成抢去，登时喊道：“罢了罢了，我张昌宗不将他置之死地，也不知我手段。明日早朝在金殿上与他理论便了。”说毕，气冲冲复向里面进去。所有那班豪奴，见主人如此，还敢前来过问？也就退了进去。马荣见了，甚是好笑。

当时回转衙门，却巧众人已到堂上，两个巡捕先进去禀知狄公。狄公道：“我正要寻他的短处，如此岂不妙极。”随向巡捕如此如此说了一遍，然后穿了冠带，立即升堂。将周卜成跪在案上，高声喝道：“汝等方才在堂所供何事？本院命汝游街，已是万分之幸，还敢命人在半途抢劫。本院的旗印，竟大胆的撕断，还能做这大位么？你兄弟现在何处，将他带来。”乔泰答应一声，早将一人纳跪在堂上，如此这般，把张昌宗的话回了一遍。狄公也不言语，但向周卜成问道：“你哥哥所犯何法，你可知道么？本院是奉旨讯办，那旗上口供是他自己缮录，本院又盖印在上面。如此慎重物件，你敢抢去撕断，还有什么王法？左右，将他推出斩了。”两个巡捕到了此时，赶着向案前禀道：“此事卑职有下情容禀。周卜成乃周卜成的胞兄，虽然案情重大，不应撕去纸旗，奈他一时情急，加之张昌宗又出来吆喝，因此胆大妄为。求大人宽恕他初次，全其活命。”狄公听了这话，故意沉吟了一会，乃道：“照汝说来，虽觉其情可恕，但张昌宗不应过问此事。即便有心袒护，也该来本院当面求情，方是正理。而且家奴犯法，罪归其主。周卜成犯了这大罪，他已难免过失，何致再出来阻我功令？恐汝等造言搪塞。既然如此说项，暂恕一晚，看张昌宗来与不来，明日再为讯夺。”说毕，仍命巡捕将三人带去，分别收管，然后拂袖退堂。众人也就出了衙门。

且说巡捕将周卜成带到里面，向他说道：“你们先前只恨我们打你，无奈这大人过为认真，不关你我之事，谁人不想方便？只要力量得来，有何不可？方才不是我在大人面前求情，你那兄弟已一命呜呼。但是只能保目前，若今晚张六郎不来，不但你们三人没命，连我总要带累。此人的名声，你们也该知道，怎样说项，从来不会更改。在我看来，要赶快打算，能将张六郎请来方好。总而言之，现在是当道的为强，在京在外的官，谁人下仰仗武张这两家的势力？虽僧人怀义现今得宠，他究竟是方外之人与官场无涉。能张六郎来此一趟，那时面面相觑，莫说不得送命，连打也不得打了。若他再下身分说两句情商的话，还怕你们不立时释放么？这是我方便之处，故将这话说与你听，你们倒要斟酌斟酌，可不要连累我便是。”这派话，说得三人破忧为喜。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话说周卜成听了巡捕这番话，心下想道：“昨日他们那样凶恶，虽再哀求与他，全不看一点情面。此时由外面回来，虽然狄大人仍然恐吓，为他只两句话一说，便转过后来。看这蹊 境并非因他求情，实是方才巡捕将张六郎的话告诉于他，他怕明日早朝彼此会面，在金殿上理论起来。他虽然是个大员，终不比六郎宠信，故尔借话开门，使我们去求张六郎求情，这事虽如此说，设若他竟不来，那时狄仁杰老羞成怒，拼作与他辩论，一时转不过堂来，竟将我等治罪，那便如何是好？巡捕的活虽不能尽信，倒也不可不听。”当时说道：“你的好意我岂不知道，但是我们之人，皆被押在此。张六郎但说在殿上理论，未曾说来衙门求情，他处又无人打听，我们又无人去送信，他焉能知道你有什么主见？还请代我想想。”巡捕道：“这有何难？你既在他家多年，你的字迹他应该认得，何不写一书信，我这里着人送去。他见了这信，自然知道，岂有不来的道理。若再怕他固执不行，再另外写一信，托你们知己的人在他面前求一求，也就完了。你想我这主意可用得？你若以为然，我便前去喊人，此事可不能再迟了。若再牵延时刻，里面升堂审问，便来不及再去。”周卜成不知是计，随即请他取了笔砚，挨着疼痛扶坐起来，勉强写好书信，递与巡捕道：“谁人前去，但向那门公说声，请他在旁边帮助，断无不来之理。他乃六郎面前最相信之人。”巡捕答应，将信取出，转身来至衙门，回禀了狄公。狄公命陶干前去投信，若张昌宗肯来，务必超先回来，以便办事。陶干领命，将信揣在怀中，换了衣服，直向张家而来。

到了门口，止步向里面一望，但听众人说道：“我家六郎今日也算是初次动怒。平时皆是人来恭惟，连句高声话皆未听过。自从这狄仁杰进京，第一次入朝便参了許多人，今日又将周卜成到门口来羞辱，岂不是全无肝胆么。莫说六郎是个主子，面上难乎为情，我们同门的人也是害臊。此时他们弟兄到堂上审问，还不知是打是夹呢。能将今晚过去，明早六郎入朝，便可有望了。”陶干听得清楚，故意咳嗽两声，将脚步放实，走进里面。只见门房坐了许多人，在那里议论。陶干上前笑问道：“请问门公，这可是张六郎府上么？”里面出来一人，将他一望，说道：“你也不是外路的人，不知六郎的名望，故意前来乱问。你是那里来的？到此何干？”陶干道：“不是小人乱问，只因这事要秘密方好，露出风声，小人实担当不住。日间巡抚衙门押人在门口取闹，被六郎骂了一顿，那些人将周老爷仍然抢去，禀知了狄大人。狄大人立即升堂，要将周卜兴斩首治罪。幸亏有位巡捕竭力的求情，说他是六郎得用之人，一时情急做出这事。狄大人见六郎出面，登时便改口说道：‘汝等不许撒谎，张六郎既重用他两人，理应到我衙门求情。未见他来，显是搪塞。本院暂且收管，俟今晚不来，明早定尽法惩治。’因此周老爷写了书信，请我送来，便命我代门公请安。若六郎不肯前去，务必在旁边帮助两句，方可有命。此乃犯法之事，小人因此地人多，不敢遽然说出，所以先问一声。此事万不能缓，我还要等到回信，方好回去呢。”说毕，在身边取出信来。众人见是周卜成的笔迹，知非假冒，赶着命陶干在门旁等候，两三个人取着书子向里而去。

此时张昌宗正为这事与那班顽童婢女互相私议，预备在这事上将狄公纳

倒，方免随后之患。忽见家人送进一封信来，照着陶干的话说了一遍。张昌宗取开观看，与来人所说大略相同，下面但赘了几句：“小人三人之命，皆系于六郎之手，六郎不来，则我命休矣。”张昌宗看毕道：“这事如何行得？他虽是巡抚，我的身分也不在他之下，前去向他求情，岂不为他耻笑？谅他今夜也不敢十分究办，明日早朝，只要面求了武后，那时圣命下来，命他释放，还怕他违旨么？”众人见他不去，齐声说道：“六郎虽然势大，可知其权在他手中，人又为他押着。此时不敢处治，已是惧畏六郎，若再不给他点体面，那时老羞变怒，竟将他三人处死，等到明日已来不及。此乃保全自家的人性命，与狄仁杰无涉。难得有此意见，何不趁此前去拜会，不但救了他三人，还可藉释前怨，随后事件也好商议。常言冤家宜解不宜结，小人的意思，还是六郎去得妥当。”张昌宗见从人如此说项，乃道：“不因周卜成是我重用之人，等他处治之后，自然有法报复。不过此去便宜他了。你们且命来人回去报信，说我立刻就来。”众人见张昌宗肯去，当时出来对陶干说明，令他赶速回去。陶干口内答应，心下甚是好笑，暗道：“今番要在堂上吃苦了。不是这条妙计，你何肯自己送来。”当即忙忙的回转衙门，直至书房里面，回复了狄公。狄公也是得意，命人布置不提。

且说张昌宗打发来人去后，随即进去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乌纱玉带，粉底靴儿，灯光之下越发显得他脸上如白雪一般。本来武后命他平时皆傅香粉，此时因为是拜会狄公，格外多搽了许多，远远的望见，比那极美的女子还标致几分。许多童仆跟在后面，在厅前上了大轿，直向巡衙门而来。

到了署前，在仪门住下，命家人投进名帖。号房见是“张昌宗”三字，心下甚是诧异，道：“今日我们大人故意羞辱他一番，现在三个人犯还押在衙内，此时他忽来拜会，莫非他又来争论么？我看你主意打错了。这位大人不比寻常的巡抚，设若争论不过，看你如何回去。你现在既来，也只好代你去通禀一声。”一面说着，已到了暖阁后面，进了巡捕房中，照来人的话说了一遍，将名帖递上。此时巡捕已经知道，当时起身到了里面。狄公见他已来，骂道：“这个狗才，居然便来拜会，岂非是自讨其辱！”随即传命，令大堂伺候。所有首领各官以及巡捕书吏，皆在堂口站班。本来预备停妥，专等他来，此时一声招呼，无不齐来听命，顷刻之间已经站满。狄公换了冠带，犹恐张昌宗不循规矩，将供奉的那个万岁牌子由后面请出，自己捧出大堂，在公案上南面供好。然后命巡捕大开仪门，堂见来人。

此时张昌宗坐在轿内，见号房取了名帖进里面，去了多时，只不见他出来请会，心下甚是疑惑。忽见仪门大开，出来两个巡捕，到了轿前抢三步请了个安，高声禀道：“狄大人现在大堂公干，请六郎就此相会。”张昌宗听了这话，疑惑狄公本来有事，忽见他来，就此请在后厅相会，总以为巡捕说话不清，当时命人住轿，走出轿来，再向堂上一望，那等威严，实是令人可怕。只见狄公高坐在堂上，全不动身，心下已是疑惑，无奈已经下轿，也不好复行出去，只得移步向堂上走来。绕到堂口，有个旗牌上前喊道：“大人有命，来人就此堂见。”张昌宗一听这话，晓得有个变卦，赶着上前向狄公一揖道：“狄大人请了，张某这旁有礼。”狄公也不起身，向下面问道：“来者何人，至此皆须下跪，而况万岁的牌位供奉在上面，何故立而不跪，干犯国法！左右为我将他拉下。”张昌宗见狄公以皇上来压他，知道有意寻衅，

一时不敢争论，当时向上笑道：“大人莫非认错人么？此地虽是法堂，奈我不能跪你，不如后堂入见罢。”狄公将惊堂木一拍，高声骂道：“汝这狗才，竟如此不知礼法。可知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公堂乃是国家的定制，无论何人到此，皆须下跪参见。汝既是张昌宗本人，为何不知国法，莫非冒充他前来么？左右还不将他拿下，打这狗头，以儆下次。”张昌宗见他如此吩咐，赶着走下堂来，欲转身就走。准知下面上来四五个院差，将他拦住。不知张昌宗如何发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却说张昌宗拜会狄公，狄公命他在大堂跪下，知道是有意寻衅，随即转身欲走。早见堂下走来四五个院差，将他拦阻道：“你这狗才，受谁人指使，竟敢冒充张六郎穿插衙门，究是何故？现被大人看出真假，又想转身逃走，岂非梦想么？”说着，上来将他拿下。张昌宗早知中计，向堂上喝道：“狄仁杰，你敢设计枉我，此时便跪立下来，也是跪的万岁，你能奈我何？可知迟早总要出这衙门，那时同你在金殿辩论便了。”狄公那里能容，高声骂道：“你这厮假扮禁臣，已为本院察觉，还敢矢口辨说。今日，本院的巡捕在他家门首还有事件，也未听说他前来。你说是张昌宗本人，来到本衙何事，可快说明。若果与案件相合，本院岂有不知之理，自然与汝相商。不然便冒充无疑，那时可尽法惩治。”张昌宗听了这话，恍然悟道：“人说他心地刁钻，实是可惧。难怪他如此做作，深恐不是本人前来，误做人情，不但与我不能释怨，还要为我耻笑，因此在堂上问明真假，然后等我说情，那时大众方知他因我前来始行释放，随后太后即便知道，他也可推到在我身上。你既如此用意，我已经到堂，岂能不说出真话？”当时向狄公说道：“大人但放宽心，此乃我本人前来。只因周卜成冒犯虎威，案情难恕，虽是武后奉旨讯办，也不过是官样文章，掩人耳目。听说实事求是，照例施行，故特趁晚前来。一则拜谒尊颜，二则为这家奴求情，求大人看张某薄面，就此释放免予追究。随后复命之时，但含糊奏本，便可了事，谅武后也不致查问。”

狄公等他说毕，将惊堂一拍，在刑仗筒内摔下许多刑签，大声喝道：“左右，还不将这厮恶打四十，显见这派言词是胡乱捏造。本院今日将周卜成示众游街，张昌宗这狗头还吆喝恶奴，意图抢劫。幸本院命亲随前去，将人犯押回，并将那个周卜成带案讯办。张昌宗乃是他三人主子，已是难逃国法，他方且要哭诉太后，求免治罪。莫说他不敢前来，即不知利害，今日被本院羞辱一番，也就愧死，还有什么面目前来求情？据此看来，岂非冒充而何？左右，快将这厮重打四十大棍，然后再问他口供。”堂上那些院差先前本不敢动手，此时见狄公连声叫打，横竖不关自己事件，加之他平日虐待小民，已是恨如切骨，趁此机会便一声吆喝，将他拖下。顷刻之间，将腿打得血流满地。张昌宗从未受过这苦楚，其初还喊叫辱骂，此时已是噤不出声。众院差虽因狄公吩咐，惟恐将他打坏，那时自己也脱身不得，当即将他扶起，取了一碗糖茶，命他吃下。定了一定疼，方才能够言语。张昌宗此时只恨自己的家人不来抢护，到了此刻独受苦刑。你道他家人此时为何不问？只因自古及今，邪总不能胜正。虽然这班豪奴平日仗着主子的势力欺压小民，擅作威福，现在到法堂上面，见狄公那派有威可畏的气象，自然而然将平时的邪气压了下去。加之主人方且为狄公摆布，自己有多大胆量，敢来自讨苦吃？因此一个个吓得如死鸡一般，虽然全在，皆躲在那仪门外面面向里张望。狄公见他打毕，复又问道：“汝可冒充张昌宗么？若仍然不肯认供，本院拼作一顶乌纱，将汝活活打死。可知张昌宗乃误国奸臣，本院与他势不两立，即便果真前来，也要参奏治罪，何况汝这狗头，装头换面。再不说出，便行大刑。”张昌宗到了此时，深恐再用刑具，那就性命不保，心下虽然愤恨，只得以真作假，向上说道：“求大人开恩。某乃张昌宗的家奴王起，因同事周卜成犯

噤（jìn 音近）——闭口不做声。

罪，恐大人将他治罪，故此冒充主人前来求情。此时自知有罪，求大人饶恕释放。”

狄公听他供毕，心下实是暗笑：“你这厮也受了狄某的摆布。现在不得汝一个手笔，明白汝又反害。”当时命刑书录了口供，令他画了冒充的供押。心下想道：“若是教你受毕，须得嘲笑你一番，方知本院的利害。”举眼见他满脸的泪痕，将他那脸上香粉流滴下来，当即喝道：“汝这厮好大胆量。本院道你是个男子，那知你还是女流，可见你不法已极。”张昌宗正以画供之后便可开恩释放，忽又听他问了这句，如同霹雳一般，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求道：“小人实是男子，求大人免究。”狄公道：“汝还要抵赖。既是男人，何故面涂脂粉，此乃实在的痕迹，还想巧辨么？”张昌宗无可置辨，只得忍心害理，向上回道：“小人因张昌宗平时入宫，皆涂脂粉，因冒充他前来，也就涂了许多，以为掩饰，不料为大人看出。”狄公冷笑道：“你倒想得周密。本院也不责汝，汝既要面皮生白，本院偏令他涂得漆黑，好令你下次休生妄想。”随命众差在堂口阳沟里面取了许多臭秽的污泥，将他面皮涂上，此时堂上堂下差官巡捕，莫不掩口而笑，皆说狄公好个毒计，张昌宗见了如此，心内加急火一般，惟恐污了面目。无奈怕狄公用刑，不敢求饶，只得听众差摆布。登时将一个雪白如银的面脸，涂得如泥判官相似，臭秽的气味直向鼻孔钻去。到此境界，真是哭笑不得。狄公见众人涂毕，复又说道：“本院今日开法外之仁，全汝的狗命，俟后若再仗张昌宗势力，挟制官长，一经访闻，提案处治。”说毕，也不发落，但将他口供收入袖中，退堂入后。所有张昌宗的家人，见狄大人已走，方才赶着上来，也不问张昌宗如何，纳进轿内，抬起便走。

狄公在内堂俟他走后，随即又复升堂，将周卜成弟兄并曾有才三人提来，怒道：“汝等犯了这不赦之罪，还敢私自传书，令张昌宗前来求情。如此刁唆，岂能容恕，今日不将汝治罪，尽人皆可犯法了。”随即将王命牌请出，行礼已毕，将三人在堂上捆绑起来，推出辕门将他斩首，然后将首级挂于旗杆上面示众。就此一来，所有在辕下听差各官，无不心惊胆怯。盖狄公本来无心将这三个人处死，因张昌宗既出来阻止，现又受了如此羞辱，直要明日进官，必定就有赦旨。那时活全三人还是小事，随后张昌宗便服压不住。故趁此时猝不及防，将他三人治罪。明日太后问起，本是奉旨的钦犯，审出口供，理应斩首。而且张昌宗也有函的供认在此，彼时奏明，武后便不好转口。当时发落已毕，到书房起了一道奏稿，以便明早上朝，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张昌宗抬入家中，众人见了如此，无不咬牙切齿，恨狄公用这毒计。张昌宗骂道：“你们这班狗才，方才本说不去，汝等定说要去。现在受了这苦恼，只是在此乱讲，我面孔上的污秽，你们看不见么？腿上鲜血已是不止，还不代我薰洗好，让我进宫哭诉太后！”那些人听他说了这话，再将他脸上一看，真是面无人色。心下虽是好笑，外面却不敢启齿，赶着轻轻的将下衣脱去，先用温水将面孔洗毕，然后将两腿薰洗了一回，取了棒伤药代他敷好。果然灵效非凡，顷刻定疼。当即用细绸将两腿扎好，勉强乘轿，由后宰门潜入宫中。

此时武后正与武三思计议密事，忽闻张昌宗前来，心下大喜，道：“孤家正苦寂寞，他来伴驾岂不妙极。”随即宣他进来。早有小太监禀道：“六郎现在身受重伤，不便行走，现是乘轿入宫，请旨命人将他搀进。”武后不知何故，只得令武三思带领四名值宫太监将他扶入，张昌宗见了武后，随即

放声大哭，说：“微臣受陛下厚恩，起居宫院。谁知狄仁杰心怀不愤，将臣打辱一番，几乎痛死。”说着，将两腿卷起，与武则天观看。武则天忙道：“孤家因他是先皇旧臣，故命他做这河南巡抚。前日与黄门官争论，将他撤差，不过全他的体面。此时复与卿家作对，若不传旨追究，嗣后更无畏惧了，卿家此时权在宫中安歇一夜，明日早朝再为究办。”张昌宗见武则天如此安慰，也就谢恩起来，与武三思谈论各事。一夜无话。

次日五鼓武后临朝，文武大臣两班侍立，值殿官上前喊道：“有事出班奏朝，无事卷帘退驾。”文班中一人上前俯伏奏道：“臣狄仁杰有事启奏。”不知狄公所奏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却说武则天临朝，狄公出班奏道：“臣狄仁杰有事启奏。”武后心下正是不悦，忽见他出班奏事，乃道：“卿家入京以来，每日皆有启奏。今日有何事件，莫非又参劾大臣么？”狄公听了这话，知道张昌宗已入宫中，在武则天面前哭诉，当即叩头奏道：“臣职任平章，官居巡抚，受恩深重，报答尤殷。若有事不言，是谓欺君，言之不尽，是谓误国。启奏之职本臣专任，愿陛下垂听焉。只因前任清河县与曾有才抢占民间妇女，经臣据实参奏，奉旨革职，交臣讯办。此乃案情重大之事，臣回衙之后，提集原被两告，细为推鞠。该犯始以为张昌宗家奴，仰仗主子势力一味胡供，不肯承认。臣思此二人乃知法犯法之人，既经奉旨讯办，理合用刑拷问。当将曾有才上了夹棒，鞭背四十，方才直言不讳。原来曾有才所为，皆周卜成指使。郝干庭媳妇抢去之后，藏匿衙中，至胡王两家妇女，则在曾有才家内。供认之后，复向周卜成拷问，彼以质证在堂，无词抵赖，当即也认了口供。臣思该犯始为县令，扰害生民，既经告发，又通势力，似此不法之徒，若不严行治罪，嗣后效尤更多。且张昌宗虽属宠臣，国法森严，岂容干犯。若借他势力为该犯护符，尽从皆能犯法，尽人不可管束了。因思作一警百之计，命周卜成自录口供，与曾有才游街示众，俾小民官吏咸知警畏。此乃臣下慎重国法之意，谁知张昌宗驭下不严，恶仆豪奴不计其数，胆敢在半途图劫，将纸旗撕碎，殴辱公差。幸臣有亲随二名，临时将人犯夺回，始免逃逸，似此胆大妄为，已属不法已极，臣在衙正欲复提审讯，谁料有豪奴王起，冒充张昌宗本人来衙拜会，藉口求情，欲将该犯带去。当经臣查出真伪，讯实口供，方知冒充情事。”

说到此处，武则天问道：“卿家所奏，可是实事么，设若是张昌宗本人，那时也将他治罪不成吗？”狄公道：“若果张昌宗前来，此乃越分妄分，臣当奏知陛下，交刑部审问。此人乃他的家奴，理合听臣讯办。”武则天道：“汝既谓此人是冒充，可有实据么？”狄公道：“如何没有？现有口供在此，下面亲手执押，岂有讹错？”说着，在怀内取出口供，交值殿太监呈上。武则天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皆是张昌宗亲口所供，无一处可以批驳。心下虽然不悦，直是不便施罪，乃道：“现在该犯想仍在衙署。此人虽罪不可道，但朕御极以来，无故不施杀戮，且将他交刑部监禁，俟秋间处斩。”狄公听了这话，心下喜道：“若非我先见之明，此事定为他翻过。”随即奏道：“臣有过分之举，求陛下究察。窃思此等小人，犯罪之后还敢私通情节，命人求情，若再姑留，设或与匪类相通，谋为不轨，那时为害不浅，防不胜防。因此问定口供，请王命在辕门外斩首。”武则天听了这话，心下也吃了一惊：“此人胆量可为巨擘。如此许多情节，竟敢按理独断，启奏寡人。似此贤才，虽碍于张昌宗情面，也不能奈他怎样。”当时言道：“卿家有守有为，实堪嘉尚。但嗣后行事，不可如此决裂，须奏知寡人方可。”狄公当时也就说了一声：“遵旨。”退朝出来。所有在廷大臣，听狄公如此刚直，连张昌宗俱受棒伤，依法惩治，无不心怀畏惧，不敢妄为。

谁知狄公退入朝房，却巧与元行冲相遇。彼此谈了一会，痛快非常。元行冲道：“大人如此严威，这几个狗头想要从此敛迹了。但是这些人皆彰明

参劾（hé 音何）——旧指弹劾。

驭（yù 音玉）——同“御”，旧指上级对下级的管理。

较著，易于访查，惟有白马寺僧人怀义，秽乱春宫，有关风化。武则天不时以拈香为名，驻蹕在内，风声远播，耳不忍闻。能大人再整顿一番，便可为清平世界。”狄公道：“下官此次进京，立志削奸除佞。白马寺僧人不法，久经耳有所闻，只因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若不先将这出入宫帟的幸臣，狐假虎威的国戚惩治数人，威名不能远振，这班鼠辈也不能畏服。即便躐等行事，他反有所阻扰，于事仍然无济，因此下官先就近处办起，但不知这白马寺离此有多远？里面房屋究有多少？其人有多大年纪？须访问清楚，方可前去。”元行冲道：“这事下官尽知，离京不过一二十里之遥，从前宰门迤北而行，一路俱有御道。将御道走毕，前面有一极大的松林，这寺便在松林后面。里面房屋不下有四五十间，怀义住在那南花园内，离正殿行宫虽远，闻其中另有暗道，不过一两进房屋便可相通。此人年纪约在三十以外，虽是佛门孽障，却是闺阁的美男。听说收了许多无赖少年，教传那春宫秘法，洪如珍发迹之始，便是由此而入。”狄公一一听毕，记在心中。彼此分别回去。

到了衙门，安歇了一会，将马荣、齐泰喊来，道：“本院在此为官，只因先皇晏驾，中宗远谪万里，江山皆为武三思、张昌宗等人败坏。现又听说将国号要改为后周，将大统传于武三思继极，如此坏法乱纪，岂不将唐室江山送于他人之手。目今惟有徐敬业、骆宾王欲兴师讨贼。在朝大臣惟有张柬之、元行冲等人，是个忠臣。本院居心，欲想将这班奸贼除尽，然后以母子之情，国家之重，善言开导这武后，使他回心转意，传位于中宗。那时大统固然，丑事又不至外露，及君臣骨肉之间，皆可弥缝无事。此乃本院的一番苦心，可以对神明、可以对先皇于地下者。此时虽将张昌宗、武三思两人小为挫抑，总不能削除净尽。方才遇见元行冲大人，又说有白马寺僧人，叫什么怀义，武后每至寺中烧香住宿，里面秽行百出、丑态毕彰，因此本院欲想除此奸僧，又恐不知底细，此寺离此只有一二十里远近，从前宰门出去，将御道走毕，那个松林后面便是这白马寺所在，你可同乔泰前去一访。闻他住在南花园内，教传那无赖少年的秘法，访有实信，赶快回来告禀。”马荣道：“这事小人倒易查访。但有一件，不知大人可否知道？”狄公道：“现在何事本院不知，汝可从实说来。”马荣道：“这个僧人尚是居住在宫外，还有一个姓薛的，名叫薛敖曹，此人专在宫里，与张昌宗相继为恶。所作所为，真乃悉数难尽。须将此人设法处治，不得令他在京，方可无事。小人因是宫中暗昧之事，不敢乱说，方才因大人言及，方敢告禀。”狄公叹了一口气道：“国家如此荒淫，天下安能太平。此事本院容为细访，汝等且去将此事访明。”

马荣、乔泰两人领命出来，当时先到街坊探问一趟，到了下昼时分，两人饱餐晚膳，穿了夜行衣服，各带暗器出了大门，由前宰门出去，向大路一直而去。行了有一二十里，果见前面一个极大的树林，古柏苍松夹于两道，远远望去好似一团乌云盖住，涛声鼎沸，碧荫葱茏，倒是世外的仙境。马荣道：“你看这派气概，实是个仙人佳境，可惜为这淫僧居住，把个僻静山林改为龌龊世界。究不知这松林过去，还有多远？”两人渐走渐近，已离林前不远。抬头一望，却巧左边露出一路红墙。墙角边一阵钟声，度于林表，但

蹕（bì音必）——指帝王有关的事情。

迩（ěr音尔）——近。

躐（liè音猎）等——超越。

龌龊（wò chuò，音卧绰）——不干净。

觉鲸铿 两响，令人尘俗都消。

两人见到了庙寺，便穿出松林，顺着月色，由小路向前而去。谁知走未多远，看见庙门，只是不得过去，门前一道长河，将周围环住。乔泰道：“不料这个地方如此讲究，一带房屋已是同宫殿仿佛，加上这个松林，这道护河，岂不是天生画境。那个木桥已被寺内拉起，此时怎么过去？”马荣道：“你为何故作艰难。别人到此无法可想，你我怕他怎样！却巧此时月光正上，一带又无旁人，此时正可前去寻访。若欲干那混帐事件，此时正当其巧。”说罢，两人看了地势，一先一后，在河岸上用了个燕子穿帘势，两脚在下面一垫，如飞相似，早就穿过护河，到了那边岸上。乔泰道：“我且去到寺门口看一看，若是开着，就此掩将进去。不然还要躡高，方能入内。”马荣也就与他一齐同来。

顺着红墙，转过几个斜路，但见前面有个极大的牌坊，高耸在半空，一转雕空的梅兰竹菊的花纹，当中上面一块横额，上写着“天人福地”四个金字。牌坊过去，两边四个石莲台，左右一对石狮子。三座寺门，当中门额上面有块石匾，镌就的“敕赐白马禅寺”六字。两扇珠漆山门，一对铜环如赤金相似，钉于门上。马荣向乔泰低声说道：“山门现已紧闭，我们还是躡高上去。”乔泰道：“这个不行。虽然可以上屋，那时寻找他的花园，有好一会寻觅方向。且推他一推。”说着乔泰进前一步，将身子靠定山门，两手将铜环抓住，用了悬劲轻轻向上一提，复向里一推。幸喜一点未响，将门推下。当时招手喊了马荣，两人挨身进去。复向四下一望，但见黑漆三间门殿，当中有座神龛，大约供的是韦驮。彼此捏着脚步过了龛子，向二门走来，也就如法施行，将门推下。才欲进去，忽听左边有派板壁，格着半间房屋，里面好像有人谈心。马荣知是看山门的僧人所住，当时将乔泰衣袖一拉，乔泰会意。彼此到了板壁前面，屏气凝神，在板缝内向里一看，却是一盏油灯，半明不灭的摆在桌上，上首一个四五十岁的僧人，坐在椅子上面，下首有个白须老者，是个乡间的粗人，坐在凳上，好像要打盹的神情。只见那个和尚将他一推，说道：“天下事总是不公平。你醒来，我同你谈心，免得这样昏迷。”那人被他推了两下，打了个呵气，睁眼问道：“你同我有何话说，方要睡着，又为你推醒。现在已近三更，那人还未前来。”和尚道：“想必他另有别人了，本来女流心肠，不能一定，直可怜那许多节烈的人，被他困在里面，真乃可恼。”马荣见他们话中有因，便向里细听。不听知那和尚又说出什么，且看下回分解。

鲸铿(j ngk ng, 音京坑)——形容声音响亮。

龛(k n, 音刊)——供奉神佛的小阁子。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却说马荣、乔泰两人，听那僧人说道：“那人不来，许多贞节好人为他困住在里面，岂不是天下事太不公平。即如我，虽不敢说是真心修行，从前在这寺中为主持，从不敢一事苟且。来往的僧人在此挂锡，每日也有七八十人。虽然不比有势力，总是个清净道场。自他到此，于出这许多事来，怕我在里面看见，又怕我出去乱说，故意奏明武则天，令我在此做这看山的僧人，岂不鹊巢鸠占么？而且那班戏子，虽是送进宫中，无不先为他受用，你看昨日那个女子，被他骗来，现在百般的强行。虽然那人不肯，特恐那个贱货花言巧语，总要将他说成。”老者听了此言，不禁长叹一声，说道：“你也莫要怨恨。现在尼姑还做皇帝，和尚自然不法了。朝廷大臣，那个不是武张两党？连庐陵王还被他们谗间，贬出房州。他母子之情尚且不问，其余别人还有何说，我看你也只好各做各事罢。”马荣听得清楚，将乔泰拖到旁边，低声言道：“我等此时，何不将此人喝住，令他把寺内的细情说明，然后令他在前引路，岂不是好？”乔泰也以为然。

当时马荣拔出腰刀，使乔泰在外防备，恐有出入的人来，自己抢上一步，左脚一起，将那扇山门踢开。一把腰刀向桌上一拍，顺手将和尚的衣领一把揪住，高声喝道：“你这秃驴，要死还是要活？”那个和尚正然说话，忽然一个大汉冲了进来，手执钢刀，身穿短袄，满脸露出杀气，疑惑他是怀义的党类，或是武则天手下宠人，命他前来访事，方才的话为他听见，此时早吓得神魂失散，两手护着袈裟，浑身发抖。嘴里急了一会，乃道：“英雄英雄，僧僧僧人不敢了。方才才是大意之言，求求英雄饶命，随后再不说他坏处。”马荣知他误认其人，喝道：“你这秃驴，当俺是谁？只因怀义这秃厮积恶多端，强占人家妇女，俺路过此地，访知一件实事，特来与你寻事。方才听汝之言，足见汝两人非他一党，好好将他细情并那藏人的所在，细细说明，俺不但不肯杀你，且命你得个极大的好处。若是不说，便是与他一类，先将你这厮杀死，然后再寻怀义算帐。”和尚听了此言，方才明白，乃道：“英雄既是怀义的仇家，且请松手，让僧人起来慢慢的言讲。难得英雄如此仗义，若将这厮置之死地，不但救人的性命，国家大事也要安静许多。且请英雄释手，僧人总说便了。”马荣听了此言，将腰刀举在手内，说道：“我便松开，看汝有何隐掩。”当时将手一放，只听咕咚一声，原来和尚身体极大，不防着马荣松手，一个筋斗栽倒在地。

马荣见他如此模样，知道他害怕，乃道：“你好好说来，俺定有好处与你。究竟这怀义住在何处？方才你两人说那人未来，究是谁人？”和尚爬起来，说道：“僧人本是这寺中主持，十年前来了这怀义，在寺中挂锡，当时因他是个游方和尚，将他留下。”说到此时，复又低声道：“英雄千万莫要声张，我虽然说出，可是关着人命。你若声张起来，我命就没有了。只因当今天子武则天，被太宗逐出宫闱，削发为尼，彼时见怀义品貌甚好，命老尼暗中勾引，成了苟且之事。后来高宗即位，武后收入宫中，不时到这庙中烧香，已是不甚干净。那时因关国体，虽知其事，却不敢说出。谁知高宗驾崩，他把太子贬至房州，登了大宝，竟封这怀义做了这寺中主持，命我看这山门。”

挂锡——锡，僧人用的手杖。逗留，投宿。

游方——指到处漫游。

从此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前日见村前王员外家的媳妇有几分姿色，他自己便假传圣旨，到他家化缘，说太后欲拜四百八十天黄忏，令他到王公大臣家募化福缘。王员外见他前去，知他来历不轻，当时给了五千银子。他又说，银子虽然送出，还要合家前去行礼，若是不去，便是违旨。次日，王员外只得领着合家大小男女入庙烧香。他便令人将他媳妇分开，骗到暗室里面。随后王员外回去，不见他媳妇，前来寻找。他反说人家扰乱清规，污浊佛地，欲奏知朝廷论法处治。王员外不敢与他争论，只得抱头鼠窜的回去。听说连日在家寻死觅活，说这冤情没处伸了。谁知怀义将他媳妇藏入暗室，百般强污。所幸这李氏竭力抗拒，终日痛骂，虽然进来数日，终是不能近身。现在怀义无法，将平时那个相好的王道婆找来，先行出火，然后许他的钱财，命向李氏劝说。若李氏答应，遂了心愿，遂将他两人作为东西夫人。昨日在此一夜，午前方走。约定今晚仍来，故此山门尚未关闭。”马荣道：“既有此事，你且带我进去，先将这厮杀死，岂不除了大患。”和尚忙道：“英雄切勿粗莽，此去岂不白送了性命。他自大殿起，直至他内室暗室，各处皆有关键，而且暗室前面，有四人把守。听说这四人是绿林大盗，犯了弥天大罪，应该斩首，他同武则天讲明，宽他不杀之罪，命他在此把守暗室，以防外人入内。武则天视他如命，岂有不依之理，当时便命这四人前来。马上步下，明来暗去，无不皆精。只要进了大殿，无意碰上暗门，当即突陷下去，莫想活命。四人听见响动，立刻上来杀成两段。游人到此，无故送命的也不知多少，何能前去？我看你休生妄想。你这样虽有本领，恐不是他的对手。这是我一派真言，那个王道婆要来了，若是见有生人，你我一齐没命。我话虽说明，你可赶快出去罢。”马荣道：“你放心，包不累你，我出去便了。”当时将腰刀插入了鞘内，出了房门，将门带好。然后与乔泰说道：“你我躲在龕内等候，且待道婆前来，随他进去，方访得明白。”两人计议已毕，一前一后蹿上神台，在龕内藏躲。

未有一个更次，果然门外有人谈心道：“今夜这个月色正是明亮，怀义大约同热锅蚂蚁一般，在那里盼望呢。”后面一人又道：“本来你也太装腔做势的。人家昨日同你千恩万爱的，叫你今晚早来，你到此时方才动身。我看你也是挨不过去了。”那人道：“你知道拿我垫闲。一经将那个好的代他说上，你抱着他就，他也不问你的。今日总要叫他认得我，方才知我的利害。”说着，咯咋一声已将山门推下，高声问道：“净师父那里去了？这半夜三更，不在此看守，若有歹人钻了进来，岂不误了大事。”里面和尚赶着答道：“王婆婆来了？我方才进房有事，可巧你便来了。马荣向外面一看，见是个四十上下的妇人，虽是大脚，却是满脸满身的淫气，见和尚出来，向着后面那个女子说道：“你回去罢，明日不见得回去。本欲令你同我进去，那个馋猫见了你，又要动手动脚的了。随后有便，我再代他上那，这几日先让我快活快活。”外面那人啐了一声，果然回去。

这里道婆命和尚将山门关好，自己提着个灯笼，向大殿而去。乔泰听他这派言语，已是气不可遏，欲想上前就此一刀结果他性命，马荣赶快拦住，低声说道：“正要随他进去，访明道路，此时杀死，岂不误事！”两人见他进入大殿，跳出神龕，捏着脚步随后跟来。只见在大殿口站定，左脚向门槛上两得。忽然一阵铃声，顷刻之间里面出来几人，见是道婆，齐声笑道：“你这老崽子，如此装腔。他在那里乱来了，前后不分，揪着人胡闹。”当时说笑着向里而去。马荣、乔泰欲想随他而行，又恐众人转身，为其看见，彼时

没有退步，而且这班人皆非善类。当时两人只得蹿身上了房屋，在上面随着灯光，一路而去。

穿过几处偏殿，见前面有个极大的院落。院左边有个月洞门，众人到了门口，并不推敲，但将门外那块方石一敲，两扇门自然开来。里面却是个花园，梅兰竹菊，杨柳梧桐，无不齐备。两人在墙头伏定，但见前面一带深竹，过了竹径，乃是三间方厅。众人到了厅内，道婆喊道：“秃子，还不出来迎接。你再在里面，我便走了。”这话还未说完，好像一人道：“我的心肝，你再走，我便死过去了。”正说之间，众人哄然大笑。马荣不知何事，当时蹿身下来，隐在竹园里面，向厅前一看，只见一个少年和尚精赤条条站立在前面，因道婆说要回去，他来不及穿衣服，便这样出来，所以引得众人大笑不止，马荣虽是愤气，只得耐着性子向里望去，见怀义同那道婆，手挽手到了那上首房间里去，众人顷刻间全然不见，遥想此时，这奸僧干那苟且之事，不忍听那淫秽之声，只得又等了一会。

约计干毕之后，走到窗下，侧耳细听，闻得道婆说道：“你这没良心的种子，现在无人，竟拿我垫闲。今日火是出了，日后怎样说法？我们是下贱人，比不得你上至武后，下至宫人，皆可亲热的。今日不允我个神福，那件事你也莫想上手。我这利口，你也该知道。”怀义道：“你莫要这样说，昨晚已允过你了，若把他说妥，这两个房间一东一西，为你两人居住。若武则天前来，横竖他也不在这里，另有那个地方。听说我找的那班戏子，无个个如意，加之薛敖曹又入宫中，他已是乐不可支，一时也未必想起我来。即便我间或进宫，也是躲躲藏藏，焉能同你们如此忘形。你看我这小怀义又怒起来了，你可再救我一救。”说着，便搂抱起来。马荣听到此时，实在忍耐不住，拔出腰刀便想进去动手。忽听里面隐隐的露出哭声，知是李氏困在里面，复又按着性子，想道：“我此时进去，就要将这狗男女杀死。设若误入暗室，岂不反误了大事。”只得转身到了院内，命乔泰在竹院内等候，自己顺着声音暗暗听去，却是在地窖里面。走了两趟，只不见有门路，忽然好僧与道婆一阵笑声出了厅门，马荣反吃了一惊，深恐被他看见。正要躲避，复又铃声一响，许多男子齐行出来，向道婆说道：“王婆婆，我们在下面说了两天，为他骂了无限，只是不依。你现在人浆也吃过了，火已平了，可以将此事办成，免我们这位寻人乱闹。”道婆道：“你们这许多人，垫垫工也不为过。若再向我取笑，便显个手段你看。”众人道：“我等如此说，须也是为的你日后做二夫人，岂不快活。”说着，道婆一笑，将那门槛一踹，众人顷刻复又不见。马荣甚是诧异。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却说马荣见怀义同众人忽然不见，知是下入地窖。见四下无人，当即走身出来，与乔泰并在一处。侧耳细听，但听道婆到了里面说道：“王家娘子还在这里么？我看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打盆面水来，为娘子净面。就是想娘子在此，也该殷勤殷勤些，方令人心下舒服。常言道，不怕千金体，三个小殷勤。人心是肉做的，他看你这温柔苦求，自然生那怜爱的心了。而况怀义有这样品貌，这样人物，还有这样声势富贵，旁人还想不到呢，目下虽是个和尚，可知这个和尚不比等闲，连武后也是来往的。王公大臣，那个不来恭惟？只要武则天一道旨意，顷刻便官居极品。那时做了正夫人，岂不是人间少有，天上无双。到那时，我们求夫人让两夜，赏我们沾的光，恐也不肯了。总是你们不会劝说，你看哭得这可怜样子，把我们这一位都疼痛死了。你们快去取盆水来，好让我为娘子揩脸。凡事总不出‘情理’二字，你情到理到，他看着这好处，岂有不情愿之理？”

正说之间，忽听铃声一响，马荣两人吃了一惊，赶着用了个蝴蝶穿花势，蹿至竹园里面隐身。向原处一望，早有两个人来，捧着一个磁盘向东而去。马荣道：“你听老虔婆这张利口，说得如此温柔，想必取水之后便要动手了。你我索性在此听个明白。”两人在私下议论，未有一会工夫，那人已取了水来，依然铃声响动，入内而去。马荣复又出来，但听道婆又道：“娘子且请净面，即便要去，如此夜深，也不好出庙，我们再为商议。还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娘子既来此地，就是此时出去，也未必有干净名声。若是清洁，最好不来。现在至此，你想，怀义的事情谁不知道？那时落个坏名，同谁辨白？我看不如成了好事，两人皆有益处。这样一块美玉似的人，还不情愿，尚要想谁？我知道你的意思，昨日进来，羞答答的不好意思，故此说了几句满话，现在又转不过脸来，其实心下早经动情了。只总是怀义不好，不能体察人的意思，我来代你收拾，好让你两人亲亲热热的在一处。”说着，好像似上去代他揩脸解衣的神情。马荣正是怒气填胸，只听响嚏一声，打了一个巴掌，一人高声骂道：“你这贱货，当着我是谁，敢用这派花言巧语。可知我乃金玉之体，松柏之姿，怎比得你这蝇蛆逐臭的烂物。今日既为他困在此地，拼作一死，到阴曹地府，同他在阎王前算帐。若想苟且，也是梦话。他虽与武则天来往，可知国家也有个兴败，何况这秃厮罪不容诛，等到恶贯满盈，那时也要碎骨粉身，以暴此恶。你这贱货若再动手，先与你拼个死活。打量我不知你的事情，半夜三更乱入僧寺，你也不怕羞熬。”

乔泰向马荣耳边说道：“这个女子实是贞烈，若果这虔婆与怀义硬行，也只好冒险的前去了。”马荣道：“怕的怀义到别处去了，这半时不听他言语。且再听一会，看是如何。”乔泰只得将腰刀拔出，专候厮杀。谁知虔婆被他这一顿痛骂，并不动气，反哈哈笑道：“娘子你也太古怪了，我说的是好话，反将我骂这一顿。我就不动手，看你这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的样子，几时是了。我且出去，免得你生气。”说罢，向众人道：“你们在此看守，我去回信。遥想秃驴，不知怎样急法呢！当时又听铃声一响，马荣两人疑惑里面有人出来，复又隐入竹内。谁知听了一会，并不见有动静，马荣道：“这下面地方想必宽大，方才怀义下去，不听他有甚言语，此时铃声响，竟虔婆

虔（qián，音前）婆——旧指以媚言取悦于人的不正派的老婆子。

又不出来，想是另有道路，到别处去了。你我此时且到后面寻觅一番，看那里有什么所在。现已打四更了，去后也可回城通报。你我两人在此，虽知其事，终无有益。”两人言定，由竹园内穿出院落，蹿上厅房，向后而去。但见瓦屋重重，四面八方皆有围墙护着，欲想寻个门路，也是登天向日之难。看了一会，知是他的暗室，当时只得出来，蹿过护河，向城内而去。

到了衙前，却巧天色已亮。自己吃了饮食，正值狄公起身，当即到了书房。狄公问道：“汝等去了一夜，可曾访出什么？”马荣道：“大人听了此事，也要气煞。世上有这等事件，岂非是君不成君，臣不成臣。”当时两人便把白马寺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狄公自是气不可遏，忙道：“汝等今夜可如此如此，先将这虔婆杀死，本院一面命陶干前去，将王家的原主唤来，本院自有章程。”马荣领命出来。随即狄公将陶干喊进，又将方才的话说了一番，命他立刻出城，如此如此。陶干当时出了衙门，飞马向城外而来。

一路问了乡人，约至辰牌之后，已到王员外庄上。赶着下马，在树上拴好，自己走到庄前，见有四五个庄丁在那里交头接耳，不知说些什么。陶干上前问道：“你这庄主可是姓王？你且进去通报一声，说有个陶干，特由城内前来，同他有机密事商议。从速前去，迟则误事。”不说那些人见他是公门打扮，不知是好是歹，乃道：“天差到此，虽是正事，可巧我主人现在抱病，不能见客，且请改日来罢。”陶干知他是推诿，乃道：“你主人的病由我知道的，若能见我，不但可以除病，而且可以伸冤。这话你可明白吗？近日你家庄上出了何事？你主人的病就因这事而起，是与不是？快去快去，莫再误事，这个地方非谈心的所在，到了里面，你们便知我来历了。”众人见他如此说法，明明指着白马寺之事，当时只得说道：“且请天差稍待一刻，我进去通报一声，看是如何？”说着那人走了进去，稍停一会出来，向着陶干道：“我主人问你是何处衙门的天差？”陶干道：“俺乃巡抚衙门狄大人那里前来，还不知道么？”那人听了此言，赶着道：“既是巡抚衙门，我主人现在厅前，就此请见罢。”陶干当即随他进去。

过了几处院落，来至厅前。只见一个五六十岁的中年老者站在厅前，见是陶干进来，赶着说道：“天差光降，老朽适抱微恙，未克远迎，且请坐奉茶。”陶干当时说道：“小人奉命前来，闻得尊处现有意外之事，且请说明，敝上或可代为理恤。但不知员外是何名号？”王员外道：“老朽姓王名毓书，曾举进士。只因钝拙无能，家有薄田可以度日，因此不愿为官，住居于此。乡间农户见老朽有些薄产，妄为称谓，此庄唤着王家庄，称老朽作员外，其实万不敢当。但狄大人雷厉风行，居官清正，令人实是钦慕。此时天差前来，有何见教？”陶干见他不肯说出，乃道：“当今朝廷大臣，半皆张武两党，狄大人削奸除佞，日前已将两人严加惩治。小可前来，正为白马寺之事。何故员外见外，尚不言明？岂不有负来意！”王毓书听了此事，不禁流下泪来，忙道：“非是老朽隐瞒，只因此事关着朝廷统制，若是走漏风声，性命难保。目下谁不是奸党的爪牙？犹恐冒充前来探听虚实，以致未敢真言。其实老朽这冤枉，是无处伸的了。”说罢，泪流不止。陶干道：“员外且莫悲苦，这其中细情，俺已知悉，令媳此时并未受污。”当时就将马荣、乔泰昨夜去访的话，说了一遍。然后道：“大人命我来此受意员外，请员外如此这般，大人定将此事办明。所有沉重，皆在大人身上，外面耳目要紧，幸勿自己有误。不能在此久坐，回辕还有别次差遣。”说毕，起身造辞而去。王毓书听毕，心下万分感激。虽然犹豫不决，不敢就行，复又想了一会道：“我家不幸，

出了此事，难得狄公为我出力，若再畏首畏尾，岂不自取其辱。”当时千恩万谢将陶干送出大门，依议办事。

且说陶干回转城中，回复了狄公，各人在辕门伺候。到了下昼，忽然堂上人声鼎沸，许多乡人拥在堂上狂喊伸冤。一个中年老者，执着一个鼓锤，在鼓上乱敲不已。当时巡捕不知何事，赶着出来问道：“你这老人家有何冤抑，为何带这许多人前来喊冤，明日堂期，可以呈递控状，此时谁人代你回禀？”那老人听了此言，抓着鼓锤便向巡捕拼命，说道：“我家媳妇被白马寺和尚骗入庙内，不知死活存亡。这样冤枉不来控告，你这衙门在此何用？你不替我回禀，我就自己进去。”说罢，有八九十个农户一齐拥入暖阁，要冲进宅门，把个巡捕吓煞，忙道：“你们在此稍待，我进去回大人便了。若是将暖阁挤倒，这哄闹公堂的罪名，你们可担受不起。”

此时辕门外百姓，见有这许多人前来喊冤，皆不知是为何事，纷纷拥拥进来观看。巡捕只得传齐值日差，并辕下的小队，将众人拦住，自己进入书房。却巧狄公在里面办事，况现在早已听见外面喧嚷，故意等巡捕来回。巡捕进内禀道：“现有东门外王家庄主人，率领农户八九十名，前来击鼓鸣冤。说是白马寺僧人将他媳妇骗入寺内，现在死活存亡全未知悉，特来请大人伸冤。”狄公道：“白马寺乃怀义主持，是武后常临之地，岂得有此不法之事！他的状词何在？”巡捕道：“小人向他取索，他说请大人升堂，方才呈递，不然就要哄进来了。”狄公假意怒道：“天下那有这样事件。若果没有此事，本院定将这干人从重处治。若是怀义果真不法，本院也不怕他是敕赐僧人，也要依律问罪。既这原告如此，且传大堂伺候，”

巡捕领命，出来招呼了一声，早见许多书差皂役由外进来，在堂上两班侍立。顷刻之间，暖阁门开，威武一声，狄公升堂公坐，值日差在旁伺候。狄公问道：“且将击鼓人传来。”下面听了这句言语，如海潮相似，异口同声，八九十人一齐跪下，口称：“大人伸冤。”为首一个老者，穿着进士的冠带，在案前跪下，身边取出呈子，两手递上。狄公展开，先看了一遍，与马荣回来说那看山门的和尚所说的话无异。然后问道：“汝便叫王毓书么？”老者道：“进士正是王毓书。”狄公道：“你这呈上所控之人，可是实事么？怀义乃当今敕赐的主持，他既是修行之人，又是武后所封，岂不知天理国法，何故假传圣旨到汝家化缘，勒令你出五千两银多，又命你合家入庙烧香，将你媳妇骗入在里面。此是罪不容诛之事，若所控不实，那个反坐的罪名可是不轻。汝且从实供来。”王毓书听了此言，说道：“进士若有一句虚言，情甘加等问罪。只求大人不畏权势，此事定可明白。”说罢，放声大哭，不知狄公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却说狄公见王毓书说：“大人如能不避权势，定可将此事明白。”当时拍案怒道：“汝虽未入仕途，也是科名之士，岂不知国家立官为达民隐。本院莅任以来，凡事皆秉公评断，汝何故出此不逊之言！且将汝交巡捕看管，俟本院访明再核。若果不实，便将汝重处。余人一律开释。”说罢，拂袖退堂。所有那些百姓，听见此事无不切齿痛骂，说怀义这秃驴，平日干的事件已是杀不胜杀，只因有关国体，朝廷大臣无奈他何，近又将王毓书媳妇骗入里面，还敢假传圣旨，这样大罪还可容得么？可惜这老人家呈控了一番，狄公但问他是虚是实，那个意思也不敢办，这岂非有心袒护么？你言我语，私下议论不了。

当时王毓书随巡捕而去，众农户见狄公如此发落，齐向王员外道：“员外在此且耐心两日，若大人再不肯办，我们明日再来。”说罢，齐声而散。你道狄公何故说这松懈的话？只因怀义党类甚多，就要今晚马荣、乔泰两人事情办成，明日方可奏知武后，严加惩办。若此时在堂上过于决裂，满口要办怀义，设或有人与怀义一党，当时前去报信，走漏风声，反为不美，因此但将控告的原由在堂上细问了一遍，使百姓知道，又见自己不肯替王毓书伸冤，此乃他禁止人通报信息的意思。此时退堂之后，将控呈收好，已是上灯时节，命陶干去喊马荣，说他二人已经前去。当晚也不安寝，专等马荣的回信。

谁知马荣与乔泰早就吃了晚膳，出衙门由原路向白马寺来。约至二鼓左右，已到前面。两人走过的熟路，直至寺口，依旧将山门轻轻一推。幸喜又未掩着，两人挨身进去，复行掩好。来至和尚房内，那个和尚见他又来，忙道：“昨晚你们几时出去，里面的事情曾访明白？”马荣道：“全晓得了。但问你，昨晚山门不关是等那个道婆，昨日听得说，今晚不回去，为何此时仍将山门开着？”和尚道：“英雄不知。他每夜皆如此说法，到了次日便自回去。因他那个庵中，也是个龌龊世界，所有的尼姑，把这京城中少年公子，不知坑害了多少。他每日回去，仍要办那些牵马打龙等事。今日已正之后，方才出去，言定三更复来。英雄此时又来何干？”马荣道：“可真来么？”和尚道：“僧人岂敢说诳。”马荣当即说道：“你且在里面静坐，若山门外有什么响声，千万莫出来询问，切记切记。”说毕，仍然与乔泰出寺，在牌坊口站定。看看天色尚早，复又在周围一带游玩了一回。

约至三鼓，月色已是当顶，心下正是盼望，远远的见松林外面有团亮光一闪一闪的。马荣招呼乔泰道：“你看对面，可是来了么？”乔泰道：“被这树枝挡住，看不清楚，且待我前去，看明白了。”当时捏着脚步，向松林内走来，定睛一看，却是一个少年女子提着个灯笼，照住那道婆前来。乔泰赶忙出了树林，来至牌坊前面，低声向马荣道：“这贱货来是来了，你在那里动手？”马荣道：“就在这山前结果他性命。”当时背着月光，倚着牌坊的柱子，掩住身躯。只听树林内二人说道：“王婆婆你何以认识怀义？听说他与别人不同，浑身全瘫在身上，唯有那件东西如铁棍子相似，两下一来，便令人筋骨酥麻。可是真的么？你天天如此受用，可惜我未尝过这滋味。你那一天也松手，给点好处于我。每天送你来，便不许我进去，岂不令人想煞。不听这妙事，也就罢了，既然晓得，不能身入其境，你想可怪难受的。”王婆婆听了，笑道：“你这臊货，每日两三个男人上下，还要得陇望蜀，想

这神仙肉吃。可知他虽是如此，也要逢迎的人有那种本领，软在一处，瘫在一堆，方有趣味。不然，独脚戏唱得来也无意味。”

两人一头走着，嘴里只顾混说这邪话，不防着已到了牌坊前面。马荣将腰刀一举，蹿身出来，高声喝道：“老虔婆做得好事，今日逢着俺了。”说着左手将头发揪住，随手一摔，早跌倒地下。那个少年女子正要叫喊，乔泰早踢了一脚，将灯笼踢去，露出明晃晃钢刀，向着两人说道：“你们如喊叫一声，顷刻就送你的狗命。”虔婆见是两个大汉，皆是手执钢刀，疑是劫路的盗贼，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当时说道：“大王饶命。我身边没有银钱，且放我进寺。定送钱财与你。”马荣两人也不开口，每人提着一人，直向松林而来。

到了里面，咕咚摔下，乔泰向马荣道：“大哥，我们就此开刀，先将他那个贱货剥下，究竟看他什么形像，就如此淫贱。然后挖出他心来，就挂在这树上，让乌鹊吃了罢，再将头割下，为那烈妇报仇。”马荣故意止住，说道：“这事不怪他一人，总是怀义这狗头秃驴造的这淫孽。若是这虔婆肯将那地窖的暗门，何处是关键，何处是埋伏，何处是怀义淫秽的地方，共有几个所在，他能说明，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仍寻怀义算帐，与他二人无涉。”乔泰听了此言，向着王道婆说道：“你这虔婆，可听见么？爷爷本欲结果你们的性命，这位大哥替你们讨情，饶你狗命。你还不赶快说么？”王道婆听了此言，心下想道：“这两人是何处而来？为何与怀义有这仇恨？我且谎他一谎，只要将此时过去，告知怀义，命他明日进宫奏知武后，传出圣旨，捉拿这两个盗贼，还怕他逃上天去么？”当时说道：“大王要问他地窖，此乃他自己的埋伏，外人焉能知道？我不过偶然到此烧支香，那里知道他的暗室。”马荣冷笑道：“你这刁钻贱婆，死在头上还来骗人。打量爷爷们不知道？昨日夜间打洗脸水，是谁叫的东西？夫人是谁要做的？我不说明，你道我未曾看见么？你既偏护着孤老，爷爷就要得你性命。先送点滋味你尝尝。”说着，刀尖一起，在虔婆尊臀上戳了一下，登时“哎哟”一声，满地的乱滚，鲜血直流。嘴里喊道：“王爷千万饶命，我说便了。”马荣道：“爷爷叫你说，你偏要谎；我现在不要你说，你又求饶。要说快说，不说就下手了。”当时将钢刀竖起，刀背子靠在颈项上，命他直说。王道婆到了此时，已是身不由主，欲待不说，眼见得性命不保，只得说道：“他那个厅口的门槛，两面皆有子口，在外面一碰，便陷入地窖。下面皆是梅花桩、鱼鳞网等物，陷了下去，纵不送命，已是半死。由里一得脚，那门槛下面有两块砖头铺嵌在木板上面，用铁索子系在槛上，只要一碰铁练子，便落了下来。当时两块石板左右分开，下面露出坡屋。由此下去，底下有十数间房屋，各是各的用处。我昨日在那里是第二间房内，李氏娘子是第五间，其余皆是他变童顽仆的所在。将这所房屋走尽，另有五大间极精美的所在，便是武后的寝宫了。这全是真实的言语，并无半句虚词，求大王饶命罢。”

马荣听完，笑道：“爷爷倒想饶你，奈我伙伴不肯。”王道婆疑惑说的乔泰，也就向乔泰道：“是这位大王，也高抬贵手，饶我一命。”乔泰笑道：“他有伙计，俺也有伙计，只问我伙计肯饶你，便没有事。”王道婆道：“大王不要作耍，统共只有你两人，那里再有伙计？”乔泰将刀一起，喝道：“就是这伙计饶你不得。”王道婆“哎哟”一声，早已人头两处。那个少年女子见道婆被杀，自分也是必死，只得求道：“大王如不杀我，我便把身上这金镯与你两人。”马荣骂道：“你这臊货，也饶你不得。你且说来，俺在何处？”

里面共有多少尼姑？”女子道：“此去三里远近有座兴隆庵，便是武后从前为尼之所。这道婆与怀义是多年的情人。现在共有三四十间暗房，三四十个尼姑，专门招引王公大臣，少年子弟，在内顽笑。凡有人家暧昧之事，不得遂心的，也来此处商议。我是去年方才进庵，专随这道婆出入。有时他迎接不上，便命我替代，因此知道这里面的滋味。不料今日此处遇见大王，但求大王饶命。”马荣听了骂道：“汝这贱货，留着你也非好事。你既同他前来，一齐再同他前去。”当时也是一刀，把那女子杀死，马荣道：“你我此事是干毕了，明日怀义出来，自必奏知武后，缉拿凶手。尸骸在山门前面，岂不有累这看门的和尚，你且进去对他说知，我这两人头送到怀义那个厅上去，先把点点惊吓与他，”

说着，起手在下面将两颗首级提起，一路蹿房过屋，向那竹园而来到了里面，见下面有人说道：“这个老东西，此时又不来了，每日夜间总不得令人早早安歇。他不来，这一个便逢人胡闹。”马荣见四下无人，捏着脚步，顺着道婆所说的路径走到里面，轻轻把两颗首级一里一外，在那关键处摆好。随即蹿身上房，连蹿带纵，到了山门口，向里喊道：“乔泰，你我快点回去，顷刻里面惊觉，便走不去了。”乔泰正值里面出来，两人一齐向城内而去。半路之间，马荣问道：“你如何同他说？”乔泰道：“我同他说明是巡抚衙前来，若是怀义在他身上追寻凶手，命他到辕门控告，但说怀义骗奸人家妇女，致杀两人。他见我是狄大人差来，感激不尽，说代他出了冤气。虽是他的私意，遥想也不至有误。”当时两人赶急入城，已是四更以后。

进了衙门，却巧狄公正拟上朝，见他两人回来，知是事情办妥，问明原委，上车来至朝房。此时文武大臣尚未前来，幸喜元行冲已到，狄公当将王毓书的事告知与他。行冲道：“此事唯恐碍武后情面，难以依律惩办，只得切实争奏，方可处治。”狄公道：“本院思之已久，稍停金殿上如有违拂之处，尚望大人同为申奏。”元行冲道：“大人不必烦虑，除武后传旨免议，那时无法可想，若是武三思、张昌宗等人阻挠，下官定然伏阙力争。”二人计议已毕，众臣陆续而来。

稍顷，景阳钟响，武后临朝，文武两班侍立。早有值殿官上前喊道：“有事出班奏驾，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狄公匍匐金阶，上前奏道：“臣狄仁杰有事启奏。兹因进士工毓书，昨夜投臣衙门击鼓呼冤，说有媳妇李氏，为白马寺僧人怀义骗入寺中，肆行强占，目下不知生死如何。臣因该寺是敕赐的所在，恐其所控不实，当即在堂申驳。谁知此事合境皆知，听审百姓齐声鼓噪，声言此案不办，便欲酿成大祸。臣思若果王毓书诬告，何以百姓众口一词？如再不奏明严办，不但有污佛地，于国体有关，且恐激成民变。求陛下传旨将白马寺封禁，俾臣率领差役前去搜查一番，方可水落石出。若果没有此事，这王毓书诬告僧人，扰乱清规，也须依律惩办。”武则天听了此言，不禁吃惊道：“怀义是寡人的宠人，准是因薛敖曹现入宫中，他不能时常前来，加之寡人又久不前去，因此忍耐不住，做出这不法事来。但此事有碍我的情义，设若被他审出，如何是好？”当时要想阻止他不办，一时又不好启齿。武后想来不知所说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却说武后听狄公奏怀义骗诱王毓书媳妇，请传旨交他查办，心下难以决断：“欲待不行，显见碍于私情，恐招物议，而且狄公非他人可比，照常自己前去，搜出实据，那时更难挽回。若遽然准旨，此去怀义定然吃苦，那种如花似玉的男人，设若用刑拷问，我心下何以能忍。况此事也不能怪怀义，总因薛敖曹、张昌宗等人日在宫中，便令我将他忘却，以至他心火上炎，难以遏止。此事惟有推诿在别人身上，若果他实事求是的认真起来，那时也只好如此这般，传道旨意开赦便了。”当时答道：“狄卿家所奏王毓书击鼓呼冤，孤家虽不知怀义果有此事，但此寺乃是先皇敕建，加以寡人允了神愿，偶往烧香，见怀义苦意修行，不愧佛门子弟，因此命他为这寺中主持。此时既有此事，固不能因他是敕封的僧人违例不办，但也要访明。唯恐别处僧人冒充其事，那时坏了佛法是小，坏了国体是大，卿家是明白之人，也应知寡人的意见。此去但将王毓书媳妇查访清楚，令其交出便了，余下若能宽恕，看他是出家之人，容饶一二。”狄公心下骂道：“好个无道的昏君，金殿上面竟命我违例宽恕，明是袒护的怀义。我且不问如何，你既命我去，当时也不怕你有什么私意，也要奏上一本。不然全没有天理国法。”随即奏道：“臣定仰体圣意。若怀义果真不法，也只好临时再看轻重了。”

当时正要退朝，忽然黄门官奏道：“现有白马寺主持怀义，报道山门前不知何人杀死两口女尸，首级不知去向，特命人来报官，转请代奏。”武则天听了此言，心下疑道：“莫非怀义真个妄为，两个女子是他骗来，行奸不从，致将他杀死，反来奏朕发落？现在狄仁杰在朝，如何遮掩得过去。”当即怒道：“白马寺乃敕建的寺院，何人敢在此行凶。若不严办，法律安在？且山门有人看守，僧人净慧岂不听见？莫非他干出不端之事，抵赖在怀义身上？狄卿家此去，先将净慧严刑拷问，然后再奏明核办。”狄公心下明白，当时并不再奏，领旨下来，退朝而去。

且说怀义何以知道山门前有了死尸，只因他与众娉童在暗室内胡闹了半夜，轮流更替，皆不得王道婆那件顺意。一看玉杵如钢炭一般，直是无处安放。等到三更，仍是不来。欲想与王毓书媳妇勾当，见他那样哭骂，深恐他拼命寻死，反而断了望想。直至四更，疑惑道婆真是不来，不得已揪着了极小的道童，硬行干了一会，勉强出了点火。心下终不除疑，向着众人道：“这个老崽子骗得我好苦。他明知我熬不过去，偏是不来。此去他庵中不远，你们带我寻他，究竟看他在那里何事，莫非又遇见了个妙人儿，舍不得前来？”那些娉童皆是百说百依，随即三四个人由暗室内出来。才将铜铃一抽，将那暗门开下，忽然一个滚圆的物件如西瓜一般，骨碌碌的由坡台上直滚下来，把众人吓了一跳。皆定神向前一看，叱咤一声未曾喊得出口，早又咕咚栽倒地下。怀义忙道：“你们怎样了？”那人舌已吓僵，但听说道：“人人人人头。”怀义再细为一望，正是血淋淋一颗首级。当时也魂飞天外，忙喊道：“前面英雄赶快出来，此地出了命案了。”

原来门槛外面那个陷人坑四面，有四个绿林大盗在那里把守，日间无事，夜间专在此处，恐有人来陷入坑中，他四人便一齐上前，乱刀砍死。此时听见怀义叫喊，知又出了事件，也就将铜铃抽起，开了暗门，依然一样，早有个如西瓜大小的东西，从上面滚了下来。为首一人正望上走，不防着正滚在自己头上，吓了一跳，也不知何物，顺手一摔，滚了过去。但觉头额上冰凉，

再用手一抹，不看犹可，再举手一看，乃是鲜红的人血，忙叫道：“这事奇了。此地那里有人头？”怀义那边听这边也喊叫起来，格外害怕，复又叫道：“你们英雄快来，这里也有个人头。”四人不解其故，只得一齐攢身上来。过了门槛，复到里面暗室，见那边一人已吓昏在地下，忙道：“你等不要慌，此事必仇家所为，而且是个好汉，方有胆量干得出这事。且取个烛台来照一照，看是何人。”怀义连忙移过烛光，这一下非同小可，忙道：“不不好了，就是王王道婆为人杀了。我的心肝，你死得好苦，这来我怎么得过。”大汉道：“你们莫要大惊小怪的。可知我那边还有个人头，一同看清楚了，再想这凶手是谁。”说着过去，两人把那颗首级取来。众人一看，正是道婆的伙伴。怀义道：“这明是他两人前来，行至半路被仇人所杀。这事如何得了。”

正闹之间，忽听前面又叫喊起来，说道：“你们里面快点出来，现在山门口杀死两人，尸骸不知由何处而来。这事不是儿戏，有关人命那。”怀义听道：“不好了，这分明是净慧狂叫，莫非赵老儿也被人杀死？”四个大盗听得此言，忙道：“只要凶手在此，也不怕他逃上天去。我等且去将他擒获。”说毕，四人如飞一般，穿蹦纵跳，到了前面。见净慧面如土色，还在那里叫喊，忙问道：“净师父，凶手在哪里？”净慧道：“我与赵老儿在山门内等候道婆，直不见他前来。因为天色不早，正要小解，一人出去瞻望，见有一个大汉，肩头上背着两件东西向牌楼前一摔。我正要上前去问，那人大喝一声：‘你来便送汝狗命！’我见他手中执着一把亮刀，一吓一个筋头，昏了过去。过了半会方才醒来，那人已不知去向。因此前来喊叫，不知你们里面如何。”四人齐道：“这事奇了。里面只有两颗人头，莫非与山门前那个尸骸是一人，我们赶快追去。”

四人各执兵器，蹿出山门，果见牌坊前两口尸骸横在下面。向脚下一望，却是两个女尸，知是身首两处。四人在左近追寻了一会，不见有人影，只得依旧回寺。来到里面告知怀义。怀义道：“这事如何是好？若他今夜再来，那里有这许多人来杀。可见这人本领非常，一人杀死两人，还敢将人头送至里面，竟无人知觉。遥想我们这内里的事，他皆知道了。似此若何办法？”四人道：“你何必这样惧怕。此时赶快命人至武三思衙门，报知此事。现在天已将亮，请他立刻上朝奏明武后，转旨刑部衙门，九门提督，一体严拿凶手，如此雷厉风行，还怕他逃脱么？这个人头，从速在后面掩埋灭迹，就说是无头的命案，在别处杀人之后，将身尸移在寺前，有意拖害，武后听见此奏，岂有不办之理？”怀义听了此言，甚有主见，随即命人赶快入城。谁知到了城内，武三思已去上朝，那人只得到黄门官处禀知此事，请他随即代奏。

此时武后退朝，赶命武三思入宫，说道：“怀义干出此事，现为狄仁杰奏明寡人。他乃先皇的老臣，而且孤家见他便有三分惧怯，这事若被他审出真情，为祸不浅。王毓书控告之事还未明白，复又闹出这命案，岂非叠床架屋，令人难救。你此时赶先到白马寺去，命他将所有的罪名移卸在净慧身上，孤家便可转圜了。”武三思本是他们一类，听说是狄仁杰承办此事，也是为怀义担心。当时领旨由后宰门出去，骑马出城，由小路飞奔白马寺而来。

下了牲口，果见山门前横着两口女人的尸骸，地甲等人在那里看守，仍有许多百姓来来往往，拥在那里观看。武三思恐人议论，当时进了山门，直向内厅而去。正见怀义与众人议论说：“命人前去，何以仍未回来？不知武后如何发落。”忽见武三思匆匆而进，正是喜出望外，忙道：“皇亲请坐。寺中闹出这项事件，如何是好？”三思笑道：“本来你们也太乐极了，日夜

的在此快活。可知有人告了师父？”怀义道：“这是何说？有谁告我？”三思正色道：“我此来正奉武后的密旨。现在王毓书在老狄辕门击鼓鸣冤，说你将他媳妇李氏骗困在里房内面，而且假传圣旨，勒令出五千两饷银。方才老狄上朝奏明武后，武后正如此这般为你掩饰，谁知黄门官又启奏说寺前杀死两人，这明是你因奸不从下这毒手。稍顷老狄便来相验。武后特命我来，命你推在净慧身上，随后方好转圜。”怀义听了此言，也是吃惊不小，忙道：“这不是冤煞人了。王毓书所控虽有此事，只因我久不进宫，故尔一时妄为。可知杀死的人，并非什么百姓，乃兴隆庵的王道婆。他与我的事件你也晓得，何忍将他杀死，这明是仇家所为。现在老狄前来，惟恐这事不能掩饰，却是如何是好？”武三思道：“横竖有武后作主，尚无大碍，但不可与他硬办。从前我与张昌宗尚吃他大苦，何况你是出家之人，虽有这私情在内，可知外面说不上口。我还不能在此久坐，设若他来，两下对面，反为不美。他来后怎么样，赶快命人到我那里送信，好进宫复奏。这个地方也不能久坐，他进来径在前殿上请他起坐，免得露形迹。”说着，匆匆起身而去。就出了山门，正望小路上走来。

谁知前面鸣锣开道，纷纷而来，许多百姓齐声嚷开，说道：“巡抚狄仁杰大人来了，稍顷便要相验。”武三思见狄公已来，只好站立一旁，挤在人群里面。谁想狄公在轿内早经看见，心下骂道：“这厮前来，必有什么密旨传教怀义。我且将他拘在此地，令他亲眼目睹，方无更变。”随即命人住轿，走出轿来，高声喊道：“武大人在此何干？莫非怕下官徇情，相验不实，从旁监视么？”武三思被他喊了两声，彼此转不过脸来，只得上前答道：“下官因有己事下乡，路过此地，特来一瞧。大人乃清正之官，何敢生疑？大人且请办公，下官即告退了。”狄公见他如此，心下笑道：“你也太乖巧了。既来，如何能去？”忙道：“下官正恐一人照应不到，欲请一位亲信大人同办此事。既然大人在此，且请一刻同为查验，稍缓何妨。”武三思心下正是着急，明知他是有意缠缚，忙道：“大人乃奉旨而来，下官未奉主命，何敢越分行事？”狄公正色道：“汝未奉命办此案件，难道私下至此，便行得么？此乃案情重大之事，你此时前来，非通消息而何？食君之禄，理合报君之恩，为何徇私废公，不办国家之事。今日虽未奉旨，且越分一次，所有罪名，老夫奏知圣上，自请处分便了。若不在此同办这案，便是汝有意欺君。”武三思被他抢白了一顿，只是回答不来，只得道：“下官怎敢如此，奉陪大人便了。”

当时两人一齐进了山门，早有人通信告知怀义，怀义平时妄自尊大，任凭你何人也不出来迎接，此时有亏心的事件，加是狄公清正刚直，无人不知，早已心中惧怕，迎接出来，在大殿前侍立。见了狄公，待行礼已毕，邀入前厅共坐下，怀义也就入座。狄公当时喝道：“汝是何人，竟敢与钦差对坐。即此一端，可知目无法纪。平日因汝是敕建的主持，稍为宽待，胆敢将良家妇女骗困在寺中。本院奉旨查办，汝便是为首的钦犯，还不向我跪下，从实供来。王毓书媳妇现在何处？山门外两人汝何时所杀？”这番话早将怀义吓得满身乱战，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却说怀义见狄公说了一番言语，吓得浑身乱抖，乃道：“僧人奉旨命在此主持，何得谓之钦犯？王毓书媳妇是谁骗来，大人何能听一面之词，以为信讞。”武三思在旁道：“大人且待相验之后，再为审讯。此时未分皂白，也不能命御赐僧人便尔下跪。”狄公道：“不然。王毓书也是个进士，断无不顾羞耻捏控于他人之理。以命案看来，在他寺前，无论他是谋与否，杀人之时未有不呼救之理。他既为寺中主持，为何闻声不救？照此论来，也不能置身事外。而况王毓书所控，又是被告，临案质讯也须下跪。本院又是奉旨的钦差，他虽是敕赐的主持，乃敕赐他在这寺中修行，非敕赐他在此犯法。若以‘敕赐’两字，便为护符，难道他杀人也不治罪么？可知王毓书之事，阖境皆知，若不严审明白，设若激成民变，大人可担当得住？”这番话把武三思说得不敢开口。狄公又向怀义大喝道：“汝这奸僧所作所为，本院久经知悉。今日奉旨前来，还想恃宠不跪么？若再有违，本院便将万岁牌请来，用刑处治。”怀义见此武三思已为他抢白得口不能言，只得双膝跪下。狄公道：“汝犯何罪，谅也难逃，且将大概说来。这两口尸骸，是谁家妇女？为何因奸不从，将他杀死。”怀义忙道：“这事僧人实是冤屈。若谓我见死不救，这个寺院不下有二三十进房屋，山门口之事，里面焉能听见？此事显是看山门的僧人净慧所为。自从僧人奉旨主持，便命他在山门前看守，平日挟仇怀恨，已非一朝一夕。近闻他奸骗妇女，在山门前胡行，僧人恐所闻不确，每日晚间方自去探访。谁知昨夜三更，便闹出此事。只求大人将他传来，问明此事。”狄公道：“汝既知有此事，为何不早为奏明，将他驱逐出寺。可见是汝朋比为奸，事前同谋，事后推卸在他身上。本院且待相验之后，再向汝询问。”说着起身与三思同出了山门。

早见件役书差在那里伺候，当时升了公座，佯作如法验毕，唱报是刀伤身死，填明尸格。复又进入庙中，狄公命将净慧带来。净慧到了庙前，早已跪了下去。狄公喝道：“汝这狗秃，圣上命汝看守山门，乃是慎重出入之意，汝何故挟仇怀恨，胆大妄为，做出这不法之事。此两人是谁家妇女，因何起意将他害杀？”净慧本受了乔泰的意旨，乃道：“大人明见。僧人自从入庙，皆是小心谨慎，从不敢越礼而行。昨日三鼓时分，山门尚未关闭，当时出去小解，忽见此死尸，明是仇人所为，求大人明察。”狄公当时怒道：“汝这狗秃，还说不关己事，为何半夜三更尚不关门？此言便有破绽，还不从实招来。”净慧道：“这事仍不关我事，求大人追问怀义。”狄公道：“怀义，你听见么？庵观寺院乃洁静地方，理合下昼将山门关闭，何故夜静更深，听其出入？”怀义听了此言，深恐净慧说出真情，连忙道：“净师父你不可混说。现在狄大人同武皇亲同在此间，乃是奉旨而来，你可知道么？你管的山门不自关闭，为何推在我身上？”狄公知他递话与他，说武三思由宫中出来，叫他先行任过的道理，连忙喝道：“净慧，你是招与不招？若再不说，本院定用严刑。”净慧道：“大人明见。这事虽僧人尽知，却不敢自行说出，所有的缘故，全在前面厅口，请大人追查便知。”狄公听了此言，向着武三思道：“本院还不知他有许多暗室，既然净慧如此说法，且同大人前去查明。”

阖（hé，音何）——全。

朋比为奸——相互勾结干坏事。

说着便命马荣、乔泰并众差役一齐前去。此时武三思心下着急，乃道：“里面是圣上进香之所，若不奏明，何能擅自入内，这事还望大人三思。”狄公冷笑道：“贵皇亲不言，下官岂不知道。可知历来寺院，皆有驾临之地，设若他在内谋为不轨，不去追查，何能水落石出？此事本院情甘任罪，此时不查，尚待何时？”武三思道：“既然大人立意要行，也不能凭净慧一面之词扰乱禁地。设若无什么破绽，那时如何？”狄公道，“既皇亲如此认真，先命净慧具了甘结，再行追究。”

当时书差将结写好，命净慧书押已毕，随即穿过大殿，由月洞门抽铃进去。净慧本是寺内的僧人，岂不知道他暗室？况平时为怀义挟制，正是怀恨万分，此时难得有此干系，拼作性命不要，与他作这对头。当时将月洞门抽开，怀义已吓得魂不附体，心下想道：“若能他陷入坑内，送了性命，那时死无对证，武后也不能将我治死。”谁知马荣早已知道这暗门，先命净慧进去，自己与众人站在竹林里面。只见净慧将门槛一碰，铃声响亮，早将两扇石门开下。向外面喊道：“皇亲大人，此便是怀义不法的所在，现在李氏还在里面痛哭呢。”狄公凝神，果然一派哭声隐隐由地窖内送出。随向武三思道：“贵皇亲曾听见么？若因禁地不来，岂不令妇女冤沉海底。”武三思直急得无言可答。只见狄公向怀义怒道：“你这贼秃竟敢如此不法，且引我等入内，究竟里面有多少暗室，骗人家多少妇女？”怀义欲想不去，早被马荣揪着左手，向前拖来，此时身不由己，只得同马荣在前引路，由坡台而下。

狄公入了地窖，但见下面如房屋一般，也是一间一间的排列在四面。所有陈设物件，无不精美。狄公道：“清静道场变作个污秽世界了。李氏现在在那间房内，还不为我指出。”怀义到了此时，也是无可隐瞒，只得指着第二间屋内说道：“这便是他的所在。”当时狄公命马荣同净慧将门开了，果见里面一个极美的女子，年约二十以外，真乃是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见有男子进来，当时骂道：“你这混帐种子，又前来何事？我终久拼作一死，与怀义这贼秃到阎罗殿前算帐。”马荣道：“娘子你错认人了，我等奉狄大人之命，前来追查这事。只因王毓书在巡抚衙门控告说，怀义假传圣旨骗奸娘子，因此狄大人奏明圣上，前来查办。此时钦差在此。赶快随我出来。”李氏听了此言，真是喜出望外，忙道：“狄青天来了么？今日我死得清白了。”说着放声大哭，走出房来。抬头见两位顶冠束带的大臣，也不知谁是狄公，随即倒身下拜道：“小妇人王李氏，为怀义这奸僧假传圣旨，骗我爹爹命合家人庙烧香，将奴家骗入此间，强行苦逼。虽然抗拒，未得成奸，小妇人遭此羞辱，也无颜回去见父母翁姑。今日大人前来，正奴家清白之日，一死不足惜，留得好名声。”说罢，对定那根铁柱子拼命的碰去，早把狄公吃了一惊。赶命马荣前去救护，谁知又是一下，脑浆并裂，一命呜呼。把个武三思同怀义，直吓得浑身的抖战。狄公也是叹息不已，向着武三思道：“此是贵皇亲亲眼所睹，切勿以人命为儿戏。”当时命差役将怀义锁起，然后各处又查了一番。所有那里变童、顽仆以及四个大盗，早由地道内逃走个干净。

狄公查了一会，明知前去还有房屋，因碍于武后的国体，不便深追。正要出来，忽见坡台下许多鲜血，随向怀义喝道：“汝这没王法的秃贼，奸盗邪淫，杀人放火，这八字皆为你做尽了。现有形迹在此，还想那里抵赖？人是汝所杀，首级弃在何处？”怀义急道：“此事僧人实系不知，现已自知犯

法，但求大人开一线之恩，俯念敕赐的寺院，免予深追。僧人从此改过，决不再犯。”狄公那里容他置辩，随命人先将怀义同净慧一齐带回衙署，自己与武三思回转城来。所有寺内僧众全行驱入偏殿，将月洞门各处发封。

到了辕门，先传巡捕将王毓书带来，向他说道：“汝所控的原告本院现已带来，定然依刑严办便了，但是汝媳妇节烈可嘉，自裁而死。汝且赶速回去，自行收殓，明日午堂前来听审。”王毓书听了此言，不禁放声大哭道：“可怜我媳妇，硬为这奸僧逼死，若非青天追究水落石出，岂不冤沉海底。”当时叩头不止，起身退出。此时王家庄早已得信，毓书的儿子已在辕门等候，父子抱头大哭。当时回家备了棺木，连夜又来辕请起标封，次日一早，大殓已毕，抬回庄上不表。

且说狄公将武三思困在衙门，当时命人摆了酒饭，与武三思吃毕。然后说道：“下官既将怀义带回，又是彰明实据之事，非得先审一堂，问实口供，明日奏明圣上不可。”武三思此时恨不能立刻出衙，好往宫中送信，无奈被他圈住，不得脱身，心下甚是着急。现又见他要审，格外着忙道：“大人虽是为民伸冤，可知他乃御赐的主持，若过于认真，恐圣上面上稍有关碍，还望大人三思。”狄公道：“有圣明之君，始有刚正之臣。下官今日追究此事，正是为国家驱除奸恶，贵皇亲所言也只看了一面。”当时命人在大堂伺候。顷刻间，书差皂役排立两班。狄公犹恐怀义刁滑，当时又将万岁牌位供在大堂，然后升堂公座，传命将净慧带来。两边威武一声，早将净慧带至堂上。狄公问道：“汝且将怀义的事悉数供来，好在这堂上对质。”净慧道：“僧人本在这寺内主持，自从看这山门，凡里面的细情虽不知悉，至他奸淫妇女，却日有所闻。久已思想前来控告，终因他势力浩大，若是不准，反送了自己的性命。现在大人既究出这根底，其余之事已自包罗在内。唯山门前这两口尸骸，没有事主，求大人将怀义带来，交出人头，好收棺掩埋。如此惨暴寺前，实于佛地有碍。”狄公听罢，明知他隐藏武后的事件，不敢直说，当时也不过问，但提出怀义对质。巡捕答应一声，将奸僧带到。狄公喝道：“汝这秃厮，胆敢在寺内立而不跪。若非本院寻出这暗室，随后更是目无王法了。现在当今牌位供奉于此，汝且跪下从实供来，究竟那两颗首级，藏置何处？”怀义道：“这事僧人实不知情，总求大人开恩，追问净慧。昨夜是他开门小解，叫喊起来，方才知。当时便没有人头了，这是他亲口所说。”净慧道：“昨夜你们哄闹出来，我方才开门而去。彼时你等众人怎么说杀人了，人头滚到地窖去了。安知你们不将人杀过，故意哄闹出来。不然为何说人头呢？”狄公听罢，将惊堂一拍，喝道：“你这秃囚，至此还敢抵赖。可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汝是个僧人。难道本院不能用刑审问？左右，先将他重打六十，然后再问他口供。”你道狄公是命马荣将王道婆杀死，除了兴隆庵之患，为何反有意在怀义身上拷问，岂不是狄公冤人么，殊不知，狄公除恶正是务尽的意思。若不将道婆杀死，虽然搜寻出这事，王道婆定要出入宫门，暗通消息，将怀义救了出去。而且兴隆庵又是武则天出家之所，若再如白马寺这样严办，于武后面上万下不去。因此暗中除了此恶，随后再办那三十四房的尼姑。现在令怀义招供也是恐武后赦罪，故意将此事推到在他身上，好令武后转不过口来。有这几件道理，所以命人拷打。不知怀义肯招与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却说狄公见怀义不肯招认，命人重打六十大板。当时威武一声，拖了下去，顷刻间五叱喝六，将六十板打毕。可怜怀义虽是个僧人，自从到白马寺以来，为武后朝亲夕爱，任的高房大厦，吃的珍肴百味，与王公大臣一般，十数年来，皆是居移气、养移体的，那里受过这样苦恼。此时受打之后，早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叫声不止。狄公命人将他拖起，仍到公案跪下，喝道：“汝这狗头，妄自尊大，那里将国法摆在心上。一味的奸盗邪淫，无恶不作。除了本院，谁还敢同你如此。你究竟招与不招？不然，本院使用大刑夹起。”此时怀义也是无法，忙道：“大人乃堂堂大臣，何故有意刻薄，苛责僧人。大人欲我招供不难，先将我‘敕赐白马寺主持’这几个字奏销，那时再想我认供。你说我目无法纪，我看你也目无君上呢。皇上御封的僧人，擅敢用刑拷问。今日受汝摆布，明日金殿上再与汝谈论。”狄公听了此言，那里忍耐得住，大声喝道：“汝这派胡言，前来吓谁？可知本院执法无私，欲想依阿权贵，坏那国家的法纪，也非本院的秉性。汝既是御赐的主持，知法犯法理合加等问罪，本院情愿领受那擅专的罪名，定欲将汝拷问。”

当时把惊堂连拍了数下，命左右取夹棍伺候。马荣、乔泰知道狄公的性情，随即连声答应，扑咚一声，摔了下来。武三思连忙说道：“怀义之罪，固不可恕，且求大人宽恕一日，俟明日奏明圣上，再行拷问。”狄公怒道：“贵皇亲也是朝廷命官，本院办这案件情真事确，尚有何赖？这秃僧胆敢挺撞大臣，种种不法，该当何罪？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本院已将这万岁牌供奉在上面，今日审问，正是为国家办事。若有罪名，本院一人承担。”说着，连连命人将他夹起。下面众役见狄公动了真怒，赶着上来数人，将怀义拉下，脱去僧鞋，将两腿放入圆眼里面，一声吆喝，将绳索一收，只见怀义喊叫连天，大呼没命。狄公冷笑道：“你平时不知王法，且令受的苦楚，以后方不敢为非。”随命再行收紧。下面又一声威武，绳子一收，只听怀义“哎哟”两声，昏了过去。众差役赶着止刑，上来回报。狄公命人将他扶起，用火酸醋缓缓抽醒。众人如法炮制，未有顿饭工夫，忽听怀义大叫一声：“痛煞我也”，方才醒转过来。

狄公命人扶着怀义，在当堂两边走了数趟。此时怀义已痛入骨髓，只是哼声不止。狄公命人推跪在案前，喝道：“这刑具谅汝还可勉强挨受，若再不招，本院使用极刑了。”怀义听了此言，不禁哭道：“求大人再勿用刑，僧人情愿招了。两颗人头现埋在竹林墙根底下，此人乃兴隆庵两个道婆，不知为何人杀死在寺前，致将两颗首级送在暗室外面。僧人昨夜开门，忽然一个人头滚入地窖，已是诧异万分，谁知外边地窖也有一个人头。再命人提起一看，方知是王道婆同庵中使用的那个女子，因此叫喊起来。此乃实情，全无一言虚言，求大人再为探访。僧人这苦刑实受不下去了。”狄公道：“只要有了首级，便是实在的形迹，谁教你埋在下面？”当时命招房录了口供，令他在下面画押已毕，仍交巡捕看管，然后退堂。到了里面，向着武三思道：“方才供认之事，非本院一人私行，有贵皇亲自在听见，明日早朝，还要请大人一同面圣。”当时三思满口应允。见他审问已毕，随即告辞出了辕门。已是天色将晚，当时并不回府，直由后宰门到了宫内。虽说天色夜晚，所幸那些太监无不认得三思，每每的穿宫入户，这时到了武则天宫中。

却巧张昌宗为则天洗足，只听则天问道：“你两人自入宫来，你封为东

宫，薛敖曹封为西宫，如意君每日无忧无虑，在此快乐。可怜怀义是孤家的旧交，许多时日未曾亲近。今日上朝，为狄仁杰奏他一本，说有进士王毓书控告怀义将他媳妇骗入庙中，意在强行，死活存亡不知如何。狄仁杰奏知，寡人委他亲自入寺搜查。你看那个人的性情甚是刚直，若去查出破绽，狄仁杰非别人可比，一点不看情面，此去唯恐他总要吃苦。孤家已命武三思前去报信，不知何故，此时尚未回来。”三思在外听见，忙道：“姑母不必过虑，臣儿已回来了。”当时便将在山门前如何会遇狄公，如何为他圈困在寺内，以及搜出暗室，李氏寻死，怀义带回辕门，用刑拷问，前前后后的说了一遍。武则天听毕，吃了一惊，忙道：“怀义那种雪白如玉的皮肉，焉能受这重刑。设若将他拷死，如何是好？狄仁杰又不比他人，明日早朝，定有一番辩论，令孤家如何处治？”武三思道：“现有一法在此。王道婆被人杀死，此案未有凶手，怀义亦未认供。明日圣上说他二人各执一是，难以定讞，着交刑部问讯。刑部大堂乃是武承业管理，他是臣儿的兄弟，又是圣上侄儿，岂有不偏护怀义之理？”张昌宗在旁奏道：“这老狄在朝中，终不是好。不但与我们作对，专与圣上怒言怒色。诸如怀义这事，明知是朝廷敕赐的地方，他偏要追寻出暗室。似此办理，国体岂不有亏？陛下说他是刚直，在我等看来，明是瞧不起陛下，故意如此。若不将他革职退朝，我等诸人何能久在宫内？陛下隆恩，万分亲爱，奈他只是不容，岂不令陛下日后冷清，无人在宫中陪伴？”武则天道：“汝等所言，朕岂不知。只因狄仁杰乃先皇旧臣，平日又无过处，何能轻易革职？而且，你我在此尽是私情，他办的乃是公事，何能因私废公？且待明日上朝，再行定夺。”

不说众人在官中私议，单言狄公当晚退堂之后，随至书房，写了一道极长极细的表章，将怀义的恶迹，全叙在上面，预备早朝奏驾。灯下写毕，次日五鼓来至朝房，却巧景阳钟响，当时入朝，匍匐金阶。山呼已毕，狄公出班奏道：“臣狄仁杰，昨日奉旨查办白马寺案件，所有恶迹诛不胜诛。当在暗室里面，将王毓书媳妇搜出。该妇节烈可嘉，触柱而死。山门前两口尸骸，也是怀义所杀，首级被他埋藏在地窖里面。此两案皆臣与武三思两人亲眼所睹，又有净慧僧人为证。似此奸僧，显干王法，动以敕赐的主持特为护符，将天理国法全行不惧，岂不有坏国体，有污佛地，百姓遭其奸害。臣于昨日回辕之时，升堂讯问，胆敢恶言挺撞，有辱大臣。比时因他不吐实供，以故将他重打六十大板。此虽臣擅责御僧，却是为国体之故，依法处治。强逼一妇，杀害两人，又是御赐的僧人，知法犯法，理合凌迟处死，今特奏明圣上，请旨发落。”武后听毕，将他奏折细看了一遍，乃道：“卿家所奏，固是实情，理合将他同罪。但阅原奏，怀义虽将人头掩埋，并非是他所杀，这事恐尚有别情，何能遂行定讞？”武三思也出班奏道：“昨日臣在狄仁杰衙门，也恐此事另有别故。只因狄仁杰立意独行，他乃奉旨的大臣，故不敢过问。但恐怀义为仇家所害。”狄仁杰听了此言，忙道：“姑作这两人非他所杀，人头何以在他地窖里面？白马寺乃清净地方，何故造这地窖暗室？显见平日无恶不作。即以王毓书媳妇而论，这事乃武大人亲眼所睹，强逼良家妇女，该当何罪，而况此妇又尽节而死，就此而言，也该斩首。岂得因他所供不清，便尔宽恕，于国体何在？于法律又何在？从来国家大患，皆汝等这班党类怙恶欺君，遂至酿成大祸。今日不将怀义斩首，恐王家庄那许多百姓激成大变，

臣实担忧不起，且请陛下三思。”武三思直不开口，等他言毕，乃言道：“狄大人你虽痛恨这怀义，在我看来，说他骗困李氏有之，若说强逼，他又未尝成奸。是李氏自己触柱而死，于怀义何涉？”狄公听了此言，愈加怒道：“汝这欺君附恶的狗头，李氏不为他强逼，为何自己寻死，他死正为的怀义罗咄。此事不依例论斩，且请圣上将国法注销，免得徒有虚文。罪轻者无辜受杀，罪重者反逃法外，何能令百姓心服？”武则天见他二人争辩不已，乃道：“此乃案情重大之事，两人各执一见，寡人疑难偏信。且将怀义交刑部审讯，问实口供，再行论罪。”狄公还要再奏，武则天早卷帘退朝。

狄公闷闷不已，出了朝堂，高声骂道：“武三思，汝这狗头，护庇奸僧，如此妄奏。你仗着武承业是你兄弟，将此案驳轻，可知法律具在，那怕他有心袒护，本院也要在金殿申奏。”武三思只是淡笑不言，各自回去。狄公到了辕门，早有刑部差役前来提人。当时狄公又大骂不止，只得命巡捕将怀义交去，一人进了书房。心下想道：“不将武承业这狗头痛辱一番，也不能将怀义除去。今日武承业必不讯问，准是将他送入宫中，哭诉武后。若不如此如此，何以除这班奸党。”却巧王毓书来辕探信，听说怀义为武承业要去，不禁大哭不止，说道：“血海的冤仇，不能报复了。”当时便在堂痛不欲生，恨不能立刻寻个自尽。狄公在里面听见，命马荣如此这般对王毓书说了，叫他赶快回去。马荣依命出来，将王毓书拉在旁，将方才的话说了一遍。毓书自是感激不尽，遵命而去。这里狄公换了便服，带了马荣、乔泰以及亲信的差役，来至刑部衙门左近，等候动静。

约至午后，忽然一乘大轿由衙门抬出，如飞似的向东而去，马荣远远看见，赶着上前喊道：“汝这轿内抬的何人，也不是上杀场去，这样飞跑，将我肩头碰伤，如何说项？”那人认不得马荣，大声骂道：“你这厮也没有神魂，访访再来胡缠。俺们在刑部当差，抬的是皇亲国戚，莫说未曾碰你，便将你这厮打死，看有谁出头敢说个闹字！你这厮敢来阻挡，这轿内乃是武皇亲的夫人，现在武后召见，立刻进宫，若是误了时刻，你这狗头莫想牢固。爷爷今日积德，不与你作对，为我赶快滚去罢。”马荣听了此言，心下实佩服狄公，当时怒道：“你这厮用大话吓谁？我也不是没来历的，你说抬的武皇亲的夫人，我还说你是抬的钦犯呢。莫要走，现在巡抚衙门来了许多百姓，闹得不了，说武承业卖法，将怀义放走。我们大人还说不信，特地命我前夺探信，究竟刑部可曾审讯。那知你们通同作弊，竟将怀义抬走。我等且看一看，若果是他的夫人，情甘任罪。若是怀义，此乃重大的钦犯，为何将他释放？且带回抚院，请狄大人定夺。”说着，走上来便掀轿帘。那轿夫听了此言，吓得魂下附体，赶紧前来阻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却说马荣正要掀那轿帘，那几个轿夫听了此言，赶着喝道：“你这人也没有胆量，皇亲国戚汝等可乱看的么？莫要动手。你冒充抚院的差人，先将你打个半死。”马荣哪里睬他，见他来阻止，随即高声喝道：“你们众人前来，这轿内明是怀义。”此时乔泰、陶干以及书差皂役全围裹上来。狄公也就上前喝道：“汝这四人受谁指使？里面究是何人？本院的声名，汝等也该知道，且从实说来。”四人见是狄大人亲自前来，这一吓魂不附体，也不答应，赶着转身便想逃走。早有差役并陶干等人，每人上前揪住一个，马荣把轿帘掀起一看，正是怀义。随即命人将原轿抬起，回转衙门。狄公随即来至辕门，升堂审讯。

此时王毓书早带了许多百姓，在衙门哄闹，说：“怀义如此不法，小民受害不甘。若今日不将他斩首，我等拼死在此处，看巡抚大人如何发落。不然我等便到午门去了。”当时正闹个不了，忽见狄公回来。许多人揪着轿夫，抬了一乘轿子，在大堂坐下。命人先将轿夫提案，陶干一声答应，早将四人在案前跪下。狄公喝道：“汝四人好大胆量，敢在刑部衙门去劫钦犯。左右，先将他们重责壹百，然后斩首示众。”轿夫一听，无不魂飞天外，连忙在下面叩头不止，道：“此事非小人之意，大人若将小人等治死，小人皆有老小，那就活活饿死了。此皆刑部武皇亲命我等将怀义抬出，送入宫内。若半途有人询问，便说是他的夫人，因此小人方敢如此。现在大人欲将小人们治死，岂不冤煞。”狄公道：“胡说，武皇亲乃是朝廷的大臣，奉旨承办此案，未经审讯，何故将他送入宫中？这明是汝等不法。”那些百姓听了此言，无不齐声说道：“世上有如此坏官，一味偏看情面，不照顾百姓，我们也是民不聊生，不如到刑部将武承业揪出打死，拼作死罪。”说着，一哄而去，皆到了刑部衙门。

此时武承业正命人将怀义送进宫中，预备哭诉武则天，商议个善策，将这事完结去了。好一会，直不见原人回来，忽听门外如鼎沸相似，无限人声蜂拥而来。正是诧异，命人出去探问，早见外面有人来报道：“现在许多百姓将大堂挤满，说大人将怀义放去，半路为百姓拦阻，逼令狄大人带了回去。说大人徇私卖法，不将怀义治罪，他们便要哄堂，到宅门内来与大人讲论。”武承业听了惊道：“我将怀义送入宫中，正是想他躲藏，请武后传旨释放，那怕狄仁杰再为认真，也便无事。谁知又为众百姓知道，现在带至抚院衙门吃苦。明日老狄定与我有一番纠缠，这事如何是好？”正说之间，忽听喧嚷一声，早将暖阁门挤倒。只听百姓喊道：“他是刑部，理该为民伸冤，何故私放怀义？他既徇得私，我等便打得他，横竖民不聊生，打出祸来，拼得将我们众百姓杀尽了，好让和尚为皇帝。”说着已进来四五十人，见了承业，齐声叫抓住。承业见动了众怒，不敢出去禁止，正要由旁边逃走，早为一人抓住。接着上来五六人，你打一拳，他踢一脚，早把武承业打得头青眼肿。承业深恐送了性命，只在地下求道：“诸位百姓，我将怀义重办便了。你们怎说怎好，千万不能再打。”内中有几个做好的做歹的人说道：“你们权且住手，等我问他说话。”众人道：“还同他说什么？他不顾我们百姓，百姓要这狗官何用！”武承业忙道：“这位百姓要说何话，我武承业总遵命何如？”那人复又将众人止住，道：“你既为朝廷大臣，昨日白马寺的暗室，以及李氏碰死，皆是你哥哥亲眼所睹，你也不是狼心狗肺，何故因一个和尚如此在

法？今日要想活命，除非你命人将狄大人请来，在此共同审讯，定成死罪。所有白马寺的暗室，一概折毁，我众人等便随时散去。若非如此，我等逃不了殴辱大臣的死罪，你也休想活命。”武承业见人众滔滔，不敢答应，忙道：“我随汝等所言，立刻请狄大人去。”随即命人拿帖子到巡抚衙门，一面命人到各衙门送信，以便带兵前来。将这干人驱逐，为首的治成死罪。那些众家丁领命出来，分头而去。

先说狄公见众百姓到了刑部，当时也就退堂，仍将怀义交巡捕看管。四个轿夫录了口供，交差役带去，自己在书房静候。过了一会，忽见巡捕带进一人。到了书房取出一个帖子，向着狄公道：“刑部武大人特命差官请大人赶速前去。现在百姓哄堂，万不得了，若再不去，便有大祸。”狄公故意说道：“此乃武皇亲自不小心，干犯众怒，我现已为他受累。自从圣上将怀义交他审讯，此事已不干我事。忽然百姓闹至辕门，说武皇亲徇私枉法，把怀义释放，逼令我捉获。本院恐激成民变，只得同他前去，遥想断无此事。谁知走到半途，百姓已将轿子掀开，将怀义拖出，彼时面面相觑，只得将人带回，虚问一堂。谁知轿夫说明真情，乃是武皇亲将他释放，所以动了众怒，到刑部衙门而去。此时来请本院，本院何能前去？又未奉旨会审。若皇亲不能制度百姓，反说本院有意把持，越俎行事，此欺君之罪如何能当！”那个差官见狄公不肯前去，赶着说道：“此是武大人亲命来请，现有名帖在此，岂能致累大人？务求大人前去一趟，不然百姓闹出祸来，在京皆遭其累。”狄公道：“本院未曾奉旨，万不能去。汝何不到武三思大人那里去报信，请他前去排解。不然便将怀义请你带去，看百姓如何说项。”那个差官何敢答应将怀义带回，岂不为众人打死？只得退了出来，飞奔回衙。

早见合城官员，带着许多兵丁，拥在门口，随即分开众人，挤入里面，只见百姓高声喊道：“武承业，你这狗头，还调兵来恐吓我们。”说着，许多人上前，将武承业举起，向外说道：“汝等若进这门来，便将他请你开刀。”众官员见了如此，那个还敢动手？连忙说道：“汝等权且放下，命兵丁退出便了。”武承业已吓得尿滚屁流，满口喊道：“请位大人不必进来，且等狄大人来发落。”正是扰乱一堆，那个差官只得说道：“狄大人不肯前来，说此事不关己事，又未奉旨，不能越俎而谋。现在已经为大人受累，说为众百姓在辕门争闹，并拟将怀义送来，仍听大人审讯。”武承业还未开言，只见许多百姓说道：“巡抚大人也如此偏护，他如送来，一齐将他治死。”说着，复又争闹不已。武承业赶忙喊道：“此乃他不肯前来，非关下官之事。诸位百姓便将下官治死，也无好处，何不仍到巡抚衙门去，向怀义理论？”众人骂道：“汝这奸贼，倒会推诿。狄大人不来，乃是怕你谎奏朝廷。此时这许多官员在此，为何不令他们前去同请，用这些兵丁来吓我何事。若再下去，我等爽性不畏王法了。”说着，两人将武承业倒举起来，头朝下脚朝上，如同摔流星一般，摔来摔去，把个武承业摔得头晕眼花，如猪喊相似，只是乱叫。众官见了如此，真是进退两难，欲想上前阻止，反怕送了性命，若待不去，又见承业乱叫。适武三思此时已来，只得高声叫道：“我与众大人一同前去，汝等可勿动手。”众人道：“限你三刻，不来便摔。”说罢，咕咚一声摔于地下。武三思只得领着众人，飞奔而去。

到了巡抚衙门，也等不及巡捕通报，直至书房而来。狄公见众人到此，知是仍为怀义的事件，不等武三思开口，忙道：“这事叫下官怎处？众怒难犯。许多百姓来辕门哄闹，设若激出大变，下官怎担任得住？令弟乃承审大

臣，为何又将怀义释放？四名轿夫异口同声，皆说刑部大人的指使，不是下官虚张声势，怀义几为众百姓治死。现在贵皇亲前来，下官可卸这承任。好者是圣上命令弟承审，将人犯请贵皇亲带去，免得百姓又来此地乱闹。”武三思见狄公用这封门的言语，忙道：“大人乃先皇的老臣，久已为小民信服，现在舍弟命在顷刻，务请大人前去一趟，先将怀义的罪名定下，好让众人散去。随后若开活怀义，再为什议。此时且看一殿之臣的情面，免得酿成大祸。”狄公连忙言道：“贵皇亲岂不杀害老夫。令弟审讯，乃是奉旨而行，老夫前去乃是越分。设若圣上说我多事，那欺君专擅的罪名也还了得！贵皇亲尚要原谅，此事万不能行。”武三思道：“大人此去，救我兄弟之命，圣上知道正要加恩，岂有问罪之理？”狄公道：“但凭诸公言语，老夫不敢遵命。可知人心总难问，现为此事已受累不浅，设事后奸臣妄奏一本，说我唆令百姓大闹法堂，将怀义抢回，那时圣怒之下，如何辨别？岂不反送了性命。诸位如果要下官前去，且请在此立一凭单，将武承业如何私自放怀义，为众百姓哄闹法堂，以致来请的话，写成凭单，各位签字在上面，老夫或可前往。不然，事不关己，何必多管。”武三思明知狄公有心推辞，只得依他。匆匆忙忙的写毕，许多官员皆是武氏的奸党，全行执押在上面，然后狄公同众人乘轿来至刑部。

百姓正在那里说：“武三思未曾去请，大约也躲避去了，不然此时也该来了。他把我们作叛民看待，用兵来挟制我等，便摔得他。”说罢，一齐呐喊，如潮水涌来的一般，顷刻又把武承业头朝下脚朝上，当流星摔来。狄公赶着上前，抢到里面，高声说道：“汝等在此，还是要为王李氏伸冤，还是趁此作乱？”众人见狄公前来，齐声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人没有身家性命，何敢作乱？只因平日为这般奸党虐害生民，奸淫妇女，已是民不聊生，昨日王毓书媳妇在白马寺自尽，乃是大人同武三思搜查，彰明较著，罪无可逃。为何不将他问罪，反交在刑部里来，被这狗官将他私放。不是我等闻风前来，岂不又幸逃法网。如此发落，百姓焉得安处？此时既大人前来，只求将王李氏冤枉伸雪，怀义治罪，我等情愿认大闹公堂之罪。若不这样，断难散去。”狄公道：“本院既到此地，汝等尚有何虑。立刻去提怀义，汝等且将武皇亲放下，方成体统。似此哄乱在一处，还有什么上下？”百姓道：“此地万不能审讯怀义。到了此间，我等不能时时看守，若他夜间仍然放去，至何处与他要人？若要审问，仍到巡抚衙门去，方才妥实。”狄公听了此言，故意说道：“汝等那里如此横暴。武大人乃奉旨的钦差，岂能到巡抚院内审问？如此次再行私放，汝等皆向本院要人便了。”随向武承业道：“贵皇亲，今日下官前来，可知要将怀义的罪名拟定，不然，下官也承任不起。”武承业此时只想众人走散，无不满口应允，说：“大人为下官做主，无论如何，一同奏知圣上便了。”当时百姓听他如此说定，方将他放下。狄公命人去提怀义，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却说狄公命人回辕去提怀义，顷刻之间，人已提到。狄公命武承业公服升堂，自己坐在一旁听他审讯。承业道：“众百姓请大人前来，本望从公拟罪，此时大人何以一言不发？”狄公笑道：“怀义之罪，例有明条。贵皇亲也非不知法律之人，他所犯何罪，依何律处治，百姓尚有何言？下官此来，不过替大人解和，何敢越俎审问？”武承业此时逼得前后为难，若不审讯，堂下这许多百姓断不答应。一经定了罪名，怀义便无生路了。想来想去，实在为难，谁知他还未开口，众百姓早将怀义纳跪下来，向上面说道：“狄大人如不定罪，我等又要动手了。”狄公复又向武承业道：“皇亲呀，事已到临头了，若再存私袒护，下官便不好在此。圣上命你承审，为何此时还不开言？”武承业恐又干众怒，只得向怀义问道：“那两人究竟是为汝所杀。可知下官为汝之事，也是情非得已，乃汝亲眼所见。现在实逼处此，权且供来，你可明白么？”狄公听了此言，心下骂道：“这个奸贼，几乎送了性命，现在又递话与怀义。打量我不知你心下的话，教他权且认供，将此时挨了过去，便可哭诉武后，赦他的重罪，岂不是梦想！你是乖的，拼作吃苦，直不审问，百姓当真不知王法，将汝治死么？你既害怕，只要说定罪名，那怕你再倚仗武后，欲想更改，也是登天向日之难。”只见怀义见武承业如此说法，知不说也不得过去，当时只得供道：“所杀两人，乃是兴隆庵的道婆，平日时常入寺四下搜寻，恐他将暗室看破，走露风声，因此起这不良之心。昨夜在半路等候，却巧他路过此路，将他杀死。又恐日后追寻凶手，因此将人头带入寺中，埋于竹林墙角下面灭迹。不料为狄大人看出破绽，致尔败露。以上所供，悉是实话，求大人从宽发落。僧人自知有罪，总求俯念是敕建的地方，免致有伤国体。”武承业听毕，问狄公道：“例载挟仇杀害、本身拟抵，怀义杀毙二人，罪加一等。加以王李氏受逼身死，此乃凌迟的重罪。惟念他是敕封的主持，恐于圣上情面有关，权且拟一斩监候罪名，嗣后入秋，再为施刑。此时权行收入天牢，在大人意下如何？”狄公道：“贵皇亲所拟的当之至。但怀义虽然供认，却未画供，贵皇亲拟定罪名，且未立案，何能成为定讞？且命书差录供，使怀义模印，那时下官便可命众百姓退散。”武承业听毕，心下恨道：“老狄，你也太狠了，定欲做得无可挽回，将怀义置之死地，这是何苦？也罢，此时便如你心愿，随后一道圣旨，将怀义赦去，看他究有何说？”当时便命书差将怀义的口供录下，画供已毕。狄公道：“汝等众百姓本为王毓书媳妇伸冤而来，现在已蒙武大人定成斩监候罪名，实是依律严办。汝等此时还不退去，又是何干？可知未定罪之先将人私放，乃武大人一时之误，既定罪之后，汝等仍在此地取闹，并不是为死者伸冤，乃是有意叛逆，挟制大臣。似此叛民，国家岂能容恕，便调兵前来，将汝等一律处死，看汝等能成何事？还不赶快回去？各勤农事，将王毓书带来，好备此案。”那许多百姓见狄公如此分付，随即一哄而散，出衙回去。

顷刻工夫，将王毓书带了进来，见怀义跪在下面，当时也不问是法堂上面，抢上来将怀义揪住，对定背心一口咬着。只听怀义“哎哟”一声，众差役忙上来拦阻，已咬下一块肉来。嘴里还是骂道：“汝这秃驴，日前怎样说项，说武后命你前去化五千银子，要拜黄忏。你假圣旨骗去银两，这事还小，何故起那不良之心，致将我媳妇逼死。若不是狄青天审问，这冤枉何时得伸？此时还想哀求奸人，私行释放，岂不是无法无天么？”说罢，大哭不止，怒

气填胸，又要上来揪闹。狄公连忙喝道：“王毓书，你既是进士出身，为何不早来听审。现已经发办，依例定罪，汝此时无理取闹，全不听官解说，天下哪有这糊涂的书生！”说罢，命人将怀义录的口供念与王毓书听毕，他也在原呈上执了押，随后命他回去听信。王毓书千恩万谢，叩头下来。然后狄公将案件原呈一并收好，两人退堂，将怀义带了进去。狄公向武承业道：“贵皇亲今日受窘，实是自取其辱。岂有要紧的钦犯，私下释放之理！国家以民为本，大兵调来，难道全将他们杀死不成？从来得天下者得民心，失天下者失民心。小民无知，岂能干犯众怒？今日下官若是不来，岂不将贵皇亲任性的乱摔，纵不至身死，那头昏眼暗，肚肠作呕，这些丑态无不百出。朝廷的大员，皇家的国戚，为徇私荐人致被这羞辱，岂不愧煞。照此看来，我等虽不能算好官，也不落坏名被人笑骂。”这番话把武承业说得满脸通红，无言可答，只道说是：“大人之言，何尝不是。只因碍于圣上的国体，故此稍存私见。谁知百姓竟不能容，还是大人来禁阻，实是感激不尽了。”狄公知道他是嘴上的春风，冷笑道：“同是为国为民之事，有什么感激，在人居心而已。百姓也是人，岂没有个知感的意思。你待他不好，他自向你作对。下官此时也要紧回辕，怀义现在堂上，贵皇亲可莫再私心妄想。这许多蠢民，照堂仍在左近访问，若再为他们知悉，本院虽再来，恐亦无济了。”说罢，起身告辞，回辕而去。

不说武承业与怀义私下议论，单表狄公来至书房，做了一道奏稿，次日五鼓上朝，好奏明武后。谁知武承业见众人散去，心虽放下，浑身已为众人摔得寸骨寸伤，动弹不得。向着怀义哭道：“下官为汝之事，几乎送了性命，现在如何是好？狄仁杰不比得他人，明日早朝，定有一番辩论，叫我如何袒护，他已将口供案件全行带去。”怀义已知难活，不禁哭道：“现在惟有请大人私往宫中，请圣上设法，总求他看昔日之情，留我一命。”武承业忙道：“你这话岂不送我性命。日间因送你入宫，为百姓半途揪获。我此时出去，设若再为他们碰见，黑夜之间打个半死，有谁救我？我现在吃苦已经非浅，若再痛打，便顷刻呜呼。”怀义急道：“武皇亲，你我非一日之义，今日我死活操之你手，除得圣上解救，更有何人挽回？你不肯去，如何是好？”武承业也是着急，只得问武三思说：“此事还是哥哥进宫一趟，将细情奏明圣上，请他设法。只要将狄仁杰一人阻止，余下便可无事。”武三思总因怀义是武后的宠人，恐怕伤了情面，当时说道：“愚兄此时姑作回衙之说，径入宫中。今夜却不能来回信，好歹总求武后为力便了。”随即乘轿出来，故意命轿夫说道：“汝等闲人让开，武大人口衙。”说罢，如飞而去。

由后宰门进去到了里面，小太监连忙止住道：“武后现在宫中，与如意君饮酒呢，连我们皆不许进去，请皇亲在此稍待罢。”武三思知薛敖曹在里干事，只得站在纱窗外面等候。耳边但听薛敖曹吁吁呼呼的，武后也是那种呻吟的声音，把个武三思听得忍耐不住，只得移步走远过去。停一会再来，仍然如此神情。如是两三次，方听武后说道：“我封你这‘如意君’三字，实是令我如意。可怜怀义昨日受狄仁杰一顿恶打，两腿六十板，打得皮开肉绽。今日交我侄儿审讯，不知如何了结。”武三思在外听见，知他们事情完毕，故意咳了一声，里面武后问道：“是谁在此？”早有小太监走去，说是武三思在帘外立候多时了。武后道：“我道是谁，他还无碍，且听他进来。”武三思听了此言，随即进去，与薛敖曹见礼坐下，并将武承业如何送怀义，如何百姓哄闹，如何请狄仁杰定罪的话，说了一遍。武后吃惊道：“这事还

当了得！狄仁杰是铁面御史，如此一来，岂得更改？端端的好怀义，将他送了性命，使孤家心下何忍？”武三思道：“臣等也无法可想。怀义特命臣连夜进宫，求陛下看昔日的恩情，传旨开赦。不然，便难见陛下之面了。”武后踌躇了半会，乃道：“孤家早朝也只好顺着狄仁杰的言语，如此这般发落，或可活命。汝且前去，命他安心便了。”武三思见武后应允，只得出宫而去，回转辕门。

到了五鼓入朝，早见狄仁杰坐在朝房里面，见他进来，连忙问道：“昨日之事乃是贵皇亲众目所睹，本院乃事外之人，反又滥予其间了。”当时听景阳钟响，文武大臣一齐入朝。山呼已毕，狄公出班奏道：“昨日武承业激起民变，陛下可曾知道么？”武后见他用了这重大的话启奏，忙道：“寡人深处宫中，又未得大臣启奏，哪里知道？”狄公道：“陛下既然不知，且请将武承业斩首，以免酿成大祸，然后再将怀义所拟的罪名，照律施行。武承业乃是承审的人员，竟将钦犯徇私释放，致为百姓在半途拦截，送入臣衙，哄闹刑部。若非武三思同众人臣议，将臣请去压服，几乎京轰重地倏起衅端。求陛下哀哀独断，将徇私枉法之武承业治罪，于国家实有裨益。”武后道：“百姓哄闹法堂，此乃顽民不知王法，理该调兵剿斩，于武承业何涉？”狄公道：“陛下且不必问臣，兹有凭字并各人手押，以及将怀义所拟定的罪名，誊录在此，请陛下阅后便知。”说罢，将奏折递了上去。武后展开，细阅了一遍，欲想批驳，实无一处破绽，只得假意怒道：“外间有如此大变，武承业并不奏闻，若非卿家启奏，朕从何处得悉？私释钦犯，该当何罪？本应斩首，姑念皇亲国戚，加恩开缺，从严议处。怀义拟定斩监候罪名，着照所请，交刑部监禁。俟秋审之候，梟首示众。王毓书之媳妇节烈可嘉，准其旌表。”狄公复又奏道：“白马寺虽是敕建地方，既为怀义所污，神人共怒。此种秽屑之所，谅陛下随后也未必前去，请传旨将厅院地窖一律拆毁，佛殿斋堂一并封禁。所有寺中田产，着充公永为善举。”武后见他如此办理，虽恨他过于严刻，只是说不出口，也就准奏退朝。狄公回辕，分别措置，百姓自是感谢不尽。

谁知武后进宫之后，薛敖曹上前奏道：“陛下今日升殿，怀义之事究竟如何？”武后见问，闷闷不乐，乃道：“寡人与汝恩同夫妇，无事不可言说。自从早年在兴隆庵与怀义结识，至今一二十年，云雨之恩不可胜数。今为狄仁杰拟定斩监候罪名，虽俟秋间施刑，此仍是掩耳盗铃之意。随后传一道旨意，便可释放。惟恐他不知寡人的用意，反怨寡人无情，岂不可恨。”薛敖曹道：“这事他岂不知道，可以不必过虑。惟是狄仁杰如此作对，我等何能安处！现有一计与陛下相商，不知陛下可能准奏。”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梟（xi o，音肖）首示从——旧时的刑罚，把人头砍下并悬挂起来以示众人。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却说薛敖曹道：“陛下莫虑怀义，他岂不知此事，而且昨日武三思又传信于他，谅他总可知道。但狄仁杰一日在京，我等一日不能安枕，陛下何不将他放了外任，或借作别事将他罢职，岂不去了眼前的肉刺。”武后叹道：“寡人岂不想如此。只因朝中现无能臣，所有官僚皆是寡人的私党。设若有意外之事，这干人皆不能办理，所以将狄仁杰留在朝中。一则是先皇的旧臣，外人也不议论，说我尽用私人，二则国家之事他可掌理，因此不肯将他罢职。汝且勿多言，孤家今日心绪不佳，满心记挂着怀义，汝明日私自出宫，先到武三思家内，同他到刑部监内安慰怀义，说孤家此举，也是迫于法律。半月之后，等外间物议稍平，定然开赦便了。”薛敖曹见他如此，当时也只得答应。随命小太监摆酒，将张昌宗复又请来，两人执杯把盏，代武则天解闷。武则天天生的尤物，见他两人如此殷勤，不禁开怀畅饮。半酣之际，春兴高腾，薛敖曹便对坐舞动了一番，然后酒阑灯熄，共寝宫中。

次日一早，武后上朝，敖曹便换了太监的装束，带了兩名穿宫小太监，由后宰门出去，直向武三思家中而来。也是合当有事，却巧狄公昨日回辇之后，将王毓书传来，将圣旨旌表他媳妇、即定了怀义的罪名秋间施刑的话，说了一遍。王毓书当时叩头不止，说：“朝廷大臣能全像大人如此忠直，小民自高枕无忧了。今日将此事审明，我媳妇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狄公复行劝慰了一番，命他回去准备，今日早朝之后，便到白马寺拆毁地窖。谁知由朝房出来，走至半途，忽见武三思的家人带领三个少年，向刑部衙门那条路上而去，心下甚是疑惑。暗道：“前面那个少年正是熟识，曾记在何处见过，何以与武家的人一路行走？”随即将马荣喊至轿前，低声问道：“汝见前面几人可认识么？”马荣道：“如何不认得？为首的是武家的旺儿，后面三人不便在街坊说明，且请大人回辇面奉。”狄公会意，随道：“汝命乔泰跟在他后面，看他究竟向何处而去，赶着回辇奉报。”马荣答应，叫乔泰前去。这里狄公命人赶快抬回辇门。轿夫听了此言，不知何故，只得如飞似的进了抚辇。

狄公下轿，到了内书房后面，马荣已随了进来。狄公道：“你方才见后面三人究竟是谁？”马荣道：“那个三十上下雪白面皮的，此人便是这南门外一个无耻的流氓，叫做小薛。不知何时为武三思所见，知他阳具肥大，送入宫中。日前所说的那个薛敖曹，便是此人。”狄公听了此言，不禁起身勃然怒道：“这个无道昏君，自己的亲生太子远贬房州，将这无赖的奸人收入宫内。此去必是到刑部私通消息与怀义，商议事件。今日遇见本院，也是他自投罗网，不将他治死，也令他成为废物。”

正说之间，果见乔泰匆匆跑来说：“那少年正是薛敖曹。小人跟在他后面，见旺儿与他三人一齐到刑部去了。”狄公听了此言，随命差役伺候，说至白马寺拆毁地窖。外面许多皂役，听说到白马寺去，无不高兴非常，想在寺中搜罗些钱财，顷刻众人毕至。狄公带了人众并马荣等人，出辇而来，当时坐在轿内，心下想道：“如这个狗头能再半途碰见，便可如此这般的行事。若不能碰见，也只好借拆毁之名，到刑部前去提怀义。”一路正是思想，渐

尤物——美貌的女子。

酒阑灯熄（xiè音谢）——酒尽灯熄。

渐离刑部不远，忽见前面那个少年，又由对面而来，心下好不欢喜。正要命马荣前面去，谁知他早经会意，抢上几步，到了前面，故意在薛敖曹身边一撞。随即骂道：“汝这狗头，为何不带着眼睛。汝也不是瞎子，走在爷爷面前，还不看见！”马荣见他叫骂，也就喝道：“汝这厮破口骂谁？这街坊上面，皆是皇上的地土，谁人不派行走？也不是你要买的路途，为何不让我走路？你说我未带眼睛，不看见你，何故你看见不让我呢？你也不访探我是哪个衙门而来，在此狐假虎威。”薛敖曹那里忍得下去，随向小太监道：“汝等在此，还不将这厮捆起，送至九门提督处，活活将他打死。敢在此间与我抢白！”

两人正闹之际，狄公轿子已到面前，忙令住轿，向外问道：“马荣，本院命汝先到刑部去提怀义，好往白马寺拆毁厅屋，何故在此与人争论？”马荣道：“此人乃是南门外无赖，名叫小薛，往年为非作歹，地方官出差严拿，为他逃逸，现又潜回都中。小人一路而来，因差事紧迫，行路匆匆，他撞在小人身上，反将小人乱骂。”狄公喝道：“胡说。他是个少年子弟，何以知他是无赖？且命众差役来询问。”马荣把当时辕门的院差，一齐喊来。众人一望，一个个皆吃了一惊，不敢开口。狄公道：“汝等可认得此人么？若果是无赖小薛，或者前次犯法，现已改邪归正，本院但须略问数言，便可释放。若不是小薛，本院到要彻底根究，是谁人如此横暴，胆敢殴辱院差，拦阻官道，本院定须严加重责。”武三思的家人见是狄公前来，早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又出了祸事。见狄公如此言语，恨不得众人说是小薛，免得彻底根究。无奈众人知道薛敖曹之事，无一人开口。狄公怒道：“汝等想必与他同类，以致不敢言语。且将这厮带回本院，审讯一番，也就明白。”薛敖曹见了这样，已是心惊胆战，深恐自己吃苦，忙道：“我正是小薛，求大人宽恩免责。”狄公听了，喝道：“狗头，从前已幸逃法网，此时依旧在此行凶。若非本院深究，汝必不肯供认。皇城禁地，岂容汝这奸民溷迹。左右，已将他锁了，送回辕门，交巡捕看管。俟本院由白马寺回来，再行发落。”乔泰、陶干答应一声，不问青红皂白，锁了起来。后面两个小太监不知利害，见薛敖曹被锁，忙上前拦道：“你们这班人好大胆子，他乃是宫中的人，敢用铁链锁他，圣上晓得，你们也不顾性命。”旺儿见小太监说出真情，心下实是着急，惟恐干累自己，赶着挤出了人围，逃回去了。这里狄公道：“汝这两个小孩子，为何说出此话，难道小孩你认得他么？汝是何人？赶快说来，本院放汝回去。”小太监道：“我两人是穿宫的太监，我名叫王喜，他名叫李顺，与他一齐前来。”狄公也怕他说出不尴尬的话，连忙喝道：“你两个小狗头，毋得混说。他既为小薛，何敢往入宫中？此事大有疑窦，一并交差带去，俟本院回衙严讯。”说毕，乔泰将三人锁回抚院。

狄公使至刑部，将怀义提出，到白马寺拆毁了地窖，直至偏晚方才回来。谁知旺儿见小太监说出真话，赶紧跑回家内，与武三思说明。三思也是焦急万分，乃道：“这事如何又为他碰见？他若认真的究办，薛敖曹说出真情，这事如何是好？”当时也只得来至宫中，告知武后，武则天听了此言，更是羞惭无地，又愧又恨。忙道：“汝等赶速前去，说我宫中逃走了二名太监，既为他拿获，令他送进宫来，听我发落。设若狄公审讯，千万传信薛敖曹，

溷（hùn，音混）迹——隐蔽本来面目混杂在某种场合。

疑窦（dù，音豆）——头绪。

莫说出真情，那个老狄非比别人。”武三思只得遵命出来，着人到抚辕说：“武后有旨，将太监送去。”早有巡捕回道：“我等奉大人差遣，看管人犯，此时大人尚未回辕，不敢擅自专主。且不知圣旨是真是假，不能凭贵皇亲门言，信以为实。”来人无可如何，只得回复三思。谁知狄公早料着有这次情事，故意到晚方回。

进了辕门，已是上灯之后，当时巡捕将上项说话回明，狄公道：“这明是假传圣旨，且待本院审问。俟明早奏明再核。”当时也就升堂，命人将仪门关闭，恐有闲人观审。先将太监传来，喝道：“小薛乃是地方上的无赖，汝等说他来往宫中，莫非他受人指授，欲想行刺么？此乃大逆无道之事，汝且从实供来。还是与他同谋，抑是遭他的骗惑，本院审明口供，便将他斩首。”薛敖曹在旁听见，早已魂飞天外，深恐性命不保。只见小太监供道：“这小薛也与我等同类，为圣上的穿宫太监，实非行刺之人。适才圣上已经有旨，请大人将我等送进宫中。只因我等私自出宫，圣上未曾知悉，现在查出，已获罪不轻，求大人开恩释放。”狄公听了此言，不禁拍案大怒，命人用刑。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却说狄公拍案喝道：“汝这两个小狗头，纯是一派胡言。小薛自己已供认是无赖，为何汝等反说他是穿宫太监，这事明有别情。若不直供，定将汝处死。”小太监道：“小薛实是太监，方才圣上已经传旨，请大人送进宫中，与圣上发落。这事何敢撒谎？”狄公道：“本院看小薛断非太监，汝等既矢口不移，且命书差查他旧案，若果确有实据，本院断不轻恕。”谁知众书差虽不敢开口，内有一个刑房书办，姓贺名三太，此人自幼与薛敖曹为邻，凡敖曹的恶迹无不尽知。早年有个女婢，为敖曹强占，俟后报官究办，正拟出差获案，忽为武承嗣将他送进宫中，因此这愤气至今未出。现在见狄公如此追究，又值众人不敢开口，心下想道：“小薛虽是入宫，权势浩大，既有本官招呼，我且将他陈案翻出，令他眼前受点创棒。”随即上前说道：“此人的系无赖，串同太监在外胡行。所有案件，书办尽知。”说着，退了下來，将薛敖曹从前案情悉数查出，呈上堂来。狄公看了几件，尽是奸淫的案情，不禁拍案怒道：“汝这狗头，犯了此等罪恶，尚敢在此串同太监作恶胡行。左右，先将他重责百板，先行收禁，两名太监交巡捕看管。”左右答应一声，早将薛敖曹拖下，一五一十，打得叫喊连天。然后将他收入禁中，以便明早上朝申奏。

谁知狄公退堂之后，贺三太心下想道：“本官虽然重办这薛敖曹，终不能治之死地。一经武后传旨送往宫中，虽狄大人也无法可想。他既自称是太监，方才受责之时，何以那件浊物如杵棍一般，不下有一二尺长短。这物件也不知犯了无限的罪名，我要报他的前仇，拼得性命不保，方可为国家除害。”主意想毕，等到二鼓之后，一人想着暗暗到了监门。那个禁卒认得是贺三太，忙迎来说道：“贺先生来此何于？”三太道：“我同你商议一事。听说你从前也为小薛累得很苦，可是不是？”那人道：“提起来话长呢，恨不能食他之肉，寝他之皮。小可从前的家私，虽不能说是丰富，也还小康。自从与他赌钱，被他赚了数千两银子，嗣后我将家产输得干净，再去找他，他不认我，因此无法可想，钻了门路来当这禁卒。可怜每日落不上数吊钱，家中老小仍是不能敷衍。他现在进了宫中，又有这般势力，自是心满意足。谁知天网恢恢，遇见了我们这大人，将他打个百板，收入禁中。现在想趁此报复他前仇，只是想不出主意。你先生可有良策？我们商议商议。”贺三太道：“我从前之事你也知道，此时前来正想与他打点。你可知他在堂上供认的是穿宫的太监，太监哪有派留阳具的道理？方才为大人打了百板，见他那件浊物，不下有一二尺长，取下来改做敲鼓锤子，或则敲锣，倒也别致。”禁卒道：“你想得虽好，这一来送他性命，固报了前仇。明日狄大人要人，如何是好？”贺三太道：“你不知道，这物件并不是致命，将他割下，依然可活。你看宫中太监，皆没有此物。但不可伤破他卵子，便可无碍。”禁卒道：“能够这样就妙了。现在堂上明明供认是太监，即便明日上堂，他也不敢说出，这物件在别人身上是不可少的，在他身上却是犯禁。这个暗苦，教他受罪，正是却好。”两人商议妥当，禁卒取了一柄尖刀，取了两碗酒杯，一包末药，同贺三太两人来至狱内。

此时薛敖曹正因棒伤打利害，在那里哼声不止。心下只想武三思告知武后，命狄公释放。此时听见狱门响亮，掉头一望，见是三太，连忙喊道：“贺三哥，你救我一救。我的事情谅你知道，能在这事上周全于我，不出三日，

定叫你富贵两全。”贺三太道：“正是同你商议。你现在得了好处，把我们旧邻居、旧朋友皆忘却了。我家那个女婢，至今日还在我家。你此时在此苦恼，命他前来服侍你好么？”禁卒也在旁说道：“你的婢女虽可服侍，但是狱中没有钱用。我积得有数十串钱在此，我们三人赌钱如何？”薛敖曹见他二人说了前仇，连忙道：“二位老哥千万莫记前仇，我已悔之莫及了。能够救我，将我放出辕门，逃回宫中，定然厚报。如何？”贺三太冷笑道：“放你出去，这个沉重到可担得，但是要同你借一物件，不知可肯与不肯。”薛敖曹见他两人允从，甚是欢喜，忙道：“岂有不肯之理。只求你将我放出，无论金银珠宝，功名富贵，皆包在我身上。好朋友，我这棒疮实是疼痛不过了，可先代我取点水来，让我薰洗薰洗，然后同你们一同出去。”贺三太道：“你虽肯允，只是你所说的，我二人全用他不着。想在你身上借用一物。”薛敖曹道：“我由宫中出来，万不料遇着这事，此时我身上除随身衣服，另外那有别物？”贺三太道：“你莫要装做聋子，故作不知，放爽快点，快点送出。”薛敖曹见他两人只不说明，心下急道：“好朋友，你明说罢，只要你能救我命，此外随你要什么总可。”禁卒上前骂道：“你这烂乌龟，老子看这禁狱的门，少一个敲门锤子。方才在堂上见你被打，露出那个怪物，又长又粗，取下来适当合用，就同你借这物件。”薛敖曹听了此言，自是吓慌，忙道：“好朋友，我今日已在难中。从前虽有不是，我已自知，自今以往，定然酬报。现在何必取笑，哪里敲门用这肉锤头的道理。”禁卒不等他说完，当头啐了一口，骂道：“谁同你这鸟种子取笑。老子的家产，被你骗尽，同你借一二百银子尚是不睬，还说什么酬报，功名富贵包在你身上。即如贺二爷，同你做邻居，那件事不周济你，你反恩将仇报，将他婢女奸骗。你也不想想是何人物，仗着这件长大的怪物，便尔秽乱春宫，行出这无法无天之事。平日深居宫院，想见这人一面，也是登天向日之难。今日也是天网恢恢，冒充太监到刑部与怀义私论事件，独巧被大人看见。你既做了太监，那里派有这物件？长在你身上也是作怪，不如交代我们，还成一样器皿。老子的性情你也晓得，告诉你句实话，叫你受点疼痛，绝不至送命便了。”

薛敖曹听了此言，自是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求道：“两位朋友可高抬贵手，留我一条性命，以后再不敢放肆了。”禁卒道：“随后已迟。老子既到此地，你不肯便可了事么？难道还要我动手不成。”贺三太道：“同他说什么闲话。此时不报前仇，明日朝罢，又寻他不着。”说罢，禁卒抢上一步，便将薛敖曹拖倒下来。敖曹到了此时，知道斗他不过，只得叫喊连天，大呼救命。那知禁卒晓得必定狂叫，遂取了一张宽凳，将他纳在上面，两手背绑在凳腿之上，上半截已是动弹不得。贺三太也就在旁边将他两腿绑好。禁卒取出两张草纸，在酒内浸潮，向着薛敖曹骂道：“你这狗头，还想叫喊！老子请你吃酒，看你可能言语。”薛敖曹也不知道何故，正是狂叫连天。忽见禁卒将草纸在嘴边一蒙，只见薛敖曹将眼睛一闭，连连的闷咳了数声，复将眼睛睁开，满脸急得通红，欲想说半句言语，却是难乎其难。贺三太本是刑房，岂不知道这私刑，赶着说道：“不可不可，如此一来，便送了他性命，随后反不好令他受罪了。”禁卒道：“那里如此快法，我们快点动手，不再加草纸，便不至死去，免得他乱喊乱叫，取得不安静。”贺三太笑道：“还是你想得周到。”随即代他将衣裤撕去，露出两腿，又肥又白，摸在手内实是爱人。贺三太道：“俺是报复他前仇，若好男风，此时倒可舒服舒服。”禁卒道：“贺先生，你也太下贱了，这种混帐种子，还有什么爱慕？你看这

怪物，岂不同畜生一般，除了驴马，那有这样如此雄大的。”说着，又跑了出去，取了一个簸箕，装上石灰，摆在板凳下面。然后将衣袖卷起，取出一柄尖刀，向着贺三太说道：“我今日干了此事，这两只手必然污秽，只得随后浸浸擦洗。”说着，将怪物抓在手中细望了一会，又用手捻了几下，复又代他抹上抹下的弄了一会。顷刻之间，鼓怒起来，人睡在凳上，这件东西如铁棍一般足有二尺上下。贺三太看了，实是好笑。那个禁卒格外怒道：“你看这个混帐狗头，死在头上，还不知道，尚且如此放肆。可见在宫中格外的不安分了。”说罢，将尖刀在阳具根上试了一试，样了地步，随后向薛敖曹骂道：“你这鸟种子，可莫怪老子心狠，只恨你罪太大了。这件怪物，且待我留下。”只见他一刀刺下。不知薛敖曹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却说禁卒取着尖刀，对定薛敖曹阳具根上一刀下去。贺三太深恐伤了他那卵蛋，赶着说道：“小心一点，莫送了他的性命，那反不好。”禁卒道：“你叫什么！前日我见人割那驴子，便是如此。”说着，又见他执刀，由上往下四周一旋，顷刻之间，只见薛敖曹在板凳上，半截身子跳上跳下，知是他疼痛万分，两眼不住的流泪，嘴里只说不出话来。贺三太犹恐他身体肥大，将宽凳跳翻过来，赶着上前将他纳住。又见禁卒将周围旋开，惟有中间那个溺管未断，尚挂在上面。此时两手上血流不止，将一簸箕的石灰，全行染得鲜血。贺三太虽是恨他前仇，到了此时，也觉有点不忍，赶着向禁卒道：“你用刀尖子将他溺管割断，从速用末药代他敷好了。遥想这厮，罪已受足，若再耽延工夫，恐他昏死过去，那时便费了大事。”禁卒果然依他所言，将溺管割断，将阳具摔在地下，然后用好药在四下敷满。果然神效非凡，顷刻将血止住。又在孽敖曹衣衿上面撕下一块绸子，将伤痕扎好，始行取过木盆，倒了冷水，将手上血迹洗去。

贺三太方将薛敖曹脸上草纸一揭，只见他已不能言语。贺三太忙道：“你手脚太慢，致将他闷死过去，这如何是好？”禁卒道：“你莫要慌乱，他如死去，我来偿命。”说着将他扶坐起来，禁卒出去取了一支返魂香，燃着送在他鼻孔前。抽了一会，没有顿饭工夫，但见薛敖曹有了进出的生气。又停了一会，忽然将脸一苦，将嘴一张，大叫一声“痛煞我也。”禁卒骂道：“你这鸟种子，早知有些疼痛，为何从前犯法舒服得好。便叫你痛得利害，以后看你还能放肆了。”说着，在地下将阳具拾起，用水洗了几次，抓在手中，向薛敖曹道：“也不知你这狗头如何生长的，你自己看看，可像个敲门的锤子？”说着，摔起来便在他头上打了一下。

薛敖曹此时方觉疼痛稍定，低头向下身一望，一个威威武武的丈夫，变作了坑坑凹凹的女子。这一节非同小可，比送他的性命格外伤心，高声骂道：“你两个伤心的杂种，下这毒手，我姓薛的与你誓不甘休。除非将我治死，不然叫你家败人亡。你把这长具取去，想必是送你老婆，送你姐妹去了。”禁卒那里容他辱骂，他骂一句，便将那怪物在他嘴上打一下。于是你骂我打，愈打愈骂，两人闹作一团。贺三太实是好笑，赶着向禁卒拦住道：“你我已报了前仇，既割下来了，也不能复行合上，他骂自然要骂。我且问他的言语，你莫要在此胡闹。”禁卒道：“我实气他不过，你有什么话说他？”贺三太问薛敖曹道：“我两人虽是报自己的前仇，可知为国家除了大患，也免得日后露出破绽，有那杀身之罪。可知你此时恨骂，没有益处，我两人既摆布你到此，还怕你怎么？你倚仗不过那个兴隆庵的尼姑，爱你这怪物，封你为如意君。此时即已割去，成了废物，还能如从前得宠么？即使你进宫哭诉，将我两人治罪，我们也不是死的，难道不会逃走？告诉你句实话，顷刻与他逃走他方，看你有何本领害得我两家。莫说你借了太监，说不出受了我两人恶苦，便那个尼姑，也不能彰明较著的奈何我两人。你要骂便骂，我们是出去了。”说着，拖着禁卒，飞奔出狱。薛敖曹要想去追他，无奈两脚锁了铁镣，不得动弹，心下越想越呕，看看下面，格外伤心。想贺三太所说的言语，也是不差，只恨自己不应出宫去看怀义，反送了自己的性命。一人只是在监中哭骂。

且说武三思到宫中，说明此事，武则天命人到辕门去要薛敖曹，反为巡

捕回却，说狄大人尚未回来，不敢信以为实，将人交出。武则天接着此信，自己也悔恨不已，心下想道：“薛敖曹为狄仁杰捉去，尚是小事。他两人为他擒去，设或露出破绽，彻底根究，岂不令人愧死。”一人在宫中翻来覆去，只是想不出主见。到了四鼓之时，只得上朝理事。众人齐在殿前，只见狄仁杰出班奏道：“臣奉旨拆毁白马寺地窖，昨日已经完毕，特来复命。并奏明圣上，在半途寻获了两名穿宫太监，与那无赖小薛在外胡行。臣已带回辕门，查出小薛的案件，全是不法之事，理合依例处治。适因回辕之后，又闻传旨要此三人，不知真伪，特来启奏陛下。内寺阉官，何能与无赖为伍，在外乱行。此中关系甚大，求陛下拟定罪名，如何究办，臣好遵旨施行。”武则天听了此言，心下不禁胆寒：“此人实是个铁面冰心，寡人之事，竟敢如此启奏。无奈你也太认真了，若再为你说出实情，孤家颜面何在？”乃道：“卿家所奏，寡人已早尽知。但此审人是孤家宫中的内监，私逃外出固罪不容宽，也不便令外官审问。卿家回转，立刻押送宫中，寡人亲自发落。”狄公当时只得遵旨，心下暗道：“我昨日若非超先审问一堂，打了他一百重板，岂不又为他逃过。”说罢，众人散朝。狄公回转衙中，只得在监中将薛敖曹提出，也不再审，命巡捕同着那两个小太监一齐押送宫中而去。

此时武则天退朝入后，正思念薛敖曹不知几时方可回来，拟命人前去催促，忽见后宫太监引着薛敖曹，登时放声大哭，向着武则天奏道：“自沐重恩，情深似海，从此万不能如前了。”武则天见他如此凄惨，忙惊讶道：“寡人已将汝三人要回宫来，还有何事害怕？”薛敖曹道：“此非说话之地，且请圣上入内。”武则天也不知何事，只得进入寝宫。薛敖曹便将贺三太与禁卒如何怀恨前仇，将自己阉割的话说了一遍。武则天本以此为命，这一听真是又羞又恼，恨不得将贺三太等人顷刻碎尸万段。当时说道：“这也是孤家误你，不是命你去看怀义，何至有如此之事？也是情分圆满了。汝且住在宫中，陪伴寡人，以便调养。但是这姓贺的同那个禁卒，非将他处死不泄心中之恨。”当时懊恨不已，只得将张昌宗召来。薛敖曹是哭痛不已，张昌宗闻知，也是骇意之事，向着武则天说道：“这事总是狄仁杰为祸。若非他与陛下作对，将薛敖曹带进衙门，追究前案，何至如此！照此看来，我等竟不能安处了。我看狄仁杰一人，也未必如此清楚，惟恐他手下另有私党，访明宫中之事，想了最毒的主意，命他出头办事。现在陛下三人已去其两，只有我一人在此。陛下若不访拿那班奸贼，将他党类灭尽，随后日渐效尤，再将我等逼出宫中，我等送了性命尚是小事，那时陛下一人在宫内，岂不冷清。”说着，两眼流下泪来。武则天见薛敖曹变了废物，已是懊闷不堪，此时见张昌宗又说了这番，更是难忍。不禁怒道：“孤家因静处深宫，惟恐致滋物议，因此加恩，凡是老臣概行重用。不料他如此狠毒，竟与寡人暗中作对，不将这班奸人暗治，这大宝还要为他们夺去。”当时大发雷霆，命太监赶着召武承嗣前来，命他访问这班奸人，以便按名拿问。

武承嗣在家，正与武三思议论薛敖曹，说老狄虽是心辣，也只得打了他一百大板。现为武后在金殿上认为太监，命他送入宫中，他也别无法想。但是怀义常在刑部，恐武后心中不悦，必得设法将他放出送入宫中，此事方妙。正是谈论，忽然有个内监匆匆进来说道：“二位爷赶快进宫，陛下此时恼恨非常。薛敖曹如此这般，受了重苦，圣上因此大怒，命你进去访拿这班奸人，好按名治罪呢。”武承嗣听了此言，心下大喜，向着武三思道：“我等可于此时报复这狗头了。惟恨狄仁杰、元行冲等人，平日全瞧不起你我，今日进

宫，如此如此启奏一番，先将这个狗头办去。随后老狄一人在京，便是一个独木难支，无能为力。”三思也以为然，随即命他同太监一齐前去。

到了宫中，武则天见他前来，不禁怒道：“孤家因狄等是我娘家之人，因此重用。原想各事协心办理，凡外面所有事件，以及奸人为害，早奏朕躬。现在薛敖曹、怀义等人，连连遭了此事，置朕颜面于何地？显有奸人与狄仁杰狼狈为奸。若不将这班人除尽，朝廷何能安处？召汝前来，可赶速暗访，将奸人的名姓开单呈阅，好按次严办。”武承嗣见武则天动怒，随即跪下奏道：“臣儿早知有此祸事，从前屡次奏明。自从庐陵王远贬房州，许多大臣心下不悦，意在谋反，废黜圣上，总因未得其使。现在这几件恶事，皆是这奸人唆出老狄，先除了陛下的左右近宠，然后再将我等除尽，那时便带兵入禁，拥立庐陵王。臣儿虽有所闻，欲奏明圣上，无奈圣上以狄仁杰为大臣，不肯深信，故不敢深奏。陛下再不严办，这天下恐非陛下所有了。”说罢，痛哭不止。这番话将武则天说到深信不疑，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却说武承嗣奏了一番言语，武则天怒道：“寡人从前也不过因先皇臣子，不肯尽行诛绝。明日早朝，汝便在金殿奏明，好立时拿问。”武承嗣道：“陛下能如此，则安居无事矣。”说罢，复安慰了武后一番，命薛敖曹安心在宫内陪伴，然后出来，与武三思计议了一晚。

次日，五鼓进朝，山呼已毕，左右文武大臣两班侍立。忽然武承嗣上前奏道：“臣儿受陛下厚恩，正思报效。风闻有旁人怨恨，说陛下严贬亲子，废立明君，致将天下大权归已掌握，不日便欲起兵讨逆，以辅立庐陵王为名，欲将臣等置之死地，逼陛下退位。臣等受国厚恩，不敢隐匿，求陛下俯念臣等身受无辜，准臣罢职，免得受此大逆之名，致将陛下有滥用私人之议。现在庐陵王远在房州，仍求陛下即日传旨，召进都中，复登大宝，以杜意外之祸。”武承嗣奏了这番言语，两边文武大臣无不大惊失色，彼此心中骇异，也不知是谁有此议论，致为武承嗣妄奏。只见武后怒道：“此乃是寡人家事。前因太子昏弱，不胜大宝之任，因此朕临朝听政。是谁奸臣妄议朝事，意在谋反。汝即闻风，未有不知此人之理，何故所奏不实，一味含糊。着即明白奏闻，以便按名拿办。”武承嗣道：“此人正是昭文馆学士刘伟之，并苏安恒、元行冲、桓彦范等人。每日在刘伟之家中私议，求陛下先将刘伟之赐死，然后再将余党交刑部审问。”武则天听了此言，只见刘伟之现在金殿上，随即怒道：“刘伟之，寡人待汝不薄。汝既受国厚恩，食朝廷俸禄，为何谋逆造反，离间宫廷。汝今尚有何说？”刘伟之此时，自觉已是吃惊不小，赶着俯首金阶，向上奏道：“此乃武承嗣与臣挟仇，造此叛逆之言，诬惑圣听，陷害微臣。若谓臣等私议朝事，自从太子受屈，贬至房州，率土臣民无不惋惜。臣等私心冀念，久欲启奏陛下，将太子召回，以全母子之情，以慰臣民之望。且陛下春秋高大，日理万机，旰食宵衣，焦劳不逮。家有令子，理合临朝，国有明君，正宜禅位。随后优游宫院，以乐余年。含饴弄孙，天伦佳话。此不独于陛下母子有益，即普天率土臣民，亦莫不有益。如此一来，那些奸臣赋子，窥窃神器扰乱朝纲之小人，自然不生妄想，不惑君心，此皆臣等存诸于心，未敢明言之意。若说臣等谋逆造反，实武承嗣诬害之言，求陛下明降谕旨，问武承嗣有何实据？”武则天听了此言，格外怒道：“汝说武承嗣诬奏，即以汝自己所奏，已是目无君上。太子远谪，乃是昏弱不明，为何说率土臣民无不惋惜。此非明说寡人的不是为众怨恨，孤家年迈，岂不自知，要汝诬奏何故？依汝所言，方可有益；不依汝所言，便是无益；这叛逆情形已见诸言表，汝尚有何辨？左右，且将刘伟之推出午门外斩首。”一声传旨，早有殿前侍卫蜂拥上来，便想动手。只见元行冲、苏安恒一班人，齐跪在阶下奏道：“武承嗣奏臣等同谋，臣等之冤无须辨白。但是武承嗣不能信口雌黄，乱惑君听。且请陛下将臣等衙府概行查抄，若有实据，不独刘伟之理合斩首，即臣等也情甘认罪。”武则天那里准奏，喝道：“汝等受国深恩，甘心为逆，今将刘伟之一人斩首，已是法外之仁，汝等尚敢渎奏。”

狄仁杰此时见众人所奏不准，心下知是武则天心怀懊恼，欲借此出那闷恨。当时上前奏道：“刘伟之妄议朝政，理当斩首。但臣访闻尚不止数人，

旰（gàn，音赣）食宵衣——入夜才吃晚饭，天不亮就衣起床。谓勤于政务。

含饴弄孙——形容老年人的家庭乐趣。

仍有武三思、武承业等人在内。陛下欲斩刘伟之，须将二武处斩，方合公论。”武则天听了此言，连忙说道：“狄卿家不可胡乱害人，三思、承业皆是朕的内侄，岂有谋反之理？莫非是卿家诬奏么？”狄公道：“他两人何会不想谋反？自从太子远贬，他便百计攒谋，逢迎陛下，思想陛下传位与他。近见陛下未曾传旨，他便怨恨在心，欲想带兵入宫，以弑君上，不料为刘伟之等人闻知，竭力禁止，方免此祸。故尔武三思等人恨他切骨，又恐他奏知圣上，故今日先行诬奏，以报私仇。若不将他三人斩首，恐将激成大变。”武三思听了此言，吓得魂不附体，连忙与承业奏道：“臣儿何敢如此，实是狄仁杰有心诬奏，有这毫无影响之言，欺蒙圣上。”狄公不等武后言语，忙道：“你说我毫无影响，刘伟之影响何在？陛下说汝是皇上的内侄，断不造反，刘伟之也是先皇的老臣，各人皆忠讲义胆，更不至造反了。要斩刘伟之，连武氏弟兄一同斩首，随后连老臣也须斩首，方使朝廷无人，奸忠当道。若开恩不斩，须一概赦免，方觉公允。”武则天见狄公一派言语，明是袒护的刘伟之，乃道：“狄卿家不可诬奏。寡人的家事，要他议论何干？方才在殿前所奏，已是满口叛逆。如此奸人不令斩首，尚有何待？”狄公忙又奏道：“陛下之言也失了意旨。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刘伟之所言，正是为天下的公论，岂得谓陛下的家事。若因此斩杀忠臣，恐陛下圣明之君，反蒙以不美之名了。太子远谪房州，岂不远望慈宫，夙夜思念，若因武承嗣诬奏，致将大臣论斩，恐天下之人不说陛下为奸臣所惑，反说陛下把持朝位，无退禅太子之心。既灭母子之恩，又失君臣之义，千秋而后，以陛下为何如人？岂不因小人之害，误了自己的名分，误了国家的大事。武承嗣所奏，实是有心诬害。请陛下另派大臣，审明此事，方可水落石出，无罔无偏。臣因国家大事，冒死直陈，祈陛下明鉴。”这番话，说得武则天无言可对，只得准奏，将刘伟之等人交刑部问讯，然后退朝。

不说那武三思恨狄公阻挠其事，且说刑部尚书自从武承业开缺之后，武后恐别人接任不能仰体己意，当即传旨，命许敬宗补受。此人乃是杭州新城县人，高宗在时举为著作郎之职，其后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正宫，众大臣齐力切谏。他说：“田舍翁剩十斛麦，尚欲更新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废一后，有何不可？”高宗听了此言，便将武则天立为皇后。从此武后专权，十分宠任，凡朝廷大事，皆与敬宗商议。敬宗遂迎合意旨，平日与武张二党狼狈为奸，不知害了许多忠臣。此时为了刑部尚书，也是武后命他照应怀义的意思，现又将刘伟之发在他部内。当时回衙，便将武承嗣所奏一千人带回部内。一时未敢审讯，等至晚间，私服出了衙门，来至武三思府内。家人传禀进去，顷刻在韦房相会。敬宗开言问道：“贵皇亲今日所奏，已是如愿所偿，将他斩首，又为这老狄无辜牵诬贵皇亲身上，致将此事挽回。但此事命下官承审，特来与皇亲商议，如何方可令刘伟之供认。”武三思道：“大人在朝已非一日，可知此事不怕钦犯狡赖，惟是狄仁杰阻挠太甚，必得如此如此，不与他知道，然后方好行事。”许敬宗道：“此言虽是，但是圣上面前，如何能行？”武三思道：“圣上此时已是闷恨非常，早朝之事正是舍弟昨晚进宫说明缘故。大人如能如下官办法，这事便无阻格了。”当时又将薛敖曹之事，说了一番，许敬宗自是答应。

夙（sù 音素）夜思念——昼夜思念。

斛（hú 音胡）——旧量器，方形，口小，底大。

次日一早，敬宗也不上朝，天明便传齐书差，在大堂审案。将刘伟之、苏安恒一千人分别监守，自己升了公座，先将刘伟之提来。伟之见是敬宗，知道这事定有苦吃，此时已将自己性命置之度外，因是皇上的法堂，不能不跪。当是许敬宗在上言道：“刘大人，你也是先皇的旧臣，你我同事一君，同居一殿，今日非下官自抗，高坐法堂，只因圣上旨意，不得不如此行事。所有同谋之事，且请大人从实供来，免得下官为难，伤了旧日之情。”刘伟之高声答道：“在官言官，在朝言朝，大人是皇上的钦差，审问此事，法堂上面理合下跪。但是命下官实供，除了一片忠心保助唐皇的天下以外，没有半句口供。那种诬害忠良、依附权贵，将一统江山送与乱臣贼子，刘某恨不能将他碎尸万段，岂有谋反之理！大人既看昔日之情，但平心公论便了。”许敬宗笑道：“这事乃圣上发来，何能如此含糊覆奏？昨日在朝说圣上伤了母子之情，太子受屈百姓怨望，这明是你心怀不愤，想带兵进宫废君立嗣，不便出诸己口，故借旁人措词，可知此乃大逆无道之事，若不审出实供，本部也有处分，那时可莫恨下官用刑了。”这番说得刘伟之大骂不止。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却说刘伟之听了许敬宗一派言语，高声骂道：“汝这欺君附贼的奸臣，汝敢用刑拷谁？先皇在日，为汝欺蒙，致将王皇后废立。现太子在外，圣上年高，不思天下为重，竟敢依附武党，陷辱大臣，我刘伟之又未奉旨革职，汝何敢擅自用刑？”许敬宗听了此言，登时怒道：“你道汝未经斥革，本部院因同你为一殿之臣，故尔稍存汝面。既谓如此，且将圣旨请出，使汝明白。”当时起身入内，果然捧出一道圣旨，说刘伟之结党同谋，案情重大，虽经交许敬宗审讯，犹恐他抗官不服，抵赖不供，着将原官革去，如不吐供，用刑严讯。刘伟之听他念毕，更是大骂不止。许敬宗在上怒道：“汝究竟供与不供，汝此时既经革职，便与小民无异，钦定匪刑具在堂上。”刘伟之道：“误国的奸臣，我刘某也非贪生之辈。今日生死虽难预知，若想刑求，为汝等这班狗头在宫中献媚，认那谋逆之名，虽刀锯鼎烹，也无半句言语。本学士忠心赤胆，举国皆知，汝等将唐室江山断送于他人之手，一旦身首异处，恶贯满盈，有何面目见先皇于地下乎？”许敬宗为他骂的无言可对，不禁老羞成怒，也就喝道：“本部院奉旨承审，若想逃过此时，也不知道我的手段。左右，快取刑来。”两边齐声答应，早将一个火盆端在堂上，红光高起，火焰腾腾。复见个人取了个铁锅，顿在火上。许敬宗道：“刘伟之，可知这刑具不比寻常，若能认了口供，免却目前之苦。你看这里面，乃是锡质融化，沾上身躯，顷刻浆流泡起。”刘伟之复又骂道：“本学士死且不惧，岂畏这私刑！但汝害虐忠良，须保武氏永掌大权，方得保全首领。一日新君嗣位，恐汝这狐群狗党，明正典刑，刀锯鼎烹，免不得万年遗臭。”许敬宗见他仍然不屈，忙命众人施刑。

早有一班如狼似虎的恶差，将刘伟之的衣袍撕去，两手捆在背后，一人取了个小铁勺子，在铁锅内取了一勺子的热锡，先在刘伟之的肩背上倒去。只听他大叫一声，那热锡由上至下，直流至穀道前面，但见一股清烟，飞起在公案前面。再将伟之身上一望，那一路皮肉，已焦烂万分，鲜血淋漓，浆水外冒，刘伟之早已烫昏过去。许敬宗在上面看得清楚，向他笑道：“你平日与老狄同声附和，视我等众人如肉上之刺，眼中之钉，今日且叫你知我利害。”随命人用醋汁倒于炭上，将刘伟之扶起，受了这酸醋的烟气，停了一会，依然大叫一声复行苏醒。见许敬宗坐在堂上，冷笑不言，伟之不禁的丹田怒起，大声喝道：“我刘某身受无辜，为这奸畜诬害，皇天后土，鉴我忠心。武后秽乱春官，革命临朝，僭居大统，汝等不知羞耻，谄媚妇人，致令武氏党人把持盘据。本学士也不忍活命，且同汝拼个死活存亡，好见先皇于地下。”说着，摔开众人奋勇上前，来奔许敬宗揪打。许敬宗知他虽是文士，两膀却很有膂力，深恐遭其毒手，随即起身向后便走。那知刘伟之拼命来斗，早将公案上一方砚台抢在手内，对定许敬宗脑门一下打来。敬宗不防着他用这物件，赶着偏转身躯，欲恩避让，额角上早中了一下，登时一个窟窿，血流不止。所有堂上的差役，见本官为钦犯所伤，也不问伟之是好人坏人，端起火锅，向着伟之身上一泼。伟之正是想揪着许敬宗，同他扭结，猝不及防，浑身上下为热锡浇满，登时痛入骨髓，两脚在地下一阵乱跳，把个皮肉身躯如在油锅之内，当时鲜血淋漓，露筋露骨，要想有一块好肉，也万难寻出。只

穀(g, 音谷)——通“谷”。

见他大叫连声，倒于地下。许敬宗见他栽倒在地下，自己虽已受伤，也不好再来摆布，命人将刘伟之抬往里面，自己将额角用绸子扎好。命人先到武三思府中打听，问三思在家与否，自己便在书房做了一张假供，使人誊写清楚。那个打听的家人已来回信，说武三思正在府中候此地的信息。许敬宗听了此言，便乘了大轿，来至武三思府内，直入书房坐下。

此时武三思正与武承嗣相议，欲想藉此事为词，便将狄仁杰诬害。听说许敬宗前来，弟兄三人同至书房里面。忽见许敬宗面带损伤，当时笑道：“老许今日是喜欢极了，连行路皆不留心，致将额角栽破。如此时升了宰相，岂不将头颅跌散。”许敬宗道：“人家为了刘伟之这事，吃了如此重苦，你还是取笑。可知此事须要令老狄不知。现在虽已将刘伟之用了匪刑，已经离死不远，不趁此时商议良策，火速将刘伟之置之死地，随后之祸更不得了，因此来斟酌。你们三人之中，须得一人就此入宫，得一道圣旨出来，将刘伟之事完毕。明日早朝，狄公虽是晓得，那时已身首异处，他也无可如何。”武三思听了此言，说道：“果然妙计。这事仍令承嗣前去。”当时便将许敬宗自拟的假供取来，放在身边，即便服入宫而去。

武后连日因各事烦集皆不如意，只得与张昌宗饮酒为乐。听见小太监启奏，说武承嗣前来奏事，忙召他进来，问道：“汝深夜前来，有何事奏？”承嗣道：“只因早朝圣上将刘伟之等人交刑部审讯，谁知伟之实是谋逆不法，为敬宗用刑拷问，招了这供。自知罪无可赦，竟敢在法堂用武，将许敬宗头颅击伤，因此敬宗不能上朝，特请臣进宫入奏，请陛下独断施行，赶传密旨，将他正法。不然为狄仁杰等人知悉，势必激成大变。”武则天听了此言，不禁怒道：“狄仁杰自升巡抚，寡人因他是先皇老臣，性情刚直，凡事皆优容宽恕，乃竟不知报效，结党同谋，殊非意料所及。着传旨先将刘伟之在刑部赐死，余党候明日早朝再核。”武承嗣得着此旨，随即出宫，飞马到了刑部。

许敬宗已早回衙，在大堂等信。见武承嗣匆匆而来，口传接旨，许敬宗当即设了香案，命人将刘伟之提出，将圣谕宣读已毕。刘伟之此时已如死人相仿，浑身无一处完肤，听得许敬宗宣明圣旨，不禁两眼圆睁，高声骂道：“汝等这班误国的狗头，诬奏朝廷，害我刘某。本学士在九泉之下，待汝对质。”说罢，大骂不止。许敬宗仍是一言不发，但命人取了一条白绸，递与伟之。伟之取在手中，自缢而死。武承嗣随命人传信，报他家属，说他谋逆不道，赐死天牢，本应暴尸示众，主上加恩，着令家属收殓。顷刻之间，刘伟之家得了此信，自是号咷痛哭，以便收拾呈报。

且说狄公正在衙门观书，忽见马荣匆匆进来，说道：“不好了，小人方才出去巡夜，听说刘大人为刑部私刑拷问，将周身用热锡浇烂。逼出口供，命武承嗣享知武后，已将刘大人赐死，现在报知家属，前去收尸。如此一来，不知苏安恒等人若何处置？”狄公听了此言，不禁放声大哭道：“刘学士，你心在朝廷，身罹刑戮，这也是唐室江山应该败坏。总之有狄某一日在朝，定将汝这无妄之冤伸雪便了。”当时听大堂上面，已交三鼓，他也不去安歇，随在书房将所有的公事办清，自己穿了朝服，上朝而去。

却说武承嗣在刑部，见刘伟之已死，心下好不欢喜，向着许敬宗道：“这厮自谓忠臣，平日将你我绝不在眼内。私心妄想，欲请武后退位。昨日金殿上犹敢如此说强，岂不是他自寻死路。但是他一人虽已除去，惟有老狄在朝，

十分不妥。明日早朝，能再将元行冲等人如此这般，奏明天子，那时一并送了性命，然后再摆布老狄。将这干人尽行除绝，嗣后将庐陵王废死，这一统江山便可归我掌握了。大人能为我出力，随后为开国元勋，也不失公侯王之位。”许敬宗本是极不堪的小人，见他私心妄想，也就附会了一番，把武承嗣说得个不亦乐乎，如同自己做了皇帝一般。交到四鼓之后，但听见刘伟之的妻子等，又在大堂哭一起骂一阵，皆说是许武两人残害忠良，有日恶贯满盈，竟斩首之时，定将他五脏分开，为鸟兽争食。许敬宗虽听见，如耳聋一般，反而大笑不止。两人不知不觉，脱去官服，乐不可支。直至五鼓，方才由衙门出来，上朝而去。

到了朝房，见文武百官俱已齐集。许多人见他进来，皆起身出迎，齐声问道：“许大人承审案件，闻已讯明，奉旨赐死。设非大人的高才，何能如此迅速？”许敬宗当时并未见狄公在坐，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却说许敬宗到了朝房，许多人说他高才，心下甚是得意。当时并未见狄公在坐，武承嗣向众人笑道：“这些须小事，何足介意。则要有俺弟兄在朝，那怕老狄再吹毛求疵，也要将他一班的党类削去。他也不知当今的皇帝现是何人，欲想传位与谁，常将唐室江山谈论。”众人见他说出这话，知道狄公在此，一个不敢回言。狄公那里忍得下去，忙起身推开众人，问道：“贵皇亲乃圣上的内侄，圣上传位与谁，贵皇亲想必知道了。狄某居唐朝之官，为唐朝之臣，不以唐室江山为重，以何事为重？此言乃众耳公听，且请说明，俾大众知悉。”武承嗣见狄公前来问他，方知此言犯法，赶着带笑说道：“此乃下官一时戏言，大人何必计较？”狄公当时喝道：“汝此言岂非胡说！朝房之内，国事攸关，岂容汝这班狗头妄议。目今武后临朝，太子远谪，并未明降谕旨，立嗣退朝，汝何敢大言议论？岂非扰乱臣民，欲想于中篡逆。刘伟之被汝等诬奏，滥用匪刑，致令身死，现又牵涉在狄某身上。汝此时不将话讲明，与汝入朝一齐判个明白。唐皇天下为汝这班奸贼已坏败得不可收拾，还想陷害大臣，私心谋逆。老夫有何党类，有何实据，为我从快说来。”说着，走上前来，直奔武承嗣。武承嗣此时自知理屈，为他骂了一顿奸贼狗头，也就老羞成怒，回声骂道：“你这老死囚，圣上几次宽容，尚不知感，胆敢暗中作对，结党同谋。刘伟之现有口供，看汝从何抵赖。”狄公见他回言詈骂，不禁左手一伸，将他衣领揪住，喝道：“老夫问的你圣上传位却与何人，你反敢廷辱大臣，造言生事。如此情形，岂不要造反么？”武承嗣为他揪着衣领，格外愤怒起来，高声叫道：“狄仁杰，你在朝房放肆，还不是有心作乱。”这句话尚未言毕，早为狄公在脸颊上左右两边，每处掌了两下，顷刻浮肿起来，满口流出鲜血。

正闹之际，直听景阳钟响，武后临朝。众大臣见他两人揪作一团，又不敢上前分解，只得各顾自己，起身入朝。山呼已毕，许敬宗上前奏道：“现有叛臣狄仁杰，因逆党刘伟之经臣审讯，问出实供，奉旨赐死。不料狄仁杰因武承嗣启奏陛下，迁怒于他，竟敢在朝房内殴辱皇亲，实属不法已极。听陛下临朝，犹自肆行殴打，叛逆之状，已可概见。不将狄仁杰严加治罪，不能整率臣下，恐大局亦为其败坏了。”武后听了此言，不禁大发雷霆，向下怒道：“狄仁杰乃朝廷大臣，竟至目无君上，着传将狄仁杰锁拿前来，在金殿审问。”所有殿前侍卫，皆是张武二党的羽翼，赶着领旨下来，到了朝房，将狄公锁拿了进去。武承嗣知是许敬宗为他启奏，心下甚是得意，想趁此重怒之下，便将狄仁杰送了性命，报了前仇，免他在京阻挠各事。

且说狄公到了金殿，不等武后开言，当即奏道：“微臣今日入朝，方知武承嗣与许敬宗等人谋篡大位，诬害大臣，胆敢在朝房宣言，说陛下传位有人，不以唐室江山为重。似此贼子乱臣，人人得而诛之，臣止拟扭解入朝，请陛下明正典刑，以除巨患，不知何人妄奏，致令侍卫传旨释放叛臣。”武后听了此言，那里相信，不禁怒道：“孤家听政以来，待汝不薄。刘伟之等人谋逆，理合按罪施行，汝为朝廷大臣，虽未与谋，何不先行启奏？许敬宗申明罪迹，请旨行刑，此乃寡人之意，何故迁怒旁人，致与武承嗣在朝房争扭。非与刘伟之同谋叛逆，尚有何赖？”狄公连忙奏道：“陛下所问，乃许

敬宗一人妄奏，微臣所奏，乃武承嗣在朝房所说。文武大臣，皆所共听。许敬宗与武承嗣一党，自然为他粉饰，诬奏微臣。陛下如不信武承嗣等人谋逆，且看他两人衣服。他既忠心报国，入朝面圣理合朝衣朝冠，何故便衣前来见驾？此明是目无君上，欲趁便行弑。若非臣早至朝房，听他所言，恐此时陛下已不能安座朝廷矣。微臣一死本不足惜，可惜庐陵王无辜受屈，不能尽孝于陛下，先皇以天下重任付托陛下，不能传位于太子。陛下身登九五，宠待武氏弟兄，反开其篡弑之谋。臣若不言，千秋而后为万人唾面。今日之事，决断全在陛下。且刘伟之等人，忠心赤胆，誓报陛下，竟被许敬宗用热锡浇烫，身无完肤。如此匪刑，虽桀纣也无此酷虐。仍敢妄拟口供，诬奏陛下，致令赐死。”说罢，放声大哭。

武则天听了狄公这番言语，反说得哑口无言，一言不发。再看许敬宗与承嗣两人，果是居常的便服。此时他两人将自己周身一看，也就吓得魂不附体。原来昨夜将刘伟之赐死之后，两人在书房议论，无意之间将衣服脱去。到了入朝之时，疑惑在堂上施行，朝服穿在身上，便自前来。现在为狄公指为口实，深恐武后信以为实，究罪不起，两人面面相觑，浑身汗流不止。武后停了半晌，向着许敬宗问道：“汝是刑部大臣，为何妄奏朝廷，致说狄卿家谋反。明是汝浮躁性成，与武承嗣妄议朝事。入朝见驾，如此不敬，已是罪无可赦，即非谋反，也难胜刑部之任，着即行离任议处。武承嗣姑念为孤家母属，着记大过一次，非召不准入朝。所有张柬之、元行冲等人，即经狄仁杰保奏，全行释放。余着无庸置议。”狄公还要启奏，武后已卷帘入朝。众官各散，狄公自是闷闷不乐。虽然刘伟之冤屈未伸，所幸将元行冲等人赦免，只得回转衙中，一人感叹。

谁知武承嗣退朝出来，将许敬宗邀入自己府中，两人怒道：“不料老狄如此厉害，今日满想将他治死，反力他如此妄奏，将我两人记了大过。幸是圣恩广大，不然我两人性命岂不送在他手内？而且在朝房里面，当着众臣掌我两颊，这次羞辱，何能罢休！我等不能奈何他，怎样反被他将每人摆布。你想薛敖曹、怀义以及我弟兄三人，并张昌宗同你，无人不受他的挟制。虽皇上十分宠信，皆为他一番廷辩，致无可言语，随后总是如他心愿，将我等治罪。后日方长，此人一日不去，一日便不得安稳。还想得这唐皇的天下么？”许敬宗道：“下官倒有一计在此，不知贵皇亲果有此胆量否？”三思在旁言道：“只求大事能成，随你天大的罪名，我三人皆可承任。但不知你有什么计？”许敬宗道：“目今老狄等人所希望者，不过想庐陵王入朝，请武后退政。虽我等众人屡次启奏，说庐陵王谋反，皇上总是个疑信参半。能得一人领一支兵马，在房州一带攻打城池，冒称是庐陵王所使，那时如此这般启奏一番，不怕圣上不肯相信。虽老狄再有本领，也令他无可置词。到了急迫之时，朝廷出兵征逆，到房州将太子灭去，这一座万里江山，还不是归汝弟兄掌握么？”武承嗣与三思两人听了此言，如获珍宝一般，喜出望外，齐声说道：“此计实是大妙。但一时未得其人，如何是好？”许敬宗道：“这事不难。此去怀庆府有座山头，名叫太行山，绵亘有数千里远近，其间峰谷岩洞峻险非常。山内有一伙强人，为首的叫赛元霸。此人姓李，名飞雄，手执一柄大刀，有万夫不当之勇。从前未入山时，曾经破案，为地方官诱获解入京城。下官见他相貌魁梧，实是个英雄气派，恐日后有用他之处，特地设法救了他性命。谁知逃生之后，路过太行，为从前的强人阻住去路。他杀上山寨，将头目杀死，自己为了寨主。因感下官活命之恩，每年皆命人私送礼物，以报

前德。手下现聚有数万人马，兵精粮足，兴旺非常。若令此人干这事件，自然于事有济。”三思忙道：“既有此人，正是难得。此事万不宜迟，须命谁人前去？”许敬宗道：“这事务要机密，不可走露风声。若为老狄访闻，那便误事不浅。俟我回去，自有人前去，至此来往不过一月之久，便可命李飞雄亲自前来。”武承嗣弟兄听了此言，自是喜之不尽。许敬宗随即回至刑部，困奉旨离任，只得次日迁出衙门，听武后另行放人。

到了晚间，将那个贴身的家人喊来——此人名叫王魁，平日李飞雄来往的事件，皆是他经手。当时向他说道：“今日有一差事，命汝前去，若是干得妥帖，不但自家随后提拔与你，连武大人皆要保举你个大大的前程。不知你可有这胆量？”王魁见问，也不知何事，忙道：“小人受大人厚恩，虽赴汤蹈火也不敢辞。且请大人说明，竟是何往？”不知许敬宗如何对他言语，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却说许敬宗见王魁满口答应，乃道：“目今朝廷之事，你也尽知，武大人想圣上传位与他，总因狄大人屡次阻挠，以致各人皆为他挟制。现在想出一条妙计，欲你到太行山一遭，将李飞雄请来，与他商议要事。若武大人得了天下，我为开国的元臣，你也不失封侯之位。但此去关系甚大，设或走露风声，性命难保。不但你一人受累，连我与武大人也不得了。因此同你商量，赶速即日动身，限一月便须来往。”王魁道：“我道何事，这事也不费许多时日。此地离怀庆府只有一千余里，小人的脚力大人尽知，多则二十个日子，便可回京。李飞雄受过大人的厚恩，加之小人前去告知他此事，他见功名富贵之事，岂有不允之理？”当时主仆计议停当。晚间许敬宗便取出了一千银子，命他作为路费。王魁道：“大人何须费此钱钞，只须一二银两，便够够用，其余皆存在府中，候后有功，再行领赏。”自己带了包裹，次日天明，别了敬宗，直向太行山而去。

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已到山脚下面，正拟上山命小喽啰通报，忽听一派锣声，一字排开，走出数百喽兵，各执刀枪，阻住去路。只听高声叫道：“汝这人好大胆量，走到山前还不孝敬丢下买路钱来，顷刻命你回老家享福。”王魁笑道：“汝这班狗头，乌珠也未瞎去，敢向爷爷要钱，惟恐汝等反要送钱与我。”那些喽兵齐声骂道：“你这油子莫想胡缠，再不送了出来，我等便要动手。”王魁道：“你要同俺动手，恐你没有这胆量，快去通报李飞雄，说都中有个王魁前来相望，着他迅速下山见我。”那班喽兵见他说出寨主的名姓，知非外人，赶青四五个小头目跑上山去，嘴里招呼道：“孩子们招呼好了，这是自家人。”说着，如飞而去。

顷刻工夫，只见山顶上飞来一匹坐骑，远远的高声叫道：“来的莫非王兄弟么？愚兄接待来迟，孩子们冒犯虎威，多多得罪。”王魁抬头一看，正是李飞雄，赶着迎了上去，也就招呼道：“小弟相隔已久，特来宝山探望。”两人对面走来，行至半山，彼此相望，李飞雄欢喜非常，忙问道：“贤弟不在京中，特来荒山何干？大人精神可好么？”王魁道：“小弟此来，正是大人指使。此地非说话之所，且到山中再行议叙。”当时李飞雄命牵过喽兵一匹马来，让他骑坐，自己在前领路。过了三道木城，方至聚义厅上，彼此见礼坐下。随即命人送上茶水，为王魁洗尘。然后摆了酒席，两人入座。王魁道：“小弟此来，恭喜大哥，要官居极品了。”李飞雄不知何故，忙道：“贤弟何出此言！愚兄乃化外野人，罪恶滔天，为王法所不宥。设非大人成全活了性命，久做刀头之鬼，那里还想为官作宰。此不是贤弟有心取笑么！”王魁道：“小弟不言，老哥从何知道。只因太子远贬房州，武后欲想传位与承嗣。只因狄仁杰在朝各事阻格，特命小弟前来，请老哥进京商议，如此这般。”李飞雄本是个亡命之徒，听了此言，自是高兴非凡，当时说道：“非是愚兄夸口，就是那一柄大刀，也算得惊人出色。既然许大人如此提拔，岂有不去之理？明日便与贤弟动身。”

当下两人你斟我酌，痛饮一番，方才席散。随又带王魁到山前山后，游

化外野人——谦称。喻乡野粗人。

宥(y u, 音又)原谅, 宽恕。

设非——假如。

玩一番。又将军械粮草，看视一周，果然兵精粮足。王魁道：“老哥有此佳境，也算得个化外诸侯。一人独占此山，无拘无束，岂不令人羡慕？若能功成之后，再得富贵功名，实不愧英雄一世。”李飞雄见王魁如此称赞，格外颜笑眉开，十分得意。晚间将那总头目喊来，此人名叫出洞虎赵林，本领虽较李飞雄稍逊一筹，两柄四方锤也不在人之下，山中除了寨主，便以他为长。当时见王魁上山，知道定有事故，随即到了聚义厅上。李飞雄道：“愚兄明日须往京都，因许武两大人有要事面商。山下的买卖，且请贤弟照管数日，嗣后愚兄回山，那时定有用贤弟之处。”说着，便将王魁来意告诉赵林。这班强人，那里知道王法，但听说武承嗣得了天下，随后自己可以做官，便自欢喜非常。

一夜已过，次早李飞雄带了盘缠暗藏兵器，与王魁一同下山，望京都而去。两人本是好汉，脚力飞快，未有数日已到都中。一直到了许敬宗府内，王魁先命他在厅内坐定，自己来到书房。却巧许敬宗到武三思府内有事，只得命人安摆了李飞雄，自己到了武三思府上。也不要人通报，径自进入书房。三人望见他回来，敬宗忙开言问道：“你前去如何？李飞雄可曾同来？”王魁道：“既已到了府中，只因大人在此，故尔前来送信。”武三思听了此言，甚是欢喜，随说道：“许大人且请回去。能将这李英雄带来，待下官试验一番，那就更妙了。”许敬宗道：“大人既要前去试验，但命他前来便了。下官府内正恐地方偏窄，易于走露风声，住在这里面，耳目较少许多。”随向王魁说道：“你仍回去，将李飞雄带来，说武皇亲命他到府中居住。”王魁领命而去。

稍顷，果带了一个大汉走了进来。武承嗣向外一望，此人身高九尺向开，紫红色面目，两道浓眉，一双虎目，大鼻梁，阔口，年约四十，大踏步到了檐前，向着许敬宗说道：“小人李飞雄为恩公请安。”说着叩头下去。武三思不禁赞道：“好一个英雄气概。你便是李飞雄么？”许敬宗道：“此乃皇亲武三思大人，汝且叩见。”当时李飞雄按次行礼已毕，侍立檐前。许敬宗先将王魁何日到山，在路行了几日的话，问了一遍，然后向飞雄道：“本院唤汝前来，所有用汝之处，王魁想已言及，汝可敢行么？”飞雄道：“山人蒙大人活命之恩，加之武皇亲如此提拔，焉有不行之理？但不知大人几时起事，一切如何布置，还须示下，方可遵行。”武承嗣与三思两人，见他满口答应，忙道：“汝能干成此事，定要封汝个大大的前程，但军装旗号，须要照庐陵王而行，方令他地方官相信。不知汝还有多少帮手？若欲下山开兵，先打何处城池？”李飞雄道：“小人初到此地，虽有一身本领，只能提刀开战，拼个你死我亡。若欲定谋运略，还须大人指示。”武三思道：“既然如此，且到后面安歇一宵，明日依计行事。”

当下王魁将他带出书房，早有武府的家人前来照应。三思又命厨下备了上等的酒肴，款待飞雄。当晚便请许敬宗计议了一晚，先拟了一道檄，照着庐陵王的口气说：“孤家乃高宗长子，天下储君，理合继统称尊，临朝听政。只以母后武后，残虐不仁，信听谗言，致遭贬谪。抚躬自问，抱憾良深，兹特命太行山寨主李飞雄，带兵征取，以复大统，以定名分。所过各府州县，理合望风承顺，纳款相应。属在臣民，宜尊君上。若与王师相抗，便为叛逆之臣，攻破城他，斩首不赦，将此通谕知之。”三人先拟了这道草檄，以便

檄（xí 音席）——旧时用于晓喻、征召、声讨的文书。

出兵之先，命人投递好，令地方官以此力凭，通报武后。然后又拟了大旗的式样，用何号令，由何处进兵，何处屯扎。直至四鼓以后，方才议定。

次日朝罢回来，武三思向许敬宗说道：“李飞雄虽有这本领，但下官未曾目睹，深以为憾。欲恩令他操演一番，不知他可肯应允？”许敬宗道：“此事何难？且命他前来便了。”当下将李飞雄喊到书房，指着院中一块峰石，说道：“武大人命汝当此重任，若不在此开演一回，武皇亲何以知你手段？这峰石汝能举起否？”李飞雄听了此言，恨不能将周身的本领全卖与他，方令他敬服。随向敬宗说道：“小人本领虽不高明，这一座峰石也不难提起。”说着，抢走几步，到了前面，将左手衣袖高卷，右手撑在腰间，两脚用了个丁字步，伸开手爪，先把峰石向外一推，离了地土。只见身躯一弯，手拿往下面一托，说声“起”，早见，一只手将一人高的一块石头举了起来。前后走了一回，然后到了原处，又轻轻摆好。把个武承嗣吓到伸不出舌来，忙道：“本领大的人也曾看见过许多，这样天神似的力气，实未见过。据此一端，便可知他的武艺了。”

两人称赞了一会，然后在书房摆了一桌酒肴，自己把杯，请李飞雄上坐。飞雄赶忙辞道：“小人何等之人，敢与皇亲对坐，这事万不敢当。所有差遣之处，小人定尽力便行。”武承嗣道：“此乃某天下大事。昔汉高祖欲用韩信，尚且登坛拜将，今某请英雄出兵，此席也是这用意，何必固执谦让？”许敬宗也命他上坐，李飞雄见众人如此，只得谢罪告座。酒至数巡，许敬宗便将所拟的草檄、旗号，交代与他。然后武承嗣送出两万金银，命他带回山中，作为粮饷。李飞雄一一遵命。直至三鼓，方才席散。次日一早，飞马回山发兵起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却说武三思如此厚待飞雄，次日将钦两如数取出，飞雄扮作客商模样，雇了几辆大车，回转太行而去，约期出月初间起事。

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已到山头。喽兵见寨主回来，当即前来，将牲口下去，银两搬上山寨。李飞雄到前聚义厅上坐下，赵林忙上来问道：“大哥到都中去过，事情如何举办？”李飞雄便将武三思弟兄并许敬宗所议的话，说了一遍。然后洗了行尘，又问了山下买卖。赵林交代已毕。次日，李飞雄便将合山的大小头目并那喽兵的花名册籍查阅一遍，选出几个头目：一名草上飞王怀，一名硃砂记洪亮，一名双枪将吴猛。这三人马上步下的工夫，皆不在人之下。先命这三人各带一万银两，采办生铁火药，并马匹旗旛之类，限本月办齐回山，以便打造军装。再着郭泉、齐霖、陶石、王宾四人，派为山头领将，专督喽兵操演等事。每日施枪放炮，威武非凡。

且说怀庆府离这太行山仅有百里之遥，怀庆太守姓胡，名世经，乃是进士出身。此人虽迂拘腐儒，并不与张武两家附和。武承嗣等人屡欲想撤他任职，无奈他深得民心，凡有离任消息，总是百姓到巡捕衙门挽留。又值狄公为河南巡抚，知道他政声，也就屡次保奏，承嗣诸人也不能怎样奈何他。近日闻太行山操兵练将，随命人前去打听，回来说是庐陵王的党类命李飞雄带兵入京，以便复夺大位。胡世经吃了一惊，暗道：“这事何能行得？武后虽是无道，别人如此而行还有所借口，他自己何能彰明较著，欲夺江山。母子分上，如何解说？”一人正是诧异，复又想道：“这事万分不实，想是奸人诬害太子，以假弄真，串出人干出这事，好令武后信以为实，究罪于他，以便于中篡逆。照此看来，不是张昌宗所为，定是武氏兄弟干的这事。庐陵王现在房州，彼此相离数千百里，即使他欲想复位，房州老臣宿将正白不少，徐敬业等人已干过此事，皆非出自他口，他要直意举行，何不由房州一路而来，反令这强寇作此大事，此事明是疑案。”一面写了一封细信，命人星夜往巡抚狄公衙门投递，请他在京中暗访。若有人直指太子，好请他面奏朝廷，挽回其事。一面将四门把守得铁桶相似，以备强人入境。

谁知胡世经在城内防备，李飞雄山上早已将军械粮草，号令旗旛，布置得如火如荼。择了初一下山，先取怀庆府城，然后相机前进。三日之前，便杀牛宰马，犒赏三军，将两万大军分着四队，命赵林、王怀、洪亮、吴猛四人统带。行兵吉日一早，李飞雄披挂齐整，按着军礼，祭旗已毕，然后拔队登程。一路之间，浩浩荡荡而来，真是旌旗蔽日，刀甲如云。当日行了五六十里，安营下寨。次日一早登程，便向府城进发。

这日胡世经见探马报来，说贼兵已离城不远，赶即登城遥望。但见对面如乌云盖地相仿，无限的兵马，向城下而来。当头一面大旗，上书：“庐陵王驾下统领兵马复国将军李”，所有旗旛均是用的五彩颜色。胡世经看毕，心下实是疑惑。先命人将擂石滚木，排列在城头。但见贼兵渐走渐近，离城十里，扎下营盘。到了下昼时分，忽然敌营一声炮响，当中显出一匹马来。为首一员大将，手执大刀，飞至城下，高声大叫道：“城上军兵听了，赶快

旛（fān，音帆）——一种窄长的旗子，垂直悬挂。

相机——察看、寻找机会。

犒（kào，音靠）赏——用酒食慰劳赏赐。

飞报太守，命胡世经前来答话。”胡世经见贼人会话，也就挺身上前，向下说道：“贼囚汝是何人，敢冒太子之名兴兵作乱，攻犯城池，是谁主谋，从实供来，本府详奏朝廷，罪在为首之人，或可开恩免于死罪。若是执迷不悟，天下皆皇上的赤子，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谁敢甘心附逆？谁不知汝是冒名？庐陵王远在房州，岂有母后登朝，太子夺位之理。这明是奸臣诡计，离间宫廷。本府幼读诗书，岂不明伦常纲纪。从此速退兵丁，休生妄想，这座铁桶似的城池，汝焉能攻破？”李飞雄听了此言，心下大惊不止，暗道：“我等在京计议，原想冒名行事，使地方各官信以为实，好飞奏朝廷，以便暗中诬害。谁知初次出兵，便为这胡世经说明破绽，随后如何前进？现在进退两难，也只得矢口不移，同他辩论。”当时向城上笑道：“你既幼读诗书，为何不明事理？武后奸淫无道，秽乱春宫，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殛，天地之所不容。庐陵王乃高宗长子，天下明君，岂能视母后奸淫，不顾社稷生民之理。只因前次徐敬业用兵未当，猝致身亡，特命李某统领山寨大兵，入京兴复。汝乃唐朝臣子，何故片事妇人。不开关迎师，已罪无可赦，还敢以真为伪，抗逆王师。汝即不信，且将通檄与汝观阅。”说罢，身边取出一角公文，插上箭头，弓响一声，向城头射上。胡世经展开观了一遍，向下骂道：“此乃汝这班逆贼，将骆宾王的讨诏依样葫芦，造成这道通檄。天下人可欺，欲想欺我胡某，也是登天向日之难。要我开关，非得庐陵王亲自前来，方能相信。”说罢，命人将擂石滚木打将下去。李飞雄见城上把守得十分严密，真是无隙可乘，当时只得拨马回营，以便次日攻打。

且说怀庆府城守姓金，名城，是个无赖出身。平时与武三思的家奴联为一气，鱼肉乡民，不知怎样逢迎三思，保举了一个守备。自从狄仁杰进京之后，这班狐群狗党，不敢再如从前，却巧怀庆守备出缺，他便求了武三思，补了此缺。武三思从李飞雄入京以后，知道太行山在怀庆属下，惟恐胡世经看出奸计，有所阻格，便私下写了一封书信，命人送与金城。等到兵临城下，请他相机而行，务必请胡世经通详具奏，便可成事。金城此时见胡世经看出伪诏，心下也是吃惊，一人想道：“武三思日前致信于我，命我从中行事，不料他居然料着。无奈这个迂儒甚为固执，必得如何，方可使他详奏。”自己思想了一会，向着胡肚经说道：“大人既知他冒名前来，有未将一身本领，何不就此开关，杀他个大败亏输，然后申奏朝廷，岂不为美。若仅闭关自守，设或相持日久，粮草空虚，岂不难乎为继？”胡世经知他是武三思一党，说此言语，明是诱他开关，好让贼人进城。当时喝道：“此地乃本府镇守，战守自有权衡，何容汝等多言。贼人此来，止想开城会敌，方可以伪乱真，借庐陵王之名，好遂奸贼之计，本府且严加防守，星夜命人到房州询问。如果庐陵王行出这不法之事，他自承任无辞，命我等开关迎接。若不然，他必有回文照复，或命人带兵前来征剿。那时真伪分明，圣上母子之间也不至为人谗间。”金城听了此言，知他是个迂儒，说得出做得到，那时便误事不浅。当时急道：“大人之言虽想得周到，无乃缓不救急。你看他数万人马，如火如荼，不出十日，定将这城池攻破。大人是个文官，固然有革职的处分，未将是个武士，干戈扰乱，责任较大人尤重。没有不测，悔之晚矣。此事不据实申奏朝廷，请领大兵前来退敌，何能解这重围？且徐敬业与骆宾王之事已

食毛践土——毛，地面所生植物。践，踩。谓感戴君恩。

殛（jí，音急）——杀死。

行之在先，庐陵王既能命他两个兴兵犯境，不能勾结李飞雄进取么？此事无庸疑惑，定是庐陵王指使。我看大人十载寒窗，方把结个进士出身，受了多少辛苦，始为这怀庆的太守，若因此事误了功名，岂不可惜。”

胡世经见他如此辨白，明欲顺着奸计，不禁大怒起来，乃道：“本府为此地的大守，虽由诗书而来，多年辛苦，到了为难之时，也须顾名思义，不能听那班奸臣信用私党，欺惑朝廷、致令唐室江山送与无赖之手。”这番话，把个金城说得满面羞惭，当时说道：“你我文武分曹，不相统属。你即迂谬固执，某不能随你而行，将这座城池失去。各做各事便了。”当时也不再言，怒气冲冲，回衙而去。竟自起了一道详文，说庐陵王命李飞雄攻打城池，复取天下，并将伪檄抄录在上面，连夜命人飞马出城，向京中告急。并参胡世经匿情不报，隐与李飞雄勾通一气、势同谋反。

未有数日，早至都中。先到兵部投递，请他奏明圣上，火速发兵。谁知兵部尚书自武承业因怀义之事将刑部尚书撤任，未有数月，便补了这兵部尚书，连日正与武三思、许敬宗诸人盼望怀庆府的紧报，只是未见前来，心下甚是思念。这日接到金城的禀报，拆开看毕，随即来至三思府中。商议了一会，众人只恨胡世经不肯通禀。武承业道：“此事本应怀庆府通详巡抚，既是城守有告急文书，我为兵部大臣，也不怕朝廷不肯相信。明日早朝，定可分晓。”说罢，回转自己部内，以便来朝启奏。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却说武承业回转了兵部衙门，次日五鼓入朝，俯伏金阶，上前奏道：“目今庐陵王兵犯怀庆，势甚猖狂。命贼首李飞雄带领数万大兵，直逼城下，心想攻破城池，向东京进发，复取天下。怀庆太守胡世经，与贼通同一气，匿报军情。幸有守备金城，单名飞报，现在告急文书投递在臣部，请臣具情代奏。城中虚弱，危急万分，一经胡世经出城投降，以下州县便势如破竹。并有庐陵王伪诏，抄录前来，请圣上御览。”说着，将金城的公文伪诏，一并由值殿侍卫呈上。武则天展开看了一遍，不禁叹道：“前者寡人因太子懦弱不明，故尔将他远贬房州，原期他阅历数年，借赎前咎，然后赦回，再登大宝。不料他天伦废绝，与母为仇。前次徐敬业、骆宾王诸人兴兵犯境，孤家以他误听谗言，并未究罪，此时复又勾结贼人，争取天下。如此不孝不义之人，何能身登九五，为天下人君？他既不孝，朕岂能慈，春发五万大兵，星夜赴怀庆。剿灭破贼之后，再赴房州，将太子锁拿来京，按律治罪。”两边文武见武则天如此传旨，无不面如土色，盛怒之下，又不敢上前劝谏。狄仁杰到了此时，明知是太子受冤，不得不上前阻谏道：“圣上休断了母子之情，为天下臣民耻笑。此必奸臣勾引强人，冒充庐陵王旗号，以伪乱真，使圣上相信。此乃兵情军务，若果是太子作乱，为何不在房州起事，反在怀庆进兵？怀庆太守胡世经，虽是文士出身，未有不知利害，如果城池危急，理合他飞禀到臣，请巡抚衙门代奏，何敢匿情不报，致令金城到兵部告急？兵部尚书乃是武承业本任。日前他弟兄诬害刘伟之等人，蒙蔽朝廷，致令赐死，后经臣两番复奏，方才蒙恩开释，安知非他弟兄挟嫌怀恨，私结太行山强寇攻犯城池，好令陛下相信弟兄之言，发兵剿灭太子，随后嗣位无人，他便从中窥窃。这事断非庐陵王所为，请陛下发兵，但将李飞雄提入京中，交臣审讯，定有实供。”武三思听了狄公所奏，深恐他又将此事辨驳个干净，忙伏奏道：“这事求陛下善察真情。臣等在京供职，每日上朝，何忍辜负国恩，敢与强人谋反？此明是狄仁杰勾通太子，擅动干戈，威吓陛下。日前刘伟之请陛下召太子还京，退朝让位，陛下未能准奏，反将伟之赐死。狄仁杰亦屡次请陛下将太子召还，因未能俯如所请，故激成如此大变。臣等宁可奏明，听圣上裁夺。但恐陛下以慈爱待太子，太子不能以仁孝待陛下。到了兵犯阙廷，不过将大恶大罪推在李飞雄身上，那时复登朝位，不知将陛下置诸何地。若说臣等诬奏，天下事皆可冒充，惟这旗号伪诏，万万伪借不来，圣上何以不明此故？恐此次干戈较之骆宾王尤甚了。”这番话，把个武则天说得深信不疑，向狄仁杰怒道：“汝这班误国奸臣，汝既身为巡抚，怀庆府又在汝属下，太行山有此强人，何不早为剿灭。此时养痍成患，兵犯天朝，岂非汝等驭下不严之故？似此情节，与庐陵王同谋可知。叛逆奸臣既伤我母子之情，复损汝君臣之谊，此番不将太子赐死，国法人伦皆为汝等毁灭。等至水落石出之时，再与汝等究罪。”说罢，便命武承业发五万大兵，带领将士。先到怀庆，将李飞雄灭去，然后便往房州捉拿庐陵王。

武承业得了这道旨意，心下好不欢喜。正要领旨退朝，忽见左班中出一人来，身高九尺向开，两道浓眉，一双圆目，走上前高声奏道：“陛下如此

阙（què，音却）廷——宫廷。

养痍（yāng，音拥）成患——喻纵容敌人，自留后患。

而行，欲置太子于何地？前者太子贬谪，在廷臣工莫不知是冤抑。彼时有罢官归隐者，有痛苦流涕者，这干人皆忠心赤胆，日夜望陛下悔心，复承大位。武承业等乃不法的小人，江洋大盗、绿林强人，无下暗中勾结。此事明是奸臣造成伪诏，令李飞雄冒名而来，使陛下堕其计中，好趁机为乱，攘夺江山。陛下何不顾母子情面，反听奸贼之言，恐唐朝非李家所有了。”说罢大哭不止，声震殿廷。武后见他说不顾母子情面，愈加怒道：“汝等食禄在朝，天下大事漫不经心，凡朕有事举行，便尔纷纷挠舌。寡人乃天下之母，庐陵王不遵子道，若不加诛，何以御天下？如有人再奏，便先行斩首。”众人听了此言，再将那人一望，乃是太常工人，姓安，各金藏。只见他大哭一声，向着武后奏道：“陛下不听臣言，诬屈太子，臣不忍目睹其事，请剖心以明太子不反。”说罢，只见他拔出佩刀，将胸前玉带解下，一手撕开朝服，一手将刀望胸前一刺，登时大叫一声：“臣安金藏为太子明冤，陛下若再不信，恐江山失于奸贼了。”说罢，复将刀望里一送，随又拔出，顷刻五脏皆出，鲜血直流，将众臣的衣服，溅得满身红血。

当时两边文武猝不及防，忽见他如此直谏，无不大惊失色，倒退了几步。武后此时，也不料他竟不顾性命，见他倒于阶下，也就目不忍睹，龙袖一展，将两眼遮住，传旨说道：“孤家母子之事不能自明，致令汝出此下策，诚为可叹。”旋命人用车辇将安金藏送入宫中，命太医赶速医治，如能保全性命，定行论功加赏。这道旨下来，随有穿宫太监将安金藏弄入辇中，已是不知人事，手中佩刀依然未去。众大臣俟他去后，早有元行冲、桓彦范一千人，齐声痛哭道：“安金藏乃太常工人，官卑职小，尚知太子之冤，以死直谏。陛下再不听臣等所奏，也只好死于金殿了。”当时众人有欲拔刀自刎的，有欲向金殿铁柱上撞死的，把个金銮殿前，当作个寻死的地府。武则天见众人异口同声，皆说李飞雄冒名诬害，只得说道：“众卿家如此苦谏，孤家岂好动干戈。依汝众人所言，若何处置？总之怀庆兵临城下，此是实情，无论是真是伪，皆要带兵去剿洗。”狄仁杰道：“陛下若能委臣一旅之师，带同武将前往征讨，定可将李飞雄活捉来京。一面命元行冲将敌人的伪诏带往房州，与太子观看，太子见此逆书，岂不以朝廷为重？那时陛下虽不命他征剿贼人，太子也要奋力前驱，以明心迹。似此一举两得，陛下恩义俱在，那班奸贼也无从施其伎俩。”武后此时，到也骑虎之势，只得准奏。将武承业之兵，归狄公统带，听其挑选猛将百员，星夜往怀庆灭寇。复又下一道御书，并李飞雄伪诏一并交元行冲，带往房州而去。两人谢恩已毕，然后退朝。

单说狄公次日一早，便在教场点了五万大兵，带了十数员有名的上将，皆是忠心赤胆，公而忘私，一路浩浩荡荡，直向怀庆而来。此时胡世经早已得报，听说是狄公前来，不禁喜出望外，向着部下说道：“本府自与金城争论之后，明知他飞檄到京，请兵告急、深恐张武二党带兵前来，便令太子衔冤莫解。现在狄公到此，诚为万分之幸。”当时将城中所有的兵丁，齐行在城中把守，自己带领数名牙将，徒步出城，向大队迎。到了前队，早有差官问明职名，到中军来见狄公。狄公见是怀庆府亲自前来，当即问道：“贵府为一方领袖，兵临城下镇静不移，深为可敬。日前接尊函，足征矩识。贵

攘（rǎng，音嚷）夺——夺取。

辇（niǎn，音捻）——指皇帝坐的车。

牙将——古代中下级军官。

府现将何法退贼？”胡世经见狄公如此询问，乃道：“下官明知金守备起文申报，但不肯迎合奸臣，致令太子受屈。此事定是李飞雄受人指使，冒名而行。若是庐陵王果有此举。为何不在起事之先通行手诏，等到贼兵入境，方将伪诏投递，据此一端，可知伪冒。现已命人先到房州询问，俟真伪辨明，再行具报，免得有劳圣虑，致伤母子之情。此时大人前来，实为万幸。”当即与狄公到了城前，依城下寨。

次日，狄公升坐大帐，传金城前来问话。金城此时已是心怀恐惧，满想将告急公文递到兵部，武氏弟兄带兵前来，便可合而为一。不料不能如愿，反命巡抚大人带兵到此。当时只得到大帐请安侍立。狄公道：“本院在京接汝告急文书，说庐陵王与李飞雄勾通，兵犯怀庆。汝既为守备，何故不开城迎敌，杀退贼兵。若说胡世经阻挠，加意防守，此固迂儒见识。本院既已到此，且命汝就此前去骂敌，若不得胜而回，提头来见。”金城听了此言，不禁心惊胆战，领下命来，上马而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却说金城见狄公命他出马，虽将令箭领下，心下甚是惧怕。一人想道：“我虽是个武职人员，补了这怀庆守备，无奈我不是绿营出身，平日与武氏家奴横行里党，尽是虚张声势，狐假虎威，那里有什么本领！就是这功名，也是武三思瞻徇情面，私自保奏。现在上阵交锋，岂不是自寻死路。”欲想不去，又知狄公法令森严，不容推诿，当时只得披挂整齐，上马端刀，来至阵上。李飞雄自从由太行山来此，虽属日夜攻打，皆为胡世经严加防守，攻破不开。昨日听说京中大队前来，疑惑是武氏弟兄的党类，随命人到营中私探。回营报知，方知是狄公到此。正是诧异，现又见小军来报，说官兵阵前讨战。李飞雄听了此言，随即端刀坐马，望众人说道：“愚兄禀许大人之命，干此要事，今日狄仁杰到此开兵，务必胜他一阵，方破了他锐气。诸位贤弟，可到战场一同看战。”所有那殊砂记洪亮，双枪将吴猛，草上飞王怀，这强寇无不齐声说道：“我等在山杀人如草，绿林中谁不知我等威名，莫说狄仁杰是个懦弱书生，徒以哼文为上，他便是个三头六臂，也将他杀得片甲不回。”说着，众人上马，提兵冲出山寨。

李飞雄抬头见是金城，连日见他在城上与胡世经把守，早已认熟在眼中，忙将马头一领，上前喝道：“来者莫非怀庆守备金城么？”金城见他道出他名姓，疑是武三思曾经与李飞雄言过，说他在这城中为守备，也就答道：“老爷便是金城。汝既知名姓，谅知我来历。今奉巡抚之命，上马前来，与汝决一死战。”李飞雄不知他说的暗话，连忙喝道：“汝这无名的小辈，既食君禄，当报君恩。唐室江山乃庐陵王天下，现为武后荒乱朝纲，宠弊小人，致将太子远滴。目下亟思复位，整理朝纲，特下血书，命本帅念社稷艰难，为其征讨。日前草诏，言在于兹，汝何不知顺逆，闭关自守，抗拒王师。此时大队前来，首先开战，来得好。本帅不将汝分为两段，也不知俺手段。”说着，一个泰山压顶，当头劈来。金城见他认真杀来，本是个无赖出身，从不知阵前利害，抬头一看，已吓得魂不附体，赶将两手把单刀握定，迎了上来。碰上大刀，如同火炭一般，早将虎口震得迸裂，一时抵挡不住，把个兵刃飞在半空。正要拨转马头落荒而走，措手不及，李飞雄一刀已砍于马下。贼兵一声呐喊，掩杀过来。幸得狄公手下人多，用乱箭将阵脚射住，难以上前。李飞雄只得得意洋洋，敲着得胜鼓，回营而去。

且说狄公命金城出马，因他与武氏一党，故用借刀杀人之计，令他身死，此时见已丧命，忙传令赵大成、方如海，只听两边齐声得令，出来两人，到案前站下。此两人乃是高宗御前都指挥，平时历著战功，封为永胜将军之职。赵大成身躯短小，相貌精豪，手执两柄六角锤，有万大不当之勇。那个方如海，也与他一般职位，手执一杆烂银枪，如蛟龙出水相似。当时狄公说道：“汝两人就此出征，先将李飞雄获一胜仗，挫了锐气，本院自有破敌之策。”两人得令下来，随即披挂上马。到了争场，见李飞雄已经收队，只得到敌营前面高声挑战。双枪将吴猛正押着后队，向前退去，忽听后面又有人来骂战，

里党——乡里。

瞻（shàn，音善）徇（xùn，音迅）情面——为了私情而给面子，做不合法的事。

亟（jí，音即）——急。

迸（bèng，音泵）裂——破裂。

当即拨转马头，双枪并起，迎将上去。赵大成见敌人来会战，上前喝道：“贼将通名，本将军锤下不打无名之辈。”吴猛道：“俺乃庐陵王麾下复国大将军帐前，偏将吴猛是也。汝是何人，快通名来。”赵大成喝道：“汝这叛贼敢冒太子之名，暗行诬害，勾结奸臣，本将军乃唐皇天子驾前，巡抚麾下，永胜将军赵大成是也。”说着，六角锤一分，用了个流金赶月，一先一后相继打来。吴猛见他来得利害，双枪高举，贯了平生之力，拼力格来。无奈赵大成乃是长征惯战之人，比这山寨强人自强胜百倍，两锤打下，如泰山一般，吴猛那里开得过去，顷刻满脸震得飞红，虎口血流不止。晓得不好，赶着连招带拖拖了过来，便想趁此逃回营内。谁知赵大成手段飞快，两锤见他招架不住，惟恐他逃走，赶将左手一起，飞起锤头摔过马来。吴猛正向前走，不防着后面来了兵器，只听咕咚一声，早把吴猛栽到马下，再望他那颗头颅，已是脑浆迸裂。敌营见吴猛身死，众兵丁一声呐喊，各自逃生。赵大成仗着一身本领，邀动方如海手提兵刃，杀入重围。两匹马如入无人之境，正是逢枪便死，过锤即亡，顷刻之间，早已尸骸满地。李飞雄自将金城杀死，正是得意非凡，忽听前营有撼撼声音，赶着命人盘问。谁知探军已到了大帐，奉请主将出营大敌：“现在官兵队里来了两员猛将，一名赵大成，一名方如海。吴猛与他交战，已死在赵大成手下。现已杀近营来，主将再不出去，便到大帐了。”李飞雄听了此言，大叫一声：“无名的小辈，杀了我山头的将士。”只听他高叫：“掀开”，跃马提刀冲出阵上。劈面遇见大成，两人并不打话，刀锤并举。二马相争，一往一来，杀了有十数个回合，李飞雄渐渐招架不住。方如海惟恐让他逃脱，也就拍马提枪，前后夹战。李飞雄自是不能相斗，两手将大刀一举，用个横扫千人的刀法，将赵大成双锤掀开，大叫一声：“本将军战你不过，休得追来。”说着马头一领，落荒而走。赵大成恐他另有暗算，也就不去追赶，回转本营。

此时狄公正在营前观战，见赵大成杀退贼将，得胜而回，当时进入大帐，记上功劳。向着胡世经言道：“此贼本领也甚平常，若能设法生擒，方令太子之冤水落石出。但不知贼营前后有小路通行，并往他山寨上有避道可去？”胡世经还示开言，早有马荣上前说道：“这事大人不必过虑，小人疑惑李飞雄是个三头六臂异样的强人，谁知是从前那个白鹤林的小李。不知何人为他起这插号，叫做赛元霸。小人的出身，大人无不尽知，此人与小人早年是一党，陆道上买卖彼此通行。明日待小人到他营中，如此这般套出他的真话，然后里应外合，用计破他，易如反掌。”狄公听了此言，心下甚是欢喜，忙道：“汝若能干成这事，不独解了目前之危，俟后太子还朝，也当加恩升赏，可知此事关系国家伦常之大，务必前去，将主谋人访出，那时本院便可启奏了。”马荣领命下来，一宿已过。次日改换装束，仍扮成绿林的模样，由后营出去，绕上大道，然后向贼营而来。

且说李飞雄败回营中，闷闷不乐，与洪亮等人说道：“愚兄受许大人深恩，又承武皇亲重托，着我干出这事，满想功名富贵，从此发达，谁知今日初次开兵，虽将金城杀死，我处亦伤一吴猛，愚兄又打了这败仗。官兵主将又是狄仁杰前来，此人足智多谋，从前做县令时并访出许多无头案件，此时掌这大权，手下有许多精兵猛将，我等何能与他对敌？虽承武许两人重用，设若事败，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乎狗。”洪亮道：“大哥何得多虑。胜败乃兵家常事，赵大成虽是勇猛，明日我等并马出营，用个车轮大战，那怕他如天神的手段，也要大败亏输。”众人正在帐中议论，忽见小军进来报道：

“外面有一好汉，自称马荣，说与寨主从前在白鹤林交好，日前访问寨主在太行山聚义，特地千里相投。到得山前，闻又提兵到此，因此来营求见。请寨主示下。”李飞雄正恐营中将少，没有能人，听说马荣前来，连忙道：“此人与俺自幼的好友，他此时前来，正可助我一臂。”随即起身，带领众人接出营来。

抬头向前一望，果见一人短衣窄袖，元色缎的小袄，排门密扣，铺列胸前，两腿元色丢裆叉裤，铁尖快鞋，头戴一顶英雄盔，一朵红缨拖于脑后，肩头背着个小小包袱，腰间佩了一柄单刀，气宇轩昂，正是马荣到此。李飞雄高声叫道：“马大哥几时到此？小弟接驾来迟，望祈恕罪。”马荣见他出营，也就上前答道：“贤弟名亨利达，掌此兵权，曾记得白鹤林旧友么？”李飞雄哈哈笑道：“自从别后，念念不忘。今日相逢，实为万幸，且请入营畅叙。”说着，邀马荣入营而去。一同到了大帐，见礼坐下。不知马荣此来能否访出实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却说马荣进入大帐，李飞雄开言问道：“小弟自别尊颜，历经数载，从白鹤林劫夺官眷得了资财，嗣后在何处得意？”马荣道：“一言难尽。自从那年分手，东奔西荡，卒无定程。近年在山东一带干了捕快班头，无奈贪官污吏不识人才，反与绿林朋友结下许多仇恨，因此悔心，将卯名除退，依旧做往日生涯。日前方知贤弟在太行聚义，不料到了宝山，又值领兵到此，不知贤弟何以有此大志，竟干出这惊人出色之事，愚兄到此，不知可能委用么？”李飞雄听了此言，便将白鹤林劫守之后众人分散，不料地方缉捕，为班快擒获，解入京都，承许敬宗开活，以及在太行山聚义的话，说了一遍。当时命人摆酒，为马荣接风。

入席之间，马荣复又问道：“贤弟所言皆是从前之事。现在攻打城池，还是欲夺唐室江山称孤道寡，抑是另有别人主使？近日胜负若何？官兵是何人统带？”李飞雄见他来问这话，忙道：“小弟那有如此妄想。设非有人命我如此，无论本领不能取胜，便是粮草也不能接济。”马荣听了此言，心下实是暗喜：果不出大人之料，竟是有人暗中指使。乃道：“此乃贤弟鸿运当头，故有如此机遇。方才来营，见大旗上面写的庐陵王旗号，莫非是房州太子复夺江山，命贤弟辅助？”李飞雄哈哈笑道：“老哥不是外人，此来正可助小弟一臂之力，不妨将这细情告知，那里是什么庐陵王，说来大哥也可知道，目今武后临朝，将武三思弟兄皆封了大官，掌理朝政，将太子贬至房州，一心想将大统传与武承嗣接位。无奈狄仁杰一班忠臣义士屡次阻挠，不但不能令武氏为天子，反请武后将庐陵王召回。因此武氏弟兄想出这主见，命我冒充太子的旗号攻打城池，使地方各官通报到京，说太子造反，好令武后伤了母子之情，将太子赐死，这万里江山，便归入武氏弟兄之手。不料这怀庆太守胡世经，闭关自守，攻打不开，目下狄仁杰又带兵前来，互相交战。不料他皆是能征惯战之将，昨日初次开兵，虽将守备金城杀死，本营中双枪将吴猛亦为敌营送命。小弟本领大哥深知，这一座海大营盘，加上这许多精兵猛将，何能将他退去？幸得大哥前来，明日上阵交锋，助我一臂。倘能武承嗣得了天下，你我这功名富贵，还怕不得么？”马荣也装喜悦的情形，满口应道：“贤弟有如此出路，若将此事办成，岂不比绿林买卖强似十倍？愚兄明日出马，定杀他个大败亏输，以报昨日之恨。”李飞雄见马荣如此应允，自是得意非常，又将王怀、洪亮这干人喊来相见。彼此通名道姓，开怀畅饮，直吃到下昼之时，方才席散。马荣道：“贤弟这座营寨，虽是十分雄壮，但不知前后左右可有小路通行？大凡扎营，须要四通八达，方可进退自如。若是一面开兵，三面闭塞，设若前队打败，无一退步，岂不是束手待毙？”李飞雄道：“小弟那里知道什么兵法，横竖有武承嗣等人暗中布置，只求将官兵打退，弄假成真，那时便功成名就。既是老哥讲究，此时便请前去巡视，若有破绽的地方，不妨更改。”说着起身，众人出了后营，四围察看一番，尽是依山带水，颇得地势，惟有左边一座高山，相离有一二里远近，若能在此伏兵，便可以高临下。随即问道：“这座山头虽是险固，不知这山后通于何处？”李飞雄道：“山后乃是怀庆府西门的大道，我这座大营，依他南门而扎。若非这高山阻隔，也不在此扎立营盘。”马荣巡视已毕，复行看了他粮草的所在。天色已晚，李飞雄复命摆酒叙谈，直至二鼓，频催方才安寝。

次日一早，李飞雄请他出战。将自己的马匹兵刃让他使用。马荣道：“愚

兄秉性贤弟深知，这口佩刀很可与人对敌。那马上功大，反不能爽快。”说罢，仍就是随身衣服，出了营门，到战场喊战。官兵队里见是马荣讨战，众人无不诧异，赶着进帐报与狄公知道。狄公随命乔泰前去会敌，说道：“马荣此来，必有消息。汝去只可诈败，看马荣有何话说。”乔泰本是个步下，此时惟恐敌营生疑，只得坐马提刀，向阵前而去，马荣见是乔泰前来，故意喝道：“来将何人，快通名纳命。俺家李大寨主昨日为汝等杀败，命俺来报仇。不要走，吃我一刀。”说着左手一刀，劈面砍来。乔泰见他故作惊人，心下实是好笑，也就举刀迎上。两人一来一往，杀了有二三十合，乔泰已是只能招架，不能还兵。复又战了数台，拨转马头落荒而走。马荣高声喝道：“逆贼往那里走！俺追来也。”当时连窜带纵，紧紧追来。不下有十数里远近，左右皆是树林，后面贼兵全行不见，乔泰住马笑道：“大哥你做什么鬼脸，究竟营中怎样？”马荣道：“若不如此，何能使他相信！”当即将敌营的话说了一遍，然后道：“左边高山，可以伏兵，明日如此这般，由西门前进，那时便可一鼓成擒了。”乔泰听罢大喜。

两人正要回去，远远的贼兵追来，马荣道：“你仍就败走前去，好令众人除疑。”乔泰赶即伏在马头，盔斜甲卸，现出受伤的模样，没命向前逃走，马荣见贼兵已到，高声喊道：“汝等赶速拦阻去路，莫要为这厮逃走。”一声招呼，依旧紧紧的追来。乔泰早已扣定鞍辔，越树穿林，回转本寨。那些贼兵齐声呼声：“李寨主有令，请将军就此回营。山路崎岖，恐遭敌人的暗计。”马荣见众人如此，反说道：“汝等早来一步，也不至为这厮逃脱。且待明日开兵，再将这厮擒住。”当时同众贼一同回营。

早见李飞雄出来迎道：“老哥，今日获此胜仗，虽未将敌人擒获，所幸尚未败回。有老哥如此本领，还怕不能取胜么？”马荣也就进入帐中，李飞雄早已预备下酒席，两人入座畅谈。马荣道：“愚兄到此，疑惑敌营很有能人，谁知今日战场，乃是无能之辈。本营有如此兵马，何不分成四队，将他那座营盘团团围住，四面杀入，没有一日之久，定可将狄仁杰擒获。何故在此久久相持，反长了他人志气。”李飞雄见他如此言语，乃道：“小弟营中虽有许多兵将，无奈操练未久，皆非能征惯战之将。若老哥在此缓缓交锋，每日与小弟出营皆获胜仗，将他几名妙手送了性命，然后四面夹攻，那怕他逃奔天外。”马荣道：“贤弟此言差矣。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暂时祸福。若不趁此锐气一鼓而下，但凭愚兄一人每日出战，何能必定取胜，若敌营再添了能人，那时又如何说项？兵事宜速不宜缓，且营中旗号尽以庐陵王为名，设若太子在房州得信，带兵前来，前后夹攻，那时将这机关败露，又便如何？成败好丑，在此一举。贤弟幸勿自误。”李飞雄本是个极粗莽的人，见马荣这番言语，不禁鼓舞起来，道：“大哥所言，真是妙计，小弟何敢不依？但前进必须后退，明日一早，先命人到京都送信，告诉许敬宗大人，说狄仁杰到此，万分难破，现已四面攻打，请他赶速设法接济，以便在太行山招兵救应。一面须斟酌一人在营中看守，恐有敌兵前来冲寨。”马荣道：“贤弟如虑无人，愚兄在营，可万无一失。大队若得胜好极，否则愚兄领队出营，将贤弟接应回来，岂不是好。”李飞雄听罢，当时依计而行。次日，先写了一封信命人送往都中，到许敬宗衙门交递。然后命洪亮打东门，王怀打南门，自己打西门，其余将弃，选派数名攻打北门。所有粮草军械，皆在后营，并留下三千兵士，请马荣在营看守，仍不时到营前观战。若是为官兵战败，便上前接应。诸事分派已定，只等次日开兵。

且说乔泰回转本营，将马荣的话说了一遍，狄公听了此言大喜。次日一早，便命赵大成、方如海，各带精兵五十，由西门大道绕至高山，等夜晚之间，率众登山，在树林内埋伏，但听炮声响亮，一齐杀下山去，务必与马荣合为一队，将李飞雄生擒他来，勿伤他性命，方可随后作证。两人领命，下边自去埋伏不提。再表李飞雄，当日传令已毕，一宿已过。次日天明，各人带领兵丁，放炮开营，直向官兵前队围绕上来。顷刻之间，数万贼兵把个偌大的怀庆府并一座大营，四面围住。李飞雄一马当先，上前喊道：“营外兵丁听了，前日本将军为那赵大成杀败，又伤我一员将士，此仇此恨尚未报复，今日特来与汝等决一死战，好报庐陵王付托之意。汝等速去报与狄仁杰知道，命他速派能人前来会战。不然，这四面兵将拥挤上来，立刻将汝等营盘踏为平地。”官见贼兵围拢上来，不知他受了马荣之赚，不禁大惊失色，飞报近来。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赚（zuàn，音钻）——方言，谓“骗”。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却说李飞雄依着马荣之计，四面出兵，将唐营围攻小军不知何故，赶着进帐报知。狄公命了四员偏将：一名裘万里，一名曹其龙，更有徐标、王泰，各带二千兵卒分头会敌。

四人得令起身，裘万里跨马提鞭，直向东门迎出。劈面遇见洪亮，举手一鞭，肩头打下，洪亮提刀格架相迎，两人杀在一团，斗在一处。战有二三十合，洪亮杀得性起，大吼一声，直向裘万里拼力劈去。裘万里赶即两膀用了足劲，钢鞭飞舞，开去单刀，随手一鞭，打中洪亮的顶门，翻于马下。后面军士见敌人落马，呐喊一声，上前冲杀。裘万里见自己得了胜仗，赶着下马取出佩刀，将洪亮首级割下，复跃上马匹，杀向南门而来。远远听见战鼓声音震动山谷，赶着勒马加鞭，飞到前面。但见曹其龙一杆长枪，为王怀的双刀逼住，气喘吁吁，行将败下。裘万里大吼一声：“曹贤弟休得慌忙，愚兄前来助你。”说着窜到阵上，钢鞭拦中一格，将王怀的双刀架格过去，让曹其龙突出重围。随即一连几鞭，向敌打下，王怀虽是个草寇，在太行山上也算他是第一把好手，正想摆布敌将，忽见一人前来助战，不禁大吼连声。一手招架钢鞭，一手对着裘万里的要害，拼力刺去。两人你想我死，我想你亡，刀去鞭来，好似山中猛虎；鞭来刀去，宛比出海蛟龙。彼此杀作一团，沙灰雾起，约战了有五六十合，早已日光当头。裘万里深恐战他不过，误了大事，赶着虚幌一鞭，诈败而去。王怀正是杀得兴起，那里肯舍不追，高声叫道：“无能的匹夫，向那里逃走！爷爷来也。”只见飞虎镫一拍，那马如腾空一般，在后紧紧追来。裘万里见他来赶，跑去有二三里远近，忽将裆肋一松，那马忽然停住。裘万里将脚尖在搭镫扣稳，一个筋斗，跌向马腹里面。王怀疑惑他是失足落马，心下大喜，高叫道：“裘万里，也是你性命该绝，落下马来，看刀！”说着，一刀在裘万里背心劈下。裘万里见他到了背后，脚尖在搭镫上一垫，一个转身，早倒跨在马上。王怀正弯腰用刀来劈，措手不及，早被裘万里一鞭打中脑门，咕咚栽于马下。裘万里骂道：“你这狗头，方才那样骁勇，此时英雄何在？且命汝身首异处。”当时就将王怀的刀取来，割下首级，复向城前奔来。

且说李飞雄自己攻打西门，一柄大刀逢人便杀。正遇徐标将他拦住，两人各举兵刃，大显生平。谁知徐标一柄三尖刀，较之李飞雄高出数倍，彼此刀来刀去，未有十数个回合，已杀得两膀酸麻，高抬不起。正想王怀等人前来接应，忽见劈面人声喧乱，驾铃响处，裘万里早到面前，高声骂道：“贼囚，汝羽翼已去，还想在此逞能！你看这两颗首级是谁？还不下马受缚。”李飞雄正是危急，听了此言，抬头一望，却是洪亮、王怀两人的首级，晓得不好，赶将马头一领，斜刺里冲出重围，欲向本营而走。忽见本营烟雾连天，喊声大震，四面八方全是火起。李飞雄到了此时，已心惊胆裂，知道有了内变，只见许多逃残兵士，蜂拥而来，向着李飞雄说道：“寨主不好了。出兵之后，马将军并不到营前观战，忽自出了后营，放了几声大炮，顷刻左边山后，出来许多兵马，穿山越岭，向本营拥来。我等正请他退敌，谁知他反将敌兵带入营中，放火烧寨。现在军中粮饷以及帐棚，皆为他焚烧殆尽，前面万不可去了。”李飞雄听了此言，只见大叫一声：“马荣，我道你是旧日良

朋，前来助我，谁知你是个奸细，害得我瓦解冰消。今日俺也拼作一死，与汝送了这性命。”当时便想去寻马荣。后面裘万里追兵已到，高声叫道：“李飞雄，汝巢已失，还不下马投降。”飞雄正是愤火中烧，举起大刀，向万里复战。彼此又战了四五回合，早见大兵如潮水相似，纷纷拥拥，四面围来，将两匹坐马困在城心，齐呼“捉贼”。李飞雄见大事已去，料想难以脱逃，狂叫数声，便想举刀自刎。裘万里早已看见，右手将钢鞭顺转，身躯一进，左手只在李飞雄腰间一把，说声：“带过”，早把飞雄提高坐骑，复行向地下一摔。四面兵丁见贼首已得，一声呐喊，捆绑起来。裘万里因自己擒了贼着，心下得意非常，拨转马头，提鞭执辔，押着大队回营。

此时狄公在营，早已得着提报，命乔泰赶速到敌营，传令：贼人如愿投降，一概准予自新，放归田里。所有粮草器械，命赵大成、方如海两人收解回营，着马荣先回本寨，以便与李飞雄见面。

乔泰得令，出营走至半途，已与马荣相遇。彼此一同到了大帐，马荣将敌营事说了一遍。狄公命他先到后营安歇，然后升座大帐。只见众兵将敲着得胜鼓而来，大队排列两旁，直至营门之外。随后许多人，捆绑着一个大汉，裘万里押在后边，到了帐前，报功已毕，将李飞雄推跪在阶下。飞雄此时大骂不止：“汝等这班叛逆贼臣，庐陵王乃天下明君，命俺复夺江山，重兴天下。误中马荣贼狗头之计，使我大营焚掠，山寨难归。汝等要杀便杀，想我投顺汝等，这叛国奸臣，也是三更梦想。”当下只是骂不绝口。狄公见他到了此时，仍是矢口不移，冒充庐陵王的旗号，暗道：“这人颇有恒心。据他对马荣说来，因为许敬宗活命之恩，故尔为这班奸臣干出这事，此时被擒，命在顷刻，仍然始终如一，不肯推赖他人。且待本院以恩待他，看他若何言语。”当即起身下堂，将众人喝退，自己为他亲解其缚，向他言道：“将军乃一世英雄，何苦受人之愚，不顾自己性命。本帅若想杀汝，何不在军前取汝首级？不日庐陵王便来营中，那时本院再为你分辨，何如？”说毕，也不问别事，命人将他送入后营，暗下命乔泰、裘万里两人防守，每日好酒好肴，使他饮食。一连数日，直不见狄公之面，所有服伺他的兵丁皆是你来我往，无一定之人。李飞雄初进营时，自分必死，此时见这样情形，反不知狄仁杰是何用意。又听他说庐陵王不日前来，疑惑等太子来时，再行斩首。果是如此，又不应当这样款待。想来想去，实是委决不下。

这日性急起来，却巧小军来送午饭，李飞雄将他揪住，横按在磕膝上面，露出腰刀，向他喝道：“俺到此间是个贼首，狄大人为何不将我斩首，究竟是何用意？汝将他意思说明，俺便饶汝性命。不然先令凉风贯顶，与阎王相见。”那个小军为他按住，动弹不得，忙叫道：“狄大人命我等如此，那晓得他是何用意？但听他与马将军说此人误听人言，于出非礼之事，若欲天下太平，还须在他身上。其余的话，虽将我杀死，也不知道了。”李飞雄听了此言，高声骂道：“马荣，你这狼心狗肺的死贼，俺好心待你，反遭汝毒手。此时又虚情假意，前来骗谁？汝今生除非不见俺面，一日相逢，定与你誓不两立。”

正说之间，只见外面走来一人，向里说道：“贤弟，愚兄这旁请罪了。”

辔（pài，音佩）——驾驭牲口用的嚼子和缰绳。

焚（fén，音汾）掠——烧毁，夺取。

磕膝——膝盖。

可知此事不能怪我。许敬宗乃误国的奸臣，唐室江山要入武氏之手，汝冒庐陵王之名攻打怀庆，朝廷以伪乱真，竟将庐陵王赐死。若非众位忠臣竭力保奏，早送了太子性命。从来误国奸臣后来绝无好处，万人唾骂，遗臭万年。自今武则天临朝，春宫秽乱，以他一生而论，先是太宗的才女，后来削发为尼，勾引了高宗，复又收入宫内，封为昭仪。高宗死后，又将张昌宗弟兄并怀义这秃驴，以及薛敖曹等人，可谓天地间的贱货。庐陵王是高宗的长子，理合传位于他，接承大统，反将他贬在房州，把那些奸淫的狗头，灭伦的奸贼，宠用在身边。如此不仁、不义、不慈、不爱之人，何能母仪天下？你我皆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作事俱要正大光明。曾记得在白鹤林聚义之先，立志专与贪官污吏、恶霸强豪作对。现在许敬宗虽有恩贤弟，可知他并非好意救你，想你代他干了这叛逆的事件成功，他与武承嗣弟兄平分天下。那时他为君，你为臣，我们堂堂英雄，反屈膝在这班狗头之下，听他的指挥，岂不羞煞。事情不成，所有罪名全推在贤弟身上，与他无涉。我等虽是草寇，也该知个君臣、父子、天理，人情。武三思等人乃是遗臭万年之人，恨不能食他之肉，寝他之皮。不料贤弟中他之计，反把国家的太子、天下的储君 诬害。自己思量，岂不大错。前日到你营中，实是有意骗诱，想贤弟解邪归正作个好人。贤弟如信我言，此时便同去见大人，以便日后临朝对个明证。若不相信，愚兄欲为好人，也不能有负贤弟，致受一刀之苦，不如先在你面前寻个短自尽。”说罢，便要自刎。不知马荣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却说马荣劝说了一会，便要自刎。李飞雄听了此言语，已是开口不得，心下暗想：“实是惭愧。”见他如此情形，赶着上前把马荣的刀夺下，说道：“大哥之言使我如梦方醒。但是我从前受过许敬宗之恩，照你说来，不过想我同狄大人到京，将太子冤屈辨明，好令武后母子如初，并将武三思等人处治。可知此事虽是关系甚大，害了武许两人，小弟依然没有活命。损人利己之事，固不可做，损人害己之事，更何必做。老哥既将我擒入营中，焚烧山寨，尚有何面目去到京中？不如请狄大人将我枭首，免得进退两难。”马荣道：“愚兄若想杀你，进营之时何不动手？直因你我结义之时，立誓定盟同生同死。言犹在耳，今昔敢忘？你若能力太子辨明这冤情，狄大人自有救汝之策。设若我言不实，有累贤弟九泉之下，也无颜去见汝面。”李飞雄见他说得如此恳切，心下总是狐疑不定。马荣道：“贤弟，你莫要犹豫不决。今将实话音你，狄大人带兵来时，元行冲已到房州，此事你也知道，只等他来至此地，便一齐起队到京。那时措手不及，先将奸党拿获，然后奏明太子，救汝之死。与他对质，还有何惧？”马荣说罢，见他只不开口，知他心下已经应允。随即挽着李飞雄的手腕道：“你我此时先见了大人，说明此意，好命人前去打听庐陵王曾否前来。”说毕，挽着飞雄便走。飞雄到了此时，为他这派劝说，又困他连日如此殷勤，自是感激，当时只得随他到了大帐。

马荣先进帐报知狄公，然后出来领他入内。李飞雄到了里面，向着狄公纳头便拜，说道：“罪人李飞雄，蒙大人有不杀之恩。方才听马荣一派言词，如梦初醒，情愿投降，在营效力。俟后如有指挥，以及国家大事，我李某皆甘报效。”狄公见他归顺，赶着起身将他扶起，命小军端了一个座头，命他坐下。李飞雄谦逊了一会，方才敢坐。狄公道：“本院看将军相貌，自是不凡。目今时事多艰，脱身落草，也是英雄末路之感。本院爱才如命，又值朝廷大事，唐室江山，皆想在将军身上挽回，岂有涉心杀害？本院已于前日派探前去，想日内当得房州的消息。”

三人正在帐中谈论，只见中军进来说道：“元大人行冲现有差官公文来营投递，说要面见大人，有话细禀。”狄公听了此言，赶命将原差带进。中军领命下去，果然带了一个年少差官，肩头背着个公文包袱，短衣窄袖，身佩腰刀，到帐前单落膝跪下，口中报道：“房州节度使衙门差官刘豫，见大人请安。”狄公听他所言，不是元行冲派来之人，而且行冲出京时，只是主仆数人，那里有这多使用，赶着问道：“汝方才说是元大人命汝前来投递公文，何以见了本院，又说是节度衙门呢？”那人道：“小人虽是节度差官，这公文却是元大人差遣。大人看毕，便知这里面的细情了。”狄公听他所言，当时将来文命人取上。自己拆开看毕，不禁怒道：“武承嗣，汝这个狗头，如此丧心害理。此地命李飞雄冒名作乱，幸得安金藏剖心自明，本院提兵到来，方将此事明白。汝恐此事不成，复又暗通刺客，奔到房州，若非节度衙门有如此能人，岂不送了庐陵王性命。本院不日定教你做个刀头之鬼便了。”看毕，向刘豫道：“原来将军有救驾之功，实深可敬。且在本营安歇一宵，本院定派人与将军同去接驾。”

原来元行冲自奉旨到房州而去，武承嗣与许敬宗等人便恐他访出情形，又值狄公提兵来到怀庆，那时将李飞雄擒获，问出口供，两下夹攻，进京回奏，追出许武两人同谋之故，自己吃罪不起。因此访了个有名的刺客，名叫

千里眼王熊，赏他二万金银，命他到房州行刺。但将庐陵王送了性命，带了证件回京，再加二万。俟后等他登了大宝，封个大大前程。谁知王熊到了房州，访知庐陵王在节度衙门为行宫，这日夜间便去行刺。不料刘豫虽是差官，从前也是个绿林的好手，改邪归正，投在节度衙门当差，以图进身。这晚却巧是他值班，听见窗格微响了一声，一个黑影窜了进去，晓得不好，赶着随后而至。乃是一个山西胯汉，手执苗刀，已到床前，刘豫恐来不及上去，顺手取了一根格门，打了过去。王熊正要下手，忽然后面有人，赶着转身来看，刘豫已到面前，拔出腰刀，在脊背砍了一下。王熊已措手不及，带了伤痕，复行窜出院落，欲想逃走。刘豫一声高叫：“拿刺客！”惊动了合衙门兵将，围绕上来，将他拿住。元行冲此时已到房州，审出口供，方知是武承嗣所使。随即梟首示众，将首级带回京中，以便使武承嗣知道。次日庐陵王知道，对元行冲哭道：“本藩家庭多难，好贼盈朝，致令遭贬至此。设非众卿家如此保奏，岂不冤沉海底。但是目今到怀庆剿贼，这房州又无精兵良将，设若半途再有贼人暗害，那便如何？”元行冲道：“殿下此去，万不能不行。无论狄仁杰提兵前去胜负如何，须得前往，方可水落石出。若恐半途遭事，使命刘豫到怀庆送信，命狄仁杰派队来接。”因此刘豫到了狄公营内。此时狄公知道此事，随命裘万里、方如海两人，各带部下十名，与刘豫星夜迎接。

不说他两人前去，且说武承嗣自命王熊去后，次日朝罢，便到许敬宗衙门，向他说道：“老狄日前带兵前去，不知连日胜负如何。我看他也无什么韬略，若能李飞雄将怀庆攻破，那时不怕老狄是什么老臣，这失守城池的罪名也逃不过去。连日李飞雄可有信前来？”许敬宗道：“我也在此盼望。若得了信息，岂有不通知你的道理。老狄亦未有胜负禀报前来。心想明日早朝，如此这般，奏他一本。若圣上仍将老狄调回，这事便万无一失了。”武承嗣听了此言，大喜道：“这样三面夹攻，若有一处能成，倘王熊之事办妥，便省用许多心计。”二人谈了一会。

次日五鼓，各自临朝。山呼已毕，许敬宗出班奏道：“臣位居兵部，任重盘查，理合上下一心，以国事为重。月前李飞雄奉庐陵王之命，兵犯怀庆。陛下遣狄仁杰带兵征剿，现已去有数日，胜负情形未有边报前来。设若狄仁杰与叛贼私通结兵之处，岂不是如虎添翼。拟请陛下传旨，勒令从速开兵，限日破贼。”武后见他如此启奏，尚未开言，见值殿官奏道：“太常工人安金藏，前因谏保太子剖腹白明，蒙圣上赐药救治，越日苏醒，现在午门候旨。并有狄仁杰报捷本章，请他代奏。”武后此时正因许敬宗启奏此事，随道：“既狄卿家有报捷的本章，且命安金藏入朝见孤。”

值殿官领旨下来，顷刻安金藏入朝，俯伏金阶，谢恩已毕，然后在怀中取出狄公的奏本，递上御案，武后看毕，不容不怒，向着许敬宗道：“汝这误国奸臣，害我母子。平日居官食禄，所为何事，李飞雄乃汝旧人，敢用这冒名顶替之计，诈称庐陵王谋反，并勾结武氏弟兄，使我皇亲国戚结怨于人，万里江山几为祸乱。若非安金藏、狄仁杰等人保奏阻上，此事何以自明？现在李飞雄身已遭擒，直认不讳。元行冲行抵房州，太子痛不欲生，嚎陶痛哭，立志单身独骑驰赴怀庆，与狄仁杰破贼擒王，以明心迹。现既将贼首拿获，以俟太子驾到，得胜回朝。孤家因汝屡有功劳，故每有奏章，皆曲如所请。

格门（shu n，音栓）——门关上后，插在门内使门推不开的棍。

曲如所请——谓不听信他人奏章。

今日辜恩负国，几将大统 倾移，似此奸臣，本该斩首，且俟狄仁杰入朝，李飞雄对质明白，那时绝不宽容。”说毕，在御案亲笔写了一道谕旨，向安金藏道：“卿家保奏有功，太子既往怀庆，着卿家传旨前往，召庐陵王与狄仁杰一同入朝，以慰离别。”安金藏接了此旨，当即谢恩出朝。此时众文武大臣，见武后如此发落，忠心报国的无不欢喜异常，不日可复见太子，那些狐群狗党，见了这道旨意，无不大惊失色，为许敬宗、武承嗣担忧。

当下武后传旨已毕，卷帘退朝，百官各散。许敬宗到了武三思家内，告知此事，彼此皆吓得面如土色，说道：“这事如何是好？不料老狄手下有如此能人，竟将李飞雄生擒过马。若果太子还朝，我等还有什么望想？但不知王熊前去如何，现在也该回来了。圣上现已传旨，召令还京，安金藏这厮断不肯随我等指使，必得设法在半路结果了性命，方保无事。”两人商议了一番，忽然武三思的家人在他耳边说了许多话，三思不禁大喜，命他赶紧前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却说武三思听那家人之言，大喜道，“汝能将这事办成，随后前程定与汝个出路。”许敬宗忙问何事，三思道：“此去怀庆府有一孟县，现任知县乃是我门下家生子，提拔做了这县令，名叫高荣。这家人名叫高发，是他的弟兄。此时大兵前来，得胜还朝，非得如此这般，不能令老狄结果性命。既如此这般，岂不是件妙计。”许敬宗听了，也是欢喜。

不说高发前去行那毒计，回头再说刘豫同裘万里、方如海，带了偏将，赶至房州，次日庐陵王听说李飞雄已经擒拿，放心前往。一路乘太平车辇，直向怀庆进发。在路非止一日，这日到了怀庆府界内。探马报入营中，狄公带领前队沿路接来。离城一百余里，前面车驾已到，两下相遇，狄公赶着下马。到辇前行了军礼，君臣相见，悲喜交集，两边队伍鸣炮壮威，敬谨恭接。庐陵王见众官跪到两旁，传旨一概到营相谒，然后命狄公同行。直至下昼，方到怀庆城下。早有胡世经上前奏道：“微臣恐太子一路辛苦，营中僻野，风雨频经，不免有伤龙体。现已将臣衙门概行让出，改为行宫，请太子进城驻马。”狄公见胡世经如此敬奏，也就请太子入城，并将李飞雄兵临城下，幸他团城自守，不肯告急的话，说了一遍，庐陵王道：“孤家命途多舛，家事国事如此纷纭，今日前来，正宜与士卒同甘苦，以表寸心，挽回母意。何能再图安乐，广厦高居。”狄公道：“殿下之言虽是切当，此时贼首已擒，两三日后俟指差回营，看圣旨如何发落，那时便可进京。”庐陵王见众人谆谆启奏，只得准旨，与元行冲、刘豫等人，在胡世经衙门住下。

次日一早，受百官叩谒，然后命驾出城，到营中巡视一番，又将敌营事问了一遍。狄公便将前后事尽行告知，又将京中武氏弟兄、许敬宗诬害，亏得安金藏剖腹保奏的话，说了半日。庐陵王流泪道：“母子之间岂有别故？皆是这班奸贼欺奏，以致使我容身不得一定省久疏，言之深堪痛恨。不知卿家报捷的本章入朝，如何处置。”君臣正在营中谈论，营门外忽有报马飞来，到了营前，飞身下骑，也不用人通报，走入大帐跪下报道：“禀大人，现在安金藏大人钦奉圣旨，前来召太子回京，钦差已离营不远了。”狄公听了喜道：“果是他来么？太子可从此无虑了。”赶着命人在大帐设了香案，同庐陵王接出营来。

未有一刻，前站州县派了差官护送前来。狄公团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不便去接钦差，但请在营前等候。自己上前，将安金藏迎接下马，邀请入了大帐，随着太子望阙行礼，恭请圣安。然后安金藏将圣旨开读，说：“狄仁杰讨贼有功，回京升赏。庐陵王无辜受屈，既已亲临怀庆，命狄仁杰护送回京，以慰慈望。钦此。”当时太子谢恩已毕。这日先命裘万里带同大队，先行起程，仅留一千兵丁保护太子。众将依令前往，马荣等人同着李飞雄，随着狄公等人一起而行。道路之间，欢声震耳，皆说太子还朝接登大宝，不至再如从前荒乱。

君臣在路，行了未有两日，到了孟县界内。忽见前站差官，向前禀道：“现有孟县知县高荣，闻说太子还朝，特备行宫，请太子暂驻行旌，聊伸忠

家生子——旧称奴婢的子女而仍在主家服役者。

谒（yè，音叶）——拜见。

命途多舛（chū n 音喘）——命运非常坏。

涸。”此时庐陵王由房州一路而来，未曾安歇便尔起程，连日在路甚觉疲困，只因狄公耐辛受苦，随马而行，不便自己安歇。现听高荣备了行宫，正是投其所欲，向着狄公道：“这高荣虽是个县令出身，却还有忠君报国之心。现既备下行宫，且请卿家同狐家暂往一宵，明日再行如何？”狄公也知太子的意思，只得向差官道：“且命孟县知县前来接驾。”差官领命，将高荣带至驾前，只见俯伏道旁，口称：“孟县高荣接驾来迟，叩求殿下恩典。”庐陵王赐了平身，向他说道：“本藩耐寒触苦，远道而来，皆为奸臣所误。卿家服官此地，具有天良。本藩今日暂住一宵，一概供张概行节省。”

高荣当时领命起身，让车驾过去，方才随驾而来。狄公在旁将他一望，只见此人鹰鼻鼠眼，相貌好刁，心下便疑惑道：“日前本院也由此经过，他果赤心为国，听见大兵前来，也该出城来接，为何寂静无声，不闻不问。现在虽太子到此，却竟如此周到，莫非是武氏一党，又用什么毒计？所幸胡世经随驾护送，现在后面，此地又是他属下，这高荣为人他总可知道。”此时也不言语。等太子进了行宫，果见一带搭盖彩篷，供张美备，也说不尽那种华丽。狄公见了这样，越觉疑惑不止。无论他是武氏一党与否，单就这行宫供应而论，平日也就不是好官，不是苛刻百姓得来脏银，那里有这许多银钱置办。当时与太子入内，所有的兵将概在城外驻扎，只留马荣、乔泰、元行冲、胡世经等人在内。传命已毕，狄公将胡世经喊至一旁，向他问道：“孟县乃贵府属下，这高荣是何出身，及平日居官声名，心术邪正，谅该知道，且请与本院说明，好禀明太子。”胡世经见问，忙道：“此人出身甚是微贱，乃武三思家生的奴婢。平日在此无恶不作，卑府屡次严参，皆为奸臣匿报不奏，现在如此接待，想必惧卑府奏明太子，故来献这殷勤。”狄公道：“既是如此，恐为这事起见。惟恐另有别故。”随命马荣、乔泰加意防护，勿离太子左右。

且说高荣见庐陵王驻歇行施，心下大喜，赶即回转衙门向高发说道：“此事可算办妥。但我不能在此担搁，须到行旌伺候，乃不令人生疑。其余你照办便了。”高发更是喜出望外。当下高荣又到行旌，布置一切。到了上灯时分，具衙里送来一席上等酒肴。高荣向庐陵王奏道：“太子沿路而来，饮食起居自必不能妥善。微臣谨备粗肴一席，叩请太子赏收。”庐陵王也不知他心怀叵测，见他殷勤奉献，当时准奏收下。顷刻间设了坐位，山珍海错摆满厅前。庐陵王因自己尚在藩位，也就命狄公、元行冲两人陪食。此时狄仁杰早已看出破绽，只见高荣手执锡壶，满斟一盞，跪送在庐陵王面前。然后又斟了两杯，送狄、元两人。狄公见杯中酒色鲜明，香芬扑鼻，当时向庐陵王道：“微臣自提兵出京，历有数月，不知酒食为何物。今日高知县如此周到，敬饮酒肴，足征乃心君国。此酒色香味俱佳，可谓三绝，但太子此时虽是藩位，转瞬即为大君，外来酒食必当谨慎。古有君食臣尝之礼，殿下面前之酒，且请赐高荣先饮，以免他虞。”庐陵王见狄公如此言语，心下暗道：“此事你也多疑，这不过县令报效的意思，那有为祸之处，要如此郑重。”一人虽这样说项，总因狄公是忠正的老臣，不能不准他所奏。当时向高荣道：“此

聊伸忠悃（kǎn，音捆）——略表忠心诚意。

供张——同“供帐”。陈设帷帐等用具以供宴会或旅行的需要。

担搁——同“耽搁”。

虞（yú，音余）——忧患。

酒权赐卿家代饮。”这句话一说，顷刻把个高荣吓得面如土色，恐惧情形见诸面上。当时又不敢不接，欲想饮下，明知这酒内有毒，何能送自己性命？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赶紧跪下谢恩。故作匆忙的情状，两手未曾接住，啣一声，把个酒杯跌在地下，瓦片纷纷，酒已泼去，复又在下面叩头请罪。狄公知他的诡计，随时脸色一沉，怒容满面，向高荣喝道：“汝这狗头诡计多端，疑惑本院不能知道。汝故意失手将酒泼去，便可掩饰此事么？武三思如何命汝设计，为我从实说来，本院或可求殿下开恩，免汝一死。不然，这锡壶美酒既汝所献，便在此当面饮毕，以解前疑。”庐陵王听狄公如此言词，方知他的用意，也就命高荣饮酒，高荣此时见狄公说出心病，早是汗流不止，在下面叩头说：“微臣死罪，何敢异心。陛下既不赏收，便命人随时撤去。微臣素不善饮，设若熏醉失仪，领罪不起。”狄公听了，冷笑道：“你倒掩饰得爽快。本院不将此事辨白清楚，汝也不知利害。”随命到县署狱中，提出一个死罪的犯人，将酒命他饮下。顷刻之间，那人大叫不止，满地乱滚，喊哭连天，未有半个时辰，已是七孔流血而死，庐陵王见了这样，不禁怒道：“狗贼如此丧心害理，毒害本藩，究是谁人指使？若不说明，将汝立刻枭首。”高荣到了此时，也无可置辨，只得将武三思的话说了一遍。庐陵王自是大发雷霆。命马荣到县署将高发捉来，一同枭首。随命刘豫做了这孟县知县，以赏房州救驾之功。

次早仍然拔队起程，向京都而进。行未数日，已到都城。裘万里先将前营各兵扎于城外，听候施行。此时各京官衙门得报，听说太子还朝，虽是奸贼居多，也只得出城迎接。不知武三思等人接着此信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却说庐陵王到了京中，狄公命裘万里将大营扎在城外，与元行冲、安金藏三人来至黄门官处，请他赶紧奏知武后，说太子回朝，午门候旨。黄门官何敢怠慢，却巧武后在偏殿理事，当即奏明。武则天听说是太子前来，虽是淫恶不堪的人，到了此时不无天性或发，随命入宫见驾。黄门官出来，将三人领至宫内，庐陵王见了武后，连忙俯伏金阶，泪流不止，说：“臣儿久离膝下，寝食不安，定省久疏，罪躬难赦，只以奉命远贬，未敢自便来京。今获还朝，得瞻母后，求圣上宽恩赦罪，曲鉴下情。”奏毕，哭声不止。武则天见了这样情形，明知他是负屈，又不好自己认过，只得说道：“孤家由今返昔，往事不追。汝既由狄卿家保奏还朝，且安心居住东宫，以尽子职，孤家自有定夺。”庐陵王听了此言，只得谢恩侍立。狄公与元行冲、安金藏三人复命请安，将各事奏毕，然后齐声说道：“目今太子回朝，圣心安慰。但奸贼不除，何以令天下诚服？设非臣等保奏，误听谗言，以假作真，适中奸计。那时江山有失，骨肉猜疑，是谁之咎？许敬宗、武三思等人，若不依罪处治，恐日后小人诬奏，尤甚于前。臣等冒死陈词，叩求陛下哀断。”武则天此时为三人启奏得名正理顺，心下虽想袒护，也不好启齿，当即传旨：“命元行冲力刑部尚书，许敬宗立即拿问，与武承嗣等到案讯质，复奏施行。”三人当时谢恩出来。自是太子居住东宫。

且说武承嗣与许敬宗自命高发往怀庆去后，每日心惊胆裂，但想将此事办成便可无事。这日正在家中候信，忽听京都城外有号炮声音，吃了一惊，忙道：“这是畿辅之地，那里有这军械响声。”赶着命人出去查问。那人才出了大门，只见满街百姓不分老幼，无不欢天喜地，互相说道：“这冤屈可伸了。若不是这三人忠心为国，将李飞雄擒住，庐陵王此时也不能还朝。现在前队已抵城外扎营，顷刻工夫车驾便要入宫，我们且在此等候，好在两边跪接。”当时纷纷扰扰，忙摆香案，以备跪接。那人听说如此，心下仍不相信，远远的见有一匹马来，一个差官飞奔过去。众百姓拦阻马头，问道：“你可由城外而来？庐陵王可进城么？”差官道：“你们让开，后面随即到了。”那人知是实情，赶着分开众人，没命的跑回家内，气喘吁吁，向着武承嗣道：“不好了，庐陵王已经入朝了。方才那个炮声，乃是狄仁杰大队扎营。想必高发弟兄未能成功，这事如何是好？惟恐狄仁杰等人不肯罢休，究寻起来获罪非轻。”武承嗣听了此言，登时大叫一声道：“狄仁杰，我与你何恨何仇，将我这锦绣江山得而复去。罢了罢了，今生不能奈何与你，来生狭路相逢同他算帐。”说罢，自知难以活命，一人走进书房，仰药而死。当时武承业见了此事，也知获罪不起，随带了许多金银细软，由后门带领家眷，逃往他方。惟有武三思不肯逃走，心下想：“这武后究是我姑母，即便追出实情，一切推到他两人身上，谅武后也要看娘家分上，不肯追求。”

正闹之间，外面已喧嚷进来，说巡抚衙门许多差官衙役，将前后门把守，说刑部现在放了元大人，许敬宗为李飞雄事革职归案审办。现在狄大人与元大人已经奉旨将许敬宗拿下，顷刻便来捉拿他弟兄。武三思听了此言，也不慌忙，一人坐在厅前等候。稍顷，元、狄两人到了里面，先将旨意说明，便要命他同赴刑部。三思道：“二位大人既奉旨前来，下官亦何敢逆旨。但此

事下官实是不知，乃舍弟与许敬宗同谋。现已畏罪身死，且圣上只命二位大人审问，并未查封家产，舍弟身死，不能听他尸骸暴露、不用棺盛殓之理。权请宽一日，将此事办毕，定然投案待质。若恐下官逃逸，请派人在此防守便了。”元行冲见他如此言语，明知武后断不至将他治死，此时见武承嗣已经自尽，大事无虑，落得做点人情，向着狄公说道：“武承嗣乃是要犯，既是畏罪服毒，且奏知圣上，请旨定夺。”当时两人依然回转刑部。这里武三思一面命人置办棺木等件，自己一面入宫。见了武后，哭奏一番，说：“前事皆武承嗣所为，现在已经身死。承业恐其波及，复又逃逸。武氏香烟，只剩自己一人，如圣上俯念娘家之后，明日早朝赶速传旨开赦。不然前后皆是一死，便碰死在这宫中。”说罢，大哭不止。此时武后回想从前，悔之已晚，当时也只得准奏，命他回去收殓承嗣。

次日早朝，也就赦旨，说武承嗣虽犯大罪，死有余辜，姑念服毒而亡，着免戮尸示众。武承业在逃，沿途地方访拿解办。三思未与其谋，加恩免议。狄公听了此奏，知是奸臣不能诛绝干净，深以为恨。所幸庐陵王入京，好焰已熄，目前想可无虑。当下退朝出来，随同元行冲到刑部，升堂将许敬宗审讯。敬宗知是抵赖不去，只得将前后各事直供一遍。随即寻了口供，次日奏明朝廷，奉旨斩首。狄、元出朝，随将许敬宗绑赴市曹，所有在京各官，以及地方百姓，受过凌辱之人，无不齐赴法场，看他临刑。到了午时三刻，人犯已到，阴阳官报了时辰，刽役举起一刀，身首异处。百姓见他头已落地，无不拍掌叫快。许多人拥绕上来，你撕皮，他割肉，未有半个时辰，将尸骸弄得七零八落的，随后自有家属前来收殓。

且说狄公与元行冲监斩之后，入朝复命，武后封他为梁国公，同平章事，入阁拜相。所有元行冲、安金藏等人，皆论功行赏。李飞雄故念自己投诚，误听奸计，着免其斩首，带罪立功。众臣次日上朝谢恩。从此那班奸臣皆畏狄公威望，不敢再施诡计。庐陵王居住东宫，每日侍奉武后，曲尽孝思。

谁知乐极悲来，狄公自入京以来，削好除佞，整理朝纲，全无半刻闲暇，加以年岁高大，精力衰颓，以至积勤成疾。这年正交七十一岁，武后见他年迈，一日问道：“卿家百年归后，朕欲得一佳士为相，朝廷文武，可命谁人？”狄公道：“文武酝藉，有苏味道、李峤两人。若欲取卓犖奇林，则有荆州司马张柬之。此人虽老，真宰相材也，臣死之后，以他继之，断无遗误。”武后见他如此保奏，次日便迁为洛州司马。那知狄公保奏之后，未有数日，便身体不爽。到了夜间三更，忽然无疾而逝。在朝各官得了此信，无不哭声震地，感念不忘。五鼓上朝，奏明武后，武后也是哭泣道：“狄卿家死后，朝堂空矣。朝廷大事，有谁能决？天夺吾国老，何太早耶！”随传旨户部尚书，发银万两，命庐陵王亲去叩奠，溢法封为梁文惠公，御赐祭奠。回籍之日，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然后传旨命张柬之为相。

谁料那班奸臣，见狄公已死，心下无所畏惧，故态复萌，复思奸诈。张

市曹——商肆聚集的地方。

酝藉（yùn jí，音运极）——宽和有涵容。

苏味道——唐文学家。赵州栾城（今属河北）人。乾封进士，圣历初官居相位。

李峤——唐诗人。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二十岁举进士，官至中书令。与同乡苏味道并称“苏李”。

卓犖（luò，音洛）——卓绝出众。

谥（shì，音是）法——古时贵族死后依照其生前事迹，许定一个称号，叫“谥法”。

昌宗、张柬之两人，愈复肆无忌惮。平日狐媚武则天，所有朝廷大臣，阁部宰相，一连数日皆不得见武后之面。庐陵王虽居东宫，依然为这般人把持挟制。张柬之一日叹道：“我受狄公知遇，由刺史荐升宰相，位高禄重，不能清理朝政，致将万里江山送与小人之手，他日身死地下，何颜去见狄公？”一人思想了一会，随命人将袁恕已、崔元、桓彦范等人请来，在密室商议。袁恕已道：“听说武后连日抱病，不能临朝，因此二张居中用事。设有不测，国事甚危，如何是好？”张柬之道：“欲除奸臣，必思妙计。现在羽林卫左将军李多祚，此人颇有忠心，每在朝房，凡遇奸贼前来，他便侧目而视。若能与他定谋，除去国贼，则庐陵王便无后虑。”众人齐声道好，说：“此人我等皆知，事不宜迟，可令人就此去请。”当下张柬之出来，命人取了名帖，请李将军立刻过来，有要事相商。

此时李多祚，正因连日武后抱病朝政纷坛，一人闷闷在家长吁短叹，想不出一个善策可以将张昌宗两人除去。忽然家人来禀说：“张柬之命人请你去议事。”不禁心下一惊，复又暗喜道：“我与他虽职分文武，他这宰相乃是狄仁杰保举。此时请我，莫非有什么妙计？”当时回报，立刻过来。家人去后，随即乘轿来至张柬之相府。柬之先命袁恕已等人退避，一人穿了盛服在后书房接见。两人行礼已毕，叙了寒暄。张柬之见他面带忧容，乃道：“目令圣明在上，太子还朝，老将军重庆升平，可为人臣的快事，何故心中不乐，面带忧容？莫非因官职未迁，以致抱憾么？”李多祚见问，知道试探他的口气，乃道：“老夫年已衰迈，还想什么迁官加爵。但能如大人所言重庆升平，虽死而无怨。若以毕身而论，除国事未能报效，其余也算得富贵两全了。”张柬之见他说了此言，也是同一心病，趁机便将除贼的话与他相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却说张柬之见李多祚所言，也是同一心病，趁机说道：“将军可谓富贵双全。但不知今日富贵，是谁所致？”多祚听了此言，不禁起身流泪道：“老夫南征北讨，受先皇知遇之恩，以致荐居厥职。今日之富贵，先皇所赐也。”柬之道：“将军既受先皇之赐，今日先皇之子为二竖所危，何以不报先皇之德？”多祚到了此时，正是伤心不已，乃道：“老夫久有此心，只因未得其便。大人乃朝廷宰相，社稷良臣，苟利国家，惟命是德。”柬之见他此言出于至诚，也就流泪道：“此时请将军正为此事，刻下武后抱病，将军能率部下斩关而入，将张昌宗诛绝。然后请武后养病于上阳宫，则唐室江山岂不仍归李姓？”多祚当时哭拜于地道：“宰相之言真国家之福，老夫何敢不从。”

当时议定，柬之义命袁恕已等人出来，彼此相见，议论了一番。多祚道：“老夫依计而行，设若外有奸人闻风起乱，那时何能兼顾？必得再有一人，以靖外乱，方可万全。”柬之想了一会，起身道：“此人已得之矣。下官在荆州之时，与长史杨元琰泛舟江中，偶谈国事，慨然有匡复之志。自张某人相，引为羽林卫右将军，与将军朝夕相见。其人赤心报国，具有肝胆，何不此时前去邀来，共议此事。”李多祚忙道：“此人实可与谋，设非宰相言及，几乎忘却。老夫此时便去。”说罢起身，来至杨元琰府内。元琰见是多祚前来，随即出见。看他面有泪痕，忙问道：“将军从何而来，为何面色不乐？”多祚道：“适自宰相府中至此，闻将军从前为荆州长史，与张公意气相投，不知可有此事么？”元琰道：“某一身知遇，惟张公一人，岂仅意气相投而已。”多祚道：“既然如此，张公立等，有言面商，特命老夫前来奉约。”杨元琰听了此言，心下已猜着几分，困有家人侍立两旁，不便追问，随即乘轿同至相府。走入里面，见袁恕已这干人全在书房，无不忧形于色。入座问道：“相公呼我何来？若有用某之处，万死不辞。”柬之道：“将军曾记江中之言乎？此其时矣，不能再缓。”元琰道：“某亦久有此心，只困独力难支，未敢启齿。此正为臣报国之秋，何敢退避。”当下六人商议已毕，柬之道：“前议虽佳，究竟绝裂。张昌宗虽在宫中，他家下未必无人。莫若用调虎离山之计引他出来，将他诛杀，岂不是好。”众人道：“若能如此，便省无限周折，且免武后震恐。”众人直至三鼓以后，方才各散。

次日，李多祚打听得张易之每日自回家中，将宫中禁物肆行搬运，至四鼓之时方进宫去。多祚访问清楚，当即选了五百亲信兵丁。到了二鼓之后，借巡夜为名，向张昌宗住宅而来。合当二张诛杀，却巧张易之带了许多宫禁之物，命两个小太监随着自己，由宫内回来。方欲进门，后面李多祚已至，上前喝道：“汝是谁人，竟敢犯夜。”张易之见是羽林卫的军兵，那里能受，骂道：“汝这许多狗头，不知此地是谁的府上，在此呼喝。”众兵本是李多祚指使，为捉他而来，当时上来数人，将他揪住道：“不问是谁的门前，我们李将军要将你带去。”说着也不问情由，早将两手背于后面。小太监想来帮助，无奈身边俱有要物，不敢动手，只得说：“汝等勿得罗唆，此乃西宫张六郎府前。若下放手，可获罪不浅。”李多祚见已将张易之拿住，心下好不欢喜，随即上前问道：“汝是谁人？可从实说明，本将军自有发落。”张

厥（jué，音决）职——这个职位。

匡复——挽救将亡之国，使转危为安。

易之连忙答道：“李将军，你我皆一殿之臣，我乃张易之，难道未曾见过么？”李多祚喝道：“误国的奸臣，汝既说出姓名，何故深夜不在家中，带着大监意欲何往？为我从实言明。”张易之道：“目今武后抱病，方才进宫看视病症。蒙武后龙恩，命小太监送我回来，你何得在门前拦阻？”李多祚道：“胡说。这太监身上明有宝物，显见汝偷盗禁物，潜运家中，该当何罪？”说着命人将小太监身上搜查。顷刻上来数人，搜出许多物件。多祚道：“汝这奸贼，此乃人赃两获，尚有何赖？显见家中私藏不少了。”随命兵丁分一半在门外把守，一半同自己入内起赃。

当时呐喊一声，众兵丁将太监并易之三人拥入里面。无论男女老少，见一名捆一个，见两名捆一双，上下里外，不下有四五百人，一名未能逃脱。然后将张易之捆倒在地，取出腰刀，在他颈项上试了两下，然后问道：“汝是要死要活？”张易之到了此时，早吓得魂飞天外，连忙答道：“蝼蚁还想贪生，谁人肯死？”多祚道：“你既要活，可快命人入宫，将你哥哥喊来，问他迁我何官，送我多少银两。说明之后，随后不但不杀你，还要感激。”张易之不知是计，疑惑他因未升官故尔挟仇，忙道：“这事容易。”立刻命人前去，说家中出有要事，请六郎即速回来，千万勿误，再迟便有性命之虞了。

当时释放了一个家人，领着易之的言语，拼命的奔入宫中，照着原话说了一遍。张昌宗正伏伺武则天安睡已毕，听了此言，便鬼使神差，随着原人乘轿回来。以为李多祚见了自己，总要看点情分、将冗弟释放，谁知才到里面，兵丁看见，齐声喊道：“好贼来也，莫要为他逃走。”只见你推我拥，早将张昌宗捆起，押至厅前。昌宗见了多祚之面，还未知道是他的妙计，忙道：“李将军快来救我。你手下兵士不知道我的权势，竟敢将我捆起，你还不为我解下。”多祚喝道：“汝想谁救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汝欺君误国，死有余辜，今日还想活命么？”当时吩咐将张昌宗弟兄斩首，所有家属数百人全行杀戮。独将两名小太监放去，这两人是死里逃生，自是没命跑回宫中。谁知张柬之、袁恕已等人，已到玄武门内。太监到了里面，正值武后查问，赶忙奏道：“不好了，右羽林卫将军李多祚谋反，现已将张六郎弟兄杀死。”武则天虽在病中，听说有人谋反，知道李多祚有兵权在手，赶着起身问道：“谁人作乱？何不拿下。”此时张柬之等人皆已听见，随即在外答道：“张易之、张昌宗两人欺君误国，久存谋反之心。今趁陛下病中，欲行己志，又将宫廷禁物私运家中，臣等奉太子之令，特命右羽林卫将军李多祚将两贼斩首，以杜乱萌。”

正说之间，桓彦范同敬晖等人已将太子由东宫请出，来此候旨。武后见了他面，乃道：“是汝指使耶？小子既诛，可还东宫而去。”此言未毕，桓彦范领着众人跪于阶下奏道：“太子乃天下明君。昔先皇以爱子托陛下，国家神器自有所归。今年齿已长，既蒙加恩由房州赦归，久居东宫恐失民望。人心天意，久思李氏，虽有二张为乱，群臣不忘先皇之德，故奉太子诛乱臣。陛下春秋已高，理合静养余年，以臻上寿。从容闲暇，含饴弄孙，愿传位于太子，以顺大人之望。”武后到了此时，只得准奏。

当时庐陵王谢恩已毕，此时正值四鼓以后，将次临朝。张柬之赴忙为庐陵王换了天子章服，来至金殿御案前坐下。张柬之随敲了龙凤钟鼓，朝房文

武有一半得知此事，其余尚不知道。忽然听得钟鼓齐鸣，无不惊讶，若非有了大典，何以两器同敲？当下众臣纷纷入朝，两班侍立。再朝金殿上一望，正是惊者大惊，喜者大喜，不知庐陵王何以复登龙位。张柬之高声说道：“在廷文武大小臣工，兹因张昌宗、易之两人谋为不轨，张某奉太子之命，率同李多祚等人将昌宗斩首。既蒙武后传旨，传位东宫。今日登极之初，理合排班恭贺。”众人听了此言，无不俯伏金阶，行那君臣之礼。庐陵王首先传旨，率百官上武后尊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每日请安问膳，走省晨昏，曲尽子职。

次日，大赦天下，后人称为中宗。随又传出一道圣旨：加封狄仁杰公爵，世袭罔替；张柬之、桓彦范、喜恕已这一干人，皆加封侯爵；李多祚封为勇猛侯；刘豫升为怀庆府；胡世经着来京升用。其余有功大臣，哨弁偏将，无不加封实职。从此太平无事，君明臣良，官为国家，民知君上，江山万里依然李氏家传，社稷千秋，终赖狄公政治。

徙（x，音洗）居——迁居。

